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亚森·罗平探索全集 (3)

八一三



亚森·罗平探案全集

八一三

管筱明 译

第一部 亚森·罗平的双重生活

一 屠杀

—

克塞尔巴赫先生走到客厅门口，猛然站住，抓住秘书的手臂，声音不安地嗫嚅道：

“夏普曼，有人又进来过了。”

“啊呀，啊呀，先生，”秘书不同意地说，“候见室的门是您自己打开的。再说，我们在饭馆吃饭时，钥匙一直没离开您的衣袋。”“夏普曼，有人又进来过了。”克塞尔巴赫先生又说一遍。他指着壁炉上放的一只旅行袋。

“喏，那就是证明。那袋子本是拉上的，现在打开了。”夏普曼提出异议：

“先生，您肯定把它拉上了吗？再说，这袋里只装了一些不值钱的小玩意，一些洗漱用品……”

“我的皮夹本来放在里面的，临出门时我出于谨慎，把它拿出来了……不然……不，我告诉您，夏普曼，我们吃午饭的当口，有人进来过了。”

墙上装了一架电话机。他摘下话筒。

“喂……这里是四一五号套房……克塞尔巴赫先生……是这样……小姐，请接警察总署……保安局……您不需要给号码，对吗？好……谢谢……我拿着话筒等。”

一分钟以后，他又开口了。

“喂？喂？我要找保安局长勒诺尔曼先生讲话。我是克塞尔巴赫先生……喂？是的，局长先生知道是什么事。我是经他允许才给他打电话的……啊！他不在……请问您是谁？古莱尔先生，侦探……喂，古莱尔先生，我昨日与勒诺尔曼先生会谈，您好像也参加了……哦！先生，昨日我说的事情，今日又发生了。有人又进了我的套房。您要是现在就来，说不定可以根据一些迹象，发现……过一两个钟头？很好。您只要说找四一五房就行了。再次表示感谢！”

鲁道尔夫·克塞尔巴赫，人称钻石大王，又称南非开普敦主宰，是个亿万富翁（有人估计他的财产价值过亿）。他此次来巴黎，在豪华大旅馆四楼已经住了一个星期。他租居的四一五号套房有三个房间，两间大的是客厅和主卧室，在右边，朝向林荫大道；另一间小的，充作秘书夏普曼的卧室，朝儒代街开窗。

这间房过去，另给克塞尔巴赫夫人订了五间房。她眼下正在蒙特卡洛。只要丈夫一声召唤，她就会离开那儿，前来会合。

鲁道尔夫·克塞尔巴赫先生忧心忡忡，在房间里踱了几分钟。这是个身材高大的汉子，脸色红润，相貌仍然年轻，两只眼睛蓝蓝的，透过金丝眼镜显出充满忧郁神情，使人觉得他内心痛苦、腼腆，这与他宽阔的额头和鼓突的颌骨所表现的形成鲜明对比。

他走到窗边。窗子关上了。再说，怎么可能从这边进来呢？套房的拐角阳台右边是空的，左边有堵石头隔墙与朝儒代街的阳台隔开。

他走进自己的卧室。它不通其它房间。他走进秘书的卧室。那道通往给

克塞尔巴赫夫人预订的五个房间的门是关着的，而且插上了插销。

“夏普曼，我不明白，我好几次发现这里有些事……有些事真怪。您会认为我这样说有道理的。昨天，有人动了我的手杖……前天，肯定有人碰了我的文件……可是，这怎么可能呢？”

“不可能，先生。”夏普曼叫道，那张老实人的沉着面孔没有显出半点不安，“您是在臆想，就是这回事……您没有任何证据……只是一些感觉……再说，只有经过候见室才能进这里。您住进来的那天，让人特制了两把钥匙。您拿一把。另一把在您的仆人爱德华手里。您信得过他吗？”

“当然！……他侍候我十年了……不过爱德华是和我们同时吃午饭的。这不好。往后，要等我们吃过饭回来，他才能下楼吃饭。”

夏普曼微微耸耸肩膀。总之，这位开普敦主宰生出莫明其妙的恐惧，人都变得有点怪了。住在一家大旅店里，尤其是身上或者身边并没有什么值钱东西、大笔钱财，又有什么危险呢？

他们听见门厅门打开了。是爱德华回来了。

克塞尔巴赫先生唤他进来。

“爱德华，您穿着号衣吧？啊，好！今天我不见什么人，爱德华……哦，不，确切地说，要见一个人，古莱尔先生。您守在门厅，注意门口，他来了就通报一声。我和夏普曼先生，我们有要紧事要干。”

克塞尔巴赫先生干了一阵急待处理的事，检查了邮件，读了三四封来信，指示夏普曼先生如何回复。不过夏普曼握着笔，等主人口授信文时，却突然发现他想到了别的事情上。

他捏着一枚黑色的弯成鱼钩形状的别针，在仔细端详。

“夏普曼，您瞧，我在桌上发现了什么。显然，这意味着什么事儿，这枚弯别针。这就是一个证据，一个物证。您再也不能肯定没人进过客厅了。因为，这枚别针总不是生了翅膀飞进来的吧。”

“当然不是，”秘书回答道，“是我带进来的。”

“怎么？”

“是的，是我用来别领结的别针。昨晚您读报时，我把它抽下来，下意识弯成这样的。”

克塞尔巴赫先生站起来，十分气恼地走了几步，停住说：

“夏普曼，您也许笑……您是对的……我不否认，自我最近去开普敦以来，我也许变得……有些怪异。这是因为……喏……您不知道我生活有了什么新变化……一个了不起的计划……一件大事……将来究竟如何，我现在还看不太清楚，但毕竟还是有了些眉目……这将是宏伟的事业……啊！夏普曼，您是想象不出来的。钱，我并不缺，我有钱……太多太多的钱……可这件事，比钱更重要。这是权力，力量，权威。如果现实符合我的预感。我将来就不只是开普敦主宰了，而且是好些别的王国的主宰……鲁道尔夫·克塞尔巴赫，奥格堡制锅匠的儿子，将与迄今为止傲慢待他的许多人并肩而行……夏普曼，他甚至要压倒那些人……要压倒那些人，请相信这一点……如果……”

他收住话，望望夏普曼，似乎后悔说得太多了。不过，他抑止不住兴奋，又说：

“夏普曼，您明白我为什么不安……我脑子里，有一个很值钱的主意……别人也许怀疑……在监视我……我确信如此……”

一声铃响。

“电话。”夏普曼说。

“说不定，这是……”克塞尔巴赫沉吟道。

他抓起话筒。

“喂？……请问是谁？上校？……啊！是啊，是我……有什么消息吗？……很好……那我就等您来……您带上部下？很好……喂！不，不会受什么打扰……我会发出必要的命令……这么说很严重？……我跟您再说一遍，我会十分明确地下令……我的秘书和仆人会守在门口，外人谁也进不来。您认识路，对吗？因此，您一分钟也不会耽搁的。”

他挂上话筒，说：

“夏普曼，有两位先生会来……对，两位先生……爱德华会引他们进来……”

“可是……古莱尔先生……警察队长……”

“他会晚点儿到……过一个钟头……再说，他们也可能碰到。因此，您去告诉爱德华，让他立即去总台打个招呼。除了两位先生：上校和他的朋友，还有古莱尔先生……别的人我一概不见。让总台的人记下他们的名字。”

夏普曼执行命令，回到房里，发现克塞尔巴赫先生手拿一个套子，确切地说，一个摩洛哥山羊皮做的黑色小袋子。从外表看，袋子大概是空的。先生似乎有些犹豫，不知怎么处置。是放进衣袋呢，还是放在别处？

最后，他走近壁炉，把皮袋扔进旅行袋里。

“夏普曼，我们赶快把信件处理完。只有十分钟了。啊！克塞尔巴赫夫人的信。怎么搞的，夏普曼，您没有提醒我？您难道认不出她的笔迹吗？”

这张纸是他妻子拿过的，而且在上面写下了心底的想法，他拿在手里，细细端详，内心激动，形之于色。他闻着上面的香气，然后把信拆开，慢慢地小声念着。夏普曼不时听到一句两句：

“有些倦意……没出房间……心烦……什么时候可以与您会合？欢迎打电报……”

“夏普曼，您早上发了电报吧？这样，克塞尔巴赫夫人明天，星期三就在这里了。”

他显得很快活，好像心里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种种担心全都烟消云散。他搓着双手，大口大口吸着气，像个坚信自己会成功的强者，又像个拥有幸福，有能力保卫自己的幸运者。

“有人按铃，夏普曼。有人在前厅按铃。去看看……”

这时爱德华走了进来，报告说：

“有两位先生求见。是……”

“我知道。他们在候见室？”

“对，先生。”

“关上候见室的门，不要再打开……除非是古莱尔先生，保安局的队长来了。夏普曼，您去见那两位先生，告诉他们，我想先见见上校，见他一个人。”

爱德华和夏普曼走了出去，顺手把客厅门带关。鲁道尔夫·克塞尔巴赫走到窗口，把额头贴在窗玻璃上。

外边，窗户下方，马车、汽车在平行的车道上分开行驶。一个个安全岛将这些车道隔开。春天明媚的阳光照在车辆和沿街店铺的铜件漆件上，熠熠

生辉。树木已经显出了绿意，更有那一株株栗树，已经开始绽放小小的新芽。

“夏普曼干什么鬼事去了？”克塞尔巴赫寻思……“谈了这么久！……”

他从桌上取了一支烟，点燃，吸了几口。突然，他轻轻叫了一声，发现身边站着一个人。

他倒退一步。

“您是谁？”

那人衣着得体，确切地说，衣着高雅，须发漆黑，目光锐利，冷笑着说：

“我是谁？是上校……”

“不是，不是，我称为上校的人，用这名义给我写信的人……我约见的人……决不是您。”

“是的，是的……另一个只是……可是，您明白，亲爱的先生，这一切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就是上校……上校就是我。我向您保证，我确实是上校。”

“但请问先生贵姓？”

“就暂且……叫我上校吧。”

克塞尔巴赫先生越想越怕。这人是谁？想干什么？

他唤道：

“夏普曼！”

“什么怪念头，竟要唤人！有我在还不够吗？”

“夏普曼！”克塞尔巴赫又唤一声，“夏普曼！爱德华！”

“夏普曼！爱德华！”陌生人也唤起来，“你们在干什么，朋友们？有人唤你们呐。”

“我求您，先生，我命令您让我过去。”

“可是，亲爱的先生，谁又拦着您了？”

他彬彬有礼地闪在一旁。克塞尔巴赫先生朝门口走去，打开门，忽地往后一跳。原来门外站着一个人，正举枪对着他。

他结结巴巴道：

“爱德华……夏普……”

他话没说完，已经看见他的秘书和仆人被五花大绑，堵住嘴巴，倒在候见室角落里。

克塞尔巴赫先生尽管生性浮躁，易受影响，却还算是条勇敢的汉子，危险迫在眉睫的感觉非但没有把他压垮，反倒激发了他的斗志和活力。

他佯装出惊恐的模样，慢慢朝壁炉退去，靠在墙上，手指在背后摸着电铃按钮，终于找到了，久久地按住不放。

“喂，怎么样？”陌生人问。

克塞尔巴赫先生没有回答，继续按着。

“喂？您指望一按电钮，全饭店都会闹腾起来，会有人赶来援救，对吗？……可是，可怜先生，您转身看看吧，电线已经剪断了。”

克塞尔巴赫先生猛地转过身，似乎想看个究竟，其实是一把抓过旅行袋，伸进手去，摸出一把手枪，对准那人就放。

“嗨！”那人说，“您的枪里上的是空气和沉默吧？”

克塞尔巴赫先生又开了两枪，都没有响。

“再来三下，开普敦大王。我只有中了六颗子弹才高兴。怎么！您不放了？可惜……头几枪打得蛮准嘛。”

他抓住一把椅子背，把它转过来，两腿叉开坐下，指着一把扶手椅，对克塞尔巴赫先生说：

“亲爱的先生，劳驾去那儿坐吧。随便点，就当在自己家里一样。来支烟，怎么样？我呢，我不抽。我更喜欢抽雪茄。”

桌上有一盒雪茄。他选了一支金黄的滚得很好的乌普曼牌，点燃，躬身说道：

“谢谢您。这雪茄味道很好。现在，我们聊聊吧，愿意吗？”

鲁道尔夫·克塞尔巴赫愕然听着。这个怪人是谁呢？不过，看到他这样安详，饶舌，他渐渐放下心来，开始认为事情也许会安全和平地结束。他从口袋里掏出皮夹，打开，抽出厚厚一沓钞票，问：

“多少？”

另一个惊愕地望着他，似乎难以理解，过了好一阵才叫道：

“马尔科！”

持枪的人走过来。

“马尔科，先生好意送些钱，让你去塞女友。收下吧，马尔科。”

马尔科右手仍然握着枪，伸出左手接过钞票。

“这事按您的意愿解决了。”陌生人又说，“现在来说说我的目的了。事情很明确，不多打搅。我要两样东西。第一样是一只黑色的摩洛哥山羊皮小袋子，您一般都带在身上的。第二样是一个乌木小匣子，昨天还在您的旅行包里。您就照我的吩咐办。皮袋子呢？”

“烧了。”

陌生人皱了皱眉头，眼前大概浮现出昔日一些景像。在那美好的时代，对于拒不招供的人，人们是有办法让他开口的。

“好吧。我们等会再看。乌木匣呢？”

“烧了。”

“啊！”那人喝道，“您在嘲弄我吧，好汉。”

他残忍地将克塞尔巴赫的手臂扭翻过来。

“鲁道尔夫·克塞尔巴赫，昨日您进了里昂信贷银行，就是意大利人大马路上那间，大衣下面藏着一包东西。您租了一个保险箱……说具体点：保险箱的号码是九排十六号。签字付钱后，您下到地下室，再上来时，怀里那包东西不见了。说得准确吗？”

“十分准确。”

“那么，匣子和皮袋都放在里昂信贷银行了。”

“没有。”

“把保险箱的钥匙给我。”

“不行。”

“马尔科！”

马尔科跑过来。

“动手吧，马尔科。绑起来。”

鲁道尔夫·克塞尔巴赫甚至来不及抵抗，就被结结实实地绑了起来，稍想挣扎，绳子就勒进肉里。他的双手被绑在背后，无法动弹。上身绑在扶手椅上，两条腿则像木乃伊似的，被布带缠了一道又一道。

“马尔科，搜一搜。”

马尔科在他身上搜起来，不到两分钟，就把一片镀镍的小钥匙交给头子。

那上面刻着九排十六号。

“好极了。没搜出皮袋。”

“没有，老板。”

“准是放在保险箱里。克塞尔巴赫先生，请告诉我密码。”“不。”

“您拒绝？”

“对。”

“马尔科？”

“老板？”

“把枪口抵住先生的太阳穴。”

“抵住了。”

“勾住扳机。”

“勾住了。”

“好！克塞尔巴赫老伙计，决定说了吧？”

“不！”

“给您十秒钟。一秒也不多给。马尔科？”

“老板？”

“过十秒钟，你就把先生的脑袋崩了。”

“明白。”

“克塞尔巴赫，我数数了：一、二、三、四、五、六……”鲁道尔夫·克塞尔巴赫做了个表示。

“你愿意说了？”

“对。”

“算你及时开了窍。那么，密码……开锁的暗号？……”“多洛尔。”

“多洛尔……多戮尔……克塞尔巴赫夫人难道不是叫多洛莱？亲爱的，去吧……马尔科，说好的事，你去办了吧……别出错，哎？我再说一遍……你去见热罗默。你知道他的办公室。你把钥匙交给他，告诉他暗号：多洛尔。你们俩一块去里昂信贷银行。热罗默一个人进去，在身份登记簿上签字，下地下室，把保险箱里的东西全带走。明白吗？”

“明白，老板。万一保险箱打不开，万一那暗号不对……”

“别说了，马尔科。从里昂信贷银行出来。你就撇下热罗默，回你家，把结果打电话告诉我。万一暗号不对，保险箱打不开，那我们，克塞尔巴赫朋友和我，就要最后谈一次了。克塞尔巴赫，你确信暗号没错吧？”

“没错。”

“这是因为，你预计搜不出什么东西。我们走着瞧吧。去吧，马尔科。”

“您呢，老板？”

“我留在这里。哦！你别担心。我没什么危险。对不对，克塞尔巴赫，命令很明确？”

“对。”

“见鬼，你说这话的样子好巴结呀。你是不是哄着我，在拖时间？难道我会像傻瓜似的中计不成？……”

他动着脑子，望着俘虏，下结论道：

“不……这不可能……我们不会受干扰的……”

话没说完，前厅的门铃就响起来了。他立即伸手捂住鲁道尔夫·克塞尔巴赫的嘴巴。

“啊！老狐狸，你在等什么！”

俘虏眼里射出希望之光。

在捂着嘴巴的手掌下面，传出几声冷笑。

陌生人气得直打哆嗦。

“别笑……不然，我就掐死你。喂，马尔科，把他的嘴堵上。快……好。”

门铃又响了。陌生人就像自己是鲁道尔夫·克塞尔巴赫，而爱德华也能自由行动似的，喊一声：

“爱德华，开门。”

然后他悄悄地走进前厅，低声指着那秘书和仆人，对马尔科说：

“马尔科，帮我一把，把这两个家伙弄到卧室……那边那个……免得人家看见。”

他把秘书拖走。马尔科把仆人搬走。

“好了。现在回客厅吧。”

他跟在马尔科后面，再度经过前厅时，装出惊讶的语气，大声说：

“克塞尔巴赫先生，您的仆人不在了……别动……您接着阅信吧……我来开门。”

他不慌不忙地打开门。

“请问是克塞尔巴赫先生的房子吗？”来人问。

门口站着的是一个五大三粗的魁梧汉子，一张宽脸春风洋溢，两只眼睛炯炯有神，两条腿轮换着承力，把上身弄得一摆一摆的，两只手绞着礼帽边。陌生人回答：

“对，正是这里。请问您是谁？”

“克塞尔巴赫先生给我打过电话……他在等我……”

“哦！是您……我就去通报……您能稍等片刻么？……克塞尔巴赫先生就会见您的。”

他也有胆子，就让来人站在候见室门口。通过敞开的门，从那里可以看见客厅里部分地方。他没有转身，慢慢退回到克塞尔巴赫先生身边，与那同伙会合，对他说：

“我们完了。来的是古莱尔，保安局的……”

另一个抽出刀子，被他一把拉住：

“别干傻事，嗯！我有一个主意。可是，看在上帝份上，你要听明白我的意思。马尔科，该你说话了……你说话，好像你就是克塞尔巴赫……听明白了吗，马尔科？你就是克塞尔巴赫。”

这番话，他说得如此冷静，如此威严，马尔科终于明白他该扮演克塞尔巴赫的角色，于是不要他再作解释。就扯着嗓子说：

“亲爱的朋友，对不起，你去告诉古莱尔先生，说我很抱歉，有些急事要干……明早九点再见他。是的，九点整。”

“好，”另一个轻轻在他耳边说，“别动。”

他走回候见室。古莱尔在等着。他说：

“克塞尔巴赫先生向您致歉。他有一件急事忙着办完，不能接待您。您明早九点能再来一趟吗？”

接下来是一阵沉默。古莱尔觉得意外，又隐隐觉得不安。他的手在口袋里握成了拳。只要对方的动作稍显得可疑，他就会一拳揍过去。

终于，古莱尔说：

“ 好吧……明天九点……不过 ,就这样吧……好 !是的 ,九点 ,我来…… ”
他戴上帽子，从走廊里走了。

马尔科在客厅里放声大笑。

“ 老板，您真厉害！啊！您把他骗过了！ ”

“ 马尔科，快，跟着他。如果他出了旅馆，就别管了。你就去找热罗默，照刚才说好的那样做……然后给我打电话。 ”

马尔科匆匆走了。

陌生人抓起壁炉上一个水瓶，倒了一大杯水，一饮而尽。又拿出手帕打湿，擦擦沁满汗水的额头。接着在俘虏身边坐下来，彬彬有礼地说：

“ 克塞尔巴赫先生，我能见到您，真是深感荣幸。 ”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自我介绍说：

“ 亚森·罗平，侠盗。 ”

二

这个著名大盗的名字似乎给克塞尔巴赫先生留下了美好印象。亚森·罗平注意到了，叫道：

“ 啊！啊！亲爱的先生，你有气儿啦！亚森·罗平是个高尚的盗贼，从来厌恶流血，除了把别人的财宝装入自己口袋，他再不犯其他罪行……一个小过失，不是吗？您会寻思，杀人没有必要，犯不着背上杀人的良心包袱。我同意……可是除掉您难道也是没有必要？问题就在这儿。我向您发誓，这会儿我可不是开玩笑。听我说吧，伙计。 ”

他挪近那把扶手椅，把堵在俘虏口中的布扯出来，明确地说：

“ 克塞尔巴赫先生，你到巴黎当天，就与一家侦探事务所的头头，一个叫巴尔巴勒的人勾搭上了。你是背着秘书夏普曼干这事的，因此巴尔巴勒和你电话或书信联系时，就自称上校。我要告诉你，巴尔巴勒是世上最老实的人。但我碰巧有个好朋友在他的侦探社。因此，我得知了你找巴尔巴勒的动机，也就盯上了你，靠几片配的钥匙进你屋里看了几次……可惜没找到要找的东西。 ”

他直视俘虏的眼睛，探测他的目光，捉摸他的内心想法，放低声音说：

“ 克塞尔巴赫先生，你委托巴尔巴勒先生在巴黎底层社会寻找一个叫，或者曾经叫皮埃尔·勒迪克的男人。外貌大致如下：身高一米七五，金发，蓄小胡子。特征：左手小指因受伤被锯断一截。此外，右脸有一块疤，几乎看不见了。你似乎认为找到此人至关重要，好像这可以给你带来极大好处。这人是谁？ ”

“ 我不知道。 ”

回答是坚决的，毫不含糊。他究竟知不知道，这点倒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他下了决心不说出来。

“ 好吧。 ” 亚森·罗平道，“ 不过他的情况，你还有一些没有告诉巴尔巴勒吧？ ”

“ 都告诉了。 ”

“ 克塞尔巴赫先生，你撒谎。你在巴尔巴勒面前，有两次查阅了皮套里的那些文件。 ”

“ 不错。 ”

“那么，那只皮套呢？”

“烧了。”

亚森·罗平气得发抖。显然，他的脑子里又冒出了严刑拷打的念头，又想到了这样做的好处。

“烧了？可那只匣子呢……你得承认……承认它存在里昂信贷银行吧？”

“对”

“里面装了什么？”

“我私人收藏的两百颗最美的钻石。”

亚森·罗平听了一喜：

“哈！哈！两百颗最美的钻石！那么，你说，这是一笔横财了……是啊，你笑了……对你来说，这是微不足道的东西。你的秘密比这更值钱……对你来说，是的，可对我呢？……”

他拿起一根雪茄，擦燃一根火柴，无意识地举着，让它熄了。他一动不动，陷入沉思。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他笑起来。

“你一定希望我派去的人白跑一趟，打不开保险箱。是吧？老伙计，有可能是这种结果。可我跑一趟总得有点收获。我来这里不是看你坐在扶手椅上死不招认的……要么是钻石，既然钻石在……要么就拿出那个皮套来……两头你总得认一头……”

他看着表。

“半个钟头了……好家伙！……命运不轻易答应……你别当我说笑话，克塞尔巴赫先生。我是个老实人，说话算话，决不会空手回家……好，总算来了！”

是电话铃响了。亚森·罗平一把抓住听筒换了声音，模仿着俘虏粗鲁的语调，说：

“是啊，是我，鲁道尔夫·克塞尔巴赫……啊！好的，小姐，请跟我接……是你吗，马尔科？……好极了……还顺利吧！……很好……没有麻烦？……好，祝贺你，孩子……拿到了什么东西？乌木匣……没别的东西？没有文件？……哟，哟！……匣子里有什么？……那些钻石，漂不漂亮？……很好……很好……等一等，马尔科，让我想想……这一切，你明白……我要不要谈谈看法……喏，你别走开……拿着话筒……”

他转过身：

“克塞尔巴赫先生，那些钻石，你看重吗？”

“看重”

“准备赎回吗？”

“也许吧。”

“多少？五十万？”

“五十万……行……”

“只是，怎样作交易？……难就难在这儿。开张支票？不行，你会耍了我……或者，我也会耍了你……听我说，明天下午，你去里昂信贷银行，取出五十万，带上它们，到奥特伊附近的树林散步……我哩，也带上钻石，装在一只口袋里，这更方便……匣子太显眼了……”

“不行……不行……匣子……我也要……”

“哈！”亚森·罗平大笑起来，“你上当了……钻石，你不在乎……以后再收一些就行了……可是匣子，你却看得命一般宝贵……好吧！给你，你的匣子……亚森·罗平说话算话……明早用邮包寄给你！”

他又开始通话。

“马尔科，匣子在眼前吗？……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乌木的，嵌了象牙……是啊，我知道……圣昂图瓦纳郊区的日本风格……没有牌子？啊！一个圆圆的小标签，蓝边，上面有号码……对，一种商业信息……无关紧要。盒子下面呢，厚不厚？……哦！那么，不是双底……那么，马尔科，检查一下上面的象牙嵌片……不，确切地说，盖子。”

他高兴极了。

“盖子！是的，马尔科！克塞尔巴赫眨了眼睛……我们快猜中了！……啊！我的老克塞尔巴赫，看来，你没看到我在偷偷注意你。真笨呐！”

他又对马尔科说：

“喂！你检查出什么了？盖子里面有一面镜子？……是插上去的？……有没有槽？没有……那么，捣碎……是的，我要你捣碎镜子……这镜子没理由装在上面……是后来加上去的……”

他不耐烦了。

“傻瓜，不关你的事，你就别管……只管服从得了……”

他大概听到电话线那头传来捣碎镜子的声音，得意地叫起来：

“我刚才是怎么跟你说的，克塞尔巴赫先生？这一趟出猎收获不小……喂！怎么样？……一封信？真是大胜利！开普敦的所有钻石，还有老头子的秘密！”

他取下第二只听筒，小心地贴在耳朵上，说：

“念吧，马尔科。轻轻念……先念信封……好……现在，重复一遍。”

他自己也复述了一遍：

“收在黑皮套中的信的抄件。”

“接下来怎么办？拆开信封，马尔科。您允许吗，克塞尔巴赫先生？这不太规矩，可终究……开拆吧，马尔科，克塞尔巴赫先生同意了。好了吗？喂，念吧。”

他听着，然后冷笑道：

“妈的！不太好懂。来吧，我来概括一下。一张普通纸，折了四折，折痕很新……好……在纸的右上方，写着这样的字：一米七五，左手小指断了，等等。是啊，这是皮埃尔·勒迪克的特征。是克塞尔巴赫的笔迹，对吗？……好……那张纸中间，有这么一个词，全是大写：

APOON

“马尔科，我的孩子，你别动那张纸，也别碰匣子和钻石。再有十分钟，我就和这老头子谈完了。过二十分钟我与你会合……啊！顺便问一句，你把汽车给我派来了吗？好。过一会儿见。”

他挂上电话，走到前厅和卧室，看看秘书和仆人是否挣脱束缚，也看看他们的嘴是否堵得太紧，有没有窒息的危险。然后他走回俘虏身旁。

他一副坚毅果断，毫不留情的样子。

“别笑了，克塞尔巴赫先生。你要不说，就该你倒楣了。打定主意了吗？”

“什么主意？”

“别装傻。把你知道的说出来。”

“我什么也不知道。”

“你撒谎。APOON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我要是知道，就不会记下来了。”

“就算你不知道吧。可是它与谁，与什么事有关？你在哪儿抄来的？这个词是从哪儿来的？”

克塞尔巴赫不回答。

亚森·罗平不耐烦了，声音更不客气：

“听着，克塞尔巴赫，我要跟你提一个办法。你尽管是个富翁，要人，跟我却没有不同。一个是奥格堡制锅匠的儿子，一个是盗窃大王，两人完全可以达成一致，彼此都不会失什么面子。我哩，我是入室行窃，你哩，你是在交易所行窃。我们是半斤八两。因此，克塞尔巴赫，这笔买卖，我们合手来干。我需要你，因为我不了解情况，你少不了我，因为你一个人干不出名堂。巴尔巴勒是个傻瓜。而我哩，我是亚森·罗平。行吗？”

克塞尔巴赫不吭声。亚森·罗平声音发颤地逼他表态：“行不行，你说话呀，克塞尔巴赫！你要答应，我四十八小时之内就给你找到皮埃尔·勒迪克。因为事情与他有关，嗯？是这回事吧？可你说话呀！这人是什么角色？为什么要找他？你掌握他什么情况？我都想知道。”

他忽然一下沉着下来，一只手拍在德国佬的肩膀上，冷冰冰地说：

“只要一句话。行……还是不行？”

“不行。”

他从克塞尔巴赫裤腰下的小口袋里抽出一块精致的金壳怀表，放在俘虏的膝头上。

他解开克塞尔巴赫的背心纽扣，扯开衬衣，露出胸脯，又从旁边桌子上抓起一把钢刀，刀柄上嵌了金。他将刀尖抵着心脏搏动的地方，再问一句：

“行还是不行？”

“不行。”

“克塞尔巴赫先生，现在是三点差八分。要是八分钟后你还不说，就死定了。”

三

次日上午，古莱尔按照约定，准时来到大旅馆。他不喜欢乘电梯，就迈着步子，径直从楼梯上来了。上到四楼，他朝右转，顺着走廊来到四一五号门前按铃。

没有回应。他又按一下。按了五六下，都没有动静，他就走到楼层服务台。有一个领班在这儿值日。

“请打开克塞尔巴赫先生的房间。我按了十次铃，都没人回应。”

“克塞尔巴赫先生昨晚没在这里睡觉。从昨天下午起就没有见到他。”

“可他的仆人和秘书呢？”

“也没看见。”

“那么，他们昨天也不在旅馆里过夜？”

“大概是吧。”

“大概是！可你们得弄清楚才行。”

“为什么？克塞尔巴赫先生不在这儿，就是在他自己家里，在他的别墅。他又不由我们服侍，而是由他的仆人服侍。他家里的事情，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确实……确实……”

古莱尔似乎十分为难。他是奉了明确的指令来的。任务非常清楚。在这个范围里，他的脑子可以对付。超出范围，他就不知该怎么办了。

“要是局长在这儿……”他嘀咕道，“要是局长在这儿……”他拿出自己的名片，并说出自己的职务。然后，他随便问一句：“这么说，您没见到他们回来。”

“没见到。”

“可您见到他们出门吗？”

“也没有。”

“既然是这样，您怎么知道他们出门了呢？”

“昨天下午一位先生说的。他去了四一五房。”

“一位蓄着棕色小胡子的先生？”

“对。我大约三点钟时碰到他。他正好离开。他告诉我：‘四一五房的客人刚刚出门。克塞尔巴赫先生今晚住在凡尔赛物资储备库。他的邮件你们可转到那儿。’”

“可是这位先生是什么人？他用什么身份这么说话？”

“我不知道。”

古莱尔觉得不安。这一切让他觉得颇为蹊跷。

“您有钥匙吗？”

“没有。克塞尔巴赫先生另外配制了一些专用钥匙。”

“去看看。”

古莱尔又猛按一阵门铃。门里没有半点动静。他正准备离开，突然又弯下腰来，把耳朵贴在锁眼上听。

“听……好像……对……很清楚……有人在抱怨……在呻吟……”

他使劲捶了一下门。

“可是，先生，您无权……”

“我无权！”

他又连连猛击门板，可是没有效果。他马上放弃了这种作法。

“快，快叫个锁匠来。”

旅馆里一个伙计飞跑着去找锁匠。古莱尔左右来回踱着，嘴里嚷嚷有声，还没打定主意。旅馆别的楼层的侍者都聚在一起看热闹。总台和经理室的人赶来了。古莱尔朝他们嚷道：

“为什么不从相通的房间进去呢？总有房间与这套房子相通吧。”

“有哇。可是两边都插了销子。”

“那我打电话给保安局。”古莱尔说。显然，在他看来，除了局长就没有办法了。

“也给警察分局打个电话。”有人提出。

“对，如果您乐意的话。”古莱尔说，似乎对此不大感兴趣。

等他打完电话回来，锁匠已经试完了钥匙。最后一片开了锁。古莱尔立

即冲进房间。

他跑到传出呻吟的房间，碰到秘书和仆人的身体。其中一个，秘书夏普曼，耐心地磨磨蹭蹭，已经把堵在嘴里的破布搞松了一些，发出了一些低沉的抱怨。另一个是仆人爱德华，似乎睡着了。

大家给他们松了绑。古莱尔焦急地问：

“克塞尔巴赫先生呢？”

他跑进客厅，发现克塞尔巴赫坐在桌子边的扶手椅上，身子被绑在椅背上，脑袋耷拉在胸前。

古莱尔走近他说：“你昏过去了，想必使劲挺着，精疲力尽了。”

他迅速割断绑着克塞尔巴赫肩膀的绳索。那身子一下就往前扑去。古莱尔拦腰拉住他，立即缩了手，往后退着，惊恐地叫道：

“他死了！你们摸摸……他的手冰凉冰凉，你们看看他的眼睛。”

有人胡乱叫着：

“大概，是脑充血……或者，是动脉瘤破裂。”

“确实，没有伤痕……是自然死亡。”

大家把尸体搬到沙发上摆平，脱去罩衣。白色的衬衣上，有几块红印子立即显露出来。等大家扯开衬衣，立即发现，那心口划开了一道小缝，一线鲜血从那里流出来。

衬衣上，别着一张名片。

古莱尔俯身去看。是亚森·罗平的名片。上面也浸了血。

古莱尔直起腰。突然不容置辩地说：

“一起凶杀！……亚森·罗平！……大家都出去……都出去……客厅里卧室里都不要留人……把这两位先生扶到别的房间照料！……大家都出去……什么也不要碰……局长就要来了！”

四

亚森·罗平！

古莱尔大惊失色，连声念着这个命中注定给他带来不幸的名字。它们像丧钟一样在他身上响着。亚森·罗平！盗贼之王！超群绝伦的冒险家！可，这是真的吗？

“不是的，不是的，”他低声说，“不可能，因为亚森·罗平死了！”

只是……他真地死了吗？

亚森·罗平！

他瞠目结舌，愣愣地站在尸体旁边，怀着几分恐惧，拿着那张名片翻过来覆过去地看，好像刚刚收到了一个幽灵下的挑战书。亚森·罗平！他准备怎么对付？行动？凭他那几手毛脚功夫与亚森·罗平对着干？……不行，不行……最好还是别动……他若接受这样一个对手的挑战，准会犯错误。再说，局长不是就要来了吗？

局长就要来了！古莱尔的全部心理活动可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他身手矫健，斗志顽强，经验丰富，骁勇大胆，又有一身使不完的力气，只要有人指挥，他这号人可以奋勇向前，打出漂亮的胜仗。

自勒诺尔曼先生取代迪杜伊先生当了保安局长以来，古莱尔墨守陈规，缺乏主动的情性就更严重了。勒诺尔曼先生当了局长！和他在一起，肯定不

会走错路！古莱尔甚至到了局长不推就不迈步的地步。

反正局长要来了！古莱尔看看表，计算局长路上需要多少时间。但愿警察分局长别抢在局长前面。大概已经指定了人担任预审法官。但愿在局长未来得及在自己头脑中得出主要看法之前，预审法官和法医不会提出一些不合时宜的意见！

“喂！古莱尔，你在想什么？”

“局长！”

如果看面部表情，勒诺尔曼先生是个仍然年轻的男人。他架着一副眼镜，两只眼睛炯炯有神。如果注意到他佝偻的背，他那像打了黄蜡似的干燥皮肤，他那灰白的须发，那衰弱龙钟的外表，那他几乎就是个老头子了。

他在殖民地艰难地熬过了大半生，在政府里面当职员，干的是最危险的差使。在那儿养成了狂热工作的习惯。尽管他身体虚弱，习惯独居，木讷寡言，默默工作，而且有些愤世嫉俗，他身上却洋溢着一种不可抑止的活力。因此，到了将近五十五岁的年纪，在破了比斯克拉三个西班牙人那著名案子之后，他一夜之间成了大名人。于是人们弥补过去对他的不公，先是任命他为波尔多的保安机构负责人，接着任命他为巴黎保安局副局长。迪杜伊先生死后，又任命他为局长。在每个职位上，他都有非同一般的表现。他的破案手段是那样富于独创性，他的手段是那样新颖，他的素质是那样独特，尤其是领导侦破最近四五起引起轰动的大案，他得到的结果是那样精确，舆论大加赞扬，把他与那些最有名的警察来作对比。古莱尔却毫不动摇。他是局长的红人。局长喜欢他纯朴和无条件的服从。而他则把局长看得高于一切。局长是他的偶像，是从不出错的神。

这天，勒诺尔曼先生觉得特别累。他疲惫地坐下来，分开礼服两边下摆。这是一件旧礼服，因为剪裁合身，久不变形，也因为那橄榄绿的颜色，而享有盛名，他又解开绸围巾。那栗色的绸巾也是名牌。然后，他低声说：

“说吧。”

古莱尔把自己的所见所闻都说了。按照局长的习惯，说得简明扼要。

当他拿出亚森·罗平的名片时，勒诺尔曼打了个寒噤。

“亚森·罗平！”他叫起来。

“是啊，亚森·罗平。这条鱼又浮出水面了。”

“太好了，太好了。”勒诺尔曼先生思考一阵后说。

“当然，是太好了，”古莱尔说。他乐于把上司不多的几句话拿来议论发挥。他觉得这位上司只有一点不足，就是太不健谈。“是太好了。这样，您终于可以和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较量较量了……亚森·罗平会发现强中更有强中手……他会自取灭亡……亚森·罗平……”

“找一找。”勒诺尔曼先生打断他的话。

这话就像猎人给猎狗下命令。事实上，在主人眼皮下，古莱尔也确实像一只听话、灵活、聪明的好狗，满屋子细心地搜索。勒诺尔曼先生拿手杖点点这个角落，点点那把扶手椅，就像一个细心人点着一片灌木或一丛野草似的。他每点一处，古莱尔就跑过来细细地检查一番。

“什么也没有。”古莱尔说。

“对你来说，当然什么也没有。”勒诺尔曼先生斥责道。

“这正是我要说的话……我知道，对您来说，有些事物可以像人一样说话，像一些真正的目击者。哪怕这是一件被证实确为亚森·罗平所为的凶杀

案。”

“最初被证实。”勒诺尔曼先生纠正道。

“确实，是最初……可这是不可避免的。他过的是那种日子，说不定哪天会为形势所迫而杀人。克塞尔巴赫先生大概在作自卫……”

“不对。因为他被绑起来了。”

“确实，”古莱尔有些慌乱，承认道，“但这仍然十分奇怪……一个已经无法还手的对手，为什么还要杀死呢？……可是，不管怎么样，要是昨天在前厅门口，我跟他面对面站着时，揪住他的领口就好了……”

勒诺尔曼先生走到阳台，接着又看了右边克塞尔巴赫先生的卧室，检查了门窗插销。“我进来的时候，两间房间的窗子都是关的。”古莱尔肯定道。

“是关紧的还是虚掩的。”

“谁也没碰过。因此，它们是关紧的，局长……”

他们听到一个人说话，便走向客厅。原来是法医来了，正在检查尸体。预审法官福尔默里先生也来了。

福尔默里先生惊叫道：

“亚森·罗平！终于逮着一个机会，与这强盗打打交道了，我真高兴呐！那家伙会看到，我可不是好惹的！……而且这次，是一桩谋杀案！……亚森·罗平大师，我们来单挑独斗吧！”福尔默里先生没有忘记前几年朗巴尔王妃那起离奇的王冠失窃案，以及亚森·罗平捉弄他的奇妙方式。那起案子在法院的编年史上始终是一起著名大案。至今人们还引为笑谈。而福尔默里先生满怀怨恨，渴望干出一件引人注目的大事，来报亚森·罗平的一箭之仇。

“显然是凶杀案。”他很有把握地说，“动机也很容易查出来。好吧，一切顺利……勒诺尔曼先生，向您致敬……我真高兴……”

其实福尔默里先生一点也不高兴。勒诺尔曼先生在场反而使他觉得拘束。保安局长毫不掩饰对他的鄙视。不过他还是振作起精神，仍然郑重其事地说：

“那么，大夫，您认为死者已经死亡了十二个小时，也许更多？……我就是这样假设的……我们的看法完全一致……凶手使用的是什么凶器？”

“一把刀刃极尖细的刀，预审法官先生。”法医回答说，“……喏，凶手甚至用死者的手帕擦了刀子……”

“确实……确实……印迹很明显……现在我们去问问克塞尔巴赫先生的秘书和仆人。我相信可以问出一些情况的。”

夏普曼和爱德华被大家抬回了客厅左边自己的房间。夏普曼已经恢复了正常，就把昨天发生的事件，如克塞尔巴赫先生如何觉得不安，所谓的上校如何宣布来访，他们如何受到袭击，成为受害者等等情况一五一十地叙说出来。

“啊！啊！”福尔默里先生叫起来，“有一个同伙！而且您听到了他的名字……您说是马尔科……这一点十分重要。等我们抓获了那同伙，案子侦破就有进展了……”

“对。可是我们抓不到那同伙。”勒诺尔曼大胆地下结论道。

“走着瞧吧……此一时彼一时也。那么，夏普曼先生，古莱尔先生摁铃之后不久就走了。”

“对。我们听见他走的。”

“他走之后，你们再也没听到什么动静？”

“听到了……不时地听到，只是隐隐约约……门关紧了。”

“什么动静？”

“很大的说话声。那人……”

“您就称他的名字吧：亚森·罗平。”

“亚森·罗平大概打了电话。”

“好极了！我们等会去问问旅馆的话务员。后来，您听到他出门了？”

“他来检查了一遍，见我们都被捆得紧紧的，过了一刻钟就出去了，把前厅门带关了。”

“对呀，他的罪行一完成，立即就走了……很好……很好……一环扣一环……后来呢？”

“后来，我们就什么也没听到了……夜深了……我累得昏昏沉沉……爱德华也一样……只是到了今天上午……”

“是啊……我知道……好吧，也不错了……一环扣一环……”

于是，他若有所思地呢喃着，报出他准备调查的每个阶段。将来，他也许会用这种声调报出他的胜利：

“同谋……电话……犯罪时间……听到的声音……好……很好……我们只须确定犯罪动机了。既然是亚森·罗平作的案，那么犯罪动机就很清楚。勒诺尔曼先生，您没有注意到什么撬门撬锁的痕迹吗？”

“没有。”

“那么，这是因为他是直接在受害人身上下的手。有人发现了受害人的皮夹吗？”

“我把它留在他的礼服口袋里了。”古莱尔说。

他们一起去了客厅。福尔默里先生发现皮夹里只有几张名片和身份证件。

“这事有点怪。夏普曼先生，您不能告诉我们，克塞尔巴赫先生身上有没有钱吗？”

“有。前一天，也就是前天，星期一，我们去了里昂信贷银行。克塞尔巴赫先生在那里租了个保险箱……”

“在里昂信贷银行租了个保险箱？好……得去那边看看。”

“出门之前，克塞尔巴赫先生开了个户头，取走了五六千法郎钞票。”

“很好……我们这下清楚了。”

夏普曼又说道：

“预审法官先生，还有一点情况。克塞尔巴赫先生几天来一直焦虑不安——我刚才跟您说了原因……他看得极为重要的一个计划——克塞尔巴赫先生似乎特别看重两件东西：首先是一个乌木匣子，他把这匣子存放在里昂信贷银行保存，另一件是一只黑皮套子，里面收了一些文件。”

“这只套子呢？”

“亚森·罗平进来之前，他当我的面把套子放在这只旅行袋里。”

福尔默里先生抓过旅行袋，在里面翻起来，却没有找到。他搓着双手。

“瞧，一环扣一环……我们知道了罪犯是谁，也弄清了犯罪条件与动机。这案子拖不了多久。勒诺尔曼先生，我们在一切方面都看法一致，对吧？”

“一致个屁！”

大家都惊呆了。这时警察分局长赶来了。尽管有警察把门，但一群记者和旅馆职员还是跟着局长后面挤进了门，在候见室里站着……

虽说保安局长的严厉十分出名，而且这种严厉之中夹杂着几分粗暴，已经在高层招来一些责备，但他的回答是如此粗鲁，仍然使大家吃惊不已。福尔默里先生更显得目瞪口呆。

“不过，”他说，“我觉得这案子十分简单：亚森·罗平是个窃贼……”

“可他为何杀人？”勒诺尔曼先生朝他扔过来一句话。

“为了行窃。”

“对不起。证人已经证明，偷窃发生在杀人之前。克塞尔巴赫先生先被捆绑，堵了嘴，接着东西被抢走。亚森·罗平迄今为止未杀过人，对于一个无力还手，已被洗劫的人，他何必还要下毒手呢？”

预审法官遇到他觉得解决不了的问题，便习惯地捻着金色的长髯。他若有所思地回答：

“这问题，有好几个答案……”

“哪些呢？”

“这取决于……取决于一大堆尚不明了的因素……再说，您只对动机的性质提出不同意见。其他方面，我们还是一致嘛。”

“不一致。”

这一次，他又是一口否认，干干脆脆，近乎无礼，使得预审法官不知所措，不敢再表示抗议，面对这古怪的合作者，他只好不作声。不过到末了，他还是忍不住说：

“各有各的见解，我倒想听听您的高见。”

“我没有看法。”

保安局长站起来，在客厅里拄着手杖走了几步。他周围的人都不说话……看到这个衰朽老头凭着权威的力量支配别人的情景，真是相当有意思。这种权威，大家忍受了，却还没有接受。

一阵长久的沉默之后，他说：

“我想看看连着这个套间的房子。”

经理把旅馆的平面图拿给他看。右边的房间，即克塞尔巴赫先生的卧室，只有一个出口，就是套房里的前厅。不过左边的房间，即秘书的卧室，却与另一间房相通。

保安局长说：

“我们去看看那间房。”

福尔默里先生忍不住耸耸肩，嘟哝道：

“可那张门闷死了。窗户也关紧了。”

“去看看。”勒诺尔曼再说一遍。

有人把他领到给克塞尔巴赫夫人预订的五间房子中的头一间。然后，应他要求，又把他领到余下几间。房子之间的门都从两面闷死了。

勒诺尔曼先生问：

“这些房间都没住人？”

“没有住人。”

“钥匙呢？”

“一直收在总台。”

“那么，没人可能进去吗？”

“没人。除了楼层负责通风除尘的侍者。”

“请他来一下吧。”

侍者名叫居斯塔夫·伯多，回答说昨天按经理的吩咐，他把五个房间的窗子都关上了。

“几点钟。”

“晚上六点。”

“您没注意到什么吗？”

“没有。什么也没注意到。”

“今早呢？”

“今早，钟敲八点的时候，我打开了窗户。”

“没发现什么？”

“没有……什么也……啊！不过……”

他有些犹豫。大家问了他一些事，他最后承认道：

“喏，我在四二 房的壁炉旁边，捡到一只烟盒……打算晚上交到总台去。”

“您带在身上吗？”

“没有。在我房间里。是一只棕色的钢盒。一边放烟丝和烟纸，一边放火柴。有两个金质的姓名起首字母……一个是L，一个是M。”

“您说什么？”

说这话的是夏普曼。他走了过来，听到侍者的话似乎十分吃惊，又问道：

“您说，一只棕色的钢盒？”

“对。”

“有三层，一层放烟丝，一层放烟纸，一层放火柴……”

“对。”

“您去取来……我想看看……弄个明白……”

见保安局长示意可以，居斯塔夫·伯多便离开了。勒诺尔曼先生坐下来，用犀利的目光检查着地毯、家具和窗帘。他问道：

“这是四二 房吗？”

“是的。”

预审法官冷笑道：

“我倒想知道，您认为这个事件与惨案有什么联系。五间房的门都是关的，不通克塞尔巴赫先生遇害的房间。”

勒诺尔曼先生不屑于回答。

过了好一阵，居斯塔夫还没有回来。

“经理先生，他住哪儿？”局长问。

“七楼，朝儒代街的一边。因此，就在这边楼上。他去了这么久没回，真奇怪。”

“您能派个人去看看吗？”

经理亲自去看。夏普曼与他同去。几分钟以后，经理独自跑回来。神色十分恐慌。

“怎么样？”

“死了……”

“被人杀的？”

“是的。”

“啊！天杀雷劈的，他们真厉害，那帮混蛋！”勒诺尔曼先生吼道，“快，古莱尔，叫人关上饭店门……看住出口……您呢，经理先生，领我们去居斯

塔夫·伯多的房间。”

经理出去了。勒诺尔曼先生在走出房间之际，忽然弯下身来，捡起一张圆形小纸片。他早已盯着这纸片了。

这是一张标签，周围都是蓝色。上面印着一组数字“八一三”。他随便放在皮夹里，然后追上了其他人。

五

背上，两块肩胛骨之间，有一道细细的伤口……医生宣称：

“和克塞尔巴赫先生的伤口完全一样。”

“对。”勒诺尔曼先生说，“是同一个凶手干的。用的是同一件凶器。”

照尸体的姿势看来，他是跪在床边，在床褥下寻找那个烟盒时被突然杀死的。他的手臂还插在床垫和床绷之间。但烟盒不见了。

“那东西一定是个很重要的物证。”福尔默里先生说。他再也不敢发表过于具体的见解。

“当然！”保安局长道。

“可是我们知道那上面有两个姓名的打头字母。一个L，一个M。夏普曼先生像是知道点什么。凭这两个字母，可以很容易查出凶手。”

勒诺尔曼先生突然一跳：

“夏普曼！他在哪儿？”

大家在走廊里一堆堆人中间找，没见到夏普曼。

“刚才夏普曼先生是跟我一起来的。”经理说。

“对，对，我知道。可是他没有跟您一道下去。”

“我让他留在尸体身边。”

“您让他留下了！……独自一人？”

“我对他说：‘您留下，别走开。’”

“当时没有别人吧？您没见到什么人吧？”

“走廊里？没人。”

“可旁边的阁楼间呢……或者，喏，那个拐角后面呢……没人会躲在那儿吗？”

勒诺尔曼先生似乎十分不安，走过来走过去，一个个房间打开看。突然，他跑起来，那股敏捷劲头，让大家难以相信。

他冲下六层楼梯。经理和预审法官远远跟在他后面。到了下面，他找到守在大门口的古莱尔。

“没人出去吗？”

“没人。”

“奥尔维耶托街那道门呢？”

“我让迪约齐守在那里。”

“给他下了明确命令？”

“对，局长。”

在旅馆大厅里，一群游客不安地拥挤着，议论着有关离奇凶杀案的种种传闻。旅馆的所有侍者接到电话通知，一个接一个赶来了。勒诺尔曼先生立即一个个盘问他们。

他们中没有一个能够提供一星半点情况。这时六楼一位女佣来了。大概

十分钟以前，她碰到两位先生走下五六楼之间的便梯。

“他们匆匆下楼。头一个抓着后一个的手。看到这两位先生走便梯，我都觉得奇怪。”

“您能认出他们吗？”

“头一个？不行。他偏着头，是个单瘦的人，金黄头发。戴一顶黑色软帽……穿一身黑衣。”

“另一个呢？”

“哦！另一个，是个英国人，一张胖脸，剃得光光的，穿着方格子外衣。脑袋光秃秃的。”

这显然是夏普曼的特征。那女佣补充道：

“他那样子……样子太可笑了……像个疯子。”

勒诺尔曼先生听了古莱尔肯定的回答还不放心，又逐个问了守在两道门口的侍者。

“您认识夏普曼先生吗？”

“认识，先生，他经常与我们聊天。”

“您没见到他出去吧？”

“这个，没有。今早他没有出门。”

勒诺尔曼先生转身问警察分局长：

“分局长先生，您带了几个人？”

“四个。”

“不够。请您打电话给秘书，让他把可以调用的人马都派来。并且要请您亲自部署，对几个出口实行严密看守。分局长先生，实行戒严……”

“可我的顾客怎么办？……”经理抗议道。

“先生，您的顾客，我可顾不上了。我的职责重于一切。这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捉拿凶手……”

“您认为能抓到……？”预审法官大胆问道。

“先生，我不是认为……我是确信，这两起凶杀案的凶手还在旅馆里。”

“可是，夏普曼……”

“此时此刻，我不能担保夏普曼还活着。不管怎么说，这是个需要争分抢秒的问题……古莱尔，带上两个人，把五楼的房间全搜一遍……经理先生，您派一个职员陪他们一起去。其他楼层，来了援军我再安排人搜。好了，古莱尔，行动吧，把眼睛睁大点……这是条大鱼。”

古莱尔带着人立即上楼去了。勒诺尔曼先生留在大厅。守在总台旁边。这一次，他一反习惯，没有找椅子坐下，而是从正门走到奥尔维那托街的侧门，又从那里走回来。

他不时地吩咐：

“经理先生，请派人看守厨房。凶手可能从那儿逃出去……经理先生，请告诉话务员，旅馆里任何人挂市内电话都不要接。要是市里有人打电话找旅馆的人，让她接通，不过要把接话人的姓名记下来。经理先生，把姓名打头字母是L或者M的顾客开个名单给我。”

他大声作这些吩咐，就像将军向副手们大声发布关系到战斗结局的命令一样。

在巴黎一家豪华旅馆上演的这幕惨剧，确实是一场可怕的你死我活的战斗。一方是保安局长这个精明强干的人物，另一方是狡黠凶残，正被追捕，

眼看就要落网的神秘凶手。

看热闹的人聚在大厅中央，默不作声，惶惶不安，紧张得快要窒息，眼前时时浮现着凶犯可憎的面目，稍有动静就怕得要死。凶手藏在哪儿？会不会露面？是否就在他们中间？……也许就是这个？……或者就是那个？

大家的神经紧张到了那种地步，倘若保安局长不在场，大家也许会一哄而逃，夺门而出，跑到街上。幸好局长的态度沉着镇定，大家也就觉得安全了。这情景就像一条海轮，船长优秀，指挥得当，乘客就觉得放心。

众人的目光都投向这位头发灰白，戴着眼镜，身穿橄榄色礼服，扎着栗色绸巾的先生。他伛偻着背踱来踱去，两腿摇摇颤颤。

古莱尔不时派一个陪他搜查的侍者跑来向局长报告情况。

“有新情况？”勒诺尔曼先生问。

“没有，先生。什么也没发现。”

经理有两次试图让局长改变命令。情况糟得不能容忍。好些客人或者要出去办事或是要动身去外地，都挤在办公室里，表示抗议。

“我才不管他们有没有事哩。”勒诺尔曼先生反复说。

“可我认识他们。”

“对您来说这太好了。”

“您越权了。”

“我知道。”

“大家会说您不对的。”

“这我相信。”

“连预审法官也会说您不对。”

“叫福尔默里先生让我安静点吧！眼下他在找仆人侍者问话，这事再合适也没有了。余下的，就不关预审的事了。是警察，是我的事。”

这时一队警察开进了旅馆。保安局长把他们分成几组，派到四楼去搜查房间。然后，他向警察分局长说：

“亲爱的分局长，把门的事，我就交给您了。我要求您不要软弱。出什么事，有我担着。”

说罢，他走进电梯，上到三楼。

搜查房间这活儿既费力又费时，因为要打开六十个房间的门，检查所有的浴室，所有的凹室，所有的壁柜，所有的角落。而且这活儿还毫无成效。一个钟头以后，在钟敲中午十二点的时候，勒诺尔曼先生正好把三楼的房间搜查完毕。其余的警察尚未结束上面几层楼的搜查工作，也没发现什么情况。

勒诺尔曼先生有些犹豫：凶手是否上了阁楼呢？

不过他还是决定往下走。这时有人前来报告，说克塞尔巴赫夫人刚刚带着女伴赶到了。爱德华是主人信任的老仆人，受命去向女主人报告先生的死讯。

勒诺尔曼先生发现克塞尔巴赫夫人坐在客厅里，惊呆了，欲哭无泪，脸痛苦得变了形，身子直哆嗦，好像在打摆子。

这个女人个子相当高，一头褐发，两只眼睛黑溜溜的，闪着点点金光，就像黑暗中闪闪发亮的金片，真是漂亮极了。她出生在荷兰一个祖籍西班牙的古老世家：阿蒙蒂家族。她丈夫是在那儿认识她的，一见钟情。两人亲亲爱爱，忠诚专一，结婚四年，和和睦睦，从没闹过一回。

勒诺尔曼先生作了自我介绍。克塞尔巴赫夫人望着他，没有回话，于是

他不作声了，因为她现在一片木然，似乎不明白他说了什么。

接下来，她突然放声大哭起来，要求人家领她去见丈夫的尸体。

在大厅，勒诺尔曼先生见到了古莱尔。他正在找局长，一见到他，就递过来一顶帽子。

“局长，我拾到了这顶帽子……来源没错，哎？”

这是一顶黑毡软帽。没有夹里，也没有标签。

“在哪儿拾到的？”

“三楼便梯平台上。”

“别的楼层没发现什么？”

“没有。我们处处地方都搜到了。就剩了二楼。这帽子表明那人一直下到了那儿。老板，我们就要找到他了。”

“我想是的。”

走到楼梯下方，勒诺尔曼先生站住了。

“你去见警察分局长，传达命令：四道楼梯，每道下面派两人把守，把手枪握在手上，情况不对就开枪。古莱尔，你得明白，如果救不出夏普曼，如果凶手跑了，我就会丢掉饭碗。这两个钟头对我关系极大。”

他走上楼梯，在二楼，碰上两名警察，由一名职员领着，从一间房里出来。

走廊里空无一人。旅馆员工不敢在这里冒险，而有些房客则重门紧闭，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要敲很久，且先得通报姓名，他们才会开门。

过去一点，勒诺尔曼先生看到一组警察在检查配膳房。走廊尽头，他看见另一组警察往拐角走去。这就是说，去检查儒代街那边的房间。

突然，他听到那群警察发出惊叫，并跑过拐角，不见了。他也赶紧往那边跑。

警察跑到走廊中段停住了。他们脚下，一个人扑倒在地，拦住了去路。

勒诺尔曼先生俯下身，两手捧起那人无生气的头。

“是夏普曼。”他嗫嚅道，“……死了。”

他仔细检查死者的情况。只见一条针织的白丝围巾绞在死者脖子上。他把围巾解下来，看见那上面现出一块块红斑。他看到死者颈上缚着一团浸透鲜血的棉花，用这围巾扎住。

这一次，仍是一道细细的，明显的，毫不隐晦毫不客气的伤口。

福尔默里先生和警察分局长得到通知，立即赶来了。

“没人出去吧？”保安局长问，“没有发生什么紧急情况？”

“没有。”警察分局长说，“每道楼梯下方，都有两人把守。”

“他或许又往上去了呢？”福尔默里先生说。

“不会！……不会！……”

“不然我们会碰到他。”

“不……这人死了有一阵了。手都凉了……杀死那个侍者以后，凶手几乎马上又杀死了他……那两人从便梯一下到这里，凶手就下了手。”

“可要是那样我们早见到尸体了。您想想，两个钟头来，有五十个人从这儿经过……”

“尸体先前没放在这里。”

“那放在哪儿呢？”

“哼，我知道在哪儿？”保安局长冷笑道。“像我一样，迈开脚去找吧！……”

耍嘴皮是找不到的。”

他站在那儿，盯着尸体一声不吭，若有所思似的，那只激动的手发狂般地拍打着手杖柄。过了半晌，他才终于开口说道：

“警察分局长先生，请派人把遇害者搬到一个空房间，并把医生请来。经理先生，请把这条走廊上的房门都打开。”

走廊左边是一个套房，无人居住，有三间卧室两个客厅。勒诺尔曼先生进去看了。右边有四间房子。一位叫勒韦达的先生和一个意大利人齐亚柯米西男爵各住了一间。此刻他们都出去了。第三间住了一位英国老姑娘，此刻还躺在床上。第四间住的是一个英国人，正在乎心静气地读书，走廊上的喧闹并没有分散他的注意力。他名叫帕尔比里少校。

勒诺尔曼先生领人搜查了各个房间，又盘问了各位房客，却没有任何结果。在警察们发出惊叫之前，老小姐什么也没听到。既无打斗声，也无吵架声，更无断气的喊叫。帕尔比里少校亦是如此。

另外，也没发现任何可疑的迹象，诸如血迹等可以让人假设可怜的夏普曼是从其中一间房子经过的痕迹。

“怪事……”预审法官嗫嚅道，“真是怪事……”

他又幼稚地补上一句：

“我越来越糊涂了。这一连串情况我都不完全清楚。您认为怎样，勒诺尔曼先生？”

勒诺尔曼先生本来脾气丑，也许正要狠狠回他一句，古莱尔突然气喘吁吁地跑来了。

“局长……发现了这东西……在下面……在旅馆总台……一把椅子上……”

这是一个小包，用一个黑哗叽袋子包着。

“打开看过吗？”局长问。

“看了。不过大家看到里面的东西后，又把小包按原样包好……扎得紧紧的，您可以看到。”

“解开吧！”

古莱尔扯开包裹。露出一条长裤和一件莫列顿呢上衣。从衣裤的褶痕来看，这个包是匆促卷起来的。

包裹中间，有一条沾满血迹的毛巾，曾在水里浸过，大概是为了洗去上面的手印。

毛巾里包着一把钢刀，刀柄嵌着黄金。刀子一片殷红，沾满鲜血，三个死者的血。在若干小时之内，一只看不见的手，混在三百来个进进出出的旅馆客人中，把他们杀死了。仆人爱德华立即认出这是克塞尔巴赫先生的刀。昨天，在亚森·罗平进来之前，爱德华还看见它放在桌子上。

“经理先生，”保安局长说，“命令解除了，古莱尔会传令各个门口放行。”

“您认为亚森·罗平出去了？”福尔默里先生问道。

“不。这三起杀人案的凶手还在旅馆里，或在某个房间里，或混在来往于大厅客厅的客人之中。在我看来，他住在旅馆里。”

“不可能！再说，他在哪儿换的衣服？现在穿的是什么衣服？”

“我不知道。但我肯定。”

“您这不是放开路让他走吗？他会两手插在口袋里，不急不忙地走出

去。”

“不带行李，离开这儿，再不回来的客人就是凶手。经理先生，请领我去总台，我想仔细看看顾客名单。”

在总台，勒诺尔曼先生发现有几封写给克塞尔巴赫先生的信，便把它们交给预审法官。

还有一个包裹，是邮局刚送来的。包在外面的纸已经裂开一部分，勒诺尔曼先生看见里面是一个乌木匣子，上面刻着鲁道尔夫·克塞尔巴赫的姓名。

他打开匣子。里面除了盖里嵌着的镜子碎片外，还有亚森·罗平的名片。

不过有一个细节引起了保安局长的注意。在匣子底部，有一个蓝边的小标签，和在五楼发现烟盒的房间里拾到的标签一样，也印着数字“八一三”。

二 勒诺尔曼先生开始调查

—

“奥居斯特，请勒诺尔曼先生进来。”

接待员出去了，几秒钟之后，把保安局长领了进来。

博沃广场宽敞的部长办公室里，坐着三个人。一个是大名鼎鼎的瓦朗格莱，三十年来激进党的领袖，现任内阁总理兼内政部长；另一个是检察长泰斯塔先生；第三个是警察总监德洛姆。

警察总监和检察长刚刚与内阁总理作了长久会谈。他们坐在椅子上没有起身。内阁总理站起身，紧紧握着保安局长的手，亲热地说：

“亲爱的勒诺尔曼，我请您来的原因，我想您是知道的。”

“是克塞尔巴赫案吧！”

“对。”

克塞尔巴赫案！这个错综复杂，像一团乱麻的谜案，我已在着手理清其头绪。对于这个悲剧，大家不但没有忘记，连它在战前两年激动我们的细枝末节，也记得清清楚楚。对它在法国内外激起的非同一般的愤慨，大家也记忆犹新。不过，叫公众最为震动的，不是在如此神秘的情况下杀死的三条人命，亦不是这场屠杀的残忍凶狠，而是亚森·罗平的复出，甚至可以说，复活。

亚森·罗平！自从他那令人难以置信，叫人吃惊的空心岩柱冒险事件以来，自从他在歇洛克·福尔摩斯和伊齐多尔·博特莱的眼皮下背着心爱的女人的尸体，领着老乳母维克图瓦，消失在黑暗之中那一天以来，大家有四年没有听到他的半点消息。

自那天以后，人们普遍认为他已经死了。这是警察当局的说法。既然没有发现对手的蛛丝马迹，它便干脆将他彻底忘掉。

不过，还是有一些人猜想他逃脱了，正过着平民百姓的恬静生活，守着妻子儿女，耕种自家的园子。而另一些人则声称，他被沉重的悲伤压弯了腰，厌倦了人世间的虚荣，便把自己关进了一家苦修会的修道院。

可是这一次，他忽然一下又出现了！又与社会重新拉开了战幕！亚森·罗平又成了亚森·罗平，成了那喜欢幻想，不可捉摸，令人困惑，胆大包天，才华横溢的亚森·罗平！

但这次响起一声可怕的呼喊。亚森·罗平杀了人！这桩暴行野蛮、凶残、无耻到了这种地步，以致这个给人以好感的英雄，这个有骑士风度，需要时也柔情似水的冒险家的传说，一下就为一种残忍、惨无人道、嗜血成性的恶魔形象所取代。从前公众尊奉的偶像，如今成了千夫所指、人人憎恶的对象。而且，由于公众过去欣赏他潇洒的风度、愉快的性情，如今对他就更是恨之入骨。

打那以后，受了惊吓的群众转而把怒气发泄到警方身上。从前，人们开怀欢笑。对于打了败仗的警察局长，人们予以原谅，因为他打败仗的方式滑稽可笑。可是玩笑开得太久了，在愤怒与不满的冲动下，公众便要求当局查清它无力防止的可耻罪行。

在报纸上，在公共集会上，在大街上，甚至在议会的论坛上，处处都爆发出这种义愤。政府慌了手脚，想尽办法抚平公众过于激动的情绪。

内阁总理瓦朗格莱本就十分喜欢琢磨警察部门的问题，经常喜欢与保安局长一起密切关注某些案件。他赏识勒诺尔曼先生的人品和不依赖别人的个性。他把警察总监和检察长召到办公室，一起商谈，然后又召来勒诺尔曼先生。

“是啊，亲爱的勒诺尔曼，是要谈克塞尔巴赫案件。不过在此之前，我要提请您注意一点……尤其让警察总监先生烦恼的一点。德洛姆先生，您愿意给勒诺尔曼先生说一说吗？……”

“哦！这一点，勒诺尔曼先生十分清楚。”警察总监回答道，那口气显示，他对自己的部下并不十分友善。“我们两人谈过了。对他在豪华大旅馆的错误行为，我把我的看法告诉了他。一般而言，大家都觉得气愤。”

勒诺尔曼先生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放在桌上。

“这是什么？”瓦朗格莱问道。

“总理先生，我的决定。”

瓦朗格莱一跳。

“什么！辞职报告？就为了警察总监先生几句轻微的指责？再说，他也没有把那过失看得严重……德洛姆，并不严重，对吧？可您一下就生气了！……坦白地说，我的好勒诺尔曼，您的脾性也太坏了。好了，给我收回这张纸片。我们来认真谈谈。”

保安局长坐下来。警察总监毫不掩饰不满之色。可是瓦朗格莱禁止他开口，说：

“勒诺尔曼，我说两句。是这么一回事：亚森·罗平东山再起，使我们很伤脑筋。这家伙长期以来就嘲弄我们。说实话，这很滑稽。对我来说，我会头一个发笑。可现在他闹出了凶手案。亚森·罗平偷摸点东西，逗公众开心，我们可以忍受，可他杀了人，就不能姑息了。”

“那么，总理先生，您要求我干什么？”

“我们的要求？很简单。首先是把他逮捕归案……其次是要他的脑袋。”

“把他逮捕归案，这我可以答应，哪天就可以做到。至于要他的脑袋，我做不到。”

“怎么？把他逮捕，不就可以审讯、判决……然后押上断头台？”

“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

“因为亚森·罗平没有杀人。”

“嗯？勒诺尔曼，您疯了。大旅馆里的尸体，也许是谣传！根本就没有三个人被杀的事件？”

“事情倒是有的。只是人不是亚森·罗平杀的。”

保安局长是十分郑重地说出这句话的。那份从容和自信给人印象很深。检察长和警察总监都表示反对。但瓦朗格莱说：

“我推测，勒诺尔曼，您没有严肃的理由，是不会提出这个假设的？”

“这不是假设。”

“证据呢？”

“有两个。首先，两个道德上的证据。我当场就向预审法官提出来了，报纸着重作了报道。首先，亚森·罗平是不杀人的。其次，他为什么要杀人，既然他行窃的目的已经达到，而且一个被绑起来，被堵了嘴的对手，他又用不着害怕？”

“就算是吧。可事实呢？”

“事实如果不合逻辑，违背情理，就不值一个钱。再说，事实也对我有利。找到烟盒的房间，亚森·罗平去那里意味着什么？另一方面，捡到的那套黑衣服，显然是凶手的，但与亚森·罗平的身材不合。”

“这么说您认识他？”

“我吗，不认识。但爱德华见过他，古莱尔见过他。他们见到的人，与女佣在便梯上见到的拖着夏普曼走的不是一个人。”

“那么，您的看法呢？”

“总理先生，您的意思是问‘真相’如何。真相，至少我所知道的部分真相是这样的：四月十六日，星期二，一个人……亚森·罗平……闯进克塞尔巴赫先生的房间……将近下午两点……”

一阵大笑打断了勒诺尔曼先生的话。是警察总监发出的笑声。

“勒诺尔曼先生，让我来告诉您，您讲得过于匆促了一点。经过查证，那天下午三点钟，克塞尔巴赫先生进了里昂信贷银行，下到存放保险箱的地下室。他在登记簿上签了字。”

勒诺尔曼先生恭恭敬敬地等上司把话说完。然后，他甚至不屑于予以直接回击，而是继续说下去：

“将近下午两点钟，亚森·罗平在一个同伙，一个叫马尔科的家伙协助下，绑住克塞尔巴赫先生，把他身上的钱洗劫一空，又逼迫他说出里昂信贷银行保险箱的密码。一得知秘密，马尔科就出发了，去与另一个同伙会合。那家伙利用他与克塞尔巴赫先生有几分相像——再说，他那天有意穿上与克塞尔巴赫先生一样的衣服，也戴上一副金边眼镜，就显得更像了——走进里昂信贷银行，模仿克塞尔巴赫先生的签名，取走保险箱里的东西，然后由马尔科陪同返回。马尔科立即打电话给亚森·罗平。亚森·罗平确知克塞尔巴赫先生没有骗他，目的达到了，也就离开了。”

瓦朗格莱似乎有些犹豫。

“是啊……是啊……就算……但让我觉得奇怪的，是亚森·罗平那样的角色，竟会为这样一点蝇头小利，去冒这么大的险……就是几张钞票，还有保险箱里一直没有查实的什么东西。”

“亚森·罗平想要的不仅仅是钞票。他想要的，不是旅行袋里的那只摩洛哥山羊皮套子，就是保险箱里那只乌木匣子。那匣子他拿到了，因为他把空匣子又退了回来。因此，今天，他已经，或正在了解克塞尔巴赫先生的宏伟计划。克塞尔巴赫先生死前不久还与秘书谈了这计划。”

“什么计划？”

“我不清楚。巴尔巴勒侦探事务所的经理曾与克塞尔巴赫先生推心置腹谈过。他告诉我，克塞尔巴赫先生要寻找一个人，似乎是一个下等人，名叫皮埃尔·勒迪克。他为什么要找这个人？这与他的计划有什么联系？我都说不上来。”

“好吧，”瓦朗格莱总结道，“这一段是亚森·罗平的账。他的罪行已经认定了。他把克塞尔巴赫先生绑起来，洗劫一空……但没把他杀死！……但这以后，直到发现克塞尔巴赫先生死了，这一段时间里发生了什么事？”

“好几个钟头里，什么事也没发生；直到天黑。夜里有人进去了。”

“从哪儿？”

“从四二 房。克塞尔巴赫先生订的一间房。那人显然有一把另配的钥

匙。”

“可是，”警察总监叫道，“在这间房和那套房之间，有五道门，道道都上了锁插了销！”

“还有阳台。”

“阳台！”

“对。朝儒代街那边，整层楼有一长溜阳台。”

“没有隔墙吗？”

“一个身手敏捷的人是能够翻过的。那人就翻过了。我发现了痕迹。”

“可是套房的窗户都是关着的。罪行发生后，有人发现它们仍然关着。”

“只有一扇除外。就是秘书夏普曼房里那扇。那只是推上的。我亲自证实了这点。”

这一次内阁总理显得有些动摇了，因为勒诺尔曼先生的说法似乎合乎逻辑，而且有可靠的事实作依据。

他的兴趣越来越大，问道：

“但那个人，他又是为什么目的而来呢？”

“我不清楚。”

“啊！您不清楚……”

“不清楚，连他叫什么名字也不清楚。”

“但他为什么要杀人呢？”

“我不清楚。最多我们有权假设，他来并不是为了杀人，而是也想拿到皮套里和乌木匣里的文件。由于偶然的命运使他置身于一个无法反抗的敌人面前，他便下了杀手。”

瓦朗格莱嘎嚅道：

“这倒可能……对，严格地说……照您看，他找到文件了吗？”

“他没找到乌木匣子，因为匣子不在那儿。但他在旅行袋里找到了那只黑皮套。这样一来，亚森·罗平和……另一个人就处于同一点：关于克塞尔巴赫的计划，两人掌握了同样的情况。”

“这就是说，”总理说，“他们会斗起来。”

“正是这样。他们已经斗起来了。凶手发现了亚森·罗平一张名片，就把它别在尸体上。于是表面看来，凶杀是亚森·罗平干的……亚森·罗平就成了杀人犯。”

“不错……不错……”瓦朗格莱说，“这样推测不错。”

“如果不是叫另外一件偶然的事情搅了，这诡计就得逞了。”勒诺尔曼先生继续说，“那凶手或者是出去或者是回来之际，把烟盒丢在四二 房间里，叫旅馆的侍者居斯塔夫·伯多拾了去。这一来，他就知道自己暴露了，或者就要暴露……”

“这您怎么知道？”

“怎么知道的？从预审法官福尔默里那里知道的。他把各个房门全都打开进行调查！围观的人很多，有侍者、记者等等。预审法官让居斯塔夫·伯多上阁楼取烟盒时，凶手肯定藏在那些人中间。居斯塔夫·伯多上楼去了。那凶手就尾随其后，下了毒手。造成了第二个遇害的人。”

在场的人谁也没有提出不同意见。保安局长以事实和令人信服的准确性，推出了惨案的全过程。

“那第三件呢？”瓦朗格莱问。

“那案情当时就显露了。夏普曼见伯多久不下来，想上去亲眼看看那只烟盒，就跟旅馆经理走了，却不料碰上了凶手，被他拖到一间房间，惨遭杀害。”

“但是，他既然知道那家伙是杀害克塞尔巴赫先生和居斯塔夫·伯多的凶手，为什么要让他拖走呢？”

“这我就不清楚了。是在哪间房里杀的他，凶手又是怎么神奇地逃走的，我都不清楚。”

“有人议论两条蓝边标签吗？”瓦朗格莱先生问。

“对。一条是在亚森·罗平寄回的匣子底部找到的。另一条是我找到的，大概是从凶手偷走的黑皮套里掉出来的。”“那么……？”

“那么，在我看来，它们没有什么意义。有点意义的，是克塞尔巴赫先生在上面写的八一三这个数字。有人认出是他的笔迹。”“八一三是什么意思？”

“这是个谜。”

“那么……？”

“那么，我应该再回答一句，我不清楚。”

“您就没有什么怀疑？”

“半点也没有。不过我派了两个人住在大旅馆。就在发现夏普曼尸体的那一层。我让他们监视旅馆的所有房客。凶手不在已经动身的旅客之中。”

“他作案期间，没有打电话与外面联系？”

“打了。市里有人打电话给帕尔比里少校，住在二楼走廊的四个房客中的一个。”

“这个少校……？”

“我让人监视他。直到现在，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您准备往哪个方向侦破？”

“哦！方向十分明确。在我看来，凶手就在克塞尔巴赫夫妇的朋友熟人中间。他跟随他们的行踪，熟悉他们的习惯，知道克塞尔巴赫来巴黎的原因，至少猜出了他的计划是如何重要。”“这么说，不是个职业杀手？”

“不是，不是！一千个不是。凶手杀这几个人，虽然干净利落，出奇地大胆，不过也是为形势所迫才下的手。我再说一遍，我们该在克塞尔巴赫夫妇周围的人中间去查找凶手。证据，这就是杀手杀居斯塔夫·伯多，仅是因为这位侍者拿了烟盒，杀夏普曼，仅是因为这位秘书熟悉这只烟盒。您回忆一下夏普曼的激动：他一听人描述了那只烟盒，就凭直觉猜出惨案是何人所为了。他如果见到那只烟盒，我们就会得知凶手是谁了。凶手没有出错，他除掉了夏普曼。这样我们除了他姓名的起首字母L和M，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他想了一想，又说：

“总理先生，还有一个证据，能够回答您的一个问题。您想，如果夏普曼不认识那人，会跟他走过旅馆一条条走廊，一道道楼梯吗？”

事实一个接一个举了出来。真相，或至少说可能的真相越来越明显。尽管还有许多地方，也许是最让人感兴趣的地方仍然一团漆黑，但这已经是多么强烈的光线了！在作案动机仍不清楚的情况下，这个悲惨的上午所发生的一连串事情竟被清清楚楚地照了出来！

大家都没作声，都在沉思，在寻找理由，以提出不同意见。最后，瓦朗格莱叫起来：

“亲爱的勒诺尔曼，这一切真是无懈可击……您让我信服……不过，话说回来，我们其实没有取得半点进展。”

“怎么？”

“是啊。我们今天开会，并不是弄清一部分案情。我相信，您总有一天会把整个谜都解开的。我们的目的，是尽可能满足公众的要求。因此，我们弄清凶犯是亚森·罗平也好，不是亚森·罗平也好，罪犯是两三个也好，是一个也好，反正都没查明凶犯的姓名，也没有将他缉捕。而公众却总是有一个可悲的印象，就是司法当局软弱无能。”

“那我该干什么呢？”

“完全满足公众的要求。”

“可我觉得这些解释已经足够……”

“废话！他们要的是行动。只有一件事能满足他们的要求，缉捕凶手。”

“见鬼！见鬼！我们总不能随便抓一个人吧。”

“那也比什么人不抓要强。”瓦朗格莱笑着说，“……好吧，好好去找找……那个爱德华，克塞尔巴赫的仆人，您觉得可靠吗？”

“完全可靠……再说，不行，总理先生，这样做会很危险，很荒唐……我相信，检察长先生本人……我们有权逮捕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凶手……可我还没查出是谁……另一个是亚森·罗平。”

“那么？”

“亚森·罗平没法抓到……至少，抓他需要时间，要一整套办法……我先前还来不及去考虑……因为我以为他洗手不干了……或者死了。”

瓦朗格莱是个恨不得叫自己的意愿当场实现的人，跺着脚说：

“然而……然而……亲爱的勒诺尔曼，必须这样做……对您来说，也非这样做不可……您又不是不清楚，您有些强大的对手……要不是我在那里……总之，您这样躲避是不行的……还有那几个同谋，您准备拿他们怎么办？不仅是亚森·罗平……还有马尔科……还有冒充克塞尔巴赫先生，下到里昂信贷银行地下室开保险箱的那个混蛋。”

“总理先生，您认为抓了那家伙就够了？”

“我想够了！他妈的，我相信您能办到。”

“那好，给我八天时间。”

“八天！亲爱的勒诺尔曼，这可不是限多少天，而是限多少小时解决的问题。”

“总理先生，您给我多少小时？”

瓦朗格莱掏出怀表，打趣道：

“我给您十分钟，亲爱的勒诺尔曼。”

保安局长掏出自己的怀表，正正经经地说：

“总理先生，多给了四分钟。”

二

瓦朗格莱吃惊地望着他：

“多了四分钟？您这是什么意思？”

“总理先生，我是说，你不必给我十分钟，有六分钟就足够了，一分钟也不多要。”

“哦！可是，勒诺尔曼……开这玩笑也许不合时宜……”

保安局长走到窗口，向正在院子里悠然散步闲聊的两个男子打了个手势，又走回来。

“检察长先生，请签发一张逮捕证。名代勒龙，姓奥居斯特—马克西曼—菲利普，年龄四十七岁。职业一栏空着。”

他打开门。

“你可以进来，古莱尔……你也一样，迪约齐。”

古莱尔领着侦探迪约齐进来了。

“带了手铐吗，古莱尔？”

“带了，局长。”

勒诺尔曼先生走到瓦朗格莱面前。

“总理先生，一切准备好了。不过我坚决请求您放弃这次逮捕行动。因为它打乱了我的计划，有可能让我的计划流产。就为了满足公众要求，而有可能贻误大事。”

“勒诺尔曼先生，我要提醒您注意，您只有八十秒了。”

保安局长抑制了一个不快的动作，在房间里来回走了几趟，拄着手杖，恼怒地坐下来，似乎准备沉默，可突然一下又开口道：

“总理先生，头一个进这间办公室的人就是您要缉捕的人……我尽管不愿意，也仍然要指出这点。”

“勒诺尔曼，只剩十五秒了。”

“古莱尔……迪约齐……第一个，不是吗？检察长先生，您签了字啦？”

“十秒了，勒诺尔曼。”

“总理先生，请按铃，好吗？”

瓦朗格莱按了铃。

接待员来到门口，等候吩咐。

瓦朗格莱转向保安局长。

“怎么，勒诺尔曼，人家在等您的命令……该把谁领进来呢？”

“谁也不领进来。”

“可您答应我们要逮捕的那个混蛋呢？六分钟早就过去了。”

“是啊。不过那混蛋已经在这儿。”

“怎么？我不明白。没有谁进来呀。”

“有。”

“啊！……可是……好哇……勒诺尔曼，您在嘲弄我……我再跟您说一遍，没有谁进来。”

“刚才这间办公室里是四个人，总理先生。现在是五个。因此，进来了一个。”

瓦朗格莱跳了起来。

“嗯？这真是发疯！……您这是什么意思？……”

两个警察插在门和接待员之间。

勒诺尔曼先生走近接待员，两手搭在他肩上，大声说：

“奥居斯特—马克西曼—菲利普·代勒龙，总理府接待室主任，我以法律的名义逮捕您。”

瓦朗格莱大笑道：

“哈哈！开得好……这玩笑开得好……勒诺尔曼这个鬼家伙，还真有些

怪点子！妙哇，勒诺尔曼，我好久没有这样开心地笑过了……”

勒诺尔曼先生转身对检察长说：

“检察长先生，别忘了在逮捕证上填上代勒龙先生的职业，对吗？总理府接待室主任……”

“是啊……是啊……总理府接待室……主任……”瓦朗格莱捧着肚子，结结巴巴地说，“……啊！勒诺尔曼这个好家伙有绝招……公众会为他这一个举动欢呼……呜拉，会把他抛起来，抛过头顶。逮捕的是谁？我的接待室主任……奥居斯特……模范雇员……好吧！勒诺尔曼，我知道您有时有点心血来潮，可是，亲爱的，不要来得这么猛！胆子也太大了！”

从这一幕一开始，奥居斯特就没有动过。他不明白周围发生了什么事。他那张诚实忠厚的下级雇员脸上显出十分惊愕的表情。他逐个看着屋里的人，显然在努力听懂他们的话。

勒诺尔曼先生对古莱尔说了几句话。古莱尔走了出去。然后，勒诺尔曼先生走向奥居斯特，明确地宣布：

“别顽抗了。你被捕了。输了棋，最好是推倒棋子干脆认输。星期二你干了什么？”

“我么？什么也没干。我在这儿。”

“你撒谎。你那天休假，出了门。”

“的确……我想起来了……外省一位朋友来了……我们去树林里走了走。”

“那朋友叫马尔科。你们去里昂信贷银行地下室走了走。”

“我？您真想得出！……马尔科？我不认识叫这个名字的人。”

“这个，你认识吧？”保安局长把一副金边眼镜架在他鼻子上。

“不……不……我不戴眼镜……”

“不，你去里昂信贷银行冒充克塞尔巴赫先生时戴了眼镜。你用热罗默先生这个名字在柯利寨街五号租了间房子。这副眼镜就是从那儿弄来的。”

“我，一间房子？我住在总理府。”

“可是你在那里换下衣服，又扮演亚森·罗平团伙里的角色。”

另一个满头大汗，伸手去擦。他一脸苍白，嘟嘟囔囔地说：

“我不明白……您说的是一些……一些……”

“非要说一件，好让你明白？好吧，这里是一张纸，是在这里，在你办公桌下字纸篓里翻出来的。”

勒诺尔曼先生展开一张有总理办公室笺头的纸，上面好几个地方反复划着鲁道夫·克塞尔巴赫的签名。

“怎么样，诚实的雇员，这你有什么话说呢？模仿克塞尔巴赫先生的笔迹做的练习，这是不是个证据呢？”

话声刚落，勒诺尔曼先生当胸就挨了一拳，身子踉跄起来。奥居斯特一个箭步，跳到打开的窗户前，跨过栏杆，跳到院子里。

“妈的！”瓦朗格莱叫道，“……哼！强盗。”

他按了铃，又跑到窗口，打算叫人。勒诺尔曼不慌不忙地对他说：

“总理先生，您别激动……”

“可是奥居斯特这歹徒……”

“等一秒钟，我请求您……这种结局早在我的预料之中……我甚至估计到了……没有更好的招认了。”

瓦朗格莱被他如此镇定的态度说服了，回到座位上坐下。过了一会儿，古莱尔揪着总理府接待室主任奥屠斯特—玛克西曼—菲利普·代勒龙，又名热罗默的领口进来了。

“古莱尔，带过来。”勒诺尔曼先生说，就像是吩咐一条衔着猎物回来的好猎狗，“他没挣扎吗？”

“他咬了我一口，可我抓得很紧。”古莱尔说，伸出那只关节粗大的巨掌给大家看。

“好，古莱尔。现在，叫一辆出租马车，把这家伙送到看守所去。热罗默，我们就不道别了。”

瓦朗格莱很开心，笑眯眯地搓着手。想到他的接待室主任竟是亚森·罗平的同伙，他觉得极有趣。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干得漂亮，亲爱的勒诺尔曼，这一切精彩极了。可是，您是怎么查出来的呢？”

“哦！用最简单的办法。我知道克塞尔巴赫先生曾与巴尔巴勒侦探事务所联系过。而亚森·罗平正是自称事务所的人去他房间的。我就从这方面作了调查，发现损害克塞尔巴赫先生和巴尔巴勒先生的泄密行为只对一个叫热罗默的人有利。这人是侦探事务所一个职员的朋友。您若不命令我加速行动，我会监视接待员，并且顺藤摸瓜，查出马尔科，最后抓获亚森·罗平。”“您会逮着他的，勒诺尔曼。我们将看到最激动人心的一幕——您和亚森·罗平的交锋。我打赌您会赢。”

翌日早上，报纸发表了这封信：

致保安局长的公开信

亲爱的先生和朋友，恭喜您抓捕了热罗默接待员。这是个漂亮活儿，干得精彩，不愧是出自您的手。

您向总理先生证实克塞尔巴赫先生并非为我所杀。方法巧妙，亦表示同样的祝贺。您的论证条理清晰，合乎逻辑，无可辩驳，尤其是真实可信。正如您所知，我从不杀人。谢谢您在这样的场合指出这点。亲爱的先生和朋友，对于当代人和您的尊敬，我是十分看重，认为是不可缺少的。

反过来，请允许我协助您追捕那凶恶的杀人犯，并在调查克塞尔巴赫先生的事情中助您一臂之力。您可以相信我的话，这事情太有意思了，是那样有意思，那样值得我关注，竟使我走出了隐居地，重新投入人间的混战。我在隐居地住了四年，天天生活在书本和义犬歌洛克之间。我一想起过去的伙伴，就把这条狗狠揍一顿。

生活的变故真是不可逆料！这一下我竟成了您的协作人。亲爱的先生和朋友，请放心，我庆幸有这个机会，也深知命运这份好意的价值。

亚森·罗平

又及——再说一句。我相信您会赞同。让一个有幸在我麾下战斗的绅士，在您监牢的湿草上发霉发烂显然是不合适的，因此我认为应该正大光明地通知您，在五周之后，也就是五月三十一日星期三，我将让热罗默恢复自由，当上总理府接待室主任。别忘了日期：五月三十一日星期三。——亚·罗·

三 塞尔尼纳王子着手工作

—

奥斯曼大马路和库塞尔街拐角一幢房子底层……塞尔尼纳王子就住在这里。他是巴黎俄罗斯侨民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他的大名时时出现在报纸的《旅游与度假》栏目上。

上午十一点，王子走进书房。他的年纪在三十五到三十八之间，栗色头发中已经出现了根根银丝。他面色红润，肌肉强健。一圈络腮胡修剪得短短的，淡淡地显现在容光焕发的面颊上。

他衣着得体，一套灰礼服十分合身，一件马夹镶着白色人字呢的饰边。

“好了，”他低声说，“我想，这一天会很紧张。”

他打开通向一间大房子的门。那里面有几个人在等着。他问：

“瓦尔尼埃在不在？进来吧，瓦尔尼埃。”

一个小市民模样的男子，矮矮壮壮，桩子稳扎，应声走了过来。王子随手带上门。

“瓦尔尼埃，事情办到哪一步了？”

“老板，一切准备就绪，只管今晚动手了。”

“很好。简要介绍几句吧。”

“是这样。自从丈夫遇害以后，克塞尔巴赫夫人收到了您让人寄去的旅馆广告，选择加尔舍的妇女养老院作为居所。花园深处有四幢小房子，是专门出租给希望离群索居的妇人居住的。她住在最后面一幢，名叫皇后小舍。”

“雇了一些什么人？”

“她的女伴热尔特吕德。凶杀案发生后几个钟头，她就是带着这位女伴赶到巴黎的。还有热尔特吕德的妹妹絮扎纳，是她特意从蒙特卡洛召来，替她作贴身使女的。两姐妹对她都忠心耿耿。”

“那仆人爱德华呢？”

“她没有留用。爱德华回老家去了。”

“她见客吗？”

“谁也不见。整天躺在长沙发上，似乎很虚弱，有病。老是哭。昨天，预审法官跟她谈了两个钟头。”

“好。现在，说说那姑娘，好吗？”

“热纳维耶芙·埃尔纳蒙小姐住在大路另一边……一条通往原野的小街，右边第三幢房子。她为那些学业落后的孩子办了一所免费的补习学校。她祖母埃尔纳蒙太太跟她住在一起。”

“据您信上所说，热纳维耶芙·埃尔纳蒙与克塞尔巴赫夫人相识了？”

“对。那姑娘请克塞尔巴赫夫人为她的学校提供资助。她们大概相处融洽，因为四天来她们一直同进同出新城公园。养老院的花园只是公园的附属部分。”

“她们什么时候出门？”

“五六点之间吧。那姑娘六点半去学校。”

“这么说，你已经作了安排？”

“今天六点。一切准备就绪。”

“没有人吗？”

“那个时辰公园里绝对无人。”

“好。我会到场。你去吧。”

他让瓦尔尼埃从前厅门出去。自己又走到候见室，叫道：

“杜德维尔兄弟。”

随即进来了两个年轻人。他们衣着雅致，甚至过于讲究了一点。两眼炯炯有神，模样儿讨人喜欢。

“你好，让；你好，雅克。警察总署方面有什么消息？”

“老板，没什么重要消息。”

“勒诺尔曼先生一直信任你的吗？”

“一直信任。除了古莱尔，我们就是他最器重的人了。他让我们守在豪华大旅馆，监视夏普曼遇害时住在二楼走廊两侧的几位房客。这就是他信任我们的证明。每天上午古莱尔都来旅馆。我们都要向他报告情况，就像向您报告一样。”

“很好。要紧的，是向我报告警察总署的事情和议论。只要勒诺尔曼还认为你们是他的人，我就能控制局面。你们在旅馆里发现什么线索没有？”

老大让·杜德维尔回答道：

“那英国女人，住了一个房间的英国女人走了。”

“我对她不感兴趣。我有情报。她的邻居，那个帕尔比里少校呢？”

两兄弟似乎有些尴尬。最后两个人中的一个回答：

“今早，帕尔比里少校叫人把他的行李送到火车北站，坐十二点五十分的火车动身。他自己则坐汽车去火车站。我们守在火车站，直到火车开出，少校都没有到。”

“行李呢？”

“他又让人取走了。”

“由什么人？”

“据说是一个警察分局长。”

“这么说，他这条线索断了？”

“对。”“总算断了！”王子快活地叫起来。

两兄弟惊愕地望着他。

“是啊，”他说，“……这就是条线索！”

“您认为？”

“当然。夏普曼只可能是在那条走廊的房间里杀死的。杀死克塞尔巴赫先生的凶手把秘书引进那里一个同谋的房间，把他杀死，他自己也在那里换了衣服。凶手离开后，同谋立即把尸体搬到走廊里。但那个同谋是谁？帕尔比里少校失踪的方式有可能证实，他并非与案子无关。快，快把这消息打电话报告勒诺尔曼或者古莱尔。必须让警察总署尽快得知。现在我和这些先生携手前进。”他又叮嘱了他们几句，指示他们既当好警察总署的侦探，又为他好好效力，就把他们打发走了。

候见室还剩下两位客人。他领进其中一个。

“很抱歉，大夫。”他对客人说，“现在我完全由你支配了。皮埃尔·勒迪克怎么样了？”

“死了。”

“哦！哦！”塞尔尼纳说，“今早听了你的话，我就料到了这个结局。不过，话说回来，可怜的小伙子也太经不住……”“他体质太虚了，一阵昏

厥，就完了。”

“他没有说吗？”

“没有。”

“自从我们在美丽城一家咖啡馆桌子下边找到他以来，你确信你那诊所里的人，没一个猜到他就是警察要找的皮埃尔·勒迪克，就是克塞尔巴赫不惜一切代价要找到那个神秘人物吗？”“没一个。他住的是单独的病房。再说，我把他的左手包扎起来了，别人见不到他的小指短了一截。至于脸上的疤痕，那部大络腮胡子把它遮住了。”

“是由你本人看着的吗？”

“是由我本人。而且，我照您的指示，每次见他头脑稍微清醒一点，就盘问他。可他回答我的，都是一些含糊不清的话。”

王子沉吟道：

“死了……皮埃尔·勒迪克死了……显然，克塞尔巴赫的事情全取决于他，可是，他……一下就死了……一句话，一件事也没说，他是个什么人，过去怎么样，都没有……这个事情，我还什么都不清楚，非得要卷进来吗？……危险呐……有可能翻船沉水哩……”

他寻思片刻，又叫了起来：

“啊！倒楣就倒楣吧！我还是要照样前进。不能因为皮埃尔·勒迪克死了，我就甩手不干了；这不是个不干的理由。恰恰相反！这机会太诱人了。皮埃尔·勒迪克死了！皮埃尔·勒迪克万岁！……你去吧，大夫。回你家。今晚我给你打电话。”

大夫出去了。

“菲利普，我们来好好谈谈。”塞尔尼纳王子对最后一个客人说。这是个头发花白的小个子，衣着像旅馆侍者，而且是下等旅馆的侍者。

“老板，”菲利普开始说，“我想提醒您，上星期，您让我到凡尔赛的两皇帝旋馆当侍者，去监视一个年轻人。”

“对，我知道……热拉尔·博普莱。他现在怎么样了？”

“山穷水尽了。”

“还是悲观厌世？”

“还是。想自杀。”

“真想还是假想？”

“真想。我在他的纸堆里发现了这张铅笔写的条子。”

“啊！啊！”塞尔尼纳一边念条子，一边说，“他预告他要死……就在今晚！”

“是啊，老板，绳子买回来了，钩子也安在天花板上了。于是，按您的吩咐，我与他进行了接触。他把一肚子的苦水倒了出来。我劝他来找您看看。我告诉他：‘塞尔尼纳王子有钱，为人豪爽大方，说不定会帮您一把的。’”

“这一切做得很好。这么说，他会来？”

“他来了。”

“你怎么知道？”

“我跟着他来的。他搭上了来巴黎的火车。眼下正在大马路上徘徊呢。随时他都会打定主意的。”

这时，一个仆人送来一张名片。王子看了一眼，说：

“请把热拉尔·博普莱先生领进来。”

又对菲利普说：

“你进隔壁房间听我们说话，千万别动。”

等房间里只剩他一人后，王子嘎嘣道：

“我怎么还犹豫呢？是命运把他送来了，这小子……”

几分钟以后，一个高个年轻人走了过来。他一头金发，身材单薄，面孔瘦削，目光兴奋。他走到门口停下，局促，犹豫，那神态就像个乞丐，想伸手讨钱，可又不敢。

谈话时间很短。

“您是热拉尔·博普莱？”

“是的……是的……是我。”

“我没有见……”

“是这样……先生……是这样……有人告诉我……”

“谁，有人？”

“旅馆一个侍应生……他说服侍过您……”

“怎么样，简短点……”

“嗯……”

年轻人停住了，有些畏怯，被王子傲慢的态度吓慌了。王子大声说：

“可是，先生，也许必须……”

“是这样，先生……有人告诉我，您非常富有，非常慷慨，我就想，您能不能……”

他又停住了，不好意思说出那屈辱的请求。

塞尔尼纳走到他身边。

“热拉尔·博普莱先生，您不是出过一本诗集，叫做《春天的微笑》？”

“对，对。”年轻人说，脸上焕发出光彩……“您读过？”

“对……很美，您的诗……很美……只是，您是不是指望靠卖诗得来的钱过日子？”

“当然……哪天……”

“哪天……不如说难得有这一天吧？您来，是向我要求什么过日子的，是吗？”

“是要点糊口的，先生。”

塞尔尼纳伸手拍拍他的肩膀，冷冷地说：

“诗人是不吃饭的，先生。他们靠押韵脚和梦想生活。您也这样吧。这总比伸手乞讨强。”

年轻人受了这番侮辱，浑身一颤，一声不吭，就往门口走。

塞尔尼纳拉住他。

“再说一句话，先生。您没一点收入啦？”

“没有了。”

“也断了指望啦？”

“还有一线希望……我写信给一个亲戚，请求他寄点钱来。今天应该收到回信。这是最后的希望了。”

“要是收不到回信，您或许今晚就……”

“是的，先生。”

这件事简单明确地说了出来。

塞尔尼纳哈哈大笑起来。

“天呐！诚实的年轻人，您真有趣！而且这信心是多么地天真！明年再来见我，好吗？……我们再谈谈这件事……这事儿是这样离奇，这样有趣……尤其是这样滑稽……哈！哈！”

他笑得一身发抖，友好地挥挥手表示再见，把年轻人送出门。

“菲利普，”他开门让旅馆侍应生出来，说，“你都听见了？”

“对，老板。”

“热拉尔·博普莱下午等一封电报，一句寄钱的许诺……”

“是啊，他最后的希望。”

“这封电报，你不能让他收到。要是到了，你就截住，撕掉。”

“好，老板。”

“你一个人在旅馆里。”

“对，和厨娘一起。她不睡觉的。旅馆老板不在。”

“好。那我们就来当家作主吧。今晚，将近十一点见。去吧。”

二

塞尔尼纳王子走进自己的卧室，按铃召唤仆人。

“我的帽子、手套和手杖。汽车准备好了吗？”

“备好了，先生。”

他穿好衣服，出了门，坐进一辆宽敞舒适的豪华轿车，开到布洛涅树林德加斯蒂纳侯爵夫妇府上，应他们的邀请来吃午饭。

下午两点半钟，他告辞出来，将车停在克莱贝林荫大道，接了两个朋友和一位医生，于三点差五分来到王爷公园。

三点钟，他在沙地上与意大利少校斯皮纳利决斗，头一个回合就削掉了对手一只耳朵。三点三刻，在康篷街俱乐部赌博，赢了一家银行。到五点二十，他从银行提了四万七千法郎。

这一切，他都是不慌不忙地，带着一种傲慢的随意完成的，好像把他的生命带入行动与事件漩涡的活动是他的家常便饭。

“奥克塔夫，”他对司机说，“我们去加尔舍。”

六点差十分，他在新城公园古老的围墙边下了车。

现在，新城庄园虽然被分割成数块，受到破坏，却仍保持着欧仁妮皇后来此小憩时所有的某些风采。园子里古木苍苍，池水涟涟，圣克卢树林展开一望无际的绿荫，风光秀美，别有一番忧郁之美。

庄园很大一部分让给了巴斯德研究院。过了中间辟作公园的部分，再过来便是养老院，它只占了庄园的一小部分。作为一处产业来说，这仍相当大。在养老院周围，建有四幢独立的小房子。

“克塞尔巴赫夫人就住在这儿。”王子远远看见养老院和四幢小房子的屋顶，便寻思道。

不过，他没停下来，而是穿过公园，去了池塘。

突然，他在一丛树后停住步子，看见两个女人手肘支在跨过池塘的小桥栏杆上站在那里。

“瓦尔尼埃和他手下应该在附近。嗨！真没想到，他们藏得这样好。我都白找了……”

两个妇人现在来到苍劲挺拔的大树底下，在草坪上散步。轻风吹得枝叶

微微摇颤。枝叶间露出蓝蓝的天空。空气中飘溢着春天的气息和嫩草新芽的芳香。

在铺满青草，一直下到一池静水的斜坡上，这里那里，团团簇簇，姹紫嫣红地开着各种四五月的小花，有雏菊、三色堇、水仙、铃兰等等。太阳西斜，挨着了地平线。

突然，从一片小树林里，走出三个男人，迎着两个散步的女人走过去。

他们走到她们身边。

才说了几句话，两个女人就显出惊恐之色。一个男子走到一个矮一点的女人面前，想抢过她手中的钱包。

她们吓得惊叫起来。三个男子朝她们扑过去。

“要冲过去正是时候。要末，就没机会了。”王子心想。

于是他冲了过去。

短短十秒钟，他就差不多冲到了水塘边。

三个男子一见他来，赶紧逃跑。

“跑吧，土匪，”他冷笑道，“撒腿逃吧。救星来了。”

他已经拨开腿去追赶。两位女人中的一位求他：

“啊！先生，求求您……我的朋友病了。”

确实，那个矮一点的妇人倒在草地上，晕过去了。

他不安地返回来。

“她没受伤吧？”他问，“那帮混蛋是否……？”

“没有……没有……她只是吓坏了……受了惊……再则……您会明白……这女人是克塞尔巴赫夫人……”

“哦！”他说。

他递过去一瓶嗅盐。年轻女子接过去，立即让女友闻。他补上一句：

“揭开紫晶盖……有一个小盒子，里面有药片。让夫人吃一片……就一片，不要多吃……药力很猛……”

他注视着年轻女人照料她的朋友。她一头金发，相貌很普通，脸盘庄重温柔，表情很生动，即使不笑时脸上也含有一股笑意。

“这就是热纳维耶芙。”他想。

他动情地在心里反复念着：

“热纳维耶芙……热纳维耶芙……”

这时克塞尔巴赫夫人渐渐清醒过来。她先是吃惊，似乎不大明白。接着，她想起来，便颌首向救命恩人致谢。

这时王子深深地鞠了一躬，说：

“请允许我自我介绍……塞尔尼纳王子。”

她低声说：

“我不知怎样向您表示感谢。”

“不表示感谢就是最好的感谢，夫人。要感谢就该感谢偶然的机缘。是偶然的机缘把我引到这边来散步的。我可以挽着您走吗？”

几分钟之后，克塞尔巴赫夫人按响养老院的门铃，对王子说：

“我还要请您帮一个忙，先生。别谈这场袭击事件，好吗？”

“可是，夫人，这是弄清情况的唯一办法……”

“要弄清情况，必须作调查，又会在周围引起一些议论，又是讯问，又是其他麻烦事，我都没有精力应付了。”

王子没有再坚持，向她敬了个礼，问道：

“允许我了解您的情况吗？”

“当然可以……”

她吻过热纳维耶芙，便进去了。

这时夜幕开始降临。塞尔尼纳不愿让热纳维耶芙独自回家，便送她走，可是两人刚走上小路，就见一条人影从暗处出来，迎面向他们走过来。

“奶奶！”热纳维耶芙叫道。

她扑到一个老妇人怀里。那老妇连连吻她。

“啊！我的心肝，我的心肝，发生了什么事？回来这么晚，你原来一直很守时的呀！”

热纳维耶芙作介绍道：

“埃尔纳蒙太太，我祖母。塞尔尼纳王子……”

接着她把刚才的事讲了一遍。埃尔纳蒙太太反复说：

“啊！我的心肝，你一定吓坏了吧！……我不会忘记的，先生……我向您发誓……我可怜的心肝，你一定吓坏了！”

“算了，好妈妈，你放心，有我在呐……”

“是啊，不过有可能吓出毛病的呀……真不知落下什么毛病没有……啊！真可怕……”

他们沿着一道篱笆走。从篱笆上方，隐约可以看出一个种满树的院子，几簇灌木，一幢白房子。

房子后面，在一座接骨木棚子下面，开着一道栅门。

老妇人请塞尔尼纳王子进屋，把他领到一间兼作接待室的小客厅。

热纳维耶芙请王子允许她暂退片刻，去看看学生。这时是学生吃夜饭的时刻。

王子与埃尔纳蒙太太两人留在小客厅里。

老妇人面色苍白，神色忧伤。一头白发从中分向两边，在两边鬓角上卷起一波。她身体健壮，步履笨重，虽然外表一副贵妇派头，骨子里却透出几分粗俗。不过，她的眼睛还是极为慈祥的。

她一边收拾桌子，一边唠唠叨叨地诉说她的担忧。塞尔尼纳王子走近她，双手捧住她的头，在一边面颊亲了一下。

“喂，老妈妈，你好吗？”

她愣在那儿，目瞪口呆。

王子又笑着吻她。

她嘟嘟囔囔地说：

“你！是你！啊！耶稣—马利亚……耶稣—马利亚……这是真的吗？……耶稣—马利亚！……”

“我的好维克图瓦！”

“别这样叫我。”她打了个哆嗦叫道。“维克图瓦死了……你的老乳母不存在了。我现在完全属于热纳维耶芙……”

她再把声音压低一点说：

“啊！耶稣……我在报上读到你的名字……那么说，这是真的，你又重操旧业了？”

“一点不错。”

“可你曾向我保证洗手不干了，永远离开那邪门歪道，做个正派人。”

“我试过。试了四年……你总不会说这四年听人说起过我吧？”

“那么？”

“很好解释，我厌倦了。”

她叹了口气：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一点也没变……啊！这下完了，你永远也不会变……这样说来，你卷进了克塞尔巴赫案件？”

“当然！不然，我也不会让人在六点钟袭击克塞尔巴赫夫人，来给我制造一个机会，演出从我的人手里勇救美人的好戏。我既然救了她，她就不得不接待我。我在她心中就有了位置。这一来，我就可以一边保护那寡妇。一边留心周围的动静。啊！你要我怎么办？我的生活不允许我整天闲逛，献些小殷勤，慢慢凭甜言蜜语来获得别人的欢心。我只能依靠戏剧性的情节，靠突然的胜利来达到目的。”

她惊骇地看着他，喃喃说道：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这一切都是演戏……可是……热纳维耶芙……”

“嗨！我是一箭双雕。我设下勇救美人的计策，就是冲她们两人来的。你想想，我要与这女孩建立亲密的感情，需要花不少时间，要作出很大努力。也许到头来，这些时间都是浪费，努力都是白搭。在她看来，我原来是什么人？以后会成为什么人？只是一个陌生人……一个局外人而已。而现在我是救命恩人。过一个钟头，……会成为她的朋友。”

她浑身打起哆嗦来。

“这么说……你没有救热纳维耶芙……这么说，你要把我们都牵进你的案子……”

突然，她一阵愤慨，双手扳住他的肩膀，说道：

“喂，不行。你明白吗，我受够了？有一天你把这小姑娘领来交给我，说：‘喏，我把她交给你……她父母都死了……你就收下她，守护她吧。’这样，她就到了我这里，由我守护。你要打什么歪主意，我不答应，我要保护她。”

她稳稳地站着，两手攥得铁紧，面容坚毅，似乎随时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事情。

塞尔尼纳王子不慌不忙，把扳着他的两只手一只一只掰开，反过来扳着老妇人的肩膀，把她推到一把扶手椅上坐下，然后低着头，冷静地对她说了一声：

“嘘！”

她立即顶不住，哭了起来，双手合十站在塞尔尼纳面前，说：

“求求你，让我们安静。我们本来过得这样幸福！我原以为你把我们忘了。每过去一天，我都感谢老天保佑。是啊，……我是很爱你。可热纳维耶芙……你看到了，我都不知道会为这孩子干出什么事来。她在我心上占去了你的位置。”

“我看出来了。”他笑道，“你会高高兴兴把我打发到魔鬼那里去。好了，废话够多了！我没有时间可以浪费。我得跟热纳维耶芙谈谈。”

“你要跟她谈？！”

“是啊！这难道是罪过？”

“你要跟她说什么？”

“一个秘密……一个重要……很激动人心的秘密……”

老妇人听了一惊：

“也许，会让她痛苦？啊！我什么都担心……我为她事事担心……”

“她来了。”他说。

“没有，还没来。”

“来了，来了，我听见了……擦干眼泪，理智一点儿……”

“听我说，”她匆匆说道，“听我说。我不知道你要对她说什么话，透露什么秘密，你不了解这孩子……可我了解她，我告诉你，热纳维耶芙生性勇敢、坚强，可是很容易动感情。你说话当心点……不然你会伤害她的感情……别让她猜到……”

“为什么。我的上帝啊？”

“因为她和你不是一类人。她是另一个世界的人……我说的是道德上的另一个世界……有些事情你现在不明白。你们两个中间，隔着越不过的障碍……热纳维耶芙思想纯洁，高尚……而你……”

“而我？”

“而你，你不是个老实人。”

三

热纳维耶芙风风火火地闯进来，样子很是迷人。

“所有孩子都在宿舍里。我有十分钟的休息时间……喂，奶奶，怎么啦？你这么一副怪样子……还在为那件事后怕吗？”“不是，小姐。”塞尔尼纳说，“我想，我已经使您祖母放心了。只是我们说起您的事，您的童年。您祖母似乎一扯起这个话题就免不了激动。”

“说起我的童年？……”热纳维耶芙说，脸红了，“……啊！奶奶！”

“小姐，您别责怪她。我们是偶然扯起这方面的事的。我过去经常从您童年生活的小村庄经过。”

“阿斯普莱蒙？”

“阿斯普莱蒙，尼斯附近……您住在那儿一座新房子里……雪白的房子……”

“是啊，”她说，“雪白的房子，窗框上漆了蓝边……我那时很小，因为我离开阿斯普莱蒙时才七岁。不过那时的事情，再细小的，我都记得起来。连阳光照在白墙上的反光，花园尽头桉树的阴影，我都没有忘记……”

“小姐，花园尽头有一片橄榄树，一株橄榄树下，有一张桌子，天热时你母亲就在上面工作……”

“是的，是的，”她十分激动地说，“我呢，就在旁边玩耍……”

“我就是在那儿见过你母亲几次……我刚才一见到您，就想起她的样子……不过您比她更快乐，更幸福。”

“的确，我可怜的母亲是不幸福。我出生当天，父亲就死了。母亲万分悲痛，泪流不止。我至今还保留着一块手帕。我小时就用它来给母亲擦眼泪。”

“一块小手帕，印着粉红色的花。”

“什么！”她不胜惊讶地说，“您知道……”

“有一天，您安慰母亲的时候，我正好在那里……您的样子是那样懂事，那场面我记得清清楚楚。”

她专注地看着他，几乎是自言自语地低语道：

“是啊……是啊……我觉得……您的眼神……还有您的声音……”

她垂下眼帘，凝神思考，似乎在努力捉住一个一闪而过的回忆，却没有成功。过了一会，她又问：

“这么说，您认识我母亲？”

“在阿斯普莱蒙附近我有一些朋友。我就是在他的家遇到您母亲的。最后一次，我觉得她更忧伤了……更苍白。等我再一次去……”

“就完了。对吗？”热纳维耶芙说……“是啊，她去得太快了……就几个星期……把我孤单一人留给一些看护她的邻居……一天早上，大家把她送走了……当天，我睡着了，来了一个人，把我抱在怀里，拿被子裹着……”

“一个男人吧？”王子问。

“对，一个男人。他轻轻地跟我说话，十分温和……他的声音听起来很舒服……他把我抱到大路上。夜里坐在汽车里，他一面摇晃我，一面给我讲故事……用他那好听的声音……好听的声音……”

她渐渐收住话，再次望着他，不过更专注，显然是在努力抓住转瞬即逝的印象。

他问她：

“后来呢？他把您送到哪儿去了？”

“这以后，我就记不清楚了……好像我睡了几天……醒来已经是在一个旺代小镇。余下的童年我是在那里的蒙特居村度过的。是伊泽罗大伯大妈养育了我。他们都是老实人。他们对我的关心和呵护，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他们也死了？”

“是的，”她说，“当地流行伤寒病……我是后来才知道的……他们一病倒，我就像第一次那样，深更半夜，被人用被子裹着带走了。只不过我长大了一些，我拚命挣扎，想叫……他不得不用围巾捂住我的嘴。”

“那时您几岁？”

“十四岁……四年以前。”

“这么说，您可以认出这个人？”

“认不出。他遮住了自己的脸，而且没有说一句话……不过我一直认为，他就是第一次送我来的人……因为我记得他对我和原来一样关心，动作一样认真、小心。”

“以后呢？”

“以后，我又和前次一样，记不起来了，睡着了……这一次我似乎病了，发烧……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间明亮干净的房间里。一位白头发老大妈俯身望着我，朝我微笑。她就是奶奶……房间，就是上面我住的那间。”

她的脸又变得高兴起来，焕发出漂亮的光彩，笑着把这番话说完：

“就这样，埃尔纳蒙太太发现我在她家门口，似乎睡着了；就这样，她收留了我，成了我的祖母；就这样，阿斯普莱蒙的小姑娘受了一些苦以后，尝到了平静日子的快乐，开始教一些姑娘学语文算术……这些姑娘不听话，懒惰，但我很爱她们。”

她欢快地说着，声调又轻松又审慎，可以感到她有理性，性格沉稳。

塞尔尼纳听她说着，越来越惊讶，也没有试图掩饰自己的不安。

他问道：

“那以后，您一直没有听人说到他，那男人？”

“从来没有。”

“您要再见到他，会不会乐意？”

“乐意，很乐意。”

“那么，小姐……”

热纳维耶芙一颤：

“您莫非知道什么事情……也许知道真相……”

“不……不，只不过……”

他站起身，在房间里踱着。隔一会儿，他的目光就要停留在热纳维耶芙身上，似乎就准备更明确地回答向他提出的问题了。可他会不会说呢？

埃尔纳蒙太太焦急地等着他说出秘密。只有说出来那姑娘才会安心。

他又走回热纳维耶芙身边坐下，仍然显得犹豫不决。到后来，他终于说：

“不……不……我冒出一个想法……记起一件往事……”

“一件往事？……那么？”

“我弄错了。您说的事情中有些细节让我记错了。”

“您肯定记错了。”

他迟疑了一下，然后肯定道：

“绝对肯定。”

“唉！”她失望地说，“……我原以为，……您认识……”

她没有说完，期待他作出回答，但又不敢明确提出来。

他没有说话。她不便执意逼他回答，便向埃尔纳蒙太太侧过身。

“晚安，奶奶，我那些小家伙该上床了。不过我不亲亲她们，她们都睡不着。”

她把手伸给王子。

“再次感谢……”

“您要出去？”他立即问。

“请原谅，只好请奶奶送送您了……”

他向她鞠了一躬，又吻了她的手。她走到门口，打开门时，又回过头来，嫣然一笑。

然后就出门不见了。

王子听着她的脚步声远去。他没有动，一张脸因为激动而变得苍白。

“怎么，”老妇人问，“你没讲？”

“没讲。……”

“这秘密……”

“以后再讲吧……今天……怪得很……我讲不出来。”

“未必有那么难开口？她不是也感觉到你就是两次把她带走的陌生人？……只要一句话就够了……”

“以后吧……以后……”他说，又完全恢复了自信。“你很清楚……这孩子才认识我……我首先必须取得受她爱戴亲热的权利……等我给她提供了一种美妙的生活，她应该享受的生活，就像童话中仙女过的那种日子，再来告诉她吧。”

老妇人摇摇头。

“恐怕你弄错了……热纳维耶芙不需要美妙的生活……她的要求不高。”

“女人有的要求她都有。财富、奢华、获得快乐的能力，这些东西，任

何女人都不可能不看重的。”

“不，热纳维耶芙就不看重。你最好……”

“我们以后会看出来的。眼下，你就让我干。放心吧。我不会像你所说的那样，让热纳维耶芙卷进我的事情。以后她几乎不可能见到我……只不过，总得接触接触才行……就这样，……再见。”

他从学校里出来，朝自己的汽车走去。

他很高兴。

“她很可爱……那么温柔，那么端庄！眼睛跟她母亲一样。那眼神叫我看了心疼得落泪……上帝啊！这一切是多么遥远了！这回忆是多么温馨呀！……稍微忧伤了点，可是这么漂亮！”

于是他大声说：

“当然，我会努力让她幸福的。而且马上就要做到！从今晚起就做到！很好，从今晚起，她就有了个未婚夫！对于年轻姑娘，这难道不是幸福的条件？”

四

他回到大马路自己的汽车上。

“回家吧。”他对奥克塔夫说。

到家后，他要了纳伊伊的电话，向他称为大夫的朋友发了指示，然后换了夜礼服。

他在康篷街俱乐部吃了晚饭，在歌剧院消磨了一个钟头，又回到汽车上。

“奥克塔夫，上纳伊伊，去找大夫。几点钟了？”“十点半。”

“啊呀，快走！”

十分钟以后，汽车开到英克曼大马路尽头，在一所单独的别墅前面停下，鸣了几声喇叭，大夫便下来了。王子问他：

“那人收拾好了？”

“包好了，捆好了，封好了。”

“保险吗？”

“十分保险。如果按您电话吩咐的办，警察摸风不到。”

“这是他们的职责。把他弄上车吧。”

他们把一个长条形口袋搬上车。口袋鼓鼓突突像个人形，似乎相当沉……

王子说：

“奥克塔夫，去凡尔赛，维莱纳街，两皇帝旅馆。”

“这是家不三不四的旅馆，我熟悉。”大夫提醒道。

“你以为我不明白？在我看来，这活儿很难办……不过见鬼，我这个位子，就是拿一笔大财给我，我也不会换！谁说生活单调乏味呢？”

两皇帝旅馆……走一条泥泞小路，下两级台阶，就进了一条走廊，里面点着一盏灯。

塞尔尼纳用拳头擂一扇小门。

一个侍者出来开了门。是菲利普。今早，塞尔尼纳就是给他布置了任务，让他注意热拉尔·博普莱的电报。

“他还在吧？”王子问他。

“在。”

“绳子呢？”

“结都打好了。”

“他盼望的电报收到没有？”

“喏，在这儿，叫我截下了。”

塞尔尼纳抓过蓝色电报纸，念了一遍。

“好家伙，”他满意地说道，“正是时候。人家通知他明天寄一千法郎来。好啊，命运照顾我。现在是十二点差一刻。再有一刻钟，那可怜家伙就要寻死了。菲利普，领我走吧。大夫，你留在这儿。”

菲利普持一支蜡烛，领着王子上了四楼，踮着脚，轻轻在一条低矮发臭，开了几眼天窗的走廊里行走，来到一道木梯脚下。那里原有一块地毯，已经朽烂不堪。

“没人听见我来了吧？”塞尔尼纳问。

“没人听见。两间房子是单门独户，不与别的房间相通。不过您别弄错了，他在左边房间。”

“好。现在，你下楼吧。到十二点，大夫，奥克塔夫和你把那人搬上来，在这儿等着。”

木梯有十级。王子极为小心地爬上去……上面是楼梯平台和两张房门……塞尔尼纳足足花了五分钟，才打开右边的房门，没弄出一丝声响。

房里的黑暗中有一团亮光。他摸索着走进去，为了避免碰到一把椅子，就朝光亮走去。光亮来自隔壁房间，是从一道破幔子遮着的玻璃门透过来的。

王子拉开幔子。门上嵌的是毛玻璃，但这里那里开了口子，把眼睛贴上去，就可以清清楚楚看见隔壁房间发生的一切。

房里有一人，正好面对着这边，坐在一张桌子前。他就是诗人热拉尔·博普莱。

他就着烛光在写什么。

他头上，从天花板一只钩子上，吊下来一根绳子。绳子尽头打了个活结。城里哪家的挂钟轻轻响了一声。

“十二点差五分。”塞尔尼纳想道，“……还有五分钟。”

年轻人仍未停笔。过了一会儿，他放下笔，把写好的十来张纸叠整齐，重读一遍。

看来他读得并不高兴，因为他脸上掠过一丝不满意的表情。他抓着手稿三两下撕了，把碎纸片拿在烛火上点燃烧了。

然后，他在一张白纸上狂乱地写下几个字，签上名，站起身。

可是，他一抬头，看见离头顶十时左右的绳结，打了个寒噤，一下就僵了。

塞尔尼纳清楚地看见他苍白的面孔，瘦削的面颊。他两只拳头握得紧紧的，使劲抵着腮帮子。一滴眼泪，一滴悲痛的眼泪滚出来，在脸上慢慢地流淌。他凝视着空中，眼中充满哀伤，十分吓人，仿佛已经看到了那可怕的死亡。

他的脸是那样年轻！面颊还是那样柔嫩，没有一丝皱纹！他的眼睛是那样蓝，像东方的青天那样碧蓝。

午夜十二点……午夜十二点那悲壮的钟声敲响了。多少绝望的人把他们人生的最后一秒钟寄托在这十二响钟声之中！

敲到十二响，年轻人又站起来，这一次勇敢地看着那不祥的绳结，没有

颤抖。他甚至竭力显出微笑。那是死囚临死前显出的可怜的，无奈的笑容。

他立即登上椅子，一手抓住绳子。

他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倒不是犹豫不决或者缺乏勇气，而是在作出那要命的动作之前，他要让自己在世上再待最后一瞬间，再宽限自己一分钟。

他打量着可悲的命运让他居住的这间陋室，打量着肮脏的壁纸，破烂的床铺。

桌上没有一本书：一切都卖光了。没有一张照片，没有一个信封！他父母双亡，举目无亲……他生活中还留恋什么？什么也不留恋。什么人也不想。

他猛一下把头伸进活结，扯紧绳子。

两脚一蹬，椅子翻倒了。他悬在空中。

五

十秒钟，二十秒钟过去了。可怕的二十秒钟，永恒的二十秒钟……

身体抽搐了两三下。双腿本能地寻找支撑点。然后，什么也不动了……

又过去了几秒钟……嵌了玻璃的小门打开了。

塞尔尼纳走了进来。

他不急不忙，抓起年轻人签了名的那张纸，念道：

我活腻了，又疾病缠身，身无分文，渺无希望，只好走了绝路。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

热拉尔·博普莱于四月三十日

他把纸放在桌上显眼的地方，把椅子扶起来，放在年轻人脚下。然后站上桌子，一手抱住年轻人的躯体，一手松开绳套，从年轻人头上取出。

年轻人的身体在他手臂上弯下来。他把年轻人放在桌上，跳下地，又把他移到床上，让他平躺着。

然后，他又冷静地微微打开房门，小声说：

“你们三人来了吗？”

木梯脚下，离他不远的地方，有人回答：

“来了哩。要把包裹弄上来吗？”

“弄上来！”

他举起蜡烛，给他们照路。

那三人抬着捆在包里的人，吃力地爬上楼来。

“把他放在这儿。”他指着桌子说。

他用一把小刀割断捆着袋子的绳子，露出一条白毯子。他把毯子打开。

里面，是一具尸体。皮埃尔·勒迪克的尸体。

“可怜的皮肤尔·勒迪克，”塞尔尼纳说，“你死得这么早，永远不知道你失去了什么！小伙子，如果你不死，我会使你前程远大。现在，我们无需你效劳了……来吧，菲利普，爬上桌子；奥克塔夫，你站上椅子，扶起他的头，套进绳套。”

两分钟以后，皮埃尔·勒迪克的身子就吊在绳子上摆动起来。“很好。再没有比换尸更难的事了。现在你们可以走了。你，大夫，明早再上这儿来，告诉店里热拉尔·博普莱自杀了。听清了吗，热拉尔·博普莱。这是他的遗书。你让人去请法医和警察分局长。要安排好，别让他们发现死者断了一截指头，脸上有疤痕……”

“这容易。”

“你要口授，让他们立即写下检验记录。”

“这容易。”

“最后，要防止他们把尸体送到陈尸所，让他们当场就开出准葬证。”

“这事难办一点。”

“试一试吧。你检查那个了吗？”

他指着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年轻人。

“检查了。”大夫肯定说，“呼吸恢复正常了。可是还有很大危险……颈动脉有可能……”

“这一点没有任何危险……他要多久恢复知觉？”

“再过几分钟。”

“好。啊！你现在还不能走，大夫。留在下面。你今晚的角色还没演完。”

他们都离开后，王子点燃一支烟，不慌不忙地吸起来，朝空中吐出一个蓝色的小烟圈。

一声叹息把他从遐想中拉回现实。他走到床边。年轻人开始动了，胸脯急剧地起伏，就像一个人睡着了做恶梦时的样子。

他把手移到喉部，好像觉得疼似的。这个动作使他猛一下坐起来，气喘吁吁，一副受了惊吓的样子……

于是他看到塞尔尼纳站在他对面。

“您！”他不明白，嗫嚅着，“您！……”

他吃惊地打量塞尔尼纳，好像打量一个幽灵。

他又摸喉咙，颈子……突然，他嘶哑地叫了一声，惊恐地睁大眼睛，头发恐怖得直立起来，身子像树叶一样发抖！原来是王子闪开了，他见到了绳子上吊着的尸体。

他一直退到墙壁。这人，这个吊死鬼就是他！就是他本人。他死了，他见到自己死了！这是死亡之后所作的恶梦？……是人已经死了，但残存的部分生命致使混乱的大脑产生的幻象？……

他挥动两臂扑打空气。有一阵他似乎是在抗拒那可恶的幻象。接下来，他精疲力竭，再次垮了，昏了过去。

“好极了，”王子冷笑道，“感情容易冲动……易受感动……现在，脑子又乱了……好，时机正好……要是二十分钟内不办好，他会溜走的……”

他推开连通两个阁楼间的门，又走回床边，抱起年轻人，放到另一间房子的床上。

然后他用凉水打湿年轻人的太阳穴，又让年轻人吸了嗅盐。

这一次，年轻人很快就清醒了。

热拉尔怯生生地睁开眼皮，抬眼望着天花板。幻象消失了。

不过家具的摆设，桌子和壁炉的位置，还有一些细节都让他吃惊。接着他又记起了他的行为……喉咙又觉得疼痛……

他问王子：

“我做了个梦，对吗？”

“不对。”

“怎么，不对？”

突然，他记起来：

“啊！是真的，我想起来了……我想死……甚至……”

他不安地低头问：

“可是其余的东西呢？是幻觉？”

“什么幻觉？”

“那人……绳子……这些，是梦吗？……”

“不是，”塞尔尼纳肯定地说，“这也是事实……”

“您说什么？您说什么？哦！不……不……我求求您……我要是还没醒，您就唤醒我吧……不然我就去死！……不过我已经死了，对吗？我作了个恶梦，梦见一具尸体……啊！我感到理智离我而去……我求求您……”

塞尔尼纳轻轻地把手放在年轻人头顶上，俯身对他说：

“听我说……听我说，听明白我的话。你还活着。你的肉体 and 思想是同一的，没死。但是热拉尔·博普莱死了。你听明白了，对吗？名叫热拉尔·博普莱的那个社会的人已经不存在了。你把他勾销了。明天，户籍本上你原来的名字旁边，会写上一个批注：‘逝世’，并附有死亡日期。”

“您说谎！”年轻人吓坏了，嘟嘟囔囔说，“说谎！因为我活着，我，热拉尔·博普莱！……”

“你不是热拉尔·博普莱。”塞尔尼纳说。

他指着打开的门：

“热拉尔·博普莱在那边，在隔壁。想去看看吗？吊在你挂的那根绳子上。桌子上放着你写的遗书。这一切都是合乎规则的，是确凿无疑的。这个意外的不可挽回的事实是无法改变的：热拉尔·博普莱不存在了！”

年轻人先是昏头昏脑地听着，后来慢慢冷静下来。既然事实并没有那么悲惨，他也就听得进去了。

“那么？”

“那么，我们聊一聊……”

“对呀……对呀……聊一聊……”

“来支烟？……”王子说，“……你接受？啊！我看出来，你又恢复了生气。太好了，我们会相互理解的。而且很快就会理解。”

他点燃年轻人衔着的烟，又点燃自己嘴上的那根，立即进入谈话，言简意赅地把话挑明：

“已故的热拉尔·博普莱，你原来活腻了，疾病缠身，身无分文，渺无希望……现在，你愿意做个身强力壮、腰缠万贯、有权有势的人么？”

“我听不明白。”

“很简单。命运叫你碰到了我。你是个年轻英俊的小伙子，聪明内秀，又能写诗。而且你十分诚实正直。你想不通走绝路的行为就证明了这一点。这些品质集于一身，是很少见的。我很看重这些品质……我要拿来为我所用。”

“可它们是无法出卖的。”

“傻瓜！谁跟你说买卖了？留住你的良心。这是个珍宝。我正是为它才救你的。”

“那您要我什么？”

“要你的生命！”

他指着年轻人勒痕犹在的喉咙：

“你的生命！你不善于使用的生命！你糟蹋了的，浪费了的，毁坏了的生命！而我打算按照高贵、美好而远大的想法，重新塑造你的生命。孩子，

你要是窥见我的内心想法有多深，会要头晕的……”

他捧住热拉尔的头，用夸张的讥讽口气继续说：

“你自由了！没有羁绊了！姓名带来的压力不必承受了！社会像把烧红的烙铁压在肩膀上把这个注册号码印在你身上，现在你把它抹去了。你自由了！在这个各人都带着标签的奴隶社会里，你要么可以来去自由，无人看见，无人知晓，就像掌有吕底亚国王盖吉兹的戒指……要么选出你中意的标签！听明白了吗？……对一个艺术家，对你来说，只要你愿意，就代表了一笔巨大的财富，你明白吗？一个纯洁的生命，崭新的生命！你的生命，就是一团蜡，你有权按照理智的忠告或者想象力的心血来潮，随意塑造出什么模样。”

年轻人作了个厌倦的动作。

“啊！这笔财富，您要我拿了作什么用？至今我拿它作了什么？什么也没作。”

“把它给我。”

“您又能拿它作什么用？”

“什么都能作。就算你不是个艺术家，我也是！而且是个热情充沛、孜孜不倦、百折不回、精神饱满的艺术家。就算你没有圣火，我有！你在哪儿失败了，我就在哪儿成功！把你的生命给我吧。”

“您这是空话。空头许诺！……”年轻人叫起来，脸色十分激动……“空头想法！我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我知道自己懦弱，心灰意冷，知道自己的努力碰了壁，知道自己的种种不幸。为了重新开始生活，我首先得有一种意志……”

“我有……”

“得有一些朋友……”

“你会有的！”

“得有经济来源……”

“我会给你的，而且那是什么样的来源啊！你只管汲好了，就像在汪洋大海里汲水一样。”

“可您究竟是谁呢？”年轻人茫然问道。

“对别人来说，我是塞尔尼纳王子……对你来说……有什么关系！我比王子、比国王，比皇帝还要重要。”

“您到底是谁？……您到底是谁？”博普莱结结巴巴问道。

“主宰……想到什么就能做到什么的人……行动……意志、能力都不受局限的人。世上最富有的人没有我富，因为他的财富是属于我的……世上最强大的人没有我强大，因为他的力量是为我所用的。”

他又捧住年轻人的头，直视他的眼底：

“愿你跟我一样富有……一样强大……这是我向你提供的幸福……这是生活的甘甜……这是给你诗人头脑的安宁……这也是光荣。你接受吗？”

“接受……接受……”热拉尔被逮住，被说服了，立即低声回答，“……我该做什么呢？”

“什么也不必做。”

“可是……”

“什么也不必做，我告诉你。我的计划是以你为基础，但你并不重要。你不必演什么主要角色。眼下，你只是一个配角……甚至配角也不是！你只是我手里的一粒棋子。”

“那我干什么呢？”

“什么也不干……或者写诗吧！随意吧。你会有钱。可以享受生活。我甚至不会管你。我再跟你说一遍，在我的计划里，你不扮演角色。”

“那我是谁呢？”

塞尔尼纳伸手指着隔壁房间：

“你顶替他。你就是他。”

热拉尔又愤怒，又厌恶，浑身发抖。

“不！那个死人……再说，这是一起罪行……不，我要一个新的生命，专为我创造的，想象的生命……一个无人知道的名字……”

“你就是那人，我跟你说。”塞尔尼纳叫道，果断而威严，叫人不听……“你就是那人，不是别人！就是那人，因为他的命运非常好，名字非常有名，因为他传给你的遗产比高贵和自尊要古老十倍。”

“这是一起罪行。”博普莱嘀咕道，又晕了过去……

“你就是那人。”塞尔尼纳吼道。从未见过他这么凶。“你就是那人！不然就变回博普莱。对博普莱，我有权让他生或者死。你选择吧。”

他抽出枪，上了子弹，对准年轻人。

“选吧！”他重复一遍。

他的面孔冷酷无情，热拉尔怕了，倒在床上抽泣起来。

“我想活！”

“你是肯定地想，不再后悔了？”

“是的，一千个是的！我做了这可怕的尝试后，想起死就害怕……做……做什么都行，总比死要强！……做什么都成！……痛苦……饥饿……疾病……种种折磨，种种恶行……如果必要，杀人也行……就是别叫我死。”

他疯狂而焦急得直打哆嗦，似乎强敌仍在周围转悠，他觉得自己软弱无力，逃不出敌人的魔爪。

王子紧追不舍，用热情的声音，抓住这只猎物，压在身下：

“办不到的事，我不会要你做。坏事，更不会让你干……即使出了什么事，也由我来负责……不，不会叫你杀人……最多，就是受一点痛苦……流一点血。死的滋味都尝到了，这点痛苦又算什么呢？”

“吃点苦我不在乎。”

“那么，我们说干就干！”塞尔尼纳说，“说干就干！十秒钟的痛苦，事情就完了……十秒钟，那人的生命就属于你了……”

塞尔尼纳拦腰抱起热拉尔，放到一张椅子上坐着，然后抓起他的左手，五指分开，平放在桌上，又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刀子，按在他小指的一二节之间，命令：

“砸呀！你自己砸！一拳砸下去，就完事了！”

他抓起热拉尔的右手，试图让它像锤子一样，朝左手砸下去。

热拉尔怕得缩作一团，浑身直抽搐。他明白了。

“不！绝不！”他含糊地说。

“砸！只一下，事情就完了。只一下，你就和那人一样，谁也认不出你了。”

“他叫什么名字……”

“先砸……”

“不！啊！多么可怕的酷刑……我求求您……以后再……”

“现在……我希望现在就办……必须现在办好……”

“不……不……我办不到……”

“傻瓜，砸吧。砸下去，财富、光荣、爱情，什么都有了。”

热拉尔心一横，举起拳头：

“爱情……是啊……为这个，我砸……”

“你会爱上一个女人，她也会爱你。”塞尔尼纳说，“你的未婚妻在等你呐。是我选定的。她是最纯洁、最漂亮的姑娘。可你得征服她。砸吧？”

热拉尔硬起手臂，准备一拳砸下来。可是他的本能更厉害。一股超自然的力量使他缩起身子，猛一下挣脱塞尔尼纳的怀抱，逃走了。

他像疯子一样跑进隔壁房间，一见那可怖的情景，吓得大叫一声，又跑回桌边，扑通一下跪在塞尔尼纳跟前。

“砸吧！”塞尔尼纳又把他的五指分开按在桌上，把刀子压在小指上。

接下来的事都是下意识进行的。年轻人脸色铁青，目光惊恐，机械地举起拳头，狠砸下去。

“啊！”他痛得大叫一声。

那一截小指头断开了。鲜血流了出来。他第三次昏了过去。

塞尔尼纳看了他几秒钟，轻轻地说：

“可怜的孩子！……我会补偿你的，而且是百倍补偿。我从不让人家吃亏的。”

他走下楼，找到大夫，低声说：

“事情完了。该你去……上去吧，在他右脸上割一刀，和皮埃尔·勒迪克的一样。两人的疤痕必须一样。过一个钟头我来接他。”

“您去哪儿？”

“吸点新鲜空气。我的心跳得厉害。”

他在外面走了好久，又点燃一支烟。

“这一天不错。”他寻思，“忙了点，累了点，可事儿办了不少。真不少哩。我现在成了多洛莱·克塞尔巴赫和热纳维耶芙的朋友；又造出一个新皮埃尔·勒迪克，既酷似真的，又完全听我安排；最后，我又为热纳维耶芙找了个郎君。他可不是随便可以找到的平常货。现在我的事儿完成了，春种秋收，只等摘果了。勒诺尔曼先生，该你们干了。我都准备好了。”

想到被他的许诺迷住心窍的可怜家伙，他又寻思道：

“只是……有一个问题……我完全不知道皮埃尔·勒迪克原来是什么人，就好心让这个年轻人顶替了他。这事有点伤脑筋……因为，毕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皮埃尔·勒迪克的父亲不是屠夫！……”

四 勒诺尔曼先生着手工作

—

五月三十一日，一早，各家报纸就发表文章，指出亚森·罗平在致勒诺尔曼先生的一封信中宣布今天救出接待员热罗默。其中一家报纸概括了这天的形势：

豪华大旅馆的惨案是四月十七日发生的。从那以来发现了什么？毫无发现。

警方掌握了三个痕迹：烟盒、L 和 M 那两个姓名打头的字母，留在旅馆总台的一包衣服。从它们中找出了什么线索！什么线索也没找到。

警方似乎怀疑二楼的一个房客。他的离去显得可疑。找到他没有？确定他的身份没有？否！

因此，时至今日，惨案仍和最初一样，是一片混沌，迷雾重重。

更有甚者，有人告诉我们，说警察总监与其部下勒诺尔曼先生失和；若不是得到内阁总理的有力支持，勒诺尔曼先生早几天就已辞职。如果是那样，克塞尔巴赫遇害案就会由保安局副局长、勒诺尔曼先生的私敌韦贝先生负责侦破。

总之，侦破工作一片混乱，呈无政府状态。

而作为对立面，亚森·罗平则充满活力，在想方设法，锲而不舍地活动。

我们的结论呢？结论很简短：今天，五月三十一日，亚森·罗平将如他预先宣称的那样救出同伙。

这个结论，在其它报纸上也可以读到。这也是公众早已接受的结论。而且，我们应该认为，这个威胁在高层也起了作用，因为警察总监和保安局副局长韦贝先生在司法大楼和犯人在押的卫生检疫所监狱采取了严密的保安措施。勒诺尔曼先生据说病了，没有视职。

为了面子，司法当局这一天不敢中断福尔默里先生每日例行的审讯，只不过从监狱到司法大楼所在的大马路，每一条街巷都配置警力严加防备。

叫所有人惊讶的是，五月三十一日安然过去。预告的越狱并未发生。

不过这一天确实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囚车经过的路上，一些有轨电车、马车和卡车堵在一起，而且囚车的一只轮子莫名其妙地碎了。这表明越狱计划开始执行了。不过这个企图没有得到实现。

因此，这就意味着越狱失败了。公众几乎失望了。而警方则大吹大擂，得意洋洋。

然而，第二天，星期六，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在高等法院，在各家报纸编辑部流传开来：接待员热罗默不翼而飞了。

这可能吗？

尽管各家报纸的号外确认了这个消息，公众还是拒绝相信。不过，六点钟，《晚间快报》发表的一则短文表明这是正式消息：

本报收到一封署名亚森·罗平的信函。信上盖的特别印章与亚森·罗平近来写给新闻媒介的信函相同，证明此函并非伪造。兹将信文刊发如下：

社长先生：

昨日未守诺言，谨向公众致歉。在最后一刻，我才发现五月三十一日是星期五！我能在星期五把一个朋友营救出来吗？我想我不能承担这个责任。

我平常十分坦率，可我不能在此透露实施计划的方式，因此也要请公众原谅。我的方法是那样巧妙，又是那样简单，以致我担心说出来，会给坏人以启发。等到我能说出来

的那天，大家会大吃一惊的！大家会问，就这么简单？是呀，就这么简单，可是必须想得出来。

社长先生，谨致以崇高……

亚森·罗平

一个钟头以后，勒诺尔曼先生接到一个电话：内阁总理瓦朗格莱先生请他去内务部。

“亲爱的勒诺尔曼，您的气色多好！而我还以为您病了，不敢打搅您哩！”

“总理先生，我没有病。”

“那么，您不上班，是赌气啦！……您的脾气总是这么坏。”

“总理先生，我承认，我是脾气坏……但说我赌气，倒不至于。”

“可您呆在家里不上班！而亚森·罗平利用这个机会救出了同伙……”

“难道我还能阻止他？”

“怎么？亚森·罗平的诡计很一般。照他平常的作法，他预先宣布了越狱的日子，大家都信以为真，到了这天，他像模像样地作了一次越狱的企图，没有成功，到第二天，等大家都不再想这件事的时候，啪啪啪，鸟儿飞走了。”

“总理先生，”保安局长严肃地说，“亚森·罗平办法很多。他决定干的事，我们无法阻止。越狱肯定成功，毋庸置疑。我宁愿袖手旁观，……让他们去遭人嘲笑。”

瓦朗格莱冷笑道：

“眼下，警察总监和韦贝先生肯定高兴不起来……可是，勒诺尔曼，您能不能给我解释……”

“总理先生，我所知道的，就是越狱是在高等法院发生的。犯人被一辆囚车带到福尔默里先生的办公室……但他没有走出高等法院，下落不明。”

“真是惊人。”

“是惊人。”

“没有发现什么吗？”

“发现了。预审室那边的走廊不寻常地挤满了看守、犯人，律师和执达员。事后调查发现这些人都接到了伪造的通知，在同一时刻到庭。另一方面，所谓传唤他们的法官那天没有一个来到预审室，原来他们那天也接到伪造的检察院通知，被派到巴黎各个角落，甚至到郊区去了。”

“就这些。”

“不止。有人看见两个城市自卫队的士兵和一个犯人走过一重又一重院子。外面，有一辆出租马车等着。他们三人都上了车。”

“勒诺尔曼，您是怎么推测的？您的看法如何？”

“总理先生，我推测，那两个城市自卫队的士兵是他们一伙的，趁着走廊里一片混乱，替下了真正的看守。我的看法，就是这次越狱之所以成功，全在于时机是那么独特，情节是那么离奇，以致我们不能不承认，司法系统有他们的内应，已经是不能容忍的事实了。在法院，在别处，亚森·罗平都安插了人，使得我们的打算处处落空。在警察总署，在我身边，都有他的人。这是个严密的组织，比我领导的机构要能干一千倍，大胆一千倍，灵活善变一千倍。”

“勒诺尔曼，您能忍受吗？”

“不能。”

“那么，从这个案子发生以来，您为什么表现这么消极呢？您干了什么

来对付亚森·罗平呢？”

“我在为战斗作准备。”

“哦！很好！您在作准备，他则在行动。”

“我也在行动。”

“这么说，您知道一些事情？”

“很多事情。”

“什么？说出来听听。”

勒诺尔曼先生拄着手杖，在宽敞的办公室里沉思地踱了几步，然后在瓦朗格莱对面坐下，用指尖掸掸橄榄色礼服的领饰，把鼻梁上的银边眼镜架稳，便毫不含糊地说道：

“总理先生，我手上有三张王牌。首先，我知道亚森·罗平眼下用的是什么假名。他用假名住在奥斯曼大马路，每天接见同伙，发号施令，指挥那一帮手下。”

“可是，他妈的，您为什么不抓住他呀？”

“我是事后才获得情报的。而那时王子，我们管他叫三星王子吧。已经不见了。他为别的事儿去了外国。”

“他要是不再露面了呢？”

“他所处的形势，他卷入克塞尔巴赫案的方式，都要求他以同样的假名重新露面。”

“然而……”

“总理先生，这就说到第二张王牌了。我终于找到了皮埃尔·勒迪克。”

“快说。”

“或者，确切地说，是亚森·罗平发现的。亚森·罗平在失踪之前，把他安顿在巴黎附近一座小别墅里。”

“哦！可是，您是怎么知道的呢？……”

“嗨！很容易。亚森·罗平在皮埃尔·勒迪克身边，安排了两个同伙充作看守和警卫。这两个同伙是两兄弟，其实是我的人，是我秘密安插的内线。一有机会，他们就会把皮埃尔·勒迪克交给我。”

“好！好！这样一来……”

“可以说，皮埃尔·勒迪克是个中心人物。所有想知道克塞尔巴赫秘密的人都围着他转。这样一来……通过皮埃尔·勒迪克，我有一天就会知道：第一，制造三起杀人血案的凶手，因为那混蛋除掉了克塞尔巴赫先生，要亲自来完成那至今无人知晓的宏伟计划，也就要像克塞尔巴赫先生一样，找到皮埃尔·勒迪克；第二，抓到亚森·罗平，因为他在追求同一个目标。”

“好极了。皮埃尔·勒迪克是诱饵，专引敌人上钩。”

“总理先生，而且鱼已经咬钩了。我刚刚接到一份报告，说刚才有人见到一个可疑的人在那小别墅周围转悠。皮埃尔·勒迪克就住在里面，由我的两个秘密警察看守。过四个钟头，我就到现场去看看。”

“勒诺尔曼，那第三张王牌呢？”

“总理先生，昨日到了一封信，是写给克塞尔巴赫先生的，叫我截住了。”

“截住了，干得好。”

“我拆开看了后，就带在身上。喏，这个。是两个月以前写的。盖的是开普敦的邮戳。内容如下：

好心的克塞尔巴赫，我将于六月一日到巴黎，仍和您救济我时一样贫穷。不过我告

诉过您皮埃尔·勒迪克的事情。我对这件事抱有很大希望。多么奇特的故事！您找到他没有？事情进展如何？我急于知道这些情况。

您忠实的斯坦韦格

“今天就是六月一日。”勒诺尔曼先生继续说，“我已派一个侦探去查找这位斯坦韦格。我相信会找到。”

“我也相信。”瓦朗格莱站起来，大声说，“亲爱的勒诺尔曼，我要请您原谅，我差点把您抛弃了……不过，正好！我等着警察总监和韦贝先生明天来见我。”

“总理先生，我其实知道。”

“不可能。”

“不然，我会来您这儿？今天您看到我的作战方案了。一方面，我设下陷阱，将把杀人凶手逮捕归案：皮埃尔·勒迪克或者斯坦韦格将把他给我送来。另一方面，我在亚森·罗平周围转悠。我安插了两个人在他手下干活，而且深受他信任。另外，他也为我干活，因为他和我一样，也在追查凶手。只是他以为在耍我，其实是我耍他。因此，我会成功的，只是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不受束缚，相机行事，不必顾虑公众是如何焦急不安，也不必担心我的上司阴谋整我。”

“这我可以答应。”

“既是这样，总理先生，几天之内便可见分晓，我不成功……便成仁。”

二

圣克卢。高地最高处，一条人迹稀少的道路旁边，坐落着一幢小别墅。时当晚上十一点。勒诺尔曼先生把汽车停在镇上，自己小心地顺路走过来。

一条人影闪出来。

“是你，古莱尔？”

“是的，局长。”

“你告诉杜德维尔兄弟我要来吗？”

“告诉了。您的房间安排好了。您可以上床好好睡一觉……除非人家今夜要劫走皮埃尔·勒迪克。不过即便如此，我也不会吃惊，因为杜德维尔兄弟发现的那人诡计多端。”

他们穿过花园，悄悄进了屋，上到二楼。杜德维尔家两兄弟让和雅克都在那儿。

“没有塞尔尼纳王子的消息吗？”他们问他们。

“没有，局长。”

“皮埃尔·勒迪克的呢？”

“他整天不是在楼下房间里，就是在花园里躺着，从不上来看我们。”

“他好些了吧？”

“好多了。整天歇着，他眼见着变了模样。”

“他十分忠于亚森·罗平吗？”

“不如说忠于塞尔尼纳王子，因为他并未想到他们两个其实是一个人。至少，我是这样估计的，因为他的心思谁也摸不清。他从不说话。啊！这是个怪人。只有一个人有本事让他活跃，开口讲话，甚至笑起来。那是加尔舍

的一个姑娘，名叫热纳维耶芙·埃尔纳蒙，是塞尔尼纳王子介绍他认识的，已经来过三次了……今天还来了……”

他又开玩笑似的补充一句：

“我想他们有点……就像塞尔尼纳王子阁下和克塞尔巴赫夫人……似乎在向她递媚眼呢！……这鬼亚森·罗平！……”

勒诺尔曼先生没有回答。他似乎并不重视这些细节，但大家觉得，他已将它们刻在记忆的最深处，留待日后从中提取合乎逻辑的结论。

他点燃一支雪茄，衔在嘴上，却不吸。雪茄熄了，他又点燃，然后任它落下。

他又问了两三个问题。然后衣服也不脱，就往床上一倒。

“一有情况，赶紧叫醒我……不然，我就睡了。去吧，各回各的岗位。”

其他人退了出去。一个钟头过去了，两个钟头……

突然，勒诺尔曼先生觉得有人碰他。只听见古莱尔对他说：

“起来吧，局长。有人把栅门打开了。”

“一个人还是两个？”

“我只见到一个，……正好那时月亮露了脸，……他蹲在一丛小灌木后面。”

“杜德维尔兄弟呢？”

“我派他们到屋后去了。时候一到，他们就切断来人的后路。”

古莱尔牵着勒诺尔曼的手，把他领到楼下一间黑暗房间里。

“局长，别动。我们是在皮埃尔·勒迪克的卫生间里。他睡在凹室里。我去开凹室门……别怕……他每晚都服巴比妥……打雷都不醒。来吧……哎，躲在这地方不错吧？……这是他的床幔……从这里，您可以看到窗户和房间里从床铺到窗户那一部分。”

窗户大敞着，一缕朦胧的光照进来。当月亮从云层里钻出来的时候，光亮就变得十分清晰。

两个人紧盯着那空空洞洞的窗眼。确信他们等待的事情将要在那儿发生。

一声轻微的响动……一声爆裂声……

“他爬上了花棚。”古莱尔轻声说。

“高不高？”

“有两米……两米五……”

爆裂声更清晰了。

“古莱尔，你去找杜德维尔兄弟……”勒诺尔曼低声说，“把他们领到墙脚下，谁从这里下去，就把他截住。”

古莱尔走了。

与此同时，一个脑袋出现在窗户下端。接着，一条黑影跨过了阳台。勒诺尔曼先生看出这人身材单瘦，个子偏矮，穿着深色服装，没戴帽子。

那人回过头，探身在阳台外看了几秒钟，确信没有任何危险。接着，他趴下来，匍伏在地板上，似乎没有动。不过，过了一会儿，勒诺尔曼先生觉得黑暗中那团黑影在往前移动，靠近了。

那黑影爬到了床边。

勒诺尔曼觉得听到了那人的呼吸，甚至认为看到了他的眼睛，他的眼睛闪闪发亮，像火箭一样，穿透黑暗，也能够透过黑暗看到东西。

皮埃尔·勒迪克长叹一声，翻转身。

房间里复又变得静寂。

那人以看不出来的动作沿着床边爬行，黑影被垂下来的白床单映衬出来。

勒诺尔曼先生只要伸长手臂，就能摸到那人。这一次他清楚地分辨出了那人的呼吸。它与熟睡的人的呼吸交混在一起。他甚至觉得隐隐听到了那人的心跳。

突然，一道光亮……那人拧亮一支电筒把皮埃尔·勒迪克的脸照亮。但他自己仍在暗处。勒诺尔曼先生无法看清他的脸。

他只看到光区里有什么东西在闪亮，不觉打了个寒噤。这是一把刀，一把尖尖窄窄的小刀，似乎和在克塞尔巴赫先生的秘书夏普曼的尸体边拾到的小刀一个样子。

他使出全部意志的力量，才忍住没有向那人扑过去。他想看看那人究竟要干什么……

那人举起手。是不是就要扎下去？勒诺尔曼先生算好制止他的行为需要的时间。不过，那人的举动不像是杀人，而像是作防备。

只要皮埃尔·勒迪克翻过身，试图叫喊，那只手就会扎下去。那人朝睡着的人俯下身去，似乎在察看什么东西。

“右脸……”勒诺尔曼先生想，“右脸上的伤疤，他想看看到底是不是皮埃尔·勒迪克。”

那人头稍稍偏了一点，使得勒诺尔曼只看到他的肩膀。但他的衣服离得这么近，都擦着遮住勒诺尔曼的床幔了。

“他只要动，只要惊慌地打个哆嗦，我就抓住他！”他寻思。

但那人一动不动，全神贯注地察看。

最后，他把刀子塞在拿着电筒的手里，腾出手来揭床单，先是揭开一点，然后再揭一点，最后揭得更开了，能够见到睡觉人的左臂和裸露的手了。

电筒光照着这只手。四根手指完整地伸着。第五根齐第二节处断了。

皮埃尔·勒迪克又动了一下。电筒光立即熄了。那人一动不动，直立在床边。他打算一刀扎下去吗？勒诺尔曼有些焦急。这起杀人罪行，他可以轻而易举地阻止，然而他只愿到最后一秒才出面干预。

一阵长久的、十分长久的沉寂。突然，他依稀看见一只手举起来了。出于本能，他朝睡着的人伸出手去。这一下碰到了那个人。

那人低叫一声，两手在空中一阵乱挥，抵挡着意外的攻击。然后拔腿朝窗口跑去。但勒诺尔曼先生已经朝他扑过去，两条手臂紧紧抱住了他的肩膀。

勒诺尔曼先生立即感到对手屈服了，软了，没有气力了，试图放弃争斗而从他手臂下溜走。他使出全身力气，把对手抱住，压弯，摔倒在地板上。

“啊！老子逮着你了……老子逮着你了。”

勒诺尔曼得意地低语着。

他用有力的双臂，把这可怕的罪犯，无法形容的恶魔紧紧地抱住，不禁感到特别得意。他觉得两个人滚在一起，两人的气息混在一起，一个生气勃勃，全身在颤抖，一个狂怒、沮丧。

“你是谁？”他问……“你是谁？……你得老实交代……”

他觉得敌人在他的手臂里渐渐变小，就要消失，便加大力气，越抱越紧……越抱越紧……

突然，他从头到脚打了个哆嗦。他觉得有个尖东西在刺他的喉咙……他勃然大怒，抱得更紧了，可是疼痛也加剧了。于是他明白，那人使劲把手臂翻过来，把刀子竖起来顶到了他的咽喉部。那家伙的手臂当然动不了。可是勒诺尔曼搂得越紧，刀尖也就更扎进他顶上去的皮肉。

他把头稍稍往后仰，以躲开刀尖。可是他这一动，刀尖也就跟着划下去，刀口更长了。

他想起那三桩凶杀案，想起割开他的皮肤，冷酷地扎进去的这把小钢刀所代表的种种凶残骇人的罪行，便不再动弹……

他冷不防松开手，往后一跳，马上又准备冲过去，可是晚了。那家伙已经跨过窗户，跳了下去。

“当心，古莱尔！”他知道古莱尔在下面准备截击逃跑者，便叫了一声。

他探身往下望。

除了卵石的一阵擦响……两棵树间的一团黑影……栅栏的一声爆裂……再没有别的动静……没有人来干预……

他顾不上惊醒皮埃尔·勒迪克，大声唤道：

“古莱尔！……杜德维尔！”

没有回答。田野上夜色深沉，万籁俱寂……

他不由自主地又想起那三起凶杀案，想起那把尖刀。不，这不可能，那家伙没有时间动手，再说他已经逃了出去，也不需要杀他们了。

他也跳下去，拧亮电筒，认出古莱尔倒在地上。

“妈的！”他骂道，“……他要是死了，看老子不扒了那帮家伙的皮。”

可是古莱尔没死，只是昏了过去，几分钟后就醒过来了，咕哝道：

“局长，挨了一拳……当胸挨了一拳。可那是多么壮的家伙呀！”

“这么说他们是两个人？”

“对，一个小个子，爬上去了；另一个见我守在这儿，就偷袭我。”

“杜德维尔兄弟呢？”

“没见到。”

他们在栅门边找到了两兄弟中的一个：雅克。他一身是血，颌部被打坏了。两兄弟中的另一个也在稍远处找到了。他胸部被打得陷了下去，张着嘴透不过气来。

“怎么？发生了什么事？”勒诺尔曼先生问。

雅克说，他们兄弟撞上一个家伙，还来不及自卫，就被那家伙打得无力还手。

“他一个人？”

“不是。他再次从我们旁边经过时，还有一个同伙，比他矮一点。”

“认出他来了吗？”

“看身架，他有点像豪华大旅馆里住的那个英国人。那个离开旅馆，失去行踪的家伙。”

“少校？”

“对，帕尔比里少校。”

三

勒诺尔曼先生思索片刻，说道：

“毋庸置疑，在克塞尔巴赫案件中，他们也是两人。是拿匕首的家伙杀的人，他的同伙就是少校。”

“塞尔尼纳王子也是这样认为。” 雅克·杜德维尔低声说。

“今晚，又是他们两个……” 保安局长继续说。

然后又补充一句：

“也好。抓两个罪犯，比抓一个罪犯，机会要多得多。”

勒诺尔曼先生照料他的手下，让他们上床躺着，自己又去察看现场，看偷袭者丢下什么物件或者留下什么痕迹没有。没有发现什么，他就上床睡了。

早上起来，古莱尔和杜德维尔兄弟觉得伤处不太疼了，勒诺尔曼先生便吩咐两兄弟到周围看看，他自己带着古莱尔回巴黎，处理事务，发布命令。

他在办公室吃了午饭。下午两点，他获悉了一个好消息。他的一个优秀部下迪约齐，在马赛开来的火车到站时，抓住了下车的德国人斯坦韦格，就是写信给克塞尔巴赫的家伙。

“迪约齐在吗？” 他问。

“在，局长。” 古莱尔回答，“他在看守德国佬。”

“叫他们来这儿。”

这时来了一个电话。是让·杜德维尔从加尔舍的办公室打来的。电话立即通了。

“让，是你吗？有消息？”

“对，局长，帕尔比里少校……”

“怎么？”

“我们找到他了。他化妆成了西班牙人，把皮肤涂成了棕色。我们刚才看见他。他进了加尔舍的补习学校。那位小姐接待了他……您知道，就是认识塞尔尼纳王子的姑娘热纳维耶芙·埃尔纳蒙。”

“天打雷劈的！”

勒诺尔曼先生放下话筒，跳过去抓起帽子就跑，在走廊里碰到迪约齐和那个德国人，便朝他们叫道：

“六点……这里见……”

他冲下楼梯，钻进汽车。古莱尔和三个侦探跟在他后面。都是他一路叫上的。

“去加尔舍……给你十法郎喝酒。”

汽车开到新城公园前面通往补习学校的拐角，他让司机停下来。让·杜德维尔在那里等他，一见面就叫道：

“那坏蛋从街那头跑了，有十分钟了。”

“他一个人？”

“不，带着那姑娘。”

勒诺尔曼先生一把揪住杜德维尔的衣领：

“混蛋！你竟让他跑了！可必须……”

“我兄弟跟踪去了。”

“跟得好！不过他会把你兄弟甩掉的。你们是被逼得这样做的吧？”

他亲自掌握方向盘，坚决地开进了小街，也不避开那些窟窿和小树丛。汽车飞速驶到一条村间小道。小道通到一个路口，那里岔开了五条路。勒诺尔曼先生毫不犹豫，选了左边通往圣一居居法的大路。果然，在一个濒临池塘的山坡顶上，他们赶上了杜德维尔家的另一个兄弟。他朝他们喊道：

“他们坐马车……前面一公里。”

局长没有停车。他把汽车开下坡，转了个急弯，绕过池塘，突然发出一声欢呼。

前面一段上坡路顶上，他看到了一辆马车。

可惜他走错了路，只得把车倒回来。

等他把车开到岔路口，那辆车还停在那里。他一转过弯，马上看见一个女的从车上跳下来，一个男的出现在踏脚板上。女人伸出手臂，开了两枪。

她大概瞄得不准。因为车篷那边又露出一个脑袋。那男人见汽车来了，猛抽一鞭，策马飞跑起来，转了一个弯，很快就看不见了。

才几秒钟，勒诺尔曼先生就把车倒上了正路，笔直地冲上坡顶，超过姑娘，车也不停就急速地转过弯往下开。

这是一条崎岖陡峭的林间道路，到处是石头，两旁古木参天，林深叶密，只能小心翼翼，慢慢地往下走。不过这也没有关系。前面二十步远，那辆双轮马车慢悠悠地在石路上颠来跳去。那匹马胆小得很，一步一步地迈着步子，与其说是在拉车，不如说是在拖住车不让它走。无可担心，那人跑不了。

两辆车子摇摇晃晃从上往下走，有一阵子隔得那么近，勒诺尔曼先生甚至想下了车，带着手下跑步追上去。可是他觉得坡势陡峭，刹车危险，便打消了这个念头，紧追着敌人的马车往下开，就好像追着一只伸手可及的猎物。

“局长，就要逮着了……就要逮着了……” 侦探们都被这出乎意料的捕猎吸引住了，一个个低声叫着。

大路下方，有一条通向塞纳河、通向布吉瓦尔的小路。一到平地，那匹马就不急不忙小步跑起来，占据了道路中间。

汽车猛一加力，车身一蹦就往前蹿，那样子不像是在路上滚，倒像是一只猛兽在往前扑。仿佛要冲破一切阻碍，沿着边坡追上去，超过马车……

勒诺尔曼先生大骂一句……其余几个也是一阵怒骂……马车里空无一人！

马车是空的。那匹马拉着套不急不忙地走着，大概是回附近哪家客栈的马棚。人家是在那客栈按天租下的。

保安局长压下气，只说一句：

“少校，一定是我们刚下坡时，看不见马车的那一会儿跳下车的。”

“只要在树林里搜一搜，肯定能……”

“肯定能两手空空回家。那家伙跑远了。走吧。他不是一天内让我们逮两次的家伙。啊！妈的！”

他们找到了那个姑娘。雅克·杜德维尔正陪着她。她似乎也没有受多大惊吓。

勒诺尔曼先生作过介绍之后，主动提出送她回家，接着马上问起英国少校帕尔比里的情况来。姑娘觉得奇怪，说：

“他不是少校，不是英国人，也不叫帕尔比里。”

“那他叫什么？”

“胡安·里贝拉，是西班牙人。受他们政府委派，前来考察法国的学校教育。”

“就算是吧。他的姓名和国籍并不重要。他就是我们追捕的人。您认识他很久了吗？”

“半个月吧。他听说我在加尔舍办了一所学校，对我的尝试很感兴趣，

准备每年向我提供一笔补助，唯一的条件，就是允许他经常来考察学生们有什么进步。我无权拒绝……”

“当然无权拒绝。但您应该听听周围人的意见……您不是与塞尔尼纳王子有来往吗？这个人倒挺能拿主意的。”

“啊！我是很信任他。可眼下他出门旅行去了。”

“您没有他的地址？”

“没有。再说，就是有，我又能跟他说什么呢？这位西班牙先生一直表现很正常，当然今天反常……可我不知道……”

“小姐，求求您，对我说实话……您可以相信我。”

“好，里贝拉先生下午来我那儿，说是一位路经布吉瓦尔的法国太太派来的。这位太太有位孙女儿，想送到我这儿来受教育，请我立即去看看。我觉得事情很正常。再说今天又放了假，而且里贝拉先生又租了一辆车，就在路口上等着。我就二话不说跟他上了车。”

“可他到底是什么目的？”

她脸一红，说道：

“就是劫持我。上车半个钟头他就向我坦白了。”

“您对他毫无了解么？”

“毫无了解。”

“他住在巴黎？”

“我想是的。”

“他没给您写过信吗？您没有他的笔迹吗？没有他遗下的物件，留下的痕迹，可以帮助我们找到他的东西？”

“没有任何痕迹……啊！不过……只是这可能没什么用……”

“说吧！……说吧！……我求您。”

“好，两天前，这位先生要求我允许他使用我的打字机。他打了一封信，打得很费力，因为他没受过训练。我偶然看到了信上的地址。”

“什么地址？”

“他是写给《日报》的。往信封里塞了二十来枚邮花。”

“对。大概是一个小启事。”勒诺尔曼先生说。

“我有今天的《日报》，局长。”古莱尔说。

勒诺尔曼先生展开报纸，看第八版。看了一会，他忽地一震，原来他读到了这则用常用缩略语拟写的启事：

我们想知道斯坦韦格先生是否在巴黎，住在何处。请知情者登报赐复为盼。

“斯坦韦格，”古莱尔叫起来，“这正是迪约齐给我们带来的人。”

“是啊，是啊。”勒诺尔曼先生说，“就是写那封给克塞尔巴赫、被我截获了信的人，就是让克塞尔巴赫去寻找皮埃尔·勒迪克的人……这么说，他们也需要了解皮埃尔·勒迪克的情况，了解他的过去……他们也在摸索……”

他搓着两手：斯坦韦格在他手里。不出一个钟头，就要让斯坦韦格招出来。不出一个钟头，就要把压迫着他，使克塞尔巴赫案件成为最扑朔迷离最叫人焦急的迷案的盖布撕开了。

五 勒诺尔曼先生丧命

—

晚上六点，勒诺尔曼先生回到警察总署办公室。

他马上召来迪约齐。

“那家伙还在吗？”

“在。”

“审得怎么样？”

“进展不大，他不说话。我告诉他，根据新规定，外国人来到巴黎暂住，必须到警察总署申报，于是就把他带到您秘书的办公室。”

“我来审问他。”

这时一个年轻人突然跑进来。

“局长，有一位妇人要求立即见您。”

“她的名片呢？”

“在这。”

“克塞尔巴赫夫人！让她进来吧。”

他亲自把年轻妇人迎进来，请她坐下。她目光忧伤，一副病容，样子极为憔悴，表明她生活不幸。

她递过一份《日报》，指着有关斯坦韦格的那则小启事。

“斯坦韦格老爹是我丈夫的朋友。”她说，“我相信他知道不少事儿。”

“迪约齐，”勒诺尔曼吩咐，“把那人带来……夫人，您来得正好。我只求您一件事，那人进来时，您不要说一句话。”

门开了，一个男人，一个蓄着一圈白胡子的老头出现在门口。只见他一脸深深的皱纹，衣着寒伧，一副为每日三餐而奔忙的苦命人模样。

他站在门口，眼皮一眨一眨地盯着勒诺尔曼先生，似乎为这迎接他的静寂而感到拘束，不安地把帽子拿在手里转着。

突然，他显得大吃一惊，两眼睁得大大的，结结巴巴道：

“克塞尔巴赫……夫人。”

他见到了年轻妇人。

接着，他平静下来，堆起一脸笑容，拘谨一扫而光，走近她，操着难听的腔调说：

“啊！真高兴……终于！……我原以为永远……我大为震惊……在那边听不到这儿的消息……没有电报……克塞尔巴赫那个好家伙怎么样？”

年轻妇人往后一退，好像脸上挨了一拳，颓然倒在一把椅子上，抽泣起来。

“怎么啦？喂！怎么啦？……”斯坦韦格问。

勒诺尔曼先生立即出来说话了。

“先生呐，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我看您还不清楚。您在外旅行有很久了么？”

“是的，三个月……我一直进到矿里。然后，我回到开普敦，在那里给克塞尔巴赫写了一封信。可是回来的路上我又在塞伊德港接了一些活干。我想，克塞尔巴赫收到我的信了吧？”

“他不在。其中的原因，我以后再告诉您。在此之前，我们想向您了解

一点情况。是关于一个人的。您认识这人。您与克塞尔巴赫先生谈话时，提到了这个人。他名叫皮埃尔·勒迪克……”

“皮埃尔·勒迪克！怎么？谁告诉您的？”

老头子大惑不解。

他又嘟嘟囔囔地说：

“谁告诉您的？谁向您透露的？”

“克塞尔巴赫先生。”

“决不是的！这是我透露给他的秘密。他的口紧……尤其是这个秘密……”

“可是您必须回答我们的话。我们眼下正在调查皮埃尔·勒迪克的情况，应该尽早得出结果。只有您可以向我们提供情况，因为克塞尔巴赫先生不在了。”

斯坦韦格似乎打定了主意，叫道：“你们要我提供什么情况嘛？”

“您认识皮埃尔·勒迪克？”

“我没有见过他。但我长久以来掌握了有关他的一个秘密。我对找到此人很感兴趣。我经历了一些不必讲述的事情，又凭着一连串的偶然遭遇，终于确知这人生活在巴黎下层，人称皮埃尔·勒迪克。但这不是他的真名。”

“可他的真名是什么，他知道吗？”

“我猜他知道。”

“您呢？”

“我吗？知道。”

“那么，告诉我们吧。”

他犹豫了一下，断然说道：

“我不能说……不能说……”

“为什么？”

“我无权说。全部秘密就在这里。我把这个秘密说给克塞尔巴赫听时，他十分重视，给了我一大笔钱，让我不再告诉别人。他还许我的愿，说找到皮埃尔·勒迪克，从这个秘密取得好处后，再给我一笔钱，一笔真正的财富。”

他苦笑着说：

“可一大笔钱飞了。我就是来打听这笔钱的消息的。”

“克塞尔巴赫先生死了。”保安局长说。

斯坦韦格听了一跳。

“死了！这可能吗？不，这是个圈套。克塞尔巴赫太太。这是真的吗？”

克塞尔巴赫太太低下头。

这出乎意料的消息似乎把他的精神打垮了。同时，大概也使他感到深悲巨痛，因为他哭了起来。

“可怜的克塞尔巴赫，我看着他从小长起来的……他来奥格斯堡与我玩……我很喜欢他。”

他又请克塞尔巴赫太太作证：

“太太，他也很喜欢我，对不对？他一定给您说过……他的老朋友斯坦韦格老爹，他就这样称呼我。”

勒诺尔曼先生走近他，清清楚楚地说：

“听我说，克塞尔巴赫先生是被人杀死的……哟，请冷静一点……叫喊没有用……他是被人谋杀的。种种迹象表明，凶手是知道这个了不起的计划

的。这里面有没有什么情节，能够使您猜出凶手是谁？……”

斯坦韦格愣了半晌，到后来才含糊地说：

“都怪我……我要是不把他推到这条路上……”

克塞尔巴赫夫人走过来求他：

“您认为……您是不是觉得……啊！我求求您，斯坦韦格……”

“我想不出是谁……我想都没有想……”他喃喃地说，“得让我好好想想……”

“您在克塞尔巴赫先生周围的人中间找一找。”勒诺尔曼对他说，“你们交谈这秘密的时候，有没有别人在场？克塞尔巴赫先生就不可能告诉别人吗？”

“不可能。”

“您好好想想吧。”

勒诺尔曼先生和克塞尔巴赫夫人都朝他倾侧过身子，焦急地等他回答。

“想不出来。”他说，“我看不出……”

“好好想想吧，”保安局长又说，“杀人凶手的姓名打头的字母是L和M。”

“L，”他重复道……“我想不出……L和M……”

“是的，两个金质字母，印在凶手一个烟盒上。”

“一个烟盒？”斯坦韦格像在努力回忆似地说。

“棕色的，钢皮烟盒……里面一格分成两部分，小的装烟纸，大的装烟丝……”

“两部分，两部分……”斯坦韦格反复说，似乎这个细节唤醒了他的记忆，“您不能拿出来给我看看吗？”

“喏，这个，更确切地说，这是个复制品，但和原件一模一样。”勒诺尔曼先生把烟盒拿给他看。

“哎！什么？……”斯坦韦格接过烟盒，说。

他惊讶地盯着烟盒，翻过来覆过去仔细看。突然，他像冒出什么想法似地，叫了起来。他站在那儿目瞪口呆，一脸发白，两手直颤。

“说吧，说吧。”勒诺尔曼先生敦促他。

“啊！”他说，好像被强光照花了眼似的，“一切都得到解释。”

“说吧，说吧……”

他把勒诺尔曼和克塞尔巴赫太太推开，摇摇晃晃走到窗边，又原路走回，朝勒诺尔曼先生说：

“先生，先生……杀死克塞尔巴赫的凶手，我就告诉您……唉呀……”

他停住口。

“唉呀什么？……”另一个问。

片刻的沉寂……在这间办公室里，在这听到过那么多忏悔，那么多指控的四壁之间，万恶的凶手的名字就会被他说出来吗？勒诺尔曼先生觉得，他站在一个深不可测的渊藪旁边，一个声音从下面升起来，一直升到他耳边……再过几秒钟，他就会知道……。

“不，”斯坦韦格嗫嚅道，“不，我不能……”

“您说什么？”保安局长十分气恼，喝道。

“我说我不能说。”

“可是您无权沉默！正义要求您说出来。”

“我明天再说吧，明天……我得想一想……明天尽我所知，把皮埃尔·勒迪克的情况告诉您……还有我推测的这烟盒的情况……我答应您，明天……”

他是那样固执，再怎么劝也不听，勒诺尔曼先生只好让步。

“好吧。就依您的，明天说。不过我先警告您，明天再不说，我就不得不惊动预审法官了。”

他按铃让迪约齐进来，把他拉到一边，说：

“把他送到旅店……留在那儿……我再给你派两个人来……尤其要当心，把眼睛睁大一点。人家也许会把他的劫走的。”

迪约齐把斯坦韦格带走了。勒诺尔曼先生走回被这一幕大大激动的克塞尔巴赫夫人身边，道歉道：

“很抱歉，夫人……我明白，您一定受惊了……”

他问克塞尔巴赫夫人，她丈夫是什么时候与斯坦韦格老头来往的，来往了多久。可是她是那样疲倦，他也就没有坚持问下去。

“我明天该来吗？”她问。

“不必，不必。斯坦韦格说的事，我会告诉您的。让我挽起您的手臂，把您送上车，好吗？……要下三层楼哩……”

他打开门，闪在一旁，让她出去。这时走廊传来一些呼叫，还有一些人，一些值班的侦探，一些杂役跑过来……

“局长！局长！”

“发生了什么事？”

“迪约齐！……”

“他不是出了这儿吗？……”

“有人在楼梯间发现他了。”

“死了？”

“没有。被打倒了，昏过去了……”

“那人呢？……和他一起来的那人？……斯坦韦格老头？……”

“不见了……”

“天打雷劈的！”

二

勒诺尔曼先生冲入走廊，冲下楼梯，发现迪约齐躺在二楼楼梯平台上，周围有一圈人，正在照料他。

他看见古莱尔在上楼。

“啊！古莱尔，你从下面来吧？碰见什么人了吗？”

“没有，局长……”

这时迪约齐醒了过来，一张开眼睛，立即嘟囔道：

“这里，楼梯平台上，这张小门……”

“啊！妈的，第七间房的门！”勒诺尔曼先生叫了起来……“我说过要把它锁起来……肯定哪天要出事的……”

他冲过去抓住门把手。

“妈的！门从里面插上了。”

这张门上有一部分嵌了玻璃。他挥起手枪柄，砸碎一块玻璃，拨出插销，

对古莱尔说：

“从这儿追出去，一直追到太子妃广场……”

然后，他走回迪约齐身边：

“来，迪约齐，我们谈一谈。你怎么被打得这个样子……”

“局长，挨了一拳……”

“挨了那老头一拳？可他站都站不稳……”

“局长，不是那老头，是另一个家伙。老头在您办公室里的時候，那家伙在走廊里走来走去。我们出来后，他跟着我们，好像也是离开这儿……到了平台，他向我借火……我摸火柴的时候……他往我肚子上打了一拳……我倒在地上，觉得那家伙打开了那张门，把老头子拖进去……”

“你认得出那家伙吗？”

“哦！能，局长……一个皮肤黑黑的壮实家伙……肯定是个南方人……”

“里贝拉……”勒诺尔曼先生咬牙切齿地说，“……又是他！……里贝拉，又名帕尔比里。啊！那强盗，好大的胆子！……他怕斯坦韦格老头……亲自来劫他，而且在我的眼皮下！……”

他生气地跺脚道：

“可是，那强盗怎么知道斯坦韦格在这儿呢？不到四个钟头以前，我还在圣—居居法树林里追捕他哩……现在他又来这儿干下这事！……他是怎么知道的？……难道他钻进了我的肚子？……”

勒诺尔曼陷入沉思，似乎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克塞尔巴赫夫人这时要走，向他道别，可他没有答理。

然而走廊上的脚步声却把他拉回现实。

“是你，古莱尔？……”

“正是，局长。”古莱尔气喘吁吁地说，“他们是两个人。走的是这条路，从太子妃广场出去了。有一辆汽车停在那儿等他们。里面坐了两个人，一个男人，穿一身黑衣，戴一顶软帽，帽沿耷下来，遮住了眼睛……”

“就是他。”勒诺尔曼先生低声道，“就是凶手，是里贝拉，又叫帕尔比里的那家伙的同伙。还有别人吗？”

“还有一个女人。没戴帽子，像是个良家女子……似乎还漂亮，棕红头发。”

“嗯？什么？你说棕红头发？”

“是的。”

勒诺尔曼先生猛一转身，大步冲下楼梯，跑过院子，来到奥费芙尔街上。

“停车！”他叫道。

一辆两匹马拉的维多利亚式轿车正在驶远。这是克塞尔巴赫夫人的马车……车夫听到叫喊，刚把马勒住，勒诺尔曼先生就已经跳上了踏板。

“夫人，千万请原谅，我必须求得您的帮助。请允许我送您回家。……不过我们得赶快行动。古莱尔，我的汽车……你把它开回车库了？……另叫一辆吧，随便叫一辆……”

各人分头办事。等到古莱尔叫来一辆出租汽车，已经过去了十来分钟。勒诺尔曼先生急不可耐。克塞尔巴赫夫人站在人行道上，手拿嗅盐瓶，身子直摇晃。

他们终于坐进车里。

“古莱尔，坐在司机旁边。让他直接开往加尔舍。”

“去我家！”克塞尔巴赫夫人吃惊地叫了一声。

勒诺尔曼先生没回答。他从车窗探出头，挥着特别通行证，向指挥交通的警察报出自己的姓名。等汽车开到王后大道，他才坐直身子说道：

“夫人，我求您明确地回答我的话。下午，四点钟光景，您见到热纳维耶芙·埃尔纳蒙小姐吗？”

“热纳维耶芙……对，见了……那会儿我正在穿衣准备出门。”

“是她告诉您《日报》上登了一则启事，有关斯坦韦格的吧？”

“的确是她。”

“您马上就来看我，是吧？”

“是。”

“埃尔纳蒙小姐去见您的时候，您是一人在家吗？”

“说实在的，……我不知道……为什么？”

“回想一下。您的佣人不在吗？”

“也许在……我穿衣时……”

“佣人叫什么名字？”

“一个叫絮扎纳……一个叫热尔特吕德。”

“一个是棕红色头发，对不对？”

“对，热尔特吕德。”

“您早就认识她？”

“她姐姐一直服侍我……而且热尔特吕德在我家住了一些年头了……十分忠诚，正直……”

“总之，您担保她没问题？”

“哦！百分之百地担保。”

“太好了……太好了！”

这时已是七点半钟。当汽车开到养老院的小楼门前时，已是暮色苍茫。保安局长下了车，也不搀扶那位同伴，就快步走到看门人屋里。

“克塞尔巴赫夫人的佣人刚回来，对吗？”

“佣人？哪个佣人？”

“是热尔特吕德，两姐妹中的一个。”

“热尔特吕德没有出门，先生。我们没看到她出门。”

“不过刚才有个人回来了。”

“啊！没有，先生。从……从六点钟起，我们就没有开过门。”

“除了这道门，还有别的出口吗？”

“没有了。四面都有墙围着，而且很高……”

“克塞尔巴赫夫人，”勒诺尔曼先生对同伴说，“我们去您屋里看看。”

他们三人一起走。克塞尔巴赫夫人没带钥匙，便按铃让人开门。出来的是絮扎纳。

“热尔特吕德在家吧？”克塞尔巴赫夫人问。

“在，太太。在她房间里。”

“小姐，请叫她来。”保安局长吩咐。

过了一会儿，热尔特吕德下楼来了，系着一条饰有花边的白围裙，模样儿妩媚可爱。她的一张脸蛋生得相当俏丽，而且果然长着一头棕红头发。

勒诺尔曼先生久久地打量她，不说一句话，似乎想透过她纯洁的眼睛，看到她的内心。他也不问她，过了好一阵，才简单说一句：

“好了，小姐，谢谢您。古莱尔，来一下好吗？”

他和古莱尔一起走出来，踏上花园里阴暗的小径，立即说：

“是她。”

“局长，您确信是她？她的样子那么沉着！”

“太沉着了。换了别人，会觉得奇怪，问我为什么让她来。而她什么也不说。只是努力装出一副笑脸。不过，我看到她鬓角上有一滴汗，顺着耳根流下去。”

“那么？”

“那么，这就很清楚了。热尔特吕德是制造克塞尔巴赫案件的那两个罪犯的同伙，不是来打探并执行那惊人的计划，就是来骗取寡妇亿万财产的。那一个姐妹大概也是同谋。将近四点钟时，热尔特吕德得知我看到了《日报》上的启事，并约好与斯坦韦格会面，便利用女主人出门之机，跑到巴黎，找到里贝拉和戴软帽的家伙，把他们带到司法大楼。在那儿，里贝拉劫走了斯坦韦格。”

他想了想，下结论道：

“这一切向我们证明：第一，他们认为斯坦韦格十分重要，怕他透露情况；第二，克塞尔巴赫夫人周围在酝酿一个真正的阴谋；第三，阴谋已经酝酿成熟，我不能浪费时间了。”

“就算是吧。”古莱尔说，“可有一件事不好解释。热尔特吕德怎么可能出入我们所在的花园而不被门房看见呢？”

“通过一个秘密通道。大概是强盗们近来开的。”

“大概，这通道一直通到了克塞尔巴赫夫人的小楼？”

“是啊，有可能，”勒诺尔曼先生说，“有可能……不过，我有另一种想法……”

他们沿着围墙走。夜色清朗。别人虽看不清他们的身影，他们却足以察看围墙的石头，看清围墙上是否开了缺口。

“大概，是搭梯子过去的？……”古莱尔提醒道。

“不，因为热尔特吕德是大白天过去的。显然用这种办法行不通。墙上的口子一定被什么建筑物遮盖住了。”

“只有四幢小楼，而且都住了人。”古莱尔提出异议。

“对不起，第三幢，奥尔唐斯那一幢没住人。”

“谁告诉您的？”

“看门人。因为这一幢离得很近，克塞尔巴赫夫人怕吵，就一同租下了。她这样做，谁知道是不是受了热尔特吕德的唆使。”

他绕着屋子走了一圈。外面的百叶窗都关了。他偶然碰了碰门把手，门就开了。

“啊！古莱尔，我相信我们找对了。进去吧。开亮电筒……嗨！前厅，客厅，餐厅……这些都没用。应该有地下室，因为厨房不在这一层。”

“局长，来这儿……便梯在这儿。”

他们下了梯子，果然来到一个相当宽敞的厨房，里面堆着花园的椅子和藤编的小桌子。旁边有一个洗濯间，兼作食物贮藏室，里面也乱七八糟堆了一些杂物。

“局长，那儿是什么东西，闪闪亮亮的？”

古莱尔弯下腰，拾起一枚铜别针。别针头上镶着一颗假珍珠。

“珍珠还有光泽，”勒诺尔曼说，“如果落在这地下室里很久了，就不会有光泽。古莱尔，热尔特吕德刚才从这里走过。”

古莱尔开始搬那一堆空酒桶、搁架和缺腿断臂的旧桌子。

“古莱尔，你这是浪费时间。要是通道在那里，她哪有时间把这些东西全搬开，又全堆回来？喏，这里有个废置的百叶窗，拿钉子挂在这面墙上，毫无道理，你取下来看看。”

古莱尔照办不误。

百叶窗后面，墙凹陷进去。拿电筒一照，他们发现是个地道口。

三

“我没弄错吧，”勒诺尔曼先生说，“这暗道是新近完成的。你看，这活儿都是匆匆忙忙赶的，再说，也没打算长久使用……没有砌砖，也没有粉刷。只是隔一段又两块木板搁一根梁，就算作天花板。能撑多久就撑多久，不过足以让他们达到目的了，也就是说……”

“局长，也就是什么？”

“这个。首先，是给热尔特吕德和她的同伙来来去去提供方便……其次，哪天，将来哪天，劫走克塞尔巴赫夫人，或确切地说，让她神不知鬼不觉不明不白地失踪。”

他们小心翼翼地往前走，避免碰到一些柱子。那些柱子看上去并不稳固。围墙与这幢小楼最多相距五十米，可乍一看去，地道要远超出这个长度。因此，那边的出口远在围墙之外，甚至过了墙外的一条马路。

“这不是朝着新城和池塘的方向吧？”古莱尔问道。

“完全不是。正好相反。”勒诺尔曼先生肯定道。

地道缓缓往下降。他们过了一个窄处，又过了一个窄处，接着便向右斜插过去，这时他们碰到一道门，长方形的门框是用碎石和水泥精心砌起来的。勒诺尔曼先生一推，门就开了。

“等一等，古莱尔。”他停住步子，说，“我们好好想想……我们也许顺原路走回好一些。”

“为什么？”

“我们得认为里贝拉已经预见到了危险。而且要假设，他已经采取了措施，地道一被发现将如何应付。他知道我们会搜索花园。他也许看见我们进了这幢房子。谁能保证他不会给我们设下陷阱呢？”

“我们有两个人，局长。”

“他们有二十个。”

他看了看，地道往上升。五六米远处还有一道门。

“去那儿看看。”他招呼古莱尔。

他叮嘱古莱尔别把门关上。就朝那道门走过去，古莱尔跟在后面。可是那张门关得死死的。尽管门把手可以扭动，却推不开。

“里面上了销子。”他说，“别作声，往回走。等会我们去外面，按照地道的走向，寻找那一头的洞口。”

他们原路返回第一道门。古莱尔走头，到了门边发出一声惊呼：

“哟，门关了……”

“怎么！我不是叫你别关上吗？”

“局长，我是让门开着的，是它自个儿关上的。”

“不可能！那样我们会听到声音。”

“那么？……”

“那么……那么……我也不知道……”

他走过来。

“哟……有一片钥匙……转得动。可那一边大概有插销……”

“是谁插的？”

“当然是他们！在我们背后动的手。也许还有一条地道，与这条平行……或者，他们刚才待在那没住人的小楼里……总之，我们落进陷阱了。”

他使劲扭着锁，又把小刀从门缝里插进去挑，什么办法都想遍了，就是打不开门，最后只得垂头丧气地说：

“没有办法了。”

“怎么，局长，没有办法了？既是这样，我们不是完蛋了？”

“唉……”他叹了口气。

他们走到另一张门，然后又走回来。两张门都是用实心硬木做的，而且加了几道横档，十分坚固……总之，牢不可摧。

“要有一把斧头才行。”勒诺尔曼先生说，“……至少也要有一件像样的工具……一把像样的刀。估计出插销的位置，拿刀挖空那地方也行……可是什么也没有。”

他忽然发起狂来，使劲猛撞那道门，好像想把它撞破。然后，他无可奈何地对古莱尔说：

“听着，我们过一两个钟头再想办法……我太累了……要睡一会……你在这段时间里好好看着……要是有人来袭击我们……”

“啊？要是有人来袭击，我们就有救了，局长……”古莱尔叫起来，他一听有战斗，也不管实力悬殊，当下就来了劲。

勒诺尔曼先生就地躺下来，一会儿就睡着了。

一觉醒来，他有好一阵迷迷糊糊，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这么难受。

“古莱尔，”他叫道，“喂！古莱尔！”

古莱尔没回答。他开亮电筒，发现古莱尔就在旁边呼呼酣睡。

“我怎么这样难受呢？”他寻思道……“一阵阵痉挛……啊！我饿了！很简单……我饿坏了！几点钟了？”

他的表指着七点二十。但他想起没有给表上发条。古莱尔的表也不走了。

古莱尔胃里难受，也饿醒了。他们估计早餐时间早已过了。白天的部分时光在他们睡眠中溜走了。

“我两腿好麻，”古莱尔说，“两只脚像站在冰上……多么奇怪的感觉！”他摩擦着脚，说：

“哟，我的脚不是在冰上，而是在水里……瞧，局长……第一道门那里，真正是个水塘……”

“是渗水。”勒诺尔曼先生说，“我们去那边那张门，你擦干脚……”

“局长，您这是干什么？”

“你以为我会让他们把我活埋在这坟墓里吗？……嗯！没那么容易，我还没到年纪哩……既然两张门关了，我们就从壁上穿过去。”

他一块接一块下着手边突出的石头，希望开出一条坑道，直达地面。不过工程漫长而艰巨，因为，在这段地道，石头是用水泥砌起来的。

“局长……局长……”古莱尔结结巴巴地叫道，声音惊慌……

“什么事！”

“您的脚泡在水里了。”

“是吗？唉呀，是的……嗨，有什么办法？……去上面晒干得啦。”

“可您没有看出来吗？……”

“什么？”

“在涨，局长，在涨……”

“什么在涨？”

“水……”

勒诺尔曼先生觉得一股凉意袭遍全身。他一下明白了。这不是渗水。而是通过一套可恶的装置，巧妙地蓄起，并不可抵挡地放出来的洪水。

“啊！坏蛋，”他咬牙切齿骂道，“看老子不逮住他，那混蛋！”

“是啊，是啊，局长。可先得从这里出去呀。对我来说……”

古莱尔似乎完全傻了，想不出一办法，提不出一个方案。

勒诺尔曼先生跪在水里，测算着水的涨速。第一道门差不多淹了四分之一，水浸到了一二道门中间。

“水在不断地涨，不过不快，要几个钟头才能淹到我们头顶。”

“局长，这很可怕。很吓人。”古莱尔嘟囔道。

“啊！你说，你不会用哀声叹气来烦我吧？你要喜欢哭就哭好了，只是不要让我听见。”

“局长，我饿得一身发软，头脑发晕。”

“那就把你的拳头吃掉。”

正如古莱尔所说，形势变得十分可怕。要是勒诺尔曼先生力气不够，也许就放弃这场无用的斗争了。可怎么办呢？又不能指望里贝拉会发善心，打开门让他们出去。更不能指望杜德维尔兄弟会来救他们，因为侦探们不知道有这么条地道。

因此，毫无希望……除非出现奇迹……

“嗨，嗨，”勒诺尔曼先生连声说，“太蠢了！我们不会死在这儿的！见鬼！应该有什么东西……古莱尔，给我照亮。”

他紧贴着第二张门，从下到上仔细检查，每个角落都不放过。门这边有一个插销，一个大插销。门那边也可能有。他用小刀的锋刃卸下螺丝，插销就松脱下来。

“以后呢？”古莱尔问。

“以后，”他说，“这插销是铁的，相当长，还算尖……当然顶不上十字镐，但总比什么也没有好……而且……”

话没说完，他就把铁销插进砖柱过去一点的洞壁。这砖柱承接着门铰链。果然如他所料，撬开面上的砖石水泥层，下面便是软土。

“干吧！”他叫道。

“我愿干，局长，可是您给我解释解释……”

“很简单，只要绕过这砖柱，挖一条三四米长的通道，接通门那边的地道，就可以出去了。”

“可是要好几个钟头，而水早已涨上来了。”

“给我照亮，古莱尔。”

勒诺尔曼的想法是对的，他稍稍用力挖着，又将铁销挖下来的泥土扒

到地道里，不久，就挖出了一个足以容一个人钻过去的洞。

“我来吧，局长！”古莱尔说。

“哈哈！你活过来了？好吧，干吧……你只需绕着砖柱挖。”

这时水已涨及脚踝。他们有时间把已经开始的活儿做完吗？越往深处越难挖，因为挖下来的土堵在洞里碍手碍脚，因此，他们不得不时时伏在洞里清土。

过了两个钟头，工程大概完成了四分之三，可是水也淹没了大腿。再过一个钟头，水就会淹到他们挖的洞口。

到那时，那就完了。

古莱尔没吃东西，胖胖的身子在这越来越窄的坑道里来来去去，费力不小，因此已经精疲力竭，不得不歇手。他不再动弹，感到那冰凉的水在一分一分往上涨，把自己淹没，就惶恐得直哆嗦。

勒诺尔曼先生在不倦地干着。这活儿进展缓慢，又是在一片漆黑中进行，因此十分艰苦。他两手挖出了血，肚子饿得要昏倒。氧气不足，呼吸困难，加之古莱尔唉声叹气，不时让他想到这黑洞深处的可怕危险。

可是无论什么事情都不可能让他泄气，因为他现在挖到了水泥砌的石头表层。这是最难挖的，但目的就要达到了。

“水涨了。”古莱尔惊恐地叫道，“水涨了。”

勒诺尔曼先生加劲干。突然，那铁销一下捅到了空处。坑道挖通了。只需把洞口扩大就成了。活儿也容易多了，因为可以把挖下来的土石从前面推出去。

古莱尔吓疯了，又像临死的畜生一般嚎叫起来。勒诺尔曼先生却无动于衷：马上就要得救了。

不过，听到土石落下去的声音，勒诺尔曼先生探头一看，发现这一截坑道也蓄满了水，不觉惊慌了片刻。不过这也是自然的，因为这道门并不是一道严丝密缝的堤坝。没关系！出口是通畅的……只须再努一把力，……就可以通过了。

“古莱尔，来吧。”他叫道，返回来接同伴。

他拉住恹恹无力的古莱尔的手。

“来，振作起来，傻瓜，我们得救了。”

“局长，您认为得救了？……您认为吗？水都淹到胸脯了……”

“涨吧……只要没淹过我们的嘴巴……你的电筒呢？”

“不见了。”

“倒楣。”

他高兴得叫起来：

“一级……两级！……一道阶梯……终于出来了！”

他们从水里，从可恶的几乎将他们淹没的水里走了出来，死里逃生，觉得十分快意。

“停步！”勒诺尔曼先生小声说。

他的头碰到了什么东西，伸手一顶，那东西被顶开了。这是一扇翻板活门。门上面是一间地下室。一线清朗的夜光从气窗漏进来。

他推开活门，迈上了最后几级台阶。

一块面纱朝他罩下来。几只手把他抓住了，他觉得被什么东西，一种口袋似的东西裹住了，接着被绳子捆起来。

“抓另一个。”一个声音说。

他们大概对古莱尔采取了同样的行动。还是那声音说：

“他们要是叫喊，就立即干掉。你带了匕首吗？”“带了。”

“上路吧。你们俩带上这个……你们俩带上那个……别打灯光，也别弄出声响……不然就麻烦了！从早上起，他们就在旁边的花园里搜查……总有十或十五人，干得很卖力。热尔特吕德，回小楼去。要是有什么事情，就给我往巴黎打电话。”

勒诺尔曼先生觉得有人抬他走，过了一会儿，觉得来到了外面。

“叫马车过来。”一个声音说。

勒诺尔曼先生听到一匹马和一辆车过来了。

强盗们把他放在车板上。古莱尔在他旁边。马快步走起来。

路上走了大约半小时。

“停下！”一个声音吩咐道。“……把他们弄下去。喂！马夫，把马车调转头，让车尾挨着桥栏杆……好……塞纳河里没有船吧？没有？好，抓紧时间……啊！给他们绑了石块吗？”

“绑了。是铺路的街石。”

“既是这样，行了。勒诺尔曼先生，把灵魂托付给上帝吧，并且，替我祈祷，我名叫帕尔比里，又名里贝拉，不过叫阿尔唐汉姆男爵更有名。行了吗？一切都弄妥了？好，旅途顺利，勒诺尔曼先生！”

勒诺尔曼先生被抬上桥栏杆。有人把他一推。他觉得自己落入了虚空，还听见那声音嘲弄地说：

“旅途顺利！”

过了十秒钟，轮到古莱尔了。

六 帕尔比里—里贝拉—阿尔唐汉姆

—

小姑娘们在花园里游戏。热纳维耶芙新找的合作伙伴夏洛特小姐在照看她们。埃尔纳蒙太太给女孩子们分了糕点，就回到兼作客厅与接待室的房间，坐在一张写字台前，整理案头上的文件和簿子。

突然，她觉得有外人进了房间，心里掠过一丝不安，回过头一看：

“嗨！原来是你！”她叫起来……“你从哪儿来呀？经过了哪儿？……”

“嘘！”塞尔尼纳王子说，“听我说，别耽误时间。热纳维耶芙呢？”

“上克塞尔巴赫夫人家去了。”

“会回来吗？”

“一个钟头之内不会回。”

“那么，就让杜德维尔兄弟来见我。我和他们有约。热纳维耶芙还好吧？”

“很好。”

“我出门有十天了。她和皮埃尔·勒迪克见了几次面？”

“三次。她今天应该在克塞尔巴赫夫人家与他见面。她是按你的吩咐，把他介绍给那位夫人的。只不过我要告诉你，我对这个皮埃尔·勒迪克不满意。热纳维耶芙应该找个地位相当的好小伙子。比如说，一位教书先生。”

“你疯了！让热纳维耶芙去嫁给一个孩子头！”

“啊！你若首先考虑的是热纳维耶芙的幸福……”

“去你的吧，维克图瓦。你这些废话把我都搞烦了。我难道有时间去考虑感情吗？我下的是一盘棋。我把棋子往前推，顾不了它们会怎么想。等我赢了棋，我才会打听皮埃尔·勒迪克骑士和热纳维耶芙女王是不是情投意合。”

她打断他的话：

“你听到了吗？一声哨子……”

“是杜德维尔兄弟。去把他们领进来，然后让我们待着。”

两兄弟一进来，他就像平时那样，直截了当地问：

“勒诺尔曼和古莱尔失踪的事，报上说的我都知道了。你们有没有新消息？”

“没有。副局长韦贝先生亲自调查此事。八天来，我们在养老院的花园里作了仔细搜查，还是弄不清他们是怎么失踪的。全保安局都震动了……这种事前所未有……连保安局长都失踪了，而且一点痕迹都没有！”

“两个佣人呢？”

“热尔特吕德走了。大家正在寻找她。”

“她姐姐絮扎纳呢？”

“韦贝先生和福尔默里先生问过她。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她涉嫌此案。”

“你们要告诉我的就是这些？”

“啊！不。有别的事儿。我们没有向报界透露的事。”

于是他们说了勒诺尔曼先生最后所经历的事件：两个强盗夜访皮埃尔·勒迪克的别墅，第二天，里贝拉劫持热纳维耶芙的企图，他们在圣居居法树林所作的追缉，还有斯坦韦格老头来到巴黎，在保安局当着克塞尔巴赫太太面

对他进行的讯问，以及他被人从司法大楼劫走的经过。

“除了你们，谁也不知道这些细节吗？”

“斯坦韦格的事，迪约齐知道。而且是他告诉我们的。”

“在警察总署，没人对你们怀疑吧？”

“十分信任，到了公开任用的程度。韦贝先生只相信我们。”

“好。”王子说，“还没有完全输掉。正如我所推测的，勒诺尔曼先生一着不慎，把命都丢了，不过他前面的事干得不错，只需接着干下去就行了。敌人一时占了先手，不过我们会赶上去的。”

“我们的差使会难办一些，老板。”

“有什么难办？只要找到斯坦韦格老头就行了。因为是他掌握了谜底。”

“是啊。可是里贝拉把他关在哪儿呢，这个斯坦韦格老头？”

“当然在他家里。”

“那么，得查明里贝拉住在哪儿喽？”

“当然！”

塞尔尼纳王子把他们打发走，然后朝养老院走去。养老院大门口停了几辆汽车，有两个人走过来走过去，像是在站岗。

他看见热纳维耶芙，皮埃尔·勒迪克，还有一位身材魁梧、戴着单片眼镜的先生坐在花园里靠克塞尔巴赫夫人那幢小楼那头的一把长椅上。

有好几个先生从小楼里出来。他们是福尔默里先生、韦贝先生，一个书记员，两个侦探。热纳维耶芙走进楼去。戴单片眼镜的先生与法官和保安局副局长说了几句话，也和他们一起离开了。长椅上只剩了皮埃尔·勒迪克一人。塞尔尼纳王子走过去，小声说：

“别动，皮埃尔·勒迪克，是我。”

“您！……您！……”

从凡尔赛那可怕的夜晚以来，年轻人这是第三次见到塞尔尼纳王子，每次见到都十分慌乱。

“回答我的话……那戴单片眼镜的是谁？”

皮埃尔·勒迪克脸一下白了，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塞尔尼纳抓住他的臂膀。

“妈的，回答！那是谁？”

“阿尔唐汉姆男爵。”

“从哪儿来？”

“他是克塞尔巴赫先生的朋友，六天前从奥地利来，来替克塞尔巴赫夫人效劳的。”

这时法官们和阿尔唐汉姆男爵已经出了花园。

“男爵问了你吗？”

“问了。问了许多话。他对我的身世感兴趣，愿意帮我找回亲人。他让我回忆童年。”

“你说了什么呢？”

“什么也没说，因为我什么也不知道。我难道有什么回忆吗？您让我顶替了别人。我甚至不知道被顶替的是什么人。”

“我也不知道！”王子嘲笑道，“这恰恰是你身世的怪异之处。”

“啊！您还笑……您总是笑……我已经开始受不了了……我被卷进了一件肮脏的事情里……还不算冒充别人要冒多大危险。”

“怎么……冒充别人？难道不是你吗？我是王子，你至少是公爵……也许还不止……再说，如果你还不是他，那就赶快变成他！热纳维耶芙只可能嫁一个公爵。你看着她……热纳维耶芙难道不值得你为她的漂亮眼睛出卖灵魂吗？”

塞尔尼纳甚至不看年轻人，对他心里会怎么想漠不关心。他们走进小楼。热纳维耶芙笑吟吟、风韵十足地出现在台阶下方。

“您回来了？”她对王子说……“啊！太好了！我很高兴……您想见见多洛莱吗？”

一会儿以后，她把他领进克塞尔巴赫夫人的卧室。王子一见多洛莱，便大吃一惊。只见她比上次见到的模样更苍白，更消瘦了。她睡在长沙发上，裹着白被单，像个治愈无望放弃努力的病人。她不再与生活，与连连打击她的命运抗争。

塞尔尼纳望着她，怜悯之心油然而生，这股感情，他并不试图掩饰。克塞尔巴赫夫人感谢他的同情。她也谈到了阿尔唐汉姆男爵，言辞十分友好。

“您从前认识他？”他问。

“这个名字，我是很熟的。我丈夫跟他来往很密。我常听丈夫提起他。”

“我碰到一位阿尔唐汉姆，住在达吕街。您认为是他吗？”

“不是！这一位住在……其实我也不大清楚。他给过我地址，可我说不上……”

聊了几分钟，塞尔尼纳告辞了。

热纳维耶芙在前厅等他。

“我有话要跟您说。”她一见他立即说，“一些要紧事儿……您见到他了？”

“谁？”

“阿尔唐汉姆男爵……可这不是他的名字……或至少他还有一个名字……我认出他了……他没有觉察到……”

她把他拖到外边，十分激动地走着。

“沉住气，热纳维耶芙……”

“他就是想劫持我的家伙……要不是可怜的勒诺尔曼，我就完了……喏，您应该知道，您是什么都知道的。”

“他的真名呢？”

“里贝拉。”

“您肯定吗？”

“他脸化了妆，换了声调和姿态，可我一眼就认出了他，因为他让我害怕。可我什么也没说……直到您回来。”

“什么也没对克塞尔巴赫夫人说？”

“什么也没有说。她见到丈夫生前的朋友，似乎很高兴。不过您和她谈起这位朋友，对吗？您不许她……我不知道那家伙准备怎样对待她，对待我……既然勒诺尔曼先生不在了，他就什么也不担心了，可以为所欲为了。又有谁能揭穿他的真面目呢？”

“我。一切包在我身上。可一句话也别对人家说。”

他们走到看门人的房门口。

门开了。

王子还说了一句：

“再见，热纳维耶芙。千万放心。有我哩。”

他关上门，回过头，立即往后退了一步。

他见到了那戴单片眼镜的人，那阿尔唐汉姆男爵。那高高的头颅，宽宽的肩膀，强壮的身躯铁塔似的立在他面前。

他们默默地对视了两三秒。男爵微笑着。

他说：

“我一直在等你，亚森·罗平。”

塞尔尼纳尽管很有自制力，还是忍不住打了个寒噤。他来是为了揭穿对手的真面目，谁知这对手竟先把他的真面目揭穿了。而且，这位对手还大胆地，放肆地挑战，好像稳操胜券似的。这举动有胆量，也表明他有力量。两个人怀着敌意，互相打量。

“怎么样？”塞尔尼纳问。

“怎么样？你不认为我们需要见见面吗？”

“为什么？”

“我有话要跟你说。”

“你想在哪天呢？”

“明天。我们一块去饭馆吃午饭。”

“为什么不去你家？”

“你不知道我住在哪儿。”

“知道。”

王子一把抓住阿尔唐汉姆口袋里露出来的一份报纸。报纸上投递封条还没拆开。

“杜邦别墅区二十九号。”他说。

“厉害。”阿尔唐汉姆说，“那就去我家吧，明天。”“明天，在你家。几点钟？”

“一点。”

“好，我准时到。再见。”

他们正要分手，阿尔唐汉姆又站住了。

“啊！王子，还有一句话。带武器来。”

“为什么？”

“我有四个仆人。你是单枪匹马。”

“我有两只拳头。”塞尔尼纳说，“我们势均力敌。”他刚转过身，又把男爵唤住：

“喂！还有一句话，男爵。再雇四个仆人。”

“为什么？”

“我想过了。我会带马鞭来。”

二

一点正，一个骑士跨过杜邦别墅区的栅门。这是一条外省的宁静街道，唯一的出口朝着佩尔戈莱兹街，离树林林荫大道只有两步远。

街道两边是一座座花园和一幢幢精致漂亮的小楼房。街尾是一座小公园，里面有一幢高大的老房子。环城铁路从房子后面经过。

这就是二十九号。阿尔唐汉姆就住在这里。

塞尔尼纳把马缰绳交给一个徒步的仆人。他提前把这仆人派来等在这里。他对仆人说：

“过两个来钟头把马牵来。”

他敲响门铃。花园门打开了。他朝台阶走去。两个穿号衣的高大汉子在哪儿等着，把他领进一间宽敞的前厅。这前厅是石头砌的，冷冰冰的，没有任何装饰。大门在他身后关上了，发出低沉的闷响。尽管他浑身是胆，不畏艰险，还是有一种孤身独闯虎穴，身陷重围的感觉。

“请通报塞尔尼纳王子来了。”

客厅离得不远。仆人马上出来请他进去。

“啊！亲爱的王子，您来了。”男爵迎出来说，“……喂！您想……多米尼克，二十分钟后送上午饭……这段时间别打搅我们。您想，亲爱的王子，我原来真以为您不会来。”

“哦！为什么？”

“嗨，今早您宣战的意愿是那样坚决，任何会谈都没有用。”

“我宣战？”

男爵展开一份《大报》，用手指着标题为《公告》的那篇文章：

勒诺尔曼先生失踪，亚森·罗平并非不感到难过。他作了粗略调查，决定不管是死是活，都要找回勒诺尔曼先生，作为他查明克塞尔巴赫案件的后续计划，并把这一系列可恶暴行的制造者交给司法当局。

“亲爱的王子，这份公告，是出自您的手吗？”

“的确是我写的。”

“这样一来，我就说对了。这就是宣战嘛。”

“是啊。”

阿尔唐汉姆请王子坐下，自己也跟着坐下，用随和的口气说：

“喂，不行，我不同意。我们这样的两个人可不能自相残杀。只需要把事情说清楚，寻求一些解决办法：我们天生是合得来的。”

“恰恰相反，我倒认为我们两个是合不来的。”

阿尔唐汉姆压下了一个不耐烦的手势，说：

“听我说，亚森·罗平……顺便问一句，我叫你亚森·罗平，你愿意吗？”

“那我又怎样叫你呢？阿尔唐汉姆，里贝拉，还是帕尔比里？……”

“嗨！嗨！没想到你还掌握了不少情况嘛！见鬼，你精力充沛得很……我们应该精诚合作，这又是一条理由。”

他向亚森·罗平凑过身子：

“听我说，亚森·罗平，我的话，你好好考虑考虑。我没有一句不是再三斟酌过的。是这样……我们两个都是强者……你笑？你笑错了……你可能拥有我所没有的办法，而我也可能拥有你所不知道的手段。而且，正如你所知道的，我做起事来毫不顾忌……手段灵活……又能化妆易容，改变身份，这些本事，像你这样的大师应该赏识。总之，我们两个对手是旗鼓相当，不分上下。既如此，我们又何必要作对呢？你也许会说，我们在追逐同一个目标，对吧？可这又怎么样？你知道我们作对会产生什么后果么？我们会互相拆台，彼此消蚀精力，到头来谁也达不到目的！这样的结果便宜了谁？某个勒诺尔曼，某个坐收渔利的第三者……这样做未免太蠢了。”

“确实，这样做太蠢了。”塞尔尼纳承认，“不过有办法。”

“什么办法？”

“你退出来。”

“别开玩笑。我是说正经的。我准备向你提出的事情是值得好好考虑的。简而言之，就是一句话：我们联手来干。”

“嗨！嗨！”

“当然，与我们各自有关的事，我们各干各的，不受束缚。但在这件事上，我们齐心协力。行吗？携起手来。到头来有了好处，二一添作五。”

“你带什么来呢？”

“我吗？”

“对。你知道我的价值。我已经表现了我的价值。你向我提议合作。在我们的联合中，你可以说知道我带进来的一份的数目……你那份是多少呢？”

“斯坦韦格。”

“这太少了。”

“这够多了。通过斯坦韦格，我们可以弄清皮埃尔·勒迪克的真实身份。通过他，我们可以得知克塞尔巴赫那了不起的计划。”

塞尔尼纳哈哈大笑起来。

“你是为这事需要我帮忙吧？”

“怎么？”

“唉，伙计，你的提议真是幼稚。既然斯坦韦格已经在你掌握之中，那么我希望我合作，是因为你没法让他开口。不然你是不会要我帮忙的。”

“那么……？”

“那么，我不干！”

两人又站起来，样子凶狠，冷酷无情。

“我不干！”塞尔尼纳一字一句地说，“亚森·罗平办事，从来不需要与什么人合作。我是独来独往的人。你若真如你所称，与我不相上下，就不会想到联合。有当头目的本事，就能发号施令。所谓联合，就是听命于人。这我是不干的！”

“你不干？你不干？”阿尔唐汉姆觉得丢了面子，脸一下白了，连声问道。

“伙计，我能干的事，就是让你在的团体里混一个差事。从当兵开始。你在我麾下，会看到一个将军是怎样打胜仗的……是怎样把战利品装进自己口袋的。这战利品只属于他一人，是为他一人而夺来的。行吗？新兵崽子？”

阿尔唐汉姆勃然大怒，咬牙切齿地说：

“亚森·罗平，你错了……你错了……我也不需要任何人帮忙。别的事儿我做了一大堆，都没被难住，顺顺当当干下来了，这件事也不会多为难……我所以提议合伙干，是因为我希望我们不要互相妨碍，尽快达到目的。”

“你妨碍不了我的。”亚森·罗平轻蔑地说。

“那就看吧！要是我们不合伙，就只有一个人能达到目的。”

“这于我足够了。”

“而他只有踩着另一个的尸体才能达到目的。这种决斗，你准备好了吗，亚森·罗平？……生死决斗，明白吗？用刀子。这种办法你是瞧不起的，可是，亚森·罗平，你要是当胸挨一刀呢？……”

“啊！啊！说来说去，这就是你向我建议的事情？”

“不，我不大喜欢流血……你瞧瞧我的拳头……我一出拳……人家就必

倒无疑……我只动拳头……但另一个可要杀人……你回忆回忆……胸部的小刀口……啊！那人可厉害哩！亚森·罗平，你要当心他……他凶恶，冷酷……什么事也拦不住他。”

他说这番话时把声音压得低低的，样子是那样不安，使得塞尔尼纳想起那可憎的不知名姓的家伙，就忍不住打了个寒噤。

“男爵，”他嘲笑道，“似乎你怕那个同伙！”

“我是为别人，为拦我们路的人，为你亚森·罗平才怕他。你要么接受我的提议，要么就完了。如果必要，就是我也会动手的。目标近在眼前……我都摸到了……亚森·罗平，你走吧！”

他本来就孔武有力，又被激怒了，显得十分强悍，而且是那样粗暴，似乎准备当场就把对手揍一顿。

塞尔尼纳耸耸肩。

“上帝啊！我饿坏了！”他打着哈欠说，“你这里开饭开得真迟！”

门开了。

“先生请用饭。”仆人宣布。

“啊！这真是一句好话。”

阿尔唐汉姆站在门口，也不顾及仆人在场，一把抓住塞尔尼纳的胳膊，说：

“一句忠告……你应该接受我的提议。眼下形势严重……我向你发誓，这样做要好些，这样做要好些……接受吧……”

“嗨，有鱼子酱！”塞尔尼纳叫起来，“……嗨！你真客气……记得你招待的是俄国王子。”

他们两人面对面坐下。男爵的猎兔犬，一条长着银灰色长毛的大狗坐在他们中间。

“我向您介绍西里尤斯，我最忠实的朋友。”

“一个老乡。”塞尔尼纳说，“我曾有幸救过沙皇的命。沙皇想赐我的东西，我永远也忘不了。”

“哦！您曾有幸……大概是一场恐怖的阴谋吧？”

“对。我组织的阴谋。您想想，那条狗，叫塞巴斯托波尔的那条狗……”

饭桌上气氛欢快。阿尔唐汉姆恢复了好性情。两个人有说有笑，你一句，我一句，竞相说出妙语，一个比一个客气有礼。塞尔尼纳刚说了一些逸闻，阿尔唐汉姆马上又说一些趣事，说来说去，无非是打猎，体育，旅游这方面的事儿。这些故事里面，时不时地冒出欧洲家世最古老的大贵族名字，如西班牙的大贵胄，英格兰的勋爵，匈牙利的阔阅世家，奥地利的大公等等。

“啊！”塞尔尼纳说，“我们这一行是多么来劲！它使我们与世上所有好东西有了联系。给，西里尤斯，吃点肉。”

那只狗眼睛时刻不离塞尔尼纳，一口吞下了他递过去的东西。

“王子，来杯桑贝坦红葡萄酒？”

“很乐意，男爵。”

“我劝您多喝几杯，它可是来自莱奥波尔德国王的酒窖。”

“一件礼物？”

“对，是一件礼物。是我自己送自己的礼物。”

“美呀……香呀！……还有这猪肝酱，真是一种发明。男爵，恭喜您，您的上司真是一流人物。”

“王子，这上司是一位厨娘。我花了大价钱，把她从勒弗罗，就是那位社会党议员手里挖过来的。喏，尝尝这份可可冰淇淋，还请您尝尝这些配冷饮的糕点。真是天才的创造呀，这些糕点！”

“不管怎么说，形状就怪逗人喜欢的。”塞尔尼纳说，“要是味道与外形一样……给，西里尤斯，你应该喜欢这玩意的。就是古罗马的制毒高手洛居斯特也做不出更好的东西了。”

他飞快地抓了一块饼，递给那条狗。那狗一口吞下，有两三秒钟一动不动，似乎惊呆了，接着身子转了几转，往地上一倒，毙命了。

塞尔尼纳往后一闪，躲开一个仆人的偷袭，笑道：

“男爵啊，我说，你下回毒害朋友千万保持镇定，声音不变手不抖……不然人家就有了提防……我原来以为，你不喜欢干杀人勾当呢。”

“拿刀杀人，我是不喜欢。”阿尔唐汉姆毫不慌乱地说，“但我一直想毒杀什么人。我想看看毒杀人是什么感觉。”

“好哇！伙计，你目标倒选得挺准的。一个俄国王子！”

他走近阿尔唐汉姆，用机密的口气对他说：

“你如果毒死了我，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也就是说，我的朋友至迟等到三点，见我还不回来，会干什么事吗？告诉你，三点半钟，警察总监就会确切掌握所谓阿尔唐汉姆男爵的材料，黄昏之前你就会被捕，关进看守所。”

“嗨！”阿尔唐汉姆道，“监狱是逃得出来的……而我把你送去的地方，那是逃不出来的。”

“那当然。可是先得把我送去才行。而这件事做起来可不容易。”

“这些糕点，只要吃一口就做到了。”

“你肯定吗？”

“试试吧。”

“伙计，总的来说，你还不是当冒险大师的材料。大概你永远也当不了，因为你设这样的圈套来害我。我们有幸干的这行买卖，只要你认为自己适合干，就得真正干下来，为此，就要对付种种可能发生的事……甚至哪个坏蛋企图下毒害你，也要识得破……除了有无懈可击的躯体，还要有勇敢无畏的胆魄，这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理想，应该达到的目标。伙计，干吧，我是勇敢无畏的，也是别人伤害不了的。你想想古代本都国米特拉达梯大帝，毒药都毒不死。”

他又坐下来：

“现在，上桌吧！我就喜欢显示显示自己的胆魄。另一方面，也不想辜负你的厨娘的好意。来吧，把那盘点心递给我。”

他取了一块，一掰两半，递一半给男爵：

“吃吧。”

男爵连忙后退。

“胆小鬼！”塞尔尼纳骂道。

在男爵和他手下惊恐的目光注视下，他不慌不忙地小心地把头一半吃了，又把第二半塞进嘴里，就像有人吃甜食时，舍不得掉下一点屑子似的。

他们又见了面。

当晚，塞尔尼纳王子在瓦特尔餐馆设席，邀请阿尔唐汉姆男爵吃饭。作陪的有一位诗人，一个音乐家，两个金融家和法兰西剧院两个漂亮的女演员。

次日，他们又一起在树林里吃午饭。晚上一起去歌剧院看戏。

一星期之内，他们天天见面。

好像他们十分友好，相互信任、尊重、亲善，谁也少不了谁。

他们一起饮美酒，吸上等雪茄，像疯子一样开怀大笑，好不逍遥快活。

其实，他们彼此在观察对方。作为怀着深仇大恨不共戴天的死对头，他们都相信自己会战胜对方，都怀着不折不扣的意志，等待着合适的时机。阿尔唐汉姆是要除掉塞尔尼纳，而塞尔尼纳是要把阿尔唐汉姆赶进他挖掘的深渊。两人都知道结局不会推迟到来。两人都拼出性命孤注一掷。这只是几个钟头，最多几天之内就会发生的事情。

这真是惊心动魄的惨剧。只有像塞尔尼纳这样的人才能领略其独特而强烈的滋味。知道敌人是谁，而且生活在他身边，心里明白，只要走错一步，只要有一分糊涂，等着你的就是死亡，这是何等快意的感觉！

一天，在康篷街俱乐部花园里，单剩下他们两人。阿尔唐汉姆也是经常光顾这里的赌客。时值黄昏，正是六月里人们开始用晚餐的时辰。下午的赌客散去了，晚上的赌客又没来。他们在一块草坪上散步。草坪旁边，是一排灌木，再过去，便是一道围墙。墙上开了一道小门。阿尔唐汉姆边走边谈。塞尔尼纳突然觉得，他的嗓音变了，几乎发起颤来，少了几分自信。塞尔尼纳拿眼角观察他，只见他把手插进上衣口袋。透过衣服布料，看得出他的手犹犹豫豫地握住一把匕首柄，一会儿像是打定了主意，一会儿又像是缺少底气似的。

这真是千钧一发之机！他要动手杀人了？在他身上，是害怕流血、不敢动刀子的本能，还是倾向于杀人的清醒意志获胜？

塞尔尼纳挺起胸脯，两手背在身后，等待着他下手，心里又是惶惶不安，又是觉得快乐，浑身直打哆嗦。这时男爵不说话了，两个人在沉默中继续并肩往前走。

“喂，你动手呀！”塞尔尼纳叫起来。

他停住了，转身朝阿尔唐汉姆说：

“下手呀！这么好的机会，以后再也碰不到了！没有谁会见到你。你从这道小门溜走，钥匙正好留在锁上。好哇，男爵……没人会见到你，也没人认得出你……我想，这都是你事先安排的……是你领我来这儿的……你犹豫不决？还是下手吧！”

他直视阿尔唐汉姆的眼睛深处。阿尔唐汉姆一脸苍白，心虚胆怯，战战兢兢。

“脓包！”塞尔尼纳冷笑道，“我不会拿你当回事了。要我告诉你真相吗？喏，是我让你害怕。是啊，你一处在我面前，就拿不准会发生什么事。本来是你想行动，结果却是我的行为，我可能做出的行为左右了局势。不，总的来说，你还不是能让我黯然失色的角色！”

话未说完，他就觉得脖子被人勒住，在往后扳。小门旁边的灌木丛里藏了一个人，突然冲出来抱住他的头。他看见一只手高高举起，手上的刀寒光闪闪，直往他咽喉处扎来。刀尖已经挨到了他的喉头。

与此同时，阿尔唐汉姆也扑过来，要结果他。他们抱成一团，滚进花坛

里。搏斗最多持续了二三十秒。阿尔唐汉姆纵然强壮，纵然受过格斗训练，也几乎立即发出一声惨叫，收了手。塞尔尼纳一跃而起，看见一条黑影跑过小门，便赶紧追过去。可是太晚了！只听见钥匙在锁里转了两圈，他便无法打开门了。

“啊！土匪！”他骂道，“哪天老子逮着你，要开杀戒！老子是替上帝除害！……”

他走回来，弯下腰，拾起匕首碎片。那匕首是在扎下去时断的。

阿尔唐汉姆开始动了。他问：

“怎么样，男爵，好些了吧？你难道不熟悉那一招，哎？我管这一招叫做剪太阳神经，也就是说，像剪烛花似的剪你的太阳神经。迅速果断，干净利落，没有痛苦……而且肯定有效。而用刀呢？……呸！只要带一个小小的钢皮护颈，就像我这只一样，就可以傲视天下了，尤其是可以不把你那个黑皮小兄弟放在眼里，因为那可怜的白痴从来只知道刺喉咙！喏，你看看他的宝贝武器……成了碎屑！”

他向阿尔唐汉姆伸出手：

“起来吧，男爵。我请你吃晚饭。请回想一下我胜人一筹的秘诀：无懈可击的躯体，勇敢无畏的胆魄。”

他回到俱乐部的厅堂，订了一张双人桌，坐在长沙发上，一边等着开饭，一边想：

“这场搏斗当然有趣，可也相当危险。必须了结……不然，这帮畜生会把我提早送进天堂的……可恼的，就是在找到斯坦韦格老头之前，我没法惩治他们……因为，说来说去，还只有这个斯坦韦格老头让我感兴趣，我所以跟男爵来往，就是想找到什么蛛丝马迹……他们对这老头干了什么鬼事？无疑阿尔唐汉姆每天都与他联系，无疑他在想方设法从他口中掏出有关克塞尔巴赫计划的情况。但他去什么地方见那老头？他把那老头藏在什么地方？是同伙家？还是杜邦别墅区二十九号他自己家？”

他考虑了很久，接着点燃一支香烟，抽了三口，便扔掉了。这大概是一个信号，因为马上有两个人过来，坐在他旁边。表面上看，他似乎不认识他们，其实他在与他们悄悄说话。

这两人就是杜德维尔兄弟。这天都装扮成上流社会的绅士。

“有什么事，老板？”

“带六个人去杜邦别墅区二十九号。”

“哟！怎么进去？”

“以法律的名义进去。你们不是保安局的侦探吗？进行一次搜查。”

“可我们无权……”

“那就把这个权利争取来。”

“仆人们怎么处置？他们要是抵抗呢？”

“他们只有四个。”

“他们要是叫喊呢？”

“他们不会叫喊。”

“要是阿尔唐汉姆回来呢？”

“十点钟之前他不会回家。这点我负责。你们有两个半钟头。从上到下搜一遍，要不了这么久。要是发现了斯坦韦格老头，就跑来告诉我。”

阿尔唐汉姆男爵走过来了。他迎上去，说：

“我们一起吃饭吧，好吗？花园那个小插曲搞得我肚子饿了。亲爱的男爵，顺便我还要忠告您几句……”

他们上桌吃起来。

饭后，塞尔尼纳提议打一局台球，阿尔唐汉姆同意了。台球打完后，他们又进了牌室。正好庄家在大叫：

“五十路易，有谁愿意！……”

“一百路易。”阿尔唐汉姆说。

塞尔尼纳看看表。十点钟。杜德维尔兄弟没有来。因此，搜查没有结果。

“摊庄。”他说。

阿尔唐汉姆坐下来发牌。

“还要吗？”

“不要了。”

“七。”

“六。”

“我输了。”塞尔尼纳说，“加倍摊庄？”

“行。”男爵道。

他又发牌。

“八。”塞尔尼纳说。

“九。”男爵把牌摊在桌上。

塞尔尼纳转身嘀咕道：

“让我赔了三百路易，不过我可以放心了。他被钉在这儿了。”

过了一会儿，他的汽车开到杜邦别墅区二十九号门前停下。他立刻在前厅见到了杜德维尔两兄弟和其他手下。

“发现老头了吗？”

“没有。”

“天打雷劈的！他总该在什么地方呀！仆人们在哪儿？”

“在配膳室，都捆起来了。”

“好！我还是不被他们看见为好。你们都走吧。让，你留在下面望风。雅克，领我到房子里走一走。”

他匆匆在地下室和阁楼走了一圈，没有在任何地方停一停，因为他知道，这些人找了三个钟头都没找到，他也不可能在几分钟之内找到。不过他记住了房间的排列顺序和形状。

看完所有房间，他又来到雅克指出的阿尔唐汉姆的房间，仔细检查起来。

“我有事儿干了。”他说，撩起遮住一间堆满衣物的贮藏室的帘子。“这里可以看到整个房间。”

“要是男爵检查房子呢？”

“为什么？”

“仆人会告诉他有人过来了。”

“是啊，可是他不知道我们中的一个留在他家里。他只会认为这次搜查没有结果。因此，我要留下。”

“那您怎么出去呢？”

“嗨！你也问得太多了。关键是进来。去吧，杜德维尔，把门关好。去见你兄弟，两人一起走……明天见……或不如说……”

“或不如说……”

“你们别为我操心。到时候我会给你们打招呼的。”

他在壁橱里处一只小箱子上坐下来。几排挂着的衣服把他遮住了。除非仔细搜索，否则他在这里是很安全的。

过了十分钟。他听见从别墅区那边传来一匹马低沉的蹄声和一只铃铛的响声。一辆马车停住了。下面的大门吱呀一声打开了。几乎是同时他听到一阵人喊，惊叫，一片嘈杂，越来越响。大概是有个仆人把堵口的东西扯出来了。

“仆人在述说情况……”塞尔尼纳心想，“男爵一定气炸了……现在他明白我今晚在俱乐部的表现是为什么了，他知道我好好地耍了他一回……其实耍还谈不上，因为斯坦韦格毕竟没有找到……他最关心的事情，就是人家是否把斯坦韦格劫走了？为了弄清这一点，他一定会跑到藏人的地方看看。他如果上楼，就说明人藏在上面，如果下去，就说明人关在地下室。”

他仔细听着。底层继续传来人声，却似乎不见有人行动。阿尔唐汉姆大概在问手下人情况。过了半小时，塞尔尼纳才听到有人走上楼来。

“这样看来，人是关在上面。”他心想，“可为什么他在下面耽搁这么久呢？”

“叫大家都睡吧。”阿尔唐汉姆的声音说。

男爵领了一个手下走进卧室，关上房门。

“多米尼克，我也要睡了。我们就是讨论一夜，也讨论不出什么名堂。”

“我认为，”另一个说，“他们是来找斯坦韦格的。”

“我也这样认为。这就是我发笑的原因。因为斯坦韦格根本不在这里。”

“可他到底在哪儿？您把他是怎么处置的？”

“这个，就是我的秘密了。你明白，我的秘密，我会守住，不让别人知道的。我能告诉你的，就是他关在十分严密的地方，只有说出情况才可能出来。”

“那王子是空手而归喽？”

“我相信你说的是对的。而且，他肯定还花了钱。赔了夫人又折兵。不，真的，我正是觉得这点好笑！……可怜王子！……”

“无论如何，”另一个说，“必须摆脱这家伙。”

“你放心，老伙计，要不了多久了。不出一星期，我就要送你一个贵重的皮包，是用亚森·罗平的皮做的。让我睡吧，我困死了。”

塞尔尼纳听见关门声，又听见男爵插上销子，掏出口袋里的东西，给怀表上了发条，然后脱衣。

他很快活，吹着口哨，哼着曲子，甚至大声说起话来：

“是啊，用亚森·罗平的皮……不出一星期，……甚至不用四天！不然，他就会把我们吃了，那个坏蛋！……没关系，今晚他扑了空……不过，他算得很准……斯坦韦格只可能在这儿……只不过……”

他上了床，立即关了灯。塞尔尼纳摸到帘子跟前，轻轻撩开，看见从窗子里漏进惨淡的夜光，反倒使床铺处在浓重的黑暗之中。

“总之，受骗上当的倒是我了。”他寻思，“我真是上了大当。等他一打呼噜，我就溜走……”

可是传来一声闷响，让他吃了一惊。这是从床上传来的，他听不出是什么声音。好像是吱嘎一响。再说声音太小，几乎听不见。

“喂，斯坦韦格，想得怎么样了？”

这是男爵的声音！毫无疑问，是他在说话。但他是跟斯坦韦格说话，这怎么可能呢，因为斯坦韦格不在房里？只听阿尔唐汉姆继续说：

“你还是那么不听劝吗？……是吗？……傻瓜！可你非得下决心，把你知道的说出来……不行？……那好，再见，明天再说……”

“我是在作梦，作梦。”塞尔尼纳寻思，“要不，就是他在大声说梦话。可是斯坦韦格既不在他身边，也不在隔壁……甚至不在这栋房子里。阿尔唐汉姆刚才说了……那么，这叫人吃惊的事，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犹豫不决。他要不要扑过去，扼住男爵的咽喉，用暴力和恐吓逼这家伙说出他用计谋没有得到情况？真是荒谬！阿尔唐汉姆决不会受人恐吓的。

“唉，我还是走吧。”他暗自嘀咕，“就当是浪费一晚得了。”

可他没有走。他觉得不能走，他应该等，偶然发生的事件也许会帮他的忙。

他极为小心地取下四五套衣服，铺在地上，坐在上面，背靠墙壁安心地睡着了。

男爵早上不睡懒觉。哪处挂钟刚敲九点，他就从床上一跳而起，叫来仆人。

仆人给他送来邮件。他匆匆读过，一声不吭地穿上衣服，开始写信。仆人则把他昨天的衣服小心挂在壁柜里。塞尔尼纳握紧拳头，摆出作战的架式，心想：

“妈的，我要不要猛揍这家伙的太阳神经丛呢？”

十点钟时，男爵吩咐：

“出去吧。”

“就好了，还有一件马夹……”

“我跟你讲，出去。我唤你再进来……不要擅自闯进来。”

仆人出去后，男爵亲自把门关上，等他走远，才走近一张桌子。他似乎不相信任何人。桌上有一架电话机。他摘下听筒。

“喂！……小姐，请接加尔舍……是的，小姐，接通了请响铃……”

他站在电话机旁边。

塞尔尼纳急得直发抖。男爵是与他神秘的杀人同谋通电话吗？

铃响了。

“喂！”阿尔唐汉姆说，“是加尔舍吗？……很好……小姐，我要接三十八号……对，三十八号……”

过了几秒钟，他把声音压低，尽可能压低，又尽可能清晰地说：

“三十八号吗？……是我……别说废话……昨天？……是啊，你在花园里没干成……当然，下一次……可得抓紧……昨晚他派人搜了房子……我以后再讲给你听……什么也没找着，当然……什么？……喂！……不，斯坦韦格老头拒绝开口……恐吓，许愿，都不起作用……喂……对，当然，他知道我们什么也做不成……克塞尔巴赫的计划，皮埃尔·勒迪克的身世，我们都只知道一部分……只有他掌握了谜底……不过，他会开口的，我保证……就在今夜……不然……哎！有什么法子，或者还不如让他逃跑！你知道，王子想把他劫走！哦！那家伙，过三天也要跟他算帐……你有主意啦？……的确……主意不错。啊！啊！妙极了……我就来办……什么时候见面？星期二，行吗？行。我星期二来……两点……”

他放回话筒，出门去了。塞尔尼纳听见他向仆人训话：

“这次会当心了，嗯？别再像昨日那样，傻愣愣地给人家逮住。我要到夜里才回。”

前厅笨重的门关上了。然后花园的栅门也吱吱嘎嘎开了又关了。一匹马响着铃铛走远了。

过了二十分钟，来了两个仆人，打开窗户，整理房间。

他们离开后，塞尔尼纳又等了好久，一直等到估计他们开饭了，都进了厨房，上了桌子，才出了壁橱，检查床铺和床里侧的墙壁。

“怪，”他说，“真怪……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床没有夹层……下面没有翻板活门。看看隔壁房间如何。”

他悄悄走到隔壁。这是一间空房，没有摆任何家具。

“老头子不会关在这里……难道在夹墙里？不可能。这只是一层薄薄的间壁。见鬼！我什么也不明白。”

他一寸一寸地检查地板，墙壁，床铺，把时间都浪费在这些徒然的尝试上。总之，这里面有一点名堂，也许十分简单，不过眼下他却弄不明白。

“除非阿尔唐汉姆是说胡话……这是唯一说得过去的推测。我只有一个办法来查证，就是留下来。不管怎样，我留下了。”

他怕被别人撞见，就回到壁橱里，不再动，只是迷迷糊糊地胡思乱想。再说，他也饿得头昏眼花。

白日逝去。夜幕降临。

阿尔唐汉姆过了午夜才回。他独自上楼进了卧室，脱衣上床，也和头天一样，立即关了灯。

和头天一样的焦急等待。一样难以描述的吱嘎声。阿尔唐汉姆还是用那嘶哑的声音说：

“喂，怎么样，朋友……骂人吗？……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老朋友。我要听的可不是这些话！你走错了。我需要的，是与你告诉克塞尔巴赫先生的情况有关的机密，完完全全的，详详细细的……皮埃尔·勒迪克的身世，等等，明白吗？……”

塞尔尼纳听愣了。这次他没有弄错：男爵确实是在与斯坦韦格老头说话。这番谈话给人印象极深！他觉得是在听一个生者与一个死者的对话，一个生者与一个无名，无形，看不见摸不着，在另一个世界生活的人的对话。

男爵又开口了，言语十分残忍，带着挖苦意味：

“你肚子饿了吧？老朋友，吃吧。只是，你记着，我是把你的口粮一次全给你了。根据你一天的食量，这些最多只能吃一星期……就算十天吧！十天之后，啊，斯坦韦格老头就不在了。除非这期间你愿意说。不？好，明天再说……睡吧，老朋友。”

一夜无事。第二天上午也没有情况。下午一点，塞尔尼纳王子不慌不忙地走出杜邦别墅区。他头晕目眩，两腿发软，一出来就朝最近的餐馆走去，一边在心里概括形势：

“星期三，阿尔唐汉姆和在豪华大旅馆杀人的凶手将在加尔舍见面。见面地点的电话号码是三十八号。因此，星期三，我要把两个罪犯交给司法当局，同时救出勒诺尔曼先生。当晚，也要救出斯坦韦格老头。我要弄清皮埃尔·勒迪克的父亲究竟是不是卖猪肉的，把热纳维耶芙嫁给他是不是合适。就这样吧！”

星期三上午将近十一点，内阁总理瓦朗格莱召来警察总监和保安局副局长韦贝先生，把刚收到的一封快信拿给他们看。信上的署名是塞尔尼纳王子：

内阁总理先生：

我知道您对勒诺尔曼先生的下落极为关心，特将偶然得知的情况报告如下。

勒诺尔曼先生被关在加尔舍养老院附近格利西纳别墅地下室里。

在豪华大旅馆杀人的歹徒决定今天下午两点将他杀害。

如果警方需要我协助，我将于一点半在养老院花园，或者克塞尔巴赫夫人家中恭候。

我有幸成为这位夫人的朋友。

请接受我的敬意。

塞尔尼纳王子

“亲爱的韦贝先生，这件事极为严重。”瓦朗格莱说，“我补充一句，我们应该完全相信保尔·塞尔尼纳王子的话。我和他吃过好几次饭。他是个认真的人，脑瓜子聪明……”

“总理先生，请允许我给您看一封信，也是今早收到的，行吗？”保安局副局长说。

“讲的是同一件事？”

“对。”

“拿来看看。”

他接过信，念道：

先生：

谨向您报告，保尔·塞尔尼纳王子自称是克塞尔巴赫夫人的朋友，其实就是亚森·罗平。

有一个证据足以证明，保尔·塞尔尼纳就是用亚森·罗平几个字母倒换位置构成的。就是那几个字母，没一个多，没一个少。

L.M.

韦贝先生见瓦朗格莱大惑不解，又补上一句：

“这一次，我们的朋友亚森·罗平可遇到旗鼓相当的对手了。他把另一个告发了，另一个又把他交给我们。这一下狐狸也上了圈套喽。”

“那么，怎么办？”瓦朗格莱问。

“怎么办？总理先生，我们努力去让他们和好……为这些，我要带上两百人马。”

七 橄榄绿礼服

—

十二点一刻。玛德莱娜大教堂附近一家餐馆。王子在吃饭。邻桌坐着两个年轻人。他向他们打了招呼，就一块儿聊起来，好像遇见了朋友。

“你们是参加行动的吧，哎？”

“是。”

“一共出动几个人？”

“好像有六个。各人分头出发。一点三刻在养老院附近与韦贝先生会合。”

“好，我也去。”

“什么？”

“难道这次行动不是由我领导？我已公开宣称要救出勒诺尔曼先生，难道不应该由我来把这话兑现？”

“老板，您真认为勒诺尔曼先生没死？”

“我深信不疑。是啊，从昨天以来，我已确知阿尔唐汉姆及其同伙把勒诺尔曼先生和古莱尔带到了布吉瓦尔桥，从桥上扔了下去。古莱尔沉了下去。勒诺尔曼先生死里逃生。时机到了，我会提供所有必要的证据。”

“可是，他如果活着，为什么不出头露面呢？”

“因为他没有自由。”

“这么说，您刚才的话都是真的？他真被关在格利西纳别墅的地下室里？”

“我有充分的理由这样认为。”

“但您是怎么知道的？……有什么迹象……”

“这是我的秘密。我可以告诉你们的，就是情节很有戏剧性……我怎么说呢？……能引起轰动。你们吃完了？”

“对。”

“我的汽车在玛德莱娜大教堂后面。去那里会合。”

到了加尔舍，塞尔尼纳把汽车打发走，领着那两人一起走到通往热纳维耶芙的学校的小路上，停住了。

“听我说，孩子们。这事情至关紧要。你们去敲响养老院的门铃。作为侦探，你们有权进去，对吗？你们去奥尔唐斯的小楼。那里没住人。你们下到地下室。墙上挂着一个旧百叶窗。把它取下来，就可见到一条地道的出口。这是我最近几天发现的。地道直通格利西纳别墅。热尔特吕德和阿尔唐汉姆就是通过这条地道联系。勒诺尔曼先生也是在这条地道里落进敌人手中的。”

“老板，您这样认为？”

“对，我这样认为。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去看看地道。我昨夜把地道里的两道门都打开了，还在第二道门旁边的一个窟窿里放了一包用黑哔叽包着的东西。你们注意看看那两道门是不是还开着，那包东西还在不在那儿。”

“要把包拆开吗？”

“不必。只是些替换衣服。去吧，别让人过于注意你们。我在这儿等着。”
过了十分钟，他们回来了。

“两道门都是开着的。”

“黑哔叽包呢？”

“在那里，在第二道门旁边。”

“很好。现在是一点二十五。韦贝就要带着他那些精兵强将来。他们会监视别墅，等阿尔唐汉姆一进去，就会把房子包围起来。我哩，我配合韦贝行动，我去按门铃。行，我有一个主意，保证大家不会觉得乏味。”

塞尔尼纳把他俩打发走，独自往学校走去，一边走一边独语：“一切顺利。战斗将在我选择的战场上展开。我肯定会获胜，会摆脱那两个对手，独自调查克塞尔巴赫的事情……独自，带着两张王牌：皮埃尔·勒迪克和斯坦韦格……再加上国王……也就是毕毕。只不过他有头发……阿尔唐汉姆可能会干什么呢？显然，他也有自己的进攻方案？他会从哪儿向我下手呢？说他还没有向我进攻，这怎么说得通呢？这真叫人不安呐。他会不会向警方揭发我？”

他沿着学校带顶棚的小操场走过去，敲响大门。学生们都在教室上课。

“哦，你来了！”埃尔纳蒙太太打开门，说道，“你把热纳维耶芙留在巴黎了？”

“听你这么一说，我真该让热纳维耶芙留在巴黎。”他答道。

“可她已经去了。是你让她去的。”

“你说什么？”他一把抓住老太太的胳膊惊问道。

“怎么？你比我清楚！……”

“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告诉我！……”

“你难道没有写信给热纳维耶芙，让她去圣拉扎尔火车站找你？”

“她走了吗？”

“是啊……你要和她一起在利茨饭店吃午饭……”

“信呢……让我看看信。”

她上楼找到信，拿给他看。

“可是，真倒楣，你没看出这是假冒的吗？笔迹倒是模仿像了……可这是假的……一看就知道。”

他两只拳头压着脑门，忿怒地说：

“这正是我刚才寻思的事情啊！混蛋！他向我进攻，从她身上下了手……可他是怎么知道的？唉！不，他不知道……他两次都想碰运气……这是冲着热纳维耶芙来的，因为他爱上了她……啊！不可能，绝不可能！听我说，维克图瓦……你肯定她不爱他吧？……啊，是这样！我都昏了头了！瞧瞧……瞧瞧……我得好好想想……这不是……”

他看看表。

“一点三十五……我有时间……笨蛋！有时间干什么？我知道她在哪儿？”

他像疯子一样走来走去。看到他这样焦的，冲动，控制不住自己，老乳母似乎也吓坏了。

“无论如何，”她说，“直到现在，还没有任何事情证明她中了圈套……”

“她要是看出了圈套，会待在哪儿？”

“我不知道……也许会在克塞尔巴赫夫人家……”

“这倒是的……这倒是的……你说对了。”他叫起来，一下又充满了希望。

他立即跑向养老院。

跑到离养老院门口不远的地方，他见到杜德维尔兄弟俩。他们进了看门女人的小屋。从那里看得到大路，可以监视格利西纳别墅周围的动静。他没有停步，一头撞进名叫絮扎纳的看门女人屋里，让她领自己去见克塞尔巴赫夫人。

“热纳维耶芙呢？”他问。

“热纳维耶芙？”

“是啊，她没来？”

“没来，甚至好几天了。”

“但她应该来的，对吗？”

“您认为？”

“我深信。您认为她会在哪儿？您回想一下？……”

“我想也是白想。我向您肯定，热纳维耶芙和我没约好见面。”

突然她恐惧起来：

“但您不担心吧？热纳维耶芙没出什么事吧？”

“没出什么事。”

他已经走开了。他冒出了一个念头。阿尔唐汉姆在不在格利西纳别墅？约会的时间是不是变了？

“我得亲眼见到他……”他寻思，“得亲眼见到，无论如何。”

他十分慌乱地跑起来，对什么也顾不上注意。不过跑到门房前面，他暂时恢复了冷静。他看出保安局副局长韦贝和杜德维尔兄弟在花园里说话。要是他像平时那样敏锐，会注意韦贝先生见他走近时打了个哆嗦，可是他没有见到。

“是韦贝先生吧？”他问。

“正是，正是……请问您是谁？”

“塞尔尼纳王子。”

“啊！太好了。警察总监先生跟我提过您帮的大忙，先生。”

“只有把匪徒交给司法当局，才算帮成了忙。”

“这不要多久了。我想有一个歹徒已经进去了……一个很强壮的家伙，戴着单片眼镜。”

“的确，那是阿尔唐汉姆男爵。您的人来了吗，韦贝先生？”

“对，埋伏在路边，距那里有二百米。”

“喂，韦贝先生，我觉得您可以命他们集合，来到这门房前面。我们可以去别墅。我去按门铃。由于阿尔唐汉姆男爵认识我，我想里面的人会开门。那样我就……和您一块进去。”

“计划很好，”韦贝说，“我去去就回。”

他离开花园，走上大路，朝与格利西纳相反的方向走去。

塞尔尼纳立即抓住杜德维尔两兄弟中一个的手臂：

“雅克，跟他跑……缠住他……让我有时间进格利西纳……另外，推迟攻击时间……尽可能迟……找些借口……我需要十分钟……让他们包围别墅，但别进去。你哩，让，去守着奥尔唐斯别墅那条地道出口。要是男爵想从那儿出来，就打碎他的脑袋。”

杜德维尔两兄弟走了。王子溜出花园，一直跑到一扇高高的，装着铁栏杆的栅门前面。这是格利西纳的入口。

他按不按铃？

周围没一个人。他一个箭步窜上栅门，一脚踩着锁边，两手抓住铁栏杆，两膝在下面顶着，凭两只手腕的力量，将身体引了上去，并冒着被铁尖刺着的危险，跨过门，跳了下去。

里面是一个铺了石块的院子。他匆匆走过去，登上台阶，来到一个列着立柱的门廊。有几扇窗户是朝这里开的，此刻外面的护窗板关得严丝密缝，连气窗也都关了。

他正在琢磨怎样进屋，别墅门忽然微微打开了，发出一声铁响，让他想起杜邦别墅区那座房子的门响。阿尔唐汉姆从门缝里露出来。

“喂，王子，您就这样闯入私人住宅？我会被迫报警的，亲爱的朋友。”

塞尔尼纳冲过去揪住他的领口，把他打翻在一条长凳上。

“热纳维耶芙……热纳维耶芙在哪儿？混蛋，你要是不告诉我，你把她弄到哪儿去了，老子就……”

“我要请你注意，”男爵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你让我没法说话。”

塞尔尼纳放了他。

“少废话！……快说！……回答……热纳维耶芙呢？……”

“有一件事，”男爵回答道，“要紧迫得多，尤其是对我们这样的汉子，这就是，有话屋里说……”

说着，他轻轻推上门，插上门闩，然后领塞尔尼纳走进隔壁客厅。客厅里没摆家具，没挂帘幔。他对塞尔尼纳说：

“现在，我是你的人了。王子，有什么要我效劳的？”

“热纳维耶芙呢？”

“她很好。”

“啊！你承认？……”

“当然！我甚至要告诉你，你在这方面粗心得让我吃惊。你怎么连一点防范措施也没采取？这就不可避免……”

“少罗嗦！她在哪儿？”

“你真是无礼。”

“她在哪儿？”

“在四壁之间，自由自在……”

“自由自在？……”

“对，从一面墙壁到另一面墙壁，自由走动。”

“大概在杜邦别墅！在你为斯坦韦格设置的牢房里？”

“啊！你知道了……不，她不在那儿。”

“可她在哪儿？说吧，不然……”

“唉！王子，你以为我有这样蠢，会把她关在哪儿这个机密告诉你？你喜欢小姑娘……”

“住嘴！”塞尔尼纳勃然大怒，吼起来，“……不许你……”

“那又怎样？难道是一桩丑事？我就喜欢她，我，而且，我冒着危险，把……”

他没有把话说完，被塞尔尼纳吓人的愤怒震住了。那愤怒蓄在心里，没有表达出来，把一张脸都扭曲变了形。

他们互相逼视良久，各人都在寻找对方的弱点。到最后，塞尔尼纳走上前，用威胁而不是提议缔约的神态，明确地说：

“听着，你向我提议合伙干，还记得吗？我们两人一起来调查克塞尔巴

赫的事情……并肩前进……利益均分……我原来不肯……今天我同意……”

“太晚了。”

“等等。我还不止同意……我放弃这件事……我绝不再插手……好处你独得……需要时我还帮你。”

“条件呢？”

“告诉我，热纳维耶芙在哪儿？”

阿尔唐汉姆耸耸肩。

“亚森·罗平，你真罗嗦。我为你难过……你才这把年纪，就……”

两个敌手之间又是一阵可怕的沉默。

男爵揶揄道：

“不过，看到你唉声叹气，祈求开恩，还是很有意思的。说实在的，我觉得这滋味有点像一个当小兵的正抓着将军一顿猛揍。”

“蠢货。”塞尔尼纳低低骂了一声。

“王子，今晚我派决斗的见证人来找你……如果你还在世上的话。”

“蠢货！”塞尔尼纳无比轻蔑地又骂一句。

“你愿意马上就决斗？随你，王子。你的末日来临了。你可以把灵魂托付给上帝了。你笑？这就错了。我对你有巨大的优势：需要时……我是可以杀人的……”

“蠢货！”塞尔尼纳又骂一句。

他抽出怀表。

“男爵，两点了。你只有几分钟了。两点五分，最迟两点十分，韦贝先生就会带着六个壮小伙子冲进你家，揪住你的衣领……你也别笑。你指望可以逃命的出路被发现了。我知道那条地道。已经有人守在那里。你肯定逃不了。老伙计，断头台在等着你。”

阿尔唐汉姆一脸苍白，结结巴巴道：

“你干了这种事？……你有这么无耻？……”

“房子被包围了。攻击马上开始。说吧。我可以救你。”

“怎么救？”“守着小楼出口的人是我的人。我告诉你一句话，说给他们听，你就得救了。”

阿尔唐汉姆思索几秒钟，显得有些犹豫，但突然一下打定主意，说：

“这真是开玩笑。你也没有这样幼稚，会自投虎口。”“你怎么了热纳维耶芙？不是为了她，你以为我会来这里？说吧。”

“不说。”

“好吧。我们就等吧。”塞尔尼纳说，“来支烟？”

“好吧。”

“你听见了吗？”塞尔尼纳过了片刻说。

“听见了……听见了……”阿尔唐汉姆边说边起身。

栅门口传来一些声音。塞尔尼纳说：

“连惯用的敦促也不发了……一点开场白也没有……你还是那主意？”

“还是。”

“你知不知道，凭他们的工具，你坚持不了多久？”“他们会进这间房子的。”

栅门冲开了。铰链吱吱嘎嘎直响。

“被人逮着，我认为还说得过去，”塞尔尼纳说，“可是自己把手伸进

手铐里，这就太蠢了。喂，别犯傻了。说吧，说了就走。”“你呢？”

“我留下。我有什么可怕的？”

“你看。”

男爵指着护窗板上的一条缝让他看。塞尔尼纳把眼睛凑上去一看，吓得往后一跳。

“啊！强盗，你也把我告发了！韦贝带来的不是十个，而是五十个、一百个、二百个人……”

男爵爽朗地笑着说：

“嘿嘿，这么多人马，显然是冲亚森·罗平来的。来抓我，有六个就够了。”

“你报告了警方？”

“对。”

“你给了他们什么证据？”

“你的姓名……保尔·塞尔尼纳，也就是亚森·罗平。”

“是你独自发现的？……这点可从未有人想到过？喂！是另一个吧，说实话。”

他从窗板缝里往外看。只见一群群警察将别墅团团围住。此刻大门上响起了撞门声。

这时应该考虑撤退，或者考虑执行原先拟定的计划了。可是他如果撤离，哪怕只是一会儿工夫，也就是把阿尔唐汉姆一人留下来。谁又保证他没有别的出口逃跑呢？塞尔尼纳为此大伤脑筋：难道让男爵自由！让他回到热纳维耶芙身边去折磨她，让她屈从于他那丑恶的爱情？！

塞尔尼纳计划受阻，不得不匆匆制订新的方案，不但要当即想出来，而且首先要解除热纳维耶芙遇到的危险。有一阵，塞尔尼纳犹豫不决，两眼紧盯着男爵的眼底，恨不得掏出他的秘密，立即就走，甚至不再试图说服他，因为塞尔尼纳觉得任何话语都是无用的。他一边继续思考，一边琢磨男爵在想什么，有什么武器，有什么获救的希望。前厅门虽然插了门闩，虽然包了铁，却禁不住猛烈的撞击，开始动摇起来。两个人一动不动，站在门后。外面的声音话语都传到了他的耳朵里。

“你似乎对自己很有把握。”塞尔尼纳说。

“当然！”男爵回答，冷不防一脚勾过来，把他绊倒，然后拔腿就跑。

塞尔尼纳立即站起来，看见阿尔唐汉姆跑进大楼梯下面一扇小门不见了，便也追了过去，冲下几级石阶，来到地下室……跑过一条走廊，来到一个低矮宽敞、几乎没有光亮的大厅，只见阿尔唐汉姆跪在地上，正在掀一块翻板活门。

“蠢猪！”塞尔尼纳大叫一声，朝他扑过去，“你知道，地道当头，就有我的人，他们得到命令，见到你就杀，像杀狗一样……除非……除非你还有一个出口……啊！当然，我猜出来了！……你想……”

他们两人凶猛地打斗起来。阿尔唐汉姆身高体大，肌肉强健，非同一般，拦腰抱住对手，让他双臂无法动弹，并试图让他窒息。

“显然……显然……”塞尔尼纳吃力地说，“显然，这是有预谋的……只要我无法用手打断你哪个部位，你就会占上风……只不过，你做得到的吗？……”

他打了个哆嗦。翻板活门没掀起来，而且他们两人的重量都压在上面，

可是那板子似乎在他们身下动起来。他感到有人在使劲顶门。男爵大概也感觉到了，因为他正在使劲挪开战场，好让门板能够顶开。

“是那一个！”塞尔尼纳想到这神秘的人物，便感到莫名其妙的恐惧……
“是那一个……他要是过来，我就完了。”

阿尔唐汉姆通过一些察觉不到的动作，成功地移开了身体，现在努力想把对手也拖出来。不过对手把双腿夹住男爵的双腿，同时慢慢地抽出了一只手。

他们头上，传来大力的撞门声，好像是羊角撞锤……

“我还有五分钟，”塞尔尼纳想，“一分钟后，得让这家伙……”

于是他大喝一声：

“当心，孩子！站稳。”

他使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将两只膝头一紧。男爵立即嚎叫一声，一条腿立刻弯了下来。

塞尔尼纳趁对手痛苦之际，抽出右手，一把握住他的咽喉。

“很好！这样我们都舒服多了……别，别费力去摸刀子……不然我像掐小鸡一样掐死你。你看，我还是算客气的……没有掐太紧……只是让你别乱踢乱蹬而已。”

他一边说，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截细绳子，一只手极为灵活地把阿尔唐汉姆的两只手腕套住了。再说，男爵气都喘不过来，根本就没有力气抵抗。塞尔尼纳用三两下干脆利落的动作，就把他扎扎实实绑了起来。

“你真乖！好极了！我都认不出你来了。喏，你要是想逃走，我这里还有一卷铁丝，再来加固一圈……先从手腕开始……现在是踝骨……行了……上帝啊！你真听话！”

男爵慢慢喘过气来了，嘟嘟囔囔地说：

“你要把我交出去，热纳维耶芙就活不成了。”

“真的！……怎么个道理？……说给我听听……”

“她被关起来了。谁也不知她关在哪里。我要是不在了，她就会饿死……斯坦韦格也一样……”

塞尔尼纳一震，说：

“是啊，可你会供出来的。”

“别想。”

“会的。你会说的。当然不是现在。现在来不及了。今晚再说吧。”

他低下头，附在阿尔唐汉姆耳边，低声说：

“听我说，阿尔唐汉姆，好好听明白。等一会，你就要被逮捕。今晚，你会在看守所过夜。这是必然的，无可避免的。我也没法改变。明天，他们就要把你带到卫生检疫所监狱，再往后，你知道去哪儿？……好吧，我还给你一个逃命的机会。今夜，你听明白了，今夜，我会溜进看守所你那间牢房，你告诉我热纳维耶芙在哪儿。两个钟头以后，你如果没有说谎，我就把你救出去。不然……你的脑袋恐怕保不住了。”

男爵没有回答。塞尔尼纳站起身，凝神谛听。那上面一片嘈杂。大门撞开了。前厅石板和客厅地板上响起纷乱的脚步声。韦贝先生和他那帮手下在各个房间寻找。

“再见，男爵。想一想，想到今晚。牢房会给你出主意的。”

他把男爵推开，把翻板活门掀开。正如他所料，下面梯级上没有人。

他走下去，有意让门板开着，似乎他还想再回来。

他走下二十级台阶，来到下面地道的开端。勒诺尔曼先生和古莱尔上次从相反的方向走过这条地道。

他走进地道，立即发出一声惊叫。他觉得看到了一个人影。

他拧亮电筒。地道是空的。

他把手枪压上子弹，大声喝道：

“该你倒楣……我开枪了。”

没人回答。没有任何声音。

“大概是幻影。”他想，“我老想着那家伙。走吧，我若想成功，走出去，就得抓紧时间……那窟窿不远了。我在那儿放了一包东西。我拿了那包裹……事情就完了……这是多么来劲的事儿哟！是亚森·罗平办得最漂亮的事情之一……”

他遇到一道敞开的门，便停下步子。门右边有一个窟窿，就是勒诺尔曼先生为了避免被水淹死而挖掘的洞眼。

他低下头，打着电筒在洞眼里寻找。

“嗨！”他打了个寒噤，说，“不对呀，这不可能……也许是杜德维尔把包裹挪开了。”

他在黑暗中仔细寻找，可是白费气力。包裹不在那里了。肯定是那神秘的家伙把它拿了。

“真可惜！事情安排得这么好！冒险活动恢复了自然的进程。我本来更有把握到达目的的……现在我得快点走……杜德维尔守在小楼……我的退路有保证……别再说废话了……得赶快行动，如果可能，把事情重新安排好……然后，再对付‘他’……啊！让那家伙当心我的手脚吧！”

可是他忍不住又惊叫了一声。他来到了另一道门前。这到达小楼的最后一道门却被关上了。他朝门冲过去。可有什么用？他能干什么？

“这次，我确实完了。”他喃喃说道。

他有些疲倦，便坐下来。他觉得自己面对那神秘的家伙有点软弱。阿尔唐汉姆算不了什么。可是那一个，那躲在暗处，不声不响的家伙在左右他，打乱他的部署，用阴险狡诈背后袭击来耗尽他的精力。

他输了。

韦贝将在这里发现他，就像发现一只走投无路，缩在洞底待捕的野兽。

三

“啊！不行，不行！”塞尔尼纳猛一下站起来，说，“如果光是我，也就罢了。可是还有热纳维耶芙。今夜得把热纳维耶芙救出来……无论如何，我还没失去什么……那家伙刚才能跑出去，就说明还有一个出口。行动吧，韦贝和他手下还没有逮住我哩！”他开始察看地道，打着手电检查洞壁砌的砖头。这时传来一声叫喊，极其凄惨可怖，他听了不胜惶恐，直打哆嗦。叫喊声是从翻板活门那边传来的。他突然想起那门板没有关上，因为当时他还想回到格利西纳别墅上面去。他赶快往回走，过了第一道门。走到半路，电筒熄了。他感到有什么东西，或确切地说，有个人擦了他的膝头，贴着墙爬过去了。他立即觉得那人不见了。在不知什么地方消失了。这时，他碰到了阶梯。“出口就在那里。”他想，“第二个出口就在他经过的地方。”上面，

叫喊又响起来，只是没有那样大声，后面带出一串呻吟，还有粗重的喘息……他冲上梯级，来到低矮的大厅，急忙跑到男爵身边。阿尔唐汉姆喉头血淋淋的，正在咽气。捆绑他的绳索已经断了，可是绑住他的手腕和脚踝的铁丝还没有解开。那同伙见解救不了他，就把他杀了。

塞尔尼纳恐怖地看着这一幕惨景，不由得冷汗直冒。他想起热纳维耶芙被关在某处地方，得不到援救，因为只有男爵一人知道关押的地点。

他清楚地听到警察们打开了前厅那道小暗门，也清楚地听到他们走下楼梯的脚步声。

此时他与他们只隔着一道门，就是他所在的矮厅的门。就在警察在外面扭动门柄那一刻，他在里面插上了门闩。在他身边，翻板活门打开着……从这里下去有可能逃脱，因为还有一个出口。

“不行，”他寻思，“我得先考虑如何救出热纳维耶芙。以后有时间再考虑自己……”

他跪下来，伸手去摸男爵的心口。心脏还在跳。他把身子弯得更低。

“你听得见我的话，对吗？”

眼皮微微眨了眨。

垂死者命若游丝。从他口里还能问出什么东西吗？

这间矮厅的门成了最后一道防线。这时警察已经在撞门了。塞尔尼纳低声对他说：

“我会救你的命的……我有灵丹妙药……只要你说一句话……热纳维耶芙在哪儿？……”

好像这句带来希望的话又给了他力量，阿尔唐汉姆努力想开口。

“回答我的话吧，”塞尔尼纳要求道，“你回答了，我就救你……今天救你的命……明天让你自由……答话呀！”

门被外面的人撞得摇摇晃晃。

男爵吐出几个含含糊糊的音节。塞尔尼纳俯身向着他，又惊慌，又紧张，十分着急。警察、不可避免的被捕、坐牢，这些，他甚至都顾不上去想……他想的是热纳维耶芙……只要这可怜家伙说一句话，他就可以救出热纳维耶芙，不然，她就会饿死！……

“答话呀！……您必须……”

他命令阿尔唐汉姆说话，一下又换了央求的口气。阿尔唐汉姆结结巴巴，好像被他催了眠，完全屈服于这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威严的意志。

“里……里沃利……”

“里沃利街，对吗？你把她关在那条街上一座房子里……多少号？”一阵喧嚷……一阵胜利的欢呼……门被撞倒了。

“冲过去，”韦贝先生叫道，“抓住他！……两个都抓住！”

“号码……快说……你要爱她，就回答……为什么现在不说了？”

“二十……二十七……”男爵轻声说。

已经有几只手触到了塞尔尼纳。有十支手枪对准他。

他面对警察，本能地吓得往后退。

“亚森·罗平，你要动，”韦贝先生举枪对着他，喝道，“我就毙了你！”

“别开枪，”塞尔尼纳认真地说，“不必开枪。我投降。”

“谎话！你又想玩花招……”

“不是的。”塞尔尼纳说，“仗打输了。你无权开枪。因为我没有自卫。”

他掏出两把手枪，扔在地上。

“说谎！”韦贝先生冷酷无情地说。“对准他的心口，伙计们！他只要动一动，就开火！他只要开口，就开火！”

本来冲进来十个人。他又叫来五个。他指挥十五条手臂一齐瞄准靶子，咬牙切齿地吼着，因为快乐和担心而发抖：

“瞄准心口！瞄准头部！不要怜惜他！他要是动，要是说话……就顶着他的脑门开火！”

塞尔尼纳两手插在口袋里，沉着镇定地微笑着。死神就在离他脑门两指远的地方窥伺着他。那些警察的手指已经勾住了扳机。

“啊！”韦贝先生冷笑道，“看到这情景真高兴……我想，这一次我们可逮住你了，而且，用的方式对你来说可有点儿不敬，亚森·罗平先生……”

韦贝先生让手下打开一个大气窗的护窗板。日光顿时照了进来。他转向阿尔唐汉姆。他本以为这家伙死了，看到他睁开眼睛，不觉大吃一惊。男爵的眼睛黯然无神，一片恐怖，已经充满了死气。他盯着韦贝先生，接着似乎在寻找什么，看见了塞尔尼纳，便气得一阵抽搐，好像从麻木中清醒了过来，那突然唤起的仇恨给了他一部分力量。

他两手撑起身子，试图说话。

“您认识他，嗯？”韦贝先生问他。

“对。”

“他是亚森·罗平，对吗？”

“对……罗平……”

塞尔尼纳一直微笑地听着。

“上帝啊！这真有意思！”他说。

“您还有别的话要说？”韦贝先生见到男爵使劲翕动着嘴唇，就这样问他。

“是啊。”

“有关勒诺尔曼先生的，对吗？”

“对。”

“您把他关起来了？在哪儿？回答……”

阿尔唐汉姆用力撑起身子，目光直直地射在角落里一个壁柜上。

“在那儿……那……”他说。

“啊！啊！我们猜中了。”亚森·罗平嘲笑说。

韦贝先生打开壁柜。在一层搁板上，放着一只黑哗叽包的包裹。他打开一看，里面有一顶帽子，一只小盒子，几件衣服……他认出勒诺尔曼先生那套橄榄绿礼服，不觉一颤。

“啊！混蛋！”他叫起来，“他们把他杀了！”

“没有。”阿尔唐汉姆示意道。

“那么人呢？”

“是他……他……”

“怎么，是他？……是亚森·罗平杀了局长？”

“不是。”

阿尔唐汉姆渴望说话，渴望作出指控，凭着惊人的毅力，又恢复了一点生气……他想揭露的秘密已经到了嘴边，可就是说不出来，因为他已不知怎样用话语来表述了。

“喂，勒诺尔曼先生死了吗？”韦贝先生坚持问道。

“没有。”

“他活着？”

“没有。”

“我真不明白……喂，这些衣服，这套礼服，是怎么来的？”

……”

阿尔唐汉姆转眼望着塞尔尼纳。韦贝先生恍然大悟。

“哦！我明白了！亚森·罗平偷了勒诺尔曼先生的衣服，打算穿上逃走。”

“对……对……”

“不错，”韦贝先生叫道，“这正是他的惯用手法。在这里，我们本来会发现亚森·罗平装扮成勒诺尔曼先生，也许还被捆住了手脚。这是他逃脱逮捕的办法……只是，他来不及这样做罢了。是这么回事，对吗？”

“对……对……”

不过，看到垂死者的目光，韦贝先生觉得他还有话要说，他的秘密还没有完全说出来。到底是什么话呢？垂死者在落气之前想解开的，到底是什么奇怪的难解之谜呢？他问：

“勒诺尔曼先生，他人呢？”

“在这……”

“怎么，在这？”

“对。”

“可屋里只有我们！”

“有……有……”

“您说吧……”

“塞尔……尼纳……”

“塞尔尼纳！嗯！什么？”

“塞尔尼纳……勒诺尔曼……”

韦贝先生跳起来，脑子里突然一亮。

“不，不，不可能。”他喃喃道，“这是发疯了。”

他暗暗打量塞尔尼纳。只见他似乎十分开心，像找乐子打发时间的人一样观看着这一幕，想看看结局到底如何。

阿尔唐汉姆精疲力竭，颓然倒在地上。他这番不明不白的话在大家心里投下了一个谜。他在死之前能否说出谜底呢？韦贝先生作了一个荒谬的叫人难以置信的推测，大为震惊。他其实不愿相信，但又摆脱不去，便又追问道：

“您说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什么秘密？……”

阿尔唐汉姆一动不动，两眼直愣愣的，似乎没有听见。韦贝先生伏在他耳边，清清楚楚地大声说，让每个音节都能进入他已经为黑暗所笼罩的心灵：

“听着……我明白了，对吗？亚森·罗平和勒诺尔曼先生……”

他必须费一番力气才能把话说下去，因为这句话他觉得太荒谬了。可是男爵无神的眼睛似乎在焦急地盯着他。于是他忐忑不安地、好像说亵渎神明的话似的，把那句话说完：

“是这样，对吗？你有把握吗？两个人其实就是一个，对吗？”

阿尔唐汉姆的两眼呆住了。一缕鲜血从嘴角流出来……两三个逆噁……最后几下抽搐，然后就不动了。低矮的大厅里挤满了人。大家长久没有作声。几乎所有看守塞尔尼纳的警察都转过头去，大惊失色。他们不明白或者不愿

明白上面那些话的意思，一个个都在心里琢磨那强盗未能提出的指控。

韦贝先生拿起黑哗叽包里的盒子，打开来，只见里面装着一副灰色的假发，一副银架眼镜，一条栗色围巾。在盒底的夹层里，装着化妆用的油彩，还有一只小筐，里面装着灰色的小汗毛髻——总之，都是装扮勒诺尔曼先生头部所用的东西。

韦贝走近塞尔尼纳，一声不吭地打量他好一阵，又若有所思地把案子发生以来所有阶段的事情回想一番，低声问了一句：“那么，是真的么？”塞尔尼纳仍是一副沉着镇定的笑脸，说：

“这假设倒是又大胆又新奇。不过，先让你的人收起家伙，让我安静点吧。”

“好吧。”韦贝先生同意了，示意手下把枪放下，“现在，你回答问题吧。”

“什么问题？”

“你是不是勒诺尔曼先生？”

“是。”

响起了一片惊呼。让·杜德维尔的兄弟在监视秘密入口，他自己随同韦贝一起行动。作为塞尔尼纳的同谋，他不胜惊愕地看着自己的老板。韦贝先生张口结舌，一时犹豫不决。

“你觉得吃惊，嗯？”塞尔尼纳说，“我承认，这相当可笑……上帝呵，我们一块儿工作，作局长和副局长的时候，你好几次弄得我发笑！……最可笑的，就是你以为他死了，这个老实的勒诺尔曼先生……像那可怜的古莱尔一样死了。可是没有，没有，老朋友，那个小老头还活着……”

他指着阿尔唐汉姆的尸体：

“喏，就是那强盗把我装在一个袋子里，身上捆了一块铺路石，投入水中。只是，他忘了搜走我的刀子……我就用刀子划破袋子，割断绳子。可怜的阿尔唐汉姆，这就是事情的经过……你若早想到这一点，就不会落得今天这个下场了……可是闲话少说……你还是安息吧！”

韦贝先生听他说着，不知该怎么想。到后来，他绝望地挥挥手，似乎放弃得出一个合理的看法似的。

“手铐。”他说，突然惊醒了。

“你想到的就是这个？”塞尔尼纳说，“……真缺乏想象力……也好，如果这让你开心……”

他看到杜德维尔处于进攻的前列，就向他伸出手，说：

“喂，朋友，你是光荣的，用不着垂头丧气……我是光明磊落的……因为不这样干不行……”

杜德维尔听了他说这些话的口气，明白斗争暂时结束了，他只能屈服，于是给他带上手铐。塞尔尼纳嘴唇没动，面部肌肉也没动，轻声吐出几个音：“热纳维耶芙……里沃利街二十七号。”

看到这一幕，韦贝忍不住露出一脸得意之色。

“上路！”他命令，“回保安局！”

“是这样，回保安局。”塞尔尼纳叫起来，“勒诺尔曼先生将监禁亚森·罗平，亚森·罗平将监禁塞尔尼纳王子。”

“亚森·罗平，你聪明过头了。”

“这是实话，韦贝，我们没法互相理解。”

他坐在第一辆汽车里，后面跟的三辆汽车，坐满了警察。一路上，他一声不吭。汽车开到保安局，韦贝先生想起亚森·罗平组织的越狱，只在那儿停了一下，立即押他去了人体检测所，接着又把他送到看守所。他从那儿又被转往卫生检疫所监狱。典狱长得到电话通知，已经等在那里。犯人一到，就迅速办了入狱手续。

晚上七点，保尔·塞尔尼纳王子跨进第二监十四号牢房。

“您的套间不错……很不错……”他说，“电灯，暖气，抽水马桶……总之，现代的起居设备……很好，我们完全一致……典狱长先生，我很乐意订下这套房间。”

他和衣扑到床上。

“啊！典狱长先生，我要向您提一个小小的请求。”

“什么请求？”

“明天我的巧克力，别在上午十点以前送来……我困极了。”

他转身向壁。

五分钟以后，他就呼呼睡着了。

第二部 亚森·罗平的三起凶杀案

一 卫生检疫所监狱——豪华大旅馆

—

全世界爆发出一片欢笑。当然，亚森·罗平被捕造成了极大的轰动。公众对警察大唱赞歌。这场报复，警方盼了这么久，如今终于完成了，而且完成得十分漂亮，受人赞扬，也是当之无愧的。大冒险家被缉捕归案了。那非凡的、天才的、无影无形的英雄将像别的囚犯一样，在牢房的四面墙壁之间苦苦呆坐了。这一回，也轮到他被那了不起的力量粉碎了。这力量就叫做正义。它或迟或早，终究要不可避免地冲破敌人设置的一切障碍，摧毁对手的一切抵抗。

这一切被人到处叙说，传扬，印刷，评论。警察总监获得了三级十字勋章，韦贝先生获得了四级十字勋章。大家都夸赞他们的部下勇敢灵活。到处都是掌声，万民欢唱胜利。有人写文章，有人作演讲，盛赞这一仗打得漂亮。

就算是这样吧！可是，在这美妙的颂歌大合唱中，在这喧嚷欢庆之中，仍有什么东西压倒了一切。这就是一片疯狂的、嘈杂的、自发的、无法抑制的笑声。

这个亚森·罗平，竟当了四年保安局长！！！！

他当了四年保安局长！实实在在的、合法的局长，享有这个职务所赋予的一切权利，得到上司的器重，政府的偏爱，万民的敬佩。

四年来，让民众生活安宁，财产受到保障，这个任务交给了亚森·罗平。他保证法律的执行，保护无辜者，追捕罪犯。

他作了多么有效的工作！社会秩序从没有这样安定。罪行从没有这样迅速准确地侦破！大家记起德尼祖案，里昂信贷银行失窃案，奥尔良快车遭劫案，多尔夫男爵遇害案……众多出人意料，令人震惊的胜利，众多骄人的业绩。这些功勋，完全可与最著名的侦探取得的最显赫的胜利相媲美。

从前，在庆祝侦破卢浮宫纵火案，罪犯缉拿归案的大会上，内阁总理瓦朗格莱发表了演说，为勒诺尔曼先生有些专横的工作作风作了辩护。他说：

“勒诺尔曼先生以其眼光和活力，以其雷厉风行和当机立断的品质，以其出人意料的手段和无穷无尽的办法，让我们想到了一个人，一个仍然活着，唯一能够与他分庭抗礼的人，这就是亚森·罗平。勒诺尔曼先生，就是为社会服务的亚森·罗平。”

这一回，勒诺尔曼先生真是亚森·罗平了！

他是不是俄国王子，大家并不关心。反正亚森·罗平惯于搞这类乔装打扮。可是他当上了保安局长，这是多么有趣的讽刺呀！这个与众不同的人的所作所为，表现了多么惊人的想象力啊！

勒诺尔曼先生！亚森·罗平！

今天，大家才明白他那些表面看来十分神奇的花招是怎么玩的。直到最近，公众还为此困惑，警方还为此不解。大家才明白，为什么他的同伙在定好的日子，光天化日在司法大楼演出一场智劫犯人的活闹剧了。他本人不是说了：“要是公众知道这次越狱使用的方法是多么简单，一定会大吃一惊。大家会说，就这么回事！是啊，就这么回事，可是你也得想到啊。”

的确，这是个极为简单的办法：只用当上保安局长就行了。

亚森·罗平是保安局长，所有警察在服从他的命令时，就无意地不自觉地变成了亚森·罗平的同谋。

多么有趣的喜剧！多么令人钦佩的虚张声势！在我们这个软弱的时代，这是多么威武雄壮鼓舞人心的闹剧！尽管身陷囚笼，无可挽回地失败了，可是无论如何，亚森·罗平还是个大赢家。他从牢房里照耀全巴黎。他比任何时候都更是公众的偶像，都更是主宰！

第二天亚森·罗平在他所称呼的“卫生检疫所监狱——豪华大旅馆”一觉醒来，就清楚地知道他以塞尔尼纳和勒诺尔曼这两个名字，以王子和保安局长这两个身份所遭到的逮捕必将产生极大的反响。

他搓着手说：

“对于孤独的男人，最好的慰藉就是同代人的称赞。啊，光荣！你是活着的人的太阳！……”

在日光下，他觉得这间牢房更为称心如意。窗户设在高处。从窗口望出去，可以看到一棵树的部分枝叶。透过枝叶的间隙，可以看到蓝蓝的天空。墙壁是白色的。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都拴在地上。屋里的一切都干干净净，给人以好感。

“嗨！”他说，“在这儿疗养一段，还是有意思嘛……不过，我们来洗漱洗漱……该有的用具都准备好了吗？……没有……既是这样，那就该揍女仆两下罗。”

他按了门旁的一个装置，走廊里一个圆形显示板立刻有了显示。

过了一会儿，外面的铁门抽开了，锁也打开了。一个看守露了面。

“朋友，来点热水。”亚森·罗平说。

那看守怔怔地望着他，十分气愤。

“哦！还要来一条毛巾！”亚森·罗平又叫道，“见鬼！连毛巾也没有！”

那看守抱怨道：

“你是嘲弄我，对吗？还是别这样吧。”

他正要退出去，亚森·罗平猛一下抓住他的手臂：

“你要是肯替我寄封信，就可得一百法郎。”

他从口袋里抽出一张一百法郎的钞票，递给看守。这是他避开搜身藏下来的。

“信呢……？”看守接过钞票，问。

“喏！……马上就写。”

他坐在桌旁，用铅笔在一张纸上划了几个字，塞在一个信封里，在信封上写道：

巴黎留局待领

S.B.先生，四十二收

看守拿了信，走了。

“这下寄走一封信了。”亚森·罗平寻思，“它会安全寄达收信人手里，就和我本人亲自投送一样靠得住。最多过一个钟头我就会收到回复。我正好用这段时间来检查一下处境。”

他坐在椅子上，小声概括道：

“总之，我现在要与两个对手作战：第一，把我抓住，但为我不起的社会；第二，一个没有抓住我，我也没有看不起的陌生人。是他报告警方，

说我是亚森·罗平。是他猜出我是勒诺尔曼先生。是他关闭了地道门。又是他让我进了监狱。”

亚森·罗平思索片刻，继续小声道：

“因此，说到底，是我与他的斗争。为了进行这场战斗，也就是说，为了查明克塞尔巴赫案件，实现他的计划，他害我进了监狱，而他自己自由自在，谁也不认识他，看不见摸不着，掌握了两张王牌：皮埃尔·勒迪克和斯坦韦格老头……总之，他把我彻底挤开以后，他就达到了目的。”

他又停下来思索片刻，而后又是独白：

“局势不妙。一边占尽上风，一边却毫无优势。与我作对的，是一个势均力敌，甚至比我强的人。因为他毫无顾忌，我却瞻前顾后，备受拘束。而要向他表示进攻，我又没有武器。”

最后这句话，他下意识地反复说了几次，然后他不作声了，两手捧着额头，沉思起来。

过了好久，他见门开了，便说：

“请进，典狱长先生。”

“这么说，您在等我？”

“典狱长先生，我不是给您写了一封信，请您来吗？我一直认定看守会把信交给您。我这样有把握，以致在信封上写的都是您的姓名打头的字母S.B.，还有您的年龄：四十二岁。”

的确，典狱长名叫斯塔尼斯拉·博莱利，四十二岁。这是个模样儿好看的人，性情温和，对待在押犯能多宽容就有多宽容。他对亚森·罗平说：

“我下属的廉正，您不要小瞧了。这是您的钱。等您出狱时还给您……现在请您再进一次‘搜查室’。”

亚森·罗平跟着博莱利来到那间小房子，脱了衣服，让狱方检查。狱方这样怀疑也是有道理的。他经受了最细致的检查。

然后，他又被带回牢房。博莱利先生说：

“作了这番检查，我就放心多了。”

“典狱长先生，检查得好。您的部下给这种职位带来了清廉的气息。我很满意。谨向他们表示感谢。”

他拿出一张一百法郎的钞票，递给博莱利先生。博莱利身子一震：

“啊！这，可是……这是从哪里来的？”

“您就别挖空思想了，典狱长先生，这样没用。我这样的人，过的是这样一种日子，是时刻作了准备，以应付各种意外情况的。不管遇到什么不幸的事情，哪怕极严重极困难，甚至坐了班房，我也不会落到弹尽粮绝的地步。”

他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捏住左手的中指，使劲一扯，若无其事般地拿给博莱利先生看。

“典狱长先生，不要怕。这不是我的指头，只是个羊肠做的套管，巧妙地上上了颜色，套在中指上严丝密缝，看上去就像真的。”

他又笑着补充一句：

“当然，第三张一百法郎的钞票就藏在这里……有什么办法呢？人家身上有钱包，可以……总得利用才是……”

看到博莱利先生一脸惶恐，他不说下去了。

“典狱长先生，请不要认为，我是拿这些在社会上混饭吃的小本事来迷

惑您。我只是想向您表明，您面对的是一个……稍稍有点特别……的主顾……想告诉您，如果我违犯了狱中的规定，您千万不要惊奇。”

典狱长镇定下来了，明确表示：

“我愿意相信您会遵守狱规的，不致逼我采取严厉措施……”

“这样做您会很为难的，对吗，典狱长先生？我正是为了使您免于为难，才预先向您表明，这些措施对我没用，既不能阻止我随意行动，也不能阻止我与朋友通信，向受我影响的报纸写稿，继续完成我的计划，更不能禁止外界交托我重要物品，总之，阻止不了我准备越狱。”

“您想越狱！”

亚森·罗平开心地一笑。

“典狱长先生，请想一想……我进监狱的理由只有一条，就是能从这里出去。”

这理由似乎不足以让博莱利先生信服。他也勉强笑起来。

“有准备的人一个顶两个……”

“我正希望这样。典狱长先生，请采取一切措施，什么也不要遗漏，免得将来受人家的指责。另外我也设法安排好，使我的越狱至少不致影响您的饭碗，当然麻烦还是免不了的。典狱长先生，我要跟您说的就是这些话。您可以走了。”

博莱利先生心里被这个与众不同的囚犯搅成了一团乱麻，对已经在准备的事件深为不安。等他一走，亚森·罗平就倒在床上，嗫嚅道：

“哈！我的罗平老伙计，你可真有胆量！好像真知道怎样出去了似的！”

二

卫生检疫所监狱是按辐射形状建的。主建筑中间是一个圆点，从那里向外伸展出一条条走道。圆点中心是一间玻璃监视室，囚犯只要走出囚室，就会立即被监视的看守看到。

来监狱参观的人觉得惊奇的是，他们时时碰到一些囚犯无人跟着，在监狱里走动，就像是自由人一样。其实，囚犯们从一处地方到另一处地方，比如说，从囚室走到院子里等，要把他们拉到法院去接受预审的囚车，必须穿过一条条笔直的走廊，每条走廊后面都有一道门，每道门由一个看守专门把守。他负责开门，并监视里外两条走廊。

囚犯表面看上去无人跟随，其实是由一道门送到另一道门，由一个人的眼皮下送到另一个人的眼皮下，就像一个包裹，从一只手传递到另一只手。

外面，城市自卫队的士兵接收了囚犯，就把他塞入俗称“生菜篮”的囚车上的一个笼子。

这是平常的做法。

对于亚森·罗平，就不是这样了。

对这种走廊之间的行走，对于囚车，对监狱里的一切，警方都信不过了。

韦贝先生亲自带了十二个警察前来提审。这十二个人都经过了严格挑选，是他手下的精兵强将，并且都武装到了牙齿。他们从囚室门口提了犯人，押到一辆租来的马车上。由他手下的人驾车。前后左右，都有城市自卫队的士兵跟着押送。

“好哇！”亚森·罗平叫起来，“这么看重我，真叫我感动。把仪仗队

都请来了。哟，韦贝，你真有等级观念！没有忘记对顶头上司应该表示尊敬。”

他拍拍韦贝的肩膀：

“韦贝，我打算辞职，指定你来作我的接班人。”

“我差不多已经接了。”韦贝说。

“多好的消息！我原来还为越狱担心，现在放心了。从韦贝就任保安局长那一刻起……”

韦贝先生没有应战。面对这个对手，他生出一种奇怪而复杂的感情，其中有对亚森·罗平的畏惧，有对塞尔尼纳王子的尊敬，有对勒诺尔曼先生的一贯敬佩，还夹杂着怨恨、嫉妒和仇恨已经宣泄的满足。

一行人来到司法大楼。已经有保安局的人在楼下等候。看到杜德维尔兄弟这两名优秀部下也在里面，韦贝先生十分高兴。“福尔默里先生在吗？”他问他们。

“局长，在。预审法官在他办公室里。”

韦贝先生上楼梯，后面跟着亚森·罗平，杜德维尔两兄弟一左一右夹着他。

“热纳维耶芙呢？”他问。

“救出来了……”

“她在哪儿？”

“她祖母家。”

“克塞尔巴赫夫人呢？”

“在巴黎，住在布里斯托尔旅馆。”

“絮扎纳呢？”

“不见了。”

“斯坦韦格？”

“什么也不知道。”

“杜邦别墅被看起来了吧？”

“对。”

“今早报纸上没有坏消息吧？”

“没有。”

“好。按这个办法，可以给我写信。”

他们来到了二楼的内部走廊。亚森·罗平把一个纸团塞到两兄弟中的一个手上。

当韦贝副局长带着亚森·罗平走进福尔默里先生的办公室时，这位先生说了一句妙语：

“啊！您来了！我原来就相信，哪天我们会把手搭在您身上的。”“我也相信是这样，预审法官先生。”亚森·罗平说，“不过我很高兴，因为命运指定您来还我这个诚实人以公道。”“他在嘲弄我。”福尔默里先生想。

于是，他用同样半是讥讽半认真的口气，回敬道：

“先生，您这个诚实人此刻应该交待所犯的三百四十四起盗窃、诈骗、造假、敲诈勒索和窝赃罪。三百四十四起呐！”

“怎么？就这么一点点？”亚森·罗平叫起来，“我真是不好意思。”

“您这个诚实人，今天应该交待谋杀阿尔唐汉姆的罪行。”

“哟，这件倒是新的。预审法官先生，这是您的主意吧？”

“正是。”

“太厉害了！说实在的，您进步不小哇，福尔默里先生。”

“您被捕的时候，那种姿势表明阿尔唐汉姆无疑是您杀的。”

“是无疑。不过我要问一句：阿尔唐汉姆是死于什么伤？”

“喉部一处刀伤。”

“刀子呢？”

“没找到。”

“如果是我杀的，怎么会找不到的，因为我就是在被杀者身边被逮住的。”

“那么，照您看，谋杀是……？”

“就是杀害克塞尔巴赫先生、夏普曼的人杀的。伤口的特点就是足以使人信服的证据。”

“可他从哪儿逃走了？”

“发生惨案的房间里有一道翻板活门，他就是从那里逃走的。”

福尔默里先生显出狡猾的样子。

“您怎么不走那条路逃命呢？”

“我试过了。可是半路上有一道门打不开。就在我作这番尝试期间，那家伙又走回来，杀了同伙，因为他怕同伙守不住秘密，把他供出来。我原来准备了一包衣服，也被他这时拿了藏在壁柜里。后来被你们搜出来了。”

“为什么准备这包衣服。”

“为了化装。我到格利西纳的目的是：把阿尔唐汉姆交给司法当局，让我假扮的塞尔尼纳王子隐去，我作为……”

“勒诺尔曼先生再次出现，也许是这样？”

“正是这样。”

“不对。”

“什么？”

福尔默里先生狡黠地笑着，左右摇着食指。

“不对。”他重复一句。

“什么，不对？”

“勒诺尔曼先生的故事……朋友，编这么一套骗骗公众是可以的，可我福尔默里先生，您是骗不了的。我决不相信什么亚森·罗平和勒诺尔曼是一个人的鬼话。”

他放声大笑。

“亚森·罗平，保安局长！不可能！别的您都可以做到，就是这一条做不到！有界限……我是个有头脑的人……不过，话说回来……我们私下说说，出于什么理由要编出这一套谎言？我承认，我不大明白……”

亚森·罗平惊愕地看着福尔默里先生。尽管他很了解这位先生，还是没有想到他自负和糊涂到这种地步。塞尔尼纳王子的双重身份眼下已经是确凿无疑的事。只有福尔默里先生……

亚森·罗平朝韦贝先生转过头去。韦贝先生听得目瞪口呆。

“亲爱的韦贝，我觉得您的升迁完全泡汤了。因为我要不是勒诺尔曼先生，那他就必定还活着……只要他活着，我相信福尔默里先生凭着他的嗅觉，就一定会把他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

“亚森·罗平先生，我们会找到他的。”预审法官大声说，“……这件事由我负责。我承认，将来让您和他对质，场面一定精彩。”

他放声大笑，指头在桌上敲起了鼓点。

“这真有趣！啊！跟您打交道是不会乏味的。这么说来，您若真是勒诺尔曼先生，那么让人逮捕自己的同伙热罗默就是您干的呐！”

“当然是！难道不应该让内阁总理高兴？不应该救一救内阁？这是历史性的壮举。”

福尔默里先生捧腹大笑。

“啊！这事，笑得我要死！上帝啊，这事多么滑稽啊！这句回答，会传遍全世界。好吧，照您的说法，克塞尔巴赫先生遇害以后，一开始是我与您在旅馆作调查，对吧？……”

“您调查王冠失窃案时也是和我在一起。那时我是德·夏尔默拉斯公爵。”亚森·罗平讥讽道。

听到他提起那段不光彩的往事，福尔默里先生身子一震，满心的快乐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板起一副脸说：

“看来，您还死抱着那套谬论不放？”

“我也是没法子，因为这是事实。真正的勒诺尔曼先生已经死了。您只要坐上去交趾支那的邮船到西贡，很容易找到证明这件事的依据。我是顶替了那个诚实人。将来我可以把他的死亡证拿给您看。”

“说谎！”

“唉！预审法官先生，我跟您说实话，这些对我来说，完全无关紧要。如果您不愿意我是勒诺尔曼先生，那我们不再谈他就是；如果您希望是我杀了阿尔唐汉姆，那也随您的便。您爱提供什么证据就提供什么好了。我再向您说一遍，这一切对我毫不重要。我把您的问题和我的回答都看作无效。您的预审根本不算数。就为了这个原因，等它一结束，我就要远走高飞。只是……”

他大模大样地搬了一把椅子，在桌子另一边福尔默里先生对面坐下来，冷冷地说：

“有一个但是，这就是：先生，您得明白，不管表面如何，不管您打的是什么主意，我都不想浪费时间。您有您的事……我也有我的事。您拿了薪金，得干您的事。我干自己的事……自己给自己开钱。我现在干的事情，不能有一分钟分心，不能停一秒钟。因此，我要继续干下去。可是，由于你们迫使我一时在牢房的四壁之间闲得无聊，绕指头打发时间，我也只好委托你们两人继续我的事业。明白吗？”

他站了起来，态度傲慢，满脸鄙夷不屑的神气，显得那样威严，强大，以致两个对话者不敢打断他的话。

福尔默里先生装出在一旁看热闹寻开心的样子，打算一笑置之：

“真是奇谈怪论！可笑！”

“先生，不管可不可笑，这都是肯定的事。审问我，调查我是否杀了人，调查我的个人经历，过去的轻重罪行，这都是一些无聊小事，我允许你们从中寻开心。只是有一条，交给你们的使命，你们时时要放在心上。”

“什么使命？”福尔默里先生问，仍然是嘲弄的口气。

“这就是，你们要接替我，去调查克塞尔巴赫先生的计划。尤其是找到德国臣民斯坦韦格老头。他被那死去的阿尔唐汉姆男爵劫持，并非法监禁起来了。”

“这案子是怎么回事？”

“我还是……或确切地说，我以为自己是勒诺尔曼先生的时候，一直把这案子留给自己。有一部分案情是在我办公室发生的，离这儿不远。韦贝不应该完全不知道。简要地说，斯坦韦格老头知道克塞尔巴赫先生那个计划的秘密。阿尔唐汉姆也在追求同一个目标，因此劫持了那老头。”

“人是不会这样消失的。一定在什么地方，这斯坦韦格。”

“确实是的。”

“您知道在哪儿？”

“知道。”

“能不能告诉我……”

“杜邦别墅区二十九号。”

韦贝耸耸肩。

“那么，是在阿尔唐汉姆家里？在他住的楼里？”

“对。”

“他这些蠢话真是可以相信呐？我在男爵口袋里搜出了地址。一个钟头后我的部下就占据了那座楼房。”

亚森·罗平放心地吐出一口气。

“啊！好消息！我真怕那个同伙，那从我手里溜走的家伙去了那儿，再次把斯坦韦格带走了哩。那些仆人呢？”

“走了！”

“对，那家伙一个电话就可通知他们撤退。可是斯坦韦格还在那儿。”

韦贝先生不耐烦了：

“里面没有人。我跟您再说一遍，我的部下没离开过那幢楼。”

“保安局副局长先生，我给您搜查证，您亲自去杜邦别墅区那幢楼里搜查……搜查结果，明天向我报告。”

韦贝先生再次耸耸肩，却没有注意对方这番话是多么不得体：

“我有更紧要的事情……”

“保安局副局长先生，再没有比这更紧要的事了。您要是耽搁了时间，我的计划就全泡汤了。斯坦韦格老头就说不了话啦。”

“为什么？”

“因为至多再过一两天，您不给他送吃的，他就要饿死了。”

三

“是十分严重……十分严重……”福尔默里先生思索片刻后，喃喃说道，“可惜……”

他微微一笑。

“可惜，您透露的情况犯了个大错误。”

“哦！什么错误？”

“亚森·罗平先生，这一切只是个大骗局……您要我怎么讲？我开始识破您的花招了。您的诡计越是隐蔽，我就越是提防。”

“傻瓜！”亚森·罗平骂了一句。

福尔默里先生站起来。

“审讯完了。您明白，这只是纯粹走走过场，让决斗双方见见面。既然剑已经拔出来了，就只缺必不可少的证人了。您的律师呢？”

“哦！非要不可吗？”

“非要不可。”

“这种……成问题的法庭辩论，也要劳烦律师吗？”

“必须劳烦律师。”

“既是这样，我就选甘贝尔先生。”

“律师公会主席。好，您会得到很好的辩护的。”

第一场审讯就这样结束了。又是杜德维尔两兄弟一左一右把他押下楼梯。他小声地吩咐他们：

“看守热纳维耶芙的房子……固定四个人看守……克塞尔巴赫夫人也一样……她们都受到了威胁。他们会去搜查杜邦别墅……你们也要去。要是发现了斯坦韦格，设法让他沉默……必要时可以用点火药。”

“老板，您什么时候出来？”

“眼下没办法……再说也不急……我休息休息。”来到下面，他又见到那些城市自卫队的士兵。他们团团围住马车。

“孩子们，回家。”他叫道，“而且要快。我两点整与自己有个约会。”

一路上没有出事。回到牢房，亚森·罗平写了一封长信，向杜德维尔两兄弟作了详细的指示。又另写了两封信。

有一封是写给热纳维耶芙的：

热纳维耶芙，您现在知道我是谁了。您幼时两次把您抱在怀里带走的人，他的名字我为什么不告诉您，您将来会明白的。

热纳维耶芙，我是您母亲的朋友，远方的朋友。她并不知道我有两种身份，但她认为我可以信任。她临死时给我写信，托我照看您，原因就在这里。

我虽然不配得到您的敬重，热纳维耶芙，但我将始终忠于您母亲的心愿。不要把我完全从您心里赶走。

亚森·罗平

还有一封是写给多洛莱·克塞尔巴赫的：

塞尔尼纳王子起初仅是为了利益才来到克塞尔巴赫夫人身边的。但随后，他感到了向这位夫人尽力效忠的强烈需要，便留了下来。

既然塞尔尼纳王子今日只剩下亚森·罗平这个身份，他便要求克塞尔巴赫夫人不要剥夺他从远处保护她的权利，就像人们保护一个再也见不到面的人那样。

桌上有几个信封。他取了一个，又取一个。正要写第三个时，忽然瞥见一张白纸条，不免大吃一惊，纸上粘贴着一些词，显然是从报上剪下来的。

他读道：

你与阿尔唐汉姆交锋，并未获胜。不要再管这件事。这样，我将不会反对你越狱。

签名 L.M.

这个异乎寻常的无名角色再次让亚森·罗平觉得恐惧和厌恶，就像触到分泌毒液的软体动物、爬行类动物那样反感、恶心。

“又是他！”他说，“把手一直伸到这里面来了！”

正是这点让他觉得恐惧。他一下就看出这个对手十分强大，与他的实力不相上下。可他拥有巨额资财，到底有多少，连他本人也弄不清呵。

他立即怀疑条子是看守放进来的。可是这样一个面容冷峻、表情严肃的人，怎么可能会让人收买呢？

“唉！不管怎么说，这终究是好事嘛！”他叫起来，“以前跟我交手的，都只是一些笨蛋……我只好让自己当上保安局长，来跟自己斗着玩……这一

回我可是碰着对手了！……来了个远远胜过我的人……简直可以说把我玩弄于股掌……我要是能从监牢深处躲过他的打击，把他打败，见到斯坦韦格老头，从老头口里掏出秘密，执行并且实现克塞尔巴赫先生的计划，保护克塞尔巴赫夫人，为热纳维耶芙赢得幸福和财富……那样亚森·罗平……才称得上是亚森·罗平……为了这一点，先睡一觉再说……”

他躺到床上，低语道：

“斯坦韦格，别死，忍到明晚，我保证……”

他睡了整整一下午，一晚上，还有第二天一上午。将近十一点钟，有人来通知他，甘贝尔律师在律师会客室等他见面。他答道：

“请告诉甘贝尔先生，他如果需要了解我的行为和事实，只用查阅十年来的报纸即可。我的过去已经属于历史了。”

到中午，又用昨日那样的排场和措施，把亚森·罗平押到司法大楼。他见到了杜德维尔兄弟中的老大，说了几句话，把三封信交了。然后，他被带到福尔默里先生的办公室。

甘贝尔先生已经在那儿，带了一大包材料。

亚森·罗平立刻向他致歉：

“亲爱的大师，刚才未能见您，深表歉意。同时，对您愿意承担这桩苦事，这无益的苦事，也表示遗憾，因为……”

“是啊，是啊，我们知道，”福尔默里先生打断他的话，“知道您要去旅行。这没问题。不过在出门之前，我们还是来干活。亚森·罗平，尽管我们多方调查，对您的真名，我们还是没有掌握确凿的材料。”

“这真是怪事！我本人也不清楚。”

“对于您是否是一九××年被监禁在卫生检疫所监狱、首次越狱时的亚森·罗平，我们甚至也不能肯定。”

“‘头一次越狱’，这词用得很准确。”

“确实，”福尔默里先生继续说，“人体检测处保留了亚森·罗平的卡片。上边记录的人体特征，与您现在的完全不符。”

“越来越离奇了。”

“特征不同，尺寸不同，印记不同……甚至两张照片也完全不同。因此我要求您如实告诉我们您的真实身份。”

“这正是我想问您的事情。我用了那么多假名，到最后把本名也忘记了。我都不认识自己了。”

“这么说，您是拒绝回答。”

“对。”

“为什么？”

“不为什么。”

“您打定主意这样做？”

“对。我跟您说了：您的调查无关紧要。我昨天交给您任务，去调查我感兴趣的事情。我等着调查结果。”

“而我哩。”福尔默里咆哮起来，“我昨天跟您说了，您那斯坦韦格的故事，我一个字也不相信。我是不会去调查的。”

“那么，昨天我们会见之后，您为什么又和韦贝一块去了杜邦别墅，仔细搜查了二十九号呢？”

“您怎么知道的？……”预审法官问，相当气恼。

“从报上……”

“啊！您还读报！”

“我必须了解情况。”

“我为了问心无愧，的确去了那座房子，粗略看了看，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

“相反，您十分重视，把我交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值得表扬。直到现在，保安局副局长韦贝还在那边搜查。”

福尔默里先生似乎有些吃惊，讷讷地说：

“多么富有想象力！韦贝先生和我，我们有更要紧的事情要做。”

这时，有个接待员进来，在福尔默里先生耳边说了几句话。

“叫他进来！”福尔默里先生说，“叫他进来！”

他快步迎出去，说：

“喂！韦贝先生，有什么新发现？找到那人了吗……”

他甚至不费力掩饰自己的情绪，因为他急于知道搜索情况。

保安局副局长回答道：

“没有新发现。”

“啊！您肯定？”

“我肯定，那屋里没有人，死的活的都没有。”

“可是……”

“预审法官先生，情况就是这样。”

两人都显出十分失望的样子，似乎他们受了亚森·罗平的影响，也深信有那么回事。

“您瞧见了，亚森·罗平……”福尔默里先生说，口气很遗憾。

又补充一句：

“我们所能推测的，就是斯坦韦格老头原来是关在那儿，现在被转移走了。”

亚森·罗平说：

“前天上午还在。”

“下午五点，我的人就占据了那座房子。”韦贝先生说。

“也许应该假设，人是下午转移走的。”福尔默里先生下结论说。

“不对。”亚森·罗平道。

“您是这样认为？”

预审法官这句出自本能的问话，这种预先就服从对手的决定的方式，其实是自发地对亚森·罗平的洞察力表示敬意。

“我甚至不仅是这样认为，”亚森·罗平明确地肯定道，“斯坦韦格绝不可能在那时被转走。他肯定在杜邦别墅区二十九号。”

韦贝先生朝上举起双臂。

“这话真荒唐！我是刚从那儿来的！我把每个房间都搜索到了！……要藏一个人，决不会像藏五法郎硬币那么容易。”

“那么，怎么办？”福尔默里先生嘀咕道。

“预审法官先生，怎么办？”亚森·罗平反问道，“很简单。坐上车，随您采取什么措施，把我带到杜邦别墅区二十九号。现在是一点钟。到三点钟，我肯定要找出斯坦韦格。”

建议明确，苛刻，不容拒绝。两个司法官员感受到这种强硬意志的压力。

福尔默里先生看看韦贝先生。无论如何，为什么不试试呢？试这么一次，有谁会反对呢？

“韦贝先生，您认为怎么样？”

“唔！……我也不太清楚。”

“是啊，可是……事关一个人的性命……”

“显然是……”副局长开始思考。

门开了。一个接待员送来一封信。福尔默里先生拆开来，读到这些话：

防着点。只要亚森·罗平进了杜邦别墅区那栋房子，就会逃走。他早就准备越狱。

——L.M.

福尔默里先生脸一下变白了。好险呐，幸亏还没去。想起那危险，他心有余悸。亚森·罗平又一次想要他。斯坦韦格其实不在了。

福尔默里先生低声说着感谢的话。若不是出现奇迹，来了这封匿名信，他就完了，就要声败名裂了。

“今天审到这儿够了。”他说，“明天再审。士兵们，把在押犯送回卫生检疫所监狱。”

亚森·罗平没说话，寻思那封信肯定是“那家伙”写来的。他想，此刻解救斯坦韦格的机会只有二十分之一。但不管怎么样，毕竟有这么一个机会，因此，他亚森·罗平没有理由绝望。

他只是简单地说：

“预审法官先生，我约您明天上午十点，在杜邦别墅区二十九号见面。”

“您疯了！我可没有这个意思！……”

“可我有这个意思。有这点就足够了。明天上午十点钟见。请准时到。”

四

一如前几次，亚森·罗平一回到牢房，就上床躺下，一边打哈欠一边想：

“为了促使我的事业发展，没有比这种日子更方便的了。每天我只要按一下大拇指，就能让整架机器转动。现在，只用耐心等到明天就行了。事件会按自身的规律发展。对一个劳累过度的人来说，这是多好的休息呀！”

他转身面壁：

“斯坦韦格，你若还活着，千万不要死！！！我求你增加一点信心，像我一样睡觉。”

除了吃饭时间，他一直躺在床上，睡到次日早上，被看守开锁扯门闩的声音吵醒。

“起床，”看守叫他，“穿衣……急得很。”

韦贝先生和他的部下在走廊里接了他，一直带到马车上。

“车夫，杜邦别墅区二十九号。”亚森·罗平上车时吩咐道，“……要快。”

“啊！您知道我们要去那儿？”韦贝说。

“当然，我知道，既然昨天我与福尔默里先生约好，今天十点在杜邦别墅二十九号见。亚森·罗平说的事，一定会办到。证据就是……”

马车一驶进佩尔戈莱兹街，警方所采取的严密措施就让亚森·罗平开心不止。只见街上站满了警察。至于杜邦别墅区，更是不许车辆通行。

“戒严了。”亚森·罗平冷笑道，“韦贝，你以我的名义，给这些无缘

无故被叫来站岗的可怜人每人发一路易。不过，你们用得着这么害怕吗？只要稍许有点不对，你就给我戴上手铐吧！”

“我只等着满足你的意愿。”韦贝先生说。

“那就戴吧，老伙计。得让我们双方实力相当才行！你想想，今天你才不过三百人！”

亚森·罗平戴着手铐，在台阶前下了马车。有人立即把他领到福尔默里先生所在的房间。然后警察们立即退了出来，只有韦贝先生一人留下来。

“对不起，预审法官先生，”亚森·罗平道，“我也许迟到了一两分钟。请相信，我下次会安排好的……”

福尔默里先生一脸苍白。身子一阵神经质的颤抖。他嘟嘟囔囔地说：

“先生，福尔默里太太……”

他喉头一阵哽咽，提不上气来，说不下去了。

“怎么了，那好心的福尔默里太太？”亚森·罗平感兴趣地问，“今年冬天，我有幸和她在市政厅的舞会上跳过舞，我一直记着这……”

“先生，”预审法官重新说下去，“先生，福尔默里太太昨晚接到她母亲的电话，让她快回去。于是她就匆匆走了。不幸的是我没陪她去，因为我当时正在研究您的案卷。”

“研究我的案卷？这可是个错误。”亚森·罗平指出。

“到了半夜，”预审法官继续说下去，“我见太太还没回来，有些不安，就跑到她母亲家，她不在那儿。她母亲并没有打电话给她。这一切都只不过是可恶的陷阱。直到现在，福尔默里太太还没回来。”

“啊！”亚森·罗平气愤地叫了一声。

他想了一下，说：

“我记得福尔默里太太很漂亮，对不对？”

法官似乎没有听明白，凑近亚森·罗平，姿态有些戏剧性，不安地说：

“先生，今早我收到一封信。信中告诉我，一俟找到斯坦韦格，就把我太太放回。喏，就是这封信。签名是亚森·罗平。是您写的吗？”

亚森·罗平检查信后，郑重肯定道：

“是我写的。”

“这就是说，您想迫使我来领导寻找斯坦韦格的行动？”

“我要求您这样做。”

“一找到他，我太太就会获得自由？”

“是的。”

“即使找不到也会把她放回。”“不可能找不到。”

“要是我不干呢？”福尔默里先生叫起来，突然觉得反感。亚森·罗平低声说：

“那会引来严重后果……福尔默里太太很漂亮……”“好吧。找找看吧……您为主。”福尔默里先生咬牙切齿道。他交抱双臂，像个识时务的人，知道有时在支配事件的人面前要妥协。

韦贝先生一声不吭，只是一个劲咬着胡子，使人感到，再一次对这个虽是手中败将却又总是占上风的敌人让步，使他窝了一肚子火。

“上楼吧。”亚森·罗平说。

他们上了楼。

“打开这间房门。”

他们打开这间房门。

“叫人把我的手铐取掉。”

福尔默里和韦贝两位先生犹豫片刻，面面相觑。

“叫人把我的手铐取掉。”亚森·罗平又吩咐一句。“一切由我负责。”韦贝先生担保道。

他向同来的八个部下示意：

“子弹上膛！号令一下就开火！”

那些警察都抽出手枪。

“放下武器！”亚森·罗平命令道，“把手插进口袋里。”看到警察们犹豫不决，他大声表示：

“我以名誉发誓，我来这里只是为了救一个垂亡的人，决不企图逃走。”

“亚森·罗平的名誉……。”一个警察嘀咕道。

话没说完，他腿上就狠狠挨了一脚，立刻痛得嚎叫起来。所有警察都忿恨已极，准备扑过去。

“停下！”韦贝先生出面喝道，“去吧，亚森·罗平……我给你一个钟头……要是一个钟头后你还不回来……”

“我可不希望带有条件。”亚森·罗平不快地提出。

“唉！随你便吧，畜生！”韦贝也恼了，骂了一句。

他拖着警察们后退几步。

“好极了。”亚森·罗平说，“这样，就可以安安静静工作了。”

他坐在一把舒适的扶手椅上，要了一支烟点燃，开始朝空中吐烟圈。其他人则在一旁等着，丝毫不试图掩饰好奇心。

过了一会儿：

“韦贝，让人把床搬开。”

床被搬开了。

“拉开凹室的幔子。”

幔子拉开了。

开始了一段长久的沉默，就像是一次催眠活动。在场的人都带着嘲弄和惶恐的心情观看着，隐隐害怕会发生什么神秘的事情。他们或许会看到一个垂死的人被魔法师不可抗拒的魔咒召唤，突然在空中出现，或许会看到……

“好了。”亚森·罗平说。

“什么，就已经好了吗？”福尔默里先生叫起来。

“预审法官先生，您以为我在牢房里什么也不想，没有半点把握，就让您们带到这里来吗？”

“现在怎么办？”韦贝先生问。

“派一个人去守着电铃板。大概就挂在厨房那边。”

一个警察去了。

“现在，按电铃按钮，就在凹室，齐床的高度……好……用力……别松开……这样够了……现在，把刚才派下去的人叫回来。”

过了一分钟，那人回来了。

“喂，伙计，你听见铃响了没有？”

“没有。”

“那板上没有一个号码的铃子动了没有？”

“没有。”

“很好，我没有猜错。”亚森·罗平说，“韦贝，请把那个铃子取下来。正如你见到的，那是个假的……是那个……先旋下按钮周围的小瓷罩……好……现在，你看见了什么？”

“一个漏斗样的东西。”韦贝先生回答，“像是一截管子的一端。”

“低下头……嘴巴对准管子，就像对着话筒一样……”

“对准了。”

“呼唤……呼唤……斯坦韦格！……喂！斯坦韦格！……不必大喊大叫……只须像说话那样……怎样？”

“没有回答。”

“你肯定吗？听……没有回答？”

“没有。”

“那就糟了。他不是死了……就是不能回答了。”

福尔默里先生惊叫道：

“如果是这样，那就完了。”

“并没有完，”亚森·罗平说，“不过要多费一些时间了。这根管子和别的管子一样，也有两端。得顺着管子到另一头去。”

“可那得把整座房子拆掉。”

“不必……不必……你们将看到……”

他亲自动手干起来。警察都围在他身边。不过，他们想的主要是看他怎么干，而不是看守他。

他进了另一间房间，不出所料，立即看到了一截铅管，像水管一样从一个角落伸向天花板。

“啊！啊！”亚森·罗平说，“向上走！……不傻呀……人们一般都是去地下室找……”

线索发现了，只要顺着找下去就行了。他们先上了三楼，然后四楼，最后来到阁楼，发现一间房子的天花板开了缝，管子从中穿过，进了一个十分低矮的屋顶间。屋顶间上部也开了口子。

屋顶间上面就是屋顶。

他们搬来一架梯子，爬过一扇天窗。屋顶上铺着铁皮。

“您不觉得走错了路吗？”福尔默里先生道。

亚森·罗平耸耸肩。

“不觉得。”

“可是，管子只通到铁皮下面。”

“这只是表明，在铁皮和屋顶间上部之间还有个空间，在那里可以找到……我们要找的人。”

“不可能！”

“我们去看看，叫人揭开铁皮……不，不是那儿……管子通到了这里。”

上来三个警察执行命令。其中一个发出一声惊叹：

“啊！我们发现了。”

大家俯身去看。亚森·罗平说对了。在半朽的檩条下面，有一个空间，最高处有一米高。

有一个警察下去了，踩断了木条，跌到了屋顶间。

必须小心在屋顶上行动，揭开铁皮观察下面。

稍过去一点，是一只烟囱。亚森·罗平走在头里，注意着警察们的工作。

他停下来，说：

“到了。”

只见一个人，确切地说一具尸体躺在屋顶下。在强烈的日光照射下，他们看见那人面色苍白，脸痛苦得变了形。几条铁链把他拴在固定在烟囱的铁环上。他身边放着两只盆子。

“他死了。”预审法官说。“您知道什么？”亚森·罗平回他一句。

他滑下去，用脚试探了一下地板，觉得这儿要比刚才那儿结实，就走到尸体旁边。

福尔默里先生和韦贝先生也跟着溜下去。

亚森·罗平检查了一阵，说：

“还有气。”

“是啊，”福尔默里先生说，“心跳很微弱，但毕竟没有停。您认为还有救吗？”

“当然有救！他又没死……”亚森·罗平肯定地说。

他吩咐道：

“马上喂点牛奶！加点矿泉水。快！我担保有救。”

过了二十分钟，斯坦韦格老头睁开了眼睛。

亚森·罗平跪在他身边，低声对他说：

“听我说，斯坦韦格，不要把皮埃尔·勒迪克的秘密告诉任何人。我是亚森·罗平，我向你买这个秘密。价钱由你定。让我干吧。”声音缓慢，清晰，好让病人把它铭刻在脑子里。

预审法官一把抓住亚森·罗平，严肃地问道：

“福尔默里太太呢？”

“福尔默里太太已经放了，正焦急地等您回去哩。”

“怎么就已经放了？”

“嗨，预审法官先生，我知道您会同意这次小行动的。您决不可能拒绝……”

“为什么？”

“福尔默里太太太漂亮了。”

二 近代史一页

—

亚森·罗平抡起两只拳头，一左一右猛击出去，又收回来护在胸前，然后又击出去，又收回来。

这个动作连续做了三十次，他又做前后弯腰的动作，然后是高抬腿，然后是甩臂动作。

这组运动费去一刻钟。每天早上，他都要花一刻钟做瑞典体操，以活动肌肉。

接着，他坐在桌前，从编了号的盒子里取出几张白纸，一张张叠起信封来。

这是他同意并且每天都强迫自己干的活儿，在押犯有权选择自己爱干的活儿。如叠信封、折纸扇、制金属钱夹等。

这样，他的手机械地动着，肌肉无意识地伸缩着，脑子却不停地想着他的事儿。

这时，传来拉门闩、开锁的声音……

“啊！是您呐，杰出的看守。是要我梳洗理发然后拉出去砍头了吧？”

“不是。”看守说。

“那么是预审？去司法大楼？这真叫我吃惊，因为前几日好心的福尔默里先生告诉我，以后，出于谨慎，就在我的牢房里提审。说实话，这打乱了我的计划。”

“有人来见您。”看守简洁地说。

“行了。”亚森·罗平说。

在去会见室途中，他寻思：

“妈的，倘若果然如我所料，那我就真是一个厉害角色！才四天功夫，而且是在牢房里，就把事情办成了，真是大师的手笔。”

前来探监的人都要带上合乎规定的，由警察总署第一处处长签发的许可证。看守把他们领进辟作会见室的狭窄牢房。这些牢房中间立了两道栅栏，相距约五十厘米，把牢房一分为二。两部分各开一道门，通向各方的走廊。探监者和在押犯各由一道门进来。他们不可能接触，也不可能小声说话，更不能交换东西。另外，在一定情况下，看守可以在场。

这一次，是看守长在场。

“是哪个鬼东西获准来看我？”亚森·罗平一进去就嚷道，“今天又不是我的见客日。”

趁看守关门的时候，他走近栅栏，打量外面那道栅栏后面的来人。光线昏暗，看不清那人的模样。

“啊！”看了一阵，他高兴地叫道，“是您呀，斯特里帕尼先生！真是稀客！”

“是啊，亲爱的王子，是我。”

“不，请不要这样称呼我，亲爱的先生。在这里，我把一切图虚荣爱面子的东西都丢掉了。就叫我亚森·罗平。这更合时宜。”

“我当然愿意这么叫。可我认识的是塞尔尼纳王子，把我救出苦海让我幸福富裕的是塞尔尼纳王子。您明白，对我来说，您永远是塞尔尼纳王子。”

“有事就说吧，斯特里帕尼先生……看守长的时间很宝贵，我们无权糟蹋。简明扼要地说，您是为什么事来的？”

“为什么事？哦！上帝啊，很简单。我觉得，您做了开头的那件事，我若是请别人而不是请您来做完，您一定不高兴。另外，也只有您掌握了那些材料，使得您当年发现了真相，救了我一命。因此，也只有您才能保护我避开新的威胁。我把事情说给警察总监先生听了，他理解我的处境……”

“人家允许您来看我，我就觉得奇怪，果然是……”

“亲爱的王子，您不能拒绝。这件事牵扯到那么多人，不但事关我的利益，而且关系到一些上层人物，这您是知道的……非要请您出面才办得好。”

亚森·罗平拿眼角观察看守长。只见他侧着头，认真听着，努力理解这两人的交谈中所含的隐义。

“因此……？”亚森·罗平问。

“因此，亲爱的王子，我恳求您好好回忆一下，那份用四种文字起草的资料，开篇至少提到……”

看守长耳朵稍下一点的腮帮子上挨了一拳……身子摇摇晃晃，过了二秒钟，就一声不吭，像门板似地倒在亚森·罗平怀里。

“亚森·罗平，准得很！”来人说，“干得干净利索。”

“喂，斯坦韦格，您有氯仿麻醉剂吗？”

“您确信他昏过去了。”

“你说吧！他会昏三四分钟……还不够。”

德国人从口袋里掏出一截铜管，像天文望远镜一样拉长。铜管当头，有一个小瓶。

亚森·罗平取下小瓶，在一块手帕上洒了几滴，捂在看守长的鼻子上。

“很好！……这家伙吃了苦头……我会为此受罚，坐上十天半个月黑牢……不过干这一行，也就免不了。”

“我呢？”

“您？您希望人家怎样处置您？”

“哎哟！会吃拳头……”

“不会，您又没动手。”

“可见您的许可证呢？是假的。”

“又不是您做的。”

“可使用者是我。”

“对不起！您前天以斯特里帕尼的名义递了一份申请，今早收到了正式的批复。余下的事一概与您无关。伪造这份文件的是我的朋友。只有他们才可能担心。您去看看他们来了没有！……”

“要是有人中途闯进来，打断我们的会见呢？”

“为什么？”

“我来这儿，出示会见亚森·罗平的许可证时，典狱长把我叫了去，翻来覆去检查那份文件。我相信他会打电话向警察总署核实的。”

“肯定会这样。”

“那怎么办？”

“老伙计，一切我都预料到了。您别担心，我们聊聊吧。我推测，您来这儿，一定知道是为了什么事，对吗？”

“对。您的朋友给我说明白了……”

“您同意了？”

“我的救命恩人，想怎么支配我就可以怎么支配我。不管我能帮他什么忙，都无法报答他的救命大恩。”

“在说出秘密之前，想一想我目前的处境……一个无能为力的囚犯……”

斯坦韦格笑了起来：

“别，求求您，别开玩笑。我把秘密告诉克塞尔巴赫，是因为他有钱，比别人更有条件利用这个秘密。不过，您尽管身陷囚笼，无能为力，我也认为您比克塞尔巴赫强过百倍。尽管他有亿万家财。”

“嗨！嗨！”

“您也清楚，我被关在那个窟窿里，就要咽气，纵然有亿万钱财也不可能发现我，更不可能把我领来这儿，与您这个无能为力的囚犯待上一个钟头。办成这些事，需要的是别的东西。而您正好有这种东西。”

“既是这样，那就说吧。我们一项项来。那凶手叫什么名字？”

“这个，我可不能告诉您？”

“怎么，不能？可你认识他，而且你应该把一切都告诉我。”

“一切都告诉您，只是这点除外。”

“可是……”

“以后吧。”

“你疯了！为什么以后？”

“我没有证据。以后，等您出来，我们再一起寻找证据。再说，告诉您又有什么用？真的，我不能说。”

“你怕他？”

“对。”

“好吧。”亚森·罗平道，“不管怎么说，这倒不是最紧迫的。其余的，你下决心都说出来？”

“都说出来。”

“那好，你回答我的话，皮埃尔·勒迪克叫什么名字？”

“赫尔曼四世，德-篷-韦尔登兹大公、柏恩卡斯泰尔亲王、菲斯廷根伯爵、维埃斯巴登和其他地方的领主。”

亚森·罗平获悉他保护的人不是屠夫的儿子，高兴得直打哆嗦。

“好哇！”他低声道，“我们有贵族衔头了！……就我所知，德-篷-韦尔登兹大公爵在普鲁士。对吧？”

“对，在莫泽尔。韦尔登兹家族是帕拉蒂纳·德-篷家族的分支。大公爵在吕内维尔和约之后被法国人占领了，成为蒙-托纳尔省的一部分。一八一四年，又恢复了大公爵，交给赫尔曼一世统治。他是皮埃尔·勒迪克的曾祖父。皮埃尔·勒迪克的祖父赫尔曼二世年轻时期放荡不羁，不光自己破了产，把国家的财产也挥霍一空。臣民们无法容忍，就放火把古老的韦尔登兹城堡烧了一部分，把这位君主逐出国门。大公爵从此由三位摄政以赫尔曼的名义实行管理。颇为反常的是，赫尔曼二世竟没有放弃权力，还保持了大公的头衔。他在柏林日子过得相当凄凉。后来他参加了普法战争。他是俾斯麦的朋友，因此站在普鲁士一边。在巴黎围城的战斗中，一颗炮弹夺去了他的生命，临死前把儿子赫尔曼三世托付给俾斯麦……”

“也就是我们这位勒迪克的父亲。”亚森·罗平说。

“是啊。赫尔曼三世得到普鲁士宰相的喜爱，好几次派他作密使，去见外国权要。在保护人倒台以后，赫尔曼三世离开了柏林，游历一番之后，来到德累斯顿定居。俾斯麦死时，赫尔曼三世在他身边。两年以后，他自己也去世了。这都是一些公开的事实，在德国是众所周知。这就是赫尔曼一家三代人的故事。”

“可是第四代，即赫尔曼四世呢？”

“我们等会再谈。现在我们来说说那些人所不知的事情。”

“只有你一人知道的事。”亚森·罗平说。

“我一人，还有另外几个人知道。”

“怎么，还有几个？那秘密岂不泄露了？”

“不，不，他们一直保守了秘密。您放心，我向您保证，利益相关，他们不会说出去的。”

“那么！你是怎样知道的？”

“听一个人说的。他是最后一任赫尔曼大公的私人秘书，服侍大公多年。这位仆人在开普敦是在我怀里去世的。他先告诉我，他的主人是秘密结婚，遗下一子。接着他就把那惊人的秘密告诉了我。”

“就是你后来告诉克塞尔巴赫的秘密？”

“对。”

“那你说给我听。”

他话音未落，就听见钥匙插进锁眼开门的声音。

“别说话。”亚森·罗平低声吩咐。

他闪到门后，贴墙站着。门开了。亚森·罗平把那人拖进来，猛地关上。进来的是个看守，发出一声惊叫。

亚森·罗平掐住他的喉咙。

“老朋友，别出声。要是不听，你就完了。”

他把这看守压倒在地上躺着。

“老实吗？……认清形势了？对吗？好……你的手帕呢？现在，伸出两只手腕……好，我放心了。听着……是他们出于谨慎，派你来的，对吗？如果需要，来支援看守长，是吧？……措施是周密，可惜晚了一点。你看到了，看守长已经死了！……你要是动，要是叫喊，就会落个同样的下场。”

他抓起那人的钥匙串，把其中一片插入门锁。

“这样，我们就放心了。”

“您那边是放心了……可我这边呢？”斯坦韦格老头指出。

“人家为什么要来？”

“要是有人听见他刚才那声叫喊了呢？”

“我想不会。但不管怎样，我的朋友把配制的钥匙给了你，是吧？”

“是的。”

“那好，堵住锁眼……干好了吗？好，现在我们少说有十分钟不会受到打扰。亲爱的，你瞧，有些事情，表面上最难办，其实做起来很简单。只要冷静，善于临机应变。好吧，你也别担心了。说吧。用德语说，愿意吗？我们关心的国家秘密，不必让那家伙知道。来吧，老朋友，别慌张。我们是在自己家里。”

斯坦韦格又开始说：

“俾斯麦去世当晚，大公赫尔曼三世就带了他的亲信，也就是我在开普

敦那位朋友，坐上了去慕尼黑的火车……一下车就赶上了开往维也纳的快车。从维也纳他们去了君士坦丁堡，然后去了开罗、那不勒斯，又去了突尼斯、西班牙、巴黎、伦敦、圣彼得堡、华沙……在每一座城市，他们都没有停留，跳上一辆出租马车，让车夫带上他们的两只箱子，坐车驶过一条又一条街道，驶往附近的车站或者码头，又乘上火车或者邮轮。”

“总之，他们试图摆脱跟踪者。”亚森·罗平总结道。

“有一晚，他们穿着工作服，戴着鸭舌帽，一副工人打扮，一根棍子挑着包袱，扛在肩上，离开了特雷夫城，步行三十五公里，来到韦尔登兹。古老的德一篷城堡，或确切他说，城堡废墟就在那里。”

“别作描述。”

“他们在附近一座森林里隐藏了一整天。夜幕降临后，他们走近从前的城墙。在那儿，赫尔曼吩咐仆人等着他，就在一个名叫狼洞的豁口处翻过了围墙。一个钟头以后，他回来了。到下一个星期，他又一次翻墙进入城堡以后，就回到德累斯顿自己家里。行动结束了。”

“这次行动是什么目的？”

“大公没向仆人透露一句口风。不过那位朋友通过一些细节，一些巧合的事实，悟出了是什么事情。至少是部分悟出了。”

“斯坦韦格，快点说。现在时间紧迫。我急于知道整个事情。”

“半个月以后，皇家近卫军军官，与皇帝私交甚笃的瓦尔德马尔伯爵带了六个人来到大公馆，在书房里关了一整天。那位朋友好几次听见他们在里面激烈争吵。他从窗下走过去花园时，甚至听见了这样一句话：‘皇帝陛下确信这些文件交给您了。您如果不乖乖地交出来……’接下来的话，是威胁的意思，此外整个这一幕，都被接踵而来的行动作了充分的诠释：赫尔曼大公馆被从上到下搜了一遍。”

“可这是违法的。”

“如果大公表示反对，这确实是违法的。可是大公亲自陪着伯爵进行搜查。”

“他们搜查什么？宰相的回忆录？”

“比这还重要。他们搜查一沓秘密文件。有人不慎走漏了风声。他们便知道有这么一些文件，并且确切知道它们交给了大公保管。”

亚森·罗平两肘撑在栅栏上，手指紧抠着铁丝网眼，声音激动地低声问：

“一批秘密文件……大概十分重要？”

“至关重要。要是披露出去，将引来不可预料的后果，从内政外交的角度看都是如此。”

“啊！”亚森·罗平激动地连声道，“……啊！这可能吗？你有什么证据？”

“什么证据？甚至有大公夫人的见证。大公死后，她亲口告诉那仆人的。”

“的确……的确……”亚森·罗平结结巴巴地说，“这就等于是大公本人的见证。”

“还不止呢？”斯坦韦格叫起来。

“什么？”

“还有一份材料！大公亲手写的，亲笔签名的文件，内容是……”

“内容是……”

“交给他的那批文件的目录。”

“简要地说，是什么？……”

“没法简要地说。那份材料很长，穿插了一些注释，有时还有一些看不懂的批语。我只给您举出两沓秘密文件的题目：《克隆普兰兹致俾斯麦的书信原件》。信上的日期表明这些信是在弗莱德里克三世统治的三个月里写的。您要想象这些信里有些什么内容，就想想弗莱德里克三世的病，想想他与儿子的冲突……”

“对……对……我知道……另一沓文件的题目呢？”

“《弗莱德里克三世与维多利亚皇后致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书信影印件》……”

“有这些文件？有这些文件？……”亚森·罗平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您听听大公的注释：‘与英格兰和法兰西缔约的文本。’还有这些稍有些隐晦的话：‘阿尔萨斯-洛林……殖民地……海军限制……’”

“有这些文件！”亚森·罗平嘟囔道，“你说，它们有些隐晦？恰恰相反，好懂得很！……啊！这可能吗……？”

门口传来一阵声音。有人敲门。

“别进来，”他说，“我忙得很……”

有人又敲斯坦韦格那边的门。亚森·罗平叫道：

“耐心等一下，再有五分钟就完了。”

他急迫地对老头儿说：

“你别怕，继续说……那么，照你看来，大公带着仆人去韦尔登兹城堡，目的就是收藏那批文件？”

“这点不容置疑。”

“就算是这样。但大公过后也可能把它们又取出来了。”

“不可能。那以后，他至死没有离开过德累斯顿。”

“可是大公的敌人，那些想拿到文件销毁的人，难道就不会去那儿搜寻？”

“他们确实去那儿作了调查。”

“你怎么知道呢？”

“您很清楚，我并不是始终没有活动。我一得知这些情况，第一件事就是去韦尔登兹，在周围的村子里了解情况。我打听到，柏林方面，有两次派了十来个人进驻城堡。这十几个人都是摄政的亲信。”

“那么？”

“那么？他们什么都没搜出来。因为他们走后城堡就不准外人进入了。”

“可是谁阻拦人家进入呢？”

“有五十位兵士驻守。日夜站岗。”

“大公的士兵？”

“不是。是从皇帝私人卫队派出来的。”

走廊里响起一些人声。有人又来敲门，并呼唤看守长的名字。

“他睡着了，典狱长先生。”亚森·罗平说，听出了博莱利先生的声音。

“开门！我命令您开门。”

“开不了。锁卡住了。要是您听我的劝，就在锁旁边开个口子。”

“开门！”

“我们正在讨论欧洲的命运。您要拿它怎么办？”

他朝老头子转过身：

“这么说，你没能进城堡？”

“没进。”

“但你相信那些文件藏在那里？”

“那当然！我刚才不是告诉您那些证据了吗？您还不相信？”

“相信，相信。”亚森·罗平说，“它们就藏在那里……毫无疑问……它们就藏在那里。”

他好像看到了城堡。他好像看见了那收藏文件的地方。想到德国皇帝的近卫军士兵看守的那些破纸，他就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就是发现一座取之不尽的宝藏，看到一箱箱金银珠宝，他也不会更激动。他要着手的，是多么激动人心的征服！这种事情，是多么适合他干！他信步走上这条并不熟悉的线路，再次表明他的眼力和直觉是多么不凡！

外面，人家在凿眼开锁。

他问斯坦韦格老头：

“大公是怎么死的？”

“得了胸膜炎，几天就死了。一病倒就神志不清。惊人的一幕，似乎是在两次谵妄发作之间，作出巨大努力，想集中思想，交待后事的情景。他不时呼唤妻子，绝望地看着她，徒然地翕动着嘴唇。”

“总之，他说话了？”亚森·罗平突然问，那凿眼的工作开始让他不安。

“没有，他没有说话。不过在最清醒的时刻，他打起精神，在妻子递上来的一张纸上画了一些符号。”

“那么，这些符号呢？”

“大部分看不清楚……”

“大部分……其余的呢？”亚森·罗平迫不及待地问，“其余的呢？”

“先是三个数字，写得清清楚楚：一个‘八’，一个‘一’，还有一个‘三’……”

“‘八一三’……是的，我知道了……还有呢？”

“还有，一些字母……好些字母，其中只有连在一起的三个字母和紧接在后面的两个字母可以肯定地认出来。”

“是 Apoon，对吗？”

“哦！您知道……”

门锁开始晃动，几乎所有的螺丝都给卸下来了。亚森·罗平想到谈话可能会被打断，一下急了，问道：

“这几个字母，和八一三那几个数字，就是大公留给妻儿的密码。凭这密码，可以找到那批秘密文件，对吗？”

“对。”

亚森·罗平两手抠住门锁，不让它掉下来。

“典狱长先生，您要吵醒看守长的。这不好吧。再等一分钟，行吗？斯坦韦格，大公夫人下落如何？”

“丈夫去世不久，她也忧郁地死了。”

“孩子被家族里的人领去了。”

“什么家族？大公兄弟姐妹都没有。再说他娶的是平民的女子，而且是秘密结婚。不，孩子是被赫尔曼的老仆人领去了，给他另取了个名字叫皮埃尔·勒迪克，把他抚养成人。这是个相当顽劣的孩子，不听管教，性格怪癖，

不合群。有一天出门后，就再没有见过。”

“他知道自己的身世？”

“知道。老仆人把赫尔曼写了字母和数字八一三的那张纸给他看过。”

“这件事情，后来只告诉了你。”

“对”

“而你只告诉了克塞尔巴赫先生？”

“只告诉了他。不过，出于谨慎，我把那张纸，还有那份目录给他看了，却并没有将原件交给他。事件的发展证明我做对了。”

“这两份文件在你手里？”

“在。”

“安全吗？”

“绝对安全。”

“在巴黎？”

“不在。”

“太好了。别忘了你有生命危险，人家在追踪你。”

“我知道。只要走错一步，我就完了。”

“正是，因此，小心谨慎，摆脱敌人的跟踪，去取了文件，听候我的指示。我已有十分的把握。至迟一个月，我们就一同去韦尔登兹城堡。”

“我要是被关进监狱了呢？”

“我救你出来。”

“这可能吗？”

“我头天出狱，第二天就把你救出来，不，我说错了，我出来的当晚……一个钟头以后……”

“这么说您有办法了？”

“对，十分钟前就想出来了。肯定可靠。你没什么要说了吗？”

“没有了。”

“那好，我开门了。”

他拉开门，向博莱利先生鞠了个躬。

“典狱长先生，我不知该怎样向您表示歉意……”

他没把话说完，典狱长就带了三个手下冲了进来。

博莱利先生怒气冲冲，一脸铁青，看见两名看守躺在地上，大为震惊。

“死了吗？”他吼道。

“没有。没有。”亚森·罗平嘲笑道，“瞧这个动了。说话呀，畜生。”

“那个呢？”博莱利又问，朝看守长走过去。

“只不过睡着了，典狱长先生。他太累了，我就同意他休息几分钟。我为他说情。要是这可怜人……我会难过的。”

“少废话！”博莱利先生吼道。

又对看守们说：

“先把他带回牢房再说……至于这位探监的先生……”

博莱利先生是怎样处置斯坦韦格老头的，亚森·罗平不得而知。不过对他来说，这是个微不足道的问题。他带回单人牢房的问题，要比这老头儿的命运重要得多。他掌握了克塞尔巴赫先生的秘密。

三 亚森·罗平的妙计

—

令亚森·罗平大觉意外的是：没有关他的禁闭。几个钟头以后，博莱利先生亲自来告诉亚森·罗平，他认为这种惩罚无济于事。

“不仅是无济于事，而且危险，典狱长先生。”亚森·罗平回答道，“……危险，笨拙，会引出乱子。”

“在什么问题引出乱子？”博莱利听了这位囚犯的话，越来越觉得不安。

“在这方面，典狱长先生。您刚从警察总署来。在那儿，您向有权得知此事的人讲述了在押犯亚森·罗平的反抗，并出示了发给斯特里帕尼的探监许可证。您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当斯特里帕尼给您出示许可证时，您出于谨慎，给警察总署打了个电话，表示您觉得惊讶。可是警察总署的人回答，这许可证是完全有效的。”

“哦！您知道……”

“我知道得更多，因为在警察总署回答您的是我的一个手下。在您的要求下，立即查到了经办人，而经办人立即发现许可证是伪造的……那里正在追查伪造人……不过请放心，是查不出来的……”

博莱利先生微微一笑，表示持有不同看法。

“于是，”亚森·罗平继续说，“你们就审问我的朋友斯特里帕尼，他立即痛痛快快地供出了真名斯坦韦格！这可能吗？如果是的，那么在押犯亚森·罗平就是把外人引入了卫生检疫所监狱，并与之作了一小时长谈。这会是多大的丑闻！最好把它捂住，对吗？于是你们放了斯坦韦格先生，并派博莱利先生作为特命全权大使，来见在押犯亚森·罗平，购买他的沉默。是这样吗，典狱长先生？”

“一点不错！”博莱利先生说，他打定主意，要用开玩笑来掩饰窘迫。

“别人也许会认为，您有千里眼。那么，您接受我们的条件？”

亚森·罗平哈哈大笑。

“这就是说，我接受了您的请求！是的，典狱长先生，请叫警察总署那些先生放心。我不会说的。不管怎么说，我已占了相当大的便宜，使得你们同意给我好处以换取我的沉默。我决不会与新闻界联系的……至少这件事不会。”

这句话给自己留了余地，别的事还是可以与新闻界联系的。的确，亚森·罗平的全部活动，都将趋向这双重目的：与他的朋友们联系，并通过他们，进行一场新闻战争。这是他的拿手好戏。

再说，从他被捕那一刻起，他就对杜德维尔两兄弟作了必要的指示。他估计准备工作行将就绪。

每天，他都有意强迫自己去粘贴信封。每天早上，人家都给他送来一盒盒编了号的材料，晚上，再收走折好并粘贴好的信封。

在那些选择这项活儿的在押犯之间，每天照例要分发编了号的盒子。因此，亚森·罗平每天分到的盒子，不可避免地是同样几个号码。

干久了，有了经验，每天的数量就算得准了。剩下的事，就是收买一个负责供应材料带走成品的职员。

这事容易办。

亚森·罗平确信会成功，所以不急不忙地等着他和朋友们约定的信号。这将在盒子的第一页纸上出现。

再说，时间过得飞快，每天将近中午，亚森·罗平都要接待福尔默里，接受严格的审问。他的律师甘贝尔在场，一声不吭地听着。

这是他快乐的时刻。他已经让福尔默里先生相信，阿尔唐汉姆男爵不是他杀的。但他又编出一些完全不着边际的暴行，使得福尔默里先生立即命令调查，然而调查结果却十分惊人，激起一片鄙夷之声，公众从这种嘲弄大师的手法里认出了亚森·罗平的风格。

正如他自己所说，这只不过是些无伤大雅的小游戏。难道都不能寻寻开心了？

不过忙正事的时候就要到了。第五天，亚森·罗平在分配的盒子里看到了约好的信号，在第二张纸上，横着一只指甲印。

“终于来了。”他说。

他从一个角落摸出一个小瓶，揭开瓶塞，往食指指尖上倒了一点药水，去除盒里的第三张纸。

过了一会儿，纸上显出笔迹，然后显出一个个字母，最后，字母连成一个个词，一句句话。

他读道：

一切顺利，斯坦韦格没事，在外省避避风头，热纳维耶芙·埃尔纳蒙身体健康，常去布里斯托尔旅馆探望患病的克塞尔巴赫太太，每次都在那里碰到皮埃尔·勒迪克。请用同样方法回复。毫无危险。

亚森·罗平就这样建立了与外部的联系，他的努力再次获得了成功。现在剩下的事情，就是执行计划，就是充分利用斯坦韦格老头透露的秘密，就是通过他头脑中正在酝酿的天才的妙计来获得自由。

三天后，《大报》上登出了这样几行文字：

据知情人士判断，俾斯麦的回忆录只是这位宰相参与过的一些历史事件的正式记录。在这些回忆录之外，有一些书信，倒是记载了一些隐情，意义极为重大。

这些书信已被发现。据可靠来源，它们将被连续公布于众。

大家记得，这谜一般的文章一发表，立即在全世界激起强烈反响，各家报刊都撰文评论，各种推断假设也纷纷出笼。德国的报刊传媒尤其不遗余力，进行攻击。这段文字得自何人授意？文中提到的究竟是一些什么书信？给宰相写信的人，或者收到宰相书信的人究竟是谁？这是否在俾斯麦死后对他实行的报复？或者只是某个通信人的冒失举动？

第二篇文章引导舆论集中在几个问题上，但是方式奇特。更加激起公众的好奇。

文章是这样写的：

《大报》社长先生：

贵报上星期二发表的一则花边新闻，系根据本人在卫生检疫所监狱一次国际政治讨论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文章主要部分是真实无误的，不过有个细节需要更正。那些书信确实存在，而且无人能够否认其异乎寻常的重要性。因为十年来，它们一直是有关政府寻找的对象。可是无人知道它们藏在何处，也无人知道其一星半点内容……

我在满足公众合情合理的好奇心之前，不得不让他们长久期待。我深信，这种状况，他们是会谅解的。且不说我还没有完全掌握了发现真相必不可少的资料，就是我目前的处境也不允许我随心所欲调度时间作此项调查。

眼下我能告诉大家的，就是这批书信。俾斯麦临终前交给了一个最可靠的朋友保管。而这位朋友为了自己的忠诚，经受了种种磨难，盯梢，搜查，什么滋味都尝到了。

我已经命令我的两名最优秀的秘密警察去查清这条线索。我相信不出两天，我就可以查出这桩激动人心的秘密。

亚森·罗平

于卫生检疫所监狱——豪华大旅馆二部十四监

这样一来，就是亚森·罗平在引导事态发展了！是他在监牢里导演他在第一篇文章里预告的喜剧或者悲剧。多么离奇的情节！公众都被逗乐了。有他这样一个艺术家，戏里保准少不了出乎意料耐人寻味的东西。

三天后，《大报》又登出一篇文章：

上篇文章提到的那位忠实朋友，我已得知其大名。他就是大公赫尔曼三世，德—篷—韦尔登兹大公国的摄政王（尽管已被剥夺统治权），俾斯麦的密友。

瓦×××伯爵曾带十二个人，在赫尔曼三世家搜索一通，却一无所获。不过，这并不表明大公没有掌握这些文件。

他把它们藏在何处？目前也许无人能够解答这个问题。

我要求给我二十四小时来解答它。

亚森·罗平

果然，二十四小时以后，约定的文章发表了：

那批著名的书信藏在韦尔登兹封建古堡。那是德—篷大公国的京都。部分毁于十九世纪。

那些书信到底藏在什么确切地点？究竟写的是些什么内容？这是我目前致力于解答的两个问题。我将于四天后提交答案。

亚森·罗平

到了预告的日子，公众争相抢购《大报》，可是打开一看，不觉大失所望。原先答应公布的答案并没有刊出。第二天也没有消息，第三天亦复如此。发生了什么事情？

警察总署有人走漏了消息，大家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好像是典狱长得到报告，说亚森·罗平通过粘贴的一盒盒信封与同伙联系。尽管什么也没搜出来，但为了以防万一，狱方还是停止让这令人无法忍受的在押犯干活。

对此，这令人无法忍受的在押犯回答：

“既然我无事可干，就只好关心我的案子了。请通知我的辩护律师，律师公会会长甘贝尔先生。”

这倒是真的，迄今为止，亚森·罗平一直不肯与甘贝尔先生交谈，现在，他同意了，并且要准备为自己辩护了。

二

第二天，甘贝尔先生高高兴兴地要求亚森·罗平去律师会见室。

这是个上了年纪的人，戴着一副深度眼镜，镜片把眼睛放得大大的。他把帽子放在桌上，打开公文包，马上把精心准备的一连串问题提了出来。

亚森·罗平极为友善地回答，甚至把许多鸡毛蒜皮的细节也说了出来。甘贝尔先生立即把它们记在一些用别针别在一起的卡片上。

“那么，”律师低头瞧着纸片，说，“您说，在那时候……”

“我说，在那时候……”亚森·罗平回答。

他自然地、不让对方觉察地把手肘支在桌上，然后慢慢地放下胳膊，把手伸进甘贝尔先生的帽子下面，用手指勾进皮层夹里，捏住一张长条纸。通常帽子大了时，人们便在夹层塞点纸。

他展开纸，这是杜德维尔兄弟用暗号传递的信息。

我进了甘贝尔先生家当佣人。您可以放心大胆用同样方法回复。

是那杀人凶手 L.M. 告发了用信封传递信息的办法。好在您已预见在先！

下面便详细报告了亚森·罗平披露那秘密以后所发生的事情，所引出的议论。

亚森·罗平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同样的纸条，上面写着他的指示，悄悄地塞回帽子里面。

这样，亚森·罗平又恢复了与《大报》的联系。

我答应的事情没有做到，谨向公众致歉。卫生检疫所监狱——豪华大旅馆的邮政服务实在糟糕。

此外，我们也接近结局了。我掌握了所有无可争议地证实了事情真相的文件，等到合适的时机我会将它们公布。不过先让公众知道一点，在那批信函中，也有那么一个人写给宰相的信。他当时自称为宰相的学生和仰慕者，可是几年之后，就把这位碍事的监护人一脚踢开，自己独揽大权了。

我的话，大家听明白了么？

第二天，报上又登出这段文字：

那些信，都是在前任皇帝患病期间写的，这么一说，公众是否明白了它们的重要性呢？

这以后，有四天没有消息。然后，发表了最后一篇文章，其激起的反响，大家一定记忆犹新：

我的调查结束了。现在我一切都明白了。经过反复思考，我猜出了收藏文件的秘密地方。

我的朋友将赴韦尔登兹，会冲破一切阻碍，通过我指示的通道，进入城堡。

那些书信的照片将交由报纸发表。我已经知道谁持有这些照片，但我希望它们是全文翻拍影印的。

发表照片是肯定的，不可阻拦的事情。时间定在两星期后，八月二十二日，一天不多，一天不少。

在此期间，我不再发表文章……等着那日子到来。

与《大报》的联系确实中断了。但亚森·罗平仍然通过“帽子”那条渠道，与朋友们保持联系。这办法是如此简单，又毫无危险。谁又可能觉察到，甘贝尔先生的帽子竟成了亚森·罗平的邮箱？

那著名律师每隔两三天，就要来见一次亚森·罗平。每次来都要把巴黎的邮件，外省的邮件，德国的邮件给他的顾主带来。当然，这些信件都经过杜德维尔压缩，改写成简短的公式，数字化的语言。

一个钟头之后，甘贝尔先生又郑重地把亚森·罗平的命令带出来。

有一天，典狱长接到一封话传电报，提醒他根据种种迹象，甘贝尔先生可能不自觉地充当了亚森·罗平的邮差，因此有必要监视这位老先生的来访。电报署名为 L.M.。

典狱长把这件事告诉了甘贝尔先生。大律师遂决定带秘书同来。

这样，尽管亚森·罗平作出种种努力，尽管他的创造力想象力极为丰富，尽管每次受挫之后，他又重创奇迹，但这一次，他的妙计还是被强大对手那

可恶的天才所识破。他与外界的联系再次被割断。

而这时正处在关键时刻，处在千钧一发之际。因此，他在牢房里打出了最后一张王牌，以冲破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的狱方与敌人联手的力量。

八月十三日，他坐在两位律师对面，被包着甘贝尔先生一些文件的一张报纸吸引了注意力。那报上有一个大字标题：《八一三》。

副标题是：一起新谋杀，德国的不安。Apoon 秘密是否会被发现？

亚森·罗平因为紧张，一脸变得煞白。他在标题下面读到这几行文字：

最新收到的两则引起轰动的电讯。

有人在奥格斯堡附近发现一具尸体。死者死于刀伤，是个老人，身份已经查明，名叫斯坦韦格。与克塞尔巴赫先生一案有关联。

另一方面，有人发来电报，称英国著名侦探歇洛克·福尔摩斯被紧急召往科隆，在那儿与德国皇帝会合，一同前往韦尔登兹城堡。

歇洛克·福尔摩斯将保证查出 Apoon 秘密。

他若成功，亚森·罗平一个月来所进行的莫名其妙的战斗将以失败告终。

三

也许从未有什么事件像福尔摩斯和亚森·罗平这场公开宣布的决斗这样激动公众的好奇心。这场决斗可以说是看不见的，不具名的，但它激起的巨大反响，以及两个不共戴天的对手争夺的赌注，给人的印象十分深刻。

这一次涉及的不是什么个人的小利益，无足轻重的入室行窃案件，可怜兮兮的私人感情，而是一桩真正的世界大事，西方三个大国都被卷了进来，全球的和平有可能遭到破坏。

我们不要忘记，在那个时代，已经爆发了摩洛哥危机。只要爆出一火星，就可能燃起大火。

因此公众惶惶不安地期待着，却又不清楚究竟在期待什么。因为，即使英国侦探决斗获胜，找到了那些书信，谁又知道呢？有什么事实证明他获胜了呢？

其实，公众只把希望寄托在亚森·罗平身上，寄托在他众所周知的请公众当行动见证人的习惯上。他将干什么事情？他会怎样避开威胁着他的可怕危险？他是否意识到这种危险？

十四监的在押犯在牢房里也给自己提出了几乎完全一样的问题。不过，促使他提问的，不是空泛的好奇心，而是实实在在的担忧，是时时刻刻的焦灼。

他觉得自己极为孤独，空有一双手，一个头脑，一种意志，就是干不了事，想不了事，无可奈何。他能干、聪明，英勇无畏，可这些有什么用？他无法参加斗争。他的角色演完了。他把一架大机器的零件都拼装好了。把所有的发条都拧紧了。它理应生产出，制造出他的自由，可他却无法动作，来完善和看护他的作品。机器将在确定的日子发动。在此之前，可能会发生一千件不利事故，冒出一千座障碍，可他却无法防止这些事故，铲平这些障碍。

亚森·罗平此时经历了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他自问自己的生命是否要埋葬在可怖的监牢之中。

他的计算难道没有出错？他认为到了确定的日子就会获得自由，这岂不

是太幼稚了？

“真是疯了！”他叫起来，“我的推理竟然是错的……怎么想得到，竟有这种状况的竞争？一件小事就可以把一切毁掉……一粒沙子……”

斯坦韦格死了，老头子本应交给他的文件不翼而飞了，这些他都不感到烦恼。严格他说，他可以不要那些文件，光靠斯坦韦格说的那几句话，他就可以凭自己的天才和洞察力，猜想出德国皇帝那些书信的内容，并制订出必将获胜的作战方案。只是他想到歇洛克·福尔摩斯在那儿，在战场中心，寻找并将找到那些书信，从而摧毁他亚森·罗平耐心建造起来的大厦，就感到烦心。

他又想到了“另一个”那个埋伏在监狱周围，甚至潜藏在监狱里面的残忍对手。他最隐秘的计划，甚至还没在头脑中成形，就被那家伙窥破了。

八月十七日……八月十八日……八月十九日……还有两天……不如说两个世纪！啊！漫漫无期的时刻！平常，他是那样冷静，那样有自制力，那样善于给自己寻开心，可是，现在他变得焦躁不安，一会儿感情奔放，一会儿意气消沉，处处疑神疑鬼，闷闷不乐，根本没有力量与敌人拼搏。

八月二十日……

他想行动，可是无能为力。不管他干什么，都无法让结束的时刻提前。结局也许会出现，也许不会出现，但直到最后一天最后一刻最后一分钟流逝之前，亚森·罗平都说不准情况会如何。不过他将知道他的计划彻底失败了。

“不可避免的失败。”他不断地重复道，“成功取决于过于微妙的形势。只能通过过于适当的办法获得……无疑我对自己手段的能力和范围估计过高……然而……”

他又生出一线希望。他掂量着自己的机运。他突然觉得机运变得实在而美好。事情将如他所预见的那样发生，而且是出于他所预计的原因。这是不可避免的……

是啊，不可避免，如果福尔摩斯没找到那收藏信件的地方……

他又想到福尔摩斯，便再次觉得心灰意冷。

最后一天……

他一夜恶梦不断，睡到很晚才醒。

这天他没见一个人，预审法官、律师都没见。

下午慢慢吞吞，死气沉沉地捱过了，黄昏来了，牢房里黑魆魆的黄昏……他发起烧来。心脏像受惊的小鹿在胸腔里狂跳。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去而不返……

到九点钟，什么也没发生。十点钟，仍然毫无动静。

亚森·罗平的神经像弓弦一样绷得紧紧的。他集中心思，倾听监狱里那难以辨察的声响，努力想透过这无法逾越的高墙，抓住那可能是从外界生活中传来的音响。

啊！他多想拖住时间的脚步，让命运多几分闲暇！

可有什么用？一切不都结束了吗？

“啊！”他叫道，“我都疯了，让这一切结束吧！……这样更好些。我将另打锣鼓重新开场……我将试着干别的事……可我再也干不成了，我再也干不成了。”

他双手捧头，使劲压着，集中心思考虑一件事，似乎他想创造出那了不起的、惊人的、但别人无法容忍的事件。他早已把自己的独立和财富与这个

事件联系在一起了。

“必须办成这件事。”他喃喃自语道，“必须办成，并不是因为我想办成，而是因为这样才合乎逻辑。这将……这将……”

他捶着自己的头颅，一些胡言乱语涌到了嘴边……

门锁咔哒一响。他在狂怒之中，没有听到走廊里响起了脚步声，因此只觉得牢门突然开了，一道光亮照了进来。

走进来三个人。

亚森·罗平毫不觉得意外。

前所未闻的奇迹实现了。他立即觉得这是自然的正常的事情，完全符合现实，符合正义。

他只觉得一股自豪之感油然而生。此时此刻，他清清楚楚地感到了自己的力量和智慧。

“我开亮电灯，好吗？”三个人中的一个问。亚森·罗平听出是典狱长的声音。

“不必了。”三个人中个子最高大的答道，带有点外国口音，“有这只电筒够了。”

“我应该走吗？”

“先生，您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吧。”还是同一个人说。

“遵照警察总监的指示，我得完全服从您的意愿。”

“既然如此，先生，您最好出去。”

博莱利先生走了出去，把门虚掩上，站在外面听得见声音的地方。

留下的两个来访者，一个开了口的与另一个未曾开口的交谈了一会儿。亚森·罗平努力在黑暗中辨认他们的面貌，却看不清楚。他只看到他们黑乎乎的轮廓，穿着宽大的汽车司机的外衣，戴着鸭舌帽。

“您就是亚森·罗平？”那人问，拿手电筒照着他的脸。

他微微一笑。

“对。我就是名叫亚森·罗平的人，眼下是卫生检疫所监狱二部十四监的在押犯。”

“在《大报》发表一系列多少有些荒诞的文章，提到一些所谓的书信的人，就是您吧？……”来人又说。

亚森·罗平打断他的话，说：

“对不起，先生。我们进行这场谈话，私下间说，我还看不明白是为了什么目的。在继续交谈之前，如果您解说出身份，我将不胜感激。”

“完全没有必要。”那人回答。

“完全有此必要。”亚森·罗平肯定道。

“为什么？”

“为了礼貌，先生，您知道我的姓名，我却不知道您姓甚名谁。这就有欠公平。我受不了。”

外国人有些不耐烦：

“是典狱长领我们进来的。光是这个事实，就表明……”

“……表明博莱利先生不懂礼貌。”亚森·罗平说，“他应该介绍我们双方认识。先生，在这里我们是平起平坐，不分上下尊卑贵贱的。没有什么上级下级、来客与囚犯之别。有的只是两个男人，一个没戴帽子，一个戴了帽子。其实他应该取下帽子。”

“哦！这一点，可是……”

“先生，请接受教训吧。”亚森·罗平说。

那外国人走近来，想说话。

“先取下帽子吧。先取……”

“您听我说！”

“不。”

“要。”

“不。”

两人互不相让，把事情弄僵了。这时，一直没有说话的那个外国人把手拍拍同伴的肩膀，用德国话说：

“让我来试试。”

“怎么！当然……”

“你别说了，出去吧。”

“让我把您一人留下！……”

“对。”

“门呢？……”

“把门关上，你走开……”

“可是这人……您了解他……亚森·罗平……”

“去吧。”

另一个嘀嘀咕咕地走了。

“把门带关，”留下来的人叫道，“再关上一点……完全关上……好……”

这时他转过身，拿起手电筒，慢慢往上照。

“我该告诉您我是谁吗？”他问。

“不必。”亚森·罗平回答。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

“啊！”

“您就是我等候的人。”

“我？”

“对，陛下。”

四 查理大帝

—

“住嘴，”那外国人立即说，“别说出来。”

“我怎样称呼陛下……？”

“什么也别称呼。”

他们两人都都不说话了。然而这并不是两个对手交锋之前的短暂休息。外国人在房里踱来踱去，俨然一副惯于指挥千军万马，让人俯首听命的派头。亚森·罗平正襟危坐，平时那种挑衅神态和讥讽的微笑全部不见了，一脸正经的神气，等着来人问话，不过，在他心里，他为这神奇的处境而欣喜若狂：他这个在押犯，冒险家，骗子，窃贼，他这个亚森·罗平……竟和现代世界的半个上帝，令人敬畏的君主，恺撒和查理大帝的继承人面对面地相处在这间囚室。

亚森·罗平为自己的力量着实陶醉了一阵。他想到自己的胜利，眼泪便涌了上来。

外国人停下步子。

他一开口，就立即提到了要害问题：

“明天是八月二十二日。那些信将于明天发表，对吗？”

“甚至就在今夜。过两个钟头，我的朋友不仅会把那些信，还会把那些信的目录，附上赫尔曼大公的评注交给《大报》。”

“这份目录还没交吧？”

“没有。”

“您交给我吧。”

“它将交到陛……交到您手里。”

“所有信也都交给我？”

“都交给您。”

“没有翻拍影印吧？”

“没有翻拍影印。”

外国人用平静的声音说话，没有半点祈求的语气，半点专横的音调，既不下令，也不提问，他只是陈述亚森·罗平不可避免的行动。这事应该是这样的。不管亚森·罗平如何要求，不管完成这些行动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这事都会是这样。他预先就把条件接受了。

“好家伙，”亚森·罗平寻思，“我这回遇到个强手了。他要是求我宽宏大量，我就完了。”

两人谈话的方式，言语的爽快，声音和姿态的魅力，都让他觉得无比欣快。他努力顶着，以免一时软下来，放弃费了那么大的力气才赢得的优势。

那外国人问他：

“您读过那些信吗？”

“没有。”

“您手下哪个人读了？”

“没有。”

“那么……？”

“那么，我掌握了目录和大公的注释。再者，我知道大公收藏所有文件

的地方。”

“那您为什么不取出来？”

“我进牢房以后才知道这秘密的。眼下，我的朋友正在路上。”“城堡有人看守。我派了最忠诚可靠的二百名士兵驻守在那儿。”

“就是派一万士兵也不够。”

来人思索片刻，又问：

“您是怎么获知秘密的？”

“我猜出来的。”

“除了报上发表的那些情况，材料，您还有别的吗？”“没有了。”

“可是，我派人在城堡里搜查了四天……”

“歇洛克·福尔摩斯没找对地方。”

“哦！”外国人轻轻地叫了一声，“这就怪了……这就怪了……您确信，您的假设不会错？”

“这不是假设。是确凿的事实。”

“那好，那好……”外国人喃喃道，“只有把那些文件毁掉，才有安宁。”

他突然站在亚森·罗平面前：

“要多少？”

“什么？”亚森·罗平不解地问。

“多少钱买下那些文件？多少钱让您说出秘密？”

他等着亚森·罗平报出数额。他亲自提出来：

“五万……十万……？”

见亚森·罗平不回答，他有些犹豫，又问：

“还不够？二十万？行！我同意。”

亚森·罗平微微一笑，低声说：

“数额也不小了。可是，难道就不可能有某位君主，比如说英格兰国王吧，出价百万吗？说实在的？”

“这我相信。”

“而对于皇帝来说，那些信是无价之宝，说它们值二百万也行，值二十万也行……难道它们就不可能值三百万吗？”

“我认为也值。”

“那么，如果有必要，皇帝会拿出三百万来吗？”“会。”

“那么，事情就说得成了。”

“在这个基础上？”外国人不无担心地叫起来。

“在这个基础上，不……我并不要钱。我要的是别的东西。对我来说，那东西远比几百万有价值。”

“什么东西？”

“自由。”

外国人吓了一跳。

“嗯！您的自由……可我无能为力……这关系到您的国家……司法当局……我没有能力办这件事。”

亚森·罗平走拢去，声音更压低了：

“您完全有能力，老爷……我的自由并不是那样不同一般的事情，硬迫使人家拒绝您的要求。”

“这么说，我得提出要求？”

“对。”

“向谁提？”

“瓦朗格莱，内阁总理。”

“可是瓦朗格莱先生和我一样，也不能……”

“他可以给我打开这监狱的门。”

“这事传出去会成为丑闻。”

“当我说开门的时候……其实虚掩着门就行了……假装成越狱……公众早盼着我这样做了，不会刨根究底要求什么交待的。”

“好吧……好吧……可是瓦朗格莱先生绝不会同意……”

“会同意。”

“为什么？”

“因为是您表达了这个意愿。”

“我的意愿不等于给他下的命令。”

“当然不是。不过政府间总是要有些来往的。瓦朗格莱先生很有政治头脑……”

“这么说，您认为法国政府仅仅会为了让我满意而做一件如此随意的事情？”

“不光是您满意。”

“那还有什么？”

“还有接受您的提议为法兰西效力的快乐。您在提出要求时，也会提出一项交换条件。”

“我，提出一项交换条件？”

“对，老爷。”

“什么条件？”

“我不知道。不过我觉得，总是有协商的基础……有种种达成一致的可能……”

外国人怔怔地望着他，还没听懂他的话。亚森·罗平低着头，好像在斟酌话语，在作什么推测：

“我推测，两个国家失和，是因为一个小问题……对一个次要问题看法有分歧……比如说，一件殖民地的事务。两个国家与其说是为了争利益，不如说是为了争面子……难道一个国家的元首就不能用新的和解精神来处理这件事？……作出必要的指示……以便……”

“以便把摩洛哥留给法国。”外国人哈哈大笑起来。

他觉得亚森·罗平暗示的这个念头真是再滑稽不过，所以开心地笑了。要达到的目的和现有的手段太不相称了。

“显然……显然……”外国人说，努力恢复严肃的神气，“显然，这个主意很独特……为了让亚森·罗平自由，整个现代政治都会被打乱！为了使亚森·罗平能够继续干他的冒险活动。帝国的计划要推倒重来！……不，为什么不向我要求阿尔萨斯和洛林呢？”

“我想过，老爷。”亚森·罗平说。

外国人更乐了。

“令人敬佩！可您不向我要了。”

“这一次，是的，不要了。”

亚森·罗平交抱起双手。过高估计自己的角色，他也觉得开心，他装出

一本正经的样子，继续说：

“有朝一日，可能会发生一连串事情，使我有能力要求并得到这两个省。到了那一天，我是肯定会提的。现在，我的武器还不行，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只要为摩洛哥争取和平就够了。”

“就为这件事？”

“就为这件事。”

“用摩洛哥来换您的自由？”

“再无别的要求……或确切他说：是两个当事大国中间，一方表现出一点诚意……作为回报，另一方则放弃我伸手可及的那批书信。”

“那些信！……那些信！”外国人气恼他说，“不管怎么说，它们也许并不值得……”

“有些信是出自您的手，老爷。您正是认为它们很有价值，才来这牢房里找我的。”

“可那些信有什么要紧？”

“可还有其他的信，您不知道是什么人写的。有关那些信的内容，我可以向您提供点情况。”

“啊！”外国人答道，样子有些不安。

亚森·罗平有些犹豫。

“说吧，别绕弯子。”外国人吩咐道，“也别含含糊糊。”

在深深的静寂之中，亚森·罗平有些庄严地开口道：

“二十年前，德国、英国和法国起草了一个条约草案。”

“假话！不可能！谁又有可能……？”

“当今德国皇帝的父亲和英国女王的祖母，他们两人都受了皇后的影响。”

“不可能！我再说一遍，不可能！”

“那些信都藏在韦尔登兹城堡。只有我一人知道收藏的秘密地点。”

外国人不安地踱来踱去。

他停下来，问：

“那些信里有那份条约的文本吗？”

“对，老爷。文本甚至是您父亲亲笔写的。”

“条约内容呢？”

“根据条约，英国与法国承认并允许德国建立一个巨大的殖民帝国。这个帝国于确保德国的大国地位是必不可少的。它相当大，大到使德国放弃争当霸主的梦想，满足于……既有的地位。”

“作为交换，英国要求什么呢？”

“限制德国舰队的规模。”

“法国呢？”

“收回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

皇帝不作声了，撑着桌子陷入沉思。亚森·罗平继续说：

“一切都准备就绪。经过试探，巴黎和伦敦的内阁都表示同意。事情办成了。伟大的联盟条约就要缔结了。全面的彻底的和平就要实现了。可是您父亲的逝世粉碎了这美好的梦想。不过我要借问陛下一句：假若德国臣民得知他们的皇上弗莱德里克三世，这个一八七一年战争的英雄，这个深受臣民甚至敌人尊敬的德国人，纯正血统的德国人，却同意法国收回阿尔萨斯和洛

林两省，并且认为这是正当要求，会作何感想？”

亚森·罗平停顿片刻，让德国皇帝的良知，让他作为人，作为先皇的儿子，作为一国之君的良知掂量掂量这个问题。

然后他作结论道：

“先皇陛下愿不愿意让历史记录这个条约，这是该他知道的事情。至于本人，老爷，您也知道我人微言轻，在讨论这种问题的时候是没有多少发言权的。”

亚森·罗平说出这番话后，两人都沉默好久。亚森·罗平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在他早就设想好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如此努力如此执着地争取来的时刻，他是把命运押上了……这个历史性的时刻是他头脑里构想出来的，不管怎么说，他的“卑微身份”在这个时刻对几个帝国的命运，对世界和平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对面，德国皇帝在暗处沉思。

他将说出什么话来？他将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

他在牢房里横走了几秒钟。在亚森·罗平看来，这几秒钟真是漫漫无尽。

接着他停下来，说：

“还有别的条件吗？”

“还有，老爷，只是微不足道。”

“是什么？”

“我找到了德—篷—韦尔登兹大公的儿子。请把大公国还给他。”

“还有呢？”

他爱一位姑娘。那是最美丽最贞洁的姑娘。她也爱他。让他娶那位姑娘。”

“还有呢？”

“没有了。”

“一条也没有了？”

“没有了。剩下的事，就是请陛下您把这封信带给《大报》社长，请他等一会儿收到那篇文章后，不要读，立即销毁。”

亚森·罗平把信递过去，心怦怦直跳，手微微发抖。只要皇帝收下，就表明他同意了。

皇帝犹豫了一下，然后毅然决然地把信接过来，戴上帽子。穿上外套，一声不吭地走了出去。

亚森·罗平像喝醉了酒似的，身子摇晃了几下……

接着，突然一下，他跌坐在椅子上，高兴地，自豪地欢呼起来……

二

“预审法官先生，很抱歉，我今天要向您道别了。”

“怎么，亚森·罗平先生，您难道打算离开我们？”

“预审法官先生，请相信，我这是迫不得已。因为我们的关系非常友好，使人愉快。可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我在卫生检疫所监狱——豪华大旅馆的疗养结束了。有些别的任务等着我去干。我今夜必须出狱。”

“那么，亚森·罗平先生，祝您好运。”

“预审法官先生，谢谢。”

亚森·罗平耐心地等待着出狱的时刻到来。他在心里琢磨究竟会怎样安

排他出狱，法国和德国合作办理这件可圈可点的事情，会通过什么办法来悄然行事，不激起太多的议论。

下午，看守通知他去前院。他立即去了，在那儿见到典狱长。典狱长把他交给韦贝先生。韦贝先生让他上了一辆汽车。汽车上已经坐了一个人。

亚森·罗平立即狂笑起来。

“怎么？是你吗，可怜的韦贝？是你承担这个杂务吗？是你负责安排我出狱吗？说实在的，你真没有运气！啊！可怜的老伙计！多倒楣呀！我被捕让你出了大名，现在我出狱又让你青史留名，永垂不朽。”

他又看看另一个人。

“哦，好呀，警察总监先生，您也来接我吗？人家给您送了一件不好的礼物，嗯？要是我能给您作一句忠告，那就是劝您留在幕后。让韦贝去得那份风光！那本是该他得的……他身强力壮，这家伙！……”

汽车沿着塞纳河飞速行驶，驶过布洛涅树林，又穿过圣克卢。

“好极了。”亚森·罗平叫道，“我们就要到加尔舍了！人家需要我来再现阿尔唐汉姆当时死的情景。我们会下到地道，我会溜走。人家会说我是从另一个出口，一个只有我知道的出口逃走的。上帝哪！这真蠢！”

他好像黯然神伤。

“真蠢！蠢到极点！我都羞耻得脸红……统治我们的就是这样一些人！……什么时代！可是不幸，你们本该找我。我本可以给你们制造一起漂亮的越狱，像发生奇迹似的。这种办法，我脑子里有的是！公众会欢呼奇迹，会乐得跳个不停。而不会是这样……总之，你们确实草率了一点……不过……”

果然如亚森·罗平所料，他们来到养老院，进了奥尔唐斯那座小楼。一行三人来到地道，走到当头，保安局副局长对亚森·罗平说：

“您自由了。”

“嗨！”亚森·罗平道，“这事做得还不是太蠢！谢谢，亲爱的韦贝，打扰您了，请多加包涵。总监先生，向尊夫人致敬。”

他走上通往格利西纳别墅的楼梯，顶开翻板活门，跳进房间。

一只手搭在他肩膀上。

对面，是昨晚陪同德国皇帝来见他的人。左边和右边是四条壮汉。

“啊！是这回事。”亚森·罗平说，“这是开什么玩笑？难道我没有获得自由么？”

“自由了，自由了，”那德国佬用粗鲁的声音训斥道。“您自由了……自由地与我们五人一起走……如果你愿意的话。”

亚森·罗平打量他一秒钟，只想照他脸上打一拳，叫他尝尝他拳头的滋味。

但他们五人似乎十分坚决。那为头的对他并不假装和气。亚森·罗平心想这家伙也许巴不得采用极端手段。再说，无论如何，去一趟又有什么关系？

于是他嘲笑道：

“如果我愿意！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事！”

院子里停着一辆大马力轿车。有两条汉子上了驾驶座，另两条汉子坐在车厢里。亚森·罗平和那德国佬坐在后排。

“上路吧。”亚森·罗平用德语吩咐，“去韦尔登兹。”

那德国佬就是近卫军里那个伯爵。他对亚森·罗平说：

“别作声！不应该让他们知道。说法语吧。他们听不懂。不过何必说话呢？”

“也是，”亚森·罗平寻思，“何必说话呢？”

晚间和夜间悄然过去了，没有任何插曲。途中，汽车在沉睡的小城停下来，加了两次油。

几个德国人轮流值班，看守他们的俘虏。其实他睡了一夜，到了天麻麻亮的时候才睁开眼睛……

德国人将汽车开到一座小山冈上，见有一家餐馆，就停下来吃早餐。餐馆边有一块路牌。亚森·罗平发现他们所在的地点，距梅茨和卢森堡差不多远。吃过饭，他们选了一条公路，朝东北方特莱夫那边行驶。

亚森·罗平对旅伴说：

“我是有幸在和瓦尔德马尔伯爵，皇帝的亲信，搜查赫尔曼三世在德累斯顿住所的近卫军头目说话吧？”

德国佬不吭声。

“你，我的孩子，”亚森·罗平想道，“你可不对我的胃口。我哪天要好好嘲弄你一番的。你又丑，又肥，又粗笨，总之，我不喜欢你。”

他大声补上一句：

“伯爵先生不答话，这可错了。我其实是为您着想。我们上坡的时候，我看见后面有一辆汽车，在地平线上出现了。您看见了吗？”

“没有，为什么？”

“不为什么。”

“可是……”

“不，不为什么……只是指出一件小事……再说，我们领先十分钟……而且我们的汽车至少有四十马力。”

“六十马力。”德国佬说，不安地拿眼角观察他。

“哦！那么，我们可以放心了。”

汽车驶上一道小坡。到了上面，伯爵探出身子往后观望。

“妈的！”他骂了一句。

“什么？”亚森·罗平道。

伯爵朝他转过头，用威胁的声音说：

“当心点……要是出什么事，那就该您倒楣。”

“哎呀！哎呀！那辆车好像近了……可是您担心什么。亲爱的伯爵？大概是个旅客……说不定还是派来支援您的哩。”

“我不需要什么支援。”德国佬嘟哝道。

他又探出头去。后面那辆汽车只差两三百米远了。

他指着亚森·罗平手下说：

“把他捆起来！如果他反抗，就……”

他抽出手枪。

“我为什么要反抗，我的好德国伙计？”亚森·罗平冷笑道。

当那两个手下捆他的手时，他又补充道：

“有些人呐，不需要采取防备措施时他偏偏采取，真需要采取时他又不采取，看着真觉得奇怪。这辆汽车对您又有什么威胁？是我的同谋？多荒唐的想法！”

德国佬不答理他，只是吩咐司机：

“靠右！……放慢……让它过去……要是它也慢下来，就停车！”

可是令他大吃一惊的是，那辆汽车不但不慢下来，反倒似乎加快了速度，像龙卷风似的超了过去，扬起一片灰尘。

汽车后面敞露的部分，站着一个人，一身黑服。

那人扬起手臂。

只听见砰砰两枪。

从左边车门探出头去的伯爵滑落在车厢里。

两个手下顾不得照料他，赶紧扑过来，把亚森·罗平绑了个严严实实。

“笨蛋！蠢汉！”亚森·罗平气得发抖，大喊大叫，“你们不该绑我！反而要放开我！喏，好家伙，你们倒停车了！大傻瓜呀，快开吧……追上那辆车！……是那个穿黑衣的家伙……凶手……啊！一帮傻瓜……”

两个手下堵住他的嘴，然后去照料伯爵。伤势似乎不重，三两下就包扎好了。可是人受了惊吓，发起烧来，并且开始说胡话。

这时是早上八点，他们处在荒郊野外，前不挨村，后不着店。那几个手下没有得到任何确切指示。去哪儿？找什么人？

他们把车开到一座树林边，停下来等着。

就这样等了一天。到了傍晚，从特莱夫派来寻找汽车的一队骑兵才赶到。

两个钟头后，亚森·罗平仍由那两个德国人押着，下了汽车，由手电筒照着，登上一道楼梯，来到一间小房间。房间的窗户上都装着铁栏杆。

他在这儿过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一个官员领着他，穿过一个站满士兵的院子，来到一座小山脚下一圈房子中间，小山上可以见到一些历史遗迹。

有人把他领进一间大房子。房间里家具不多。前日去见他的人坐在一张写字台后面，正在阅读报纸和报告。并用红铅笔在上面勾勾划划。

“让他留在这儿，你走吧。”他对那官员说。

然后凑近亚森·罗平，说：

“文件呢？”

声调与前天大不相同。现在是主子在自己家里，对下级发号施令，颐指气使的口气。况且这是个什么下级呀！一个卑鄙的骗子，冒险家，皇帝是不得不自降身份，与他打交道！

“文件呢？”他又问一声。

亚森·罗平并不慌乱，从从容容地说：

“在韦尔登兹城堡。”

“我们就在城堡的杂屋里。”

“文件在废墟上。”

“走吧，领我去看看。”

亚森·罗平没有动。

“怎么？”

“怎么！陛下，这可不像您认为的这么简单。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汇集所有的材料，打开这藏物之处。”

“要多少钟头呢？”

“二十四小时。”

对方作了个不快的动作，马上又压了下去。

“啊！我们之间，这没有问题。”

“可是陛下，我们什么事儿都没有说清楚……包括陛下派六个保镖，押着我作的旅行。不过，我总归会把文件交给您的。”

“而我只有拿到文件后，才能还您以自由。”

“老爷，有个信任的问题，我原以为会在监狱门口释放我。如果是那样，我也会恪守诺言，交出文件的。而陛下您可能认为我是不会挟着文件来见您的。其实只有一点不同。陛下，这就是文件本来应该在您手上了。因为我们耽误了一天。办这种事情，耽误一天……损失未免太大了……总之，您应该信任我。”

皇帝吃惊地看着这个社会渣滓，这个强盗，因为人家不相信他言而有信，似乎正有气哩。

皇帝不答话，按了按铃。

“传侍从官。”他吩咐。

瓦尔德马尔伯爵出现了。他十分苍白。

“啊！是你，瓦尔德马尔？好些了吗？”

“老爷，听您吩咐。”

“带五个人……就带昨天那几个，因为你信得过他们，陪着这……先生到明天早上，别离开。”

他看着表。

“直到明天上午，十点钟……不，我让他找到明天中午。你陪着他。他爱去哪儿，你就跟去哪儿；他吩咐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总之，你听他安排。到中午，我来找你，要是中午十二点最后一响敲过以后，他没有把那包信件交给你，你就把他押上汽车，一分钟也不要耽搁，直接送到卫生检疫所监狱。”

“他要是试图逃走呢？”

“那你就看着办。”

他走了出去。

亚森·罗平在桌上取了一支雪茄，倒在一张扶手椅上。

“好极了！我就喜欢这种办事风格。干脆痛快。”

伯爵把几个手下叫进来，对亚森·罗平说：

“走吧！”

亚森·罗平点燃雪茄，没有动。

“把他的手绑起来！”伯爵吩咐。

命令执行后，他又说一遍：

“喂……走吧！”

“不。”

“怎么，不？”

“我在思考。”

“思考什么？”

“思考东西可能藏在什么地方。”

伯爵跳起来：

“怎么！您不知道？”

“当然！”亚森·罗平冷笑道，“这就是冒险活动最有味的地方。对那藏信的地方，我一无所知，也没有什么办法去发现它。嗯，亲爱的瓦尔德马尔，您说呢？这事儿很怪，那藏信的地方……我还没有悟出一点眉目……”

五 皇帝的书信

—

凡是在莱茵河和莫塞尔河两岸游览过的人，都知道韦尔登兹废墟。废墟里有一二七七年由菲斯廷根大主教建造的封建古堡的遗迹。在一座被蒂莱纳的军队强行攻破的巨大主塔旁边，还留有一座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大宫殿的高墙。三个世纪以来，德一篷大公国的历代大公就在这里居住。

赫尔曼二世治下臣民叛乱，破坏的就是这座宫殿。窗子全被毁坏，四面墙上留下了二百个空空的洞眼。护壁、墙饰和大部分家具都被焚毁，地板烧掉了，亚森·罗平他们就在烧焦的搁梁上行走。天花板上这里一个窟窿那里一个洞眼，不时可以望见天空。

走了两个钟头，亚森·罗平和他的随从把宫殿上下跑了一遍。

“亲爱的伯爵，我对您太满意了。没想到遇到了这么熟悉情况的导游，而且难得的是不多嘴。现在，如果您愿意，我们去吃午饭吧。”

其实，走了这么一圈，亚森·罗平了解的情况，比头一分钟不会多。他的困惑更是有增无减。为了出狱，为了给来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说了大话，假装什么都清楚，其实他还在琢磨从哪一点入手。

“事情弄糟了，”他有时寻思，“糟得不能再糟了。”

另外，他也没有平常那么清醒了。他一直为一个念头所困扰，这就是他知道那个不知名的家伙，那个杀人凶手，那个魔鬼一直在跟着自己。

那神秘的人物是怎样觅得他的踪迹的？是怎样得知他出了监狱，在往卢森堡和德国方向行动？是神奇的直觉，还是有人通风报信，提供准确情报？这些情报又是怎样获取的，是出了什么价钱，作了什么许诺，还是什么威胁？

亚森·罗平的脑子里始终琢磨着这些问题。

不过，将近四点钟时，他又在废墟上走了一圈。仔细检查一块石头，测量每一堵墙的厚度，察看每件器物的形状外观，但毫无结果。他问伯爵：

“最后一位大公的仆人，就没有一个还住在城堡里？”

“那时的仆人都去了外地。只有一个留在本地区。”

“还在吗？”

“可惜死了两年了。”

“他没有子女吗？”

“有一个儿子，已经成婚。因为干了一些丑事，两夫妻都被赶走了。只有最小的孩子留在本地。一个姑娘，名叫伊齐尔达。”

“她住在哪儿？”

“就住在这里。那排杂屋顶头。老祖父还走得动的时候，就给参观者充当导游。小孙女从小就在废墟上转。大家怜悯她，也就听之任之。这是个可怜的女人，头脑简单，说不出什么话，就是开了口，也不清楚自己是说什么。”

“一直是这样吗？”

“好像不是。大约是十岁时才慢慢变傻的。”

“在经历了一场忧伤，一场恐惧之后？”

“不是，据说是无缘无故变傻的。她父亲是个酒鬼。母亲一次发疯后自杀了。”

亚森·罗平想了想，说：

“我想见见她。”

伯爵露出一一种怪异的微笑。

“当然，您可以见她。”

她正好在人家留给她的房间里。

亚森·罗平看到这个小个女人，大吃一惊。她太单瘦，太苍白了。不过长着一头金发，面容姣好，还算得上漂亮。她的眼睛是海蓝色，眼神茫然，空泛，视而不见，像是在遐想。

他提了几个问题，伊齐尔达没有回答。又问几句话，她回答了。但语无伦次，前言不搭后语，似乎她并没有听明白人家的意思，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他并不泄气，十分和气地握着她的手，声音亲切地问她精神还清醒时的事，问她祖父的情况，问她童年自由自在地在城堡废墟玩耍时留下了什么回忆。

她默不作声，两眼发直，面无表情，内心也许有些激动，可是却没有唤醒沉睡的神智。

亚森·罗平要来一支铅笔，几张纸，在纸上写了“八一三”几个字。

伯爵又露出微笑。

“啊！您笑，什么事让您发笑？”亚森·罗平恼火地嚷起来。

“没什么……没什么……我对这点感兴趣……很感兴趣……”

亚森·罗平把那张纸伸到她眼前。那姑娘看了看，漫不经心地扭过头去。

“没用的。”伯爵阴阳怪气地说。

亚森·罗平又写了“Apoon”几个字母。

伊齐尔达还是同样一副漫不经心的神气。

他不放弃尝试，把那几个字母又写了儿遍，每次字母的间隔都不同。每次他都注意姑娘面部的反应。

她一动不动，两眼漠然地盯着那张纸，似乎没有什么能让她动心。

可是，她猛一下抓住铅笔，从亚森·罗平手里抢过最后那张纸，好像突然一下来了灵感，在那几个字母中间添上两个“L”。

亚森·罗平浑身一颤。

纸上出现了一个词“ApoIlon”（阿波罗）。

然而她并没有丢下铅笔和纸，反而紧攥着指头，面容紧张，努力让手服从可怜的大脑犹豫不决的指令。

亚森·罗平兴奋地等待着。

她像着了魔似地，飞快地写下一个词：Diana（黛安娜）。

“还有一个词！……还有一个词！”亚森·罗平猛叫起来。

她指头扭曲着，用力捏着铅笔，把笔芯都折断了，用笔尖画了个大大的J字，然后松了铅笔，没有劲了。

“还有一个词！我要！”亚森·罗平一把抓住她的手臂，命令道。

可是他又看到了那漠然的眼神。那理智的光瞬息即逝，不能让她的眼睛再亮起来。

“我们走吧。”他说。

他已经走开了，可是姑娘追上来，拦住他的路。他只得停下。

“你想要什么？”

她伸出手掌。

“什么！要钱？她习惯向别人讨钱？”亚森·罗平问伯爵。

“不是，”伯爵说，“我一点也弄不明白……”

伊齐尔达从口袋里掏出两块金币，欢快地敲着。

亚森·罗平仔细察看它们。

这是两块崭新的法国金币，上面铸有年份。

“你在哪儿拿的？”他不安地问道，“法国金币！谁给你的？……什么时候？……是今天？说吧……回答我的话！”

他耸耸肩。

“我真蠢！好像她能够回答我的问话似的！……亲爱的伯爵，请借给我四十马克……谢谢……喏，伊齐尔达，这是给你的……”

伊齐尔达接了这两块金币，和另两块一起放在手里掂着，撞出声响，然后，伸出手臂，指着文艺复兴时期建造的宫殿。那姿态，更像指着宫殿左翼，尤其是左翼的顶部。

这是不是无意识的动作？或者，是否可以看作对两块金币的酬谢？

他打量着伯爵。伯爵一直微笑着。

“这个畜生，有什么好笑的？”亚森·罗平寻思，“人家会以为他在嘲笑我。”

他信步朝宫殿走去。那些人跟在他后面。

宫殿底层由好些宽敞的接待大厅组成。这些大厅互相连通。火灾后幸免于难的几件家具都集中在这里。

二楼北面是一条长长的走廊，十二间一模一样的房间朝走廊开门。

三楼也是一条同样的走廊，不过连通了二十四间房子。这些房间也都一样，空荡荡的，残缺破落，一片凄凉景象。

再上面，什么也没有了。阁楼完全被火焚毁了。

亚森·罗平不知疲倦地走了一个小时，有时慢走，有时快走，有时小跑。眼睛则四下里不住地搜索。

夜幕降临时分，他跑到二楼十二间房子中的一间。他选择这间房间，自有特别的理由，这理由只有他一人知道。

在这间房里，他见到皇帝坐在特地让人送来的扶手椅上，不觉吃了一惊。

不过他不顾皇帝在场，照样开始检查，按习惯的做法把房间分成若干小块，一块一块地仔细检查。

过了二十分钟，他说：

“陛下，请挪一挪大驾。壁炉被您……”

皇帝摇摇头：

“有这个必要吗？”

“有，陛下，这壁炉……”

“这个壁炉和其他房间的壁炉一样，这间房间与别的房间也没什么不同。”

亚森·罗平望着皇帝，不明白他为什么持这种态度。只见皇帝站起来，笑道：

“亚森·罗平先生，我相信，您是在嘲弄我。”

“在哪方面，陛下？”

“喏！上帝呵，这倒算不了什么大事！您要求自由，条件是把与我有关的文件交给我，可是您压根儿不知道它们藏在什么地方。我被扎扎实实地……”

你们用法语怎么说？……耍了一回，对吗？”

“陛下，您这样认为吗？”

“当然！您要是知道在什么地方，就不用寻找，可您现在找了足足十个钟头了。难道您不认为应该马上回监狱去么？”

亚森·罗平似乎愣住了：

“陛下定的期限，不是明天中午么？”

“何必再等下去？”

“何必？可得让我干完事情。”

“干完事情？亚森·罗平先生，您甚至都没有开始干。”

“陛下这就错了。”

“那您说您干了什么……只要您说得出来，我就等到明天中午。”

亚森·罗平想了想，郑重其事地说：

“既然陛下需要一些证明，才能信任我，那我就说了。这条走廊里的十二间厅房，每间都有一个名字，打头的字母就刻在门上。我从走廊经过时，有一个烧得轻一些的字母吸引了我的注意，就检查了其他房门，发现门楣上都刻有字母，虽说费了不少劲才辨认出来。

“有一个字母是 D，就是 Diana（黛安娜）打头的字母。有一个是 A，显然就是 Apollon（阿波罗）打头的字母。这两个名字都是神话中神的名字，别的字母是否也是这样的呢？我发现一个 J，那是 Jupiter（丘庇特）的打头字母，又发现一个 V，Venus（维纳斯）的打头字母；一个 M，Mercure（默丘利）的打头字母；一个 S，Saturne（萨图纳）的打头字母；等等。问题的这一部分解决了：十二个厅房，每间房都以奥林匹斯山一个神的名字命名，Apoon 那几个字母被伊齐尔达补全了，指的就是阿波罗厅。

“阿波罗厅就是这间。信件就藏在这里。现在，也许只要几分钟就可以找到了。”

“或许几分钟，或许几年……甚至还不止！”皇帝笑着说。

他似乎很开心。伯爵也装出十分快乐的样子。

亚森·罗平问：

“陛下能否说明白一些？”

“亚森·罗平先生，您今日作的激动人心的调查，我也作过，您给我们提交的引人注目的结果，我也得到了。是的，是两星期前，陪着您的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作的。我们一起问了小伊齐尔达。我们对她用了您使用的办法。我们一起发现了走廊里那些字母，因此也来到这里，这间阿波罗厅。”

亚森·罗平一脸苍白，结结巴巴道：

“啊！福尔摩斯……也到了……这间厅？”

“是啊，在这里找了四天，毫无进展，什么也没有发现，虽说我来这儿，其实我知道，信件不在这里。”

亚森·罗平的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气得直发抖。他从未受过这样的嘲弄，侮辱，就像挨了鞭子抽一样，忍不住就要发作。尤其是瓦尔德马尔伯爵的嘲笑让他来气，他恨不得一把掐死这个胖家伙。

但他还是忍住了，说：

“陛下，福尔摩斯走到这一步，用了四天。换了我，只用了几个钟头。我要是寻找不受阻挠，也许几个钟头都不要。”

“上帝啊，谁阻挠您了？是我忠心耿耿的伯爵？我想他是不敢的……”

“陛下，他是不敢。阻挠我的是最可怕最有本事的对手，就是杀死同谋阿尔唐汉姆的那个恶魔。”

“他来了？您认为？”皇帝不安地叫起来，这表明他对这场惨剧了如指掌。

“我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时刻用仇恨威胁着我。是他识破了我就是保安局长勒诺尔曼先生，是他让人把我投入监狱。我出狱这天，又是他来追踪我。昨天，他朝汽车里开枪，以为可以打中我，其实打伤的是瓦尔德马尔伯爵。”

“可是谁肯定，谁说他在韦尔登兹？”

“伊齐尔达得到了两块金币，两块法国的金币！”

“可他来这里干什么？目的何在？”

“陛下，我不知道。可他就是恶魔本身。陛下千万防着点！他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不可能！我派了二百人驻守废墟。他不可能进来。他要是进来了，有人会看见的。”

“不幸有人确实看见了。”

“谁？”

“伊齐尔达。”

“让人问问她！瓦尔德马尔，领你的囚犯去那姑娘家。”

亚森·罗平把绑着的手亮给皇帝看。

“会有一场激烈的搏斗。我这样能打吗？”

皇帝吩咐伯爵：

“松了吧……发生什么事儿，及时报告……”

这样，亚森·罗平灵机一变，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大胆地在谈话中提到被人痛恨的杀人凶手，从而赢得了时间，重新领人进行寻找。

“还有十六个钟头。”他寻思，“绰绰有余了。”

亚森·罗平来到从前作杂屋用的一溜房子当头。伊齐尔达就住在这里。如今这些房子成了驻守废墟的二百名官兵的营房。整个左翼，也就是伊齐尔达这一头住的是军官。

伊齐尔达不在。

伯爵派两个人去找。他们找了一圈回来，都没见到那姑娘。

可是，她不可能走出废墟围墙。至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宫殿，可以说被一半的军队围住了，谁也进不去。

最后，隔壁一位中尉的妻子说，她一直没有离开窗口，没有见到姑娘出门。

“她既然没有出门，”瓦尔德马尔大声说，“就一定在家里。可她又不在家。”

亚森·罗平问：

“这屋里有楼吗？”

“有，可是没有楼梯上去。”

“不对，肯定有。”

他指着一道小门。小门里面是一间黑魆魆的小房间。大家隐隐约约地看到几级阶梯，像便梯一样笔陡。

“亲爱的伯爵，”亚森·罗平对想登楼的瓦尔德马尔说，“让我先上吧。”

“为什么？”

“有危险。”

他冲上去，立即跳到一个又矮又窄的阁楼间。

“啊！”

他叫了一声。

“出了什么事？”伯爵问，也冲了上去。

“这儿，……地板上……伊齐尔达……”亚森·罗平跪下去检查，马上就发现姑娘只是昏了过去，除了手上手腕上有几处抓痕，身上并没有别的伤。她的嘴里严严实实塞了一条手巾。

“没错，”他说，“凶手刚才在这里，和她在一起。我们到来时，他打了她一拳，又堵住她的口，不让我们听到她呻吟。”“但他是从哪儿逃走的是呢？”

“从那……瞧……有一条走廊，连通这座房子的所有阁楼间。”“进了走廊又往哪儿逃？”

“从另一套房子的楼梯下去。”

“可要是那样，会有人看见的！”

“嗨！谁知道呢？这家伙是看不见的。不管怎样，还是派您的人去问问。让人把楼上楼下的房子都搜一搜！”

他有些犹豫：他本人要不要去追捕凶手呢？

这时，一声响动，把他拉回姑娘身边。她已经站起来。手里的十几块金币哐啷一声都滚到地板上。他仔细一看，全是法国的。“看来，”他说，“我没有弄错。只不过，她为什么有这么多金币？是说了什么得的酬谢？”

突然，他看见地板上有一本书，就弯下腰去捡。可那姑娘猛一下扑过来，抢先抓住那本书，紧紧搂在胸前，好像要坚决保护它，不让任何人拿走似的。

“是这回事，”亚森·罗平道，“这些金币是拿出来换这本书的。可是姑娘死活不肯松手。她手上那些抓痕就是这样来的。那凶手为什么要这本书？弄清这点准有意思。难道他原先读过？”他对瓦尔德马尔说：

“亲爱的伯爵，请下命令……”

瓦尔德马尔作了个手势。三个手下就朝姑娘扑了过去。可怜的姑娘气得跺脚，拼命叫着，扭着身子，要保护那本书。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夺，那三个手下还是把书抢了过来。

“孩子，别气，”亚森·罗平说，“你放心……我们这样干，不是害你……叫人看住她！我要趁这功夫来仔细看看这本书。”

这是孟德斯鸠的一卷作品，书名叫做《格尼德神庙游记》。书皮十分古旧，至少有一个世纪了。可是亚森·罗平刚刚打开，就叫了起来：

“哟，哟，这可是怪事。每一页书页正面，都贴了一张羊皮纸。纸上密密麻麻地写了字。”

他从头读起来：

德一篷—韦尔登兹亲王殿下的法籍仆人吉尔·德·玛尔莱舍骑士的日记，始于基督

纪元一七九四年。

“怎么，真有这回事？”伯爵问道。

“什么事儿让您吃惊？”

“伊齐尔达的祖父，就是两年前死去的那老头姓玛尔莱舍。”

“好极了！这位在孟德斯鸠的一卷作品上记日记的法国仆人，就是伊齐

尔达祖父的父亲或者祖父。这册日记就是这样传到伊齐尔达手上的。”

他随意翻了翻：

一七九六年九月十五日：殿下被逐下台。

一七九六年九月二十日：殿下骑马出行，骑的是丘比特。

“唉，”亚森·罗平喃喃道，“读到这儿还不紧张。”

他翻过一些页，读道：

一八 三年三月十二日：我托人给赫尔曼带去十埃居。他在伦敦当厨子。

亚森·罗平笑起来。

“嗨！赫尔曼下台了，失势了。”

瓦尔德马尔指出：“摄政的大公的确是被法国军队逐出国门的。”

亚森·罗平继续读下去：

一八 九年。今天是星期二，拿破仑宿在韦尔登兹。是我给陛下铺的床。第二天，他把香水都用光了。

“啊！拿破仑在韦尔登兹宿过夜？”亚森·罗平问。

“打奥地利战役时，他要赶到瓦格拉姆去指挥大军，在这里逗留过。这是大公一家的荣耀。他们对此非常自豪。”

亚森·罗平又读道：

一八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亲王殿下回国。

一八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今夜，我把亲王殿下领到藏东西的地方，高兴地告诉他，

谁也没有发现这个秘密地方。再说，谁会想到，在……里竟会藏有东西呢？……

亚森·罗平突然停止念了……他叫了一声……原来伊齐尔达猛地挣脱看守她的人，朝他冲过来，抢了日记就跑。

“啊！淘气的姑娘！你们追吧……到下边去堵截。我呢，我从走廊里追赶。”

可是她把通走廊的门关上了，并且插上了门闩。他不得不和另外几人一样。下了楼，沿着杂屋走过来，寻找楼梯再上二楼。

只有第四间房子是开着的。他上了楼。可是走廊里空空荡荡。他不得不敲门，撬锁，冲进一间间无人的房间。瓦尔德马尔和他一样，急于追到姑娘，用军刀尖刺着窗帘、帷幔。

有人从下面往右翼这边呼喊。亚森·罗平他们冲出去。只见一个军官的妻子在走廊尽头向他们示意，告诉他们，姑娘在他们家。

“您怎么知道？”亚森·罗平问。

“我想进房间，可是门关了。我听见里面有动静。”

亚森·罗平推门，果然推不开。

“窗户，”他叫道，“应该有窗户。”

有人把他领到外面。他立即操起伯爵的军刀，只一下就把玻璃砸烂了。

然后，他由两个人扶着，贴在墙上，把手伸进去，扭开窗闩，推开窗子，跳进屋里。

伊齐尔达蹲在壁炉前。熊熊的火焰映照出她的身体。

“啊！鬼东西！”亚森·罗平大喊一声，“她把日记扔进火里了！”

他把姑娘推开，想从火里抢出日记，不幸烧了手，只好拿一把火钳，把书夹出炉膛，用一块桌布包住，把火熄灭。

可是为时已晚。古老的手稿都被烧化了，化成灰烬，一片一片落下来。

亚森·罗平久久地望着伊齐尔达。伯爵说：

“她似乎清楚自己干了什么。”

“不，不，她不清楚。只是她祖父大概是把这东西当作传家宝交给她的。一件不能让任何外人看到的传家宝。因此，凭她痴呆的本能，她宁愿把它扔进火里，而不愿被人拿走。”

“那么？”

“什么那么的？”

“您就找不到藏东西的地方了？”

“哈哈，亲爱的伯爵，这么说，您曾经有一会儿认为我是有可能成功的啦？我在您眼里不再是个江湖骗子了？放心吧，瓦尔德马尔，亚森·罗平的弓上有几道弦哩。我会找到的。”“明天中午十二点以前？”

“今夜十二点以前。可我现在饿得要死，如果您能……”伯爵把他领到杂屋的一间大厅。这里被辟作士官食堂。有人给他送来一份富有营养的食物。趁他吃饭的当口，伯爵去向皇帝汇报。

过了二十分钟，瓦尔德马尔回来了，在亚森·罗平对面坐下。两人都不作声，若有所思。

“瓦尔德马尔，来支雪茄就好了……谢谢。这支雪茄就像那些著名的哈瓦那雪茄，一捏就吱吱作响。”

他点燃雪茄，过了一两分钟，才说：

“伯爵，您可以吸，不会妨碍我的。”

坐了一个钟头。伯爵昏昏欲睡，隔一会儿就要喝一杯上等香槟酒来提神。一些士兵来来去去，送这送那。

“来杯咖啡。”亚森·罗平道。

有人给他送来咖啡。

“这咖啡不行，”他抱怨道，“要是皇帝喝这种咖啡，那就太委屈了！……不过，我还要一杯。瓦尔德马尔，这一夜也许漫长难熬呢。唉！多糟的咖啡！”

他又点燃一支雪茄，再也不说话了。

时间分分秒秒地过去。他一直未动，也不说话。

突然，瓦尔德马尔站起来，气愤地对亚森·罗平喝道：“喂！起立！”

这时亚森·罗平在吹口哨。听了这句喝令，他仍旧不慌不忙地吹着。

“人家叫您起立，听见了吗？”亚森·罗平转过头，见到刚刚走进来的皇帝陛下。

他站起来。

“找得怎么样了？”皇帝问。

“我想，陛下，不要多久，我就能让陛下满意了。”

“什么？您知道了……”

“藏东西的地方？差不多知道了，陛下……只差几个细节了……不过，我相信，在现场一切会弄清楚的。”

“我们该留在这儿？”

“不，陛下，请随我去文艺复兴时期盖的宫殿。不过我们有的是时间，如果陛下允许，我还想思考两四处地方。”

不待皇帝回话，他就坐下来，把瓦尔德马尔气坏了。

皇帝走开一点，把伯爵叫过去商量了一阵，然后走过来问：“亚森·罗平先生，这一次可以了吧？”

亚森·罗平不作声。皇帝又问一句……亚森·罗平低下头。“他睡着了。确实，他好像睡着了。”

瓦尔德马尔勃然大怒，扳着他的肩膀猛摇。亚森·罗平从椅子上溜下来，倒在地板上，抽搐了几下，就不动了。

“他怎么了？”皇帝厉声问道，“但愿没死吧！”

皇帝端起一盏灯，俯身察看。

“他没有血色！脸色蜡黄！……瓦尔德马尔，你瞧……摸摸心脏……还活着，对吗？”

“对，陛下。”伯爵过了一会，说，“心律正常。”

“这是怎么回事？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要不要去叫医生？”

“去吧，跑去……”

医生来的时候，亚森·罗平还是那种状况，一动不动，毫无生气。医生让人把他抬到一张床上，检查了好久，问他吃了什么东西。

“大夫，您担心他中了毒？”

“不，陛下，没有中毒的症状。但我推测……这个托盘，这个杯子盛的是什么？”

“咖啡。”伯爵说。

“您喝的？”

“不，他喝的。我没喝。”

医生倒了一点咖啡，尝了尝，说：

“我没弄错，病人是服了那可汀，睡着了。”

“谁给他服的？”皇帝怒吼起来，“喂，瓦尔德马尔，这里发生的一切，把我气死了！”

“陛下！……”

“嗨！是啊，我受不了啦！……我开始相信，这家伙说得有理，有人潜入了城堡……那些金币，这那可汀……”

“要是有人进了围墙，我们会知道的，老爷……士兵们四处搜查，都三个钟头了。”

“可是，我向你肯定，这咖啡可不是我弄的……除非是你……”

“唉！陛下！”

“喂！找找吧……搜一搜……你有二百个士兵，杂屋又不大！那歹徒毕竟是围着这里转，围着这些房子……在厨房这边……我也说不准，对吧？去吧，去搜搜。”

瓦尔德马尔这个大胖子奔忙了一夜，因为这是主子的命令，可是心里并不信服，因为废墟看守得这么严，一个外人是不可可能躲藏在里面的。而且，发生的事件使他明白，调查也没有用，那只往咖啡里掺麻醉药的神秘的手是不可可能查出来的。

这一夜，亚森·罗平躺在床上，睡得死死的。第二天早上，皇帝派人来打听情况，医生一直守在病人身边，回答说他还没醒。

不过，到九点钟，他作了个动作，一个努力使自己清醒的动作。过一会儿，他嘟嘟囔囔地问：“几点了？”

“ 九点三十五。 ”

他又作了一次努力。在场的人觉得，他整个人都在努力摆脱麻木状态，清醒过来。

一座挂钟敲响十点。

他打了个激灵，说：

“ 让人把我抬到宫殿去……让人把我抬到宫殿去！ ”

征得医生同意，瓦尔德马尔唤来人，又派人去向皇帝报告。大家把亚森·罗平移到一架担架上，开始朝宫殿走。

“ 二楼。 ” 他嗫嚅道。

大家上了楼。

“ 走廊尽头， ” 他又说， “ 左边最后一间。 ”

大家把他抬到最后一间，也就是第十二间厅房。有人搬来一张椅子，让他有气无力地坐在上面。

皇帝赶到了。但亚森·罗平没有动，木无表情，眼睛无神。过了几分钟，他好像醒来了，环顾墙壁、天花板和身边的人，说：“ 服了那可汀，对吗？ ”

“ 对。 ” 医生说。

“ 抓到……那人了吗？ ”

“ 没有。 ”

他似乎陷入沉思，好几次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可是不久大家发现他又睡着了。

皇帝走近瓦尔德马尔。

“ 下令吧，让人把你的汽车开来。 ”

“ 啊？可是，老爷……？ ”

“ 可是什么？我开始认为他是在嘲弄我们，这一切只是在演戏，为的是争取时间。 ”

“ 也许……的确…… ” 瓦尔德马尔附和道。

“ 显然是这回事！他利用了一些奇怪的巧合，其实什么也不知道。那些金币呀，那可汀呀，都是编造的！我们要是还相信这套小把戏，他就要从我们手里溜走。准备汽车，瓦尔德马尔。 ”

伯爵出去下了命令，又回转来。亚森·罗平还没有醒来。皇帝在厅里察看一番，问瓦尔德马尔：

“ 这是 Minerve （智慧之神密涅瓦）厅，对吗？ ”

“ 对，老爷。 ”

“ 可是，为什么两处都刻了 N？ ”

果然有两处刻了 N。一处是壁炉上面，一处是在墙上一架挂钟上面。挂钟已经破旧不堪，复杂的机械装置一目了然，钟摆一动不动地吊在绳子下面。

“ 是有两个 N。 ” 瓦尔德马尔说。

皇帝没有听他的回答。亚森·罗平刚才又动了，睁开了眼睛，含含糊糊地吐出一串音来。然后，他努力站起来，在厅里走了几步，又无力地倒了。

这表明此时他的大脑，神经，意志，都在与这可怕的他无法动弹的麻木作斗争。这是垂死者与死神的斗争，是生与死的搏斗。

这景象极为痛苦。

“ 他难受。 ” 瓦尔德马尔小声说。

“ 至少，他在装出难受的样子。 ” 皇帝说，“ 演得很像。多出色的演员！ ”

亚森·罗平断断续续地叫：

“大夫，打一针……咖啡因……马上……”

“陛下，行不行？”医生问。

“当然行……直到中午，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答应他的。”

“还有多久……到中午？”亚森·罗平问。

“四十分钟。”有人回答。

“四十分钟？……我会找到的……我肯定可以找到的……必定找到……”

他两手捧着脑袋。

“啊！要是我的脑袋好用，真正好用，不像这么乱哄哄的该多好！要那样，一秒钟就可解决问题！只有一点还不清楚……可我没法……我动不了脑子……我抓不住念头……真难受……”

他两只肩膀一耸一耸地，难道在哭？

大家听见他反复念着：

“八一三……八一三……”

声音轻了下去：

“八一三……一个八……一个一……一个三……是啊，显然……但为什么？……这还不够。”

皇帝喃喃说：

“他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都几乎不相信，一个人能把角色演得这么好……”

十一点半……十一点三刻……

亚森·罗平仍然用两只拳头顶着脑门，一动不动。

皇帝等着，两眼盯着瓦尔德马尔手里的秒表。

“还有十分钟……还有五分钟……”

“瓦尔德马尔，汽车准备好了吗？人也准备好了？”

“是的，陛下！”

“你的秒表快报时了吧？”

“是的，陛下！”

“十二点，最后一响，就……”

“可是……”

“最后一响，瓦尔德马尔。”

这个场面确实带有几分悲剧色彩，带有奇迹可能出现的时刻那种庄严紧张的气氛。似乎命运将用自己的声音来宣布奇迹。

皇帝并不掩饰自己的焦灼。这个名叫亚森·罗平的怪异冒险家搅得他心神不定……他了解这冒险家神奇的一生……不管他怎样下定决心，要结束这不明不白的事儿，他还是忍不住怀着希望……期待出现什么奇迹。

还有两分钟……一分钟。接下来就只能以秒来计算了。

亚森·罗平似乎睡着了。

“喂，去作准备吧。”皇帝对伯爵说。

伯爵朝亚森·罗平走过去，抓住他的肩膀。

秒表的铃声清脆地响了……一声，两声，三声，四声，五声……

“瓦尔德马尔，你扯一下那架旧钟的钟摆。”

大家感到一阵惊愕。是亚森·罗平在说话，在平静地说话。

瓦尔德马尔耸耸肩，对亚森·罗平用“你”称呼他感到愤慨。

“去办吧，瓦尔德马尔。”皇帝说。

“是啊，去办吧，亲爱的伯爵。”亚森·罗平坚持要求道，又流露出那嘲弄人的口气，“这是你力所能及的。你只消扯几下钟摆的绳子……交替着扯……一下，两下……好极了……古时候，钟就是这样上发条的。”

钟摆果然摆了起来。大家听见响起了嘀嗒嘀嗒均衡有致的声音。

“现在，拨一拨那些指针。”亚森·罗平说，“拨到十二点差一点的位置。别动了……让我来……”

他站起来，走到离钟面最多一步远的地方，全神贯注地盯着钟面。

十二点敲响了。声音深沉，浑厚。

一阵长久的沉默。什么也没有发生。可是皇帝等待着，似乎坚信会发生什么事情。瓦尔德马尔一动不动，两眼瞪得溜圆。

亚森·罗平低头弄了一下钟面，又抬起头来小声说：

“好极了……成了……”

他回到椅子上，吩咐道：

“瓦尔德马尔，把指针拨到十二点差两分。啊！不，老朋友，不要反拨……要顺拨……哎！对了，这要多花点时间，可有什么办法？”

每拨到整点或半点时，就要响起一遍钟声，一直响过十一点半钟。

“听我说，瓦尔德马尔……”亚森·罗平说。

他是郑重其事地说的，没有半点嘲讽戏谑，似乎他自己也激动，也不安。

“听我说，瓦尔德马尔，钟表上有一个小圆点，表示一点钟，你看见了吧？这圆点在晃动，对不对？你把左手食指放上去，用力摁。好。再把大拇指摁在表示三点的圆点上。好……现在用右手摁表示八点的圆点。好。谢谢。亲爱的，去坐着吧。”

等了一会儿，只见那根长针移动起来，擦过十二点……钟声再次响起来。

亚森·罗平不说话，脸色十分苍白。在静寂中，每一下钟声都显得格外响。

敲完十二响，传来机关发动的声音。钟一下停了。钟摆也不动了。

突然，钟面上方那青铜的羊头装饰倒了下来，露出在石头上凿出的一个小洞。

小洞里，有一只缕刻着花纹的银盒。

“啊！”皇帝道，“您早先说的不错。”

“陛下，您原来不相信吗？”亚森·罗平问。

他拿出银盒，给皇帝看。

“请陛下亲自打开。您让我寻找的信件都在里面。”

皇帝掀开盒盖，不禁愣住了。

盒子里空空如也。

三

盒子里空空如也！

这真是一个惊人的戏剧性情节，出人意料。亚森·罗平作了那么精确的计算以后，那么巧妙地发现了挂钟的秘密以后，皇帝本以为胜券在握，万无一失了，这一下似乎懵了。

在他对面，亚森·罗平面无人色，紧绷着脸，眼睛充血，又气又恨，咬牙切齿。他擦了一把额上的汗水，狠狠地抓过盒子，翻过来仔细检查，仿佛希望发现双底。最后，他火了，使劲一压，把盒子压扁，这才确信没有双底。

他反倒轻松了，呼吸也更舒畅。

皇帝问他：

“是谁干的？”

“还是那家伙，陛下。和我走同一条路，追求同一个目标的人，就是杀害克塞尔巴赫先生的凶手。”

“什么时候干的？”

“昨夜。啊！陛下，昨天为什么不让我自由地走出监狱大门呢？如果是那样，我就不会耽搁一个钟头，就会比他早到！会先把金币给伊齐尔达！……会先读到法国老仆人玛尔莱舍的日记！”

“这么说，您认为是从那本日记里得到的启发？……”

“是啊，陛下，他有时间读了日记。他在暗处，我不知道他躲在哪儿；他从我们的一举一动中了解我们的情况，却没有人告诉我他的情况！昨夜他为了摆脱我，就下药让我睡觉。”

“可是宫殿有人看守。”

“陛下，是由您的士兵看守。对他那样的人来说，这算一回事吗？再说，我相信瓦尔德马尔集中兵力搜索杂屋，把看守宫殿大门的人都抽回来了。”

“可是钟声呢？深更半夜响那么十二下，别人听不见吗？”

“陛下，小事一桩！阻止挂钟敲响只是小事一桩！”

“我觉得这一切令人无法置信。”

“陛下，在我看来，这一切是很清楚的了。如果现在能够搜一搜您那些官兵的口袋，或者在来年调查他们的开销，准可以发现两三个人眼下拥有几张钞票，当然是法国的钞票。”

“哼！”瓦尔德马尔表示抗议。

“是这么回事，亲爱的伯爵，这是个价钱问题。而那家伙是不计较成本的。如果他愿意，我肯定您本人……”

皇帝陷于沉思，没有听他们说话。他在房里来回踱着，然后向站在走廊里的一个军官示意：

“我的汽车……赶快准备……我们马上出发……”

他停下来，看了一阵亚森·罗平，然后走近伯爵：

“你也一样，瓦尔德马尔，上路吧……直奔巴黎，一路不停……”

亚森·罗平尖起耳朵听。只听瓦尔德马尔回答道：

“我希望多带十二个卫兵，和这鬼家伙打交道！……”

“带上吧。要快。今夜就要赶到。”

亚森·罗平耸耸肩，喃喃道：

“荒谬！”

皇帝朝他转过身。亚森·罗平又说：

“唉！是啊，陛下，因为瓦尔德马尔不可能看住我。我肯定会逃走，而且……”

他猛一跺脚。

“而且，陛下，您认为我会再一次耽搁时间么？即使您放弃斗争，我也不会放弃。我既然开了头，就要收尾。”

皇帝反驳道：

“我并未放弃。我的警察会投入战斗的。”

亚森·罗平哈哈大笑。

“请陛下原谅！说起陛下的警察，真是可笑！它和世界各国的警察一样，没用，没一点用！不，老爷，我不会回卫生检疫所监狱。我不在乎坐牢，可我需要自由，以便和那家伙斗争。我要保持自由。”

皇帝不耐烦了。

“那家伙，您连他是谁都不清楚。”

“我会清楚的，陛下。只有我才可能弄清他的身份。他也知道只有我才能做到这一点。我是他唯一的对手。他攻击的也是我一人。那天他开枪是想击中我。昨夜他只把我一人麻醉，就可以自由行动。这是我与他之间的决斗。与别人无关。没有谁能帮我。也没有谁能帮他。我们两个单打独斗，就这么回事。迄今为止机运偏爱他。可是到最后，我会不可避免地战胜他。”

“为什么？”

“因为我更强。”

“他要是把您杀了呢？”

“他杀不了我。我会拔掉他的爪子，让他无力还手。我会把那些信夺回来。没有什么人有力量阻止我这样做。”

他的神态如此自信，口气如此肯定，好像说的不是将要着手的事情，而是已经完成的事情。

皇帝不禁百感交集，心中的滋味说不出道不明。不过其中夹有敬佩之意，也有亚森·罗平以不容拒绝的方式要求的信任。其实他之所以犹豫，是在考虑要不要用这个人，让他成为自己的盟友。他顾虑重重，不知该作什么决定，便一声不吭地从走廊走到窗户，又从窗户走到走廊。

最后，他问道：

“谁又向我们肯定，那些信件是昨夜被盗走的？”

“陛下，窃贼标明了日期。”

“您说什么？”

“请检查那小洞内部，那里面有有用粉笔写的日期：八月二十四日午夜。”

“的确……的确……”皇帝目瞪口呆，讷讷地说，“我怎么没见到呢？”

他又补上一句，让人感到了他的好奇：

“墙上写了两个N字……这点我弄不明白。这间房不是Min-erve（密涅瓦）厅吗！”

“这是法国皇帝Napoléon（拿破仑）睡过的房间。”亚森·罗平说。

“您是从哪儿知道的？”

“问瓦尔德马尔吧，陛下。当我翻阅那老仆人的日记时，这话对我来说不啻一道闪电。我恍然大悟，福尔摩斯和我都走错了路。赫尔曼大公临死前写的那残缺不全的词Apoon，并不是指Apol-lon（阿波罗），而是指Napoléon（拿破仑）。”

“这是对的，……您说得有理……”皇帝说，“两个词是同一些字母组成的，顺序也差不多。显然大公当时是想写Napoléon（拿破仑）。可是那数字八一三呢？……”

“哦！这一点最费力气。我一直认为要把三个数相加。八加一加三便得出了十二。正好这间房是走廊里的第十二间。可是还不够。肯定还有一层意

思。我绞尽脑汁也没想出这是什么意思。看到这架挂钟，正好挂在拿破仑睡过的房间里的挂钟，我就明白了。十二那个数字显然也指十二点钟。中午十二点，午夜十二点，它们难道不是更庄严人们更愿选择的时辰吗？可为什么要用这三个数字，而不用别的总和也是十二的数字呢？

“于是我考虑让挂钟敲响一次试一试。就在钟声敲响的时候，我发现第一、第三和第八个圆点是活动的。于是我就得到了一、三、八这三个数字。按照预言的顺序排起来，就成了八一三。瓦尔德马尔摁了那三个点。机关发动了。结果陛下就知道了……”

“老爷，这就是我对那神秘的词，还有‘八一三’那几个数字所作的解释。大公临死前写下这些东西，希望儿子有朝一日能发现韦尔登兹的秘密，拿到他藏起来的那些惊人的书信。”

皇帝认真地听着，越来越吃惊地发现这个人精明，机灵，敏锐，聪慧。

“瓦尔德马尔？”他叫道。

“在，老爷。”

他正要开口，走廊里忽然传来一片叫喊。瓦尔德马尔跑出去，旋即又跑进来。

“陛下，是那疯姑娘。卫兵不让她进来。”

“让她来吧。”亚森·罗平立即说，“陛下，应该放她进来。”

见皇帝表示同意，瓦尔德马尔便去接伊齐尔达。

姑娘一进来，便把大家吓了一跳。只见她一张苍白的脸上满是泥污，面部肌肉抽搐着，表明她极为痛苦。她两手紧揪着胸脯，气喘吁吁。

“呵！”亚森·罗平惊骇地叫了一声。

“出了什么事？”皇帝问。

“陛下，快叫御医来！一分钟也不能耽搁！”亚森·罗平说，又上前一步，“伊齐尔达，说吧……你见到了什么事？你有什么话要说？”

年轻姑娘停住步，眼睛稍稍有了点神，可那是痛出来的光芒。她伊伊呀呀地说了一通……却不知是在说什么。

“听着，”亚森·罗平说，“回答是或者不是……点头或者摇头……你见到他了？你知道他在哪儿？……知道他是谁？……听着，你要是不回答……”

他做出一个气恼的动作，但立即又压下去了。他突然记起昨天的试验：这姑娘似乎还记得变疯之前的某些事情，就在白墙上写了两个大写字母L和M。

她朝两个字母伸出手去，并点着头似乎表示同意。

“以后呢？”亚森·罗平问，“以后呢？……你来写吧。”

可是她发出一声惨叫，扑倒在地，喊了几声。

接着，突然一下，就没有声音，也不动了。不久，身子又弹了一下，就再也不动了。

“死了吗？”皇帝问。

“陛下，她中了毒。”

“啊！可怜姑娘……谁下的毒？”

“老爷，那家伙。她大概认识他。他怕她说出来。”

医生赶来了。皇帝向他指指伊齐尔达，又问瓦尔德马尔：

“把你的人都集合，……搜查房子……给边境各火车站发封电报……”

他走近亚森·罗平：

“夺回那些书信要多少时间？”

“一个月，陛下……”

“好。到时候瓦尔德马尔在这里等您。他奉我的命令，享有全权，您要什么东西，他都可以给。”

“陛下，我要的东西，就是自由……”

“您自由了……”

亚森·罗平看着皇帝远去，轻轻地说：

“先要自由……然后，等我把书信夺回来，交给你，啊，陛下，我就要握一握手，对，皇帝握住窃贼的手……好向你证明，你嫌弃我是不对的。因为说到底，这毕竟有点不客气！竟有这样一位先生，我为他放弃了卫生检疫所监狱—豪华大旅馆的套房，我帮了他的忙，他却对我摆架子……这位顾客，什么时候让我再碰上，我就不客气了！”

六 七匪徒

—

“太太可以见见客人吗？”

多洛莱·克塞尔巴赫接过仆人递来的名片，念道：昂德莱·博尼。

“不见。”她说，“我不认识他。”

“太太，这位先生坚持要见您，说太太在等他来访。”

“哦！……也许……的确……领他来吧。”

那些搅乱她的生活，给她以惨痛打击的事件发生以后，多洛莱在布里斯托尔旅馆住了一段时间，不久前又搬到帕西地区偏僻的维温街一座清静的房子居住。

房子后面有一座幽美的花园。周围是邻居家草木丰茂的林园。在最痛苦的时刻，她整天待在房间里，百叶窗紧闭，谁也不见，以后，痛苦稍稍减轻了，她就让人把自己抬到树下，在那儿躺着，独自伤心，发愁，却无力改变不幸的命运。

小径上的沙砾又响起来，一个举止十分优雅的青年人由仆人领着，出现在她面前。他的衣着十分普通，像有些画家，衣领翻卷，一条海蓝底白点子领带在胸前飘摆，打扮有些过时。

仆人走开了。

“您是昂德莱·博尼，对吗？”多洛莱问。

“是的，太太。”

“我没有与您……”

“不对，太太。要知道我是埃尔纳蒙太太，也就是热纳维耶芙的祖母的朋友。您给住在加尔舍的这位太太写信，说想与我谈一谈。这样我就来了。”

多洛莱十分激动，顿时放了心。

“啊！您就是……”

“对”

她含糊不清地说：

“是真的吗？是您？我都认不出来了。”

“您认不出保尔·塞尔尼纳王子了吗？”

“认不出……没有一点相似的地方……额头、眼睛都不像……还有……”

“报纸描绘的卫生检疫所监狱在押犯的特征……”年轻人笑着把话接过来，“可这确实是我。”

说罢，两人都有很久没有开口，似乎都觉得局促，尴尬。

到后来，年轻人打破沉默：

“我能知道原因吗？……”

“热纳维耶芙没有告诉您？……”

“我没见到她……不过她祖母认为您需要我帮忙。”

“是的……是的……”

“什么方面要帮忙？……我很荣幸……”

她迟疑片刻，小声道：

“我怕。”

“怕！”他叫起来。

“是啊，”她轻声说，“我怕，什么都怕。今天发生的事，明天后天将要发生的事我都怕……我怕生活。我吃了那么多苦头……再也经受不了。”

他十分同情地看着她。本来就有一种模糊的感情，把他推向这位女人，如今她要求他保护，这种感情就变得清晰明确了。这是一种热切的需要：他要全心全意照顾她保护她，并不希图报答。她说下去：

“我现在孤身一人，身边只有几个随便雇用的仆人。我怕……我觉得有人在我周围转悠。”

“出于什么目的？”

“我不清楚。但敌人在转来转去，向我逼近。”

“您看见他了？您注意到什么了？”

“对。这几天，有两个人老在街上走来走去，还在屋门口停下来。”

“有什么特征？”

“我只看清了一个。他是个高个子，健壮，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穿一件黑呢短上衣。”

“一个咖啡馆的伙计？”

“对，一个领班的。我让一个仆人跟着他。他走上庞培街，进了左边第一座房子。那房子破破烂烂，底层是一家酒店。后来，又一夜……”

“又一夜？”

“我从卧房窗户望出去，看见花园里有一条人影。”

“就这些。”

“对。”

他想了想，提出：

“让我的两个手下住进来，睡在楼下一间房子里，您看行吗？”

“您的两个手下？……”

“嗨！您别担心……那是两个老实人，夏罗莱老爹父子俩……样子都规规矩矩的……有他们保护，您就可以放心了。至于我……”

他迟疑起来，期待她请求自己上门来。见她不说话，他只好说：

“至于我，最好不要让人看到我在这儿……是啊，最好这样……对您来说。这里有什么事儿，我的手下都会向我报告的。”

他本想多说一些话，本想留下来，坐在她身边，鼓励她。可是他觉得该说的都说出来了，要是再说一句，就是对女主人的冒犯。

于是他深施一礼，走了。

他穿过花园，脚步匆匆，急于走到外面，压住自己的激动。仆人在前厅门口等他。就在他跨过大门，来到街上时，有一位姑娘按响了门铃。

他浑身一震：

“热纳维耶芙！”

她惊愕地看着他，见到这极为年轻的目光，虽然有些困惑，还是立即认出他来。只见她身子晃了几晃，不得不靠在门上，这使他心里一阵慌乱。

他摘下帽子，细细打量她，却不敢伸出手去。她会伸出手来吗？他不再是塞尔尼纳王子……而是亚森·罗平了。她知道他是亚森·罗平，已经出了狱。

外面在下雨。她把雨伞交给仆人，含糊不清地说：

“请撑开伞，拿去给他遮雨……”

说罢，她就径直走了进去。

“可怜的老伙计，”亚森·罗平边走边想，“对你这个容易激动十分敏感的人来说，这真是惨重打击。照看你的心灵吧，不然……喂，好家伙，你的眼睛湿了！亚森·罗平先生，这不是好兆头，你已经老了。”

有个年轻人穿过缪埃特大道，朝维涅街走去。亚森·罗平拍拍他的肩膀。那年轻人停下来，打量了几秒钟，说：

“对不起，先生，我觉得好像不认识您……”

“亲爱的勒迪克先生，您的感觉不对，或者记忆力衰退了。您想想凡尔赛……两皇帝旅馆那小房间……”

“是您！”

年轻人惊惧地往后一跳。

“上帝啊，是我，塞尔尼纳王子，或确切地说，亚森·罗平，因为您已经知道我的名字了。这么说，您原以为亚森·罗平死了？啊！是啊，我明白了，监狱……您原指望……孩子，走吧！”

他轻轻地拍着年轻人的肩膀。

“喂，年轻人，静下心来。还有好些安静日子要用来作诗哩。时候还没到。暂时做诗吧，诗人！”

他使轻抓住年轻人的手臂，面对面地说：

“可是时辰就要到了，诗人。别忘了你属于我，肉体 and 灵魂都属于我。准备演你的角色吧。那角色又艰难又辉煌。在我看来，天造地设，你正是演那角色的人！”

他放声大笑，猛一转身，把勒迪克留在那里发愣。

走远一点，在庞培街拐角上，就是克塞尔巴赫夫人说到的那家酒店。他走进去，与老板聊了很久。然后，他坐上一辆汽车，来到大旅馆。他用昂德莱·博尼的名字在这里登记下榻。

杜德维尔兄弟在这儿等他。

尽管对这种快乐感到厌倦，亚森·罗平还是强烈地感到朋友们对他的敬佩与忠诚。

“总之，老板，给我们说说吧……发生了什么事？在您手下干事，神奇的事儿我们都见惯了……不过，事情总有限度嘛……这么说，您是自由了？您稍稍化了妆，就来了这里，来到巴黎心脏。”

“来支雪茄？”亚森·罗平问。

“谢谢……不要。”

“你错了，杜德维尔。他们是可敬的人。我把他们看作行家里手。他们以成为我的朋友为荣。”

“啊！可以说来听听吗？”

“德图皇帝……行了，别摆出这副傻愣愣的样子了。把最新消息告诉我。我没有读报。我的出狱在公众中有什么反响？”

“老板，令人震惊。”

“是警方的说法？”

“您是在加尔舍重现阿尔唐汉姆被杀的情形时逃走的，可是记者们却证明这不可能。”

“那么……”

“那么，他们知道真实情况后，一个个目瞪口呆。公众寻找呀，笑呀，

开心极了。”

“韦贝呢？”

“韦贝受了不少连累。”

“除了这件事，保安局还有什么消息？对杀人凶手没有新的发现？没有什么线索可以让我们确定阿尔唐汉姆的身份？”

“没有。”

“当我们想到每年要支付亿万金钱来养这帮家伙，这就有点叫人难以忍受了！这种情况要再继续下去，我就拒绝纳税了。你坐下来，拿支笔。今晚把这封信送到《大报》。全世界有很久没听到我的消息，大概有些耐不住了。你写吧。”

社长先生：

我谨向公众致歉。他们的焦急是合情合理的。可他们会觉得失望的。

我从监狱出来了。可我却不能披露是怎样出来的。同样，我出狱后，发现了那著名的秘密，但也不可能说出那是什么秘密，是怎样发现的。

有朝一日，这一切将成为一篇不同寻常的叙述的题材。我的常任传记作者将根据我的笔记发表这篇叙述。这是法国史上的一页。将来子孙后代读到这一页时，一定不会觉得乏味的。

眼下，我有更要紧的事儿要干。我看到我过去担任的职务落入多么无能的人的手中就有气，看到克塞尔巴赫和阿尔唐汉姆案子仍毫无进展就厌烦，因此我撤销韦贝先生的职务，重新担负起过去我以勒诺尔曼先生这个名字出色地赢得普遍满意地担负过的光荣职责。

保安局长亚森·罗平

二

晚上八点，亚森·罗平和杜德维尔进了名噪一时的凯亚尔餐馆。亚森·罗平穿着燕尾服，可是长裤稍嫌宽大，领结稍嫌松弛。杜德维尔穿着礼服，一副司法官员的打扮和严肃的神气。

他们选了饭馆内堂坐下，这里有两根柱子与大厅隔开。

一个衣着整齐神情倨傲的领班一手拿着记录本，等着他们点菜。亚森·罗平以美食家的精细与讲究点了菜。

“当然，”他说，“监狱的伙食还可以，但来一顿好的也是一种乐趣嘛。”

他不声不响，吃得很香，有时也说上一句短话，表明他在想什么事儿。

“显然，这事会办好的……但会很艰难……好厉害的对手！……让我惊讶的是，斗了六个月，我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主要同伙死了，我们到了结束战斗的时候，我却还没看清他的意图……这家伙究竟要干什么？……我哩，计划明确：插手大公国的事务，把我培养的大公扶上宝座，把热纳维耶芙嫁给他作妻子……并实施治理。这计划是清楚的，堂堂正正，没有半点鬼名堂。可是那可恶的家伙，那黑暗中的恶鬼，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

亚森·罗平叫唤道：

“侍应生！”

领班走过来。

“先生想要什么？”

“雪茄。”

领班去拿了好几盒雪茄回来，一一打开。

“您看我吸哪一种好？”亚森·罗平问。

“这儿有上等乌普曼。”

亚森·罗平递了一支乌普曼给杜德维尔，自己也取了一支，切断。

领班擦燃一根火柴，伸到亚森·罗平面前。

亚森·罗平立即抓住他的手腕。

“别说话……我认识你……你真名叫多米尼克·勒加。”

那人又粗又壮，想挣脱出来。但亚森·罗平猛一下扭转他的手腕，痛得他闷闷地叫了一声。

“你叫多米尼克……住在庞培街一栋房子五楼。你在阿尔唐汉姆家当服务领班，发了一笔小财——你听我说，蠢虫，不然我打断你的骨头——就躲到那儿隐居。”

多米尼克一动不动，吓得脸呈死灰色。

他们身边没有别的顾客，那边大厅里，有三位先生在抽烟，两对男女一边喝饮料一边闲聊。

“你看，这儿很安静……我们可以聊一聊。”

“您是谁？您是谁？”

“你认不出我了？不过，你回想一下杜邦别墅那顿中餐……那盘蛋糕就是你送上来的……什么蛋糕呀！……”

“王子……王子……”那领班结结巴巴道。

“不错，本人正是亚森王子，罗平王子……哈哈！你松了口气，是吗？……你寻思，亚森·罗平没什么可怕，对吧？你错了，老朋友，够你害怕的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拿给领班看。

“喏，你瞧瞧，我现在是警察了……有什么办法，我们办事儿最后总是这样……我们这些行窃的老爷，犯罪的皇帝。”

“那么，要拿我怎么办？”领班问，仍然一副惊恐不安的样子。

“怎么办？那边那位顾客招呼你。你先去服侍他，完了再回来。千万别撒谎，别试着开溜。我带了十个人守在外面，个个眼睛都盯着你。去吧。”

领班遵命走了。过了五分钟，他走回来，站在桌前，背向大厅，似乎在和顾客讨论雪茄的质量。他问：

“请问，要我干什么事？”

亚森·罗平在桌上排开几张一百法郎的钞票。

“回答我的问话。答得清楚，就有赏。”

“行。”

“我开始问了。你们一共几人在阿尔唐汉姆男爵家干事？”

“不算我，七个。”

“就这么几个？”

“就这么几个。不过，有一次在加尔舍的格利西纳别墅挖地道，雇了一些意大利工人。”

“有两条地道吧？”

“对。一条通往奥尔唐斯的小楼，另一条是从第一条地道分出去，通到克塞尔巴赫太太那栋小楼的地下室。”

“挖这条地道是出于什么目的？”

“劫持克塞尔巴赫太太。”

“两个女佣，絮扎纳和热尔特吕德是同伙，对吧？”

“对。”

“她们在哪儿？”

“在外国。”

“你那七个伙伴，阿尔唐汉姆手下那帮人呢？”

“我跟他们分手了。他们继续在干。”

“我可以在哪儿找到他们？”

多米尼克有些犹豫。亚森·罗平摊开两张一千法郎的钞票，说：

“多米尼克，你的顾虑给你带来收入，你只要丢掉顾虑，回答我的话，这些钱就到手了。”

多米尼克回答道：

“您可以在纳伊伊暴动路三号找到他们。他们中有一个叫旧货商。”

“很好。现在，你告诉我，阿尔唐汉姆真名叫什么？你知道吗？”

“知道。里贝拉。”

“多米尼克，你没说实话。里贝拉只是一个化名。我问的是真名。”

“帕尔比里。”

“也是假名。”

领班又迟疑起来。亚森·罗平摊开三张一百法郎的钞票。

“唉！算了！”那人叫道，“不管怎么说，他死了，对吗？确实死了。”

“他的名字？”亚森·罗平问。

“他的名字？玛尔莱舍骑士。”

亚森·罗平从椅子上跳起来。

“什么？你说什么？骑士？……你再说一遍……骑士？”

“拉乌尔·德·玛尔莱舍。”

一阵长久的沉默。亚森·罗平两眼发直，想到了韦尔登兹那被毒死的疯姑娘。伊齐尔达也是这个姓：玛尔莱舍。十八世纪来到韦尔登兹宫廷的那个法国小贵族就是这个姓。

他问：

“这个玛尔莱舍是哪国人？”

“祖籍法国，出生于德国……我有一次看过他的几份证件……就是这样得知他的姓的。啊！我想，他要是知道，会杀死我的。”

亚森·罗平想了想，说：

“你们大家都听他指挥？”

“对。”

“他有个同伙，一个合伙人？”

“啊！快别说了……别说了……”

领班脸上立即显得十分惶恐不安。亚森·罗平一想到那个杀人凶手就感到恐惧，厌恶，现在他从领班脸上也看出了这种恐惧和厌恶。

“他是谁？你见过吗？”

“啊！别说他。我们不应该提到他。”

“我问你，他是谁？”

“他是主人，是头领。谁也不认识他。”

“但你见过他，你。回答我的话。你见过他吗？”

“有几次，在暗处……夜里见过。大白天从来没见过。他总是通过一些

纸条……或者电话发号施令。”

“他叫什么名字？”

“我不知道。我们从来不谈他。谈他会惹祸。”

“他穿一身黑衣黑裤，对吗？”

“对，一身黑。瘦瘦小小……金头发……”

“他杀人，是吗？”

“对，他杀人……就像别人偷一块面包那样随便。”

他的声音在发抖。他央求道：

“别说了……我们不应该说他……我跟您说了……会惹祸的。”

亚森·罗平虽说还想问问，可见到领班是那样惶恐，便住了口。

他沉思很久，接着站起来，对领班说：

“喏，这是给你的钱。你如果想活得安宁，就不要把我们见面的事告诉任何人。”

亚森·罗平和杜德维尔出了餐馆，一直走到圣德尼门，一声不吭，全副心思都在琢磨刚才听到的情况。

最后，他抓住杜德维尔的臂膀，说：

“杜德维尔，听我说。你现在就去火车站，赶上开往卢森堡的快车，去德一篷—韦尔登兹大公国的首府韦尔登兹。在市政厅，你很容易查到玛尔莱舍骑士的出生证，并了解到他的家庭情况。后天星期六你赶回来。”

“要不要跟保安局报告一声？”

“我来办吧。我给他们打电话，说你病了。啊！还有一句话。后天中午在暴动街一家小咖啡馆见面。布法洛咖啡馆。你化装成工人。”

第二天一早，亚森·罗平穿一件短工作服，戴一顶鸭舌帽，去了纳伊伊，开始在暴动街三号调查情况。打开能通马车的大门，里面便是第一进院子。那是个名副其实的城区。过道纵横交错，作场鳞次栉比，里面麇集了众多的工匠艺人，妇女儿童。他走过去与看门人搭讪，不到几分钟，就获得看门人的好感，两人便海阔天空地聊起来。聊了一个钟头，看到有三个人先后出入，其模样引起他的注意。

“这几个就是猎物了。”他想，“气味很浓……一闻便知……当然，样子像老实人！可是那眼睛是猛兽的眼睛，是知道敌人无处不在，每一丛灌木野草后面都可能有陷阱的眼睛。”

星期五下午和星期六上午，他继续摸情况，确切地了解到阿尔唐汉姆的七个同谋都住在这一片房子里。其中有四个公开做服装买卖。有两个卖报。第七个自称是旧货商。大家也都这样称呼他。

他们进进出出都单独走，似乎互不相识。不过，晚上，亚森·罗平发现他们聚在院子最后面一间仓库里。里面堆满了旧货商的破铜烂铁、破炉子、锈铁管……窃来的赃物大概大都存放在这里。

“喏，事情有进展了。”他寻思，“我向德国老表要一个月，看来有半个月就够了。而且，让我高兴的事，是要从这帮家伙身上开刀。他们曾把我投入塞纳河。可怜的古莱尔老伙计，我终于可以为你报仇了。只是别高兴太早！”

中午，他走进布法洛咖啡馆。一间低矮的小厅。一些泥瓦匠、马车夫常来这里吃午饭。

有个人在他身边找了个位子坐下。

“老板，事儿办了。”

“啊，是你，杜德维尔。太好了。我急于想知道情况。你摸到一些情况没有？查到出生证没有？快，说给我听听。”

“好吧！是这样。阿尔唐汉姆的父母都死在外国。”

“说吧。”

“留下三个儿女。”

“三个？”

“对。老大现在有三十岁了。名叫拉乌尔·德·玛尔莱舍。”

“就是阿尔唐汉姆。下面呢？”

“最小的是个女儿，叫伊齐尔达。登记簿上写着‘已故’，墨迹很新。”

“伊齐尔达……伊齐尔达，”亚森·罗平反复念着，“正如我想的，伊齐尔达是阿尔唐汉姆的妹妹……我当时看到她的面部表情就觉得眼熟……他们果然是有联系……但还有一个呢，那老二？”

“老二是儿子。现年二十六岁。”

“叫什么名字？”

“路易·德·玛尔莱舍。”

亚森·罗平心里一沉。

“对了！路易·德·玛尔莱舍……那两个姓名打头的字母 L. M.……那可怕又可恶的签名……杀人凶手叫路易·德·玛尔莱舍……是阿尔唐汉姆和伊齐尔达的兄弟。他怕他们揭露自己，就把他们杀了……”

亚森·罗平久久没有说话，神色忧郁，大概那神秘的角色又在他脑海里浮现。

杜德维尔提出异议：

“他妹妹伊齐尔达有什么可怕的？人家告诉我她疯了。”

“不错，是疯了，但童年的事情，有些还记得起来。和她一起长大的老兄，她是认得出的……就是这记忆让她丢了命。”

他又补充一句：

“疯了！可那一家子都是疯子……母亲是疯子……父亲是酒疯子……阿尔唐汉姆，一个真正的蛮子……伊齐尔达，一个可怜白痴……至于那一个，杀人凶手，是个魔鬼，一个患狂躁症的傻瓜……”

“老板，您认为他是傻瓜？”

“对，傻瓜！尽管有天才的灵感，有魔鬼的直觉，有诡计，但是精神错乱，像玛尔莱舍家所有人一样疯了。只有疯子才杀人，尤其是他那样的疯子。因为毕竟……”

他停住话，脸板得铁紧，杜德维尔大吃一惊：

“老板，你怎么啦？”

“你看”

三

有一个人走进咖啡馆，把一顶软毡黑帽子挂在衣钩上，在一张小桌前坐下，细读了一个伙计递来的菜单，点了菜，便正襟危坐地等起来，两条手臂叠放在桌布上。

亚森·罗平坐在他对过，看得清清楚楚。

他脸盘清癯，无须，两只深陷的眼眶里嵌着两只铁灰色的眼珠，皮肤就像一张羊皮，从一块骨头绷到另一块骨头，是那样硬，那样厚，任何须毛都无法长出。

他板着脸，木无表情。那象牙色的额头里似乎没有思想。眼皮没有睫毛，一眨不眨，使他的目光像雕像的目光那样呆板。

亚森·罗平招呼一个跑堂的伙计过来。

“这先生是谁？”

“在那儿吃饭的？”

“对。”

“一位顾客。一个星期来两三次。”

“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当然知道！……莱翁·玛西埃。”

“啊！”亚森·罗平心里一动，讷讷说道，“打头的两个字母又是L.M.……他是否就是路易·德·玛尔莱舍呢？”

亚森·罗平专注地打量着他。确实他的外表与亚森·罗平的预见相符，作派也与他所推测的相符。不过叫亚森·罗平慌乱的，是他原以为会看到生气勃勃的眼神，看到的却是死人一般的目光……他以为会看到慌乱、局促、大奸大恶者狰狞的凶相，看到的却是漠然呆板的面容。

他问跑堂的伙计：

“这位先生是干什么的？”

“哎呀，我也说不太准。这是个怪僻的人……总是独来独往……从不与人交谈。我们这里的人甚至都没听过他的声音。他想吃什么菜，就用手指在菜单上点……二十分钟，他就吃完一顿饭……然后付钱……开路……”

“常来吗？”

“每隔四五天来一次。不过也不是很有规律。”

“是他，只可能是他。”亚森·罗平寻思，“是玛尔莱舍。他就在那儿……离我只有四步远。那双杀人的手就在那儿。那只闻到血腥味就陶醉的脑袋就在那儿……那魔鬼，那杀人狂就在那儿……”

然而，这可能吗？亚森·罗平已经把他看得那么神，现在看到他活生生的，走来走去，心里不免有些困惑。他弄不明白为什么这恶魔一般的人物也和常人一样食面包，啖荤腥，饮啤酒。他原来想象这家伙是个茹毛饮血的野兽，专以被害者为食。“杜德维尔，走。”

“老板，您怎么啦？脸色这么难看。”

“我需要吸一吸新鲜空气。出去吧。”

来到外面，他深深地吸着空气，擦去满头的汗水，小声说：

“这下好多了。刚才我都闷得透不过气来了。”

稳定情绪以后，他说道：

“杜德维尔，事情就要了结了。好几个星期以来，我是摸索着和看不见的敌人斗。现在偶然的机会有突然一下把他送到我的路上来了。现在，我们的较量是公平的了。”

“老板，我们是否分开。那人刚才看到我们在一起。我们单独走，可能不会引起他的注意。”

“他看见我们了吗？”亚森·罗平若有所思地说，“他似乎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什么也没看。这家伙真让人感到不解！”

果然，十分钟后，莱翁·玛西埃出来并且走了，甚至没有看一看是否有人跟踪。他点燃一支烟吸起来，一只手放在背后，慢悠悠地走着，好像是来晒太阳，吸新鲜空气的，并未疑心有人可能在监视他。

他过了入市税征收处，沿着旧城墙，又出了夏普莱城门，返回暴动路。

他会不会走进三号那个院子？亚森·罗平非常希望他进去，因为这是他与阿尔唐汉姆团伙串通一气共同作案的铁证。可是他转过弯，走上德莱兹芒街，从那里一直走到布法洛赛车场那边。左面，赛车场对面，在出租网球场和德莱兹芒街边的木棚子中间，有一座独立的小楼房，周围有一个狭小的花园。

莱翁·玛西埃停下来，掏出一串钥匙，先开了花园栅门，然后又开了小楼大门，走进屋不见了。

亚森·罗平小心地往前走，立即注意到暴动路三号那个大院和小楼的花园围墙相连。

再靠近一点，他发现花园围墙很高。花园尽头贴墙建有一个车库。

他了解这一带的地形，立即肯定这个车库与三号大院后面被旧货商用来堆放杂物的仓库挨在一块。

这样看来，莱翁·玛西埃住的房子与阿尔唐汉姆团伙七个同谋聚会的房间相通。因此，莱翁·玛西埃肯定是这个团伙的最高首领，而且，他显然通过车库仓库之间的通道与党徒们联系。

“我没有判断错。”亚森·罗平说，“莱翁·玛西埃和路易·德·玛尔莱舍就是一个人。形势变简单了。”

“十分简单了。”杜德维尔附和道，“要不了几天，一切就要了结了。”

“这就是说，我咽喉上会挨上一刀。”

“老板，您说什么话？怎么冒出这种想法！”

“唉！谁知道呢？我总有预感，这家伙会害我的。”

可以说，从今以后，要做的就是监视玛尔莱舍的生活，要对他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

杜德维尔向街坊了解玛尔莱舍的生活。如果他们的话可信，那么他的生活是极为怪异的。如他们所称，小楼那家伙住进来才几个月，从不接待任何客人。也没见到他雇用什么仆人。窗户虽然开得大大的，即便夜间也不关，却总是黑洞洞的，从不见亮过一丝烛光或灯光。

再说，大部分日子，莱翁·玛西埃都是日落时分出门，很晚才回——据日出时碰见过他的人说，他总是在黎明才回。“他们知道他干什么吗？”杜德维尔问完话走回来后，亚森·罗平问他。

“不知道。他的生活毫无规律。有几次失踪了好些天……或不如说，好些天闭门不出。总之，他们什么也不知道。”

“好吧！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知道的。”

他估计错了。一连查访跟踪了八天，这个怪人的情况，他了解的并没增多。而这几天里反而发生了一些怪事：他在街上小步踱着，从不停下来，可是当亚森·罗平跟踪他的时候，他却像发生了奇迹似的，突然一下就消失了。有几次他利用了有两个出口的房子。但其他时候，他似乎在人群中消失了，就像幽灵似的，把亚森·罗平留在那儿，瞠目结舌，又愤怒又困惑。

亚森·罗平立即赶到德莱兹芒街守望。一分钟又一分钟过去了。然后一刻钟又一刻钟过去了。然后夜里又过去了一些时辰。最后，这个神秘角色出

现了。他到底干什么去了呢？

四

“老板，您的一封快信。”有一晚将近八点钟，杜德维尔在德莱兹芒街找到亚森·罗平，对他说。

亚森·罗平拆开信封。信是克塞尔巴赫夫人写来的，求他赶紧去援救。日落时分，有两个男人站在她窗下，其中一个说：“倒楣，阳光照得我眼花……当然，我们今夜行动。”她走下楼，发现配膳室的护窗板没有关严，可以从外面打开。

“敌人总算向我们挑战了。”亚森·罗平说，“太好了！我在玛尔莱舍窗下慢悠悠地踱来踱去，早就踱烦了。”

“他这时在家里吗？”

“不在。他在巴黎用他的方式骗了我一回。我也要骗他一回，用我的方式。但杜德维尔，你先听我说。你去召集十来个兄弟，挑最壮实的……喏，带上马尔科和接待员热罗默。自从豪华大旅馆出事以来，我给他们放了假……这次让他们来吧。我们的人集合以后，你就把他们领到维涅街来。夏罗莱老爹父子俩应该已经在守望了。你和他们好好合作。到十一点半，你来维涅街和莱鲁亚街拐角上找我。在那儿，我们一起监视那座房子。”

杜德维尔走了。亚森·罗平又等了一个钟头，直到安安静静的德莱兹芒街完全无人行走为止。他见莱翁·玛西埃没有回来，就打定主意，走近小楼。

周围没有人……他冲过去，跳到花园栅门的石柱边上。几分钟以后，他就到了楼房大门口。

他本是打算撬开楼门，搜查各个房间，想找出被玛尔莱舍在韦尔登兹偷走的那批信件。可是他又认为，更应该先到车库看看。

他发现车库没锁，接着又就着手电光，看到里面空空荡荡，内墙上也没开什么门洞，觉得十分意外。

他找了很久，一无所获。走出来，他发现有一架梯子，靠着车库，显然是用来攀登屋顶下的阁楼间的。

阁楼上堆满了破旧箱笼，草捆，园丁育苗的温床架。不过，说确切点，是好像堆满了，因为他很容易就发现了一条通往墙边的路。

在墙边他碰到一个温床架，想移开。

可是移不动。他走近一点，仔细观察，首先发现温床架是固定在墙上的，接下来又发现少了一块玻璃。

他伸手进去摸，里面是空的。他把手电往里照，发现里面很大，比那车库大得多，堆满了破铜烂铁和种种物件。

“找到了。”亚森·罗平寻思，“这个天窗开在旧货商的仓库上方。路易·德·玛尔莱舍可以从这里看见他的手下，听见他们的声音，监视他们的活动。而他自己却又不会被他们看见，听见。现在我才明白那些歹徒为什么不认识头领了。”

摸清了这些情况，他便熄了电筒，准备离开。这时下面有张朝着这边的门开了，有一个人走进来，开亮一盏灯。亚森·罗平认出是旧货商。

他决定留下来。因为这家伙还在这里，歹徒们就不可能在那边开始行动。旧货商从口袋里掏出两把手枪。

他检查机件是否灵，又上了子弹，一边用口哨吹着一支通俗曲子的副歌。一个钟头就这样过去了。亚森·罗平开始着急了，但又不想离开。又过了一些时候，半个钟头，一个钟头……

最后，那人大喊一声：

“进来！”

一个歹徒溜进了仓库，接着，一个接一个，进来了第三个，第四个……

“人到齐了。”旧货商说，“‘天爷给的’和‘胖脸’在那儿与我们会合。好，没时间耽搁了……你们带了武器吗？”

“带齐了。”

“好。这下可要大干一场了。”

“旧货商，你怎么知道呢？”

“我见了首领……我说我见了他……不对……总之，他对我说……”

“是啊，”暗处有一个人说，“和平常一样，在一条街的拐角上。啊！我更喜欢阿尔唐汉姆那种方式。至少，大家都知道要干什么事。”

“你未必不知道？”旧货商反驳说，“去克塞尔巴赫太太家取东西。”

“那两个看守呢？亚森·罗平安排的那两个家伙怎么对付？”

“该他们倒楣。我们有七个。他们只能闭嘴。”

“克塞尔巴赫太太呢？”

“先堵住嘴，再捆起来，抬到这里……喏，放到那破沙发上……然后，再听吩咐。”

“油水大不大？”

“首先，是克塞尔巴赫太太的首饰。”

“是啊，如果干成了事情，当然这一份少不了。可要是没干成呢？”

“每人先给三百法郎。事成后再给三百。”

“钱拿到手了？”

“对。”

“太好了。大家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说出来，尽管论起报酬，也没有人比这位先生更大方了。”

于是响起一个低低的声音，亚森·罗平勉强才听清：

“你说，旧货商，要是迫不得已动了刀子，有没有额外补偿。”

“和以前一样，两千法郎。”

“要是杀的是亚森·罗平呢？”

“三千。”

“唉！要是能杀他就好了，那家伙。”

几个歹徒一个接一个离开了仓库。

亚森·罗平还听到旧货商说了这么几句话：

“这是作战方案。我们分成三个小组。听到一声口哨，就往前冲……”

亚森·罗平匆匆走出藏身处，下了楼梯，绕过小楼，翻过栅门，来到外边。

“旧货商说得对，事情很严重……哼！他们想要的是我的命！杀了亚森·罗平有额外奖赏！这帮混蛋！”

过了入市税征收站，他跳进一辆出租汽车。

“莱鲁亚街。”

他让司机在离维涅街三百米远的地方停了车，自己步行到两条街的拐角

上。

杜德维尔不在那儿，让他大吃一惊。

“怪了，”他想，“已经过午夜了……我觉得这事情玄乎。”

他耐心等了十分钟，二十分钟。到了夜里十二点半，还是不见人来。再耽搁下去，事情就危险了。不管怎么说，就算杜德维尔他们来不了，夏罗莱父子和我亚森·罗平也足以打退进攻了，还不算有仆人助战哩。

他于是往前走，可这时看到两个人试图躲进墙角凹处的暗影中。

“嗨，”他想，“这就是给那伙匪徒打前站的两个家伙：‘天爷给的’和‘胖脸’。我真糊涂，被他们拉开了距离。”

在怎么行动的问题上，他又耽搁了一些时间。他要不要直接扑过去，打得他们无法参战，然后自己从配膳室的窗户爬进屋？他知道那窗户是开着的。这是最稳妥的办法，使他能立即把克塞尔巴赫夫人带出来，远离战场。

是的，但这也意味着他的方案遭到了失败，意味着他错过了把匪帮一网打尽，当然也包括路易·德·玛尔莱舍在内的机会。

突然从什么地方，从房子那一边响起一声口哨。

这是否表示其他匪徒已经开始进攻了？他是否应该在花园里抗击敌人？

听到这声信号，那两个家伙跨过窗台不见了。

亚森·罗平一个箭步跨过去，翻过阳台，跳进配膳室。根据脚步声，他判断那些匪徒已经进了花园。脚步声是那样响，他放下心来，因为夏罗莱父子俩不可能听不见。

于是他跑上楼。克塞尔巴赫夫人的房间正对着楼梯平台。他立即冲进去。

就着一盏小灯的光亮，他发现多洛莱倒在沙发上，昏了过去。他冲过去，扶起她，急切地问道：

“听我说……夏罗莱呢？他儿子呢？……他们在哪儿？”

她断断续续地说：

“怎么？……可是……走了……”

“什么！走了？”

“您给我写的……一个钟头前……一封电话传送的信……”

她拾起身边一张蓝纸，读道：

请立即把两位守卫者派回来……还有其他人……我在大饭店等候。请放心。

“天打雷劈的！您竟然信以为真了！可您的仆人呢？”

“走了。”

亚森·罗平走到窗边。外面，有三个歹徒从花园尽头走过来。

隔壁房间的窗户朝着大街。他从那里见到另两个歹徒。

他还想到了“天爷给的”和“胖脸”，想到路易·德·玛尔莱舍，他大概正在周围转悠，看不见，摸不着，阴险可怕。

“妈的，”他低声道，“我开始相信自己完了。”

七 黑衣人

—

这时，亚森·罗平觉得，甚至确信，他被敌人诱进了陷阱。他虽然没来得及识破敌人的诡计，但还是觉察出了其非同一般的周密和诡黠。

一切都考虑到了，一切也都做到了：他的人被调开了；仆人们消失或者背叛了；他本人也被引到了克塞尔巴赫夫人家。

显然由于事情出奇地顺利，简直是奇迹，敌人才阴谋得逞，称心如意。因为说到底，他本是在朋友们接到假信之前赶到这里的。不过那就变成他的团伙与阿尔唐汉姆匪帮之间的战斗了。亚森·罗平想起玛尔莱舍的所作所为，想起他杀害阿尔唐汉姆，毒死韦尔登兹那个疯姑娘的罪行，便寻思这陷阱是否仅仅是为他设下的，现在，阿尔唐汉姆那帮手下已经碍事了，玛尔莱舍是否可能打算挑起一场混战，以便把那帮家伙也一同除去。

不如说这只是他的直觉，只是一闪即逝的念头。现在是行动的时刻。必须保护多洛莱。不管怎么推测，劫持她也是匪徒们进攻的原因。

他把临街的窗子微微打开，把枪对准匪徒。只要枪一响，就等于给街坊发了警报，匪徒们就会四散而逃。

“嗨！不行，”他喃喃自语道，“不行，逃避斗争，我不同意。机会太好了……再说，谁说得准他们会逃走！……他们人多势众，根本不把邻居放在眼里。”

他回到多洛莱的房间。下面传来一些声响。他尖起耳朵，听出声音来自楼梯，于是把房门锁上两道锁。

多洛莱在长沙发上哭泣，身子直抽搐。

亚森·罗平央求道：

“您有力气吗？我们是在二楼。我可以帮您下去……在窗户上堆几条毯子……”

“别，别，别离开我……他们会杀我……保护我吧。”

他把她搂在怀里，抱到隔壁房间，俯下身对她说：

“别动，别害怕。我向您保证，只要我有一口气，那帮家伙就谁也别想碰您。”

第一间房子的门被撞动了。多洛莱紧紧抓住他，大叫着：

“啊！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会杀死您的……您只有一个人……”

他热烈地说：

“我不是独自一人：您在这儿……在我身边。”

他想挣脱出来。可是克塞尔巴赫夫人双手捧住他的头，深情地注视着他的眼睛，轻声问：

“您去哪儿？要干什么？别……别去死……我不愿意……得活下去……得活下去……”

她含含糊糊地说着这些话。可是亚森·罗平听不见。她似乎是把这些话闷在嘴里，不让他听到。不久，她精疲力竭，又晕厥了。

他低下头，静静地打量她一阵子，然后，轻轻地在她头发上印上一吻。

然后他回到第一间房。把两间房中间的门小心关紧，又开亮电灯。

“停一分钟，孩子们！”他朝门外叫道，“你们就这么急着要把门搞坏？……你们知道门后是亚森·罗平吗？当心挨揍！”

他一边说，一边扯开一扇屏风，把克塞尔巴赫夫人刚才躺过的沙发遮起来，又往沙发上扔了几件袍子和被盖。

房门眼看就要被歹徒撞坏了。

“来了！我冲过来了！你们准备好了吗？好吧，你们谁第一个进！……”

他飞快地扭动钥匙，扯开门闩。

门一开，立刻涌进一些叫骂，威胁。几个心怀仇恨的蛮汉挤在门框里。

可是，他们谁也不敢进来。他们迟疑不决，不安，恐惧，不敢向亚森·罗平扑过来……

这正是亚森·罗平预见到的情景。

他站在房间中央，一身浴着灯光，伸着手臂，手指间夹着一沓钞票，一张张点着，把它们分成相等的七份。然后，他不慌不忙地说：

“要是把亚森·罗平除掉了，每人奖赏三千法郎？人家是这样许的诺，对吗？现在我加一倍。”

他把钱放在歹徒们伸手可及的桌子上。

旧货商叫道：

“耍花招！想争取时间。我们开枪吧！”

他举起手臂。可是他的同伙把他按住了。

亚森·罗平继续说：

“当然，这并不改变你们的打算。你们来这里的目的：第一是劫持克塞尔巴赫太太；第二，附带抢劫她的首饰。我要是反对你们这两点打算，会把自己看作最不体恤人情的混蛋。”

“哦！这点，你到底打算怎么样呢？”旧货商不由自主地听着，忍不住低声问道。

“啊！啊！旧货商，我开始对你有兴趣了。进来吧，老朋友……大家都进来吧……楼梯上头有风，……你们这些嫩娃娃小心着凉……怎么？你们害怕？我可是单枪匹马……来吧，勇敢点，好乖乖。”

他们困惑而又提防地进了房间。

“推上门，旧货商……这样大家更自在。谢谢，好朋友。哦！我经过时，发现那些一千法郎的钞票不见了。这么一来，大家就是同意了。也是的，诚信的人嘛，事情总是商量得通的！”

“接下来呢？”

“接下来？嗨！既然我们是合伙人了……”

“合伙人！”

“当然！你们不是收了 my 钱吗？我们一块干，好朋友。我们一块，第一，劫走那少妇；第二，拿走首饰。”

旧货商冷笑道：

“干这些事用不着你帮忙。”

“不对，好朋友。”

“哪里不对？”

“你们不知道首饰藏在哪儿。而我知道。”

“我们会找到的。”

“那要明天。今夜别想。”

“那么，我们来谈谈。你想要什么？”

“那些首饰，我要分一份。”

“既然你知道地方，为什么不拿呢？”

“一个人打不开。有一个密码，我还不知道，既然你们在这，我就要请你们帮帮忙。”

旧货商有些犹豫：

“分……分……也许只有几块石头，一点破铜烂铁……”

“傻瓜！那些东西值一百多万呐。”

几个歹徒听了一震，立刻来了兴趣。

“好吧。”旧货商说，“要是克塞尔巴赫太太逃了呢？她在另一间房里，对吗？”

“不，在这儿。”

亚森·罗平移开一叶屏风，让歹徒们见到他在沙发上堆的那些袍子和被盖。

“她在这里，昏过去了。不过我要分到东西以后再交人。”

“可是……”

“行不行你们快些说。我虽是一个人，可你们知道我的本事。因此……”
匪徒们商议了一下，旧货商又问：

“那东西藏在哪儿？”

“壁炉炉膛下面。由于我们不知道密码，只好先把壁炉、镜子、大理石板搬开。而且，好像只能一块儿搬。活儿很重。”

“嗨！我们干得了。你就会看到的，不出五分钟……”

旧货商发号施令。他的同伙立即干起来，十分卖力，又格外服从安排，令人钦佩。有两个跳上椅子，用力抬起镜子，另外四个去抬壁炉。旧货商则跪在地上，注意炉膛的情况，并作指挥：

“加把劲，伙计们！……一起用力……当心！……一、二……啊！瞧，移动了。”

亚森·罗平站在他们后面，两手插在口袋里，不无感动地看着他们干活。同时，作为大师，作为高手，他又自豪地体味着这件事带给他的快乐。因为它明显地证明了他的权威，他的力量，他对别人令人无法置信的影响。这些匪徒怎么这么糊涂，一刻也不曾怀疑事情有假，竟至把掌握主动的战机白白地交给他呢？

他从口袋里掏出两把大号手枪，伸出双臂，不慌不忙地选好头两个目标和随后的两个目标。他好像在射击场打靶一样瞄准。两枪齐发，接着，又是两枪……

几声号叫……四个家伙相继倒地，就像射击场的人像靶。

“七减四，余三。”亚森·罗平说，“还要来吗？”

他的双臂仍然举着，两把手枪对准旧货商和剩下的两个同伙。

“混蛋！”旧货商骂道，伸手去摸武器。

“举起手来！”亚森·罗平叫道，“不然我开枪了……很好！现在，你们把他的武器缴上来，……不然……”

两个匪徒怕得发抖，扯住他们的头目，逼他就范。

“妈的，把他绑起来！……绑起来！这对你们有什么关系？……我一走，你们不就自由了……喂，准备好了吗？先绑手腕……用你们的腰带……再绑

踝骨。快一点……”

旧货商不知所措，失去斗志，放弃了抵抗。亚森·罗平趁两个匪徒在绑他们的头目，弯下腰，拿枪把在一人脑袋上猛击一下，把他们打倒在地。

“干得真痛快。”他舒了一口气，说，“可惜太少了，要再来五十个就好了……我正在……十分顺手……嘴唇上还挂着微笑……你觉得怎样，旧货商？”

那匪徒低声抱怨。亚森·罗平说：

“好朋友，别难过。想想你这是做了一件好事，救了克塞尔巴赫夫人。这样你就不会伤心了。你的好意，她会亲自感谢的。”

他走到内室门口，把门打开。

“啊！”他大惊失色地叫道，站在门口发愣。

房间里没人。

他走到窗边，看见一架梯子靠在阳台上。那是一架可拆卸的钢梯。

“她被劫走了……劫走了……”他讷讷地说，“路易·德·玛尔莱舍……啊！强盗！……”

二

亚森·罗平极力压住惊慌，思索片刻，心想不管怎样，克塞尔巴赫夫人眼下似乎并无危险，也就没有理由担惊受吓。不过，他心里还是窜出一股怒火，便冲到那伙匪徒面前，给那些受伤的家伙一人几靴子，踢得他们浑身发抖，又在他们身上搜了一通，把那些钞票收回来，再把他们的嘴堵上，又找来窗帘、帷幔的拉绳、系绳，把被单被盖撕成布条，把那帮家伙的手脚捆住，最后把七个捆成包裹一般的俘虏一个挨一个排在沙发前的地板上。

“你们现在成了用烤肉钎穿着的一串干尸，”他嘲笑道，“成了美食家的美味佳肴！你们这群白痴，究竟是怎样盘算的？现在一个个像是停尸间摆放的溺死者……你们竟要攻击亚森·罗平，攻击保护孤儿寡母的亚森·罗平！……你们在打哆嗦？大可不必，温驯的羔羊们！亚森·罗平连一只苍蝇都不伤害……只不过，亚森·罗平是个老实人，不喜欢流氓无赖，而且明白自己担负的责任。你们说，难道人们可以和你们这些渣滓一起生活？难道可以不珍惜别人的生命？可以不尊重别人的财产？可以不要法律，不要社会，不要良心，什么也不要？老天呐，那我们会走到哪儿去呀？”

他走出房子，连门也懒得关，就来到街上，一直走到他订下的那辆出租车旁。他让司机再叫上一辆车，两辆车一起开到克塞尔巴赫夫人家门口。

他先就给了一大笔酒钱，也就用不着作那讨厌的解释了。他请两个司机帮忙，一同抬下那七个俘虏，胡乱塞进两辆车里，把门关上。那些受伤的家伙叫的叫，哼的哼，他也不管。

“当心手。”他说。

他坐进第一辆车。

“上路吧！”

“去哪儿？”司机问。

“奥费弗尔河街三十六号，保安局。”

马达响起来了……汽车开动了。两辆车组成的奇怪的车队开始驶下特罗卡代罗坡道。

在几条街上，他们超过几辆运送蔬菜的马车。一些人持着长竿在关路灯。天上还有星星。空中吹拂着阵阵清风。

亚森·罗平唱起歌来。

协和广场、卢浮宫……远处，是巴黎圣母院那巨大的黑影……

他回过头，扯开一点帘子：

“喂，伙计们，还舒服吧？我也一样，谢谢。夜色真美，空气多清新！……”

河街铺了石块，没有其他街道那么平坦，汽车在上面颠来颠去。很快，汽车就来到司法大楼，开进了保安局的大门。

“你们请留在这里。”亚森·罗平对两个司机说，“尤其请照顾好七个顾客。”

他进了第一个院子，顺着右边走廊，来到中心值班室。

时刻都有侦探在这里值班。

“先生们，有猎物，”他一进去就说，“而且是大的。韦贝先生在吗？我是奥特伊警察分局的新任局长。”

“韦贝先生在家里。要报告他吗？”“等一等。我有急事。给他留个字条。”

他在一张桌子前面坐下来，写道：

亲爱的韦贝：

阿尔唐汉姆匪帮的七个匪徒，我都给你送来了。他们是杀害古莱尔……和许多人的凶手。我化名的勒诺尔曼先生同样是被他们杀害的。

只有他们的头目漏网在外。我就准备去将他逮捕归案。请来与我会合。他住在纳伊伊德莱兹芒街，化名莱翁·玛西埃。

致礼。

保安局长亚森·罗平

他封了口子。

“这是给韦贝先生的。事情紧急。现在，我需要七个人去提货。货在河街上。”

在汽车前面，一个探长追上他。

“啊！是您，勒伯夫先生。”他对探长说，“我打了一网大鱼……整个阿尔唐汉姆匪帮……都在汽车里。”

“是在哪儿逮的？”

“他们劫持克塞尔巴赫太太，并洗劫她家的时候。不过，事情经过，以后再慢慢说吧。”

探长把他拉到一边，惊愕地说：

“对不起，您以奥特伊警察分局的名义来找我。可我觉得……请问您是……”

“给您送一份厚礼来的人。七个大匪徒呀！”

“您到底是谁呢？”

“问我的名字？”“对。”

“亚森·罗平。”

说罢，他伸腿一绊，把探长绊倒，然后拔腿就跑到里沃利街，见一辆出租汽车正好路过，就跳上去，吩咐司机去泰尔纳城门。

暴动路的楼房就在附近。他往三号走。

尽管他沉着冷静，很有自制力，却仍然感到忐忑不安。他能找到多洛莱·克

塞尔巴赫吗？路易·德·玛尔莱舍是否把那少妇带回自己家，或者旧货商的仓库？

亚森·罗平从旧货商身上搜出了仓库钥匙。他按了门铃，进了大门，穿过院子，再打开旧货仓库的门就容易了。

他按亮手电，看清方向。稍靠右边，有一块空处，匪徒们最后一次集会就是在那儿进行的。

在旧货商指出的长沙发上，他看见一团黑色的东西。

多洛莱被几床被单裹着，堵住了嘴巴，躺在那儿……

他把她摇醒。

“啊！您来了……您来了，”她断断续续地说，“他们没伤着您吧？”

她又立即站起来，指着仓库里处：

“那儿，他就是从那儿走的……我听见了……我坚信……必须去……我求您……”

“先救您。”他说。

“不，他……先抓他……我求您……抓他……”

这一次，恐惧不但没有把她压倒，似乎反倒给了她少见的力量。她迫切希望把折磨她的穷凶极恶的敌人送交司法当局，因此反复说：

“先抓他……您必须把他给我除掉，否则我就活不下去……您必须……否则我就……”

他把绳子解开，小心扶她在沙发上躺下，说：

“您说得有理……再说，您在这儿不必担心……等我回来……”

他正要走开，她又一把握住他：

“可您？”

“什么？”

“要是那家伙……”

她促使亚森·罗平投入最后的战斗，可是到了最后一刻，她似乎又为他担起心来，似乎想拖住他。

他低声说：

“谢谢，请放心。有什么可担心的？他只是一个人。”

他离开少妇，朝里面走去。如他所料，那儿有一架梯子，靠在墙上，可以通到小天窗那一层。他就是在那儿目睹匪徒们开会的。玛尔莱舍就是走这条路回他德莱兹芒街的寓所的。

他就像几个钟头以前那样，走了这条路，进了另一边的车库，下到花园，来到玛尔莱舍那幢小楼背面。

奇怪的是，他竟没有一秒钟怀疑玛尔莱舍会不在家。他不可避免地会和那家伙相遇。他们之间的生死决斗接近尾声。再过几分钟，一切都将结束。

他觉得大惑不解！他一抓到门把手，门把手就轻易地转动了，门也毫不费力就推开了。小楼甚至没有关门。

他走过厨房，前厅，上了楼梯，毫无顾忌地向前走，甚至没有想到压低脚步声。

走到楼梯平台，他停住脚步，满头大汗，血往上涌，压迫得太阳穴怦怦直跳。

不过，他还是沉着，能够自制，头脑十分清醒。

他把两把手枪放在梯级上。

“不用武器，”他寻思，“赤手空拳，全凭手上的本事……够了。……而且更好。”

对面有三张门。他选了中间那张，一拧门柄，没有任何阻力。他走进去。房里没有点灯。不过，窗子大开着，照进几丝星光。朦胧中，他看见床上的毯子和白色的床幔。

那儿站着一个人。

他突然拧亮电筒，照着那人。

“玛尔莱舍！”

玛尔莱舍苍白的脸，阴郁的眼睛，死尸般的颧骨，干巴巴的颈子……

他站在五步开外，浑身一动不动。亚森·罗平也说不准这张毫无生气的脸，这张死人一般的脸是否表现出一丝惊恐或者不安。

亚森·罗平向前走了一步，两步，三步。

玛尔莱舍没有动。

他看见亚森·罗平了吗？他明白眼前的局势吗？似乎他的眼睛望着虚空，似乎他以为自己看到的是一个幻像而不是真实的人影。

亚森·罗平又往前走了一步……

“他要自卫了。”亚森·罗平心想，“他肯定会自卫。”

他朝玛尔莱舍伸出手去。

玛尔莱舍没有反应，没有后退。眼皮也没眨。亚森·罗平碰到了他。

亚森·罗平大惑不解，大惊失色，一下失去理智，扳住敌人，把他摔倒在床上，用床单卷起来，又用被子裹紧，捆起来，当作战利品压在膝下……玛尔莱舍没作任何反抗。

“啊！可恶的畜生，我终于打垮你了！”亚森·罗平叫道，因为报了仇，因为高兴而有些飘飘然了，“我终于成了主宰！……”

他听见德莱兹芒街那边传来响声。有人在擂栅门。他冲到窗口，叫道：

“韦贝，是你吗？已经赶来了！太好了！你真是个模范公仆！关上栅门，伙计，跑上来。你会受欢迎的。”

花了几分钟时间，他把俘虏的衣服翻了一遍，拿了钱的钱包，把书桌、文件柜抽屉的文件都抱出来，摊在桌上，仔细检查。

他发现那包书信在里面，高兴得大叫一声。他答应过德国皇帝，要把这包东西找回来交给他。

他把东西放回原处，跑到窗边：

“韦贝，事情办成了！你可以进来了！你会发现杀害克塞尔巴赫的凶手在床上，捆得好好的……再见，韦贝……”

亚森·罗平趁韦贝进屋的当口冲下楼梯，跑到车库，与多洛莱·克塞尔巴赫会合。

他单枪匹马，逮住了阿尔唐汉姆的七个同伙！

他又把那罪恶滔天的恶魔，匪帮的秘密头领路易·德·玛尔莱舍交给了司法当局。

三

一个宽大的木阳台上，有一个年轻人坐在桌前写什么东西。

他偶尔抬起头来，用茫然的眼神看着山坡上。山上的树木经不住秋风的

吹拂，正在让最后的树叶落在别墅的红瓦顶上和花园的草坪上。然后他又埋头写起来。

过了一会儿，他拿起那张纸，朗声念道：

我们的生命一天天流逝
就像被水流带向远方；
我们只在咽气的时刻
才能挨近那缥缈的河岸。

“不错，”一个声音在他后面称赞道，“就是大名家亚玛布勒夫人，也不见得作得更好。总之，不可能人人都是拉马丁的。”

“您！……您！”年轻人困惑地说。

“是啊，诗人，是我。亚森·罗平。我来看望亲爱的朋友皮埃尔·勒迪克。”

皮埃尔·勒迪克像发高烧打摆子似地，浑身直哆嗦。他小声问：

“时刻到了？”

“是的，出色的皮埃尔·勒迪克。你在热纳维耶芙和克塞尔巴赫夫人跟前过了几个月的诗人生活，现在，告别或不如说中断这种生活的时刻到了。来扮演我的戏里给你预留的角色吧……我向你保证，一出很有意思的戏，一出小惨剧，结构精巧，完全符合艺术规则，有激动得发颤的朗诵，有欢笑，也有咬牙切齿的诅咒。现在演到了第五幕。就要收场了。现在的主角是你皮埃尔·勒迪克了。多么光荣啊！”

年轻人站起来：

“我要是不答应呢？”

“白痴！”

“是的，我要是不答应呢？无论如何，谁会逼我服从您的意志呢？谁又会逼我接受我不熟悉的角色呢？况且这角色先就让我觉得可憎可耻。”

“白痴！”亚森·罗平又骂了一句。

他压着皮埃尔·勒迪克坐下来，自己也在旁边坐下，尽量温和地说：

“好小伙子，你完全忘了，你不叫皮埃尔·勒迪克，而是叫热拉尔·博普莱。你现在所以叫皮埃尔·勒迪克这个叫人羡慕的名字，是因为你杀了皮埃尔·勒迪克那个人，偷了他的身份。”

年轻人气得跳起来：

“您疯了！您明明知道一切都是您策划的……”

“是啊，我当然知道。可是我把真正的皮埃尔·勒迪克死于暴力和你取而代之的证据交上去以后，司法当局会怎么看呢？”

年轻人吓坏了，结结巴巴道：

“他们不会相信的……我为什么干这种事？有什么目的？”

“白痴！目的那样明显，就是韦贝也可以看出。你说不愿接受你不熟悉的角色，这是说谎。这个角色，你是熟悉的。皮埃尔·勒迪克不死，演这个角色的就是他。”

“可对我来说，对大家来说，皮埃尔·勒迪克只是个名字。他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

“你问这话干什么？”

“我就想知道。我想知道往哪儿走。”

“你笔直往前走的时候，是不是也知道去什么地方呢？”

“知道，如果您提到的目的值得我去的话。”

“你以为，我不是为这事，会让自己吃那么多苦头吗？”

“我究竟是谁？请您相信，不管命运如何，我都受之无愧。只不过我知道。我是谁？”

亚森·罗平摘下帽子，鞠躬敬礼，说：

“赫尔曼四世。德—篷—韦尔登兹大公，伯恩卡斯泰尔亲王，特莱夫的选帝侯以及其他领地的主人。”

三天后，亚森·罗平驾车载着克塞尔巴赫夫人从旧城墙方向出了城。一路上两人没有说话。

亚森·罗平激动地想起在维涅街的日子里，他要去抗击阿尔唐汉姆匪帮以保卫她的时候，她那惊恐的手势和动情的话。她大概也想起来了，因为在他面前，她有些难为情，显然感到慌乱。

晚上，他们来到一个为枝叶和鲜花所覆盖的小城堡。城堡上面有个巨大的石板瓦顶盖。城堡周围是一个大花园。里面古木参天。

他们在这儿见到了热纳维耶芙。她已经安顿下来了。她是从邻近一座城市来的，在那儿挑了几个仆人。

“太太，这是您的住所。”亚森·罗平说，“这是布鲁根城堡。您就在这儿安安全全等着事情了结。我已经通知了皮埃尔·勒迪克，明天，他会来您这儿作客。”

他立即动身走了，要赶到韦尔登兹，把缴获的那包信件交给瓦尔德马尔伯爵。

“亲爱的瓦尔德马尔，您知道我的条件，”亚森·罗平说，“……首先，要修复德—篷—韦尔登兹的房子，把大公国还给大公赫尔曼四世。”

“我今天就开始与摄政内阁商议。据我所了解的情况，这事很容易办到。只是这位赫尔曼大公……”

“眼下，殿下化名皮埃尔·勒迪克，住在布鲁根城堡。核对他的身份所必须的证据我都负责提供。”

当晚，亚森·罗平驱车回巴黎，想积极促使司法当局早日审理玛尔莱舍和七个匪徒的案子。

这个案子是怎么审理的，进展如何，这些都无庸赘述，因为大家对那些事实，甚至对那些微不足道的细节都记忆犹新。这是最引起轰动的案件之一，连最偏远的村落里最粗野的农民也在一起议论叙说。

我想回忆的，是亚森·罗平在此案的调查和预审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事实上，预审是在他领导下进行的。一开始，他就取代了公共权力，下命令作搜查，指示办案的措施，确定提审的内容，事事应付裕如……

那一阵，每天早上，当公众从报上读到以下这些合乎逻辑、富有权威的字母，这些逐一签署的姓名衔头，普遍感到惊讶的情景，大家一定记得起来：

预审法官亚森·罗平

检察长亚森·罗平

司法部长亚森·罗平

警察亚森·罗平

……

他办案带着一股活力，一股热情，甚至一种暴力。这在他是很少见的。因为平常他虽然性喜讥讽，却是充满一种职业性的宽容。

然而这一次就不一样了，他充满了仇恨。

他仇恨路易·德·玛尔莱舍这个毫无人性的畜生，嗜血成性的匪徒。他一直有点怕这个家伙。即使现在把这个家伙打败了，投入了大牢，但一想起他来，他仍像看到蛇一样觉得恐惧和憎恶。

再说，玛尔莱舍难道没有折磨多洛莱吗？

“他斗了，但是输了，”亚森·罗平心想，“因此得叫他脑袋搬家。”

至于处置这可怕敌人的办法，他所希望的就是断头台，就是在一个朦朦亮的早晨，让铡刀从架子上滑下来，把那颗头……

这是个奇怪的犯人！预审法官在办公室里审了好几个月。这个瘦骨嶙峋，脸上无肉，眼睛无神的家伙真是怪人！

他似乎神不守舍，心不在焉，不关心怎样回答审问。

“我叫莱翁·玛西埃。”

这是他唯一的回答。

亚森·罗平反驳他：

“你说谎。莱翁·玛西埃死了七年了。他出生于佩里格，十岁时父母皆亡。你拿了他的身份证件，可是忘了他的死亡证。喏，在这儿。”

亚森·罗平给法官席送上一份证件的复印件。

“我是莱翁·玛西埃。”犯人肯定道。

“你说谎，”亚森·罗平又反驳道，“你是路易·德·玛尔莱舍，祖先是十八世纪在德国安家的一个小贵族，你是他的最后一代传人。你有一位兄长，先后化名帕尔比里、里贝拉和阿尔唐汉姆。这兄长被你杀死了。你有一个妹妹，伊齐尔达·德·玛尔莱舍。这妹妹也被你杀死了。”

“我是莱翁·玛西埃。”

“你说谎。你是玛尔莱舍。这是你的出生证。这是你兄长的。这是你妹妹的。”

这三份证件，亚森·罗平都送到了法官席。

此外，除了自己的身份，其余事情，玛尔莱舍都不为自己辩护。因为铁证如山，他大概想抵赖也抵赖不了。他有什么话可说？人家掌握了四十张便条，经过笔迹核对，认定是他亲笔写给匪徒们的。他拿回这些纸条后，忽略了将它们撕毁。

而且，这些纸条上写的都是命令，如杀害克塞尔巴赫，绑架勒诺尔曼和古莱尔，追踪斯坦韦格老头，挖掘加尔舍的地道，等等。他能够否认吗？

只有一件事相当奇怪，让司法机关觉得困惑。当七个匪徒被带来与他们的头领对质时，他们竟不认识他。他们从未见过他。玛尔莱舍给他们作指示，不是通过电话，就是在暗处匆匆递上这些小纸条，从来不说一句话。

不过，话说回来，德莱兹芒街小楼和旧货商的库房相通，这难道不足以证明他们是同谋吗？玛尔莱舍在那儿观察那些匪徒，听他们说话，监视着他们。

难道就没有矛盾之处？没有表面上不相联系的事实？亚森·罗平把一切都解释清楚了。在案件开庭审理那天早上，他在报上发表了一篇著名文章，把案件的经过从头至尾叙述了出来，把那些尚未披露的情节，一团乱麻似的线索交代得清清楚楚。他指出，玛尔莱舍瞒着众人，住在他兄长帕尔比里少校的房间里，悄悄地在豪华大旅馆的走廊里来来去去，把克塞尔巴赫、旅馆仆人和秘书夏普曼都杀害了。

法庭辩论的情况大家都还记得。那场辩论既惊心动魄又沉闷。说惊心动魄，是因为公众觉得气氛紧张，同时又勾起了那杀人害命的血淋淋的回忆。说沉闷，压抑，晦暗，令人窒息，是因为被告始终保持沉默。

没有一丝愤怒。没有一丝意念。没有一句言语。

他脸色蜡黄，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听，那副沉着镇定、无动于衷的样子真是吓人！大厅里人们直打哆嗦。那些疯狂的想象，使大家想到他不是人，而是个超自然的生物，是东方传说中的神灵，是印度神话中象征残忍、冷酷、血腥与毁灭的凶神恶煞。

至于其他匪徒，大家甚至望都不望一眼，这些人物太无关紧要，都被他们本领强大的首领遮住了。

克塞尔巴赫夫人的诉状是最感人的。在此之前，预审法官频频传唤，可是克塞尔巴赫夫人就是不出面，司法当局也不知道她住在哪儿，这一点让公众觉得奇怪，就是亚森·罗平本人也有些纳闷。现在，她这个悲痛不止的未亡人出庭作证来了，来向杀害丈夫的凶手提出无可争议的指控。

她盯着凶手看了好久，只说了这番话：

“闯进我在维涅街住所的是他；劫掠我的是他；把我关在旧货商仓库的是他。我认出他了。”

“您肯定吗？”

“我向上帝，向所有人保证，我不会认错。”

第三天，路易·德·玛尔莱舍，又名莱翁·玛西埃被判处死刑。似乎可以说，他的身份掩盖了其他同谋的身份，因而使他们的犯罪情节得以减轻。

“路易·德·玛尔莱舍，您就没有什么要说的吗？”

他没有回答。

在亚森·罗平看来，还有一个问题没有搞清：玛尔莱舍为什么犯这些罪行？他想干什么？出于什么目的？

这个问题，亚森·罗平不久就会知道的。他心怀恐惧、深感绝望、受到严重伤害的日子临近了。在那一天，他将获悉可怕的真相。

眼下，尽管他心里不断掠过弄清真相的想法，但还是不再操心玛尔莱舍案件。他决心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就像从前表示的那样，又加上克塞尔巴赫夫人和热纳维耶芙这方面已经安定下来，不必担心，另外，他派让·杜德维尔去了韦尔登兹，德—篷—韦尔登兹摄政内阁与德国宫廷谈判的情况，杜德维尔都会随时报告，因此，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清算过去，准备未来。

他想让克塞尔巴赫夫人发现他已经全盘洗手，过上了正人君子的生活。这个想法激起了他的雄心和未曾料到的感情。他眼前老是浮现出多洛莱的模样。他自己也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他花了几星期，把将来有可能连累他的罪证全部销毁，把有可能牵扯到他的线索全部斩断。他给过去的伙伴每人一笔足以维生的款子，说自己要去南美，跟他们道别。

有一天，他仔仔细细地考虑了一夜，深入地分析了形势，到了早上，他大声说：

“事情做完了。再也不必担心了。老亚森·罗平已经死了，让位给年轻的了。”

有人给他送来一封德国发来的电报。谈判结果正如他的预料。摄政内阁受到柏林宫廷的影响，把问题提交大公国内的选民会议议决。而这些选民会

议又受了摄政内阁的影响，都同意恢复古老的韦尔登兹王朝，决不动摇。瓦尔德马尔伯爵负责带领从贵族和文武官员遴选出来的三位代表，前往布鲁根城堡，严格审查、确认大公赫尔曼四世的身份，并和大公殿下商定他下月初荣归故国的有关事项。

“这一回，事情办妥了。”亚森·罗平说，“克塞尔巴赫先生的宏伟计划实现了。现在，只剩一件事要办，就是让瓦尔德马尔相信我的皮埃尔·勒迪克是真的。这就像儿童游戏一样简单！明天，热纳维耶芙与皮埃尔·勒迪克将发布结婚预告。将来向瓦尔德马尔介绍的时候，她就是大公的未婚妻了！”

于是，他兴高采烈地坐上汽车，前往布鲁根城堡。

他在汽车里唱歌，吹口哨，并与司机搭讪：

“奥克塔夫，你知不知道，你是在给谁开车？是世界的主宰……对，老伙计，你觉得惊愕，嗯？很好，这就是事实。我是世界的主宰。”

他搓着双手，继续独白：

“不过，时间还是费了不少。从头至今有一年了。确实，这是最激烈的斗争……妈的！是巨人与巨人的较量！……”

他又重复道：

“不过这一回，事情办妥了。敌人都成了落水狗。我要达到目的，再也没有阻拦。场地清好了，只等我们把房子盖起来！手边就有材料，工匠也是现成的。盖吧，亚森·罗平，盖一座与你相配的宫殿！”

汽车开到离城堡几百米的地方，他让司机停车，免得自己的到来惊动大家。他对奥克塔夫说：

“过二十分钟，也就是四点整你再进去。把我的箱子放在花园尽头的小木屋里。我就住在那里。”

转了第一个弯，他就看到两行椴树夹着一条道路，气象森森。道路尽头，就是城堡。隔着老远，他看到热纳维耶芙从台阶上走过。

他的心微微地激动起来。

“热纳维耶芙，热纳维耶芙，”他动情地说，“热纳维耶芙……你母亲临死时我答应她的话，也同样实现了……热纳维耶芙，大公夫人……而我呢，守在她身边，在暗处，照看她的幸福……并继续执行亚森·罗平的伟大计划。”

他哈哈大笑，跳到左边一丛大树后面，沿着茂密的灌木丛行走。这样，从城堡各个客厅和正房的窗户里就看不到他。

他的意愿，就是在多洛莱看见她之前见到她。就像刚才念热纳维耶芙的名字一样，他也连着念了几遍她的名字。心中的那股激情连他自己也觉得奇怪：

“多洛莱……多洛莱……”

他顺着走廊，悄悄地来到餐厅。在这间房子里，透过一块玻璃，他可以看到半个客厅。

他走过去。

多洛莱躺在一张长椅上，皮埃尔·勒迪克跪在她前面，痴迷地望着她。

八 欧洲的版图

—

皮埃尔·勒迪克爱上了多洛莱！

亚森·罗平心如刀割，十分痛苦，好像他的生活原则受到了破坏。他这是第一次觉得这样痛苦，以致一下看清了多洛莱慢慢地在他不知不觉之中变成了他的敌人。

皮埃尔·勒迪克爱多洛莱。他以看自己爱人的目光看她。

亚森·罗平这时失去了头脑，变得疯狂，感到内心起了杀机。这两道目光，射在少妇身上的爱情的目光让他发狂。他感到了包围着少妇和那年轻男子的静默。在那静默中，在那一动不动的神态中，只有这两道爱情的目光是活的，只有这快乐而无声的赞歌是活的。眼睛就是用这种语言表达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全部欲望、全部热情和激情。

他也看到了克塞尔巴赫夫人。多洛莱的眼皮垂着，看不见她的眼睛。她的眼皮细润、睫毛又黑又长。不过她感觉得到那寻找她目光的爱情的注目！她在那不可触摸的爱抚下颤抖！

“她爱他……她爱他。”亚森·罗平充满嫉妒地想道。

这时，皮埃尔的手动了动。亚森·罗平暗想：

“啊！鬼东西，他要敢碰她，我就宰了他。”

他发现自己渐渐失去了理智，就努力抑制住自己，想道：

“我真蠢！怎么，亚森·罗平，你竟听凭自己变得这么糊涂！……她爱他是很自然的嘛……是啊，你认为你走近她时，看出她有几分激动……几分慌乱……你真是个大傻瓜！你只是个强盗，一个窃贼……而他呢，他是大公，人又年轻……”皮埃尔身子没有再动，但嘴唇却在翕动。多洛莱好像醒来了。她缓缓地抬起眼皮，转了转头，两眼盯住了年轻男人的眼睛。四目相视，脉脉含情，比最深情的亲吻还要情深。

突然，亚森·罗平像晴空霹雳一般，三步并作两步冲进客厅，朝年轻男子扑过去，把他打翻在地，用一只膝头顶住他的胸部，一边怒不可遏地面对克塞尔巴赫夫人叫道：

“这么说您不知道？这骗子没有告诉您？……您爱他，是吗？他真有个当大公的脑子吗？啊！真是怪事！……”

他疯狂地冷笑着。多洛莱不解地望着他。

“他，一个大公！赫尔曼四世，德—篷—韦尔登兹公爵，摄政王！选帝侯！可是这要把人笑死。他这个家伙！他叫博普莱，热拉尔·博普莱，最下作的无赖……一个叫化子，我在烂泥坑里捡来的。大公？是我叫他当大公的！哈哈！这事儿真滑稽！……您要是看见他怎样剃自己的指头就好了……三次昏了过去，……一个地道的胆小鬼……哼！你竟敢抬起眼睛窥伺贵妇人，……竟敢反抗主人……等着吧，德—篷—韦尔登兹大公。”

他把年轻人像包裹似地抱在手上，摇了几摇，从敞开的窗子里扔了出去。

“大公，当心玫瑰有刺。”

他回过身来，发现多洛莱紧挨着自己，瞪着一双眼睛看着他。他从没见过那种眼神。那是女人怒火中烧，满腔仇恨的眼睛。这难道是多洛莱，柔弱多病的多洛莱吗？

她断断续续地问：

“您干了什么？……您竟敢……他呢？……这么说，是真的？……他向我撒了谎？”

“他是否撒了谎？”亚森·罗平明白她受了侮辱，叫道，“……他是否撒了谎？他，大公！他充其量只是一个小丑；只是一件由我调好音来演奏奇想曲的乐器！哼！那个傻瓜！那个傻瓜！”

他按捺不住怒火，使劲跺脚，朝打开的窗户挥着拳头，又在房间里走过来走过去，吼出一些话，把内心思想和盘托出。

“傻瓜！他难道不明白我对他寄予希望么？难道没看出他这个角色是多么重要么？啊！这个角色，我硬塞进了他的脑瓜子。抬起头，白痴！你将是我的意志扶植起来的大公！而且是摄政王！享有国家元首年俸，还可搜刮民财！查理曼大帝还要为你重建一座宫殿！可你有一个主子，就是我亚森·罗平！明白吗，傻瓜？抬起头，妈的，抬高一点儿！看看天，想一想，还在复位掌权的问题提出来之前，德—篷家族一个人就因为偷窃吊死了。你就是德—篷家族中的一个，一点也错不了。而我在这里，亚森·罗平！我跟你说，你将当大公。一个有名无实的大公？就算是吧，可终究还是个大公，是个仰我鼻息承我旨意的大公。是一个傀儡？就算是吧。是个代我发言，代我行事，执行我的意志，实现我的梦想的傀儡……是啊……实现我的梦想……”

他不再动了，仿佛被他宏伟的梦想迷住了。

接着他走近多洛莱，声音低沉，带着一种神秘的狂热说：

“我左边，是阿尔萨斯—洛林省……右边，是巴登、符腾堡、巴维埃尔……南德意志这些心怀不满，团结不紧，遭到普鲁士的查理曼践踏，随时准备争取自由的州……我这样的人能在他们中间干什么事情，您明白吗？我可以唤醒他们的希望，可以挑起他们的仇恨，可以激起他们愤怒和反抗！”

他压低声音，重复道：

“我左边，是阿尔萨斯—洛林省……右边，……您明白吗？这是些梦想？算了！这是后天，明天的现实。是啊……我希望……我希望……啊！我所希望的，所要从事的，是前所未闻的事业！……您想想，距阿尔萨斯边境只有两步远，就在古老的莱茵河畔，完全处在德国的疆域之中！只要稍微耍一个小阴谋，施展一点才华，就可以搞乱全世界。才华嘛，我不缺……绰绰有余……我将成为主宰！我将成为世界的统治者。衔头和荣誉让别人，让傀儡享受……我只要权力！我将留在暗处。什么职务也不担任：既不当大臣，也不当王室侍从！我将充任王宫的仆人，也许作一名花匠……对，花匠……啊！多么了不起的生活！一边培植花草，一边改变欧洲的版图！”

克塞尔巴赫夫人完全被这人的力量折服了，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眼神中充满敬慕之情，她也并不试图掩饰。亚森·罗平把手按在少妇肩膀上，说：

“这就是我的梦想。尽管它已经十分宏伟了，可是今后的事实比它还要宏伟，我可以向您发誓。德国皇帝已经看到了我的能量。有朝一日，他会发现我稳稳当地坐在他对面。所有王牌都在我手上。瓦朗格莱会为我奔走！……英格兰也会为我效力……斗争已经开始了……这是我的梦想……还有一个……”

他突然住了嘴。多洛莱一直注视着他，脸上显出无限的激动。

这位妇人在他身边感到慌乱，这一点，他不仅又一次感觉到了，而且感觉是那么清楚。从此他觉得自己在她眼里不再是个……窃贼，强盗，而是一

个人，一个恋爱的人，一个友善的内心被爱情激起种种未曾表达的感情的人。

于是，他不再说话，只是默默地对她倾诉满腔爱慕之情。他想到他们将在什么地方，在离韦尔登兹不远的地方，过默默无闻的，却又无比强大的生活。

两个人好久都没有说话。然后，克塞尔巴赫夫人站起来，平静地吩咐：

“走吧，我请求您走开……皮埃尔会娶热纳维耶芙的，这一点我答应您，但您最好走开……最好不在这儿……走吧，皮埃尔会娶热纳维耶芙的……”

他等了一会儿。也许他希望听到更具体的话，可是他不敢要求。于是他目眩神迷、飘飘然地退了出去，高高兴兴地服从了自己的命运！

在出门的路上，他碰到一把矮椅子，不得不搬开。可是他的脚踢到了什么东西，低头一看，原来是一面乌木小镜子，嵌有一个金图案。

他突然打了个激灵，飞快地拾起那面镜子。

那图案是由两个交错在一起的字母组成的。一个是L，一个是M。

一个L，一个M！

“路易·德·玛尔莱舍。”他战抖着说。

他朝多洛莱转过身：

“这镜子是从哪儿来的？是谁的？弄清这点很重要。”

她抢过镜子，仔细端详：

“我不知道……我从没见过……也许是一个仆人的东西。”

“的确，是一个仆人。”他说，“只是太奇怪了……这里有个巧合……”

这时，热纳维耶芙走进客厅。亚森·罗平被一扇屏风挡住了，她没有看见。她一进门就嚷道：

“哟！您的镜子，多洛莱……这么说，您找到它了？……自从您让我帮忙寻找以来，我们费了多少劲呵！……它藏在哪儿啦？”

年轻姑娘又往外边走，说：

“啊！太好了！……这下你就不用担心了！……我立即去说一声，让大家不要找了……”

亚森·罗平没有动，完全被弄糊涂了。他想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却做不到。多洛莱为什么不说真话？为什么不把这面镜子的情况说清楚？

他闪过一个念头，就有些随便地问：

“您认识路易·德·玛尔莱舍？”

“对。”她观察他的脸色说，好像要努力猜出他的心思。

他极为不安地走过去：

“您认识他？他是谁？是谁？是谁？您为什么不说？您是在哪儿认识他的？说吧……答话呀……我求您了……”

“不行。”她说。

“可是必须这样做……必须……您想想路易·德·玛尔莱舍是什么东西！杀人犯！魔鬼！……您为什么一点口风也不漏？”

这回轮到她把手按在亚森·罗平肩膀上了。她用坚定的声音表示：

“听我说，您不要再问了，我绝不会说的……这是个秘密，将随我一同死去……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不会让任何人知道，我发誓，不让任何人知道……”

亚森·罗平站在她面前，惶恐不安，脑子里一片茫然。

他记起斯坦韦格的缄默，记起他要求老头说出可怕的秘密时老头的恐怖表情。多洛莱也知道，但也不说。

他一声不吭，走了出去。

外面的清新空气，广阔的空间让他觉得舒服一些了。他跨过花园围墙，在田间徘徊了好久，最后大声说：

“出了什么事？发生了什么事？好几个月以来，我一边战斗，行动，一边操纵那些有助于我执行计划的人物行动，却忘记了关心他们，看看他们脑子里心里想的是什么。我不了解皮埃尔·勒迪克，也不了解热纳维耶芙，更不了解多洛莱……我把他们当作傀儡，其实他们是活生生的人。今天我是碰了障碍……”

他跺了跺脚，嚷道：

“碰的是并不存在的障碍！热纳维耶芙和皮埃尔的精神状态如何，我倒并不着急……等我在韦尔登兹把他们安顿好了，再来慢慢研究不迟。可是多洛莱……她认识玛尔莱舍，却什么也没说！……为什么？他们有什么关系？她难道怕他？她怕说漏了嘴，他万一逃出来，会来报复？”

晚上，他来到花园深处他下榻的小木屋，闷闷不乐地吃了晚饭，把一肚子气都出在奥克塔夫身上，不是怪他菜上慢了，就是上快了。

“我受不了了。你让我独自待着……你今天老是干傻事……这杯咖啡呢？……糟透了。”

才喝了半杯，他就把杯子扔了，来到花园里散步，走了两个多小时，反复考虑着同一些事情。末了，一个假设在他心里慢慢形成了：

“玛尔莱舍越狱了。他恐吓克塞尔巴赫夫人，从她嘴里得知镜子……”

他耸耸肩：

“今夜，他就会来拖你的脚。唉，我罗嗦什么呀，最好去睡觉。”

他回到房间，上了床，立即昏昏沉沉进了睡乡，还做了些恶梦。有两次他醒来，想点燃蜡烛，可一倒头又睡着了，就像病倒了似的。

不过他听见村里的挂钟敲响的钟点。确切地说，是他以为听到了，因为他陷入了一种麻木状态，他自己觉得还保留了意识。

他不断地做着一些梦，一些不安的可怕的梦。他清清楚楚地听见他房间的窗户开了，透过闭合的眼皮和浓重的阴影，分明看见一条人影向他走过来。

这条人影朝他俯下身。

他使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力气，睁开眼皮，看……至少他以为自己在看。他是在梦中还是醒了？他拼命问自己。

又是一声响动……旁边，有人在拿火柴盒。

“我就要看个明白了。”他高兴地想道。

一根火柴擦着了。蜡烛点燃了。

亚森·罗平觉得从头到脚直冒冷汗。心脏受惊，停止了跳动。那人在房里。

这是真的吗？不是，不是……可他又明明看见了……啊！好恐怖的一幕！……那人，那恶魔在房里。

“我不愿……不愿……”亚森·罗平吓慌了，语无伦次地说。

那人，那恶魔在房里，穿着黑衣，戴着面具，金发上罩着一顶垂边软帽。

“啊！我这是做梦……做梦。”他笑着说，“是个恶梦……”

他打起精神，使出吃奶的力气，想作一个手势，单单一个手势，驱走幽灵。

可是做不到。

突然，他记起来，那杯咖啡！那股药水味……和那回在韦尔登兹喝的完全一样……他大叫一声，使出最后一点气力，撑起身子，可又倒了下去，浑身没有一丝气力。

不过，他在谵妄之中，还是感到那人解开了他的衬衣上部，让他的咽喉部位裸露在外，然后举起手臂。他看见那人的手紧握一把钢刀，与杀害克塞尔巴赫先生、夏普曼、阿尔唐汉姆和许多其他人的凶器相似的钢刀……

三

几个钟头以后，亚森·罗平醒了，疲乏无力，嘴巴苦涩。

他仍躺了几分钟，努力思索，忽然想起夜里的事情，便本能地摆出防卫的架式，好像有人要攻击他似的。

“我真蠢，”他跳下床，嚷道，“……这是个恶梦，幻觉。只要动脑子想一想就行了。假若真是他，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男人，昨夜既然朝我举起了刀，就会把我像鸡崽一样杀死。那家伙是不会犹豫的。我们得有逻辑。他为什么要放了我？就因为我的眼睛长得漂亮？不，我是做梦，就这么回事……”

他吹起口哨来，装出十分沉着的样子，不慌不忙地穿衣服，可是脑子里仍在想，眼睛仍在寻找……

地板上窗台上没有任何痕迹。他的房间在二楼，睡觉时又是大开着窗子，如果真有人向他进攻，那肯定会从窗户里进来。

他什么也没有发现。外面墙脚，屋边小径沙砾上也没发现什么。

“可是……可是……”他小声嘀咕着。

他唤来奥克塔夫。

“昨晚的咖啡，你是在哪儿弄的？”

“老板，在城堡。其他东西也是在那儿做的。这里没有炉子。”

“你喝了吗？”

“没有。”

“咖啡壶里剩的，你都倒掉了？”

“对啊，老板。您只喝了几口，就觉得那样难喝。”

“好。你去备车吧。我们出发。”

亚森·罗平不是个存得住疑惑的人。多洛莱这个人，他想彻底弄明白。可是，在此之前，他需要弄清楚几个问题，并且见见杜德维尔，因为杜德维尔从韦尔登兹送来了相当奇怪的情报。

他让奥克塔夫一路不停，把车开到大公国。到达时将近下午两点。他与瓦尔德马尔伯爵作了会晤，找了个理由，要求他推迟摄政内阁代表的布鲁根之行。然后，他去韦尔登兹一家小酒店找到让·杜德维尔。

杜德维尔把他领到另一家小酒店，介绍他认识了一个衣着寒伧的小个子先生：赫尔·斯托克利，户籍档案馆的职员。

他们交谈了很久，然后一起出来，悄悄地去了市政厅的办公室。七点钟，

亚森·罗平吃了饭，又动身了。十点钟，他回到布鲁根城堡，问热纳维耶芙在不在，以便和她一起进克塞尔巴赫夫人的卧房。

人家告诉他，埃尔纳蒙小姐被祖母一封电报召回巴黎了。

“好吧。”他说，“可是能见克塞尔巴赫夫人吗？”

“夫人吃过饭就回房了。想必睡着了。”

“不对，我看见她的小客厅里有灯光。她会见我的。”

再说克塞尔巴赫夫人几乎马上同意见他。他跟着使女进了小客厅，把她支走，然后对多洛莱说：

“夫人，我有话要跟您说。事关紧要……请原谅……我承认，我这一举动可能显得唐突……可是我肯定，您是能够谅解的……”

他十分激动，似乎不准备把解释拖延下去，尤其是，进门之前，他认为听到了什么响动。

可是多洛莱是独自躺着的。她用疲倦的声音说：

“也许我们应该明天……”

他没有回答，突然被一股气味吸引了注意力。这种气味在女人的会客室里是少有的。这是一种烟草的气味。他立即直觉，立即肯定，刚才他到来时，有个男人在这屋里，而且现在还在这里，躲在什么地方……

是皮埃尔·勒迪克？不对，皮埃尔·勒迪克不吸烟。那么是谁呢？

多洛莱低声道：

“有话快说吧，我求您了。”

“好吧，好吧，可是，在这之前……您能否告诉我……”

他停住话。问她有什么用？倘若真有一个男人藏在这里，她会供出来么？

于是，他横下心，尽力压住外人在场给他造成的恐惧和局促，用只有多洛莱能够听见的声音说道：

“听我说，我获悉了一件事……我不明白……十分困惑。您得回答我，不是吗，多洛莱？”

他极为温和地唤出这个名字，似乎想用友谊和温情来感动她。

“什么事？”她问。

“韦尔登兹户籍簿上登有三个名字，是玛尔莱舍家在德国的最后三个传人的名字……”

“是啊，这事您跟我讲过……”

“您记得，首先是拉乌尔·德·玛尔莱舍，那个强盗，上流社会的混蛋，叫阿尔唐汉姆更为人所知——如今他死了……被人杀了。”

“对。”

“接下来是路易·德·玛尔莱舍。那个魔鬼，可怖的杀人犯，再过几天，就要掉脑袋了。”

“对。”

“再下来，是疯姑娘伊齐尔达……”

“对。”

“这些情况都非常清楚，对吗？”

“可是，”亚森·罗平更朝她凑近身子，说，“我刚才作了调查，得出的结果是，第二个人名路易那个地方，从前写的是别的字，被人刮去了。后写上的字墨迹要新得多。不过，过去的痕迹并未能完全刮去。因此……”

“因此？……”克塞尔巴赫夫人低声问。

“因此，用一柄放大镜，尤其是运用我所掌握的方法，我确切无误地再现了一些字母，拼出了从前的名字。那不叫路易·德·玛尔莱舍，而是……”

“啊！快别说了，快别说了……”

她努力抵抗了很久，实在支持不住了，突然一下垮了下来，弯着腰，两手抱头，肩膀抽搐着，哭了起来。

这个娇弱无力的女人是如此可怜，如此慌张，亚森·罗平看了她很久，打算不说了，中止这场让她不舒服的盘问。

可是，他这样做，难道不是为了救她？为了救她，难道不应该知道事实真相，不管是多么痛苦的事实真相？

于是他又问下去：

“为什么要作改动？”

“是我丈夫，”她嘟嘟囔囔地说，“是我丈夫干的。有他那些钱财，他什么都可以办到。我们结婚之前，他就买通了一个小职员，把户籍簿上第二个孩子的名字改了。”

“还有性别。”亚森·罗平说。

“对。”

“这样，我就没有弄错了。从前的名字，真正的那个，是多洛莱，对吗？可您丈夫为什么……？”

她泪流满面，羞怯地低语道：

“您不明白？”

“不明白。”

“可您想想，”她战抖着说，“我是疯姑娘伊齐尔达的姐姐，强盗阿尔唐汉姆的妹妹。我丈夫，或不如说我未婚夫不希望我留在这样的家庭里。他爱我。我也爱他，就同意了。他便删去了多洛莱·德·玛尔莱舍的名字，换了别的名字，给我买了别的身份证件，别的出生证。我是在荷兰结的婚，用的是当姑娘时的又一个名字：多洛莱·阿蒙蒂。”

亚森·罗平思索片刻，若有所思地说：

“是啊……是啊……我明白了……可既然路易·德·玛尔莱舍并不存在，那么杀害您丈夫、哥哥和妹妹的凶手就不叫这个名字……他叫什么名字……”

她站起来，立即说：

“他叫什么名字？对，他就叫这个名字……对，这还是他的名字……路易·德·玛尔莱舍……L和M，……您记得……啊！别刨根问底了……这是可怕的秘密……再说，这有什么意义？……罪犯已经在那儿了……他就是罪犯……我跟您说了……我面对面指控他时，他为自己辩护了吗？难道他换个名字，就能为自己辩护？是他……是他……他杀了……他刺了……匕首……钢刀……啊！要是能把什么都说出来就好了！……路易·德·玛尔莱舍……要是我能……”

她神经质发作，在一把长椅上打滚，紧抓着亚森·罗平的手，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他勉强听出这么些话：

“保护我……保护我……也许只有您能这样做……啊！别丢下我……我是这样不幸……啊！多残酷的折磨……多残酷的折磨！……真是地狱。”

他用那只空手摸她的额头和头发，极为温柔。在他抚摸下，她放松下来，渐渐安静了。

于是他再次望着她，望了好久好久，琢磨这漂亮光洁的额头里面，究竟是什么东西在毁坏这神秘的灵魂。她也害怕吗？怕谁呢？她求人保护是对付谁呢？”

他又一次想起了那黑衣人的模样，想起了路易·德·玛尔莱舍那个阴险诡秘不可理解的敌人。他得抵挡那人的攻击，却又不知那攻击来自何方，甚至不知会不会来。

虽说那家伙身陷囹圄，被人日夜看守……这算什么呀？亚森·罗平以己及人，知道世上确有一些人，根本没把监狱当回事，在决定命运的时刻挣脱锁链就能出来。路易·德·玛尔莱舍就是这样的人。

是啊，卫生检疫所监狱死牢里确实关了一个人。但这可能是个同伙，或者是玛尔莱舍抛出来的某个小卒子……而他玛尔莱舍则在布鲁根城堡周围转悠，趁着夜色，像看不见的幽灵潜入花园里的木屋，朝熟睡中不能动弹的亚森·罗平举起刀子。

恐怕多洛莱，吓得她发疯的就是路易·德·玛尔莱舍。他用什么可怕的秘密把她制住了，并逼迫她保持沉默和顺从。

亚森·罗平想象敌人的计划：把惊恐不安，直打哆嗦的多洛莱投入皮埃尔·勒迪克的怀抱，把他亚森·罗平除掉，取而代之，凭着大公的权力和多洛莱的亿万财产实行统治。

不管这假设是可能还是确实的，它都与发生的事件相吻合，并且能够解答所有的问题。“能够解答所有的问题？”亚森·罗平提出异议，“……对……但他昨夜为什么不把我杀了？他只要愿意。就干成了，可是他没有起意。他只要一个动作，我就死定了。可他没做这个动作。为什么？”

多洛莱睁开眼睛，看见亚森·罗平，微微一笑，可是笑得很勉强。

“让我独自待着吧。”她说。

他迟疑了一下，站起来。要不要看看敌人是否藏在窗帘后面，或者壁柜的衣堆后面？

她温和地再说一遍：

“去吧……我要睡了……”

亚森·罗平走了。

不过走到外面，他在城堡前面几棵树下站住了。这几棵树构成了浓黑的阴影。他看见多洛莱的客厅里有灯光。接着灯光移到了卧室。过了几分钟，灯熄了，屋里一片漆黑。

他仍等着。要是敌人在屋里，说不定会出来呢？

一个钟头过去了……两个钟头……没有一丝动静。

“没事可干了。”亚森·罗平想，“他不是躲在城堡哪个角落……就是从在这儿看不到的哪张门出去了……除非这是我最荒唐的假设……”

他点燃一支烟，转身朝小木屋走去。

走到木屋附近，他隔得相当远，看到一条人影似乎在离去。

他没动，生怕惊动那人。

那人影穿过小径。就着亮光，他觉得认出了玛尔莱舍黑黑的身影。

他冲过去。

那人影逃跑不见了。

“唉，”他寻思，“明天再找吧。这一次……”

四

亚森·罗平走进司机奥克塔夫的房间，叫醒他，吩咐道：

“出趟车吧。早上六点赶到巴黎，找到雅克·杜德维尔，告诉他，第一，把死刑犯的情况向我报告；第二，电报局一开门，立即给我发一份电报，内容是……”

他在一张纸片上拟好电报稿，又补上一句：

“你的事一办完，就赶回来，要从这里经过，沿着花园围墙开进来。去吧，别让人家看出你走了。”

亚森·罗平回到房间，开亮电筒，仔细检查了一番。

“一点不错，”过了一会他说，“刚才我在窗下守着的时候，有人来过这里。而且我猜出了他的意图……总之，我没弄错……我猜中了……这一次，我相信那举起的刀子不是梦了。”

出于谨慎，他抱了一床被子，在花园里选了一处偏僻地方，露天睡了一觉。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钟，奥克塔夫来到他面前。

“老板，事情办好了。电报也发了。”

“好。路易·德·玛尔莱舍还在监狱吗？”

“还在。昨晚杜德维尔去了卫生检疫所监狱他的号子。看守出来了，让他们一起聊了聊。玛尔莱舍似乎还是老样子，像条鲤鱼似的不作声。他在等待。”

“等待什么？”

“当然是最后的时刻！在警察总署，有人说后天行刑。”

“太好了。太好了。”亚森·罗平说，“最明确的一点，就是他没有越狱。”

他放弃寻根问底弄明白事情，甚至放弃去琢磨谜底。因为他觉得，全部真相就要显露在他眼前了。他只须准备好战斗方案，好让敌人落入陷阱。

“不然就是我自己落进去。”他自嘲道。

他很快活，思绪敏捷。在他看来，从来没有一场战斗显示出这样好的机会。

有个仆人从城堡送来一份电报。就是他要杜德维尔发的。邮递员刚刚送到。他拆开看了，然后把它塞进口袋。

中午之前不久，他在一条小径上遇到皮埃尔·勒迪克，就直截了当地说：

“我找你……有些要紧事……你必须坦诚地回答。你住进这个城堡以后，除了我安排的那些德国仆人，还见过别的男人没有？”

“没有。”

“好好想一想。我说的不是什么客人，而是一个躲藏在这里的人。你应该发现了他的存在，至少，可以根据什么迹象，印象，猜出他的存在，对吧？”

“没有……您是否……？”

“对。有一个人藏在这里。在这一带转悠……究竟藏在哪里？是谁？是什么目的？我不知道……不过我会弄清楚的。我已经有了预感。你也睁大眼睛……严加注意……尤其是，一句也不要告诉克塞尔巴赫夫人……不必搅得她不安……”

说罢他就走了。

皮埃尔·勒迪克又慌又乱，目瞪口呆，朝城堡走去。

路上，经过草坪，他见到一张蓝纸，拾起来一看，原来是封电报，不是揉得皱巴巴的，像别人扔掉的废纸，而是折得整整齐齐，显然是掉下来的。

电报是发给莫尼先生的。这是亚森·罗平在布鲁根使用的假名。电报文字如下：

真相尽知。无法用书信表述。今晚乘火车前往。明早八点布鲁根火车站相见。

“好极了！”亚森·罗平从附近一丛灌木后面监视着皮埃尔·勒迪克的举动，见他拾起了电报，便寻思道，“好极了！再过两分钟，这个小傻瓜就会把电报拿给多洛莱看，并把我的担心告诉她。他们会说上一天的。‘另一个’也就会听到，会知道，因为他什么都知道，因为他在暗处看着多洛莱，多洛莱像只吓呆的猎物在他掌握之中……今晚，他怕有人告诉我真相，会采取行动……”

他哼着小曲走开了。

“今晚……今晚……大家来舞一曲吧……今晚……朋友们，多来劲的华尔兹！用镀镍的钢刀奏乐，用鲜血来伴奏……总之，我们会开颜欢笑的……”

来到小楼门口，他唤来奥克塔夫，进了自己房间，倒在床上，对司机说：

“奥克塔夫，坐在这凳子上。别打瞌睡。你主人要休息一下。你这个忠诚的仆人好好照看着。”

他美美地睡了一觉。

醒来后他说：“就像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开战那天早上。”

已是吃晚饭的时辰。他饱饱地吃了一顿，点上一支烟，一边吸，一边检查武器，给两把手枪上了子弹。

“‘火药烘干了，宝剑磨快了’，正如我朋友德国威廉皇帝说的那样……奥克塔夫！”

奥克塔夫跑来。

“你去城堡和仆人一起进餐，告诉他们，你今晚开车去巴黎。”

“送您去吗，老板？”

“不，你独自去。吃过饭，你果真让大家看着你走。”

“不是真去巴黎？”

“不是。你在花园外面一公里的路上等着……等我来。要等很久。”

他又吸了一支烟，在花园里散步，从城堡前面经过，看见多洛莱的房间里灯光。然后他回到小木屋。

他拿起一本书来读。书是普鲁塔克写的《名人传》。

“书里漏写了一个，而且是最有名的一个。”他说，“不过未来会作出公正评价的。有朝一日，我会有自己的普鲁塔克的。”

他读的是《恺撒传》，在白边上作了些批注。

到十一点半，他上了楼。

他探身窗外。夜空广阔、晴朗，在一片嗡嗡声中颤栗。他的唇边涌出一些记忆。他想起说过或者读过的情话。他带着少年的热情，连声叫了几遍多洛莱，几乎不敢把心上人的名字交托给静夜。

“好了，”他说，“作准备吧。”

他让窗户微微敞开，搬开一张挡路的独脚小圆桌，把手枪塞进枕头下面，然后，不慌不忙地和衣上床睡觉，吹熄蜡烛。

恐惧开始向他袭来。

而且是立即向他袭来。房间一黑，恐惧就开始来了。

“妈的……！”他叫起来。

他跳下床，把枪扔到走廊里。

“赤手空拳，赤手空拳就够了！任什么武器都比不上我双手有用！”

他又上了床。又是一片漆黑，一片宁谧。又开始了恐惧，隐隐约约的，烦人的、渐渐蔓延开来的恐惧……

村里的挂钟敲响了午夜十二点……

亚森·罗平想到那卑鄙的家伙就在百米外，五十米外作准备，看刀尖锋不锋利……

“让他来吧！……让他来！”他颤抖着低声念道，“……让那些幽灵散开……”

村里的钟敲响了一点。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这是漫漫无尽的分分秒秒，是兴奋又焦灼的分分秒秒……他的发根渗出了汗珠，在额头横流，他觉得流的是血，流满全身……

两点钟又敲响了……

近处什么地方，传来一声极轻微的响动，一种叶子抖索的声音……却又不像夜风吹拂叶子的声音……

亚森·罗平果然料中了。这一来，他的心立即变得无比踏实。他的大冒险家的本性立即快乐得颤抖起来。较量的时刻终于来了！

窗下又传来一声响动，比前面那一声要清晰一些，不过也要亚森·罗平那种受过训练的耳朵才能听见。

又过了一些时候，一些可怕的时候……天色浓黑。没有半点星光或月光。

突然一下，他明白敌人已经进了房，虽然什么声音也没听见。

敌人向床铺摸来，就像个幽灵，既没有搅动房里的空气，也没有碰动接触到的器物。

不过，亚森·罗平凭自己的直觉，凭自己神经的感知能力，看到了敌人的每一个动作，察觉了敌人的一连串想法。

他一动不动，弓身贴着墙，几乎是跪着，随时准备跃起。

他觉得敌人的影子在触摸床单，看在哪个部位下手。他听见敌人的呼吸，甚至认为听见了敌人的心跳。他骄傲地发现，他自己的心跳并不急乱……而敌人的心跳却……是啊！他听到了，敌人的心跳慌乱，狂急，像钟锤似的，碰撞着胸腔。

敌人举起手来……

一秒，两秒……

他在迟疑吗？难道他准备再次放过对手？

亚森·罗平在一片沉寂中喊道：

“扎下去呀！扎呀！”

一声怒吼……手臂像弹簧一样砸了下去。

接着是一声呻吟。

这条手臂在空中被亚森·罗平抓住了，正好抓在手腕处……他猛不可当地跳下床，扼住敌人的咽喉，把他打翻在地。这就完了。简直没有什么搏斗。甚至也不可能有什么搏斗。那人被打翻在地，被亚森·罗平的两只手像钢铆钉一样钉在地上。世上任何人，不论多么强壮，都不可能挣脱这两只手的钳

制。亚森·罗平平时喜欢说些俏皮话，寻寻开心，可是此刻他一句话也不说！他无心说话。这时刻太庄严了。

他没有生出半分虚荣的快乐，也没有丝毫得意的兴奋。他只有一个急迫的心愿，看看这家伙到底是谁……是路易·德·玛尔莱舍那个死囚，还是另一个？到底是谁呢？

他冒着扼死敌人的危险，在手上加了几分力，再加了几分力。

他觉得敌人的力气，残存的力气消耗殆尽，手臂的肌肉松弛下来，变得软塌塌地，了无生气。手也张开了，扔下了刀子。

敌人的性命悬在他钢钳似的手指之间。于是，他松出一只手，从口袋里摸出电筒，凑近敌人的脸。

他只要摁开关，只要愿意摁开关，就可以知道是谁了。

有片刻功夫，他津津有味地品尝着自己的力量。心头一股热流把他举了起来。胜利使他心醉神迷了。他再次英勇地自豪地成了主宰。

他毅然决然地开亮电筒。魔鬼的面目显出来了。

亚森·罗平惊叫一声。

原来是多洛莱·克塞尔巴赫！

九 女凶手

—

在亚森·罗平的头脑里，这个事实不啻一股飓风，在一个混乱的夜晚，挟带着雷鸣电闪，风呼雨啸，奔腾而来。

强烈的闪电一次次地划破着黑夜。在转瞬即逝的电光中，亚森·罗平，全身颤抖，惊恐得直抽搐的亚森·罗平看着眼前的面孔，极力想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没有动，仍然掐着敌人的咽喉，似乎指头僵硬了，无法收回来。再说，尽管他现在知道了真相，却并不觉得这确实是多洛莱。这仍是那个黑衣人，是路易·德·玛尔莱舍，是黑暗中可恶的野兽。他现在逮住了这只野兽，绝不松手。

可是事实真相冲击着他的思想，他的意识。于是他被打垮了，遭受着不安的折磨，讷讷地说：

“啊！多洛莱……多洛莱……”

他马上想到了她这样做的理由：疯狂。她是疯子。作为阿尔唐汉姆的妹妹，伊齐尔达的姐姐，作为一个精神错乱的女人和一个酒鬼的女儿，她本人也是疯子。只是疯得怪异。表面上与正常人无异，然而确实精神错乱，理智失常，有病在身。确实可怕。

他对此确信不疑！这是杀人的疯狂。她始终为一个目的所困扰，身不由己地朝这个目的奔去。她嗜血，下意识地乱杀人。

她是为了得到某些东西，为了保护自己，为了掩盖自己杀过人的事实而杀人。但她也是，尤其是为杀人而杀人。杀人满足了她突然生出不可抗拒的欲望。在她一生中的某些时刻，在某种情况下，面对着某个突然变为对手的人，她必须把举着刀的手扎下去。

于是她愤怒得发疯，残忍地、狂乱地扎了下去。

她这个奇怪的疯子，对她的杀戮不负责任，然而盲目中却又是那么清醒！混乱中又是那么富有逻辑！荒谬中又是那样聪明！多么机灵！多么有恒心！多么可憎又可钦佩的手段！

亚森·罗平以出奇敏锐的眼力，迅速看清了一连串血淋淋的事件，猜出了多洛莱的秘密历程。

他看到她迷上了已故丈夫的计划，尽管她对这个计划只知道一部分。他看到她也像已故的丈夫一样，想寻找皮埃尔·勒迪克，要嫁给他，好作为王后，回到韦尔登兹那个小王国。她的双亲就是被人不光彩地从那里驱逐出来的。

他看到她来到了豪华大旅馆，进了哥哥阿尔唐汉姆的房间。当时人家还以为她在蒙特卡洛。他看见她好多天穿着黑衣，隐身在黑暗中，贴着墙壁，窥伺着她丈夫。

有一夜，她发现丈夫被绑着，就下了杀手。

早上，就在仆人发现她，要告发她的时候，她下了杀手。

一个钟头以后，就在夏普曼先生发现她，要告发她的时候，她把他拖到哥哥的房间，下了杀手。

她杀这几个人，都十分野蛮，毫无恻隐之心，干得十分利索。

她同样灵活地用电话与她的两个女佣联系上了。热尔特吕德和絮扎纳刚从蒙特卡洛来到巴黎。在蒙特卡洛时，两姐妹中有一个扮演女主人的角色。多洛莱又穿上女人的服装，扔掉让她变得让人认不出来的金色假发，下到底楼，与刚进旅馆的热尔特吕德会合，假装她是刚到巴黎，尚不知道有不幸在等着她。

她真是无与伦比的演员，演出了生活横遭不幸的未亡人的一幕，演得人们大发怜悯，纷纷为她落泪，谁还会怀疑她是凶手呢？

于是她开始了与亚森·罗平的战争。这场残酷的出奇的战争；她先是对着勒诺尔曼先生，然后是对着塞尔尼纳王子来的。白天她躺在长椅上，病病怏怏，恹恹无力，夜里她就爬起来，四处奔走，不知疲倦，凶狠可怖。

她开始施展诡计。热尔特吕德和絮扎纳这两个同伙被她吓住了，也被她制服了，两人都替她充当替罪羊，也许像她一样乔装改扮，老斯坦韦格被阿尔唐汉姆男爵劫持那天在司法大楼便是这样。

于是她又犯下一连串凶杀罪。先是古莱尔被投入水中淹死。然后是她哥哥阿尔唐汉姆被杀死。啊！在格利西纳别墅的地道里进行的殊死搏斗，那魔鬼在暗处所干的勾当，今天都清清楚楚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是她揭穿了他王子的假面目；是她告发了他，把他投入了监狱，打乱了他的计划；是她耗费了几百万，以赢得胜利。

接下来事件急速而至。絮扎纳和热尔特吕德失踪了，大概已不在人世！斯坦韦格被暗杀！她妹妹伊齐尔达也死于非命！

“啊！可耻，可恨！”亚森·罗平嘀咕道，因为憎恶和仇恨而跳起来。

他恨透了这可恶的女人，直想把她杀死，把她毁灭。两个人紧贴在一起，一动不动地躺在初露的惨淡曙色之中，看上去真叫人吃惊。

“多洛莱……多洛莱……”他绝望地低声念着。

接着，他惊恐地往后一跳，目光慌乱。什么？出了什么事？他怎么觉得两只手下冰凉冰凉？

“奥克塔夫！奥克塔夫！”他大叫道，忘了司机不在城堡。

援救！他需要援救，需要来个人帮他，让他放心。他怕得发抖。啊！他觉得手下冰凉，死亡的冰凉。这可能吗？……难道，在这不幸的几分钟里，他痉挛的手指……

他强迫自己去看俘虏。多洛莱一动不动。

他一步跪下来，把她拖向自己。

她死了。

有好一阵他都处在一种麻木状态。他的痛苦似乎分解了溶化了。他不再觉得难受。他不再有仇恨，不再有怒火，什么感情都没有了……只有一种傻乎乎的精疲力竭的感觉，只有一个人挨了致命一击，不知是死是活，是否能思想，是否做恶梦那种感觉。

不过他还是觉得刚刚发生了一件正义的事情。他不曾有一刻想到是自己杀了人。不，不是他杀的。是超出他和他的意志以外的力量杀的。是命运，不可改变的命运除掉了害群之马，完成了正义之举。

外面，鸟儿在啁啾。沐浴着春风，准备开花的老树下面，焕发出一片生机。亚森·罗平从麻木中清醒过来，觉得心底渐渐涌出一股难以描述的荒谬的同情。诚然，这女人可恶、卑鄙，罪大恶极，可她毕竟还年轻，况且已不在人世了。

他又想到这女人清醒时所遭受的折磨。当这可恶的疯子恢复理智时，看到自己的行为造成的悲惨后果，会感到多么痛苦。

“保护我……我是这样不幸！”她哀求道。

她要求别人保护她，抵挡她本人，她的野兽本性，和她身上那迫使她杀人永远杀人的恶魔。

“永远吗？”亚森·罗平寻思。

他记起前天晚上，她站在他床边，朝他这个几个月来，紧追不舍，迫使她干出一连串暴行的敌人举起钢刀，却没有扎下去。那天晚上她没有杀人。其实她要下手很容易：敌人躺在床上，软弱无力，了无生气。只要一刀，这场生死搏斗就完了。可是她没有下手。她也服从于超乎残忍之上的感情。她对这个常常超出自己的人怀有隐约的友善和敬佩之情。

那一次，她没有杀他。而这一次，由于命运那确实可怕的回报，他却把她杀了。

“我杀了人。”他想到，从头到脚不寒而栗，“我的手扼杀了一条活生生的性命，而且这是多洛莱的性命！……多洛莱……多洛莱……”

他不断地呼唤她的名字。她的名字的意思是痛苦。他不停地端详她，端详这个了无生气，引人伤感，再也不会侵犯别人的躯体，端详这堆可怜的，像一堆树叶或路边一只死鸟一样没有意识的软肉。

啊！现在他是杀人者，而她只不过是受害者，他面对着她时，怎么可能不因为怜悯而全身颤抖？

“多洛莱……多洛莱……多洛莱……”

天色大亮时，他还坐在死人旁边，回忆往事，陷于沉思，嘴唇翕动着，不时吐出一些伤心的声音：“……多洛莱……多洛然而他必须行动。可是，他的头脑一片混乱，不知该朝哪个方向行动，也不知该从哪儿入手。

“先把她的眼睛合上吧。”他寻思。

她那双美丽的金色眼睛尽管一片茫然，却仍保留了生前那充满魅力的忧郁的温柔。难道这双眼睛是恶魔的眼睛？尽管自己有清醒的认识，并且面对着这不容怀疑的事实，可是亚森·罗平还是不能把他思想深处截然不同的两个形象合为一个人。

他立即俯下身，抹下她长长的光滑的眼皮，拿了一块纱巾将她挛缩的面部遮住。

于是他觉得多洛莱离得更远了。这一次在这间房子里，在他身边，穿着深色衣服，一副刺客装扮的，正是那黑衣人。

他壮起胆子去碰她，摸她的衣服。

一个内衣袋里，有两只皮夹。他掏出一只，打开来看。

他先看到一封信。是斯坦韦格那个德国老头写的。

内容如下：

我若是来不及揭露可怕的秘密就丧了命，那就请大家明白：我朋友克塞尔巴赫是他妻子杀的。她真名叫多洛莱·德·玛尔莱舍，是阿尔唐汉姆的妹妹，伊齐尔达的姐姐。

那两个姓名的打头字母L和M就代表她。平时，在两人相处时，克塞尔巴赫从不叫妻子多洛莱。因为这名字的意义是痛苦和悲哀。他叫她勒蒂西娅，是欢乐的意思。L和M就是勒蒂西娅和玛尔莱舍——克塞尔巴赫在送给她的所有礼物上都刻上这两个打头字母，比如说在豪华大旅馆找到的那只烟盒上就有这两个字母。它是克塞尔巴赫太太的东西。她在旅行中养成了吸烟的习惯。

勒蒂西娅！她在四年中确实给了他欢乐。不过这是作伪和欺骗的四年。她在这段时间里准备把真心实意爱她的丈夫置于死地。

也许我该立即把这些情况说出来。可我想到老朋友克塞尔巴赫，就失去了勇气。毕竟她是跟他姓呀。

再说我也害怕……那天我在司法大楼认出她时，我从她眼里看出了杀机。

我的软弱能救我一命吗？

亚森·罗平心想：“他也是她杀的！……当然，他知道得太多了！……姓名打头的字母……勒蒂西娅这个名字……吸烟的秘密习惯……”

他想起最后一夜，她房里的烟味。

他继续翻第一只皮夹。

有一些纸条是用密码写的，大概是多洛莱与同伙秘密接头时，他们交给她的……

有些纸片上写着一些地址，一些裁缝店或时装店的地址，但也有下流酒吧和色情旅馆的地址……还有一些人名……二三十个人名，都是怪里怪气的，什么屠夫埃克托、阿尔芒·德·格莱纳尔、病夫……

有一张照片吸引了亚森·罗平的注意力。他仔细一看，立即像被弹簧弹射一样，扔了皮夹，冲出房间，小楼，跑到花园里。

他认出那是关在卫生检疫所监狱的路易·德·玛尔莱舍的像片。

直到这一刻他才想起明天是行刑的日子。

既然多洛莱是黑衣人，是凶手，那么路易·德·玛尔莱舍就确实叫莱翁·玛西埃，就是无辜的。

无辜？可是在他家搜出的那些证据，皇帝那些书信，所有那些铁证，所有那些无可否认地指控他的东西又是怎么回事？

亚森·罗平站了片刻，脑子里乱哄哄的。

“啊！”他叫起来，“我也成了疯子。可是，必须行动……明天就要行刑了……明天……明天一早……”

他掏出怀表。

“十点……赶到巴黎要多少时间？是这样……我下午赶到那儿……对，下午赶到那儿，非这样不可……晚上，我就要采取措施，阻止……可是有什么措施？怎么证明他是无辜的？……怎么阻止行刑？唉！管他哩！……到了那儿再说，难道我不是叫亚森·罗平？……走吧……”

他跑进城堡，叫唤：

“皮埃尔！你们看见皮埃尔·勒迪克先生吗？啊！你在这儿……听我说……”

他把皮埃尔·勒迪克拖到一边，上气不接下气地急迫地说：

“听我说，多洛莱不在城堡……对，为一件急事出门了……昨夜坐我的汽车上路的……我也要动身……你不要说话！一句话也不要问……耽误一秒钟，事情就无可挽回了。你等会把所有仆人都打发走，不要作任何解释。钱在这里。半个小时之内，城堡必须走空。在我回来之前，任何人不准回来！……你听到了，你也一样……我不许你回来……什么原因我以后再跟你说……反正很严重。喏，带上钥匙……你在村里等我……”

他冲了出去。

十分钟后，他找到了奥克塔夫。

他跳进汽车。

“去巴黎。”他吩咐。

二

这一趟旅程真是一次和死亡赛跑的旅行。

亚森·罗平认为奥克塔夫开得不快，亲自掌了方向盘。他开起来真是不顾一切，快得令人头晕目眩。无论是在公路上，还是穿过村落，在城市人来人往的街道上行驶，他都把车开到时速一百公里。有些人被汽车擦着了，气得大骂，可是汽车早开远了……不见踪影了。

“老板，”奥克塔夫一脸苍白，嘟嘟囔囔道，“我们会送命的。”

“你，也许会，汽车，也许会，可我会赶到巴黎。”亚森·罗平说。

他觉得，不是汽车载着他跑，而是他载着汽车跑。他凭着自己的力量、意志冲破阻碍向前飞奔。既然他的力量用之不竭，既然他的意志阔大无边，又会有什么奇迹阻止他到达呢？

“我会到达巴黎的，因为我必须到达。”他反复说。

他想到，如果他不能及时赶到，加以援救，那人就必死无疑，那神秘的路易·德·玛尔莱舍。那家伙死不开口，脸上不露半点声色，真叫人大惑不解。在公路的喧闹中，在枝叶卷起阵阵怒涛的大树下面，在思绪纷飞，万念交杂的时候，亚森·罗平仍在作着一个假设。“这假设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合逻辑，越来越像真的，就像确有其事似的。”他寻思道。既然他知道了多洛莱那可怕的真相，也就窥见了这疯女人所用的办法和所有的罪恶意图。

“是啊，针对玛尔莱舍的这个最可怕的阴谋，就是她炮制的。她想干什么？嫁给皮埃尔·勒迪克，成为她被放逐出来的那个小国的女王。这个目的是可以达到的，甚至她伸手可及。她已经让皮埃尔·勒迪克爱上她了。只有一个障碍……就是我，我好多个星期以来，一直孜孜不倦地拦着她的路，她每次犯罪后都碰到我，她害怕我的心明眼亮，她知道我不查出罪犯，不找回皇帝那批书信决不罢休……”

“那么，既然我需要罪犯，那就把罪犯交出来吧。罪犯就是路易·德·玛尔莱舍，或确切地说，莱翁·玛西埃。这个莱翁·玛西埃究竟是什么人？她嫁人之前是否认识他？她是否曾爱过他？这都是可能的，不过我们也许永远不得而知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就是她注意到了自己与莱翁·玛西埃身材与步态相似，像他那样穿一身黑服，再戴一顶金色假发，就很像他了。她观察了那个孤独人的怪异生活，知道他喜欢夜里出去，并注意到他在街上行走，摆脱可能的跟踪者的方式。因此，预见到将来可能发生什么事儿，她就让克塞尔巴赫先生在户籍簿上刮去多洛莱的名字时，填上路易这个名字，路易·德·玛尔莱舍的缩写L.M.正好与莱翁·玛西埃的缩写一样。

“行动的时机来了，于是她策划阴谋，又付诸实行。莱翁·玛西埃不是住在德莱兹芒街吗？她便吩咐手下在平行的街安营扎寨。而且，她还亲口告诉我领班多米尼克的住址，让我去查找那七个匪徒。她知道，我一旦上了路，就会顺藤摸瓜查到底，也就是说，通过七个匪徒，查出他们的头领，查出那黑衣人，查出莱翁·玛西埃，查出路易·德·玛尔莱舍。

“果然，我先查到了七个匪徒。这时，会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我被打败，或者是两败俱伤，一同毁灭，像她在维涅街那晚上所希望的那样。这两种结果，无论哪一种，多洛莱都达到了摆脱我的目的。

“可是，事情的结果是，我逮住了七个匪徒。于是多洛莱逃出了维涅街的寓所。我在旧货商的仓库里找到了她。她把我引到莱翁·玛西埃，也就是说路易·德·玛尔莱舍身边。我在他屋里找到了皇帝那些书信。那也是她预先放在那儿的。我把莱翁·玛西埃交给了司法当局。我揭示了两个库房之间的秘密联系。这其实是她让人开通的。我把她准备的证据提交出来，我拿出她涂改的文件，证明莱翁·玛西埃是盗用了莱翁·玛西埃的身份，真名叫路易·德·玛尔莱舍。

“这一来，路易·德·玛尔莱舍就小命难保了。

“多洛莱·德·玛尔莱舍终于大获全胜，排开了所有的嫌疑，因为罪犯被发现了，她罪恶卑鄙的过去被掩盖了，她丈夫死了，哥哥死了，妹妹死了，两个仆人死了，斯坦韦格死了，几个同伙也被我五花大绑，送到韦贝手里，她还多亏我，摆脱了自身的包袱：她让那个无辜的男人替代她成了罪魁祸首，那男子却要被我送上断头台了。这样，多洛莱处处得胜，不仅掌有亿万家财，又得到皮埃尔·勒迪克的爱慕，她将成为女王。”

“啊！”想到这里，亚森·罗平勃然大怒，叫了起来，“那无辜男人不能死。我以头颅担保，决不能让他死。”

“当心，老板。”奥克塔夫吓坏了，说，“我们接近了……这里是郊区……城厢……”

“你要我怎样？”

“会翻车的……路滑……难以控制……”

“那活该。”

“当心……那儿……”

“什么？”

“有轨电车，拐弯……”

“让它停下！”

“放慢速度，老板。”

“不行！”

“那我们完了……”

“过得去的。”

“过不去。”

“过得去。”

“啊！妈的……”

一声撞击……几声惊叫……汽车挂在电车上，又被甩出来，碰到一排栅栏，一连铲掉了十来米长的木条，最后碰到一段路坡的拐角上，碰得稀巴烂。

“司机，没载客吧？”

亚森·罗平伏在路坡草地上，截住一辆出租汽车。

他站起来，看到自己的汽车碰坏了，一群人正围着奥克塔夫忙来忙去，便跳进出租车。

“博沃广场，内政部……二十法郎酒钱……”

坐进汽车后座之后，他又说：

“啊！不行，不能让他死！不行，一千个不行，我的良心不允许！被那女人玩弄，像中学生一样上当受骗，已经叫人够难受了……赶紧中止！不能再干傻事了！我已经让人抓了这个不幸的人……已经让人判了他的死刑……甚至把他领到了断头台脚下……但我不能让他登上去！……绝不能登上去！”

他若登上去了，我就只能给自己喂一颗子弹了！”

汽车驶近入城口。亚森·罗平凑向前：

“司机，要是不停车，再给二十法郎酒钱。”

他对入市税征收站的人叫道：

“保安局的！”

汽车开过去了。

“喂，不要放慢速度！”亚森·罗平大叫道……“快点！……再快一点！你怕碰着那些老女人？压过去吧。我来出钱。”

不过几分钟，他们就到了博沃广场的内政部。

亚森·罗平跑过院子，冲上主楼梯。候见室里坐满了人。他在一张纸上写了“塞尔尼纳王子”几个字，把一个接待员推到一个角落，说：

“我是亚森·罗平。你认识我，对吗？这个位置是我替你弄的，退下来的一份好差使，对吗？只是，你得立即领我进去。去吧，递上我的名片。我只求你办这件事。你放心，内阁总理会谢谢你的……我也会……可是傻瓜，走呀！瓦朗格莱在等我哩……”

十秒钟以后，瓦朗格莱本人从办公室门口探出头来，说：

“有请‘王子’。”

亚森·罗平疾步走进去，立即关上门，打断总理的话，说：

“别，别说话，您不能逮捕我……不然会害了您，还要带累德国皇帝……别，……现在要干的不是这事。是这样，玛尔莱舍是无辜的。我发现了真正的罪犯……就是多洛莱·克塞尔巴赫。她已经死了。尸体就在那边。我有不可否认的铁证。无可置疑。是她……”

他停住话。瓦朗格莱似乎没听明白。

“喂，总理先生，必须救出玛尔莱舍……您想想……一起错案冤案！……一个无辜百姓就要掉脑袋了！……请下令……再补充一些情况……我知道吗？……可得快点，时间紧得很。”

瓦朗格莱认真地看着他，接着走到一张桌子跟前，拿了一份报纸递给他，手指着上面一篇文章。

亚森·罗平扫了一眼标题，念道：

处决恶魔。今晨，路易·德·玛尔莱舍经受了最后的痛苦……

他没有念下去，只觉得一阵晕眩，浑身发软，绝望地“呀”了一声，就倒在一张扶手椅上了。

他在那里躺了多久？后来，他出了内务部，什么也说不出。他只记得屋里一片沉寂，又记起瓦朗格莱俯身向他，用冷水浇醒他。他尤其记起总理那低沉的声音：

“听我说……这话再不能说了，对吗？无辜，这是可能的，我并不说他不是无辜的……不过说出去有什么益处呢？闹出丑闻？一起错案会引出极为严重的后果。有必要这样做吗？平反昭雪？何必呢？他甚至判决时都用的不是真名。公众憎恶的是玛尔莱舍那个名字……这正好是罪犯的名字……那么……？”

总理把亚森·罗平慢慢推向门口，说：

“去吧……回到那边……把尸体毁掉……毁尸灭迹，嗯？整个案子，不要留丝毫痕迹……我相信您能做到，对吧？”

于是亚森·罗平回那边去。像个机器人一样回那边，因为人家要他这样

做，因为他自己的意志已经荡然无存。

他在火车站等了几个钟头，无意识地吃了饭，拿起车票，进了车厢。

他头脑发烧，睡不好，不是做恶梦，就是迷迷糊糊地醒着。他始终琢磨不透玛西埃为什么不为自己辩护。

“准是个疯子……肯定……半疯半不疯的……从前认识她……一生都被她害了……过得不痛快……活着和死了一样……既然如此，又何必为自己辩护呢？”

这种解释他只感到一半满意。他发誓有朝一日一定弄清这个谜，查出玛西埃究竟在多洛莱的生活中充当什么角色。不过眼下有什么用呢？他只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一个事实：玛西埃疯了。他固执地反复念着：

“他是个疯子……玛西埃肯定是个疯子。再说，玛西埃家这些人都疯了……整个家族都是疯子……”

他头脑里一片茫然，说着胡话，含含糊糊地念着一些人的名字。

不过，到了布鲁根火车站，他下车时，吸了早晨的新鲜空气，忽然一下变得清醒，看问题的方式也完全不同了。他叫道：

“唉！不管怎么说，该他倒楣！他本来只要提出抗辩……我毫无责任……他是自杀……这只是冒险活动中的一个无关紧要的角色……他死了……我觉得可惜……可又救他不了！”

行动的需要又使亚森·罗平兴奋起来。虽说他被这起错杀无辜的冤案所伤害，所折磨——因为他知道，无论怎么说，自己是这起冤案的制造者——他还是抖擞精神朝前看。

“两军交战，事故不可避免。因此，我们就不想它了。反正没有失去什么。相反，倒是赢得了什么！因为多洛莱是个障碍，皮埃尔·勒迪克爱上她了。既然她现在死了，皮埃尔·勒迪克就属于我了。他将娶下热纳维耶夫，像我所决定的那样！他将去治理那个大公国！而我将成为主宰！而欧洲，欧洲将属于我！”

他定下心，突然一下充满了信心，脑子又兴奋起来，狂热地在路上比划着，把一柄想象的宝剑抡得团团转。那是一个随心所欲，号令天下，战无不胜的统帅的宝剑。

“亚森·罗平，你将当国王！你将当国王，亚森·罗平！”

到了布鲁根村子里，他向人打听，得知皮埃尔·勒迪克昨天到饭馆里吃了午饭，以后就不见人了。

“怎么，”亚森·罗平问，“他没在这儿睡？”

“没有。”

“他吃过午饭去了哪儿？”

“往城堡走了。”

亚森·罗平离开村子，心里颇为纳闷。他走之前明明吩咐年轻人，把仆人打发走，关闭城堡，不要再回来。

他马上就发现皮埃尔违背了他的命令：城堡的栅门开了。

他走进去，在城堡的各个角落跑了一圈，呼唤着年轻人。可是没有回应。

突然，他想到了小木屋。谁知道呢？皮埃尔·勒迪克也许替心上人担心，为直觉所引导，去了那边寻找。而多洛莱的尸体就在那边！

亚森·罗平甚为不安，立即跑起来。

乍一看去，小木屋里似乎无人。

“皮埃尔！皮埃尔！”他叫道。
他没有听到动静，就走进前厅，走到他住过的卧室。
走到门口，他怔怔地站住了。
在多洛莱的尸体上方，吊着皮埃尔·勒迪克的尸体。他悬梁自尽了。

三

亚森·罗平不动声色，从头到脚缩起身子。他不愿流露出一个绝望的动作，也不愿说哪怕一句粗话。在命运给他这样残酷的打击之后，在多洛莱杀了那么多人并死于非命之后，在玛西埃被处决之后，在如此多的灾难和激变之后，他觉得需要保持绝对的自制力。否则，他的理智会出毛病……

“白痴！”他朝皮埃尔·勒迪克的尸体挥着拳头，“大傻瓜，你就不能等一等？不要十年，我们就可收回阿尔萨斯和洛林省。”

他试图说一些话，作出一些动作姿态，来发泄心中的怒火。可是他脑子里一片茫然。他觉得头颅就要炸裂。

“啊！不，不，”他叫起来，“不要这样，小姑娘！亚森·罗平也疯了！啊！不，孩子！你要觉得开心，就往脑子里打一枪。好吧。其实，我看不出会有别的结局。可是，亚森·罗平又老又笨了，坐一辆小马车，这样可不行！小伙子，漂亮点，结束得漂亮点！”

他使劲地跺着脚，高高地抬起膝头，就像有些演员装疯卖傻的样子，嘴里大声嚷着：

“勇敢点，老伙计。勇敢点，众神在看着你呐。抬起头！挺起肚子，当然！也要挺胸！你周围的一切都倒了！……你失去了什么？这就是失败了，一切不灵了，一个王国扔到水里了，我失掉了欧洲，世界也烟消云散了么？……那又怎么样？笑吧！要么当亚森·罗平，要么就投湖算了……来吧，笑吧！大声点……好极了……天呐，这多滑稽！多洛莱，老朋友，来支烟吧！”

他冷笑着弯下身，碰到了死者的脸庞，身子闪了几闪，倒在地上，人事不省了。

过了一个钟头，他站起来。危机过去了。他又恢复了自制力，神经也放松了。他开始认真地，一声不响地考虑自己的处境。

他觉得需要作出重大决定。他本以为自己胜券在握，可是，才几天功夫，那些未曾料到的灾祸就接踵而至，硬是把他的生活搅得一团糟。他打算怎么办呢？重打锣鼓另开张，把垮了的楼房又盖起来？他已没有这份勇气。那么，怎么办？

一上午他都在花园里踱来踱去，心情抑郁，步履沉缓。现在，他把自己的处境看得清清楚楚。渐渐生出死的念头，并且越来越强烈。

不过，自杀也好，活着也好，他都有一串事儿要干完。他的脑子突然冷静下来，把这些事情看得清清楚楚。

教堂的挂钟敲响了中午十二点。

“行动吧。”他毫不沮丧地说。

他十分沉着地回到小木屋，走进自己的卧房，站上一个凳子，割断吊着皮埃尔·勒迪克的绳子。

“可怜虫！”他说，“你早该这样了结，一根麻绳吊着颈。唉！你不是当大人物的命……我早应该料到这一点，省得把自己的命运和一个做诗的家

伙捆在一起。”

他在年轻人口袋里搜了一遍，什么也没找着。不过，他想起多洛莱还有一个皮夹，就从她口袋里摸了出来。

他打开一看，不觉吃了一惊。皮夹里有一扎信，外观他很熟悉。他立即认出那多变的笔迹。

“皇帝的信！”他寻思道，“写给老宰相的信！……我亲手从莱翁·玛西埃家里搜出来，并交给瓦尔德马尔的那扎信……这是怎么搞的？……难道她又把它们从瓦尔德马尔那傻子手里取回来了？”

突然，他一拍额头：

“不，傻子是我。这些信是真的！她留着，是准备时机到了敲诈皇帝的。而那些，我送回去的那些是假的，是她或者某个同伙抄的，放在我拿得到的地方……而我却像个楞头青，让她骗住了！见鬼，女人一卷进来，事儿就……”

皮夹里还剩一张硬纸片。是一张相片。他抽出来一看，是自己的相片。

“两张相片……玛西埃和我两人的……大概是她最喜欢的两个人……因为她爱我……奇特的爱情，是由对我的敬慕演变而来的。对这个冒险家，这个单枪匹马打败她派来袭击我的七个匪徒的汉子的敬慕。离奇的爱情！那天我告诉她我的伟大梦想，我感觉到她生出了爱意。真的，那一刻她起念要牺牲皮埃尔·勒迪克，把她的梦与我的梦合为一体。要是没有发生镜子那个插曲，她就被我征服了。可是我发现了那面镜子，使她害怕了。我已经接触到事实真相了。她为了救自己，必须杀死我。于是她打定了主意。”

他好几次若有所思地重复道：

“然而，她爱我……是啊，她爱我，像别的女人……被我伤害过的女人一样爱我……唉，那些爱我的女人都死了……这一个也死了，被我扼死的……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他低头念着：

“活着有什么意思呢？还不如去冥间与她们相会，与那些爱过我的女人，难道不是吗？……她们是因为爱我而死的，索尼娅、莱蒙德、克洛蒂尔德·代斯唐热、克拉克小姐……”

他把两具尸体并排摆在一起，拿一块布盖上，在一张桌边坐下来，写道：

“我事事获胜，然而我又失败了。我达到了目的，然而我倒下了。命运比我更强大……既然我爱的人不在人世了，我也就弃世而去算了。”

他签上名：亚森·罗平。

他封好信，把它塞进一只瓶子，从窗口扔出去。瓶子落到花坛里的软土上。

接着他弄来旧报纸，稻草，从厨房里找来刨花，在地板上堆成一大堆。

又上面浇上煤油。

又点上一支蜡烛，扔在刨花上。

火苗忽地一下窜了起来。其他刨花，报纸也着了。火焰迅速蔓延，熊熊燃烧，噼啪作响。

“上路吧，”亚森·罗平说，“小楼是木结构，就像火柴一样一点就着。等村里人赶来，砸开栅门，跑到这花园尽头……已经太晚了！他们只会发现一堆灰烬，两具焦尸，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个瓶子，装着我的绝命书……永别了，亚森·罗平！善良的人们，把我埋葬吧，用不着举行仪式……用运载穷人尸体的柩车即可……不用鲜花，不用花环……一个简朴的十字架，刻上

这句话即可：

‘ 冒险家亚森·罗平在此长眠。 ’ ”

他走到围墙，一翻而过，回头望去，只见火焰腾空而起，在天上漫卷……

他走回巴黎，心情沉重，步履蹒跚，被命运压得佝偻着腰。

沿途的农民看到这个旅人拿出大额钞票，来支付一个半法郎的饭钱，一个个都觉得惊异。

有一晚，在森林深处，三个剪径的强盗向他进攻，一顿棍棒，把他打得半死不活，倒在地上……

他在一家客栈住了八天。他不知去哪儿……干什么？要攀住什么？他活厌了。他不愿活了……不想活了……

“ 是你！ ”

埃尔纳蒙太太站在加尔舍别墅小房间里，一脸苍白，圆睁大眼，颤颤巍巍地、惊慌失措地看着对面这个人。

亚森·罗平！……亚森·罗平来了！

“ 你！ ” 她说，“ ……你！……可报上都说你…… ”

他凄然一笑：

“ 是啊，我死了。 ”

“ 那么！……那么！…… ” 她朴实地说。

“ 你是想说，我要是死了，就不要来这儿缠人了。可你得相信，我是有理智的呀，维克图瓦。 ”

“ 可你的样子变了！ ” 她怜悯地说。

“ 有丝毫沮丧……不过已经完了。听我说，热纳维耶芙在吗？ ”

她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一步跳过来：

“ 你会留下她吧，嗯？哼，这一回，我可不会再让她走了。她回来时精力竭，心神不定，脸上没一点血色，养了这些天，好不容易才把颜色养好。你把她留下吧，我求求你。 ”

他使劲压着老太婆的肩膀：

“ 我希望……你明白吗……我希望跟她谈谈。 ”

“ 不成。 ”

“ 我要跟她谈谈。 ”

他把她推开。可她站稳桩子，交抱着两臂，说：

“ 你不如踩着我的身子过去吧。小姑娘只在这里才幸福，别处都不行……你想让她有钱，让她高贵，可你让她不幸福。这事不行。你那个皮埃尔·勒迪克是什么角色？你那韦尔登兹是什么地方？让热纳维耶芙当公爵夫人！你疯了。她没有这福气。其实，你这么安排，全只为你着想。你要的是权力，财富。至于小姑娘，你才没把她放在心上。你什么时候问过一句，她是否爱他，爱你那个无赖大公？你什么时候问过一句，她是不是爱上什么人了？没有，你一次都没问过。你追求的只是你的目标，却不怕伤害热纳维耶芙，害得她下半辈子不幸福。不行，我不答应。她所需要的，是平凡的实在的生活。这种生活，你是不可能带给她的。那么，你来干什么呢？ ”

他似乎深受震动，不过还是压低声音，可怜巴巴地说：

“ 让我永远不见她，不和她说话，这可不行…… ”

“ 可她以为你死了。 ”

“ 这正是我不情愿的事情！我希望她知道真相。想到她会像怀念死者一

样怀念我，我就心如刀绞。把她领来吧，维克图瓦。”

他的声音如此温和、如此伤感，把老太婆打动了，问道：

“听我说……首先，我想弄清楚。她来不来，要看你对她说什么……爽快点，小伙子……你想对她说什么，对热纳维耶芙？”

亚森·罗平郑重地说：

“我要跟她说：‘热纳维耶芙，我答应过你母亲，要给你财富，权力，让你过上仙女一般的日子。到了那一天，我的目的如果达到了，我会向你要求一个位置，离你不太远。你那时快乐，富裕，就会忘记，对，我深信不疑，你会忘记我是什么人，确切地说，我过去是什么人。不幸的是，我拗不过命运，没给你带来财富和权力。什么也没给你带来。相反，我倒需要你来帮忙了。热纳维耶芙，你能帮我一把吗？’”

“帮什么？”老妇人不安地问。

“帮我活下去……”

“啊！”她说，“可怜的孩子，你都到这一步了……”

“是啊，”他老实地回答，并没装出痛不欲生的样子，“……是啊，我到了这一步了。有三个人刚刚死了。是我杀的，亲手杀的。这记忆太沉重了。我孤身一人，平生第一回需要帮助。我有权向热纳维耶芙求助。她有义务帮助我……不然……？”

“一切都完了。”

老妇人不说话了，脸色变得苍白，身子开始哆嗦起来。对她从前用奶汁哺育的，不管怎样今天仍是“她的孩子”的人，她又生出一片爱怜。她问：

“你准备拿她怎么办？”

“我们去旅行……还有你，如果你愿意同去的话……”

“可你忘了……你忘了……”

“忘了什么？”

“你的过去……”

“她也会忘记的。她会明白，我不再是那种人了。我也不可能再做那种事了。”

“那么，你希望的，真是让她与你一起生活，与亚森·罗平一起生活？”

“与我将成为的那个人一起生活。与为了让她幸福，为了让她能按自己的心愿嫁人而工作的人一起生活。我们将在世界上某个角落定居。我们一起并肩奋斗。你知道我能干什么事……”

她盯着他，缓缓地重复道：

“那么，你真希望她与亚森·罗平一起生活？”

他迟疑片刻，明确肯定道：

“对，对，我希望，这是我的权利。”

“你希望她扔下她悉心培养的那些孩子吗？扔下她喜欢并且需要的这种工作吗？”

“是啊，我希望，这是她的义务。”

老妇人打开窗户，说：

“既是这样，就叫她来吧。”

热纳维耶芙坐在花园里一条长凳上。身边围着四位小姑娘。其他的在奔跑玩耍。

他从正面看着她，看见那双庄重的眼睛里含着笑意。她手里拿着一朵花，

正在一片一片地摘着花瓣，一边给那几个专心而好奇的姑娘解释着什么。然后她又向她们提问。姑娘们每回答一个问题，她就吻她们一下，以示奖赏。

亚森·罗平久久地看着她，又激动，又极为不安。种种未曾感受过的情感都在他心头交集。他恨不得要把姑娘搂在怀里亲吻，倾诉对她的欣赏与喜爱。他又想起她母亲，那个死在阿斯普莱蒙小村庄，死于忧伤的女人……

“叫她吧。”维克图瓦又说。

他倒在一把扶手椅上，结结巴巴地说：

“我不能……不能……我无权……这不可能……让她以为我死了吧……这样更好……”

他极为沮丧，心情烦乱，身子一耸一耸地抽泣起来，心中充溢着一股温情，就像那些迟放的花朵，绽开的当天，就凋谢了。老妇人跪下来，声音颤抖地问：

“她是你女儿，对吗？”

“对，是我女儿。”

“啊！可怜的孩子！”她也落下泪来，“可怜的孩子！……”

尾声 自杀

—

“上马。”皇帝命令道。

看到有人牵来一匹壮健的驴子，他立即又改口道：

“不如说，上驴吧。瓦尔德马尔，你确信这畜生听话吗？”“陛下，对它，我像对自己一样，敢打包票。”伯爵肯定道。“那我就放心了。”皇帝笑道。

接着，他返身对待从们说：

“先生们，上马吧。”

卡普里村中心广场上，聚满了人群。由意大利宪兵维持着秩序。人群中央，是当地的所有驴子，征调来供皇帝一行骑乘参观这个神奇岛屿之用的。

“瓦尔德马尔，”皇帝领头出行，“从哪儿开始啊？”

“从蒂贝尔别墅开始，陛下。”

皇帝一行经过一道门，顺着一条坎坷不平的小路往前走。小路在岛屿东边的岬角上延伸，渐渐升高。

皇帝心绪不好，老是拿瓦尔德马尔伯爵那大块头取笑。他把那头倒楣的驴子压垮了，两脚都点到了地。

走了三刻钟，皇帝一行来到那块神奇的峭壁蒂贝尔仙跳崖。那峭壁有三百米高。从前暴君就是从这里把受害人推下海……

皇帝下了驴子，走到绝壁栏杆边上，朝下面的百丈深渊扫了一眼。接着他步行到蒂贝尔别墅废墟，在坍塌的房间走廊里走了走。

他在废墟上伫立片刻。

站在索朗特岬角，站在整个卡普里岛，景色都十分壮观。湛蓝的海水勾勒出海湾优美的弧线。海风清新的气味中夹杂着柠檬树的花香。

“陛下，”瓦尔德马尔说，“山顶是隐修士的小教堂。那里景色还要壮美。”

“去看看吧。”

可是隐修士沿着陡峭的小路，亲自下来迎接圣驾。这是个弯腰驼背的长者，步态蹒跚。他带来一本留言簿。通常，参观者都在上面留下自己的观感。他把留言簿摊在一条石凳上。

“我该写些什么呢？”皇帝问。

“陛下，写您的名字，还有驾临此地的日期……总之，您爱留什么话就写什么。”

皇帝接过隐修士递来的笔，低下头来。

“当心，陛下，当心！”

一阵恐怖的惊呼……小教堂那边，传来山崩地裂的巨响……皇帝回头一看，只见一块巨石朝他滚来。

就在这时，他被隐修士拦腰抱住，带出去十来米远。

巨石撞在石凳上，把石凳撞得粉碎。十几秒钟之前，皇帝还在那儿。

要不是隐修士相救，皇帝就没命了。

皇帝朝他伸出手，只说了一声：

“谢谢。”

侍从们团团围住皇帝。

“没关系，先生们……只是虚惊一场……不过我承认，玄得很……要不是这位勇士相救，真还……”

他走到隐修士身边：

“请问朋友叫什么名字？”

隐修士披着带风帽的斗篷，他把斗篷解开一点，用只有皇帝才能听清的声音，小声说：

“名叫一个有幸和您握手的人，陛下。”

皇帝一震，往后一退。

但立即又镇定下来。

“先生们，”他对侍从们说，“我要求你们登上小教堂。别的岩石也可能掉落，因此，也许还是应该通知地方当局。你们等一会儿再来找我。我要好好谢一谢这位勇士。”

他带着隐修士走开了。等到周围没有别人时，他说：

“是您！为什么来这儿？”

“陛下，我有话要跟您说。要求您听一听……您同意吗？我想开门见山，告诉陛下。陛下在留言簿上签名的时候，我以为您认出我来了……只怪那可恶的事故……”

“长话短说，什么事？……”皇帝问。

“瓦尔德马尔代我转交的那批书信是假的，陛下。”

皇帝的愠怒形之于色。

“假的？您有把握？”

“绝对有把握。”

“可是，那玛尔莱舍……”

“真正的罪犯不是玛尔莱舍。”

“那么是谁？”

“我要求陛下把我的话当作秘密。真正的罪犯是克塞尔巴赫夫人。”

“克塞尔巴赫的妻子？”

“是啊，老爷。她现在死了。您手上那些信，是她本人或者指使人抄录的。那些原件她自己保存起来了。”

“但它们在哪儿，那些原件？”皇帝叫起来，“这可是要紧事啊！要不惜一切代价，找到它们！那些信，我可是看得很重哇……”

“陛下，在这儿呢。”

皇帝惊愕了一会，看看亚森·罗平，又看看信，又抬头看看亚森·罗平的眼睛，也不检查，就把信装进口袋。

显然，这人再一次让他觉得困惑。哪儿冒出来这样一个强盗，掌握了这样厉害的武器，却无条件地把它拱手交了出来？他要留下这些信，随心所欲利用它们，那本是十分简单的事。不，他既然答应了，就要言而有信，恪守诺言。

皇帝又想到了这人所完成的种种惊人之事。

皇帝说：

“报上不是说您死了……”

“是的，陛下。我确实死了。我国的司法当局为摆脱我而感到高兴。他们让人掩埋了我烧得乌黑面目全非的尸体。”

“那么，您自由了？”

“我素来就是自由的。”

“再没有什么纠葛挂碍了？”

“再没有了。”

“既然如此……”

皇帝犹豫一下，接着，明确地说：

“既然如此，为我效力吧。我封您当我的私人警察头头。您是绝对的主宰，握有全权，甚至公共警察也听您的。”

“不，陛下。”

“为什么？”

“我是法国人。”

两人有一会儿没有说话。亚森·罗平的回答让皇帝觉得不快。他说：

“不过，既然您已没有任何联系……”

“陛下，这一点是无法办到的。”

又笑着补充说：

“作为人，我是死了；但作为法国人，我还活着。陛下连这点都不明白，我真感到惊讶。”

皇帝来回走了几步，说：

“然而我想把账了清。我知道有关韦尔登兹大公国的谈判中断了。”

“是的，陛下。皮埃尔·勒迪克是个冒名顶替的家伙，如今也死了。”

“那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呢？您把这些信还给了我……又救了我的命……我能干什么呢？”

“陛下，什么也不用干。”

“您硬要让我欠您的情吗？”

“对，陛下。”

皇帝最后看了这位平等地站在他面前的怪人一眼，再也不说一句话，微微低下头，走了。

“嗨！陛下，我让您目瞪口呆了吧。”亚森·罗平目送皇帝远去，轻轻说。

接着他又达观地想：

“当然，这个报偿很菲薄，我也许更愿意收回阿尔萨斯和洛林省……不过，事情还是可以……”

他顿住了，跺着脚道：

“该死的亚森·罗平！这么说，你到生命最后一刻，都还是这么一副可憎可恨玩世不恭的样子喽！总要来点正经的，总要图个好出身嘛！当正人君子的时机来了！不然，就永远没有机会了！”

他爬上通往小教堂的小径，在石头掉落的地方停下来。

他嘿嘿笑起来。

“事情干得漂亮。陛下那些侍从什么也看不出来。他们又怎么猜得出石头是我撬松的呢？又怎么想得到，是我在最后一秒撬了最后一镐头，让石头沿着我划的路线……朝我执意要救的皇帝滚下来呢？”

他叹息道：

“唉！亚森·罗平，你未免太用心良苦了！你安排这一切，只为要让皇帝跟你握手！你这一回可是让他大大地欠了你的情……维克多·雨果说得好：

‘皇帝的手也只有五根指头。’”

他走进小教堂，拿出一片专用锁匙，开了一间小圣器室的矮门。

在一堆稻草上躺着一个人，手和脚都被绑着，嘴里堵着布。

“哎呀呀，隐修士，”亚森·罗平说，“没有委屈多久，对吗？最多二十四小时……可我替你干了大好事哩！你想想，你刚才救了德国皇帝的命……对啊，老朋友。你就是救了德国皇帝性命的人。这可是机运呐。人家会为你盖一座大教堂，会为你塑像的……直到人家咒骂你的那天为止……那种人总是可能干坏事的！……尤其是那家伙，最终会被自尊搅昏头的。喏，隐修士，拿回你的衣服吧。”

隐修士饿得要死，昏头昏脑，摇摇晃晃地站起来。

亚森·罗平匆匆换上自己的衣服，说：

“永别了，可敬的老先生。原谅我给你带来这些小麻烦。为我祈祷吧。我会需要的。天国为我敞开了大门。永别了。”

他在小教堂门口站了几秒钟。这是个庄严的时刻。面对着可怕的结局，人们无论如何都会迟疑不决的。不过他下定了决心，决不变更。他不再思考，冲出门去，跑下山道，过了蒂贝尔仙跳崖的平台，跨过栏杆。

“亚森·罗平，给你三分钟，让你表演。‘有什么用？’你会说，‘又没有观众……’可你，你不在这儿看吗？你就不能把最后一出戏演给你自己看吗？当然，节目精彩，值得一看……亚森·罗平，八十场英雄喜剧……幕布已经拉起，死亡一场就要开演……角色由亚森·罗平本人扮演……妙哇，亚森·罗平！……女士们，先生们，摸摸我的心……心跳一分钟七十下……唇上挂着微笑！妙哇！亚森·罗平！啊！这个怪人，还真有点气派呢！喂！好了，潇洒地跳下去吧……准备好了吗？老伙计，这是最后一次冒险。不后悔吗？后悔？上帝呵，为什么？我的一生真是壮烈。啊！多洛莱，你这个可恶的魔鬼，还不来！还有你，玛尔莱舍，你为什么不说话？……而你，皮埃尔·勒迪克……我来了！……被我害死的三个人，我来跟你们相会了……啊！热纳维耶芙，我亲爱的热纳维耶芙……啊！这事完结了吗，演戏的老伙计？……喏！喏！我来了……”

他把另一条腿也跨过去，看了看深渊底下阴暗而静止的海水，又抬头道：

“永别了，不朽的大自然，值得赞美的大自然！永别了，一切美好的事物！永别了，壮丽辉煌的大千世界！永别了，人生！”

他向大地，向天穹，向太阳连连抛去飞吻……然后，交抱起双臂，纵身跳下绝壁。

二

西迪—贝尔—阿贝斯。外籍军团营房。在报告厅旁边一间低矮的小房间里，一个副连长在吸烟，看报。

旁边，朝院子打开的窗户边，有两个大个子军士，在叽叽喳喳地说着难听的法语，其间夹杂着一些德语。

门开了。走进一个人来。他身材单瘦，中等个头，衣着优雅。副连长站起来，愠怒地对来者喝道：

“哦！传令兵有何吩咐？……哎，您，先生，您要干什么？”“要当兵。”说得很明确，不容拒绝。

两个军士窃窃傻笑。那人瞟着他们。

“简单地说，您是想参加外籍军团？”副连长问。“是的，想参加，但有个条件。”

“哟，还有条件？什么条件呐？”

“就是不在这里发霉。有一个连要开赴摩洛哥。我要参加那个连。”

一个军士又嘲笑起来。大家听见他说：

“摩洛哥就要大乱了。先生却要参加……”

“少废话！”来人吼道，“我不愿被人家嘲笑。”声音冷峻，威严。

军士是个彪形大汉，样子粗鲁，回话说：

“哼！傻瓜，跟我说话，得换一种口气……不然……”“不然又什么？”

“就得见识见识我是谁……”

来人走到他身边，一把搂住他的腰，把他推到窗边，掀到院子里。

然后他对另一个军士说：

“轮到你了。滚！”

另一个走开了。

来人立即走到副连长身边，说：

“中尉，求您跟连长说一声，西班牙大贵族堂路易·佩雷纳，内心是个法国人，希望加入外籍军团。去吧，朋友。”

副连长有些困惑，没有动。

“去吧，朋友，马上去。我没有时间可以耽搁。”

副连长站起来，一只眼惊愕地打量着这位叫人不解的角色，然后乖乖地出去了。

这时，亚森·罗平拿出一支烟，点燃，坐在副连长的位子上，大声说道：

“既然海水不接纳我，或者确切地说，既然在最后一刻，我不愿留在海里，我们就来看看摩洛哥人的子弹是否更具同情心。再说，亚森·罗平为了法国，面对敌人，喋血沙场，这样也更加光荣！……”

炮弹片
李振球 智莉译

第一部

一 一起人命案

“过去我曾碰到过他，而且是在法国领土上碰到过他，现在就和你说说这件事吧！”

伊丽莎白瞧着保尔·德尔罗兹，是那么温情脉脉，这是一位年轻的新娘的柔情。在她看来，凡是出自她所爱的人嘴里的话，哪怕是一句微不足道的话也是值得赞叹的。

“你在法国见过纪尧姆二世吗？”她问道。

“我亲眼见过他，而且对于这次见面的情景，有一幕我是不能忘记的。然而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他说着，神情突然严肃起来，好像一提到这种往事就唤起了他思想深处最痛苦的回忆。

伊丽莎白说：

“跟我说说这件事吧，保尔，你愿意吗？”

“这件事，我会对你说的，”保尔说，“此外，虽然我当时还仅仅是个孩子，但它已如此痛苦地和我的生活融为一体了，我不能不详细地把这件事告诉你。”

火车在高维尼站停了下来。他们下了车。这是从首府出发的一条地方铁路线的终点站。铁路从首府起，经过利瑟龙山谷，最后到达离边境二十四公里的洛林省这个小城市。沃班元帅在其《回忆录》中说：他在这个城市的周围“构筑了当时能够设计出来的最完美的半月形城堡”。

车站呈现出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那里有许多士兵，也有不少军官；在大批旅客中，有资产者、农民、工人；有经高维尼往返于各温泉城市洗澡的游客。他们都挤在站台上，周围堆放着大大小小的行李，焦急地等待着开往首府的这趟列车。

这是七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也就是开始战争动员之前的那个星期四。

伊丽莎白焦虑不安地紧紧靠在她丈夫的身边。

“啊！保尔，”她哆嗦着说，“但愿不会发生战争！……”

“战争！这只是人们的猜想！”

“然而，所有的人都在离开，所有的家庭都在撤离边境线……”

“这并不证明……”

“不，你刚才还看了报纸，消息是很糟的。德国正在准备，它一切都部署好了……啊！保尔，要是我们分开呢！……也许又不知道你的任何情况！……也许你又受了伤！……也许……”

他紧紧按着她的手。

“不要害怕，伊丽莎白。这一切都不会发生的。要发生战争，就必须有人宣战。然而谁会做这种疯子，谁会做这种可恶的罪人，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做出这种罪恶滔天的决定呢？”

“我不害怕，”她说，“我甚至相信，当你不得不离开的时候，我将是

非常勇敢的。然而……然而……和其他许多人相比较，这种分离对我们来说要更加残酷些。你想想看，我亲爱的。我们是今天上午才结婚的啊！”

一提到这次时间离得如此近的婚礼，她那张漂亮的脸上，那张被衣服上的包金钮扣的光环映成金黄色的脸上，立刻露出了满怀信心的微笑，使她那张脸变得舒展高兴了。这是因为在那结婚的时刻他们之间有着那么美好的许诺；这些许诺预示着无比的和永久的欢乐。她低声对保尔说：

“今天上午我们才结婚，保尔……那么你是知道的，我才尝到幸福的滋味。”

人群中突然一阵骚动，人们都围在车站出口的周围。这时一位将军由两名高级军官陪着，正向车站的院子走来，一辆汽车正等在那里接他。接着传来了军乐声，原来一个轻步兵营正从车站大街经过，后面跟着炮兵，十六匹马拉着一门重炮。虽然炮架笨重，但炮身特别长，所以从外形上看仍显得比较轻。最后面跟着一群牛。

保尔手里提着两个旅行袋，他没有找到车站职员，一直呆在人行道上。这时一个上身穿带角质钮扣的男式猎装，下身穿着绿色粗丝绒短裤和皮护腿套的男子向他走过来，随后摘下自己的鸭舌帽说：

“您是保尔·德尔罗兹先生，是不是？我是城堡的守卫……”

这位守卫面容真诚坦率且精神饱满，由于风吹日晒使得面部轮廓明显，头发已花白；他的态度有点生硬，这是某些老仆人特有的一种态度，因为他们的地位赋予他们完全独立处理问题的自由。十七年来他一直住在这里，为伊丽莎白的父亲唐德维尔伯爵管理高维尼城下奥纳坎那片广阔的地产。

“啊！是您啊，热罗默，”保尔喊了起来，“很好，我看您已接到唐德维尔伯爵的信了，我们的佣人到了吗？”

“从今天早上起三个佣人都陆续到了，先生。他们帮助我们，也就是说帮助我和我的妻子整理这座城堡以便接待先生和夫人。”

他又一次向伊丽莎白打招呼，她对他说：

“这么说，你不认识我了？热罗默。我还是很久以前来过这里的！”

“伊丽莎白小姐当时只有四岁。我们得悉伯爵先生由于他可怜的妻子去世将不回这座城堡，小姐也不会再来这里，这一消息当时使我和我的妻子感到万分悲伤……那么伯爵先生今年不来这里走走吗？”

“不，热罗默，我并不认为他不会来。虽然已过去了多年，我的父亲仍一直感到非常伤感。”

热罗默拎起提包，放到在高维尼租的一辆敞篷驷马大车上，然后驾着马车上了路。至于那些大件行李，他把它们装在农场的一辆大车上运走。

天气晴和，他们升起了车篷。

保尔和伊丽莎白端坐在车上。

“这段路不太远，”守卫说，“……只有十六公里……但这都是上坡路。”

“这城堡还可以凑合着住吧？”伊丽莎白问道。

“太太，这不能和一个有人常住的城堡相比，但先生决定来后还是及时通知了我们的。我们已尽了一切努力准备。对主人们的来临，我妻子感到由衷的高兴！……她将在台阶下恭候先生和夫人。我已告诉我妻子：先生和夫人将在六点至七点之间到达城堡……”

“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当他们从车站动身回城堡的时候，保尔这样对伊丽莎白说，“但他大概无暇多说话，他正快马加鞭……”

公路沿着高维尼高地在陡峭的山坡上攀登。它从市中心穿过，是这里的主要干线，两旁都是商店、公共建筑物和旅馆。公路上挤满了人，这是平时不多见的。公路穿过市中心之后，沿着山坡往下绕过沃班古堡，然后蜿蜒通过平原。控制这个平原的有两个要塞，左右各一个，左边是大约纳斯要塞，右边是小约纳斯要塞。

这条公路弯弯曲曲，蜿蜒于燕麦田和麦田之间；公路两旁的白杨树交织在一起，形成长长的拱形林荫道。这时保尔又讲起了他童年时代的一桩往事，因为他答应要讲给伊丽莎白听。

“伊丽莎白，如同我对你说的那样，这件事与一场可怕的悲剧有关，而且是密切相关，因此这件事就成了我记忆中印象最深的一件事，而且只能如此。这场悲剧当时人们谈论得很多。你的父亲当时和我的父亲是至交，这你是知道的；他是通过报纸得悉这件事的。他之所以什么也没告诉你，是因为我要求这么做的。我希望亲自向你讲述这些事件……讲述这些对我来说是如此痛不欲生的事件。”

他们手拉着手。他知道，他的每一句话都将受到伊丽莎白热情的欢迎。在沉默了一会儿后他接着说：

“我父亲是一个这样的人，他总是赢得他周围人的同情，甚至他们的爱。我父亲热情、大方，而且有魅力；他性格乐观，对一切美好的事业，对一切美好的事情，都是那样地热衷；他热爱生活，而且总是匆匆忙忙地过着这种生活。

“一八七一年，他自愿从军，在战场上晋升为中尉。士兵的那种英勇的生活非常符合他的天性，所以他第二次应征入伍去东京打仗，第三次应募当兵去参加征服马达加斯加战争。

“在征服马达加斯加的战役结束后，他已是上尉并获得四级荣誉勋章，这次战役回来后他就成了婚。六年后他又失去了自己的妻子。

“我母亲去世的那年，我才四岁。我父亲把他的爱全部给了我；由于妻子的去世使他的精神受到残酷的打击，因此他对我的爱来得更加炽烈。他必须亲自对我进行教育。从身体方面看，他设法让我锻炼，把我造就成一个身强力壮、行为果敢的人。夏天我们去海边；冬天我们去萨瓦山区滑雪、滑冰。我打心底里喜欢我父亲。直到今天，我还是那样地喜欢他，因此当我每次想到我父亲时不可能不流露出我内心的激动。

“在十一岁那年，我跟随父亲做了一次全法国旅行。这之前我父亲把这次旅行一推再推，推迟了好几年。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希望我陪同他一道做这次旅行，也仅仅是等我长大到能够完全理解这次旅行的意义。这次旅行实际上是去他战争期间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和走过的公路进行瞻仰和拜谒。

“我们的旅行，应该说是以一次最可怕的灾难结束的，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罗亚尔河沿岸，在香槟那广阔的平原地区，在孚日山谷，尤其是在阿尔萨斯的各个村庄里，当我看到我父亲老泪纵横时，我也陪着洒下了多少热泪啊！当我听到他那满怀希望的话语，一种多么天真的希望使我的心怦怦直跳！

“‘保尔，’他对我说，‘我相信将来有朝一日你也会面对我曾与之战斗过的同一个敌人。从现在起，虽然你可能听到一些所谓缓和的漂亮话，但是你应该用你的全部仇恨去恨这个敌人。不管人家怎么说，这个敌人始终是个野蛮和高傲自大的家伙，是个贪婪成性和凶残杀人的家伙。他以前残酷地

镇压过我们一次，他必将再次镇压我们，不把我们最后消灭他是决不会罢休的。到了那天，保尔，你要记住我们这次一起走过的每一个历程。你还将走过一个一个个的历程，但我相信，这些将是胜利的历程。然而，保尔啊！你不能忘记，一刻也不能忘记我们历程中提到过的一些名字，你胜利的喜悦将永远抹不掉这些受过痛苦和受过污辱的名字：弗勒什维耶、马尔拉图尔、圣普里瓦和许多其他名字。不要忘记这些，保尔！’

“接着他一边笑着一边说：‘但我为什么感到不安呢？因为我自己有责任从那些已忘记这一切或者没有经历过这一切的人的心灵深处唤起他们对敌人的仇恨。我能使这些人们有所变化吗？你以后会明白的。保尔，你将会明白的。我能够向你说的这一切比不过这可怕的现实，我们的敌人都是凶恶的家伙。’”

保尔·德尔罗兹沉默不语好一阵子了，他的妻子用一种稍显畏缩的嗓音问他：

“你认为你父亲的做法完全是对的吗？”

“我父亲也许是因为他回忆了这些往事而受到了影响。我去德国作过许多次旅行，我甚至还在那里逗留过一段时间，我认为情绪和过去不一样了。因此我承认，我承认我有时候难以理解我父亲的话……然而，我父亲的那些话常常使我心绪不宁。可是后来所发生的那些事情又是那样的奇怪。”

这时车子放慢了速度。公路沿着伸向利瑟龙山谷的高地缓缓地往上攀登。太阳已向高维尼方向偏斜。一辆满载箱子的驿车和他们的马车交错而过；随后又迎面开来两辆汽车，上面挤满了乘客，堆满了包裹。一队骑兵飞快地穿过田野。

“咱们下车步行吧！”保尔·德尔罗兹说。

他们下了车，徒步跟在车子后面，保尔接着说：

“下面我还要告诉你的那些事情，伊丽莎白，我还记忆犹新，许多事情的细节都还非常清楚。这些细节可以说是从我什么也辨不清楚的一团迷雾中浮现出来的。这段旅行刚刚结束，当时我就能断定，我们应该从斯特拉斯堡去黑林山。为什么我们的旅行路线改变了呢？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天早上我在斯特拉斯堡车站上了开往孚日的火车……对的，是去孚日的火车。我父亲当时刚刚收到了一封信，他翻来覆去地把信读了好几次。看来，这封信使他很高兴。是不是这封信修改了他的计划，我也全然不知。我们在路上吃了中午饭，天气炎热难当，我也昏昏入睡了，因此，我只记得起德国一个小城市的中心广场。我们在那里租了两辆自行车，把我们的行李箱留在行李寄存处……接着……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么模糊不清了！……我们骑着车子穿过一个地方，但这个地方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印象……不一会儿，我父亲对我说：

“‘瞧，保尔，我们正在穿越边境……我们现在已进入法国了……’”

“这以后还要多少时间？……他停住自行车向一个农民问路。

农民给他指了一条从树林穿过去的近路。但这是一条什么路啊？这又是一条什么样的近路啊？在我看来，这是一片无边的黑暗，我的思想好像被这黑暗所吞没。

“这无边的黑暗突然间被撕裂，我很快看到了，而且非常清楚地看到林中一片空地，看到那高大的树木，看到那天鹅绒般的青苔，同时还看到一座古老的小教堂。接着就碰上了一阵越下越急骤的大雨。这时我父亲对我说：

“‘咱们去躲躲雨吧，保尔。’”

“我父亲的声音在我心中引起了共鸣！我现在还能非常清楚地想得起那座小教堂！那教堂的墙壁由于潮湿已成绿色，祭坛上的屋顶稍稍向后伸出。我们当时把自行车就放在这个比较隐蔽的地方，就在这时候，我们听到从里面传出来的谈话声。同时我们也听到那扇边门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有人出来了并用德语说：

“‘没有任何人。快点！’

“就在那时候，我们正绕过小教堂，想从这个边门进去。事情终于发生了：我父亲走在前面，突然撞上了一个男子，这大概就是刚才说德语的那个人。

“两个人都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一步，那外国人看上去很生气，我父亲呢，他对这次意想不到地撞上外国人而感到吃惊。他们一动不动，面对面地呆了大概一两秒钟。我听我父亲在低声说：

“‘这可能吗？难道真是皇帝……’

“我自己呢，我对我父亲的这几句话感到惊讶，因为我经常看见德国皇帝的肖像，所以我不可能怀疑：这个人，也就是我们面前的这个人，就是德国皇帝。

“德国皇帝在法国！他很快地低下了头，又很快地把自己那件大披风的天鹅绒领子向上拎了拎，一直拎到他那垂下的帽边。他向小教堂转过身去，里面出来一个妇人，后面跟着一个人，我几乎没有瞧见，像是一个佣人。这妇人身材高大，还年轻，留着一头棕色头发，还相当漂亮。”

“皇帝猛地一下抓住她的胳膊，把她拉到一边很生气地对她说了一些话，当然我们不可能听出他讲话的内容。他们重新上了路，这条路正是我们刚才来这里的那条路，它一直通到边境。佣人走在他们的前面，已进入了林子。”

“‘奇遇确实是奇怪的，’我父亲一边笑着一边说。‘这纪尧姆二世究竟为什么要来这里冒险呢？这是大白天啊！是这小教堂具有某种艺术价值吗？我们去那里面看看吧，你愿意进去吗？保尔。’”

“我们走进了小教堂。从一个布满灰尘和蜘蛛网的彩画玻璃窗射进来一点点光。就凭借着这点光使我们看清了那些粗短的柱子，那些光溜溜的墙壁。从我父亲脸上的表情看得出，这里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德国皇帝大驾光临的。我父亲又补充说道：

“‘很明显纪尧姆二世是作为旅游者来这里看看这小教堂的，并无其他什么目的。在这次出外闲游时突然被人撞见，他感到很恼火，这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陪同他的那个女人也许向皇帝作了保证，他不会碰到任何危险，因此皇帝才对她生气并责备了她。’”

“所有这些细微末节的事，对我同龄的那些孩子来说实际上也没有那么重要，我却一点不漏地记下来了；然而还有那么多其他更重要的事就偏偏没有铭记在我心里。伊丽莎白，这不是有点奇怪吗？！我在向您叙说过去这些事情时，好像这些事就摆在我的眼前，这些话好像还在我耳边回响。当我说这些的时候，我好像又隐隐约约地看到了当我们过去离开小教堂的时候所看到的情景，而且和当时看到的一样清楚：皇帝的那位女伴又从半道折回，她匆忙地穿过那片林中空旷地。我听到她对我父亲说：

“‘能请您帮个忙吗？先生。’”

“她气喘吁吁，大概是跑着来的。我父亲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又马上补充了一句：

“ ‘ 您刚才遇见的那个人希望和您谈谈。 ’ ”

“ 这位陌生女人的法语说得流畅自如，没带任何口音。 ”

“ 我父亲迟疑不决。但是这种迟疑不决的态度，好像是不可思议地冒犯了派她来的那个人，因此似乎引起了她的反感。她用一种刺耳的语调说： ”

“ ‘ 我谅你不会拒绝！ ’ ”

“ ‘ 为什么不会拒绝？ ’ 我父亲说，我看出他有点不耐烦。 ‘ 我没有接到任何命令。 ’ ”

“ ‘ 这不是命令， ’ 她克制着自己的态度说， ‘ 这是希望。 ’ ”

“ ‘ 好吧，我接受和他谈谈，我在这里随时听从这个人的吩咐。 ’ ”

“ 她似乎生气了。 ”

“ ‘ 不，不，是您必须…… ’ ”

“ ‘ 是我必须去他那里， ’ 我父亲大声地嚷了起来， ‘ 而且他在边界线那边等着我，这样我可能要越过边界线！很对不起，夫人。这种事我是不会做的。您去向这个人说，如果他害怕我在这里泄露秘密，那他就大可不必了。咱们走，保尔，你来吗？ ’ ”

“ 他摘下帽子，向陌生的女人鞠了一躬。但她拦住了他的去路。 ”

“ ‘ 不，不，您听我说。答应严守秘密，这种诺言算数吗？不行，必须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来了结，不然的话您将一五一十地承认…… ’ ”

“ 从这时起，我就再也没有听到他们的谈话了。她站在我父亲面前，态度敌视，怒不可遏。她脸部的肌肉在抽搐，表情凶恶，使我感到害怕。啊！我怎么没有估计到？……但是我年纪太小了！接着事情很快就发生了！……她一步一步地向我父亲走过来，可以这样说是逼着我父亲后退，一直后退到这座小教堂右边的一棵大树底下。接着双方的声音都高了起来。她做了一个威胁的手势，我父亲开始笑了起来。接着她冷不防地向我父亲捅了一刀。啊！在阴暗我突然看到了刀光一闪！她朝我父亲胸膛的正中间捅了两刀……朝胸膛的正中间捅了两刀。我父亲倒在血泊之中。 ” 保尔·德尔罗兹没有继续讲下去，他回忆到这件人命案的时候，脸色惨白。

“ 唉！ ” 伊丽莎白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 你的父亲是被谋杀的……我可怜的保尔，我可怜的朋友…… ”

她是那样的不安，以致都喘不过气来。她接着说：

“ 保尔！后来呢？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吗？你大声喊了吗？…… ”

“ 我大声喊了起来，我朝我父亲冲了过去，但是一只无情的手把我抓住了，使我动弹不得。这就是那个佣人突然从林子里窜了出来，一把逮住了我。我看到他把刀在我的头上高高举起，我感到我的肩部被狠狠地撞击了一下。这次轮到我也倒下去了。 ”

二 封闭的卧房

伊丽莎白和保尔同车子拉下了一段距离，车子停下来等他们。他们到达一块相对平坦和宽阔的高地时，便在路边席地而坐。利瑟龙山谷就像那青翠而柔软的曲线在他们的眼底下伸展过去；一条小河，蜿蜒于山谷；两条白色的公路傍河而下，它们目睹了这里的风云变化。朝后看，就是高维尼城，在万里无云的晴空，人们至多可以看到这座城市一百来米的地方。再往前走四公里，就可看到高高矗立的奥纳坎城堡的小塔楼和古老的城堡主塔的废墟。

年轻妇人听到保尔的叙述吓坏了，很长时间都说不出话来。她终于又向保尔说：

“唉！保尔，这一切都是多么可怕！你是不是感到非常难过？”

“从那时起我就再也想不起什么了，一直到我呆在一个我陌生的房间里我还是什么也想不起来。当时我由我父亲的一位年事已高的姊妹和一位修女照顾和治疗。这间房子是座落在贝尔弗和边界线之间的一家旅店里的最漂亮的房间。事情是这样的：在我来到这房间之前十二天的一个早晨，确切说是凌晨，这家旅店的老板发现两具躯体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这是别人在夜间放在那里的。两具躯体浑身是血。经初步检查，发现其中的一具已经冰凉，这就是我父亲的尸体；我呢，还有点气，但呼吸已相当的微弱！”

“伤后恢复期拖得很长，因为伤愈后又几次复发和几次发高烧。在这种情况下我得了谵妄症，我多么希望得救！我那位唯一的亲戚，年事已高的姑妈一直守在我身边。她的尽心，她的关怀值得钦佩。两个月后她把我带回到她自己的家里。这时我的伤差不多快痊愈，但是我父亲的死以及我父亲死时的那可怕的惨状使我感到痛苦不堪，所以我用了几年的时间才完全恢复健康。至于这惨案本身……”

“怎么？”伊丽莎白说，她满怀着炽烈的感情，用自己的胳膊环抱着她男友的脖子，以示保护他。

“好啦，”保尔说，“永远也不可能揭开这个谜。然而法国的司法机关为努力查证他们能够利用的，也就是我给他们提供的那唯一的情况，以极大的热情和极细致的工作做出了努力。但是所有这些努力全都失败了。此外这些情况也太含糊不清了！这件事发生在一个林间空旷地，发生在那里的小教堂的前面。除了这些情况之外，我还知道什么呢？到哪里去寻找这个林间空旷地呢？又到什么地方去发现这个小教堂？这起惨案究竟发生在什么地区？”

“但是你们，也就是说你和你的父亲在那次作全法国旅行的时候去过这个地区，我认为，为了探寻事件的根由，你可以追溯到你们从斯特拉斯堡动身的那个时候……”

“嗨！你很清楚，人们并没有忽视这条线索。法国司法机关并不满足于取得德国司法机关的支持，还派出了他们最精锐的警力去当地。但确切地说是在后来，即在我到了懂事的年龄时，我才觉得最奇怪的事情是他们竟没有发现我们曾经路过斯特拉斯堡的任何踪迹。没有发现任何踪迹，你明白吗？但是有一件事我是坚信不疑的，这就是我们在斯特拉斯堡至少呆了整整两天，我们在那里吃得好，睡得也好。受理这起案子的预审法官最后作出了结论，像我这样一个孩子的回忆，尤其是像我这样遍体鳞伤和悲痛欲绝的孩子的回忆是不足为凭的。但我知道这完全是不公正的，因为当时我知道这件事，

现在我仍确信这件事。”

“那么后来呢？保尔。”

“后来嘛。我就不能不对事实进行比较了。这些事实是无可争辩的，而且是很容易核实，也很容易恢复它的本来面目的。比如两名法国人在斯特拉斯堡小住；他们乘火车旅行；他们在行李房寄存过手提箱；他们在阿尔萨斯镇租用两部自行车等等。我一方面将法院完全无视这些事实和皇帝直接介入此案这个主要事实相联系；另一方面我又对上述这些事实和这个主要事实相比较。”

“但是当时你得让法官在思想上接受这种比较，如同你自己思想上接受它一样……”

“当然，但是没有一个法官，没有一个行政长官，也没有一个记录证人证词的官员愿意承认皇帝那天在阿尔萨斯。”

“为什么呢？”

“因为德国报纸此前报道过他那时正在法兰克福。”

“在法兰克福！”

“是的。皇帝要求在哪里出现，报纸就会报道他在那里露面；而皇帝不希望自己在哪里出现的时候，报纸就绝对不会报道的。尽管如此，在这点上我还是被指责犯了错误，此案的调查也碰到了重重障碍，同时跟随而来的是大量的谎言，大量的不在现场的证明，因而许多事情都难以办成。我认为，所有这一切正好说明了权力无限的当局所施加的一种长久和有力的影响。这种解释是唯一可以接受的。哦！两名法国人竟可以住在斯特拉斯堡一家旅馆，但旅馆登记簿上却找不到他们的名字，难道这不是问题吗？要么就是登记簿被没收了，要么就是登记簿中的这一页被撕掉了。因此无论在其他什么地方都找不到我们的名字，都发现不了我们的行踪，都取不到任何证据。小旅店或大旅馆的老板和佣人，车站的职员，火车上的雇员，自行车出租人，以及那么多的下属人员也就是说那么多的帮凶，他们统统接到了对此事保持沉默的命令。而这些人中又没有一个人敢不服从的。”

“那么以后呢？保尔，你必须亲自去寻找这些证据吧？”

“是的，我去寻找过！自我青少年时期起我已四次穿过边界线，从瑞士到卢森堡，从贝尔弗到隆维，我询问过好多人，我也研究过好多与本案有关的迹象。我不知道在多少时间里冥思苦想，希望得到那么一点点回忆以便启发自己。但是我什么也没有得到。在那漫漫的黑暗中仍看不到任何回忆的闪现。通过对过去朦胧的回忆，在脑海里仅仅出现了三幅画面：出事地点的景象：林中空旷地的树木，古老的小教堂，通向林中的小径，这些是那次凶杀案的见证；第二是皇帝的形象；第三是杀害我父亲的那个女人的面貌。”

保尔讲话的嗓音越来越低，痛苦和仇恨使得他的面部肌肉在痉挛。

“噢！那个女人啊，我就是活到一百岁，我也清楚地记得她的形象，就像看了一场表演，它的每个细节都历历在目。她那张嘴的形状，她那富于表情眼神，她那颜色深浅不同的头发，她那步履的独特之处，她那手势的节奏感，她那体形，所有这一切都装在我的脑子里，但并不是我臆造出来的幻觉，而是我本人所经历的事实的一部分。有人也许会认为，在我患谵妄症期间，我思想上的一切神秘的力量都被调动起来进行思索，现在对过去的那些可怕的往事已全面彻底地领悟了。虽然今天我的思想不再被疾病所困扰，但某些时候，特别是当夜幕降临，自己孤身一人的时候，思想上不免感到一种

痛苦，因为我父亲被杀害了；而杀害我父亲的那个女人还活着，还活得开心，活得富有，活得荣耀，还在继续干着挑起仇恨和进行破坏的勾当；这女人还一直逍遥法外。”

“保尔，你能认得出这个女人吗？”

“我能认得出这个女人吗？女人可是千千万万啊！即使岁月会使她变老，但我仍然能从她那老妇人的满脸皱纹中发现曾在九月的一个黄昏杀害我父亲的那个年轻女人的那张脸。难道我会认不出来！我还记住了她那连衫裙的颜色。这是可信的吗？她当时穿着一件连衫裙，肩上披着一条镶有黑边的方围巾。衣服上，佩戴着一枚胸针——一颗有分量的浮雕宝石，镶有一条金色的蛇，而蛇的两眼是由两颗红宝石制作而成。伊丽莎白，你会看到我没有忘记这些，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些。”

保尔沉默不语，伊丽莎白哭了。过去的回忆使她和她的丈夫一样陷入恐怖和痛苦之中。他把伊丽莎白拉过来紧紧靠着自己，亲吻着她的前额。

她对他说：

“不要忘记这些，保尔！这种罪恶将受到惩罚，因为它必将受到惩罚。但是不应该使你的生活陷入这个痛苦的回忆中。现在我们是两个人，而且我们相爱，你应当看到未来。”

奥纳坎城堡是十六世纪的一座漂亮而古朴的城堡：上面是四个小塔，塔顶都带有小钟楼；塔身的高大而呈锯齿状尖顶的窗子清晰可见；第二层有一个外阳台，可看到那伸出来的栏杆。

草地匀称而整齐，点缀在长方形庭院的四周，形成了城堡前面宽阔的广场。左边和右边的草地一直伸向花园、树林和果园。这些草地的一侧，筑有宽阔的平台，从那里可以眺望利瑟龙山谷的景色。这平台和城堡的走向一致，因而加固了那古老的城堡主塔的废墟。

这一切很有气派。城堡周围是农庄和田野。这地产要维护好，必须以积极的和审慎的经营为条件，这是省里最大的地产之一。

十七年前，在奥纳坎最后一个男爵死后的一次拍卖中，唐德维尔伯爵，也就是伊丽莎白的父亲按照他妻子的愿望购置了这片地产。他结婚五年来首先辞去了骑兵军官的职务，把全身心都献给了他所爱的女人；他还经常陪伴妻子去旅行。一个偶然的会使他们夫妻俩来到奥纳坎进行访问。那时候拍卖奥纳坎的消息刚刚在当地报纸上公布，很快就要组织具体实施。埃米娜·唐德维尔对此非常热心。伯爵当时一直在四处寻找一份田产，希望经营田产能够打发他的闲暇时间，于是通过一名法官做成了这笔买卖。

在当年的冬天，他从巴黎主持了城堡的修复工程。由于以前的主人废弃了这座城堡，所以修复工程是必须的。他要求住宅必须舒适，同时要求住宅必须美观。因此他给城堡寄来了各种摆设品、挂毯、工艺品，还派来了一些大画家。这些画家同时还在为他装饰巴黎的旅馆。

次年八月他们才在城堡安顿下来。他们在那里度过了几周甜蜜的生活。他们身边还带着当时只有四岁的，他们亲爱的女儿伊丽莎白和伯爵夫人刚刚生下的男孩贝尔纳。

埃米娜·唐德维尔全力照顾自己的孩子，她从来没有离开过这城堡大花园半步。伯爵在他的警卫热罗默的陪同下经常巡视他自己的农庄，也经常在自己的猎场打猎。

然而在十月底，伯爵夫人受了风寒，接着身体不适，并留下了相当严重

的后遗症。唐德维尔伯爵决定把她和孩子一块送到南方去。两星期后，伯爵夫人又大病复发，三天后就故去了。

伯爵感到绝望，因为他明白：生活结束了；同时他也明白：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他将再也感受不到欢乐，甚至再也体会不到任何一点慰藉了。他活着，既不是为了他的儿女，也不是为了在他心里维系着一种对死者的崇拜，而是为了一种永远的怀念，这就成了他生活下去的唯一的理由。

一方面他不能返回曾在那里有过非常幸福生活的奥纳坎城堡；另一方面他不允许有任何闯入者住在那里。他命令热罗默关上城堡的门和百叶窗，并禁止使用伯爵夫人的小客厅和卧房，任何人都不得入内。热罗默的另一项任务是吧农场出租给农民并从他们那里收取租金。

这样一下切断和过去的联系还不足以使伯爵从痛苦中摆脱出来。对这样一个只靠着对妻子的怀念而活着的男人来说，一切能勾起他对妻子怀念的东西，如那些熟悉的物件，居住的环境，那些房屋和风景都使他倍受折磨，都使他感到痛苦。连他自己的两个孩子也唤起他一种无法抑制的痛苦感情。他有一位年纪较大的姐姐，孤身一人住在外省的肖蒙。他将自己的女儿伊丽莎白和儿子贝尔纳托付给她，便出去旅行了。

伊丽莎白的姑母阿莉娜是一个克己让人的本分人，伊丽莎白就在姑母的身边，度过了她的童年。在这童年时代里，她成长为一个温柔、认真而勤勉的女孩，她的内心世界在其思想和性格形成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她接受了一种优良的教育和非常严格的道德规范。

到二十岁的时候，她已出落为一个体魄健壮、思想大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当然她的脸上仍挂着一丝忧伤；有时候微笑起来，她脸上的忧伤顿时云消雾散，又显得很天真、很热情。这就好像是命运给人们留下的苦难和幸福预先挂在她的脸上似的。她的眼睛总是泪汪汪的，可以看出她对任何事情都是要动情的。她那一头浅淡的环形卷发衬托出她脸上的喜色。唐德维尔伯爵每当他在两次旅行的间隙和女儿呆在一起时，渐渐感到了女儿的可爱之处，连续两个冬天都带着她去西班牙和意大利。因此，她在罗马遇见了保尔·德尔罗兹；在那不勒斯他们又重逢了，而后又在锡拉库斯，接着又在穿过西西里的一次长途旅行中第三次、第四次相遇。这种亲密的感情像一条绳索把他们紧紧地“绑”在一起，一旦分开，他们就感到了这根绳索的力量。

和伊丽莎白一样，保尔也是在外省受的教育。他和她一样，也是在一位克己为他的一位亲戚家里长大成人的。他的这位亲戚试图用她的关怀和爱抚使他忘掉童年时代的那次悲惨的遭遇。虽然她并没有使他忘却这件事，但她至少成功地继承了他父亲的事业，把保尔培养成了一个正直无私、热爱工作、知识广博、爱好运动和对生活充满好奇的小伙子。他从中心学校毕业后，接着去部队服兵役，他在德国呆了两年，就地研究了一些使他感兴趣的工业工艺问题。

保尔身材高大，体格健美，一头黑发向后背着，一张不太丰满却显得倔强的脸，给人们的印象是有活力，有朝气。

他和伊丽莎白相遇后，一个完完全全的感情世界呈现在他面前。而在此之前，他一直是蔑视这种感情的，因此，无论是对他来说，还是对年轻女子来说，都是一种带有几分意外的感情陶醉。爱情在他们心里产生了新的活力，使他们变得随和而轻松起来，特别是热情和喜悦与过去那种严肃的生活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习俗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保尔一回到法国，就向年轻的姑娘求

婚，姑娘呢？也以身相许。

唐德维尔伯爵在他们结婚前三天订婚时，宣布在给伊丽莎白的嫁妆中再加上奥纳坎城堡。两位年轻人决定去那里居住，保尔将在这一地区的工业区内购下并经营一个工业企业。

七月三十日，星期四，他们终于在肖蒙成婚，结婚仪式非常简单，只有几个至交参加了仪式，因为当时大家都在关切着战争。尽管他相信情报，但唐德维尔伯爵仍认定这种可能性尚无法预测。在有证婚人入席的家庭午宴上，保尔认识了伊丽莎白的弟弟贝尔纳·唐德维尔，他刚刚十七岁，在中学读书，当时已开始放大假，他坦率、活泼，保尔喜欢他。他们约定，过几天后贝尔纳就去奥纳坎城堡找他们。

最后，在一点钟时，伊丽莎白和保尔乘火车离开了肖蒙，他们携手一块动身去奥纳坎城堡；他们新婚后的几年将在那城堡里度过，伴随他们的将是展现在他们面前的幸福、宁静的美好未来。

下午六点半，他们看到热罗默·罗莎莉站在城堡台阶上迎候他们。这是一位善良的女性。她体态肥胖，脸色红润，一副高兴的神情。他们利用晚饭前的时间，急急忙忙在花园里转了一圈，接着又参观了这座城堡。

伊丽莎白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尽管没有任何回忆能使她激动和兴奋，但她好像感到了她母亲身上的某种东西，然而她对母亲的了解却很少很少，她甚至都记不起母亲的模样了，她母亲在这里度过了她最后一段幸福的时光。在伊丽莎白的思想里，她那已故母亲的身影似乎在沿着那弯弯曲曲的庭院小径缓缓走动。那宽阔的绿色草地散发出一种特殊的清香，那树叶在微风中轻轻抖动，发出簌簌的响声。这响声，她甚至认为过去也是在这个地方，也是在这个时候听到过它，当时她母亲就在她身边听着这树叶响声。

“你看上去有点伤感，是吗，伊丽莎白？”保尔问道。

“伤感，我不是伤感，而是有点不安。在这里迎接我们的是我母亲。过去她梦想生活在这隐蔽的古堡里，而今天我们也是怀着同样的梦想来到了这里，因此，我感到有点不安，是这种不安的心情使我心里感到难过。我好像是一个陌生人、一个撞入者破坏了这里的宁静。你想想，我妈住在这座城堡里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她孤身一人住在这里，我父亲从来也没有想过到这里来；我想，我们也许没有权利到这里来，因为我们，我们对不是我们的那些东西表现得毫不在意。”

保尔微笑着说：

“伊丽莎白，我亲爱的，你只是有点不适应罢了，当人们在傍晚时分到达一个陌生地方时，常有这种不适感。”

“我不知道，”她说，“也许你说得对，……然而对某些不安，我却无法回避。这是多么违背我的本性啊！保尔，你相不相信预感？”

“我不相信预感，你呢？你相信吗？”

“是的，我也不相信。”她一边笑一边吻着他说。

他们在这座城堡的客厅和卧室里所看到的情景不禁使他们感到惊讶。根据伯爵的命令，一切摆设都和埃米娜·唐德维尔生前的摆设完全保持一致。过去的小摆设，如：刺绣品、镶花边的方巾、小巧玲珑的艺术品、十八世纪漂亮的扶手椅、弗朗德勒的挂毯，还有伯爵过去为装饰他的住所精心挑选的家具等等，都保持在原来位置。因此，他们一下就进入了一种倍感亲切的优美的生活环境。

吃完晚饭后，他们又来到花园，他们紧紧拥抱着，默默地在花园散步。他们从平台看到那一片黑暗的山谷里有几处亮光。那古老的城堡主塔的遗址仍坚实地耸立在还有一线余辉的灰暗的空中。

“保尔，”伊丽莎白低声地说，“在参观城堡的时候，我们曾从一张用挂锁锁着的门前经过，你注意到了吗？”

“在大走廊的中间，”保尔说，“紧靠我们卧房的那扇门，不是吗？”

“是的，就是那扇门，这就是我可怜的妈妈曾住过的小客厅。我父亲要求把这小客厅以及和小客厅相连的卧房都锁上。热罗默上了一把挂锁，然后把钥匙寄给了我父亲，这样从那以后，任何人都没有进去过。小客厅现在还是当时的那个样子，一切我妈用过的东西，比如她没有作完的针线活、刺绣品及一些通俗作品等都陈列在小客厅里。正面的墙上，也就是两扇紧闭着的窗子之间的那墙上，挂着我母亲的肖像。这是一幅全身像，是我的父亲一年前请他的朋友、一位大画家绘制的。我父亲对我说，这幅肖像是我妈妈最完美的一幅画像。旁边是供祈祷的跪凳，是我父亲用的。今天早上，父亲把这小客厅的钥匙交给了我，我答应跪在这条凳子上，面对这幅肖像祈祷。”

“咱们去看看吧，伊丽莎白。”

年轻妇人拉着她丈夫的手，上了通向二楼的楼梯，她的手微微地颤动着，走廊里的灯早已点亮，他们停住了脚步。这是在一堵厚墙上开的门，又宽又高，顶上装饰着冠形的金色浮雕门镜。

“把门打开吧，保尔。”伊丽莎白说，她说话的声音有点发抖。

她把开门的钥匙递给了保尔，他打开了挂锁，抓住了门的把手，但是她突然紧紧抓住了她丈夫的胳膊。

“保尔，保尔，请等一会……我心里有点惊恐不安！你想想看，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来到我母亲的面前，来到她的肖像前……快来呆在我身边，亲爱的……我感到一个小女孩的生活好像又从头开始了。”

“是的，小女孩的生活……”他说，同时把她拉过去，让她紧紧地靠在自己的身边，热烈地拥抱着她，“这也是一个妻子的生活……”

她丈夫的拥抱给了她勇气，于是急忙从她丈夫的怀里挣脱出来，悄声地说：

“咱们进去，我亲爱的保尔。”

他推开了门，接着又回到走廊，取下墙上的一盏挂灯，回到小客厅，把灯放在独脚小圆桌上。

伊丽莎白已穿过房间，站在肖像前了。

她母亲的脸色正好处在暗处，于是她把灯又挪动了一下，使灯光照射到她母亲的整个肖像上。

“她多美啊！保尔。”

保尔向肖像走过去，抬起了头，伊丽莎白有些支持不住了，跪在祈祷凳上。但过了一阵子，保尔一句话都没说，她才转眼瞧保尔，顿时惊呆了。

保尔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那最可怕的情景吓得他面如土色，两只眼睛瞪得溜圆。

“保尔！”她大声喊道，“你怎么啦？”

他开始向门口后退，但他没有办法把视线从埃米娜伯爵夫人的肖像上移开。他像醉汉那样摇摇晃晃，两臂使劲地乱舞着。

“这个女人……这个女人……”他结结巴巴地说，而且声音沙哑。

“保尔！”伊丽莎白哀求着说，“你想说什么？”

“这个女人，就是这个女人杀害了我的父亲。”

三 动员令

在这可怕的指控之后，又是一阵可怕的沉默。伊丽莎白站在她丈夫面前，试图弄清他刚才讲话的意思。对她来说，她还没有抓住那些话的真正含义，但是这些话就像触到很深的伤口一样伤害了她。

她向他挪动了两步，两人的眼睛对视着。她说话了，声音是那样低，以致他几乎没有听见。她说：

“你刚才说什么啦？保尔，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他的回答，声音也是那样低：

“是的，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连我自己都还不相信这是真的……我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

“那么……你是弄错了，是不是？你弄错了，你应该承认你弄错了……”

她极其悲伤地央求他，似乎她已相信他的心会软下来。

他从她妻子的肩膀上看过去，再次盯住了那幅该死的肖像，浑身直哆嗦。

“啊！就是她，”他紧握着拳头，肯定地说，“就是她……我认出来了……就是她杀害……”

年轻女人愤愤不平，气得跳了起来，全身发抖，用双手猛烈地捶打自己的胸脯，她说：

“是我的母亲！是我的母亲杀害了……是我的母亲！她是我父亲过去一直崇拜的、现在仍然崇拜的一个女人！我小的时候，她用摇篮摇过我，她拥抱过我；关于我母亲的一切我都记不起来了，但这一点我没有忘记，妈妈的爱抚，妈妈的亲吻，我没有忘记！是她杀了人？”

“是她杀了人！”

“啊，保尔，你在说侮辱别人人格和损害别人名誉的话。凶杀案发生后已过去很长很长时间了，你怎么能这样一口咬定就是她？当时你还只是一个孩子，而凶杀案仅几分钟，你几乎没有见过这个女人啊！”

“我对她的印象比其他人对她的印象深刻得多。”保尔使劲地喊了起来。“自凶杀案那一瞬间开始，她的形象就时刻在我脑海里出现。有时我也希望像从噩梦中摆脱出来那样使自己不再去想她，但我做不到。现在，这种形象就在这堵墙上。这和我现在活着一样肯定无疑，她就在我面前。我现在认得出她，就像二十年后我能够认得出你的形象一样。是她……你看，你看啊，在她上身衣服上有一颗镶着金蛇的胸针……这是一块浮雕宝石！这我不是对你说过吗！你看那金蛇的眼睛……那是两颗红宝石！你看肩膀上那黑色花边的头巾！这是她，就是我见过的那个女人！”

他越来越愤怒，情绪也越来越激动。他挥舞着拳头向埃米娜·唐德维尔的肖像作了许多威胁的动作。

“闭嘴！”伊丽莎白嚷着说，他的每一句话都刺痛着她的心。“你闭嘴，我禁止你……”

她试图用手捂住他的嘴。不让他讲话。但保尔却作了一个向后退的动作，好像他不愿意接触他的妻子。这个向后退一步的动作完全是一种本能的反应，是那样的突然和意外，以致她跌倒了，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他呢，由于痛苦和仇恨而怒不可遏，加之一种充满恐怖的幻觉折磨着他，所以他一直退让到门口后大声喊了起来：

“她在这里！你看她那张可怖的嘴！她那双无情的眼睛！她想的是暗杀！”

我看到了她……我看到了她……她向我父亲走过去！她推拉着我父亲！……她举起了胳膊！……她杀害了他！……啊！这无耻的女人！……”

他走了。

那天晚上，他是在花园里度过的。他时而发疯似的在模糊不清的花园小径上盲目地乱跑，时而疲倦地瘫倒在草地上。他哭着，不停地哭着。

保尔·德尔罗兹过去想到那次凶杀案就感到痛苦，但这种痛苦已渐渐减轻；然而他生活的某些艰难时刻使这种痛苦变得更剧烈，他甚至觉得这种痛苦像是在“新的伤口上撒上一把盐”那样苦不堪言。这次，痛苦是那样地出乎意料，虽然他平时能把握自己并能保持冷静，但他却完全失去了理智。昨天夜里他所表现出来的思想，他的行为，他的态度，以及他大声喊出来的那些话，已完全是一个对自己失去控制的人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了。他的脑海里，一切都是乱哄哄的，所有的思想和印象如同迎风飞舞的树叶杂乱无章，唯有一种念头，一种可怕的想法常常出现：“我认识杀害我父亲的女人，而我所爱的妻子竟是这个女人的女儿！”

他仍然爱着他的妻子吗？当然，他自己知道这种幸福已完全失去，他万分痛惜。但他还爱伊丽莎白吗？他能爱埃米娜·唐德维尔伯爵夫人的女儿吗？

天蒙蒙亮，他回去经过伊丽莎白门前的时候，他的心倒不跳得那样快了。在他的心里，只有对杀人犯的仇恨，什么爱情、欲望、柔情甚至人类那朴素的怜悯都不能使他产生任何一点激情。

几个小时以来，他一直处在麻木的状态，因而没有那么激动，但是他的心情一直没有改变。也许正好相反，甚至不需要加以思考就会知道他会竭尽全力拒绝与伊丽莎白见面。但他希望知道、了解和掌握一切必要的情况，而后只希望能有把握地作出某种决定，从而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解开他这一生中的大惨案之谜。

首先必须询问一下热罗默和他的夫人。他们的证据将具有重大的价值，因为他们以前认识唐德维尔伯爵夫人。有些问题，比如说日期可以立即搞清楚。

他们在他们的那栋楼房里碰到了他们，他们两个都非常不安。热罗默手里拿着一份报纸，罗莎莉则不断地比划着什么，神情非常惊慌。

“糟了，先生，”热罗默嚷着说，“先生可能知道这件事了，因为这是马上就要发生的事情！”

“什么？”保尔问。

“动员令。先生会看到这件事的。我已见到了我那些做宪兵的朋友，是他们告诉我的。公告已经准备好了。”

保尔心不在焉地说了一句：

“公告一直准备着。”

“是的，公告一直准备着。马上就要张贴出去，先生将会看到这件事的。另外，先生读读报纸吧！那些猪——请先生包涵，我找不到别的字眼——那些猪要战争。奥地利将开始谈判，而他们，这些猪却在进行动员，而且已开始动员好几天了。其证据是我们再也不能过他们那边去了；更严重的是，昨天，他们在这里不远的地方废掉了一个法国火车站，还下令炸毁了铁轨。请先生看报纸！”

保尔很快地把那些最新的电讯扫视了一遍，然而尽管他从电讯中感到了局势的严重性，但是在他看来战争仍然是非常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以致没过

多久这件事在他思想上就烟消云散了。

“一切都会顺利过去的，”他最后说，“他们和你谈话的时候，总是用手按着他们剑的护手。这就是他们谈话的方式。但我不愿意相信……”

“先生，这您就错了。”罗莎莉低声说。

他没有再听下去。其实他心里只想着自己那悲惨的命运。他在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从热罗默那里得到他所需的答案。但是他无法抑制住自己的心情，因此开门见山地谈到了主题。

“热罗默，您也许知道，夫人和我，我们进了唐德维尔伯爵夫人的房间。”

这句话对热罗默和他的妻子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影响，进入如同他们所说的这间封闭已久的卧房，即进入夫人的卧房，好像是一种亵渎行为。

“天哪，这可能吗！”罗莎莉结结巴巴地说。

热罗默补充说：

“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因为我早已把挂锁唯一的一把钥匙，也就是仅有的那把保险钥匙寄给了伯爵先生。”

“伯爵先生昨天早上把这把钥匙交给了我们。”保尔这样说。

他来不及考虑他们那种惊愕的神情，又立即问道：

“在两扇窗子之间挂着一幅唐德维尔伯爵夫人的肖像，那么这幅肖像是什么年代拿来挂在这里的？”

热罗默没有立刻回答，他沉思着，又看了看他的妻子。过了一会儿，他才说道：

“这很简单，是在房子布置之前伯爵先生给城堡寄送他的全部家具的时候”。

“是哪一年呢？”

保尔等着他回答。在这三四秒钟里，他焦虑万分，因为这次回答具有决定性意义。

“那么是哪一年呢？”他重复着他的问题。

“那是一八九八年的春天。”

“一八九八年！”

他以低沉的嗓音重复着这几个字，一八九八年，这正是他父亲惨遭杀害的那一年！

他没有思考的余地，像预审法官那样冷静，按照自己拟定的计划，继续问道：

“这样的话，唐德维尔伯爵和夫人曾到过这里？……”

“伯爵和伯爵夫人在一八九八年八月二十八日抵达这座城堡，同年十月二十四日离开这里去南方。”

现在保尔了解了真相。因为他父亲是在九月十九日被杀害的。

与这真相有关的所有情况以及在其主要细节上解释这一真相的情况或由此产生的一切情况，他一下子都明白了；他想起来了，他父亲和唐德维尔伯爵保持着友好关系。他想他的父亲在阿尔萨斯旅行的过程中应该得悉他的朋友唐德维尔在洛林逗留的消息，而且打算去拜访他，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他估算了一下奥纳坎和斯特拉斯堡之间的距离，这正好等于在火车上度过的时间。

于是他又问道：

“从这里到边境线有多少公里？”

“整七公里，先生。”

“人们可以到边境线那边离边境线很近的一个德国城市，是不是？”

“是的，先生。这个城市叫埃布勒库尔。”

“人们还可以走近路去边境吗？”

“可以，但要一直走到离边境还有一半路程的地方，那里有一条小路，也就是在公园的上面有一条小路。”

“这条小路穿过树林子吗？”

“它穿过伯爵先生的树林子。”

“那么在这树林子里……”

情况要弄得完全、绝对可靠，这并非取决于对事实如何进行解释，而是取决于事实本身，可以这么说，取决于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为了把情况搞得完全绝对可靠，那就还剩下，还剩下最后的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要问了：在树林里那片林中空旷地的中央没有一个小教堂吗？为什么保尔·德尔罗兹又不提这个问题呢？他难道认为，这个问题实在太具体，担心引起这位城堡看守人的联想和比较？因为他这次谈话的性质，本身就会引起看守人这样做。

他只是说：

“唐德维尔伯爵夫人住在奥纳坎两个月期间没有到外面去旅行吗？比如说离开这里几天……”

“确实没有出去旅行过，伯爵夫人没有离开过这里。”

“哦，她一直呆在城堡里？”

“是这样，先生，但是伯爵先生几乎每天下午都开车出去，有时一直开到高维尼，或者在河谷的这边一直开过去。但伯爵夫人没有离开过这城堡和周围的树林。”

保尔了解了 he 想知道的那些情况，他并不关心热罗默夫妇会有什么想法，他不费神地就找到了借口，把他那表面看来互不联系的一系列怪问题掩饰了过去，然后他就离开了热罗默夫妇住的那栋房子。

不管他是如何想急于把他的调查进行到底，但他还是把去猎场之外进行调查的想法往后推了推。据说他当时害怕面对这最后一个证据，然而，一次偶然的机给他提供了所有的证据之后的最后一个无用的证据。

因此，他又回到了城堡。接着，吃午饭的时间到了，这次他决心接受同伊丽莎白相遇，这是无法避开了。

但是，贴身佣人在客厅里碰见了保尔，并且告诉他，夫人向他道歉，她身体有点不舒服，要求允许她在房里用餐。他明白了，她想让他不感到任何拘束，她不想为她一直尊敬的母亲向他恳求，最终还得服从丈夫的决定。

他不得当着服侍他的仆人的面一个人单独吃午饭，这时他内心深处感到自己的爱情生活已结束。伊丽莎白和他之间由于出现了他俩谁也不应对此负责的情况，使他们从结婚的那天起就成了敌人，成了什么都无法使他们亲近的仇敌，当然，他一点也不记恨她，决不会因她母亲的罪恶而指责她，但无意中也有时抱怨她，好像是抱怨一个错误一样抱怨她不该是这个母亲的女儿。

吃过午饭，他把自己关在挂有肖像的房子里，整整呆了两个小时。这是他有意识地要和杀人犯作一次悲惨性的会面，以便让自己仔仔细细地看看这杀人犯的形象，期望以此能给自己的回忆增添新的动力。

哪怕是极微小的细节，他都做了研究。他研究了那块浮雕宝石；那浮雕宝石上栩栩如生的展翅的天鹅；镶在浮雕宝石周围的金蛇及其雕镂出来的花纹；两颗红宝石之间的距离；还研究了披在颈上的那条方围巾上凹凸起伏的花边；那张嘴的形状；那头发深浅浓淡不同的色彩以及那张脸的轮廓。她就是他在九月的一个晚上见过的那个女人。在这肖像的一角，有画家的标记。在这张肖像下边有供注释、题名用的边饰，上面写着：“埃米娜伯爵夫人”这个不起眼的名称。

“干吧，”保尔自言自语地道，“再过几分钟，过去的一切就将重现在眼前了。我已找到了罪犯，现在只要寻找犯罪现场了。如果小教堂在林中的空旷地上，那么事实就完全掌握了。”

他坚决朝着弄清这个事实的方向前进，他不像以前那样害怕面对这个现实。因为那精神上的压抑感他再也无法躲避了。然而他那忧伤的心跳得多厉害啊！他走的这条路正是通向他父亲十六年前走过的那条路，他这时的感觉又是多么可怕！

热罗默一个模糊不清的手势告诉了他应去的方向。他从边境线的这一边，朝着偏左的方向穿过打猎场，然后又从一座房子旁边走过去。刚进森林，前面是一条从冷杉树下面穿过的小道。他踏上了这条小道。这条小道在五百步开外又分成三条更窄的小路。他对这三条小路中的两条探索了一下，发现它们都是通向茂密的树林子。第三条小路是通向一个小山包的山顶，然后从山顶通过另一条冷杉小道折向山脚。

在选择这条小道时，保尔意识到他之所以选择它，还是因为这条冷杉小道在他心里唤起了一些模糊的回忆，他也实在记不清是这条路的形状和布置上的哪些雷同之处唤起了他的这些回忆。但正是这些模糊的回忆给他指了路。沿着这条小道，走了相当长的时间；道路首先向右来了一个急拐弯，进入一片高大的山毛榉林。树与树之间枝叶交织而形成的穹形一个接一个连成一片；出了这拐弯处，又是笔直的路。在这一个个穹形构成的阴暗道路的尽头，保尔看到了一缕光芒，一个圆形空旷地的入口就呈现在眼前。

焦急不安的确使他两腿发软，他不得不艰难地往前赶，这是不是他父亲曾在那里受到致命一击的林中空旷地呢？随着他的眼睛看到更多一点明亮的空间，他也逐渐感到信心更强。正像在挂着肖像的房间里一样，过去的事在他心头涌现，当时的实际景象就呈现在他眼前！

这就是同一个林间空旷地，空旷地周围有一圈树，形成了和过去完全相同的景象；这空旷地上覆盖着一层青草和青苔，又是相同的几条小路把这青草和青苔分割成若干块相似的扇形面；这里同样是那部分被一团团树叶勾划出来的天空。这块林间空旷地的左边有两棵紫杉，保尔一看就辨认出来了，那里正是小教堂。

小教堂！这古老而庄严的小教堂！那教堂的墙壁上凿出来的线条就像青年人脑内的大脑沟！树木长大长高了，形状也在变化。这林中空旷地的外貌也不断地在变化。山间小路从不同的方向通到这里，在这里交汇。人们可能因这些变化会搞错，但这是一座花岗岩水泥建筑，这是不会变的。那建筑物表面的铜绿色是年代在石头上留下的标记，而这种颜色的生成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因而这种色彩就永远不会改变了。

矗立在那里的小教堂，它的正门上方有圆花窗式的三角楣，花窗安的都是彩绘玻璃，上面积满了灰尘。德国皇帝当时突然在这座教堂出现，后面跟

着一个女人。十分钟后这个女人就杀害……

保尔向门口走过去，他想再去看看他父亲最后一次向他说话的地方。他是多么的不安！这儿还是当年那样的屋顶，而且从后面伸出形成屋檐，他和他父亲的自行车就放在那里。这门也还是过去那扇门，是一道带粗大铁件的木门，铁件已生锈。

他只登了一级台阶，他取下门栓，推开门扇。但是就在他跨进门的那一瞬间，藏在暗处的两名男子，一左一右地向他扑过来。

他们中间的一个用左轮手枪瞄准了他的头部，他看到了那武器的枪管，及时弯下了腰，奇迹般地避开了那颗子弹！接着，第二枪又响了，几乎在同时，他已把这个人推到在地，并从他手中夺取了他的武器；第二个攻击者抽出一把匕首向他冲过来。他一边伸出手臂，用枪威吓着这两个攻击者，一边往后退，退出了教堂。

“举起手来！”他高声喊道。

他还没有等到他们把手举起来，就不自觉地两次扣响了扳机，但两次都只听到咔哒一声……没有听到任何枪响。然而他这两次射击就足以使这两个处在惊恐状态的无耻之徒迅速掉过头去，撒腿逃跑了。

保尔被这突如其来的伏击惊呆了，他犹豫了一会儿，接着他又迅速朝逃跑者进行射击。但这有什么用呢，这手枪里面可能只装了两发子弹，所以还是只听到扳机声，听不到枪响。

于是，他开始朝两名歹徒逃跑的方向追过去，这时他又想起来了，德国皇帝和他的女伴当年在离开这小教堂之后，就是朝这相同的方向走的，很明显这是通向边界的方向。

几乎在同时，那两名歹徒发现自己被人追赶，于是他们逃进林子，钻进树丛。但保尔比较敏捷，追得速度很快，他已绕过蕨类植物和荆棘丛生的、过去好多人在此冒过险的那片洼地，所以他往前追赶得更快了。

其中一个歹徒突然吹了一声刺耳的哨音，这是不是给另一个歹徒的信号？很快，两名歹徒就在一排非常浓密的小灌木丛后面消失了。当他跨过这一排小灌木丛时，保尔看到在离他百步远的地方有一堵高墙，好像从四面八方围住了树林子似的。两名歹徒已在半道上了，他已察觉到他们将一直朝围墙上开的那扇矮小的门走过去。

保尔努力加快自己的步伐，以便在他们还来不及开门的时候赶到那里。一片开阔地帮了他的忙，他的步子更敏捷了。那两名歹徒很明显累得精疲力竭，他们放慢了速度。

“我要抓住这两名歹徒！”他高声喊道，“这样我最后就会知道……”

又传来了第二声哨音，后面紧跟着一声沙哑的喊叫，离两名歹徒只有三十米了，他已听到他们的谈话声。

“我要抓住他们，我要抓住他们。”他十分快活地重复着这句话。

他准备用左轮手枪的枪管顶住一个歹徒的脑袋，另一只手掐住另一个歹徒的脖子。

但是，甚至在他们还没有到达墙跟前的时候，那门就正从外面被推开，第三个人出现了。给他们打开了一条通道。

保尔扔下左轮手枪，使出浑身解数，猛冲过去，一下就抓住了那扇门，把门向自己这边拉过来。

门被折断，但当时他看到的那情景使他非常恐惧，以致后退了一步，都

没有想到要对这次新的袭击进行自卫。这第三个人，真是一个令人厌恶而又残忍的家伙啊！……此外，这也许不仅仅是一个个人问题，而可能是另外一件事呢？！这第三个人举起了一把刀要刺他。这个家伙的脸，保尔已辨认出来了……这是一张和他以前见到的那张脸一模一样的脸，这是一个男人的脸，不是一个女人的脸。但这是同一类型的脸，毫无疑问这是同一类型的脸。虽然十六年的时间使这张脸布满了皱纹，虽然他面部表情比较生硬，脸色也不太好，但这还是那同一张脸，那同一张脸！……

这个男子揍保尔的时候就好像过去那个女人，好像从那以后就死去了的那个女人打保尔的父亲一样。

保尔·德尔罗兹站立不稳，身子摇摇晃晃，确切地说，是这个鬼魂的外表给他精神上带来的震动太大了。这鬼魂匕首的刀尖不断地撞击着他那上衣呢绒肩衬上的钮扣，弄得碎屑四溅。他感到昏头昏脑，眼睛雾蒙蒙的。他感到门关上了，接着又听到了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声音，最后还听到墙那边汽车发动的声音。当保尔从昏昏沉沉的状态中恢复过来时，这家伙和他的两个同伙早已不在他的射程之内了。

从前的一个人和现在的一个人不可思议地相像，就是这个谜目前吸引着他的全部精力，他考虑的就是这个事实：“唐德维尔伯爵夫人已经死了，哦！她又以一个男子的外貌出现了。这个男子的脸大概和她现在的脸一样，要是她还活着的话。这是她父亲的那张脸？是她一个没有见过面的兄弟的脸？是她孪生兄弟的脸？”

他在思考着：

“总之我没有弄错吧？在我目前正经历的这场危机中，难道这是一场非常正常的幻觉，我不会是这场幻觉的受害者吧？谁能肯定说过去和现在几乎不存在联系呢？我需要的是证据。”

这个证据，它一直受保尔支配，它又是那样有力，保尔不可能更长时间地怀疑它。

他发觉草地上留有匕首的残留物，便把匕首的柄拾了起来。

在这匕首柄的一端刻着四个字母，好像是打火印用的烙铁烫出来的：一个H，一个E，一个R和一个M。H.E.R.M.……啊，就是HERMINE的前四个字母！

……当保尔出神地凝视着对他来说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那四个字母的时候，正是在这一时刻，保尔大概永远也不会忘记的这一时刻，附近一个教堂的钟开始敲响了，敲钟的方式非常古怪，钟声单调而有节奏，连续不断，既轻快又动人心弦！

“这是警钟声，”他低声说。他没有说明这个字所包含的意义是什么，接着又说：

“可能是有火灾。”

十分钟后，保尔利用一棵树上伸过围墙的树枝成功地跨过了这堵墙。这边是另外一片树林，一条林间小道穿过这片林子。他跟着路面上汽车轮子的痕迹走，一个小时就到了边境。

一根柱子的下面设有德国宪兵哨所，那里有一条白色的公路，有些枪骑兵在路上走动。

再往前看，一片红色屋顶和花园。这就是他父亲和他过去在那里租借自行车的那座小城埃布勒库尔吗？

那令人伤感的钟声一直没有停止。他明白这钟声是从法国传来的。甚至在某地又有一个教堂的钟敲响了，这也是在法国。接着在利瑟龙方向又传来了第三个钟的钟声。所有这三个教堂的钟声都是同样的急促，好像它们在向周围发出强烈的呼唤。

他不安地重复说：

“警钟声……这是警钟声！……这种钟声从这个教堂响到另一个教堂……这可能是……吗？”

但是他赶走了那吓人的想法。不，不，要么，他听错了；要么这是一只钟的钟声传到山谷，又从谷底反射到空旷的平原地区发出的回声。

然而他仔细看着那条从德国小城市伸出来的白色公路，他看到了常常有一队队的骑兵到达公路，而后又分散到田野里。另外，一队法国的龙骑兵突然来到一个山岗上，一名军官用望远镜观察了远方的地平线，随后领着他的兵离开了山岗。

在这种情况下，保尔不可能再往前走，只好返回来，一直回到他刚才跨越的那堵围墙。保尔看到这围墙正好把一份地产，包括林子、花园和猎场都圈在了里面。另外他还从一位老农民那里了解到这围墙已建成约十二年的时间了；这点就说明他过去沿边境线寻找时为什么一直找不到那座小教堂。他记得，只有一次有人曾对他说起过这座小教堂，但它却在一个用围墙圈起来的地产里边。

他沿着城堡的围墙走着，来到了奥纳坎镇。它的教堂矗立在树林里开辟出来的一块开阔地的深处。好一阵子没有听到钟声响了，现在那钟声又一次响了起来，而且非常清脆。这就是奥纳坎教堂的钟敲响的声音。这钟声尖细、凄厉，就像一声声痛苦的呻吟，令人心碎；虽然那钟声急促清脆，但它比那为死者举行宗教仪式时敲响的丧钟还要庄严。

保尔向教堂走过去。

这是一个很美丽的村庄，到处都是鲜花，长满了天竺葵和雏菊；房子集中在这教堂的周围。许多人站在市府门前，安静地观看着张贴在那里的一张告示。

保尔向前走了几步看出那是《动员令》。

在过去，不论在什么时候，一听到像动员令这些词语，在保尔看来它们总是和可怕、悲伤这些意义相联系的。可是现在他自己正经历着的困难时期给他带来的影响太大，以致在他心里对这些也真的无动于衷了。他甚至都不愿意去考虑这一消息所必然带来的后果了。也许马上就要进行战争动员，从午夜十二时起就将进入动员的第一天；也许每个人都得出征，因此他也得出征。然而这出征的念头在他思想上渐渐变得具体，像是一次非常紧迫的行动；这念头同时也显出它的分量，像是一种高于一切微不足道的个人责任和需要；因此这样从外部接受一项支配自己行动的命令，反而使他有某种轻松感。不能有任何犹豫了。

这责任就在这里：出征。

出征？如果这样，为什么不马上就走呢？再回到城堡，和伊丽莎白见上一面，去谋求一种痛苦而无益的解释；去向他妻子道歉或拒绝道歉，可是他妻子并没有要求他道歉啊！而且埃米娜·唐德维尔的女儿丝毫不配这种道歉！这样做又有什么用呢？

在一家重要的客栈前面停着一辆公共马车，车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

着：高维尼——奥纳坎（车站班车）。

已有几个人坐在车里。他没有再细想事态的发展可能将会使局势明朗起来，就上了车。

在高维尼车站人们告诉他，离他搭乘的那趟车的开车时间只有半小时了，而且没有其他的车了，因为与夜间快车衔接的那趟晚班车已被取消。

保尔订了座位，在打听了一些情况之后，就返回城里，一直来到汽车出租处，当时正好有两部汽车。

他和出租汽车的老板谈妥，决定租这两部汽车中最大的那一部车，立即开往奥纳坎城堡，交给保尔·德尔罗兹夫人使用。

同时，他还给他的妻子写了几句话：

情势相当的严重，我完全可以要求你离开奥纳坎城堡。乘火车旅行已无法保证，我给你派来一部汽车，今晚你可以乘这部车去肖蒙你姑母家。我猜想佣人将会要求陪同你一块儿去，而且一旦发生战争——尽管我还是认为这不大可能——热罗默和罗莎莉将会关闭城堡，撤向高维尼。

我呢，我将重返部队。不管留给我们的前途如何，伊丽莎白啊，我将不会忘记曾经是我未婚妻后来又成为我妻子的你。

四 伊丽莎白的信

到九点钟的时候，阵地再也守不住了。上校大发脾气。

子夜刚过，上校就把部队带到这三条公路的交叉汇合处，其中一条公路通向比属卢森堡。这件事发生在战争打响后的第一个月。八月二十二日的前一天，即八月二十一日，敌人占领了约十二公里长的边界线。根据师指挥官将军的正式命令，必须牵制敌人，直到中午十二点，也就是说直到整个师返回时为止。一个 75 口径炮兵中队负责支援这个团。

上校把他的部队布置在一个起伏不平的地形上。炮兵作了伪装。然而，天刚蒙蒙亮，敌人就发现了这个团和炮兵部队，于是向他们进行了狂轰滥炸。上校的部队在离边境线右侧两公里处。五分钟后，炮弹如雨一样倾泻下来，至少使六名士兵和两名军官丧生。

再次转移。十分钟后，上校的阵地又遭到敌人的进攻。上校顽强地坚守着阵地。一小时就有三十名士兵失去战斗力，一门大炮被毁。

这时正好是九点钟。

“真该死！”上校喊了起来，“他们怎么能这样把我们牵制在这里？这里面有文章，他们使了妖术！”

他和他的几名少校、炮兵上尉、几名联络士兵隐藏在一个斜坡的后面；这斜坡上面是一相当广阔的起伏不平的高地。在左边不远处，有一个被废弃的村庄。在前面，散布着一些农庄。在这片荒无人烟的土地上，看不到一个敌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辨明这阵弹雨究竟来自何方？大炮试探性地向几个方向发射了炮弹，但仍无法弄清敌人的具体方位。大炮一直在射击着。

“还要坚持三个小时，”上校抱怨着说，“我们将坚持下去，但是全国将会有四分之一的人丧生！”

这时，一颗炮弹在军官和联络官之间呼啸而过，一下插进地里；军官和联络官们在炮弹还没有爆炸时都不约而同地向后倒退。但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位下士一个箭步冲了上去，抓住了那枚炮弹，仔细研究起来。

“你疯了，下士！”上校吼叫着说。“快松开手！”

下士又轻轻地把那枚炮弹放进了它原来的那个坑里，然后急速向上校走过来。接着他并拢脚跟，把手抬向帽檐：

“请您原谅，我的上校，我是想通过炮弹看看敌人的大炮在什么样的距离内。他们位于离我们五公里零二百五十米的地方。这情报可能有某种价值。”

他的镇静使上校感到吃惊。

“什么？！要是炮弹爆炸了呢？”

“不会的！我的上校，不入虎穴……”

“当然，……不过这还是有点冒险。你叫什么名字？”“保尔·德尔罗兹，三连的下士。”

“好！德尔罗兹下士，我对你的勇敢表示庆贺，我看你离中士的军衔不远了。在晋升为中士之前，请不要再冒这种危险了！……”一颗榴霰弹在很近的地方爆炸，一下打断了他的话，一名联络官倒下了，他胸部被击中，另一名军官在尘土飞扬中弄得一身泥土，被震得东摇西晃。

“让我们避一下！”上校说，“在秩序还没有恢复、情况还比较混乱的时候，我们除了忍受之外，别无选择！每个人都尽可能地隐蔽好，我们应该

有耐心。”保尔·德尔罗兹又一次向上校走过去：

“我的上校，请原谅我插手一件不关我的事！但是，我认为我们可以避开……”

“可以避开枪林弹雨吗？当然罗，我就只好再一次转移阵地了。但到时候我们又会立即被敌人牵制……走吧，我的孩子，请你回到你自己的位置上去。”

保尔坚持说：

“我的上校，也许不必转移我们的阵地，而是改变敌人的射击方向。”

“啊！啊！”上校带着有点挖苦的口气说，但是他已为保尔的冷静沉着所感动。“你知道另一种方法吗？”

“是的，我的上校。”

“那么你说说看。”

“给我二十分钟，我的上校。在二十分钟后，炮弹都将改变方向。”

上校听了这番话忍不住笑了起来。

“好！你大概是想让这些炮弹落在哪里就落在哪里吗？”

“是的，我的上校。”

“你看，那里，右边一千五百公尺的地方是一片甜菜地，能让炮弹落在那片甜菜地里吗？”

“是的，我的上校。”

一直在听着他们谈话的炮兵上尉，现在该到他来取笑这件事了：

“下士，既然您什么都明白，您又已经告诉了我距离，而我只是知道大致方向，您就不能给我一个精确的方向以使我能准确地调整我的射击，摧毁德军大炮阵地吗？”

“这将要更多一点时间，而且难度大得多，我的上尉，”保尔回答说。

“但是我会试一试，在十一点整，请您仔细观察边界线那边的地平线，我将发出一颗信号弹。”

“什么信号弹？”

“我不知道是什么信号弹，也许是三枚炮弹……”

“但是您的信号弹只有在敌人阵地上空升起时才具有意义……”

“正是这样……”

“那就必须知道敌人的阵地……”

“我会知道敌人阵地的。”

“需要去那里吗？”

“当然要去那里。……”

保尔敬了一个礼，急速地向后一转，甚至连这些军官还没有来得及表示同意或异议，他就沿着斜坡一溜烟地跑了，从左边溜进了一条路边荆棘丛生的洼路，最后消失在洼路中。

“这是一个怪家伙。”上校低声说道，“他究竟要去哪里？”

这样的决心和胆识使上校对这位年轻战士产生了好感；尽管他对这件事的结果几乎不抱什么希望，但他还是和他的军官们一起呆在用于草垛垒起的并不结实的防御工事后面，在保尔消失的这几分钟内，情不自禁地几次注视自己的手表。这是多么可怕的几分钟啊！在这些时间里，上校无时无刻不在考虑着威胁保尔的危险，而且这也是威胁着他所保卫的和把他们视为自己孩子的所有人的危险。他看见自己周围的士兵们，他们或趴在蒿草丛中，头上

罩着自己的背囊，或蜷缩在矮树丛中，或隐藏在地面的洼地里。钢和铁的暴风雨正在他们身后激烈展开；这就像一场猛烈倾泻着的残酷的冰雹，想要在一瞬间造成毁灭。这里一些人用脚尖旋转，然后又原地打住，他们的脚尖落地发出的声响，伤员发出的痛苦呻吟声，士兵们互相呼唤的喊声，甚至还有互相打趣的笑声，这一切和那连续不断的、雷鸣般的爆炸声交织在一起。

接着，突然寂静下来，这是一种全面的和具有决定意义的寂静，不论是空中还是地面都是一片安静，人们松了一口气，这时人们感到了一种无法形容的轻松。上校高兴得笑出了声。

“真该死！德尔罗兹下士是一个严肃认真的人。最重要的是，如同他答应的那样，现在该让敌人的炮弹倾泻到那片甜菜地里了。”

上校的话还没说完，一发炮弹在右边，不是在甜菜地里，而是在这块地的前面爆炸了；第二发炮弹在更远一点的地方开了花；第三发炮弹正好在我们定的地方炸开了。炮击就要开始了。

下士在完成自己给自己下达的任务中，存在着某种非常神奇的东西，计算也非常精确，因此，可以这样说，上校和他手下的军官们不再有任何疑虑了，相信他能把这个任务进行到底，而且相信，尽管存在着不可克服的障碍，但他仍会成功地发出所约定的信号。

他们不停地拿起双筒望远镜搜索着远处的地平线，而敌人加强了他们对甜菜地的炮击。

十一点零五分，发射了一枚红色的火箭。

这枚火箭是在比人们设想的向右偏离得很多的地方出现的。

另外两枚火箭跟着升向天空。

拿着望远镜的炮兵上尉很快发现了一个教堂的钟楼。这个钟楼刚好露出山谷一点点，而山谷的凹陷部分由于它处于起伏不平的高地中间用肉眼都无法分辨出来；那钟楼上的尖顶高出的部分只有一点点，所以人们很容易把它当成是一棵孤立的树。

炮兵上尉通过下士研究过的那枚炮弹知道了德军炮兵阵地的准确距离，于是他给炮兵中尉打了电话。

半个小时后，德军炮兵停止了轰击。由于第四枚火箭出现在空中，因此，大炮继续轰击教堂、村庄及其周边地区。

快到十二点了，走在全师最前面的自行车连和上校指挥的军团会合。上级已下达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向前推进。

上校的军团在向前推进，几乎没有受到什么骚扰；但当部队接近布吕穆瓦时，听到几声枪响，原来是敌人的后卫部队在撤退。

村子已被夷为平地，几栋房子还在燃烧。在那里人们看到的是一片混乱：尸横遍地，伤者无数；到处是炸死的战马，炸毁的大炮，拦腰截成两段的弹药车和军用车。这里驻扎着敌军一个旅，正当他们打扫完战场，马上开拔的时候，整个旅遭到了这次突然袭击。

然而，从那教堂的顶上传来了一声呼喊。那教堂的大殿和正面的墙壁已倒塌，现在这里已是一片乱七八糟的瓦砾和石块，其状难以描述。唯有那钟楼的塔楼还依稀可辨，维持着原来的样子；它借助于那奇迹般的平衡还依然托着钟楼之上那细长的尖顶；但这塔楼由于几根横梁被烧毁，已被熏得漆黑了。

一个农民打扮的人几乎半个身子探出这尖顶之外，挥舞着胳膊，高声呼

喊着，以引起人们的注意。

军官们认出这是保尔·德尔罗兹。

人们穿过瓦砾，小心翼翼地沿着通向塔楼平台的楼梯往上攀登；在塔楼平台上，有一道很小的门通向尖顶。然而那小小的门口却堆着八具德国兵的尸体；同时那门已被炸倒，横在门口，挡住了通道，因此必须用斧头把门砍开，才能救出保尔。

黄昏时分，人们已看到，继续追赶敌人已碰到了非常严重的障碍。这时，上校在广场上集合了自己的部队，并热烈拥抱保尔·德尔罗兹下士。

“首先要奖赏你，”上校对保尔·德尔罗兹下士说，“我已给你争取了一枚军功奖章。就凭这次表现，你也应该得到这枚奖章！我的孩子，现在说说你的看法吧！”

各连的军官和士官把保尔团团围住，保尔站在他们中间回答着他们提出的问题：

“天哪，这很简单，我的上校。我们的行动被间谍跟踪了。”

“这是明显的。但谁是间谍？这间谍在哪里？”

“我的上校，一个偶然的机使我了解到这一情况的。就在我们今天早晨占领的那个地方的旁边，也就是靠我们的左方有一个村子，村子里面有一个教堂，不是这样吗？”

“是的，但我一到那个村子就下令全村的人撤离了村子，教堂里也没有留下任何人。”

“如果没有任何人留在教堂里，那么立于钟楼顶上的那只风向标为什么指示风是来自东边呢？而实际上当时的风是来自西边。当我们转移阵地后，这风向标所指的方向又为什么向我们偏斜呢？”

“你对此可以绝对肯定吗？”

“是的，我的上校！正是因为这点，我在得到您的允许之后就毫不犹豫地溜进了教堂，又神不知鬼不觉地钻进了钟楼。我并没有弄错，一个男人正在钟楼里，经过一番周折，我成功地逮住了这个人。”

“这个无耻之徒！是法国人吗？”

“不是法国人，我的上校！一个化装成农民的德国人。”

“该枪毙了他！”

“没有枪毙他，我答应给他一条生路。”

“这是不可能的。”

“我的上校，必须清楚地了解他是怎样把情况告诉敌人的。”

“那么是怎样向敌人传送情报的呢？”

“哦，这不复杂。这教堂面朝北，有一个大时钟。那钟面我们当然无法看到。我们的人从里面操纵这时钟的指针，让最长的那根指针在三四个数字上交替地拨来拨去以报告我们离教堂的精确距离，而这距离的方位就是风向标的方向。这就是我亲自操纵的。所以敌人很快根据我的指示修正了他们射击的方位和距离，下意识地朝甜菜地进行了炮击。”

“原来如此！”上校笑着说。

“接下来我要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亲自去第二个观察哨所。从那里可以接到间谍的情报。这样，我就能够了解到敌人的炮兵阵地隐蔽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能了解到呢？因为间谍并不知道我上面讲的这些细节。因此我一直跑到这里。只是在到达这里后，我才发现敌人的炮兵部队以及敌人的一个整旅

驻扎在这教堂的附近，而教堂正是他们炮兵部队的观察所。”

“这可是一种很冒失的行为啊！他们没有向你开枪吗？”

“我的上校，我穿上了间谍的衣服，也就是他们的间谍的衣服。我说德语，我又知道他们的口令。他们之中唯一认识这个间谍的是那位负责观察的军官。军官听我说我的真实身份已被一些法国人识破，而且我是刚刚从他们那边逃脱出来的，他一点也不怀疑就把我派到他那里工作。”

“你有勇气这么做……？”

“必须有这种勇气，我的上校。另外，我确实掌握了所有的王牌。这个军官对我没有任何怀疑，当我攀上塔楼的平台时，他正在转发他的情报。我没有费多大周折，就向他猛扑过去，用东西塞住了他的嘴。我的任务完成了，下面的事情就是按约定给你们发信号。”

“就只有这件事了！可是你周围还有六七千德军啊！”

“这是我向您答应下来的事，我的上校。当时已经十一点钟了。夜间和白天发信号所必须的东西都在塔楼的平台，那么干嘛不利用这些东西呢？我点燃了一枚火箭，接着点燃了第二枚，第三枚和第四枚，战斗就打响了。”

“但这些火箭，都是用来提醒我们修正对钟楼的射击偏差；而当时你正在这钟楼上啊！我们的大炮是在向你开火啊！”

“哦，我可以向您发誓，我的上校，在这样的时候，这种想法我思想上根本就不存在。第一发炮弹击中教堂的时候，我感到是在欢迎我。敌人几乎没有给我思考的余地，他们立即派了约六名精壮士兵登上塔楼。其中有几个已倒在我手枪的枪口下面；但他们接着又发起了一次攻击，随后又发起了一次攻击。我不得不藏在那用来关闭尖顶这个“野兽笼子”的门的背后。他们把门推倒后，这扇门又正好成了我的路障；因为我有从第一批进攻者那里夺取的武器和弹药，又因为我处在万夫莫攻的有利地势，而且他们几乎看不到我，所以我很容易坚持打了这样一场地道的包围战。”

“当时我们的大炮正在炮击你。”

“当时正是我们的大炮解救了我，我的上校。因为，您想想看，这教堂一旦被摧毁，这屋架一旦被烧起来，那他们也就不敢到塔楼来冒险了；而我呢，那也就只好耐着性子等着你们到达了。”

保尔·德尔罗兹作了最简单的叙说，好像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事情。上校再次向他表示了祝贺，并向他确认，他已被晋升为中士，同时对他说：

“你没有什么要求向我提出来吗？”

“有，我的上校。我希望审问留在那里的那个德国间谍，同时我要换上我藏起来的那套军服。”

“当然可以，就这样说定了！现在请你和我们一起共进晚餐，然后，我们给你一辆自行车。”

晚上七点钟，保尔·德尔罗兹返回第一个教堂。那里等待他的完全是一种失望。那间谍已砸碎锁链逃走了。

保尔在教堂，在村子四处搜寻，但没有结果。但是他在楼梯的一级台阶上拾到了一把匕首。在这之前，当他向间谍猛扑过去的时候，他的对手企图用这把匕首伤害他。

这把匕首和他三个星期之前在奥纳坎公园一座小门前面的草丛中拾到的那把匕首一模一样。同样的三角刀，也是棕色角质刀柄，上面也有四个字母：H. E. R. M.。

那位和杀害他父亲的凶手埃米娜·唐德维尔惊人地相似的女人，和他与之搏斗过的间谍使用的都是相同的武器。

第二天，保尔那个团所在的师继续进攻，在击溃了敌人之后进入比利时。但晚上师长接到了撤退的命令。

撤退开始了。撤退对大家来说是痛苦的，但对我们取得了初战胜利的部队来说也许更痛苦。

保尔及其第三连的同伴们一直处在愤怒之中。在比利时度过的半天，他们看到了一座小城市被德国人炸成一片废墟；他们还目睹了八十名被枪杀的妇女的尸体；倒挂的老人；成堆的被割喉杀害的儿童。面对极其凶恶和残忍的敌人，难道还必须撤退！

比利时的一些士兵加入了这个团，他们的脸上还充满恐惧的神情。他们讲述的事情，甚至都令人难以想象。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还必须撤退！必须撤退，把仇恨藏在心底；把强烈的复仇愿望化成紧握手中枪的力量。

为什么撤退？这不是失败。虽然撤退途中几次突然停下来，几次对被打乱的敌人进行猛烈的反击，但我们的撤退仍然是有良好秩序的撤退。以数量上的优势粉碎了一切小股敌人的抵抗；大批的野蛮人在改过自新；两千名新生力量代替了一千名阵亡者；然而还在撤退。

一天晚上，保尔从一星期前的一份报纸上了解到这次撤退的一个原因，这消息使他心里感到难受。八月二十日，高维尼在最难以解释的情况下突然遭到几个小时的炮击，接着敌人向高维尼发起了攻击。当时人们希望这个要塞至少再守住几天；这对我军在德军左侧的作战活动将是更加有力的支持。

高维尼最终没有守住。奥纳坎城堡也许像保尔本人所希望的那样被热罗默先生和罗莎莉夫人放弃。由于野蛮人在他们的侵略活动中所使用的极其残酷的和残忍的手段和方法，这座城堡现在大概已被夷为平地，被掠夺和被洗劫一空了。在这方面，那些疯狂的匪徒还在加快他们的侵略步伐。

八月底那些不祥的日子，也许是法国过去所经历的最悲惨的日子。巴黎受到威胁，已有十一个省受到了侵犯，那死亡的风正向这个英雄的民族刮过来。

在这些日子的一个早上，保尔听到他后面一群青年战士中有一个人高兴地呼喊他。

“保尔！保尔！最后我终于实现了我的愿望！多幸运啊！”

这批青年士兵，都是自愿应征入伍，被分派到这个团的。在他们中间，保尔很快就认出了伊丽莎白的弟弟贝尔纳·唐德维尔。

他没有时间考虑应该对他持什么态度。他的第一个动作是掉过头去，但是贝尔纳已经抓住了保尔的两只手并亲切友好地握着他的手。贝尔纳的这种情感表明青年人还一点都不了解保尔和他妻子之间已出现的感情裂缝。

“是的，是我，保尔，”他快乐地说，“我们可以以‘你’相称呼，是吗？是的，是我，这使你感到惊讶了，嗯？你会认为这完全是一次上天安排的碰面，一次我们都料想不到的巧合吧？姐夫和内弟两人会聚在同一个团里！……不，这不是巧合。这是根据我自己明确的要求安排的。‘我从军，’我说，也差不多是这样对当局说的，‘我从军，这是我的义务，也是我的乐趣。但是作为一个优秀的全能田径运动员，作为受到各种体操协会奖励和参加过服役前的军事训练的我，希望立即被派往前线，把我送往我姐夫保尔·德尔罗兹下士那个团。’当局不能免去我的兵役，所以把我派到了这里……”

喂！怎么样啊？你好像不高兴？”

保尔几乎没有听见他说什么，他自言自语地说：“这就是埃米娜·唐德维尔的儿子。触动我心事的这个人就是杀害……的女人的儿子。”但是贝尔纳是那样地坦率，又是那么天真无邪，那么满心喜悦，保尔说话了：

“高兴，高兴，……但你还是孩子！”

“我还是个孩子？我的年纪不小了。我从军那天已满十七岁了。”

“那么，你的父亲呢？”

“爸爸准许我从军。否则我也不会准许他从军的。”

“怎么？”

“是的，我父亲从军了。”

“你父亲从军了？他那样的年纪也从军了？……”

“怎么？但他还很年轻。他从军那天满五十岁！他被分到英国参谋部当翻译。你看，我们全家都当兵了……哦！我忘记了一件事，我这里有一封伊丽莎白给你的信。”

保尔有点发抖，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想过要向他的内弟询问关于他年轻妻子的情况，他一边拿着信一边低声说：

“哦！她把信交给你……”

“不是，她从奥纳坎给我寄来的。”

“从奥纳坎寄的？但这是不可能的！伊丽莎白在动员的当天晚上就离开了奥纳坎。她去了肖蒙她姑母家啊。”

“根本没有离开奥纳坎，也根本没有去姑母家。我曾去姑母家告别，自战争开始以来姑母没有接到伊丽莎白的任何消息。此外，你瞧这封信，‘请巴黎唐德维尔先生转交保尔·德尔罗兹。’而且这邮戳也是奥纳坎和高维尼的。”

保尔看过信封后，含含糊糊地说：

“是的，你是对的。邮戳上的日期清晰可辨：八月十八日。八月十八日……而高维尼是在八月二十日——也就是信发出后两天——落入德国人之手的。因此伊丽莎白当时还在那里。”

“不是这样，不是这样，”贝尔纳喊了起来，“伊丽莎白不是个孩子。你很清楚，她决不会在离边境很近的地方等待德国人的！这边一打响，她就可能离开了城堡。她的信可能就是告诉你这件事。看看她的信吧，保尔！”

相反，保尔对他看完这封信后将得悉的那些消息一点也不怀疑，他两手哆嗦着拆开了信封。

伊丽莎白这样写道：

保尔：

我不能作出离开奥纳坎的决定。一种责任让我留在那里，这是我还没有尽到的一种责任，即拯救我记忆中的母亲的责任。保尔，你是非常理解我的，我母亲在我看来是最纯洁的人。我母亲曾怀抱着我，哄我入睡。我父亲把他全部的爱都献给了她。因此我母亲甚至是不容怀疑的。但你在指责她，我要保卫我母亲免受你的指责。

我相信我的母亲，我并不需要什么证据；为迫使你相信，我将找到证据。我认为我只能在这里才能找到这些证据，因此，我将留在这里。

尽管有消息说敌人已逼近奥纳坎，热罗默和罗莎莉也还是留下来了。他们都是正直的人。既然我并不是孤身一人留下来，那你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伊丽莎白·德尔罗兹

保尔把信重新折叠好，他脸色苍白。

贝尔纳问道：

“她已经不在那里了，是不是？”

“不，她还在那里。”

“怎么！这是疯啦！要知道面对的是这样一些残忍凶恶的敌人啊！……这是一座孤立的城堡！……喂！喂！保尔，她竟然不知道可怕的危险在威胁她！谁能让她留在那里？哦！真是太可怕了！……”

保尔的脸色紧张，拳头也握得紧紧的，但他仍保持着沉默……

五 高维尼农妇

三星期前，保尔得悉战争爆发，他思想上出现了一种要作出自我牺牲的决心，这是一种要立即付诸实行的和不可改变的决心。

他生活中的挫折和不幸，他同他一直爱着的女人的婚姻所带来的恐惧和厌恶，他在奥纳坎城堡所得到的事实和信念，所有这一切使他感到那样地震惊，以致死亡在他看来是一种解脱。

他认为，战争就是死亡，而且是瞬间发生的、不会引起内心任何冲突的死亡。在战争打响后的最初几个星期里，他可能看到了那一切动人心弦的、令人鼓舞的、既庄严又壮丽的行动，他也可能看到了那无懈可击的动员令，士兵们的热情，法国上下令人赞叹的团结一致，还有全国人民的觉醒。但这些壮观的场面中没有一件能吸引他的注意力。在心灵深处他已暗下决心，他将必须完成某种壮举，就是以后有千载难逢的好运也不可能使他回头。

因此，从第一天起他就认为自己找到了适当的机会：他怀疑间谍就呆在教堂的钟楼里，因此首先抓住这个间谍，然后再钻进敌军的心脏部位报告他们阵地的情况，这就肯定无疑地要冒死的危险。他勇敢地向死亡走过去了。然而，因为他非常清楚自己的任务，所以他既勇敢又谨慎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就是去死，对，那也要在成功之后去死！他在行动中以及在成功中尝到了一种他过去未曾想到而且是从来没有过的喜悦。

他发现了间谍使用过的那把匕首，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这个男子和企图用匕首刺杀他的那个男子之间究竟有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这件事和十六年前已故的唐德维尔伯爵夫人之间又有什么样的联系呢？这三个人都干着相同的勾当，那就是从事卖国和间谍活动。保尔对他们这种勾当的不同表现形式都是在无意中碰见的。那么这三个人又是怎样和这同一性质的勾当联系在一起的呢？他们隐蔽的联系方式又是怎样的呢？

然而主要是伊丽莎白的信给保尔特别沉重的打击。因为年轻的妻子还处在那炮火和枪林弹雨之中；因为她还处于那城堡周围血与火的斗争之中。那里只有得胜者的疯狂和狂热；那里只有燃烧的战火，交战的枪声；那里只有敌人的暴行，人民的痛苦。她年轻，漂亮，几乎是孤身一人，毫无自卫能力！她只能呆在那里，因为保尔没有勇气再见到她，也没有勇气把她拉到自己身边来。

这些想法在保尔心里骤然引起了一阵丧气和消沉情绪，但他很快从这些苦恼中走了出来，只身去迎接某种危险，继续把自己那不同寻常的事业进行到底。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要以那种曾使他的同伴既感到惊讶又赞叹不已的勇敢精神和顽强毅力把这种事业进行到底。从今以后，他所追求的与其说是死，倒不如说是追求人们体会到的那种不怕死的激情。

九月六日这个日子终于来到了。这是闻所未闻的一个好得不可思议的日子，就在这一天，部队司令向部队发出了不朽的讲话，最后命令他们向敌人发起进攻。人们非常英勇和痛苦地承受的撤退现在已经结束。几天来他们进行的是以一对二的战斗，没有时间睡觉，也没有时间吃饭，只是竭尽全力地行军，个个累得气喘吁吁，精疲力竭，后来，他们甚至都麻木了，对一切都感觉不到了，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在路边的沟里一躺下来，等待他们的便是死亡……部队司令讲话了，就是向这些士兵们说话了：“停下休息！向后转！现在我们要直接逼近敌人！”他们掉过头，折了回去。

这些垂死的人又有了活力，情绪也从最低的状态转向高涨，大家都恢复了毅力，他们互相争辩着，好像拯救法国的责任只落在自己一人肩头似的。有多少士兵，就有多少崇高的英雄，上级要求他们不战胜便成仁。他们是胜利者。

在这些最勇敢的人们中，保尔走在最前面，最引人注目。保尔意识到他所做的，所尝试的，以及他所得到的成功，所有这一切都已超过了现实的限度。九月六日，九月七日，九月八日以及从九月十一日至十三日，尽管极度疲劳，尽管不能吃饭，不能睡觉，尽管这一切都达到了一种人们甚至都想象不到人能忍受的极限，但保尔的思想里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前进！再前进！永远前进！不论是在阴凉处，还是在烈日下；不论是在马思运河边，还是阿尔戈纳走廊地带；当他所在的师被派去增援边境部队时，不论是向北行进，还是向东进军；不论是俯卧，还是在耕地里匍匐前进；不论是站立起来，还是上刺刀；保尔都始终在快速前进，每一步都代表着“解放”，都意味着“胜利”。

每一步也激发着他的仇恨。啊！他父亲过去憎恨这些人，那是多么有道理！今天，保尔又在根据这些人的行为判断他们：到处都是令人惊讶的蹂躏行为，到处都是荒谬绝伦的灭绝行为；处处是战火，是掠夺，是死亡；人质被枪杀，妇女仅仅是为了供他们取乐而无端地被杀害；教堂，城堡，富人的别墅，穷人的破屋，都无例外地被毁坏殆尽。连废墟本身也遭到了破坏，尸体也遭到鞭挞。

同这样的敌人进行斗争，是何等快乐啊！保尔所在的团突然减员一半，但他们犹如松开绳子捕获猎物的猎犬群死死地咬住猛兽。随着这头猛兽越来越靠近边境，它好像变得更加凶恶更加可怕了。尽管如此，人们还要向它发起猛攻，希望给它以致命的打击。

有一天，保尔在两条公路交叉道口的路标上看到以下字样：

距高维尼：十四公里

距奥纳坎：三十一公里四公里

距边境线：三十八公里三公里

啊！高维尼，奥纳坎！他读到这些意想不到的字母时，心里是何等激动！平时他专心致志于战斗和其他事情，很少注意到路过之处的地点名称，而常常是由于偶然的情况才使他得悉那些地点名称的。现在他一下子就到了距奥纳坎城堡很近的地方！距高维尼只有十四公里了！法国部队是不是开向那个在一种非常奇怪的情况下被德国人攻占的小要塞高维尼呢？

昨天。自拂晓就开始了对敌人的进攻，敌人似乎更疯狂地进行着抵抗。保尔的上尉派他率领一个班行进至布莱维村，并命令他，如果敌人已撤退，就进村子，但不要再向前推进。那天，保尔在他那个班走过这村子的最后一批房屋后看到了这块路标。

他感到十分不安，一架单引擎飞机刚刚从这个地区上空飞过。前面可能有埋伏。

“我们回村子吧，”他说，“我们一边等待，一边设路障。”

但是，突然传来一阵轰隆轰隆的声音，这声音是从已绿化的小山丘的背后传来的。这小山丘正好从高维尼这一侧与公路相交。这个声音越来越清楚，保尔很快就辨别出是一辆汽车马达发出的巨大隆隆声，也许是一辆装甲车驶过的声音。

“你们赶快进入壕沟，”他向手下人喊道，“请你们藏在草堆里，上刺刀！任何人都不许动！”

他深知这种危险，因为这辆汽车要穿过这个村子，朝连队驻扎地的中心部位冲过去，以制造恐怖，然后可能经另一条路离去。

保尔飞快地爬上一棵满身裂口的老橡树树干，安稳地坐在树枝中间，这树枝距公路约几米高，正好悬在路面之上。这正是一辆装甲车，它全身披着钢甲，模样奇形怪状，看上去令人生畏，但这是一辆相当老式的装甲车，人们从钢板上面可以看到里面人的头和头盔。

装甲车在公路上全速前进，随时准备着一旦有情况就冲向目标。车里的人都躬着背，保尔数了一下，有半打人，两挺机枪的枪口突出在车身之外。

保尔把枪托抵在肩上，瞄准了驾驶员。那是一个肥胖的日耳曼人，脸色鲜红，好像涂上了薄薄一层血似的。接着，他沉着地等待了一个合适的时间，扣动了扳机。

“冲啊！小伙子们！”他一边高声喊着，一边从树上跳了下来。

然而，他根本就不需要发起进攻，驾驶员胸部中了一枪，而且在这之前，他又及时刹住了车，把车停了下来，德国人看到自己被包围，都举起了手。

“同志，同志！”

他们中间的一个在扔下武器后跳下车，急忙朝保尔走过来，他说：“我是阿尔萨斯人，中士！斯特拉斯堡的阿尔萨斯人！啊！中士！我一直在等候这个时刻的到来！我等了相当长的日子了！”

保尔的人押着俘虏去村子的时候，保尔迅速地盘问了这位阿尔萨斯人：

“装甲车是从哪里开过来的？”

“从高维尼开过来的。”

“高维尼还有部队吗？”

“很少。只有一支后卫部队，最多二百五十人。”

“各要塞里有多少人？”

“和高维尼的人数差不多。人们曾认为没有必要修复炮塔，而现在已经措手不及；究竟是要坚守下去，还是向边境撤退，他们现在举棋不定。因此，派我们进行侦察。”

“那么，我们可以进军了吗？”

“可以，但要马上进军，不然的话，他们将得到大部队即两个师的增援。”

“援军将在什么时候到达？”

“明天到达，这两个师可能于明天十二时许穿过边境。”

“它妈的，必须抓紧时间。”保尔说。

保尔一边仔细检查了装甲车，下令搜查俘虏并缴了他们的械，同时他还考虑了要采取的措施。这时候，保尔他们之中留在村子里的那个士兵跑来向他报告，一支法国部队已到达村子，那是一名中尉指挥的部队。

保尔赶紧让这位军官去了解情况，因为事态的发展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他自己则开着刚才缴获的那辆装甲车去侦察敌人的情况。

“或者，”那位军官说，“由我来负责这个村子，并由我安排尽可能早地将情报报告师部。”

装甲车驶向高维尼方向，车里挤着八个人，其中的两人因为要负责这两挺机枪，所以对枪的结构进行了研究。阿尔萨斯人——即那个俘虏——站着，这是为了使人们处处看到他的头盔和身上的军服，他负责监视前方。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几分钟内决定和执行的，没有经过讨论，也没有人在细节问题上纠缠不休。

“听凭上帝的安排吧！”保尔抓住方向盘，高声喊了起来：

“朋友们，你们都随时准备把这次冒险进行到底吗？”

“甚至还要进行得更彻底些，中士。”在他身边的一个战士说，他听出了他的口音。

这正是伊丽莎白的弟弟贝尔纳·唐德维尔。贝尔纳属于第九连。保尔在和他见面后成功地避开他，或者至少不和他说话。但保尔知道这个年轻人作战勇敢。

“啊！是你，”他说。

“正是本人，”贝尔纳高声说，“我是跟随中尉一起来的，当时我正好看到你登上装甲车，把那些来到这的人带走。我看你会明白我是不是已经抓住了机会。”

接着他又补充了几句，喉咙哽得差点说不出话来：

“这就是在你指挥下打漂亮仗的机会，也是和你说话的机会，保尔……因为直到目前为止我的运气一直不佳……我过去甚至还认为，你不会像我期望的那样和我在一起……”

“不是，不是，”保尔说，“……然而，我担心……”

“是关于伊丽莎白，是吗？”

“是的。”

“我知道。但这仍然不能说明我们之间存在着某种……比如说某种不便和为难。……”

这时候，阿尔萨斯人嘱咐大家说：

“不要露面，……有普鲁士的枪骑兵！……”

一支巡逻队在树林的拐弯处一条交叉道上突然出现。阿尔萨斯人在他们身边经过时，向他们喊道：

“走开，同志们！快！法国人来了！……”

保尔借此机会不回答他内弟的问题，他加大了速度，装甲车向前驶去，发出了隆隆的声音，装甲车爬上斜坡，又像一阵风似的冲下斜坡。

敌人的巡逻小分队越来越多，阿尔萨斯人或者向他们呼喊，或者向他们打手势，示意他们立即撤离。

“看到他们真是滑稽可笑！”他一边笑着一边说，“他们总是在我们后面疯狂地跑一阵子。”

他又说：

“我提醒您，中士！按现在的速度，我们很快就进入高维尼的腹地了。这是您所希望的吗？”

“不是我所希望的，”保尔反驳着说。

“如果我们被包围了怎么办？”

“被谁包围？不管怎么说，那些小股逃兵是不可能阻止我们返回的。”

贝尔纳·唐德维尔说话了。

“保尔，我猜你根本就不打算回去了。”

“实际上我一点也没有考虑，你害怕了？”

“哦！这话太难听了！”

在沉默了一会儿后，保尔继续往下说，语调没有那么生硬了：

“我真是后悔，这次不该让你来，贝尔纳。”

“难道我遇到的危险比你和其他人遇到的危险要大？”

“不是。”

“那么，请你对我不要有任何后悔了。”

阿尔萨斯人一直站着，欠着身子和坐着的中士说话，他报告说：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教堂钟楼的尖顶了，它就在我们正前方那排树的后面。这就是高维尼城了。我认为，从左边高地上斜插过去，我们就可以观察到城里所发生的一切情况了。”

“如果进入城里，那我们就会观察得更清楚了。”保尔指出，“不过，我们就要冒大的……特别是你这位阿尔萨斯人冒的危险就更大了。因为你是俘虏，德国人会枪杀你的。在进入高维尼之前，我应该让你下去吗？”

“您想想清楚，我是不会下车的，中士。”

这条公路与铁路线相接，再过去就看到城市的第一批房子，看到一些士兵了。

“不要跟这些士兵说任何话，”保尔命令道，“没有必要惊动他们，否则，他们在关键时候可能会从背后袭击我们。”他已认出了火车站，而且看到了这火车站十分繁忙。去城市的那条盘山公路的沿线，有一些头戴尖顶头盔的士兵来回游动。“往前走！”保尔高声喊着，“如果部队集合，这地点就只能是广场了。两挺机枪准备好了吗？步枪呢？贝尔纳，请你把我的步枪准备好！看到第一个信号，立即进行自由射击。”

装甲车猛烈地冲向广场中心。和他预料的一样，广场上有一百来名士兵都集中在教堂门厅前面，离枪架不远的地方。教堂现在只是一堆瓦砾，广场附近的房屋几乎全部被炸毁。

呆在旁边的军官们，派出了这辆装甲车进行侦察，很明显，他们正等待着装甲车回来，而后就坚守这座城市问题作出决定。当他们看到装甲车返回的时候，发生了愉快的欢呼声，个个都在指手划脚地说话。他们人数很多，可能是联络官和他们汇合了。他们中间有一名身材高大的将军，显得很突出。广场上每隔一定距离停放一辆装甲车。

街道是用石块铺成的，但没有人行道。甚至广场和街道之间也没有任何人行道。保尔的装甲车沿街道开着，在离军官二十米时，他突然打了一下方向盘，那可怕的装甲车直朝那些军官冲去，把他们撞倒，然后压碎；接着装甲车又冲着枪架开过去，就像用线穿珠子一样，把所有的枪架一路压得粉碎；最后像一个无法抵挡的大铁锤直向广场上的士兵砸过去。士兵们顿时死的死，伤的伤，有的疯狂逃窜；广场上一片痛苦和惊恐的喊叫声，完全处于混乱状态。

“自由射击！”保尔呼喊，他已停下了自己手中的装甲车。这时，从广场中央的一个难以攻破的掩体中突然射出了一排子弹；装甲车上的两挺机枪发出了急促的嗒嗒射击声。双方对射起来。

五分钟的时间，广场上躺满了尸首和伤兵，那名将军和几名军官一动不动地躺在广场上；那些幸存者各自逃命了。“停止射击！”保尔下了命令。

他驾驶着装甲车直朝通往车站的那条公路开去，车站的部队，听到枪声，赶来增援。两挺机枪几次齐射就把他们驱散了。保尔为监视进入广场的通道，迅速地围绕广场转了三圈，敌人从各个方向，有的从公路，有的从小路向边界地区逃窜。高维尼的居民们也从各个方向走出他们的家门，表示他们兴高

采烈的心情。

“请你们把伤员扶起来！请大家救治他们！”保尔命令道，“请你们把教堂的打钟人叫来！或者叫一个会打钟的人来！很紧急！要快！”

很快，圣器室的一名老管理人员来了。保尔对他说：“去敲警钟！我的朋友！用力敲警钟！你敲累了，另外一名同志替换你！去吧……敲警钟，不停顿地敲！”

这就是保尔和法国中尉商定的信号，就是要告诉师部，这次行动已获得成功，现在必须进军。

已经两点钟了。五点，参谋部和一个旅进驻高维尼，我们的75口径炮发射了几枚炮弹；晚上六点，这个师其余的部队到达后，就把德国人赶出了大约纳斯和小约纳斯要塞；这时德国人都已集中在边境线的前面，已决定在黎明时分将他们撵出边境。

“保尔，”贝尔纳在晚上点名后与保尔相见，他对他的姐夫说，“保尔，我要和你说一件事，……这件事一直使我感到困惑不解……这是一件非常可疑的事……你可以来判断或评价它。刚才，我在教堂附近的一条小胡同里散步，当时有一位妇女过来和我攀谈……这位妇女，我一开始都没有辨清她的面部特征和他穿的衣服。因为当时天很黑，几乎是伸手不见五指，但听到她穿的木鞋在路上走动的声音，我感到她是一个农妇，但她说话的方式使我有点意外：

“‘我的朋友，您也许能告诉我一点情况……’

当我说了一句听她吩咐的话以后，她便说开了：

“‘那好，我住在离这儿不远的一个小村子里，我刚刚知道你们师在这一带，于是我就到这里来了。因为我想看看你们师的一个士兵，但我不知道他所在团的番号……我有些时间没有收到他的信了，……可能他也没有接到我的信。啊！要是您碰巧认识他就好了！……这是一个很好的小伙子，他是那样勇敢！’”我回答说：“有时运气就可以帮您的忙啊，夫人。那么这个士兵叫什么名字？”

“‘他叫德尔罗兹，保尔·德尔罗兹中士。’”

保尔惊奇地叫了起来：

“怎么！找的竟是我！”

“是的，要找的正是你，保尔。但这种巧合在我看来是那样地古怪，因此我只给了你所在团和所在连的番号，没有向她透露我们之间的亲戚关系。

“‘哦，好！’她说，‘他所在团在高维尼吗？’

“‘是的，刚到这里。’

“‘那么您认识保尔·德尔罗兹吗？’

“‘只知道有这个名字，未见过人。’我回答说。

“我实在不能告诉你，我为什么要这样回答她，为什么要这样回答她。然后我仍和她攀谈以使她看不出我惊讶的心情。

“‘他已晋升为中士并得到嘉奖，正是这样我才听到别人说起他。您需要我给您打听一下情况，然后再带您去吗？’

“‘现在还不需要，’她说，‘现在还不需要，那样我将会过分激动的。’

“‘将会过分激动？’我看这事越来越可疑了，这个女人是那样渴望找到你，而现在也是她竟推迟与你见面的时间！

“我问她：

“ ‘ 您非常关心他吗？ ’ ”

“ ‘ 是的，我非常关心他。 ’ ”

“ ‘ 他也许是您家里的？ ’ ”

“ ‘ 他是我的儿子。 ’ ”

“ ‘ 您的儿子！ ’ ”

“ 可以肯定地说，直到目前为止，她还没有想到我在盘问她，但我是那样地感到惊讶，以致使她后退到阴暗处，好像是为使自己处于防御的状态。

‘ 我悄悄地把手放进我的口袋，抓住了我一直随身带的小电筒。我按了开关，把光照到她脸的正中间，同时向她走了几步。我这一行动使她张惶失措，她先是站着一动不动，几秒钟后，她猛地把盖在头上的方围巾往下一拉，而且使劲地打着我的胳膊，结果我的手电筒掉到了地上，接着而来的就是一片沉寂，一点声音都没有。她在哪里？在我前面？在我右边还是在我左边？当我重新找到了我的手电筒之后，我发现地上有一双木鞋，这是她逃走时留下来的。这时候才对我上面提的问题作了注解。后来我寻找过她，但是没有找到，她消失了。 ’ ”

保尔越来越专心地倾听着他内弟讲述的故事。

他问他的内弟：

“ 那么你看到了这个女人的面孔罗！ ”

“ 哦，看得非常清楚，这是一张精神饱满的面孔。眉毛和头发都是黑的，一副凶相，……至于她穿的衣服，穿的是一套农妇的服装，但是这服装太干净，太古怪，使人感到是一种乔装打扮。 ”

“ 大约多大年纪？ ”

“ 四十岁。 ”

“ 有朝一日你能认得出这个人吗？ ”

“ 那根本没问题。 ”

“ 你和我谈到一块方围巾吧？这条围巾是什么颜色的？ ”

“ 黑色的。 ”

“ 这方围巾是用什么扣上的？是用花结扣的吗？ ”

“ 不是，是一颗胸针。 ”

“ 是一颗浮雕宝石？ ”

“ 是的，是一颗宽大的周围镶金边的浮雕宝石。你怎么知道的？ ”

保尔将这个秘密保持了相当长的时间，他低声地说：“ 我明天领着你去奥纳坎城堡的一间房子里看一幅肖像，这幅肖像同那个和你攀谈的女人可能非常相像。这种相像也许是两姐妹之间的那种相像……或者……或者…… ”

他抓着他内弟的胳膊，把他拉到一边说：

“ 你听着，贝尔纳，在我们身边，在过去和现在都存在着一些令人可怕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对我的生活，伊丽莎白的的生活，当然也对你的生活产生着重大影响。这就是一种无边的黑暗。我就是在这无边的黑暗中挣扎和搏斗，也是在这黑暗中，有一些我并不清楚的敌人，二十年来，一直在继续一种我无法理解的计划。在这场斗争一开始，我父亲死了，成了一次暗杀的牺牲品；今天敌人又把矛头指向了我。我同你姐姐的结合已破裂，什么也不能使我们相互亲近了；同样再也没有什么能使我和你之间建立起我们有权期望的那种友谊和信任了。你不要问我，贝尔纳，也不要试图去了解进一步的情况，也许有一天——我并不希望这一天到来——你将会明白我为什么要求你保持沉

默。”

六 奥纳坎城堡见闻

天刚刚亮，号声唤醒了保尔·德尔罗兹。炮战立即开始了，保尔很快就辨别出了我方 75 口径炮短促而单调的炮声和德军 77 口径炮那沙哑的犬吠式的炮声。

“你来了，保尔？”贝尔纳喊着，“下面的咖啡已准备好了。”两兄弟在一家酒店的楼上找到了两个房间。他们在一起美美地吃了一餐。保尔于前一天晚上去搜集了一些关于进驻高维尼和奥纳坎城堡的情报。在吃早餐的时候，保尔叙述了以下情况：

“八月十九日星期三，使高维尼居民满意的是，高维尼人民仍可以相信这个城市将能避免战争的摧残。在阿尔萨斯，在南希前面存在着战车；在比利时，战火也在燃烧。然而，敌军的努力似乎忽视了他们入侵的公路状况，即忽视了利瑟龙山谷的公路状况。这里公路狭窄，确实如此，一看就知道都是次级公路。在高维尼的一个法军旅正在积极地加强他们的防御工事。大小约纳斯要塞都筑有混凝土炮楼，时刻处于待命的状态。人们在等待着。”

“奥纳坎的情况怎样？”贝尔纳问道。

“在奥纳坎驻有一个轻步兵连，这个连的军官们住在城堡里面。他们在一支龙骑兵的支援下，沿着边界线进行二十四小时巡逻。

“上级给他们的命令是：一遇到紧急情况，立即通知各要塞，并且一边坚决抵抗一边撤退。

“这个星期三的晚上完全平静下来了。有十二名龙骑兵在国境线外面巡逻，直到看见德国小城市埃布勒库尔这个地方为止。在边界线的这一侧以及至埃布勒库尔的铁路沿线均未发现有部队调动的迹象。夜间也同样平静，听不到任何枪响。业已查明，至早上两点没有任何德国士兵穿过边界线。然而在两点整，传来一声巨大的爆炸声，接着在间隔很短的时间里又连续传来四次爆炸声。这五声巨响就是五颗 420 炮弹一下摧毁大约纳斯三个炮楼和小约纳斯两个炮楼所发出的爆炸声。”

“怎么！高维尼位于离边境线二十公里的地方，420 炮弹的射程达不到这个距离啊！”

“尽管如此，还是有六发重炮弹落到了高维尼，六发都落到了教堂和广场上。这六发炮弹是在二十分钟后落到这两处的，也就是说这正是敌人猜到的，警报发出之后，高维尼驻军正在广场上集合的时刻……”

“而实际上，事情正是这样发生的，你可以猜得到由此而来的大屠杀了。”

“是的，但我们可以再来一次，边界离我们二十四公里，这就使我们部队有时间重新集结和准备迎击这次炮击后的进攻，我们至少有三到四个小时的时间。”

“可是，还不到一刻钟，炮击还没有结束敌人的进攻就开始了。是一次进攻吗？怎么不是呢。我们的部队，即驻高维尼的部队以及从两个要塞赶来增援的部队被敌人团团围住，大量的有生力量被屠杀，被歼灭，甚至还没有来得及组织一次像样的抵抗，就溃不成军，而被迫向敌人投降了。这场进攻是在事先架起的探照灯的强烈耀眼的灯光下突然进行的，我军既辨不清方向，也不知所措，因而迅速解决了战斗。人们可以说，敌人从包围、进攻、夺取高维尼，直到最后占领这个城市仅用了十分钟。”

“然而敌人从哪里来的？又是从哪里走的？”

“我们一无所知。”

“边界线上不是有夜间巡逻队嘛？不是有哨所吗？奥纳坎城堡不是驻有一个连吗？”

“什么也不知道，没有任何消息，至于那三百人，其任务是监视和警戒；我们从来未听说过这三百人，从未听说过。人们可以重新组建高维尼驻军，或用逃亡的士兵来组建；或用当地居民验明并掩埋了的死人组建。但是奥纳坎的三百名轻步兵失踪了，没有留下任何踪影，既没有逃跑者、受伤者，也看不见尸体，什么也没有。”

“这真是难以置信，你查问过吗？”

“有十个人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长达一个月之久的调查，就是那些担负高维尼警卫重任的德国二级战时后备军的几名士兵也没有为难过他们。昨天晚上，他们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仔细的调查和研究，他们甚至都无法建立一种说得过去的假设。只有一点是确实的：事情是经过长时间周密策划和准备的；一切要塞、炮台、教堂和广场都是经过精确定位的；另外，攻城的大炮都是预先布置好，精确调准的，能使十一枚炮弹准确击中他们决心要击中的十一个目标。我讲完了。至于其他问题，那还是个谜。”

“奥纳坎城堡怎样了？伊丽莎白怎样了？”

保尔站起身来。早晨点名的军号吹响了，炮击越来越猛烈。他们两个一起向广场走去。保尔继续说：

“那里的神秘性也令人震惊，也许比其他问题还更神秘。一条横向的公路把高维尼和奥纳坎之间的平原截成两半，后来敌方就把这条公路指定为一条分界线，这里的任何人均无权跨越这条分界线，违者处死。”

“那么，伊丽莎白呢？……”贝尔纳说。

“我不知道，我再也不知道别的什么了。然而这死亡的幽灵是可怕的。这死亡的幽灵在所有的的事情上，在所有的的事件上游荡。听说位于城堡附近的奥纳坎村甚至都不存在了。这个村子已完全被摧毁，甚至可以说是被消灭了。这个村子的四百名居民作为战俘带走了。这消息的来源，我未能进行核实……”

保尔压低了说话的声音，嗓音有点发抖地说：

“那么，他们在城堡里干了些什么呢？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座城堡，我们还可以从远处看到城堡墙角的小塔楼，可以看到它的墙壁，但在这些墙壁的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伊丽莎白的命运怎么样？她冒着各种凌辱的危险只身生活在这些野蛮人中间，转眼又是四个星期了。不幸的女人！……”

他们俩到达广场时，太阳刚刚升起。保尔的上校叫住他，上校向他转达了师指挥官将军最热烈的祝贺，并向他宣布已提议给他授予一枚十字勋章，同时提议他晋升为少尉，今后担任他所在排的排长。

“就这些，”上校微笑着补充说：“除非你还有另外的要求……”

“我有两个要求，我的上校。”

“说说看。”

“首先，希望从现在起把我的内弟贝尔纳·唐德维尔，就是我面前的这个士兵，作为下士编在我这个排，他是胜任这个工作的。”

“行，我同意。第二个要求呢？”

“第二，我希望等一会儿进军边境时，让我这个排走奥纳坎城堡这个方

向，这个城堡也位于同一条公路上。”

“这就是说，指派你们这个排进攻奥纳坎城堡？”

“怎么？是进攻？”保尔不安地问，“但是敌人是在沿边境线，也就是城堡过去六公里的地方集结。”

“昨天，我们认为是这样的。实际上敌人集结在奥纳坎城堡。这是个最佳的防守阵地。敌人可以不顾一切地在那里坚持，等待援军的到达。最好的证据是敌人在反击。你看，这颗炮弹在那儿，在右边爆炸了；你看，在那稍远一点的地方，又一枚榴霰弹爆炸了……两颗……三颗榴霰弹……就是他们发现了我们刚刚设置在附近高地上的炮兵阵地及其准确的位置，然后特意炮击我们的阵地。他们大概拥有二十来门大炮。”

“那么，”保尔被一种难以忍受的念头所困扰，因而结结巴巴地说，“那么，我们大炮的射击是指向……”

“当然是指向他们，这是不言而喻的。我们的75毫米口径炮炮击奥纳坎城堡已整整一个小时了。”

保尔尖叫了一声。

“您说什么？我的上校，奥纳坎城堡已受到炮击……”

在保尔旁边的贝尔纳·唐德维尔焦急不安地重复着下面这句话：

“奥纳坎城堡被炮击，可能吗？”

感到惊讶的上校问道：

“你们了解这个城堡吗？也许这个城堡是你们的？是吗？你们的亲戚还住在这个城堡里吗？”

“我妻子还住在那里，我的上校。”

保尔的脸色苍白，尽管他为控制自己的情绪而竭力保持不动声色，但是他的手还是有点哆嗦，他的下巴有点抽搐。

人们用牵引车把三门重炮，也就是里马伊洛重炮，拉上了大约纳斯要塞。现在这三门大炮开始像响雷一样轰鸣起来，和75毫米口径炮强大的火力相配合。在听了保尔·德尔罗兹一番话后，这种炮击的情景真叫人有一种受不了的味道，上校和他周围的军官们都亲耳听了保尔的谈话，他们都沉默不语。战争的灾难一爆发，就是恐怖；这种灾难比大自然的力量还要强大；这种灾难也像大自然的力量一样，是盲目的，不公正的，同时也是无法逃避的。上校和军官们面临的就是这样一种局面，大家无能为力，无计可施；军官中没有一人想着要去说情要求停止炮击或减弱炮击的强度；保尔更没有考虑过这么做。

“敌人的火力好像在减弱，也许他们正在撤退……”他咕哝着。

三发炮弹在城市下方即在教堂的后面爆炸，从而使人们放弃了这种希望。上校摇了摇头。

“在撤退？还没有。广场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他们在等待援军。只有我们的军团投入战斗，他们才会罢休……不能耽搁了。”

实际上，进军的命令很快就送到了上校手里，这个团沿公路推进，部队在位于公路右边的平原上展开队形准备战斗。

“前进，先生们，”上校对他的军官们说。德尔罗兹少尉率领的那个排走在最前面。“少尉，目标——奥纳坎城堡。去那里有两条近路，你们可抄近路走。”

“是，我的上校。”

保尔的一切痛苦和愤怒都转化成一种巨大的行动需要。当他和他的部队出发的时候，他感到自己有无穷无尽的力量，他感到他一个人单枪匹马就能够攻克敌人的阵地。他像催赶羊群的牧羊人，不知疲倦地从这个士兵的身边走到那个士兵的身边，反反复复地向他们提出忠告和鼓励：

“你啊，我的朋友，你是一个朝气蓬勃的男子汉，我认识你，你肯定能顶得住……你，也一样，能顶得住的……但是你对自己的存在考虑过多，你总是抱怨。孩子们，需要开开玩笑的时候，还是要开开玩笑，是吗？需要我们加把劲，出把力的时候，我们就要舍得献出自己的一切，而不要瞻前顾后，犹豫不决，是吗？”

炮弹沿着他们走的这条路，在他们的头顶上呼啸着，呻吟着，爆炸着，这条路的上空已形成了一个铁与火的拱顶。

“把头低下来！弯下腰！”保尔呼喊。

保尔自己呢，始终站立在那里，面对敌人的炮弹泰然自若。然而当他听说自己的人，听说来自后方的人们以及来自邻近山地的人们要动身上前线去承受破坏和牺牲，他是那样地忧虑和不安。他想着，这个说不定会在什么地方倒下去，那个说不定会在什么地方射出一梭致命的子弹？

他几次低声说：

“伊丽莎白！伊丽莎白！……”

他总觉得他妻子受了伤，危在旦夕。这种幻觉使他不得安宁。几天以来，即从他得悉伊丽莎白拒绝离开奥纳坎城堡的那天起，他就不能不十分激动地怀念自己的妻子，他这种激动的心情与他气愤或生气时那种冲动的情绪是大不相同的。他对过去那种令人憎恶的回忆和那迷人的现实爱情生活也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当他想到那讨厌的母亲，那女儿的形像就不再出现在脑海里。她们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她们互相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伊丽莎白坚强勇敢，为了履行她认为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的义务，可以冒生命危险，在保尔的心目中她具有一种非凡的高贵品质，他是他过去爱过的和依恋过的妻子，也是他现在还爱着的妻子。

保尔停住了脚步，他和他的士兵来到了一片比较开阔的地带，可能被敌人发现了，顿时敌人的枪炮一齐向这片开阔地开火，几个士兵倒了下去。

“停止前进！”保尔下了命令。“卧倒！”

他一把抓紧了贝尔纳。

“躺下！小鬼，你为什么作无谓的冒险？……呆在那里……不许动！……”

他以友好的动作把他按在地上，用手按住他的脖子，亲切地和他说话，似乎想把在他心底重新唤起的对伊丽莎白所怀的那种温情表现在她弟弟身上。他忘记了他在前天晚上向贝尔纳说的那些刺耳的话，现在他已完全是另外一种口气了，话语中闪烁着过去不承认的爱的火花。

“不要动，小鬼！你明白吗？我本不该把你拉过来和我在一起，我也本不应该这样带着你到这战斗最激烈的地方来，我对你负有责任，我不想……我不能让你倒在敌人的枪口下。”

炮火减弱了，士兵们匍匐前进，来到两排白杨树之间，然后他们沿着这两排白杨树向前推进，经过一个缓缓的斜坡，然后向一个山顶进发。一条低凹的道路穿过这山顶。保尔已攀登到一个陡坡上，在此他可以俯视奥纳坎高地，他看到远处村子的废墟和倒塌的教堂。左边过去一点还有一堆乱石和树

木；那乱石和树木后面露出几堵墙，这里就是城堡所在地。

城堡周围各处的农场、草垛和谷仓还在燃烧……

后面的法国部队已分散部署在各个方向。一个炮兵连已隐蔽在附近的一个树林里，不停顿地向敌军炮击。保尔看到那里有几颗炮弹在城堡上面那一片废墟中爆炸。

保尔由于无法忍受这样的景象，因此又开始在他率领的部队前面奔跑。敌人的大炮停止了轰击，也许是被迫沉默的。然而，他们推进到离奥纳坎三公里的地方时。子弹又从他们周围呼啸而过。这时保尔发现有一支德国部队，正在一边撤向奥纳坎，一边开枪射击。

75毫米口径大炮和里马伊洛重炮一直在轰击，发出隆隆的炮声，这是令人恐惧的。

保尔抓住贝尔纳的胳膊，嗓音有些颤抖地对他说：

“如果我有什麼不测，你要告诉伊丽沙白我请求她原谅，不是吗？我请求她原谅。”

他突然感到担心，命运不允许他再见到他的妻子。他意识到他对她的态度是残酷的，是不能得到原谅的：因为他把并非她的错误归罪于她，而且把她看成一个过失者而抛弃了她；是他使她受尽了各种折磨。他飞快地走着，他的队伍远远地跟在他后面。但在这条近路和公路相接的地方，即在能看到利瑟龙山谷的这个地方，一名骑自行车的士兵赶上了保尔。上校已下令，要求保尔率领的排等待团的主力部队到达以便发起总攻。

这可是最严重的考验。

保尔越来越为兴奋所折磨，既激动又气愤，浑身都在发抖。

“哦，保尔，”贝尔纳对他说，“不要使自己陷入这样一种境地！我们将按时到达。”

“按时，为了什么？”他答到，“为了重新见到已经死去的她或者受了伤的她？或者根本就再也见不到的她？那又怎么样？我们的圣炮，它们难道就不能保持沉默吗？现在敌人已不回击了，我们的圣炮还炮击什么？那里只有尸体，……只有被毁的房屋。”

“是不是还有掩护德军撤退的后卫部队？”

“怎么，我们，我们步兵不是都在这里吗？这是我们的任务。首先将部队分散阻击，然后上刺刀猛冲。”

最后，保尔率领的那个排得到了第三连的加强，在上尉的指挥下又前进了。一支轻骑兵飞快地插向村子里以截断逃兵的退路；第三连则斜插城堡。

正面，死一般的寂静，可能有陷阱？难道不可以认为筑垒固守和设路障自卫的敌军正在准备作最后的顽抗吗？

两边都是老橡树，在通往城堡主要院子的小路上，无可疑迹象，看不到任何人影，也听不到任何声音。

保尔和贝尔纳始终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手指扣在枪的扳机上，他们锐利的眼睛在暗淡的光线下搜索着林中的矮灌木丛；在他们附近的被穿了几个大洞的那堵墙上，立着几根还在冒烟的柱子。

在接近城堡的时候，他们首先听到了呻吟声，接着又听到了一个气喘吁吁、声音嘶哑的人喊出来的凄厉而痛苦的叫声。这些都是德国的伤员。

大地突然抖动，犹如地壳内部激烈的变动使地壳震裂似的，原来是这堵墙的另一头发生了爆炸，像是连续不断的隆隆雷声。天空笼罩着一层砂和尘

埃，显得天昏地暗，各种东西的碎片如雨点般地落在地上。因为敌人已下令炸毁这座城堡。

“这可能是针对我们的，”贝尔纳说，“我们应该同时发起冲锋，看来我们对这件事的估计有偏差。”

他们跨过栅栏后，映入眼帘的是这样一幅惨状：院子里乱七八糟，城堡的墙角塔楼都被拦腰炸成两截，整个城堡已化为乌有，附属用房还在燃烧，危在旦夕的伤员在抽搐着，尸体横七竖八地摊在地上……看了这些，使他们都感到害怕，甚至作了一个后退的动作。

“前进！前进！”迅速赶到这里的上校高声喊着，“有些部队大概是通过森林公园溜走了。”

保尔认识路，几星期前，他曾在非常悲惨的境况下走遍了这个森林公园。他向前冲过去，通过草坪，来到满地乱石块和连根拔起的树堆中间，但是当他到达正好看见耸立在树林进口处的小亭子的地方时，他突然停住了脚步，好像一下子被钉在地上似的动弹不得。贝尔纳和所有的人都吓得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他们看到，靠着这亭子的墙壁，立着两具尸体，敌人用一根链子先捆住他们的肚子，然后绑在两个铁圈上，上半身垂在铁链子上，胳膊下悬至地面。

一具男尸和一具女尸。保尔认出是热罗默和罗莎莉。

他们是被枪杀的。

在这两具尸体的旁边，链子一直伸过来，第三个铁圈已牢牢地钉在墙上了，石膏灰泥上沾有鲜血，留下的弹痕清晰可见。毫无疑问，存在着第三名受害者，其尸体已被人搬走。

保尔靠近墙壁仔细察看，看到了石膏灰泥上留有一块弹片。在这洞孔的边缘，即在石膏灰泥和弹片之间，发现了一小撮头发，一小撮金黄色的头发，一小撮从伊丽莎白头上拔下来的头发。

七 H.E.R.M.

这城堡现在只有绝望，只有恐惧。保尔当时就深切地感到迫切需要报仇雪恨；这种复仇是不能等待的，是不惜任何代价的。他看了看他周围的德国人，好像所有这些躺在公园里痛苦呻吟的德国伤兵都是犯下这滔天罪行的刽子手。

“胆怯而残忍的家伙！”他牙齿咬得咯咯响地说，“杀人犯！……”

“你就确信无疑了吗？……”贝尔纳结结巴巴地说，“你就确信无疑这些就是伊丽莎白的头发吗？”

“肯定是的，肯定是的。德国人肯定像对待另外两个人那样枪杀了她。他们两个我都认得出来，他们是城堡的看守，她是他的妻子。啊！可怜的人们！……”

保尔举起他的枪托朝着正在草地里艰难地爬行的德国人正要砸过去，上校来到了他的身边。

“怎么，德尔罗兹，你要干什么？你的部队呢？”

“啊！您是知道的，我的上校。”

保尔匆忙向上校走过去，好像失去了理智，他一边挥舞着手中的枪，一边说：

“他们杀害了她，我的上校；他们杀害了我的妻子，……瞧！他们把她和另外两个侍候她的人悬挂在这堵墙上，然后把他们杀害了……她才二十岁，我的上校，……噫！必须把他们都杀了。像狗一样把他们都宰了！……”这时，贝尔纳已经拖着那个德国兵过来了。

“不要耽搁时间。保尔。我们要在那些还在同我们作战的人身上复仇……我们不是听到那边的枪声了吗？大概那里有敌人被我们包围了。”

保尔几乎不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他是那样地愤怒，又是那样地痛苦，他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了，现在他又开始奔跑了。

十分钟后，他赶上了自己的部队。一眼看到小教堂，他穿过他父亲曾在那里被杀害的十字路口。从十字路口再过去一点，原来是一个开在一堵墙里的小门；而如今却打开了一个很大的缺口。估计负责给城堡运输补给的车队就是从这个洞口出入的。在离洞口八百米处的平坦地带，也就是小路和公路的交汇处响着激烈的枪声。

几十名逃兵试图从沿公路推进的轻骑兵队伍中间突围。他们背后又受到保尔这个连的夹击，最后终于到达一片方形的矮树林并隐蔽在那里疯狂地进行抵抗；他们一步步地撤退，结果一批接一批地倒下去了。

“他们为什么要抵抗呢？”保尔低声说。这时候他不停顿地向敌人射击，炽烈的战斗情绪使他逐渐冷静下来。“他们好像是在争取时间。”

“你看！”贝尔纳说，他说话的声音似乎都变了样。

在树丛中，有一辆满载德国兵的汽车从边界线那边开过来了。这就是援军吗？不是援军，汽车几乎朝广场方向拐弯了。在广场和这小林子里的最后一批士兵之间站着一位身穿灰色大衣的军官。手紧握着手枪，鼓励这些士兵一边进行抵抗，一边朝派来援救他们的汽车所在方向撤退。

“你看！保尔，你看……”贝尔纳不断地喊着。

保尔惊呆了，贝尔纳提请他注意的这位军官，他就是……肯定不是他，这件事不可能是真的！可是……

他问道：

“你究竟想说什么？贝尔纳。”

“同样的面孔，”贝尔纳悄悄地说。“一张和昨天遇到的那张面孔相同的脸，你明白吗？保尔，这就是昨天晚上向我打听情况，也就是打听你的情况的那个女人。”

至于保尔，他也一下就认出了在公园小门附近企图杀害他的那个神秘人物：这个人又和杀害他父亲的凶手有着不可思议的相像之处，也就是同那幅肖像中的女人——伊丽莎白和贝尔纳的母亲，有着不可思议的相像之处。贝尔纳已把枪抵在肩上准备射击。

“不，不要开枪！”保尔高声嚷道，贝尔纳的这个动作使他吓了一跳。

“为什么？”

“我们尽量生俘他。”

保尔被深仇大恨所激怒，一个箭步冲了上去。但是那个军官一直跑到汽车那边去了，德国士兵已经向他伸出了援救之手，把他拉上车和他们呆在一起了。保尔开了一枪，击中了坐在驾驶员位置上的那个人，就在汽车要与一颗树相撞的那一瞬间，这军官及时抓住了方向盘，打正了车子的方向，又非常熟练地驾驶着车子穿过了障碍物，开了一个起伏不平的比较隐蔽的地面上。最后从那里驶向边境线。

他得救了。

当他一脱离子弹的有效射程，还在抵抗的那些敌人就投降了。保尔气愤得直哆嗦，但又无计可施。他认为，这个人是一切罪恶的根源，那一连串的悲剧，谋杀，暗杀，间谍活动，背叛行为和枪杀事件，不论是第一件还是最近的一件，目标都指向一个方向，都是在同一思想指导下发生的，并且这种活动越来越频繁，而这个人总是作为罪恶的魔王出现的。

只有打死这个人才算是报了保尔的仇，雪了保尔的恨。就是他，保尔对此一点也不怀疑，他肯定就是枪杀伊丽莎白的罪魁祸首。唉！伊丽莎白被枪杀！这是他蒙受的耻辱！可怕的幻觉一直折磨着他的灵魂……

“这个人到底是谁？”保尔嚷着说“……怎样才能了解到这个人？怎样才能接近他？怎样折磨他和割喉杀死他？……”

“审讯一下俘虏吧！”贝尔纳这样说。

上尉认为不再进一步向前推进是谨慎的，根据他的命令，全连向后撤以便同这个团的其他部队保持联系，保尔被指定率领他的排占领城堡并把俘虏带到那里。

保尔在去城堡的途中匆忙地询问了两三个军士和几名士兵，但从他们那里只能得到一些相当模糊的情况。因为他们是在前一天才从高维尼到达这里的，而且他们只在城堡里过了一个晚上。

他们甚至都弄不清楚他们为之卖命的那位穿灰大衣的军官的名字。

人们叫他少校，就这些情况。

“然而，”保尔坚持说，“这是你们的顶头上司吗？”

“不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我们所属的后卫队队长，是一名中尉，在我们逃走时，他踩响了地雷而受伤。我们当时想把他一起带走，但少校坚持不同意。他手握手枪命令我们走在他的前面，威胁着说，谁带头抛弃他，就把谁

处死。刚才在战斗时，他就呆在后面十步远的距离内，继续用手枪威胁我们，迫使我们保卫他，我们中间已有三人倒在他的枪口下。”

“他依靠汽车救他，是吗？”

“是这样，他也指望来救我们大家的援军。但是他说，只有汽车才能把他救走。”

“中尉也许知道他的名字？他的伤势重吗？”

“你说中尉吗？一条腿断了。我们让他平躺在公园的一个亭子里。”

“就是那个用来枪杀人的亭子吗？”

“就是那个亭子。”

于是，大家向亭子走过去，原来这亭子就是人们冬天用来收藏植物的小温室。罗莎莉和热罗默的尸体已搬走，但那根不祥的链子仍绑在三个铁圈上，沿墙垂挂着。保尔感到恐惧，全身轻微抖动着。他又再次察看了弹痕和那块将伊丽莎白的头发嵌入石膏灰泥的小弹坑。

一枚法国炮弹！这使得这桩罪行的残酷性又增加了几分恐怖感。

因此可以这么说，在前一天，保尔缴获了敌人一辆装甲车，接着又利用它进行侦察，从而为法国军队打开了一条进军的通道。这样，他同时也就决定了导致他妻子被害的一系列事件！敌人呢，他们就枪杀城堡里的居民，以此为其撤退进行报复。伊丽莎白被敌人枪毙了，她被敌人用锁链绑着，被敌人子弹打得千疮百孔！但是最具讽刺意义的是，她的尸体上留有法国炮兵在天黑之前从高维尼附近的山顶上发射的第一批炮弹的弹片。

保尔取出了留在石膏灰泥上的炮弹碎片，然后又取下了那一小绺金色的发丝，他极为细心地把这些东西收集起来。接着他和贝尔纳一起走进了亭子，护士们已在那里设立了一所临时野战医院。保尔找到了中尉，他平躺在一层厚厚的草上，已受到良好的治疗，现在能够回答问题了。

很快就弄清了一个事实，而且弄得非常清楚：可以这么说，驻扎在奥纳坎城堡的德国部队和前一天从高维尼及其邻近的两个要塞撤到这里的部队没有任何接触。因为占领城堡期间出了一些问题，所以人们好像担心会出什么不测，故战斗部队一到，驻军马上就撤离。

中尉当时是属于战斗部队的，他讲述了当时的情况：“当时正好是晚上七点，你军的75口径炮已经瞄准了城堡的位置。我们只遇到了一些将级军官和高级军官，他们的行李车已经离开了城堡。他们的汽车已处于待命状态，随时准备出发。他们命令我，能坚持多久，就坚持多久，最后炸毁这座城堡，此外，少校也相应地把一切都布置好了。”

“知道这位少校的名字吗？”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他常和一位年轻军官散步。就是那些将军们找这位年轻军官时，态度都是毕恭毕敬的。也是这位年轻军官要求和嘱咐我要像服从皇上一样服从少校。”

“这位年轻军官究竟是谁呢？”

“是孔拉德亲王。”

“是德国皇帝的一个儿子吗？”

“是的，他于昨天离开城堡，大约是黄昏时分走的。”

“那么少校是在这里过夜的吗？”

“我猜想是这样，但不管怎么说，他今天早上还在这里。在引爆地雷后，我们就离开了城堡。可来不及了，因为我在亭子附近……即在这堵墙附近受

了伤。”

保尔克制着自己，他说：

“是在枪杀三个法国人的那堵墙的附近，是吧？”

“是那堵墙的附近。”

“是什么时候把他们杀害的？”

“昨天晚上，大约六点钟的时候，我想大概是我们从高维尼到达之前把他们杀害的。”

“是谁杀的？”

“少校杀的。”

保尔感到了汗水往下淌，从头顶淌到额头，又淌到了后颈。他没有弄错：就是极其卑鄙和非常神秘的人物下令杀害了伊丽莎白。这个人的面孔让保尔想起了伊丽莎白的母亲埃米娜·唐德维尔的面孔。因为这两张面孔一模一样，怎么会叫人搞错！

保尔的嗓音有些颤抖，他继续问道：

“这样，三名法国人被杀害，你完全可以肯定吗？”

“可以肯定，他们都是城堡里的居民。他们有背叛行为。”

“一男两女，是吧？”

“是的。”

“但为什么只有两具尸体绑在亭子的墙壁上呢？”

“对，是只有两具尸体，根据孔拉德亲王的命令，少校叫人把城堡的妇人埋了。”

“埋在什么地方？”

“少校没有向我透露。”

“但也许你知道杀害她的原因吧？”

“好像是她突然发现了非常重要的秘密。”

“他们本来可以把她作为俘虏带走的吧？……”

“当然，但是孔拉德亲王不期望从她那里得到什么了。”

“嗯？！”

保尔惊得跳了起来。军官带着暧昧的笑容继续说：

“玩女人呗！大家都了解亲王。他是王室中的唐璜。自住在城堡几个星期来，他有时讨好女人……接着……最后就厌倦了。此外，少校认为，这个女人和这两个佣人企图毒死亲王，难道不是这样吗？”

他还没有讲完，保尔脸上的肌肉就抽搐起来，他向德国军官俯下身子，一下抓住他的喉咙，说：

“你再说一句，我就掐死你……哦，你受了伤，算你走运，不然的话……不然的话……”

除保尔外，还有贝尔纳也抓住他推来搡去，对他说：

“对，你受了伤，算你走运。再说，你明白吗，你的孔拉德亲王，他是一头猪……我可当着他的面说他是头猪。他的全家，你们所有人都是猪……”

他们搞得中尉惊讶不已，他们对他们突如其来的愤怒情绪一点也不明白。

但是一走出这个亭子，保尔到了近乎绝望的境地，他的情绪逐渐缓和下来，他的全部愤怒，他的全部仇恨正在转化为长时间的消沉，他的泪水几乎

夺眶而出。

“喂，保尔，”贝尔纳喊着，“以后不要相信任何话……”

“不，一百个不！但所发生的那些事，都在我预料之中。像亲王这类兵痞可能想在伊丽莎白面前卖弄风情；他也可能想利用其主子的地位来……你想想，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吗！伊丽莎白则是一个单身女人，而且手无寸铁。这是一场值得付出的征服与被征服的战斗。她也许忍受了极大的痛苦；她也许忍受了难以想象的羞辱！不幸的女人啊！每天都是一场斗争，都要遇到各种威胁，都会遇到粗暴野蛮的对待，而且在最后时刻，为了惩处她的顽抗态度，竟把她枪杀了……”

“我们一定要为她报仇，保尔！”贝尔纳低声对他说。

“那当然，但我将永远不会忘记，她是因我的过错，为了我才留下来的……再过些时间我会向你解释，到时你会了解我是多么的冷酷和不公正……但是……”

他仍然在思索，少校的形象使他心烦不已，他重复着前面的话：“但是……但是……有一些非常奇特的事情……”

整个下午有大批法国部队通过利瑟龙山谷和奥纳坎村来到这里，以便阻击敌人的反攻。保尔率领的排在休整，所以他利用这个机会和贝尔纳一起在公园和城堡的废墟上仔细搜寻，但无任何迹象告诉他们伊丽莎白的尸体究竟埋在哪里。

五点左右，他们下令按照当地礼仪埋葬了热罗默和罗莎莉。两个十字架竖在撒满鲜花的小坟堆上，一位神甫为死者念了经。保尔的心情十分激动，跪拜在两名忠实仆人的坟前。他们对主子的忠心使他们丢了性命。

保尔答应也要为忠实的仆人报仇雪恨，他复仇的愿望又加上一种强烈的痛苦，使他联想起这个少校那令人憎恶的形象。因为这个人的形象现在和他保持的对唐德维尔伯爵夫人的记忆是再也分不开了。

他带走了贝尔纳。

“你在对少校和那位在高维尼向你打听情况的农妇进行比较时，你有把握没有弄错吗？”

“我绝对有把握，没有弄错。”

“那么，请跟我来，我曾向你谈到过一幅女人的肖像，我们现在就去看看这幅肖像，请你跟我说说你的直观印象。”

此前，保尔早已注意到埃米娜·唐德维尔的卧室和小客厅所在的那部分城堡还没有被地雷和炮弹完全炸毁。因此，小客厅也许还保持着原来的状态。

楼梯被炸断了，他们必须从倒塌的乱石中往上攀登才能到达第二层，走廊的某些地方还可以辨认得出来，所有的门都被拔出，卧室里是一片凄惨和混乱的景象。

“我们到了。”保尔一边说，一边把那奇迹般保留着的两堵墙之间的一个空间指给贝尔纳看。

这正是埃米娜·唐德维尔的小客厅。现在的客厅处处是裂缝，满地的石膏灰泥和碎片，已被毁坏得不堪入目了。但是客厅还完全可以辨认得出来，保尔在结婚那个晚上曾看过一眼的那些家具都还在那里，虽然百叶窗挡住了部分光线，但这客厅还相当明亮，因此保尔能辨认对面的那堵墙。过了一会儿，他就嚷起来了。

“肖像被人取走了！”

对保尔来说，这使他感到非常失望，但他认为，这同时也证明对方对这幅肖像是非常重视的。人们之所以把它取走，难道不是因为这幅肖像构成了一种确凿的证据吗？

“我向你保证，”贝尔纳说，“这一点也没有改变我的看法，我掌握的关于少校和高维尼农妇的情况的确实性不需要核实。这幅肖像到底代表着什么？”

“我跟你说过，这幅肖像是一个女人。”

“什么样的女人？是不是我父亲以前挂在这里的一幅画？是他藏画中的一幅吗？”

“正是这样，”保尔肯定地说，他希望在这件事上蒙骗他的内弟。

他移开了一扇百叶窗，发现光秃秃的墙上有一个大的长方形印记，这就是以前挂这幅画的位置，他从一些细小的迹象看出，这肖像是在匆忙中被取下来的。因此，从框上拨下的边饰还扔在地上。保尔悄悄地把它捡了起来。不让贝尔纳看到刻在边饰上的题词。

但当保尔更加仔细查看框上的那块镶板的时候，贝尔纳取下了另外一扇百叶窗，这时他突然惊叫了起来。

“那里有什么东西？”贝尔纳说。

“那里……你看……墙上这个签名……正好在挂画的那个位置上……一个签名和日期。”

这是用铅笔写的两行字，距地面约为一个人的高度，字迹还擦伤了白色的石膏灰泥面，日期：一九一四年九月十六日星期三晚上；签名：赫尔曼少校。

赫尔曼少校，保尔甚至还没有意识过来，他的眼睛就被这个细节所吸引，这两行字的全部意义可能集中在这个细节上。这时贝尔纳欠着身子，也仔细看了看，他无限惊讶地低声说：

“赫尔曼……赫尔曼……”

这差不多是一样的字！埃米娜开头的字母和少校写在墙壁上那军衔后面的姓或名字的头几个字母是一样的。赫尔曼少校！埃米娜伯爵夫人！H.E.R.M.……这四个字母嵌在那把企图用来杀害他的匕首上；H.E.R.M.这四个缩写字又嵌在他在教堂钟楼里捕获的那个间谍的匕首上。贝尔纳说：

“我看这是女人的字迹。但是……”

他带着深思的神态继续说：“但是……我们应做出怎样的结论呢？或者说昨天的那个农妇和赫尔曼少校就是同一个人，也就是说要么这个农妇是个男的，要么少校不是男的；或者……或者说，我们是在和两个不同的人，即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打交道。我认为事情可能就是这样。尽管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有着某种不可思议的相像之处……因为，如果两个人是同一个人的话，那么这个人昨天晚上在这里的墙壁上写下了这些字后，又越过了法国边境线，接着又化装成一个农妇在高维尼和我攀谈……再接着，今天早上这个人又化装成德军少校，下令炸掉城堡后逃走，并枪杀了几名士兵，最后乘汽车消失得无踪影，我们如何接受这样的事实呢？”

保尔一直在沉思，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过了一会儿，他来到邻近的一个房间，这个房间正好把小客厅和他妻子伊丽莎白曾住过的那个套间分开。

这个套间除了到处是瓦砾外没有留下任何东西。但中间那间房没有受太大的损失。从盥洗室，从床上铺着的床单，都已搞得乱七八糟的情形来看，

很容易证实她是把这间房子作为卧室的，而且在昨天夜里仍有人睡在这里。

保尔在桌子上找到了几张德文报纸和一张法文报纸。法文报纸是九月十日的，报纸上那则报道“马恩战役”胜利的公报被人用红铅笔划了两道粗线，并在旁边加了一句话：谎言！谎言！后面还有“H”字样的署名。

“我们现在就在赫尔曼少校的房间里，”保尔对贝尔纳说。

“赫尔曼少校，”贝尔纳说，“昨晚已烧毁了一些可能涉及他人的文件……你看，壁炉里还有灰堆。”

他弯腰拣了几个信封和几张没有烧完的纸。此外，这些东西也只能提供一些残缺不全的字和一些不连贯的句子。

但由于一个偶然的会使他的目光转向床的时候，他发现床褥子下面有一包藏在那里的衣服，或许也是因为走得匆忙忘记带走的衣服，他把这包衣服拉出来，立刻叫了起来。

“啊！这个女人有点胖啊！”

“你说什么？”保尔问道，他正在贝尔纳的旁边搜查这间卧室。

“你看这些衣服……是农妇的几件衣服……这些衣服就是我在高维尼见到的那个女人身上穿的衣服。绝对不会搞错……你看这浅栗色的颜色，你看这棕色粗呢料子，你看还有这镶黑色花边的围巾，这点我以前和你说起过……”

“你在说什么？”保尔一边跑，一边大声问。

“是女人！你可以看看，这是一种方围巾，是女人用的头巾，而且用了很长时间了，这围巾多破多旧啊！另外，还有一支胸针别在里面，这点我曾告诉过你的，你看见了吗？”

保尔一开始就注意到了这支胸针，这支胸针，意味着多大的恐怖啊。就在赫尔曼的卧室里，又是在离埃米娜·唐德维尔的小客厅不远的地方发现了这包衣服。在这种时候这支胸针具有多么可怕的意义啊！这胸针是一颗浮雕宝石，中间刻有一只展翅的天鹅，周围镶着一条金色的蛇，蛇的两眼是两颗红宝石。

自童年时代起，他就认识这块浮雕宝石，因为它别在杀害他父亲的那个女人的胸前；后来他又第二次认出了它，因为它出现在埃米娜伯爵夫人的肖像上，而且他又仔仔细细地研究过它；现在是在这里第三次见到这颗宝石了，这次是别在镶黑色花边的方围巾上，混在高维尼农妇的衣服中，被遗忘在赫尔曼少校的卧室里！

贝尔纳说：

“现在证据确凿。既然衣服在这里，这就证明向我打听你的情况的那个女人昨天晚上又来过这里；但是这个女人和形象给人深刻印象的那个军官之间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向我打听你的情况的那个人是不是和两小时前杀害伊丽莎白的同一个人？那么这些人又是谁？我们究竟碰上了一伙什么样的凶手和间谍啊！”“我们碰到的这伙凶手和间谍只能是德国人！”保尔说，“暗杀和进行间谍活动，在他们看来，是一场战争所允许的和天经地义的战争手段和形式，何况这场战争已在和平的全盛时期开始了。我已经告诉你，贝尔纳，差不多二十年来，我们就是这场战争的牺牲品。我父亲被谋杀是这场悲剧的序幕；而现在则轮到我們痛惜而可怜的伊丽莎白了。这场悲剧还没有结束！”

“可是，”贝尔纳说，“他已经逃走了。”

“我们还会再碰上他的，相信会有这一天，即使他不来，那我也会去找他的，这一天……”

在这卧室里有两把扶手椅，保尔和贝尔纳决心在这里过夜，并且立即动手把他们的名字刻在走廊的墙上。接着，保尔来到自己的部队，检查他们在还残存的谷仓和城堡附属房屋里的安顿情况。当时做他的勤务员的那个战士，一个正直的名叫热里弗卢尔的奥弗涅人告诉他，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与城堡看守居住的那栋楼毗邻的一个小屋子的最里面，找来了两套干净的床单和床垫，因此，床已经准备好了。

保尔同意住在这里，商定热里弗卢尔和另外一个同志去城堡，请他们在两张扶手椅上将就一夜。

夜晚顺利地过去了。这一夜对保尔来说，是一个极其兴奋的不眠之夜，保尔一直在怀念伊丽莎白。

清晨，保尔睡得很熟，但一直在做噩梦，所以睡得不安稳，一阵闹铃声突然使他惊醒。

点名在城堡的院子里进行，保尔发现他的勤务员和另一位同志没有到。

“他们可能还在睡觉，”他对贝尔纳说，“我们去把他们摇醒吧。”

他们通过废墟又一次走上了通往二层的路。

在赫尔曼少校住的那间屋子里，他们发现战士热里弗卢尔已倒在床上，满身是血，他死了；另一名同志躺倒在其中的一把扶手椅上，也死了。

在尸体周围，无任何杂乱的痕迹，也无任何搏斗的迹象，两名士兵可能是在酣睡中被杀害的。

至于武器，保尔立即发现了它，是一把匕首。木柄上有四个字母H.E.R.M.。

八 伊丽莎白的日记

这件累及两人的凶杀案是继一系列的悲惨事件之后发生的。所有这些事情好像被一根最强有力的链子连锁起来，这次凶杀案集恐怖之大成，具有极大的致命性，以致这两个年轻人没能发出任何叫声，也没能作出任何反应，就一命呜呼了。

在战斗过程中，他们那么多回看到垂死的人那种气息奄奄的状况，但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死亡的惨状比这次更可怖和更惨烈的了。

死神！他们见到过死神，它并不像一种隐隐约约的病痛，不知什么时候落到谁的头上；而是像一个幽灵，溜进阴暗处，窥伺着对手，抓住有利时机，为着一定的目的下手……在他们看来，这种幽灵的样子和脸面就像赫尔曼少校。保尔说着话，他的嗓音确实很低沉，显得惊慌；他好像想起了黑暗的恶势力：

“昨晚他来了，他来了。因为我们曾把我们的名字刻在墙上，这两个名字，也就是说贝尔纳·唐德维尔和保尔·德尔罗兹，在他的心目中代表的是两个敌人，所以他趁这个机会除掉这两个敌人。他深信这是你和我睡的房子，所以就刺死……可是没想到他刺死的是可怜的热里弗卢尔和他的同伴，他们代我们死去了。”两个人沉默不语，很长时间后他才低声说：

“他们像我父亲那样死去了……像伊丽莎白那样，也像守卫及其妻子那样死去了……他们都是被同一只手杀害的，同一只手，你明白吗？贝尔纳！对！这是不能容许的！是吗？我的理智是拒绝接受这种现实的……而且，这是同一只手，握着的老是一把匕首……过去的那把匕首和这把匕首。”

贝尔纳在察看这件武器，他看到了那四个字母后说：“赫尔曼，不是吗？赫尔曼少校？”

“就是他，”保尔十分肯定地说，“这是不是他的真实名字？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此我一无所知。但是，犯下所有这些罪恶的人就是留下H.E.R.M.标记的人。”

保尔及时告戒部下提高警惕，又将此事叫人通知了随军神甫和军医。他决定要求单独会见上校，把事情的全部秘密告诉他，这样也许有助于弄清伊丽莎白被处决以及两名战士被暗杀的原因。但他得悉，上校及其率领的团正在边界线对面作战，第三连也被派往前线，只有一个分遣队留守城堡，并由中士德尔罗兹指挥。因此，保尔和他手下的人亲自展开了调查。

调查没有给他提供任何情况。这名凶手首先潜入公园，接着爬上城堡的废墟，最后进入卧房，他究竟是如何实行这个计划的，没有搜集到任何一点细小的迹象。既然没有任何老百姓进来，那么是不是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杀死这两名战士的凶手就是第三团的一个战士。当然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然而除此之外，应选定一个什么样的假设呢？此外，关于他妻子的死及掩埋的地点，保尔也没有发现任何情况，而这是最严重的考验。

从德国伤兵和俘虏那里，他都没有打听到任何一点消息。他们都知道处决了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但他们都是在处决之后及驻守部队离开后才到达城堡的。

他甚至把调查一直做到奥纳坎村，也许村子里的人们会了解某些事情。也许村民以前听说过城堡的女主人以及她在城堡的生活，也许听说过她遇难甚至被害等情况……

奥纳坎村空无一人，没有妇女，没有老人。敌人可能不得不把他们送到德国，也许一开始，敌人明显的意图就是杀害他们占领期间所作所为的一切见证人，就在城堡周围制造无人区。

这样一来，保尔又花了三天时间继续进行搜索，但仍一无所获。

“然而，”他对贝尔纳说，“伊丽莎白不可能消失得无踪无迹。即使我们找不到她的坟墓，难道就不可能找到她住在这里任何一点，哪怕是最小的一点踪迹吗？她在这里生活，又在这里受苦，她的一件纪念物对我来说是多么的珍贵啊！”

他终于重新划定了她住过的那间卧房的准确位置；甚至他还在满地的瓦砾中，把属于这间卧房的石块和石灰泥堆成了一堆。

可是这间卧房的碎片是和第一层客厅里的碎片混杂在一起的。因为二层的天花板塌下来，许多碎片就滚到了一层客厅里。一天早上，就在这一片混乱中，在一堆墙土和家具碎片的下面，保尔搜寻到一面已打碎的镜子，接着又找到了一把玳瑁刷子，一把银白色的小折刀，一个小剪刀箱。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伊丽莎白的用品。

但是，使他更加感到心绪不宁的是发现了一个大的记事本。他知道，年轻女子在这个记事本里记录了她结婚之前的开支、购物清单或要拜访的人员名单，有时还记录了关于她生活中的一些隐衷。

然而，记事本只剩下了一个写有一九一四年字样的纸板硬书皮和只涉及这一年头七个月情况的那部分大事记；至于记载后五个月情况的那些部分不是扯下来的，而是一页一页从精装成册的那些装订线上拆下来的。

很快，保尔思想就翻腾开了：

“记载后五个月情况的那些部分是伊丽莎白拆下来的。那就不是急急忙忙地拆下的，而是在这段时间里并没有什么使她苦恼、也没有什么使她不安，她只希望用这些纸日复一日地记下去……什么？会是那样？如果不是那样的话……对，那就是这样，这后五个月即从一笔账目开始至一笔收入为止这段期间，记下了比以前更加不愿对别人公开的一些事情。因为在我离开之后就没有账目可记了，而生活对她来说简直是最可怕的悲剧。所以，在已丢失的这段时间的大事记里可能记下了她的苦恼和忧伤，怨言和牢骚……也许还记下了她对我不忠和背叛。”

那天，贝尔纳不在，保尔劲头倍增，把所有的石块和所有的洞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地搜寻了一遍。他把那些断裂的大理石搬起来，把扭曲了的灯架挪开，把扯碎的地毯掀起，甚至那些被火苗烧黑的大梁也被他移动了，他就这样顽强地干了几个小时。

保尔把这片废墟分成好几部分，耐心地探寻着，但在废墟上一无所获，他又在花园里开始仔细地搜索。

努力仍无结果，保尔感到白费了力气。伊丽莎白也许非常珍视已失落的这部分大事记，要么就是完全销毁了，要么还完好无损地收藏着，除非……

“除非……”保尔自言自语地说，“除非有人从她那里窃取了这部分大事记，但当时，少校对她实行二十四小时监视。谁知道……”

一种设想在保尔的思想里越来越清楚了。

在发现了农妇的衣服和黑花边头巾之后，他就把这些东西丢在一旁，甚至就丢在卧房的原来那张床上，就再没有怎么注意这些东西了。他现在想：在少校杀害两名战士的那天夜里，他是不是来取那些衣服或者至少是来取那

衣服口袋里的东西的呢？他未能如愿，因为战士热里弗卢尔躺在床上压住了衣服，把衣服遮盖住了。

啊，保尔好像想起来了，在折叠农妇的那条裙子和短上衣的时候，他当时感觉到口袋里有一种纸的沙沙响声。可不可以据此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伊丽莎白的日记，是被赫尔曼少校突然发现而窃走的。

保尔一口气跑到两名战士被害的那个房间，一把抓起那些衣服，里里外外翻了个遍。

“啊！”他即刻说，这是那样地发自内心的高兴，“啊！在这里。”

从记事本上拆下来的那些纸页装在黄色信封里，这些纸页全是一张一张的，有的被弄皱了，有的被撕破了。保尔只看了一眼就了解到这些纸页仅和八九月相对应，而且从这两个月日期的连续性看，甚至还缺了几页。

他看着伊丽莎白的笔迹。

首先这并不是一部很详细的日记，只是一些笔记而已，而且是一些平凡的笔记。这些平凡的笔记是一颗受伤的心的内心世界的流露。有时笔记写得比较长，还需加上一页，有的是晚上写的，有的是白天写的，有的用羽毛笔写，有的用铅笔写。有些地方的字迹几乎辨认不出来。这些笔记看了后使人感觉到，那是一只颤抖的手写出来的，是一个忍受着极度痛苦的人两眼含着泪水写出来的。

没有什么比这更深地感动保尔了。

他一个人呆着，读着伊丽莎白的日记：

八月二日（星期日）

他本不该给我写这封信的，他太冷酷无情了。另外，他为什么要提出让我离开奥纳坎？是因为战争吗？他多么不了解我啊！他认为我不敢或者会怀疑我可怜的母亲吗？……保尔，我亲爱的保尔，你本不应该离我而去的……

八月三日（星期一）

自从佣人走了之后，热罗默和罗莎莉对我就更加关心备至了。罗莎莉恳求我也走。你们，罗莎莉，我问她，你们也走吧？哦！我们嘛，我们是小老百姓，没有什么可怕的，而且呆在这里，也是我们的职责。我回答他们说这也是我的职责。但我非常明显地感到，她不能理解。当我看到热罗默时，他直摇头，他以忧郁的眼神瞧着我。

八月四日（星期二）

我的职责吗？对，我不能对这种职责讨价还价，我宁愿去死，也不愿意放弃这种职责。但是，这种职责又如何去完成呢？又怎样弄清事实真相？我什么都不怕，然而我却老流泪。就好像除了哭，再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了。这是因为我特别思念保尔，他现在在哪里？他怎么样了？今天早上热罗默告诉我已经宣战，我当时觉得我要昏厥过去了。这样保尔就要去作战，他也许会受伤！也许会倒在战场上！啊！我的天啊！我的责任难道不应该是呆在他身边吗？难道不应该呆在与他战斗地点相邻的一个城市里吗？留在这里，我希望得到什么呢？对，我的职责，我了解我的母亲……啊！妈妈，我请你原谅。然而，妈妈，你会明白的，因为我爱他，因为我担心他会出什么事情……

八月六日（星期四）

还是哭，还是流泪！我现在越来越不幸了。但我觉得，如果我将来还会遇到更大的不幸，那我决不会退让的。此外，在他不愿接纳我甚至也不给我写信时，我能去找他吗？那时他还爱我吗？但现在他恨死我了！我就是保尔最仇恨的女人的女儿。啊！这是多么可怕的事！这可能吗？如果他这样记恨着我妈妈，而我的努力如果又失败的话，那么我们，即我与保尔就永远不可能见面了。这就是等待我的生活吗？

八月七日（星期五）

为了打听我妈妈的情况，我向热罗默和罗莎莉提出了许多问题，他们俩认识我妈妈也只有几个星期，但他们还清楚地记得她。他们向我叙述的一切都使我非常高兴！她是那么善良，又是那么漂亮！大家都崇拜她。

“她并不是常常那么开口，”罗莎莉对我说，“是不是病魔使她越来越虚弱了？我不知道，但是当她笑的时候，那真是感人肺腑。”

我可怜的亲爱的妈妈！……

八月八日（星期六）

今天早晨，我们听到远处炮声隆隆。离这几十里的地方在打仗。

一会儿法国人来了。以前我们经常从平台的最高处看到法国人从利瑟龙山谷经过。这些法国人将住在城堡里。他们的上尉感到很对不起我们。上尉和他的中尉军官担心会给我带来不便，因此吃住都在热罗默和罗莎莉住的那栋楼里。

八月九日（星期日）

还是没有保尔的消息。我也没有想办法给他写信，在我没有掌握所有证据之前，我不愿让他谈起我。

但又怎么办呢？怎样去掌握一件发生在十六年前的事件的证据呢？我在寻找着，研究着，思考着，但一无所获。

八月十日（星期一）

远方的炮声不断，然而上尉告诉我尚无任何调动的迹象，预料这一侧的敌人会发动一次进攻。

八月十一日（星期二）

一名士兵在花园朝乡村开着的小门附近放哨，刚刚被人捅了一刀死了。大家猜测这个战士想拦住一个试图离开花园的人的去路。但是这个人是怎样进来的呢？

八月十二日（星期三）

那里面是什么响声？这给我印象极深，在我看来又是无法解释的一件事。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事情使人感到迷惑不解，我也无法说出这是为什么。我感到最惊讶的是，上尉以及我所碰到的所有士兵都像是无忧无虑，他们互相之间甚至还开玩笑。我呢？我则有一种暴风雨就要来临的感觉压在我的心头，也许这是个精神状态问题。

因此，今天早上……

保尔没有再读下去。这些话的下面部分以及接着的那一页全都被撕掉了。是不是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少校在窃取了伊丽莎白的日记后，出于某种目的，把年轻女人作了某些解释的那些页次上的内容抽掉了。

日记继续写道：

八月十四日（星期五）

我不能有别的做法，只好把情况告诉了上尉。我把他领到一棵枯树附近，这棵树上攀满了常青藤。我请他仰躺在地上仔细听，他非常耐心而细致地进行了观察，但没有听到任何声音。的确，我又这样实验了一次，我不得不承认他是对的。

“您明白了吗？夫人，一切都绝对正常。”

“我的上尉，我向您保证，前天就是从这棵树，确切的地方就是这儿，发出来一种嘈杂的声音，而这个声音持续了几分钟。”

他微笑着回答了我的问题：

“这棵树是很容易被推倒的。但夫人，在我们大家都处在神经高度紧张的状态下，我们可能受某些错误和某些幻觉的影响，您不这样认为吗？那么，这声音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对，当然，他是对的。但是，我听到了……我看到了……八月十五日（星期六）昨天晚上，带来两名德国军官，后来把他们关在附属用房的头上那间洗衣房里。今天早晨，在洗衣房里只找到了他们的军服。

他们说说不定是砸碎了门逃走的，可是上尉的调查表明他们是穿着法国军服逃走的。他们自称是去高维尼执行一项使命，因而通过了各处的哨卡。

这些军服是谁为他们提供的？更严重的是他们必须知道口令……那么这口令又是谁泄露给他们的？……

好像有一名农妇连续几天带了一些鸡蛋和牛奶来这里。这位农妇的衣着太好了一点。今天我们没有再见到她……但没有什么迹象证明她是同谋。

八月十六日（星期日）

上尉焦急地劝我离开这里，他脸上没有笑容，好像非常忧虑。

“我们现在已被间谍包围，”上尉对我说，“此外，有迹象表明，我们即将受到敌人的一次攻击，这次不是大规模的进攻，其目的是强行打通去高维尼的通道，但是可能突然袭击城堡。我的责任是预先通知您，夫人。我们随时都可能不得不撤回高维尼，因此，对您来说留在这儿，那是非常不谨慎的。”

我回答上尉：“没有什么能改变我的决心。”

热罗默和罗莎莉也恳求我走，这有什么用呢？我就是不走。

保尔再次停下来，没有继续往下看。因为记事本上又少了一页，接下来的那一天即八月十八日这一页头和尾都被撕掉了，所以这位年轻妇女在八月十八日这一天写的日记只能提供一个片断了：

……所以就是这个原因，我在刚刚寄给保尔的信中没有谈这个问题，他将会知道我在奥纳坎，至于我决定的理由，就是这么一些。但是他可能不知道我的希望。

这希望还是那么模模糊糊，它是建立在一个那样微不足道的细节上！然而我心里充满了欢乐，我不明白这个细节的意义是什么，尽管如此，我仍感到了它的重要意义。啊！上尉可能坐立不安了，他加强了巡逻。战士们在清点武器，准备打仗。据说敌人可能驻守在埃布勒库尔，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只有一个想法关系重大！我是不是已找到了起点！我一切都顺利吗？

哦！让我们思索一下……

这一页也是在伊丽莎白正要详细解释和说明的地方被撕掉了。这难道是赫尔曼少校采取的一种措施？肯定是的，这又是为什么呢？

八月十九日那一页的前面那一截也被撕掉了。八月十九日，德军占领奥纳坎、高维尼和整个地区的前一天，年轻妇人在星期三的下午又写了些什么呢？她发现了什么？她又在暗地里准备着什么？

保尔突然感到害怕。他想起来了，星期四的凌晨两点，开始了向高维尼第一次炮击。保尔以压抑的心情看着这一页下面那部分内容：

晚上十一点

我起了床，打开了窗子，四处都可听到狗叫声，它们互相呼应着，忽而停下来，好像在谛听，随后又重新开始吼叫，好像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叫声。当它们停下不叫的时候，出现的是一种从来没有感受过的宁静。这时轮到我来听了，以便发现那些使它们保持高度警觉的模糊不清的声音。

我，我也好像感到这些声音是存在的。这种声音完全是另外一种声音，它不同于树叶的沙声。它和平常给宁静之夜带来活跃气氛的那些声音没有任何联系。这些声音来自我也感到莫名其妙的地方，我的感觉是这样的强烈，但又是那样的模糊不清，因此，我同时也在问我自己，是不是没有注意到自己心脏激烈的跳动，或者是不是没有辨别出一支军

队行军的声音。

好啦，我疯啦！一支军队在行军？！那么我们边境线上的前哨到哪里去了？我们城堡周围的哨兵又到哪里去了？……也许发生了战争，也许已经交火……

凌晨一点

我没有离开窗子。狗不叫了，好像一切都在沉睡之中。突然我看到有人从树林中走出来，穿过草地，我当时以为是我们的一个战士。但当这个黑影从我窗户底下经过时，天空还相当亮，我很快就辨认出这是一个女人的体型。我想到了罗莎莉，但不是她。这女人的体型是高个子，步履轻盈而敏捷。

我当时马上想去叫醒热罗默，并提醒他注意。我没有这么做。黑影在平台的这一侧消失了，突然听到一声鸟叫，我认为这是一种奇怪的鸟叫声……过了一会儿，一道极弱的光在空中散开，宛若一颗从地面本身射出的流星。

后来就什么声音也没有了，又是一片寂静，一切都静止不动了，什么声音也听不到了。可是从那以后，我就不敢睡觉了。我感到害怕，也不知害怕什么。好像在天际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危险，这些危险逐渐向我逼近，包围着我，把我打入监牢，又重重地压着我，使我喘不过气来。我快要窒息了，我好怕啊！我好怕啊！……

九 帝王之子

保尔的手里紧抓着那令人痛苦的日记；伊丽莎白把她的全部痛苦、全部忧愁都倾吐在这本日记里了。

“啊！不幸的伊丽莎白！”他心里在呼喊，“她受着多大的痛苦啊！这还只是她通向死亡的受苦道路上的开始啊！……”

他不敢继续看下去了，因为那是更加痛苦的时刻，那可怕的又无法躲避的更加痛苦的时刻在向伊丽莎白步步逼来。他真想向她呼喊：

“哎呀，赶快走！不要向命运挑战！我忘记了过去的一切，我爱你。”

太晚了，这是他自己的残酷无情导致她走向了无穷的苦难；他也许只能陪伴着她走向这漫长的苦难，陪伴着她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走到底了，即一直走到他所了解的最可怕的最后阶段。

突然他又一页一页地翻看这日记本。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三页空白纸，上面写着八月二十日，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的日期……这几天是大动荡的日子，她无法写下去。八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这两页空缺。这两天的日记也许是叙说事态的发展，里面有关于这次无端入侵的情况。八月二十五日（星期二）的那一页，由于被撕毁，故这天的日记是从这一页的中间开始的：

……对，罗莎莉，我感觉很好，我很感谢你对我的照顾。

那么，现在不发烧了吧？

不，不发烧了，罗莎莉，都好啦！

夫人昨天已向我说过这个情况，说又发烧了……也许是因为这次来访……但这次来访已定在今天……只有明天了……我已接到命令，通知夫人……明天五点钟……

我没有回答，又何必反抗呢？我在那以后听到不少令人感到耻辱的话，没有一句不比自己眼皮底下所发生的一切更让我痛心的：草地被侵占，木桩上拴着马，林荫小道上停着运兵车和弹药车，半数的树木都砍伐，草皮上躺着吃喝玩乐的军官，还有，甚至在我的对面——我窗户的阳台上挑起了一面德国国旗。啊！都是一些无耻之徒。

我闭上眼睛不看，然而还有比这更可怕的……啊，这就是对昨晚的回忆……今天早上，当太阳升起，所有那些尸体的惨状就浮现在眼前。在这些受害者中间，有些人还活着，那些凶狠残酷的人就在他们周围发狂地跳舞，我听到了一些人临终时的叫喊，他们恳求结束他们的生命。

接着……而后……但是我不愿意去想它，凡是有可能打掉我的勇气和摧毁我的希望的事情都不愿再去想它。保尔，正是想到你，我才写这篇日记的。我感到，如果有什么不幸，你将会看到我的日记的。因此，我必须努力把日记写下去，把每天的情况都告诉你。你根据我的叙述也许已经弄清楚我感到还很模糊不清的东西。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在过去的罪恶和昨夜那种无端进攻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关系？我不知道，我把事实和我的假设都详细地告诉你，你呢，你将来定能作出结论，定能把它弄个水落石出。

八月二十六日（星期三）

现在城堡里风声很紧，到处都是人来人往，尤其是我卧室下面的客厅里来人更是络绎不绝。六辆重型卡车和同样多的汽车在一小时前开进了草坪。卡车全是空的，从每辆小汽车上下来两三个妇女，一些德国人挥舞着胳膊，哈哈大笑，军官们都赶忙上前迎接他们。看他们的表情，都很高兴快活。过了一会儿，所有这些人朝城堡走来，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但我感到有人在走廊里走动，五点钟刚过，有人敲门……

进来了五个人，领头的是他，还有四个在他面前点头哈腰、阿谀奉承的军官。

他用法语对他们说话，声音干巴巴的：

“你们听着，先生们，这个房间里的所有东西，以及留给夫人用的那个套间里的一切东西，我命令你们不许动它。除两个大客厅里的东西以外，所有的东西我都送给你们。你们所必需的东西留在这里，你们所喜爱的东西都拿走。这是战争，这就是战争的法则。”

这是战争法则，他说这几个字的时候，语调是那么自信，而这自信又是多么荒谬的自信啊！他重复了一遍自己的话：

“至于夫人的那个房间，不是吗？任何家具都不应该搬动。我了解礼节。”

他瞧着我，好像要对我说：

“我是一个有骑士风度的人！我本可以全部拿走，但我是一个德国人，正是因为那样，我懂礼节。”

他在等待我表示感谢，可是我对他说：

“这不是掠夺开始了吗？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卡车开到这里来。”

“咱们不掠夺按战争法则属于你的那些东西。”他回答说。

“啊！……战争法则不涉及两个客厅里的家具和艺术品吗？”

他脸红了，因此我开始笑了起来：

“我明白了，这是属于你的那一部分，你可以挑选，而且都是贵重的和很有价值的物品，无价值的东西分给你的部下。”

军官们个个都愤怒地掉过头来。他呢，他的脸红得更加厉害了。

他长着一张溜圆的脸，满头金黄色的头发，抹得油汪汪的，头发从中间分开，露出一道头皮来，他额头生得低。我猜他脑袋瓜又在打鬼主意准备反驳。最后他向我走近几步，以一种得意的口吻对我说：

“法国人在夏尔勒鲁瓦吃了败仗，在莫尔昂吉也吃了败仗，到处吃败仗，他们现在在全线撤退，战争的命运已成定局。”

无论我的痛苦多么大，我始终没有动一下，我的眼睛向他射出一种蔑视的目光，我低声地说：

“没教养的家伙！”

他身子失去了平衡，摇摇晃晃地走着。他的同伴听到了我说的话，我看到一个人把手按着剑的护手了。但是，他，他会怎么样呢？他会说什么呢？我感到他非常尴尬，他的威信受到了伤害。

“夫人，”他说，“你也许不知道我是谁吧？”

“不，先生。您是德国皇帝的儿子孔拉德亲王。那又怎么样呢？”

他极力维护自己的尊严，重新挺直了腰杆。我等着他的威胁、等着他生气。然而他并没有这么做，而是以一阵笑声回答了我。他装出来的这阵笑声，使人感到他好像是一个大人不计小人过的大贵人，好像对什么都不屑一顾，似乎那件事并没有引起他任何不快！好像还很开心，根本就没有动气。

“年轻的法国女人！她还相当迷人啊！先生们。你们听到了没有，真是出言不逊啊！这是一个巴黎女子，先生们，看她这副讨人喜欢的神态，这副顽皮的样子！”

接着，他向我挥了挥手，转过身去。随后一边说着话，一边走开了：

“这年轻的法国女子！啊！先生们！这些年轻的法国女子！”

八月二十七日（星期一）

整天忙着搬运东西，大卡车满载着掠夺来的财物驶向边境线。

这是我可怜父亲的结婚礼物。是他耐心而精心挑选的收藏品，是珍贵的装饰品。保尔和我本应该生活在这些装饰品布置起来的房间里，我的心都要碎了！

战争的消息很糟糕，我不知流了多少泪。

孔拉德王子来了，我不得不接待他，因为他通过罗莎莉警告我，如果我不接待他的来访，奥纳坎的居民要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

日记写到这里，伊丽莎白又中断了，过了两天，也就是八月二十九日，伊丽莎白又开始写道：

昨天他来了，今天又来了。他努力使自己表现得有风度有教养。他谈文学，谈音乐，谈到了歌德，谈到了瓦格纳……此外，只他一个人讲，这使他非常恼火，以致他最后喊了起来：

“您得回答我啊！怎么，难道对您这样一个法国女子来说和孔拉德亲王谈话是不体面的吗？”

“一个女人不和她的监狱看守谈话。”

他表示强烈的抗议：

“您并不是在监狱里！真见鬼！”

“那我可以离开这座城堡吗？”

“您可以在这花园里散步……”

“因此，闭门不出，如同一名女囚犯。”

“什么？您究竟想怎么样？”

“让我离开这儿，让我去您要求我去的地方，比如说去高维尼生活……”

“也就是说远离我！”

因为我不说话，他稍微顺从了一点，继续低声说：

“您讨厌我，是不是？噢，我知道。我熟悉女人，但是您讨厌的是孔拉德亲王，不是吗？他是德国人……他是战胜者……对于您来说，实在没有理由讨厌像他那样的男人……但现在这个男人在娱乐，在寻求欢乐……您懂吗？那么就……”

我站起身来，站在他的对面，我没说一句话，他大概从我的眼神里看出了我是那样的讨厌他，那样的不情愿，所以他这句话说了一半就咽回去了。这时的他，一副十足的蠢相。接着他的本性就充分暴露出来了，他粗暴地向我挥着拳头，咕哝了几句威胁恐吓的话，把门砰地一声关上就扬长而去了……

日记又缺了两页。保尔脸色铁青，毫无血色，从来没有任何痛苦像现在这样地刺痛着他。他似乎感到他那可怜的亲爱的伊丽莎白还活着，就在他面前抗争着，他也感到就在她身边。什么东西都不能像九月一日日记中那种痛苦和爱的呼喊更深刻地震撼着他的心。

保尔，我的保尔，用不着担心。对，我已撕毁了这两页日记，因为我不想你有朝一日了解这种如此丑恶的事情。但是这将不会使你远离我而去，是吧？我并不是因为一个野蛮人在我身上得了逞，就不值得爱了，是吗？啊！保尔，他昨天向我说的一切……还是辱骂、可憎的威胁、下流的许诺……仇恨的发泄……不，我不愿向你重复这些了。我之所以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在日记里，是想把我每天思想和行动都告诉你。我认为只能在日记里写下我痛苦的见证，但这件事例外，我没有勇气……请你原谅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沉默。我想，你只要知道我这次受的污辱，日后你就会为我报仇雪恨的。一点也不要再向我询问更多的情况……

实际上，这个年轻女人在以后的几天里，不再详细叙述孔拉德亲王每日来访的细节了。但是，我们从她的叙述中可以感到她周围的敌人从来没有放松过他们的监视！这是一些简短的记事录，在作这些记事时，她再也不敢像以前那样随便了，另外，她偶尔也写上几页，自己标上星期，这就没有删去日期之忧了。

保尔读着日记，浑身直打哆嗦，一些新的消息加剧了他的恐惧。

星期四

罗莎莉每天早晨都向他们打听情况。法军仍在后退，甚至好像在溃逃，巴黎好像已被放弃，政府已逃亡别处，我们败了。

晚上七点

他习惯在我窗户底下散步。陪着他散步的有一个女人。我已从远处见过这个女人几次，她经常披着一件农妇用的宽大的披风，整个身子都裹在披风里；头上搭着一条花边头巾，整个面部被头巾蒙住。但大部分时间里，他的陪伴是一名称之为“少校”的军官，这个人的头经常缩在他那灰色大衣的高高的领子里。

星期五

士兵们在草地上跳舞，但伴奏的音乐却是德国的国歌和用力敲响的奥纳坎的钟声，庆祝他们的部队进入巴黎。这有何可疑的呢？唉！他们那种兴高采烈的样子就是事实的最好证据。

星期六

在我住的套间和挂着我妈妈肖像的那个小客厅之间，有一间卧房是我妈妈住过的。少校就住在这间卧房里。他是亲王的知交，也是一个重要人物，据说，士兵只知道他叫赫尔曼少校。他不像其他军官那样在亲王面前卑躬屈膝。相反，他在和亲王打交道时，好像比较随便，而且还带几分亲密劲儿。

现在他们互相挨着走在林间小径上，亲王靠着赫尔曼少校的胳膊，我猜他们在谈论我，而且他们对我的看法不一致，几乎可以说，少校在生气。

上午十点

我没有弄错，罗莎莉告诉我，他们之间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吵。

九月八日（星期二）

在他们对待大家的态度中有某种奇怪的现象。亲王、少校和军官们似乎有些神经过敏；士兵们不唱了，随后听到争吵的声音。事态的发展对我们有利吗？

星期四

动荡的局势在加剧，似乎邮车来得很勤。军官们已把部分行李运回德国。我怀着极大的希望，但是，另一方面……

唉！我亲爱的保尔；但愿你知道这些来访给我带来的痛苦！……他可不再是头几天那种甜言蜜语的男人了。他丢掉了假面具，露出了真相……不，不，在这个问题上必须保持沉默……

星期五

奥纳坎的居民全部撤到德国，他们不允许在我给你说过的那个可怕夜晚所发生的事情中有任何一个目击者。

星期日晚上

撤出巴黎，而且撤至离巴黎很远的地方，这是失败。他也向我承认了这是失败，他气得牙齿咬得格格响，同时还对我进行恫吓，我是他们复仇的人质。

星期一

保尔，如果你有一天在战斗中碰到他，要像杀一条狗一样杀死他。但这些人仍在坚持战斗！啊，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现在有点晕头转向，不知所措了。我为什么要留在这城堡？他们强行要把我带走，保尔……

保尔，你知道他是怎样设想的吗？噢！这胆怯而残忍的家伙！……他们扣押了十二名奥纳坎的居民作为人质，而他们的生死又全系于我一身……你明白这种恐怖吗？这十二名人质是继续活下去，还是一个一个被枪杀，这就全看我的表现了……这种极其下流可耻

的行为真是难以置信……他仅仅是想吓唬我吗？哎，多可耻的兽性！多可怕的人间地狱！我宁愿去死……

晚上九点

死？不，为什么死？罗莎莉来了，他的丈夫已串通了一名士兵，他今晚在小教堂过去一点的那个花园门口站岗。

凌晨三点钟，罗莎莉会来叫醒我，然后我们就一起逃，一直到达树林子里，热罗默知道那里有个藏身之处，一个别人难以找到的去处……天啊！但愿我们能够成功！

晚上十一点

发生了什么事啦？为什么我起床了？所有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一个噩梦。我相信这是一个噩梦……但是，我全身发热，甚至哆嗦起来了，我几乎不能写下去了……这是我桌子上的那杯水吗？……为什么我不敢喝这杯水？过去当我失眠时，总是要喝点水的啊！为什么我不敢喝？唉！原来是一个可怕的噩梦！以后我怎能忘记我在睡觉时所见到的那一切呢？实际上，我当时正在睡觉，这是确实无疑的；我当时躺在床上，想在逃走之前稍事休息一下。我是在梦中看到了一个女人的鬼魂！是鬼魂吗？……确实是鬼魂，只有鬼魂才能跨过这已门上的门；她的脚步在地板上滑行，发出的声音是那样的轻，我几乎只听到她裙子的瑟瑟声。

她来干什么呢？我通过那盏长明灯的微弱的光，看到她绕过桌子向我的床走过来，她往我这边走的时候非常小心，头一直藏在黑暗之中。我感到非常害怕，我再次闭上了眼睛，以使她相信我睡着了。但我心里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她的存在，感觉到她在向我靠近，我也非常清楚地看到她所做的一切。她向我躬着身子，看了我很长时间，好像她不认识我，又好像她想仔细察看我的脸。唉！那时她怎么一点也没有听到我那颗心急促的不规则的跳动？我呢？我听到了她心脏跳动的声音。她的呼吸是那么的有节律。我感到喘不过气来！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她的目的是什么？

她停止了对我的观察，走开了，但走得不远。我通过眼皮感到她在我附近弯着身子，干另一件几乎没有响声的事情。慢慢地我感到她确实没有再观察和注意我了，我才试着一点一点睁开眼睛……我很想看，那怕只有一秒钟，我也想看一眼她的脸，看一眼她的姿态……

我看到了……

天啊！我是怎样出乎意料地用力忍住了从我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那声惊叫啊？！

这个女人在那盏长明灯的照射下，我非常清楚地辨认出她的脸，她就是……

唉！我决不写一句这种亵渎神明的话！这个女人似乎离我很近，她跪倒在地，不断地祈祷；我好像看到了一张温和的脸，脸上挂着一丝苦笑。不，当这个已死的女人在我幻梦中出现，我一点也不害怕。她面部肌肉紧张，很不自然地收缩着，一副仇恨、凶狠、残酷、野蛮和阴险的表情……这世界上还没有一种场面能比这一次在我心中引起更大的恐怖和害怕的了。也许正是因为这点，也许正是因为这样一个情景有些极端的和不可思议的东西，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才一点也没有喊出声来，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现在才一直处在平静之中。当我眼睛瞪着看的时候，才明白原来是一个噩梦在折磨着我啊。

妈妈，妈妈，你从来没有过也不可能有这样的表情，不是吗？你善良，不是吗？你不是经常带着微笑吗？如果你现在还活着，你始终是一样的善良和温柔，不是吗？亲爱的妈妈，自从保尔看到你的肖像的那个可怕夜晚起，我就经常走进这个卧房，以便记住我过去忘记了的妈妈你的脸。因为我很小的时候，你就去世了。即使我允许画家赋予你一种不同于我要求的那种表情，那至少不是刚才那种凶狠残酷的表情。为什么你恨我呢？我是你的女儿，父亲经常对我说，我笑起来和你一模一样，父亲还告诉我，你的眼睛看我的时候，总是充满着柔情。那么……那么……你不恨我，是不是啊？我是做了一个梦吗？

或者，至少可以这样说：当我看到我卧房里有一位女人时，我不是在梦中；当我觉得这个女人像你的时候，我正在梦中。这是幻觉……这是谵妄……由于不断地看到你的肖像，不停地怀念你，所以我把自己的面孔安到了一个不认识的女人的身上，因而是她，而不是你表现出那种令人憎恶的表情。

我不会喝这杯水。她倒的东西，可能是毒药……也许是什么东西，使我熟睡，然后把我献给亲王受用……我想起了那个有时和他一起散步的那个女人……

但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什么也不明白……在我那累得精疲力竭的大脑里，一切想法都理不出头绪来。……很快就三点钟了……我在等待罗莎莉。夜是宁静的，在城堡里，在城堡周围都听不到任何响声。

……三点敲响了，逃出这里！……就自由啦！……

十 是 75，还是 155？

保尔·德尔罗兹感到惶惶不安，他翻过这一页日记，好像他早就期望这次逃跑计划能够有一个好结果。当他刚读完第二天早上写的字迹难辨的头几行日记时，可以这么说，他又受到了一次新的痛苦的打击。

我们已被告发，被指控为背叛。现在我们受二十个人监视，他们像一些野蛮人向我们冲过来……现在我被监禁在花园的亭子里。热罗默和罗莎莉被监禁在旁边的一个小破屋里。他俩都用绳索绑着，嘴里都塞着东西。我，我还自由，但门口有士兵把守，我听到他们说话声。

中午十二点

我现在很难给你写日记了，保尔。站岗的士兵时时把门打开监视着我的行动。他们还没有搜过我的身，因此我保留了这些页日记，这是我在暗处写的，我写得很快……

……我的日记！……你找到了吗，保尔？你将会了解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你将会知道我变成什么样子了，是吗？只要他们没有把我捆着……

……他们给我送来一些面包和水。我和热罗默、罗莎莉他们一直被分开监禁。德国人不给他们吃的。

两点钟

罗莎莉终于把塞在她嘴里的东西弄掉了。她从监禁她的那个小破屋子低声和我说话。她听到了看守我们的德国士兵所说的一些话。我得悉孔拉德亲王已于昨晚动身去高维尼。法国人正在向我们这里运动。这里的人也感到非常不安。他们将进行自卫吗？他们将撤向边境吗？……正是赫尔曼少校使我们的逃亡计划失败了。罗莎莉说我们失败了……两点半钟

罗莎莉和我不得不中断我们的谈话。我刚才已问了她想要说的那些话……为什么我们失败了？……她认为赫尔曼少校是个魔鬼。

“对，魔鬼，”她重复着这句话，“因为他还有一些特殊的原因要对付您……”

“是什么特殊原因？罗莎莉。”

“等一会儿我再向您解释……但您要相信：如果孔拉德亲王不及时从高维尼赶回来救我们的话，那赫尔曼少校将会利用这个机会把我们三个都杀掉……”

保尔看到他可怜的伊丽沙白写的这句恐怖的话时，真的怒吼起来了。这是她在最后一页日记上写下的一句话。从此以后，就只看到她偶尔在纸的中间横七竖八写着的一些句子了，一眼就看得出来，这些是摸着黑写下来的，好像一个人临终时下气不接上气说的话一样……

……警钟……这钟声，风从高维尼传来的钟声……这钟声是什么意思？……是法国部队吗？……保尔，保尔，……他也许和法国部队在一起吧！……

……两名士兵笑着进来了：

“处决这个女人？……三个人都处决！”……赫尔曼少校说处决……

……我们就要死了……但罗莎莉想和我说话……她不敢……

五点钟

……法国大炮……炮弹在城堡周围爆炸……唉！要是其中的一颗炮弹落到我这里就好了！……我在听罗莎莉的声音……她要向我说什么呢？她发现了什么秘密？……

……唉！多恐怖！唉！多可怕的事实！罗莎莉说话了。天啊！我请你给我一点时间写……保尔，你永远也想象不到……在我还没有死的时候……保尔……必须让你知道……

这一页剩下的部分被撕掉了。下面的几页，直到这个月月底都是空白纸。伊丽莎白是不是有时间，是不是有勇气记下了罗莎莉透露的情况呢？

在这里有一个问题，甚至连保尔也不曾遇到的一个问题。罗莎莉透露的这些情况对他有何相干？他一直无法弄清的事实真相，现在又重新而且永远地陷入茫茫的黑暗之中，这对他重要吗？复仇，孔拉德亲王和赫尔曼少校以及所有这些虐待和杀害妇女的野蛮人与他又有何相干？伊丽莎白死了，可以这样说，他刚刚看着她在他面前死去的。

除了这种现实，什么也不值得去想，什么也不值得去努力了。一种突如其来的胆怯使他麻木不仁，精神和体力都快崩溃了，他两眼直盯着不幸的伊丽莎白记下了她直至死亡的痛苦历程的那本日记，感到自己不知不觉地在变成另外一种精神状态；迫切需要毁掉自己的一切希望从而永远放弃一切仇恨。伊丽莎白在呼唤他。现在斗争还有何益？为什么不和她一起去？！

有人拍他的肩膀。一只手抓住了他握着的手枪，贝尔纳对他说：“这件事先搁在一边，保尔！如果你认为一个士兵有权现在自杀，那么我就立刻成全你，让你自责。现在你先听我说……”

保尔没有提出异议。企图去死的邪念曾在他思想上一闪而过，但贝尔纳几乎一点也不知道。尽管他在某个糊涂的时候也许在这个问题上快坚持不住了，但他的思想状态仍然使自己很快觉悟。

“谈吧！”保尔对他说。

“不要很长时间，最多三分钟就能说清楚。请听着。”

贝尔纳开始说了起来：

“我根据字迹认为，你已经找到了伊丽莎白写的日记。这日记很明确地证实了你所了解的情况，是吗？”

“是这样。”

“当伊丽莎白写这篇日记的时候，她和热罗默、罗莎莉一样正受着死的威胁，是不是？”

“不错。”

“他们三人在我们——也就是你和我——到达高维尼的当天，即十六日星期三被枪杀的，是不是？”

“是的。”

“也就是说在我们抵达城堡的那个星期四的前一天晚上五点至六点之间被枪杀的，是不是？”

“是啊，为什么提出这些问题？”

“为什么？保尔，你看，我手里有一块弹片，这是你从公园亭子的墙上，即伊丽莎白被枪杀的那个地方搜集的，也就是后来我从你这里拿走的那块弹片。喏，在这儿。你看，一绺头发还粘在上面哪。”

“怎么？”

“好，我说说。刚才我同一个从城堡路过的炮兵军士讨论过，他从我们的谈话以及他自己的观察中得出这样的看法：这块弹片不是来自 75 毫米口径炮发射的炮弹，而是来自 155 毫米口径炮，即一门里马伊洛重型炮发射的炮弹。”

“我不明白。”

“你之所以不明白，是因为不知道，或者是因为忘记了我们的炮兵军士刚刚提醒我注意的那个事实。我们在高维尼的那个晚上，正是十六日，星期

三，当时我们的炮兵向城堡炮击和发射几枚炮弹，也正是处决伊莉莎白等人的时候；但当时都是用的 75 毫米口径炮。而我们的 155 毫米口径炮，即里马伊洛重型炮是在第二天即星期四，当我们正向城堡进军的时候才开始炮击的。因此，考虑到伊莉莎白在星期三晚上六时许就已经被枪杀并被掩埋，所以一门里马伊洛发射的炮弹的一块弹片实际上不可能从伊莉莎白那里拔下一绺头发，因为所有的里马伊洛炮到星期四的早上才进行炮击的。”

“那又怎么样呢？”保尔低声地说，嗓音都有点变了。

“哦，是这样的，那块里马伊洛炮弹的弹片是在星期四的早上从地上捡起来的；那些头发是在前一天晚上剪下来的。人们有意把那块弹片插入剪下来的头发丝中间。叫你如何不相信呢？”

“但你是疯了！他们这样做是什么目的呢？”

贝尔纳微微一笑，继续说：

“天哪，目的是让人相信伊莉莎白已被枪杀，而实际上她根本就没有被枪杀。”

保尔向他扑过去，使劲地摇晃着贝尔纳的身子。

“你了解情况，贝尔纳！不然的话，你会笑吗？然而你说说看！这些不是亭子围墙上的子弹吗？还有这铁链子？这第三个铁环？”

“正是这样，这是精心导演的一场戏！这就是执行枪决的时候人们看到的那些弹痕吗？而且弹痕是这样子吗？还有，伊莉莎白的尸体，你找到了吗？又有谁向你证明，在枪决了热罗默和罗莎莉之后他们没有对她产生恻隐之心？或者这其中有人进行了干预，谁又知道呢？”

保尔感到心里产生了一点点希望。伊莉莎白是由赫尔曼少校判的死刑，也许她又在执行前被从高维尼赶回来的孔拉德亲王所救……”

他无法解释清楚：

“也许……对，也许……你看，也许是这样：赫尔曼少校已了解我们进驻高维尼，——你还记得吧，你和这个农妇碰过一次面，因此赫尔曼少校至少希望伊莉莎白代替我们死，同时也希望我们放弃找她，因此他就模拟了这场闹剧。啊！这又如何知道呢？”

贝尔纳向保尔走过来，认真地对他说：

“这不是我带给你的希望，保尔。这是个自信的问题。”

“我曾经想让你对此有思想准备；现在，我请你听着，我之所以去向炮兵军士询问情况，是为了核实我所知道的那些事实。刚才我在奥纳坎村的时候，去了一个装运德国俘虏的车队。我同其中的一个俘虏交谈了几句。他原来是属于城堡的驻军。因此他见到过她，他知道她。伊莉莎白没有被枪杀！是孔拉德亲王出面干预，阻止执行的。”

“你在说什么？你在说什么？”保尔大声嚷着，他高兴得差一点昏厥过去，“那么你有把握吗？她还活着？”

“是的，还活着……他们把她带到德国去了。”

“但自那以后呢？……赫尔曼少校终究还是抓到了她，他的企图得逞了！”

“不是这样。”

“你怎么知道不是这样？”

“还是通过这位俘虏的士兵知道的。他在这里见过的那位法国妇人，我今天早上又见到了她。”

“在哪里？”

“离边境线不远，在埃布勒库尔郊区的一个别墅里，由救出她的那个人保护着，这个人肯定能够保护她不受赫尔曼少校的伤害。”

“你在说什么？”保尔又问道，但这次的问话就低沉多了，而且脸部的肌肉在抽搐。

“我是说孔拉德亲王似乎是凭兴趣来对待这军人职业的，另外他被认为是一个呆小病患者，甚至在家里也被认为是傻子。就是他在埃布勒库尔建立了自己的总部：他每天都去拜访伊丽莎白，因此任何担心……”

“你怎么啦？瞧你脸色那么难看……”

保尔抓住他内弟的肩膀，一字一句地说：

“伊丽莎白毁了！孔拉德亲王爱上了她……还记得吗，有人向我们讲起过这件事……这日记只是她苦恼的呼喊……他已爱上了她，他是不会放掉他手中的猎物的，你明白吗？在这个问题上他无论如何不会退却！”

“哦！保尔，我不能相信……”

“无论如何不会退却，这是我和你说的。他不只是一个呆小病患者，他还是个骗子，是个无耻之徒。你只要看一下这本日记，你就会明白……另外，我们说得够多的了，贝尔纳！现在需要的就是行动，赶快行动，甚至不要花时间考虑就行动！”

“你想干什么？”

“去从这个人那里夺回伊丽莎白，去解救她……”

“这不可能。”

“不可能吗？这里离我妻子被监禁受这强盗蹂躏的地方只有三里路，你想想看，我能袖手旁观地留在这里吗？咱们行动吧！难道没有勇气！干吧，贝尔纳。如果你再迟疑不决，我就孤身一人去。”

“你要一个人去……去哪里？”

“去那里。我不需要任何人……我不需要任何帮助。一套德军军服就够了。我将趁黑夜去。必要时，我将杀掉敌人；明天早上伊丽莎白就获得自由，呆在我们面前了。”

贝尔纳直摇头，态度温和地说：

“我可怜的保尔！”

“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意味着我将第一个批准你。而且我们可能和你一块儿去营救伊丽莎白。危险，这算不了什么。只是碰巧……”

“只是碰巧什么？”

“啊！是这样，保尔，我们这一侧已经放弃了一次比较猛烈的攻势。现在已征召预备役军团和本土军团参加作战，我们呢，我们也要开拔。”

“我们要开拔吗？”保尔结结巴巴地说，他被这一消息惊呆了。

“是的，今天晚上出发。今天晚上，甚至我们所在的师也在高维尼上火车。我们开向哪里，我不知道……也许开向兰斯，或者阿拉斯。最终是开向西部，北部。我可怜的保尔，你看，你的计划不能实现了。打起精神！勇敢些！不要老是一副痛苦的样子。你真使我伤心……哦！伊丽莎白没有危险……她能够自卫……”

保尔一句话也没有答。他在想孔拉德亲王那句可怕的话。这是伊丽莎白日记引证的一句话：“这是战争……这是权利，这是战争法则。”这种法则，

他感到了这种法则的一种可怕分量压在自己身上。但他同时也感到他也在接受战争法则中那些更崇高更激奋人的内容：凡是拯救民族所需要的，个人就应该为之献身！

是战争的权利吗？不对，应该是战争的义务，一种非常紧迫而不容争议的义务。不管这种义务是怎样的不能宽容，在内心深处都不应该有丝毫的抱怨。不管伊丽莎白面临着死亡，还是面临着污辱，这都不关保尔·德尔罗兹中士的事，这丝毫也不可能使他离开人们命令他走的那条道路。他是一个人，但首先是一名士兵，他除了对法国、对他痛苦和亲爱的祖国的义务外没有任何其他义务。

他细心地折好伊丽莎白的日记就走了，他的内弟贝尔纳跟在他后面。

在夜幕降临时，他离开了奥纳坎城堡。

第二部

一 伊塞——凄惨

图尔、巴尔·勒·迪克、维特里·勒·弗朗苏瓦等小城市，不断地从保尔和贝尔纳乘坐的驶向法国西部的长长的列车前面掠过。走在他们前后的满载士兵和装备的火车不计其数。接着列车来到了巴黎远郊，随后北上，又经过博韦、阿米安、阿拉斯。

他们必须第一批抵达边境地区同英勇的比利时人汇合，而且必须尽可能地在地势较高的地点同他们汇合。这样，每前进一里地，就意味着在目前准备的这场持久的阵地战中从侵略者手里多夺回一里地的土地。

这次北上，可以说保尔·德尔罗兹少尉——这是在行军途中授予他的新军衔——是在梦中完成的。虽然他以极大的热情带领着自己的部队。每天要战斗，时刻都有死的危险，但这一切似乎都是在他自己没有察觉到的情况下发生的。人们的“意志”就像时钟一样预先调好，到时候就能自动启动。贝尔纳情绪饱满地对待自己的生命危险，他以自己的激奋，自己的乐观鼓舞着同志们的勇气；保尔则不爱说话，心里想着别的事，疲劳、艰苦、恶劣天气，这一切对于他似乎都是无关紧要的。然而部队向前推进，这对他来说就是一种极大的精神满足，他有时也把这种感受告诉贝尔纳。因为他觉得是在奔向一个明确的目标，一个唯一使他关心的目标，那就是营救伊丽莎白。虽然他现在进攻的是这边的边界线，而不是向另一条，即东边的边界线推进，但这并没有什么不同，因为两边所攻击的都是他怀着满腔仇恨与之斗争的同一个敌人。但不管怎样，伊丽莎白将会得到自由的。

“我们快到了，”贝尔纳对他说，“伊丽莎白定能制服这个自负的人，你是很了解这点的。现在我们正在深入比利时，向德国人包抄过去。我们将从后面袭击孔拉德，迅速夺取埃布勒库尔！怎么，这种结果难道还不能使你高兴吗？噢，我知道，只有当你杀死了一名德国兵以后你才会笑。比如说刚才吧，你脸上只带着一点点生硬的笑容，这就使我明白了。我思量着：‘砰！一枪击中了……’或者‘真棒！……他用叉齿挑倒了一个……’因为一有机会你会使用叉齿的……啊！我的副长官，人变得多残忍啊！笑，是因为杀了人才笑！想想看，真是笑得有理由啊！”

列车飞快地向前奔驰着，鲁瓦、拉西尼、肖尔纳……等小城市都被甩在了后面，随后又经过拉巴塞运河、拉利斯河……最后到达伊普雷。伊普雷！铁路线在这里终止，然后延伸至海边。在穿过了法国的河流之后，即穿过了拉乌尔纳、莱斯纳、洛瓦兹和索默等河流之后，便是一条比利时的小河，年轻人的鲜血将把这条河染红，因为可怕的伊塞战役打响了。

迅速升为中士的贝尔纳和保尔·德尔罗兹在这“地狱”一般的地方一直呆到十二月初。他们组成了一支小部队，其中有六名巴黎人，两名自愿应征入伍者，一名预备役军人，还有一名比利时人。比利时人名叫拉森，他曾认为，要打敌人，参加法国人的队伍比较简便和快速。连炮火也似乎在照顾这支小部队。这支部队由保尔指挥，整个排就是上面这些人；当这个排重新组建时，仍以他们为核心；所有的危险任务，他们都希望得到，愿意承担。他

们这次远征结束后，仍平安重逢，没有任何伤亡，好像他们互相带来了好运。

近两个星期内，保尔所在的团担任前卫部队的尖刀团，在两侧担任掩护的是比利时部队和英国部队，他们向敌人发起了英勇的攻击；他们在泥水里，甚至洪水中，端起上了刺刀的枪向敌人发起猛烈的冲锋，德国人成千上万地倒在他们的枪口和刺刀下面。

贝尔纳非常高兴。

“你明白吗？托米，”贝尔纳对一个英国籍的小个子士兵说。贝尔纳有一天曾冒着枪林弹雨和他一起进攻过敌人。此外，他连一句法语都听不懂。

“你明白吗？托米，任何人都不比我更加欣赏比利时人，但是他们没有什么使我感到惊奇的。他们完全有理由像我们这样战斗，也就是说像狮子一样战斗。使我感到惊奇的人们，就是你们，就是英格兰的小伙子们。你们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你们有你们的做事方式……可是这是干一种什么样的事啊！没有刺激，没有激情。这些都是埋在你们心底里的想法。比如：当你们开始撤退时，你们是那样怒不可遏，而后来你们却变得使人胆寒；你们向来都是逃生而后争得地盘。结果呢？消灭了德国人。”

这是那天的晚上，当第三连向迪克斯米德郊区疯狂扫射的时候，保尔和贝尔纳遇到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保尔突然感到腰的左上侧被猛烈地撞击了一下，当时他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件事；但是回到战壕后，他发现手枪套的皮带被一颗子弹穿了个洞，而且子弹碰在武器的枪管上而被撞得扁平。然而，从保尔当时所处的位置看，这颗子弹应该是在他后面射出来的，也就是说应该是在他所在连的一个士兵或者是他所在团另一个连的一个士兵射出来的。这是一种偶然事件吗？是笨手笨脚所造成的吗？

第三天，这样的事又让贝尔纳碰到了，同样走运，没有伤着，一颗子弹横穿过他的睡袋，肩胛骨轻微擦伤。

四天后，保尔的军帽又穿了个洞，这次，子弹还是从法国防线上射来的。

现在看来毫无疑问，敌人非常明确地把目标对准了保尔和贝尔纳两兄弟，而且为敌人所豢养的叛徒、强盗甚至就隐藏在法国人的队伍里。

“没错，”贝尔纳说，“首先是你，接着轮到我，接着又是你。这类似赫尔曼的作法，少校可能在迪克斯米德。”

“也许孔拉德亲王也在那里。”保尔提醒贝尔纳注意。

“可能，不管怎样，他们的一个间谍已钻到我们队伍中来了。如何才能发现这家伙呢？要报告上校吗？”

“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这么做，贝尔纳。但不要谈及我们，不要涉及我们和少校之间的私人斗争。我曾经也想向上校报告，但是我最终又打消了这种想法，因为我不希望把伊丽莎白的名字和任何的冒险牵扯在一起。”

此外，也无必要惊动首长们为他们担心。即使针对这两兄弟的企图不再重演，但这种背叛的事实每天都在重复出现。法国炮兵阵地位置被测出；敌方的进攻总是抢在前面；一切都可能是一个谍报系统有计划组织的。这个谍报系统既十分活跃，又无处不存在。又如何可以怀疑赫尔曼少校在迪克斯米德呢？很明显他只是这个系统的主要成员之一。

“他在那里，”贝尔纳一边指着德军防线一边重复着说，“他在那里，因为在这片沼泽地带要进行一场规模最大的争夺战，所以他有事情要做；他在那里，这也是因为我们在这里。”

“他怎么知道？”保尔提出异议。

贝尔纳反驳说：“他为什么不知道？”

一天下午，在作为上校住所的一间简陋的屋子里召开了营长和连长会议，保尔·德尔罗兹被召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在会上获悉，师长命令夺取运河左岸的那座小房子。平时只有一名船工住在那里，现在德国人在那里加强工事进行自卫。他们的重炮就设在另一侧的高地上，用火力掩护着这个小房子。这座碉堡，已争夺几天了，必须把它拔掉。

“为此。”上校明确指出，“我们要求各非洲连派出一百名志愿兵于今晚动身明日凌晨发起攻击。我们的任务是支援他们，在突袭一旦成功时，对付敌人的反攻。考虑到这个阵地的重要性，敌人的反攻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将是非常强大的进攻。这个阵地，你们是了解的。先生们，我们和这个阵地之间是一片大沼泽地，我们的非洲志愿兵将于今天夜里进入那片据说是齐腰深的沼泽地。但在这片沼泽地的右边，沿运河有一条纤道，我们，我们将可以从这条纤道前往支援。纤道已由两支炮兵部队负责清扫，现在大部分路段已开通。然而在距船工屋五百米处有一个老灯塔，到目前为止仍被德国人占领着，我们刚才用炮火摧毁了它。但德国人是不是完全撤出灯塔了？我们会不会遇到敌人的前哨？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了解清楚的情况，我考虑了你，德尔罗兹。”

“谢谢您，我的上校。”

“任务不危险，但挺棘手，必须搞得绝对准确。你今天夜里出发。如果这个老灯塔依旧被他们占领着，就回来。如果相反，你就设法使十二名精壮士兵同你接应，然后仔细隐蔽好，直到我们接近，这将是一个很好的据点。”

“是，我的上校。”

保尔立即采取了行动，召集了全体巴黎人，志愿应征入伍者，预备役军人和比利时人拉森作为这次执行任务的队伍，并告诉他们，今天夜间可能需要他们；晚上九点他在贝尔纳·唐德维尔的陪同下离开了营地。

由于敌人的探照灯，他们不得不在运河边上一棵连根拔起来的大柳树的树干后面呆了很长时间，直到他们周围一片漆黑，甚至连水平线都分不出来。

他们匍伏着前进以避免意料不到的亮光。有一点微风吹向田野和沼泽地；可以听到芦苇在那沼泽地里发出簌簌的声音。好似人在倾诉怨恨。

“这真令人悲伤！”贝尔纳低声说。

“闭嘴！”

“随你的便，少尉。”

一些大炮不时地无缘无故地轰鸣起来，好像狗叫，打破了令人不安的寂静；接着，另外一些大炮立即狂怒地吼叫起来，好像是应该轮到他们作出反应，表明他们还没有睡大觉。

现在又重新平静下来了。空中一切都是静止不动的，似乎那沼泽地里的草也变得静止不动了。然而，贝尔纳和保尔却感觉到和他们同时出发的非洲志愿兵缓慢地向前推进，他们要长时间呆在结冰的水中，要作出顽强的努力。

“越来越凄惨了，”贝尔纳颤抖地说。

“今晚你太伤感了！”保尔提醒他注意。

“这真是伊塞——凄惨，如同德国人所说的。”

他们迅速卧倒。敌人用反射镜清扫公路，同时还探测沼泽地。他们发出了两次警报，最后顺利地到达了老灯塔的入口处。

十一点半了，他们非常小心地溜进被炸毁的一堆一堆的乱石块中间，很

快就弄明白了情况，哨所已被放弃；但是，在已塌下来的楼梯板下面有一扇开着的活板门和一架梯子直通地下室，里面的军刀和头盔发出了微弱的光。但是，贝尔纳从高处用手电筒

向阴暗处搜查了一遍，然后说：“没有什么好担心的，这里都是死人，德国人在刚才的炮击之后，把他们扔在这里的。”

“是的，”保尔说。“因此必须预计到德国人可能回来寻找这些尸体，去放哨，贝尔纳，监视伊塞方向。”

“如果这些人中有一个家伙还活着，怎么办？”

“我将把他搬下来。”

“翻翻他们的口袋，”贝尔纳说着走了，“把他们的路况记事本给我们带回来！我对这个感兴趣，因为还缺少他们心态的确凿证据，或者更确切地说还缺少他们勇气的资料。”

保尔下去了。地下室的范围相当大，地面上躺着六具尸体，全无生气，已经冰凉了。他按贝尔纳的意见漫不经心地翻了翻他们的口袋，看了看他们的记事本，无任何感兴趣的东西能吸引他的注意力。他检查第六个士兵，这个人身材瘦小，脸的正中部位被击中，在他上衣里发现上面写着罗森塔尔名字的皮夹子，里面有一些法国和比利时的钞票，一包盖有西班牙、荷兰和瑞士邮戳的信件。信件全部是用德文写的，都是发给德国驻法的一个特务，姓名没有透露，然后再由这个人转给名叫罗森塔尔的士兵，保尔就是在他的身上发现了这些信件。这个士兵应该把这些信和一张照片传递给称之为阁下的第三人。

“谍报机构，”保尔一边浏览这些信件，一边自言自语，“秘密情报……一些统计表……无耻之辈！”

但是，当他再次打开皮夹子时，他从中抽出一个信封，撕开后，发现信封里有一张照片，保尔看到这张照片，非常吃惊，他甚至都叫出声来了。

这张照片上的那个人就是他在奥纳坎城堡那间封闭的卧室里见到过她的肖像的那个女人，是同一个人，她们的围巾都是花边方围巾，围巾的饰物也是一样的，脸部的表情都是微笑掩盖不了的冷酷。这个女人，不会是伊丽莎白和贝尔纳的母亲、埃米娜·唐德维尔伯爵夫人吧？

照片上有“柏林”的标记。保尔把照片翻过来，看到一行字，更是惊得目瞪口呆了。上面所题的字是：

送给斯泰法纳·唐德维尔。于一九二二年。

斯泰法纳，这是唐德维尔伯爵的名字。

因此，可以看出这张照片是一九二二年，即在埃米娜伯爵夫人死后四年从柏林寄给伊丽莎白和贝尔纳的父亲的。因此有两种解释：要么照片是在埃米娜伯爵夫人死之前拍的，时间标的是伯爵收到照片的年份；要么埃米娜伯爵夫人还活着……

他无意之中又想到了赫尔曼少校，他的形象和那间封闭卧室里的肖像一模一样，这在那已经混乱的思想里又勾起了他的回忆。赫尔曼！埃米娜！现在我竟在伊塞边缘地区一个德国间谍尸体身上发现了埃米娜的照片！那谍报头子大概在伊塞地区游荡着，无疑他就是赫尔曼少校！

“保尔！保尔！”

是他的内弟在叫他。保尔很快直起身子，藏好照片，决定不和他谈这件事。他上来了，一直来到这扇活板厅门口。

“啊！贝尔纳，有什么情况吗！”

“一小队德国人。起初我认为这是一支巡逻队，是来换岗的，这样他们将呆在运河的另一侧。但不是这样。他们解开了两只小艇，现在他们过运河来了。”

“是这样，我听到了。”

“我们可不可以朝船上开枪？”贝尔纳提议这么做。

“这样做等于是报警。最好是观察他们的动静，此外，这也是我们的任务”。

然后，就在这时候，从贝尔纳和保尔经过的那条纤道上传来一声哨音，接着有人从船上传出一声同样的哨音予以回答。

另外又交换了两个信号，时间间隔有规律。

教堂的钟敲响了午夜十二点。

“要碰面了，”保尔认为。“这很有意思。来，我在下面发现了一个地方，我认为我们可以藏在那里避开一切突然袭击。”

这是一个后地下室。它和前地下室由一堵墙隔开，上面开了一个口，人们很容易从这个缺口进入后地下室。于是他们很快用从拱顶和墙壁掉下来的石块堵住了这个缺口。

他们刚刚堵住这个洞口，上面就响起了脚步声；然后，就传来了用德语讲话的声音。敌人的部队可能相当多。贝尔纳把他的步枪插进他们刚才垒起的路障形成的一个孔内。

“你想干什么？”保尔问道。

“如果敌人来了怎么办？我在作准备。我们可以坚持一次真正的包围。”

“不要干蠢事！贝尔纳。咱们听着，也许听出一些德国话的意思。”

“你，这倒是可能，保尔。我呢？我连德语的一个音节都不懂……”

一束强烈的光把地下室照得通明透亮。一个士兵下来了，他把一盏粗大的灯悬挂在墙壁的一枚钉子上。和第一个士兵一起下来的有十二个人。保尔和贝尔纳兄弟俩很快就了解到他们是来搬运尸体的。

这时间不长，十五分钟后，地下室只剩下一个士兵的尸体了，也就是罗森塔尔的尸体。

上面，一种蛮横的声音命令着：

“呆在那里，你们这些人呆在里面，等我们！你，卡尔，第一个下！”

一个人在上面梯阶上出现了。保尔和贝尔纳惊愕地看到了红色裤子，接着是蓝色军大衣，最后是一个法国士兵的整套军服。这家伙跳到地上，喊了起来：

“我下来了，阁下。该您了！”

他们看见这个人比利时人拉森，或者确切地说，是一个别人称他为拉森的在保尔这个排里受到重视的所谓比利时人。现在他们知道了向他们射的三发子弹是从哪里来的了。叛徒就在这里。在灯光下，他们非常清楚地辨认出他的脸；这个人四十岁，脸部线条粗犷，油光光的，眼圈发红。

他抓住梯子的梯脚，以使梯子放得更稳。一个军官小心翼翼地下来了，他全身裹在一件带竖领子的宽大的灰色大衣里面。

他们已认出是赫尔曼少校。

二 赫尔曼少校

尽管一股仇恨驱使着他想立刻报仇雪恨，但保尔还是立即用手按住了贝尔纳的胳膊，要他谨慎行事。

一见到这恶魔，一股强烈的怒火震撼着他的心灵！在他眼里，这恶魔是杀害他父亲、对他妻子犯罪的罪魁祸首，一枪崩了他，是他罪有应得。可是保尔却不能动！而且情况明摆着，这恶魔明明是在这里，几分钟之后，就离开这里去另外的地方行凶杀人，可是保尔却不能把他打死！

“好极了，卡尔，”少校用德语同他说话，向这个冒充拉森的人打招呼，“好极了，你赴约很准时，喂！有什么新闻吗？”

“首先，阁下，”卡尔回答说，少校既是卡尔的上级，又是他的同谋者。他对待少校似乎是尊敬中带几分随便。“首先，请允许……”

他脱下蓝色军大衣，又穿上一个死者的上衣，然后行了一个军礼：

“喔唷！……您听着，阁下，我是一个好德国人。任何工作都不会使我反感，但穿着那身军服，我感到憋气。”

“那么，你讨厌这个工作？”

“阁下，以这个样子从事这职业是很危险的，化装成法国农民，不存在危险，化装成法国士兵，有太大的危险。这些人什么都不怕，我不得不跟着他们，我可能有一天会倒在一颗德国子弹下面。”

“那两兄弟怎么样了？”

“我三次从他们背后开枪，但三次都没有成功。无计可施，他们都是走运的人，我最后将可能被人家逮住。因此，正如您所说的，我讨厌这个工作；我利用穿梭于罗森塔尔和我之间的那个小家伙约您会面。”

“罗森塔尔通过总部把你的话转达给我。”

“但是还有一张照片，您知道这张照片，还有一包从你们在法国的特务那里收到的信件。我不想在我被发现时让人在我身上找到这些证据。”

“罗森塔尔应该亲自把这些东西带给我，不巧，他干了一件蠢事。”

“什么蠢事？阁下？”

“愚蠢地被一枚炸弹炸死了。”

“哪里会！”

“你瞧，你脚底下就是他的尸体。”

卡尔只是耸耸肩膀，然后说：

“蠢家伙！”

“是的，他从来都不会独立应付一些事情，”少校接着说，同时他还说了一句悼念的话，“把他身上那个皮夹子取来！卡尔。他把皮夹子放在他羊毛背心的一个口袋里。”

间谍弯着腰，一会儿以后说：

“皮夹子不在，阁下。”

“是不是换了地方，看看别的口袋。”

卡尔遵照命令，随后肯定地说：“也没有。”

“怎么？那个口袋里啥也没有！皮夹子从来都是在罗森塔尔的身上。他睡觉的时候都是带在自己身上，死的时候，也应该是带在自己身上的。”

“您亲自找找，阁下。”

“那么后来出了事啦？”

“要么刚才有人来过这里，把皮夹子拿走了。”

“谁？是法国人吗？”

间谍站起身来，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靠近少校，低声慢气地对他说：

“一些法国人，不对，阁下，而是一个法国人。”

“你想说什么？”

“阁下，德尔罗兹和他的内弟贝尔纳·唐德维尔刚动身去进行侦察。是到哪个方向进行侦察，我当时未能弄清楚。现在我知道了，他到这附近来了，搜索了老灯塔的废墟，看到一些死人后，就翻了他们的口袋。”

“事情搞糟了，”少校低声咕哝着，“你有把握？”

“有把握。最多在一个小时前他来过这里。甚至可能，”卡尔一边笑着补充说，“他可能还在这里，藏在一个什么洞里……”

他们两个相互瞧了瞧他们自己周围的情况。但这一动作只是无意识的或者说是一种机械性的动作，并不表明他们非常担心或害怕。接着少校若有所思地继续说：

“实际上，我们的人所收到的那一包信，都是一些没有地址、没有姓名的信，这个倒并不那么重要；但那张照片，这就比较严重了。”

“这要严重得多，阁下！怎么！就是一九二二年印的照片，我们为此而寻找了十二年了！经过千辛万苦，我们终于在斯泰法纳·唐德维尔伯爵战争期间留在家里的文件中找到了这张照片。你过去轻率地把这张照片给了唐德维尔伯爵，后来您又想从伯爵手里弄回来，而现在这张照片却落到了您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伊丽莎白的丈夫、唐德维尔的女婿保尔·德尔罗兹的手里！”

“唉！天哪！我非常清楚，”少校嚷着说，一眼就可以看到他现在很恼火，“你没有必要向我说那么多！我懂！”

“阁下，总要正视现实。您过去对付保尔·德尔罗兹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向他隐瞒一切可以使他了解您的真实面目的那些情况吗？！为此不就是要把他的注意力、他寻找的对象以及他的仇恨转移到赫尔曼少校的身上吗？！您的目的不就是这样吗？！为此您甚至成倍地增加了刻有H.E.R.M.四个字母的匕首，就是在悬挂肖像的小板条上也刻上了‘赫尔曼少校’的签名。总之您为此采取了一切防范措施。这样，当您在合适的时候让赫尔曼少校消失，保尔·德尔罗兹则认为他的敌人已经死了，他也就再也不会想到您了。然而现在的情况又怎么样呢？他得到这张照片后，就掌握了更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赫尔曼少校和他在新婚之夜看到的那幅非同寻常的肖像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证明现在和过去之间的关系。”

“确实是这样的。但在任何一具尸体上找到的这张照片，只有当他了解到照片来自哪里，也就是说只有当他见到他的岳父唐德维尔的时候，对他来说才具有重要意义。”

“他的岳父唐德维尔是在离他三里之遥的英国部队里作战。”

“他们知道吗？”

“不知道，但他们有机会接近。此外，贝尔纳和他的父亲互相通信，贝尔纳大概向他父亲叙说了奥纳坎城堡所发生的事件，至少把保尔·德尔罗兹和他能了解事实真相的那部分事件告诉了他的父亲。”

“嗨！只要他们不知道其他事件，就不要紧。现在的关键就在这里。他们可能通过伊丽莎白了解我们的所有秘密，他们将会猜出我是谁。但是，他

们再也不会去寻找伊丽莎白了，因为他们相信她已经死了。”

“您就那么有把握吗？阁下。”

“你这话怎么说？”

两个同谋者互相死死盯着，互相争斗着，少校既感到不安，又感到生气。间谍却在一旁取笑和挖苦。

“说！”少校说，“什么事？”

“阁下，下午我发现了保尔·德尔罗兹的手提箱。啊！时间不长……只有几秒钟……但还算相当长，所以我见到了两样东西……”

“快说！快说！”

“首先，看到了那个手抄本的活页。当时，这个手抄本中最重要的那些页，您都小心地把它烧掉了，但糟糕的是手抄本中剩下的那些页，您却忘记放在哪儿而一时丢失了。”

“是他妻子的日记？”

“正是。”

少校说了一句粗话。

“我真该死！在那种情况下，本应全部烧了！唉，要是我当时没有那种荒谬的好奇心就好啦！……那么第二件东西呢？”

“这第二件嘛，阁下？哦！这几乎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一块炮弹碎片，是的，是一小块炮弹碎片。但我看好像是您命令我贴上伊丽莎白的头发后，插入公园亭子的墙壁上的那块弹片。对此你有何高见？阁下。”

少校气得直跺脚，把保尔·德尔罗兹臭骂了一顿。

“对此您有什么高见吗？阁下。”间谍重复着自己的问题。

“你说得对，”他大声嚷了起来，“这该死的法国人，可以隐隐约约看到事实的真相了。他现在掌握的这块弹片，就是他认为他妻子可能还活着的证据。这种情况，我本来是不想让它发生的。结果这件事还是没有避免得了，现在我们还继续监视她。”

少校越发愤怒了。

“唉！卡尔，他，那个人搞得我很恼火。他和他的内弟，是两个多么坏的恶棍啊！当时我很有把握地认为我们返回城堡去他们卧房，看到墙上刻着他们名字的那天晚上，你已经帮我除掉了这两个家伙。现在由于他们知道那小妇人还没有死，所以你也明白他们决不会呆在城堡。他们会四处寻找她，而且定会找到她。可她掌握了我们的一切秘密！……必须干掉她，卡尔。”

“亲王那边呢？”间谍冷笑着。

“孔拉德是个白痴！整个这一家族法国人将给我们带来厄运，而最要紧的是孔拉德。他相当的蠢，现在还在迷恋着这个饶舌的女人。必须把她干掉，要快，卡尔。我早就命令你了，不要等亲王返回……”

赫尔曼少校站在最亮处，露出一张最可怖的强盗脸，这是我们可以想象出来的。他那张脸之所以可怖，丝毫不是因为他相貌难看，或者有什么特别丑陋的东西，而是那张脸上令人厌恶的野蛮的表情，保尔在这种表情里又一次看到了那肖像上埃米娜伯爵夫人的表情。赫尔曼一想起那次凶杀失手，就似乎痛不欲生，好像凶杀就是他活着的目的，他牙齿咬得咯咯响，两眼充血。

他紧握的拳头搭在他同谋的肩上，以漫不经心的语调说出一番话来，这次他是说法语了：

“卡尔，我们好像伤害不了他们，一种神奇的力量在保护着他们不受我

们的伤害。这几天，你三次刺杀都没有成功，在奥纳坎城堡你杀的是另外两个人而不是他们。我也一样，有一天在公园的小门附近我也失过手，未能干掉他。过去就在这同一个公园里……就在那同一个小教堂附近……你没有忘记……十六年前……当他还只是个孩子的时候，你将你的刀一下深深地捅进他的肉里……好，那天你就开始干蠢事了……”

间谍笑了起来，这是一种不知羞耻的和咄咄逼人的笑声。

“您想干什么？阁下。那时我是第一次干这种职业，我当然比不得您熟练。那是一个父亲和他的儿子，当时我们甚至在十分钟之前还不认识他们，而他们除了使德国皇帝感到厌烦之外，并没有做什么使我们不高兴的事。我，当时我的手在颤抖，我现在承认这点。您呢？……您杀了他的父亲！用您的手一下子，喔哟！就死了！”

这次，轮到保尔了，他慢慢地、非常小心地把自己手枪的枪管插进一个小孔。现在他听了卡尔透露的情况后，坚信就是少校杀害了他的父亲。另外也正是那个家伙——现在和过去都是少校的帮凶和部下——在他父亲断气后试图杀死他。

贝尔纳看到保尔把手枪插入小孔后，在他耳边悄悄地说：

“你已决定了，嗯？我们干掉他吗？”

“等我的信号，”保尔低声回答，“但不朝他开枪，朝间谍开枪。”

不管怎么样，保尔还在思索着赫尔曼少校同贝尔纳·唐德维尔和他的姐姐伊丽莎白之间的关系，他感到这种关系已蒙上了一层难以解释的神秘色彩，所以他不容许由贝尔纳来完成这一正义的举动。他本人呢？也在举棋不定，如同在不了解其全部意义的行动之前犹豫不决一样。这强盗到底是谁？应该把他看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今天他是赫尔曼少校，是德国的间谍头子；昨天他是孔拉德亲王的伙伴，在奥纳坎城堡享有无限的权力，化装成农妇在高维尼游荡；过去是杀人犯、皇帝的帮凶、奥纳坎城堡的女主人……所有这些众多人物的身份仅仅是一个人或同一个人的不同方面，那么那种身份是真的吗？

保尔不顾一切地打量着少校，如同看那张照片一样，如同过去在那间封闭卧室里仔细察看埃米娜·唐德维尔的肖像一样。赫尔曼……埃米娜……这两个名字在他心中已混在一起，变得模糊不清了。

他注意到他的手如同女人的手一样纤细，小巧和嫩白；细长的手指戴着戒指；脚登长统靴，也一样纤细；非常苍白的脸上无任何胡须的痕迹。所有这一切娇嫩的外表都带着女人的气质；但是他那嘶哑的嗓音、粗俗的举止和笨重的步履以及一种近乎野蛮的力气立刻又推翻了那种看法。

少校用双手捧着脸思考了几分钟。卡尔怀着某种恻隐之心仔细地端详着他，神态似乎若有所思；他在想，他的主子一想起所犯下的罪行是不是感到内疚了呢？

但是，少校慢慢从麻木中清醒过来，仇恨使他的嗓音带有几乎感觉不到的颤抖，对他说：

“该他们倒霉，卡尔。所有试图拦住我们去路的人都该他们倒霉！我杀掉了他父亲，那次干得干净利索，将来有朝一日就轮到儿子倒霉了……眼下……眼下……就是那小妇人……”

“您希望我来干掉这个女人吗，阁下？”

“我这里需要你，我必须亲自坐镇这里，因为工作不太顺利了。但是到

元月初我会到那里去。十日早上我将到埃布勒库尔，四十八小时后，这事必须了结，这事必须了结，我向你发誓。”

他又一次沉默不语了，间谍则哈哈大笑起来。保尔弯下了身子，使自己处于和手枪同样的高度。较长时间的犹豫不决使他有一种罪恶感；杀了少校，这不只是复仇，杀了谋害他父亲的凶手，这也是防止新的凶杀，拯救伊丽沙白。不管行动的后果怎么样，都必须行动，他下定了决心。

“你准备好了吗？”他声音非常低地对贝尔纳说。

“准备好了！我在等待你的信号。”

他沉着地瞄着枪，等待有利时机，他正要扣动扳机，卡尔开始用德语说起话来：

“喂，阁下，您知道为了这个船工屋正在酝酿着什么吗？”

“什么？”

“确实在准备着一次进攻。一百名非洲连志愿兵通过沼泽地带已经上路了。天一亮就开始攻击，您只有向总部报告，并了解总部打算采取什么防范措施的时间了。”

少校简单地回答说：

“他们已经采取措施了。”

“您说什么，阁下？”

“我是说，他们已经采取措施了。我已从另一方面得悉这个情况；因为我们要坚守这个船工屋，所以我已给哨所司令去了电话，凌晨五点将派三百名士兵加强该哨所。非洲志愿兵将落入陷阱。将不会有一个人生还。”

少校满意地微笑了，他把大衣的衣领向上扯了扯，补充说：

“此外，为了更加保险起见，我将到那边去过夜……因为我在考虑有没有可能是哨所司令员在得知罗森塔尔死了之后派人到这里把文件取走了。”

“但是……”

“够了！照顾好罗森塔尔，我们走。”

“要我陪着您吗，阁下？”

“没有必要。有一只船把我接过河。船工屋离这儿不到四十分钟的路。”间谍一声呼喊，三个士兵应声而下，尸体被抬起，一直送到上面的活板门。

卡尔和少校两人仍在梯子下面没有动，卡尔把灯取下来，然后把灯光移向活板门。

贝尔纳低声说：

“我们射击吗？”

“不，”保尔回答。

“但是……”

“我禁止你射击……”

当这一行动结束后，少校嘱咐说：

“把灯照着我，把梯子放稳。”

他上了楼梯，很快就不见了。

“行啦，”他叫喊着，“你快点！”

现在轮到间谍爬楼梯了。

可以听到他们在上面走动的声音，而且逐渐消失在运河那个方向，再也听不到任何其他声音了。

“唉，”贝尔纳嚷着，“你这是怎么啦？这样的机会不会再有了。你竟让两个强盗走掉了。”

“我们在后面，”保尔说，“上面有他们十二人，我们都必须服从安排和规定。”

“本来伊丽莎白可以得救，保尔！我确实不理解你的意思。怎么！这样没有心肝的恶魔本来就在我们子弹的射程之内，好，你倒让他们走了！杀害你父亲的凶手，将来可能是杀害伊丽莎白的刽子手，他就在我们眼皮底下！你这是为我们着想！”

“贝尔纳，”保尔·德尔罗兹说，“你没有听懂他们最后说的那些话。敌人已得悉我们要进攻船工屋的计划。现在一百名非洲连的志愿兵正在沼泽里爬行，但敌人已为他们设下了埋伏。他们马上就要成为这次埋伏的牺牲品。因此，我们必须为他们着想。我们应该首先营救他们，我们没有权力在这时牺牲我们自己，我们还要履行一种义务，我深信你会认为我是有道理的。”

“对，”贝尔纳说，“但这个机会还是一个好机会……”

“我们会再次碰到机会的，也许很快就会有会的。”保尔肯定地说。他在思考着这个船工屋，赫尔曼少校可能去那里了。

“那么，你的意图是什么呢？”

“我去和志愿兵分队汇合，如果率领部队的中尉同意我的意见，攻击不在七点而是马上开始。我将会参加这次攻击。”

“我呢？”

“回到上校那里去。向他说明情况，并告诉他，船工屋将于今晨拿下来，我们将坚持到援军抵达。”

他们分了手，没有多说一句话，保尔坚决地走进了沼泽地。

他承担的这个任务没有碰到他认为可能碰到的那些障碍。在相当艰难地走了四十分钟后，他听到了一阵细语声，于是说出了口令，很快就被领到中尉那里。

保尔的解释立即说服了中尉：要么放弃这次进攻；要么提前发起这次进攻。

先遣队向前拥过来。

三点钟，部队由一名农民作向导，他熟悉一条水只有齐膝深的航道，成功地到达了船工屋的一侧而未被发现。但是一名哨兵发出了警报，因此进攻开始了。

这次进攻是战果最辉煌的一次战斗，它非常有名，所以不需要在此费更多的笔墨。这是一次最激烈的攻击，早有戒备的敌人进行了最猛烈的反击，那里的铁丝网纵横交错；那里的陷阱比比皆是。先是在这座房子的前面，而后在房子的里面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乘胜前进的法国人共击毙和俘虏守卫这个据点的八十三名德国人。法国人自己也遭受了兵力折半的损失。

保尔第一个跳进战壕。其中一条壕沟伸向房子左侧，成半圆形一直延伸到伊塞。保尔这时有个想法：在进攻尚未成功之前，他想截断逃兵的退路。

一开始遭到敌人反击，他终于到达陡峭的河岸，然后他带着三名志愿兵跳下水，后又上了岸，来到船工屋的另一侧，正如他所预料的一样找到了一座浮桥。

就在这个时候，他看到一个黑影消逝在暗处。

“呆在原地别动，”他向他的士兵命令道，“任何人都不准过来！”

他自己一个箭步窜上去，跨过浮桥，开始跑了起来。

探照灯照着河岸，他又一次在他前面五十米开外的地方发现了黑影。

过了一分钟，就听到他在喊：

“站住！否则我就开枪了！”

因为逃兵继续往前跑，他开枪了，但这一枪不是为了击毙他。

这个人停住了脚步，他用手枪连续射击了四次。这时保尔·德尔罗兹躬着身子，猛地冲上去抱住了那人的两条腿，把他摔倒在地。

敌人没有作任何抵抗就被制服了。保尔用大衣把他一卷，然后掐住了他的脖子。他用另外一只手把灯光照着他的脸面；他的直觉没有使他搞错，他逮住了赫尔曼少校。

三 船工屋

保尔·德尔罗兹没有说一句话。他把俘虏的手腕绑在背后，押着他，赶回浮桥，周围漆黑一片，不时闪过阵阵微光。攻击仍在继续。然而不少逃兵企图溜走，守卫浮桥的志愿兵用步枪迎击他们，德国人自以为被击溃，这种箝制行动加速了德国人的失败。

保尔抵达时，战斗已告结束。但敌人很可能在给哨所司令派的援军的支援下马上发起反击，因此必须立即组织保卫战。

德国人在船工屋构筑了强大的工事，周围布满壕沟。船工屋由底层和唯一的另外一层构成。楼上的三间房组合成一间大房子，另外还有一个阁楼，过去是一个佣人的居室，有三级木楼梯通向这个阁楼，阁楼的门像一个壁柜一样开在这间大房子的里墙上。这个阁楼就留给保尔安排了；保尔把俘虏带到了这里，他令他躺在地板上，用绳子将他的手脚捆住，最后结结实实地把他捆在一根梁上。在他处理俘虏的同时，一股仇恨的怒火向他袭来，他一把抓住了他的脖子，好像要把他掐死。但他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又何必这么急呢？在枪毙这家伙之前，或者把他交给士兵去枪毙之前，让这家伙向他解释，这不是更有意思吗？

这时中尉进来了，他就大声地向中尉报告，以便让大家，尤其是要让赫尔曼听见：“我的中尉，我向你介绍一下这无耻之徒，他就是德国的间谍头子之一的赫尔曼少校，我身上带有证据，如果我有什不测，那你们就不要把这家伙漏掉了。然而，如果必须撤退……”

中尉笑着说：“这是不能接受的一种假设，我们将不会撤退，就是在非常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也宁愿下令炸掉这个哨所，因此，赫尔曼少校将同这个哨所一起被炸掉。你可以放心。”

两名军官共同商议了防御措施；大家很快就开始干起来。

浮桥被炸掉，沿运河的壕沟加深了，机关枪都调过头来对付敌人。至于保尔那里，他叫人把一堵墙正面的土袋运到另一面，并让人借助于拱垛中的支柱加固了似乎最不结实的那部分墙。

五点半钟，在德军探照灯的照耀下，有几颗炮弹落到了附近地区。其中一颗炮弹击中了船工屋，重炮开始清扫纤道。

匆忙派出的自行车部队天亮前不久通过这条纤道。贝尔纳·唐德维尔走到部队的最前面。他解释说，走在一个整营前面的两个连和一个工兵排已集结上路了，但是由于敌军炮火的影响，他们不得不沿着沼泽地在纤道的边坡下面并在边坡的掩护下行进。因此他们的行军速度放慢了，至少还有一个小时才能到达。

“一个小时，”中尉说，“这太慢了。但这是可能的，因此……”

他正在下达新的命令，让把他们的岗位分配给自行车部队的战士，这时保尔上来了。保尔正要给贝尔纳讲述他是如何活捉赫尔曼少校时，他的内弟向他宣布：

“你知道吗，保尔，爸爸和我一同来了！”

保尔吓了一跳。

“你父亲到这里来了？你父亲和你一起来的？”

“是这样，完全是这样！这是很正常的事啊！你想想看，他要找这样的机会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哦！我想起来了，他已被任命为少尉翻译官。”

保尔没有听，他只是在想：

“唐德维尔先生到了这里……唐德维尔先生，也就是埃米娜的丈夫。他不可能不知道……她是活着还是死了，或者他过去一直是一个女阴谋家的受骗者？或者，他现在对那个已经消失的她还保持着怀念和爱情？绝对不是，这是难以置信的，因为存在着这张照片，这是四年以后拍的照片，而且已经从柏林寄给了他！因此，他知道，那么……”

保尔心里非常局促不安。间谍卡尔透露的情况从一种奇怪的角度突如其来地给他描绘过唐德维尔先生。现在由于形势的发展变化，就在他刚刚俘获赫尔曼少校的时候，唐德维尔却来到了他身边。

保尔转向阁楼。赫尔曼少校的脸紧贴在墙上，他动弹不得。

“那么你父亲呆在外面了？”保尔对他内弟说。

“是的，他是骑一个士兵的自行车来的。这个士兵跟在我们后面跑，而且受了一点轻伤，爸爸在给他治疗。”

“去找他吧，如果中尉对此无不便之处的话……”

一颗榴霰弹爆炸，弹片在他们前面堆起的土袋上穿了很多窟窿。天亮了，敌人的一支部队突然出现在距我们最多不过一千米的阴暗处。

“大伙儿做好战斗准备！”中尉在下面喊道。“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任何人都不得暴露自己！……”

只是在一刻钟之后，保尔和唐德维尔先生才交谈了四五分钟。交谈也是时断时续的，保尔都没有时间思考他对伊丽莎白的父亲应采取什么态度。过去发生的这场悲剧，以及埃米娜伯爵夫人的丈夫在这场悲剧中可能扮演的角色，在保尔的思想中，所有的一切和哨所的保卫战都交织在一起……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着爱，但他们握手的时候几乎是漫不经心的。

保尔命令用床垫堵住窗口，贝尔纳坚守在大房子另一端的岗位上。

唐德维尔先生对保尔说：

“你有把握坚持得住，是不是？”

“绝对有把握，因为必须坚持下去。”

“对，必须坚持下去。昨天，我在师部和我为其作翻译的英国将军在一起，他对这次进攻作了分析。这个阵地属第一流阵地，因此坚守是必须的。我从这里看到了同您见面的可能性，保尔。我了解你们团驻守在这一带，所以我要求随同被指定为……的分遣队做随军翻译。”

他们的谈话又一次中断了，一颗炮弹穿过屋顶，把面向运河的那堵墙震裂了。

“没有伤着人吧？”

“没有伤着任何人。”有人回答。

过了不久，唐德维尔先生又开始说起来了：

“最奇怪的是，我当天晚上在上校家里碰到了贝尔纳。你想想，我加入了自行车部队该是多么高兴啊！这是我在小贝尔纳身边多呆一会儿的唯一的办法，也是来和你握手的唯一的办法，……另外，我一直没有得到我可怜的伊丽莎白的消息，贝尔纳和我讲了……”

“哦！”保尔激动地说，“贝尔纳已和您谈了城堡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吗？”

“至少谈了他能够了解到的那些情况，有许多事件难以解释，贝尔纳说，保尔，你对这些事情有更准确的情况。那么，伊丽莎白为什么要留在奥纳坎

呢？”

“这是她自己同意留下来的，”保尔回答说。“我到后来才从信中得知她的决定的。”

“我知道，但是你为什么把她带走，保尔？”

“在离开奥纳坎的时候，我想了一切必须的办法让她离开。”

“好，但是你本不应该撇下她而离开奥纳坎，一场灾难就起源于这里。”

唐德维尔先生谈着，语调中有几分严厉；保尔在思考着，他坚持说：

“你为什么把伊丽莎白带走？贝尔纳告诉我，发生了一些很严重的事情。他还说，你暗示还有其他特别的事情，你也许能向我解释……”

保尔似乎看出了在唐德维尔的心里隐隐约约地存在着某种敌对情绪了。这使他很生气，何况这种敌对情绪来自一个其表现令他困惑不解的人。

“您认为，”他向他说，“您认为现在是向您解释的时候吗？”

“对，对，我们随时都有可能分开……”

保尔不让他讲完，突然向他转过身子，高声说道：

“您说得对，先生！真是一种可怕的想法。令人可怕的是我不能回答您的问题，您也不能回答我的问题。伊丽莎白的命运也许取决于我们将要说的几句话！因为，在我们中间一句话就可使真相大白，一切都可能使我们苦恼。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从现在起就必须谈个清楚。”

保尔这样激动，使唐德维尔感到吃惊，他对保尔说：

“叫贝尔纳来不合适吗？”

“不！不！”保尔说，“无论如何也不要叫他。这件事，他不应该了解，因为这关系到……”

“因为关系到什么？”唐德维尔问道，他越来越感到惊讶。

他们跟前的一名士兵被一颗子弹击中，倒了下去，保尔急忙走过去；子弹击中前额，那士兵死了。还有两颗子弹穿过一个洞口；这个洞口太大，保尔已吩咐下面的人堵住了一部分。

唐德维尔一直在帮助他，继续他的谈话：

“你希望贝尔纳不要听我们的谈话，因为这关系到什么？……”

“因为这关系到他的母亲，”保尔回答说。

“关系到他的母亲？怎么！这关系到他的母亲？……也就是关系到我的妻子？我不明白。”

通过工事的枪眼，看到被水淹没的平原中，有三支敌军部队正在通向船工屋对面运河的狭窄堤道上向前推进。

“当敌人部队进入离运河两百米的距离内时，我们就开始射击，”指挥志愿兵的中尉说，他是来这儿检查防御工事的。“但愿他们的大炮不会把这哨所破坏得太厉害！”

“我们的援军呢？”保尔问道。

“他们还要三十到四十分钟才能到达。在这之前，75毫米口径炮正进行猛烈的炮击！”

空中，炮弹交叉着呼啸而过，有些炮弹倾泻在德军部队中间，有些炮弹则在工事周围开花。

保尔在各处奔跑，鼓舞士兵们，给他们提建议。

他还不时地去小阁楼，查看赫尔曼少校，接着又回到自己的战斗岗位上。

他不断地思考着作为一个军官，作为一名战斗员应负的责任，他也不断

地思索着必须向唐德维尔先生说什么。但这两个困扰着他的念头混合在一起，变得模糊不清，搞得他很不清醒。他不知道如何向他的内弟解释，怎样去澄清那难以说清的情况。唐德维尔几次问他，他都一直不予回答。

他听到了中尉的声音。

“注意！……瞄准！……开火！……”

这命令重复了四次。

最接近船工屋的那个敌方纵队在我方弹雨下，伤亡惨重，好像犹豫不决，但其他纵队已与它接应，该纵队又重整旗鼓继续攻击了。

两枚德军炮弹在船工屋顶爆炸。屋顶一下被掀起，正面墙壁被炸倒几米，三人被压死。

一场暴风雨过去了，出现了暂时的平静，但是保尔这时十分清醒地感到了他们每个人所面临的危险，所以他绝不可能忍耐很长时间。他突然下定决心，开始粗暴地向唐德维尔先生询问情况，他开门见山地对他说：

“首先一句话……我必须知道……您是否确信唐德维尔伯爵夫人死了？”

他立刻补充说：

“是的，您可能觉得我这个问题不可思议……您之所以觉得我这个问题不可思议，是因为您什么也不知道。但我并不是疯子，我要求您回答我的问题，就像我有时间给您说明和解释这一问题的所有理由一样。埃米娜伯爵夫人是不是真的死了？”

唐德维尔先生克制着自己，同意使自己处在保尔所要求的那种精神状态。他说：

“是不是有某种理由使你认为我的妻子还活着？”

“有一些非常可靠的理由，我敢说这些理由是驳不倒的。”

唐德维尔先生耸了耸肩，以坚定的语气说：

“我妻子是在我怀里死去的。我是用嘴唇感到了她那双冰凉的手。当人们深深爱着的时候，这种冰凉是非常可怕的。我根据她的意愿，亲自用新娘时的连衣裙裹住她的身体；封棺的时候，我也一直在场。那么下面的问题呢？”

保尔边听边思考着：“他说的是真实情况吗？对，然而我可以接受？……”

“那么下面的问题呢？”唐德维尔重复着他的问题，语调更显得急切。

“下面，”保尔继续说，“下面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挂在唐德维尔伯爵夫人小客厅里的那幅像是不是她的肖像？”

“当然是，是她的一张立像……”

“代表伯爵夫人的物品，”保尔说，“她的肩膀上是不是披着一条镶有黑色花边的方围巾？”

“对，是一条方围巾，因为她喜欢围着这条围巾。”

“那围巾前面是用浮雕宝石做成的、周围镶有金质蛇的胸针扣起来的吗？”

“对，是一块旧的浮雕宝石，这是我母亲传下来给我的，我妻子一直戴着它。”

一次未经深思的冲动激起了保尔的怒气，他觉得唐德维尔先生肯定的回答好像是供词。他气得全身发抖，一字一句地说：

“先生，您没有忘记我的父亲是被暗杀的，是吧？我们两个过去也经常谈论这件事。他是您的朋友。唉！杀害他的那个女人，我见过，她的形象在我脑子里越来越深刻。她的肩上披着一条镶黑色花边的方围巾，胸前佩带一枚用浮雕宝石做成的周边镶有金蛇的胸针。我在您妻子的卧室里见到了这个女人的肖像……对，在我新婚之夜，我看到了她的肖像……现在您明白了吗？……您明白了吗？”

在这两个男人之间，这个时刻是悲惨的时刻。唐德维尔先生两手紧紧握着手中的步枪，一直在哆嗦。

“然而他为什么哆嗦？”保尔寻思着，保尔越来越怀疑。这种怀疑甚至会变成一种真正的指控。“是妻子的背叛，还是被揭去假面具而愤怒使他这样哆嗦呢？我应不应该把他看成是他妻子的帮凶呢？说到底……”

由于用力过猛使他感到手臂扭了一下。唐德维尔先生脸色铁青，结结巴巴地说：

“你竟敢！这么说我妻子杀害了你的父亲！……你是在发狂！我的妻子不论是在上帝面前，还是在凡人面前，都是一位圣洁的女人！而你竟敢？啊！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让我把你痛打一顿！”

保尔迅速地摆脱出来。他俩都被一种狂怒情绪所伤害，当时战斗的喧嚣声、嘈杂声，加上他们争吵的那种疯狂劲儿，更进一步刺激了他们的愤怒情绪，以致差一点儿在这炮弹和枪子从他们身边呼啸而过的时候互相扭打起来。

又一堵墙倒塌了。保尔在下达命令，他同时也想到了呆在墙角里的赫尔曼少校。他本可以把唐德维尔带到赫尔曼少校面前，让罪犯和同谋者对质。然而，他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他突然想起，从口袋里抽出那张从德国人罗森塔尔的尸体上找到的埃米娜伯爵夫人的照片。

“这个，”他说，接着把这张照片放在他面前，“您知道这是什么吗？上面写有日期，即一九二二年。您不是断言埃米娜伯爵夫人已经死了吗？嗯！请您回答：这是一张在柏林拍摄的照片，是您的妻子在她死后四年寄给您的！”

唐德维尔先生摇晃着站不稳了。他的气也似乎一下消了，接着而来的是无比的惊愕。保尔拿着那张照片，即那确凿的证据在他面前挥舞。他听到他在低声说：

“谁从我这里偷走了这张照片？这本来和我在巴黎的证件放在一起的……而且我为什么没有把这张照片撕了呢？……”

他声音非常低沉地说着：

“啊，埃米娜，我心爱的埃米娜！”

“难道这不就是供认吗？但这种供认是用那样的措辞，对一个背有凶杀恶名的女人又是那么温柔，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供认啊！这种供认又意味着什么？”

从底层传来了中尉的喊声：

“除十人外，所有的人都进前面的战壕。德尔罗兹，你应保留最优秀的射手，自由射击！”

贝尔纳指挥的志愿兵火速下了楼。敌军尽管遭到了损失，还是接近了运河。甚至一些工兵小组已经出现在运河的左边和右边，他们常常一批一批地

更换，忙着把散落在岸边的船只集中起来。为对付这迫在眉睫的进攻，中尉已把部队集中在第一线；屋子里射手的任务是冒着敌人的炮火不停顿地进行射击。

射手一个一个地倒下去，现在已倒下五名射手了。

保尔和唐德维尔先生忙得团团转，同时他们还要共同商讨下达的命令和要完成的行动。由于在人数上处于极大的劣势，所以能顶住的希望很小，但也许能坚持到援军的到达。这样就能确保对这个阵地的控制权。

由于双方士兵混杂在一起，法国炮兵无法进行有效的炮击，因而停止了炮击，而德军大炮的目标始终是船工屋，炮弹时时在这里爆炸。

又一个士兵受了伤，人们把他抬到阁楼，放在赫尔曼少校的旁边，但他几乎立即就死亡了。

船工屋的外面，士兵们在运河的水面上，甚至在水里，在船上以及在船的周围同德军进行着搏斗，那里进行着激烈的肉搏战，喧嚣的喊杀声，复仇的吼叫声，痛苦的呻吟声，恐惧的尖叫声，胜利的歌声……一片混乱的局面。保尔和唐德维尔先生都很难进行射击。

保尔向他的岳父说：

“我担心坚持不到援军的到达，因此，我必须预先告诉您，中尉已采取措施要炸掉船工屋。由于您临时来到这里，没有具体任务，因而也没有给您什么名份，但是一个战斗员的责任……”

“我是以法国人的资格呆在这里的，”唐德维尔反驳说，“我将呆到最后一分钟。”

“那么，我们也许有时间结束我们的谈话，请听着，先生，我尽量简单明了地说。然而，如果一句话或者唯一的一句话就能使您明白，那么我请您立即打断我的话。”

他明白在他们之间存在着无穷无尽的黑暗，他也明白，他不论是罪犯还是无辜者，不论是他妻子的同谋还是受骗者，唐德维尔先生都应该知道一些保尔所不了解的情况；他懂得这些情况只有对事件进行详尽的说明才有可能逐步明朗起来。

因此他开始叙说了。他从容不迫地心平气和地叙说着，唐德维尔先生安静地倾听着。与此同时，他们不停地射击，装弹，用肩膀顶着枪，瞄准，击发，然后又重新镇定地装弹，瞄准，击发，如同他们在做射击练习似的。那死神就在他们周围，在他们头顶上无情地施展它的淫威。

但是，保尔刚刚叙说到他同伊丽莎白到达奥坎纳，进入封闭的房间，看到肖像后的恐怖感之后，一颗重型炮弹在他们的头顶爆炸，他们的身上都被溅满了炮弹的碎片。

四名志愿兵被击中，保尔的脖子受伤倒了下去。尽管他没有哼一声，但他很快就感到他的思维逐步变得模糊不清，他都记不住自己的思想观点了，然而他在竭力挣扎，他那神奇般的意志，使他还有一点力气支撑着他，使他还能够进行一些思考和想起一些印象。因此，他见到他的岳父跪在自己身边的时候，他终于向他开口说话了：

“伊丽莎白的日记……你将在营房里我的手提箱内找到这本日记……另外还有我自己写的几页……这几页将会使你明白……但是首先必须……喏，看着被捆着的那个德军军官……他是间谍……要看住他……杀了他……如果不这样，元月十日……但你一定要把他杀了，是吗？”

保尔再也无法说下去了。此外，他隐隐约约地看见，唐德维尔不是跪在那里听他讲或照顾他；因为他自己也被子弹击中，满身都是血，他蜷曲着身子；最后他蹲了下来，发出阵阵越来越嘶哑的呻吟声。

在这间大房子里此时笼罩着一片寂静；在这寂静过后就是劈劈啪啪的步枪声。德军大炮停止了炮击，敌人的反攻可能进展顺利。保尔动弹不得，只好等着中尉宣布那可怕的一声爆炸。

他几次喊出了伊丽莎白的名字，他认为以后不会有任何危险威胁她了，因为赫尔曼少校也将与他同归于尽。此外，她的弟弟贝尔纳完全能够保护她。然而，这种宁静的心境慢慢地消失了，首先变得不安起来，接着又出现了苦恼，最后竟感到越来越痛苦。这是噩梦，还是某种病态幻觉在折磨他？

阁楼的另一边有被他拖过去的赫尔曼少校和一名士兵的尸体，多可怕呀！他似乎感到，赫尔曼少校已割断了捆着他的绳索，看到 he 已站起身子，在他周围瞧着什么。

保尔用尽全身力气睁开眼睛，又竭尽全力让眼睛一直睁着。

但是，一个越来越浓重的黑影蒙住了他的眼睛，他透过这黑影，就像夜间见到的那种模糊景色一样，辨别出了赫尔曼少校，他正在脱去自己的大衣，向旁边的那具尸体欠着身子，从尸体身上脱下蓝色呢军大衣，又把这件大衣穿在自己身上，随后摘下死者的军帽戴在自己头上，把领带系在脖子上，拿起他的步枪、刺刀、子弹，最后以这副装扮走下三级木楼梯。

可怕的幻梦！保尔本想怀疑这是不是幻梦，但也想相信这是由于自己发热昏迷而突然出现在幻梦中的某个幽灵。但是一切事实都已向他证明这一幕是真的。对保尔来说，这是最不能忍受的一次痛苦：赫尔曼少校逃走了！

保尔非常虚弱，他考虑不到当时出现的那种情况。赫尔曼少校想到了杀保尔和唐德维尔先生没有？少校知不知道他们就在这里？知不知道他们两个都受了伤，而且就呆在他伸手可及的地方呢？这么多的问题都是保尔不曾想到的。只有一个念头时常出现在他那虚弱的大脑里：少校在潜逃。全靠了他那一身军服，他才混进了志愿兵的队伍！他利用某种联络信号回到了德国人那里！他可能自由了！他可能又要对付伊丽莎白，迫害她并置她于死地了！

啊！如果能够爆炸就好了！让船工屋爆炸吧！那样的话，少校也就死了……

在他不省人事的时候，保尔仍寄予着这样的希望。他有些丧失理智，思想也变得越来越混乱，很快，他眼前就一抹黑了，再也无法看见，再也无法听见……

三星期后，部队总司令、一位将军在已改为军事医院的布洛内一座古城堡的台阶下面下了汽车。

后勤部门的一位军官在门口等待他的到来。

“德尔罗兹少尉已知道我这次访问吗？”

“知道，我的将军！”

“领我到他房间去。”

保尔·德尔罗兹已经能站立了，脖子上包扎着一条绷带，脸色安详，精神很好。

他对以其力量和冷静拯救了法国的大首长的来访非常激动，他很快地使自己保持了一个军人的姿势。然而，将军握着他的手，以温和而亲切的语调高声说：

“请坐，德尔罗兹中尉，……我说的是中尉，因为自昨天起这就是你的

新军衔。不，不要感谢。啊唷！我们还欠你的情呢！现在已能站立啦？”

“对，我的将军，伤并不十分严重。”

“好极了，我对我所有的军官都满意。但是我还是更喜欢像你这样朝气蓬勃的小伙子，这就不是以多少打来计算的问题了。你的上校向我递交了一份关于你的专门报告，里面讲了你一系列无与伦比的行动，因此，我在考虑要不要打破我规定的制度，要不要将这个报告向公众宣布。”

“不，我的将军，我请您不要这么做。”

“你说得对，我的朋友。不愿公开自己的姓名，这是一种崇高的英雄主义气概；目前，我们的一切光荣都属于法国。因此，我将再一次给你授勋并将授予你一枚十字勋章；你已被提名授予十字勋章。”

“我的将军，我不知道怎样……”

“另外，我的朋友，你如果还有什么要求的话，那我请你给我这个机会亲自满足你的愿望。”

保尔笑着点点头。将军那样和善与亲切的关怀，使他感到很亲切，因而一下子消除了那种拘束感。

“要是我过于苛求呢？我的将军？”

“说吧，没关系。”

“好吧，我就说。下面就是我的要求：首先给我两星期的康复期休假，这个假期从元月九日（星期六）算起，也就是说从我出院的那天算起。”

“这不是一种优待，而是一项权利。”

“是的，我的将军！但我有权去我愿意去的地方度这个假。”

“这当然可以。”

“而且，我口袋里还应有一张您亲手签署的免费乘车证。这张证应给我以往来于法国各条战线以及要求给我所必要帮助的行动自由。”

将军看了一下保尔，然后说：

“你在这方面向我提出的要求是非同一般的，德尔罗兹。”

“我知道，将军！但我准备干的这件事也是非同一般的。”

“那好吧，就说定了，那么还有呢？”

“我的将军，我的内弟贝尔纳·唐德维尔中士和我一样参加了船工屋的这次战斗，他和我一样负了伤，而且也被送到同一所医院。他十有八九也和我同时出院，我希望他也有同样的假期，并获得批准与我同行。”

“这也说定了，还有什么要求吗？”

“贝尔纳的父亲，派驻英国部队的少尉翻译官斯泰发纳·唐德维尔伯爵，那天一直战斗在我身边，也负了伤。我得悉他的伤尽管严重，但最近已脱离了危险，他现在已被转到一所英国医院……我不知道是哪一家医院。我请求您，在他的伤一痊愈就让他到这里来，并把他留在您的参谋部直到我回来向您报告我承担的任务情况为止。”

“没问题，就这些吧？”

“差不多就这些了，我的将军。最后剩下的就是要谢谢您的好意，同时我要求您给我一份现在关押在德国的，您又特别重视和关心的二十名法国俘虏的名单。这些俘虏将最晚从现在起十五日内获得自由。”

“嗯？”

尽管将军非常冷静，但他似乎还是有些发愣。他重复着说：

“从现在起十五日内获得自由！二十名俘虏！”

“我保证完成任务！”

“行吗？”

“事情将按我说的那样发展。”

“无论这些俘虏属于什么样的级别？不论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

“是的，我的将军。”

“是通过一些全世界公认的常规办法吗？”

“我们采用的方法，不可能引起人们的任何异议。”

将军再次看了看保尔，他是以领导者的身份来观察他的。他习惯于识别人，恰如其分地评价人，他知道，这个人不是那种吹牛的人，而是一个善于决断，善于实干的人；这个人在他面前规规矩矩，信守自己的诺言。

他回答说：

“很好，我的朋友。这份名单明天交给你。”

四 德国文明的杰作

德尔罗兹中尉和唐德维尔中士在高维尼车站下了车，去见了要塞司令，接着乘车去奥纳坎城堡。

“我还是，”贝尔纳躺在敞篷四轮马车里说，“我还是真的没有想到，情况会这样变化，当时我是在伊塞和船工屋的路上被榴霰弹炸伤的。那时的战斗多激烈啊！你可以相信我，保尔。如果我们的援军再晚五分钟到达，我们就全完蛋了。这真是一个异乎寻常的好运。”

“是的，这是一个极好的运气！”保尔说，“第二天，当我在一家法国野战医院苏醒过来的时候，我也意识到这是一个极好的运气。”

“使人恼火的是，比如说，”贝尔纳接着说，“就是赫尔曼少校这坏蛋逃跑了。这么说，是你亲自逮住他的？你当时看到他解开绳子逃跑的？他还有胆量逃走，这家伙！你可以相信，他顺利地溜走了。”

保尔低声说：

“对此，我并不怀疑。另外我也不怀疑他会对我伊丽莎白实行威胁和恐吓。”

“唔，我们只有四十八小时了，因为他曾和他的同谋卡尔约定元月十日到达，而在他抵达后两天就要采取行动。”“他要是从今天起就采取了行动呢？”保尔反问了一句，语调都有点变了。

尽管他焦虑不安，但他认为路途上还是走得快的。这次，他真的是越来越接近目标了，而他四个月来每天都在远离它。奥纳坎，这是边境；离边境几步远的地方就是埃布勒库尔。至于有没有妨碍他的障碍，在他还没有到达埃布勒库尔的时候，在他还没有发现伊丽莎白离开的时候，在他还没有能够救出他妻子的时候，他不愿意去想它。他活着，伊丽莎白也活着。在他和她之间不会有任何障碍。

奥纳坎城堡，确切地说城堡现存的那些东西——因为就连城堡废墟本身又在十二月份遭到一次炮击——已成了本土保卫部队设营的地点，他们第一线的战壕是沿着边界走的。

边界这一侧，没有什么战斗；敌人从战术方面考虑最好不向前推进得过多。两边的防御旗鼓相当；警戒也非常严密。

保尔和本土保卫部队的中尉共进了午餐，他从他那里得到的情况就这些。

“我亲爱的同志，”当保尔向他说明了这次行动的内容后，这位军官最后说，“我完全听您的吩咐，但重要的是从奥纳坎到埃布勒库尔这一段，您对此要有思想准备，您将过不去的。”

“我过得去。”

“那么从空中飞过去？”军官笑着说。

“不。”

“那么从地下钻过去？”

“可能。”

“您错了。我们曾进行过坑道工程施工和爆破工程施工，但都白费力气。我们这里是一片大家都公认的岩石地。开凿这种岩石，根本就不可能。”

轮到保尔笑了。

“我亲爱的同志，劳驾您给我调四个精壮士兵，带着铲和镐，用一小时，

今天晚上我将在埃布勒库尔。”

“哟！哟！在岩石里面凿出一条十公里的隧道来？！只要四个人用一个小时！”

“不要多说了。此外，我要求绝对保守秘密；无论是对这次行动，还是对这次行动必然发生的那些奇怪的发现都必须绝对保密。以后我会向总司令将军撰写报告，只有他将来才会了解这些细节。”

“就这样说定了，我将亲自去挑选四名精壮士兵，我应该把他们带到什么地方交给您？”

“城堡主塔废墟附近的平台上。”

这个平台高出利瑟龙河谷四十到五十米。由于河流的蜿蜒曲折，这平台的前方正好是高维尼；人们在这平台上可隐隐约约地看到高维尼的钟楼和高维尼附近的山地。至于城堡主塔，它如今只剩下那巨大的基础了。这里有些基础墙体，里面夹杂着许多天然岩石；这些墙体一方面把那巨大的基础加长了，另一方面又支撑着这平台。花园里的月桂树和卫矛树丛一直伸出花园的护墙外。

保尔来到这里，几次丈量了这里的眺望台。他俯身把头伸进河流之上，仔细观察常青藤下面的土块和石块，这些都是城堡主塔倒塌下来的土块和石块。

“喂！”带领士兵突然到达这里的中尉说，“这里就是你们的起点吗？我提醒您一下，我们现在是背朝着边境。”

“唔！”保尔回答说，同样是一种打趣的语调：“条条大道通柏林。”

他指着他用小木桩画的一个圆圈，请士兵们开始工作。

“加油干，我的朋友们！”

他们在一个约三米的圆圈里开始干起来了。他们挖的那个地方是腐殖土，二十分钟就挖出了一个一米五深的洞。在这个深度，他们碰上了用水泥浇注的石块层。石块相互凝结在一起，层层叠叠。他们的工作越来越艰苦了。因为水泥有一种想像不到的硬度。他们只好用镐挖进裂缝才能使水泥分离开来。保尔不安地关注着工作的进展。

“停！”一个小时后保尔发出了命令。

他一个人下到洞穴里，继续挖，但挖得很慢；可以这样说，他对每挖一下的效果都进行了察看和研究。

“成功了！”他一边伸直腰一边说。

“什么？”贝尔纳问道。

“这里原来是与城堡主塔相连的一些大型建筑物，几个世纪前就夷为平地了，因此人们在这废址上面建成了一个花园。挖的这个地方就是以前这些建筑物中的一层楼。”

“那么还有什么？”

“在清扫地面后，我发现了以前一个房间的天花板。喂！”他抓起一块石头，插进他挖出的一个狭小的孔内，然后一松手，石块就不见了。大家立即听到一种沉闷的响声。

“现在只须加大这个入口了。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去弄一架梯子，还要解决光的问题……要有尽可能强的光。”

“我们有树脂火把，”军官说。

“好极了！”

保尔没有判断错。把梯子放进去后，他下去了。中尉下去了。最后贝尔纳也下去了。他们看到了一个非常宽敞的大厅。它的拱顶是由粗大的柱子支撑着。这些粗大的支柱把这个大厅分成两个主要大殿和两条侧道，宛若一个奇特的教堂。

但是，保尔很快提请他的同伴们注意这两个大殿的地面。

“混凝土地面，请注意这里的地面……瞧！如同我预料的那样，这里的两根铁轨是一种宽度……瞧！这里的两根铁轨，又是另外一种宽度。”

“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贝尔纳和中尉大声喊了起来。

“这很简单，它意味着我们肯定可以揭开‘攻克高维尼及其两个要塞’之谜了。”

“怎么？”

“高维尼及其两个要塞仅在几分钟内就被摧毁了，不是吗？高维尼位于离边境六里的地方，当时敌人的任何大炮都未跨过边界线，那么这些炮击来自哪里？它们就来自这儿，来自这个地下堡垒。”

“这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操作两门重炮进行炮击的铁轨。”

“哦！从岩洞底如何能炮击？出口在哪里呢？”

“沿着这铁轨我们就能找到出口。把灯照着我们，贝尔纳。瞧，这里有一个安装在轴上的平台。这个平台很大，你们有什么看法？瞧，这里是另一个平台。”

“但是出口在哪里？”

“在你前面，贝尔纳。”

“这是一堵墙，墙体里面夹杂着山地里的岩石，它支撑着利瑟龙上面的那块平台，正好面向高维尼。在这堵墙体里开了两个圆口，但随后又堵上了。那些几乎是新近整修的痕迹仍清晰可辨。”

贝尔纳和中尉仍惊魂未定。

“可这是庞大的工程啊！”军官说。

“庞大的工程！”保尔回答说，“但请不要太惊奇，我亲爱的同志。据我所知，这项工程已开始十六七年了。此外，正如我告诉你们的，一部分工程过去就已经完成了，刚才我们就是在奥纳坎旧建筑物下面的那些房子里，他们只要找到这些房子，然后按照他们把这些房间用于何种目的进行安排就行了。还有某些更庞大的工程。”

“是什么工程？”

“他们必须建一条隧道把他们的两门炮运到这里。”

“一条隧道？”

“怎么不要一条隧道？你们想想这些大炮是从哪里运到这里的？咱们跟着铁轨往反方向走，我们就能到达那条隧道。”

实际上，在后面不远的地方，两条铁轨就连接起来了。他们已看到一条隧道的洞口了。洞口很大，宽两米五，高也两米五。隧道缓缓地深入地下，隧道壁用砖砌成，墙上没有渗出一滴水，地面本身也非常干燥。

“这就是埃布勒库尔防线。”保尔笑着说，“是一条长十一公里的地下防线。现在的问题是要看看高维尼要塞是如何失去的。首先过来了几千部队，消灭了奥纳坎的一支小小驻军和边防哨所之后，继续向城市进军；与此同时，两门大炮被运抵这里，安装好以后，瞄准已预先测准了位置的目标进行炮击；

他们的任务完成之后，就撤走了，最后把洞重新堵了起来。所有这一切用了不到两小时。”

“但为了这具有决定意义的两个小时，”贝尔纳说，“普鲁士国王却准备了十七年！”

“有时，”保尔最后说，“普鲁士国王实际上是在为我们工作。”

“让我们感谢他吧！现在咱们出发！”

“您愿意我们的士兵陪着您吗？”中尉建议道。

“谢谢。最好还是我们单独去，即我和我的内弟两人去。如果敌人破坏了隧道，我们再回来寻求支援。但我却不大相信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不仅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措施不使别人发现有这样一条隧道，他还要保留它以备他自己将来第二次使用之急需。”

因此，下午三点，保尔和贝尔纳进入了贝尔纳所形容的“皇家隧道”。他们的武器装备精良，备有弹药和给养，决心将这次冒险进行到底。

他们借助手电筒的光往前走，走出去二百米的时候，很快就发现了从他们右边上的楼梯。

“第一个岔口，”保尔说，“据我计算，至少有三个这样的岔口。”

“这个楼梯通向哪里？……”

“很清楚，这是通向城堡的。要是你问我是通向城堡的哪一个具体部位，我会告诉你，是通向悬挂肖像的房间。赫尔曼少校在进攻的那天晚上无疑就是从这条道来到城堡的，当时，他的帮凶卡尔陪同他一起来的。他们看到我们刻在墙上的名字，就用匕首杀害了睡在这个房子里的人：热里弗卢尔和他的同伴。”

贝尔纳·唐德维尔开玩笑说：

“你听着，保尔。这会儿你一直使我感到非常的惊讶。你总是那样料事如神，那么有洞察力；叙述发生的事情，好像你就是目击者；你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能预见；的确我们不了解你这样的天赋！你是不是亚森·罗平的学生啊？”

保尔停住了脚步。

“你为什么提到这个名字？”

“罗平这个名字吗？”

“对。”

“确实是偶然提到……有什么联系吗？……”

“不，不……然而……”

保尔开始笑了。

“听着，我给你讲一个奇怪的故事。是一个故事吗？是的。很显然，这不是一个梦……然而……一个早上，当时我在我们从那里来的那个野战医院，我烧得好厉害，处在昏昏欲睡的状态。就在那个时刻，我隐隐约约看见在我房间里有一名我不认识的军官。他是一名军官，坐在一张桌子前面，不慌不忙地翻着我的手提箱。你知道，我是多么的惊讶啊！”

“我抬起了半个身子了，我看见他已把我所有的证件摊放在桌子上，其中有伊丽莎白的这本日记。”

“听到我动的声音，他就转过身来。很清楚，我并不认识他。他蓄着稀疏的小胡子，精力充沛的面容，带着甜蜜的微笑。他对我说……不，这的确不是一个梦……他对我说：

“ ‘请您别动……请您别过分激动……’

“他把文件都合起来，又把它们放进了手提箱，然后向我走过来说：

“ ‘首先，我没有作自我介绍，请您原谅。我过一会儿就作自我介绍。同时还请您原谅我刚才未经您的同意所干的那件卑鄙的事情。此外，我一直在等您醒来，然后再向您说。瞧，东西都在这儿。目前与我保持联系的秘密警察局的一个特使交给我一些关于一个德国间谍头子赫尔曼少校反水的文件。文件中有几处提到您，另外，一个偶然的会使我得悉您在这儿，我想见您并想与您商量取得一致意见。因此我就来了，并通过纯属个人的方式……进来了。您病了，您睡觉了，而我的时间又宝贵，因为我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我要了解您的材料，我就不能再犹豫不决了。既然我已打定了主意，我就认为我是正确的。’

“我惊愕地注视着这个陌生人。他拿起军帽好像要离开这个房间。他对我说：

“ ‘德尔罗兹中尉，我对您的勇气和您的机智感到敬佩。您所做的一切都是令人赞赏的；您所取得的成绩是第一流的。但是很明显，您还缺少某些使您能更迅速达到目的的特殊天赋。您还没有真正弄清楚所有这些事件之间的关系；您也没有理出这些事件所包含的结论。因此，我感到吃惊的是，您妻子的日记中某些段落谈到令她苦恼的发现，可是这些段落没有能够引起您的注意。此外，过去您要是能细想一下，即一点一滴地思考，一步一步地推断一下德国人为什么采取那么多的措施使城堡孤立起来，考察和研究一下过去和现在的情况，回忆一下您和德国皇帝碰面的情况以及其他互相联系的许多事情，那么您最终就会感觉到在边界线的两侧之间可能存在着一条秘密通道，以便能够准确到达可以向高维尼进行炮击的地方。一开始我就似乎感到这地点应该在那块平台上，如果您在那块平台上找到那棵攀满常青藤的枯树，您就会完全相信这种感觉了，因为您的妻子就在那棵树的旁边相信她自己听到了地下传来的声音。这时，您只要着手工作就行了，换句话说，您就只管去敌方国家，去……就行了。但是，我就说到这里了；一个太详细的行动计划反而会束缚您的。此外，您这样的一个人无须别人指点得太多。再见，我亲爱的中尉。啊！我想起来了，让您稍微了解一下我的姓名，还是有好处的。我现在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军医……干嘛不把我的真实姓名告诉您呢？它会告诉您更多的事情：我叫亚森·罗平。’

“他没有再说什么，友好地向我告别，一句话也没有说就退出了我的房间。故事就这些，你有什么看法，贝尔纳？”

“我说，你是和骗子打了一次交道！”

“是的。但没有人能够告诉我这军医是怎么回事，也没有人能够向我说清楚他是怎样钻到我身边来的。另外，还得承认，尽管他是一个骗子，但他向我透露了我当前迫切需要的一些情况。”

“但是，亚森·罗平已经死了啊？”

“是的，我知道，人们认为他死了，但人们对这样的人物又了解多少呢？！而这罗平不论是死了，还是活着，也不论是假的，还是真的，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助了我一臂之力。”

“那么，你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的目的只有一个：救出伊丽莎白。”

“你的计划呢？”

“我还没有计划。一切视情况而定，但我深信。我现在一切都很顺利。”

实际上，他的所有假设都得到了证实。十分钟后，他们到达一个交叉口，往右边走的另一条隧道在那里衔接。这条隧道也铺有铁轨。

“这是第二个岔口，”保尔说，“是去高维尼的路。德国人从这里向城市进军，甚至当我们部队还没有集合好就对他们进行了突然袭击。那个农妇也是从这里过来在晚上同你攀谈，出口应该在距城市一定距离之内，也许在一个农场，也许在这个农妇的农场里。”

“第三个岔口呢？”贝尔纳问道。

“瞧，在这儿。”保尔回答说。

“这也是一个楼梯。”

“对，我相信，这是通向小教堂的，的确是这样，我怎么没想到，我父亲被人暗杀那天，德国皇帝就是来察看由他亲自指挥、由陪同他的那个女人直接实施的工程进展情况的呢！那时，这个小教堂周围还没有围墙。很清楚，小教堂是这个秘密网络的出口之一。这个网的主干线，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

保尔从这些分支线中还发现了另外两条分支线，根据它们的位置和方向，可能是通向边境附近地区，这样就完成了一个令人赞叹的间谍网和入侵系统。

“这是令人赞叹的。”贝尔纳说，“要么这就是德国的文明，要么就是我对这一窍不通。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些人有战争意识。一个法国人绝不会想到用二十年的时间挖一条隧道，在必要时用来炮击一个小要塞。为此必须有一定的文明程度，我们不能自认为已经达到了这种文明程度。这些人啊！”

当他看到这隧道的顶部装有通气孔时，他更赞叹不已。保尔只好建议他不要说话或低声说话。

“你想想看，如果他们必须保留他们的交通线，他们就不得不采取措施使这条线路不被法国人利用。到埃布勒库尔不远了，敌人也许会在恰当的地方设置监听装置或派有哨兵。这些人不会随便丢下任何东西！”

他们发现，铁轨之间有一些铸铁铁板，覆盖着事先准备的炮眼，一个电火花就能使它们起爆。这一情况增加了保尔意见的分量。第一块铸铁板为五号，第二块为四号，下面依此类推。他们十分小心地避开这些炮眼，所以脚步也就放慢了，因为他们只有在遇到要往前跳跃的时候才点燃自己的灯。

七点时分，他们听到了，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好像听到了从地面传来的人和动物活动的模糊不清的声音。他们感到非常的激动；德国土地就在他们头顶上延伸；回声给他们带来了德国土地上生灵的喧闹声。

“这还是有些奇怪，”保尔一面观察一面说，“因为这隧道监视得不太严，我们走了这么远还没有碰到障碍。”

“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致命之处，”贝尔纳说，“‘德国文明’存在着缺陷。”

然而，沿着隧道两壁，比较明显地感到有股微风向里钻。外面的清新空气一阵一阵地吹入隧道。他们在黑暗中突然看到远处的灯光。灯光是不动的，灯光周围一片寂静，好像是在铁路边上设置的一种固定信号。

走近灯光的时候，他们才发现：在隧道的出口处临时搭了一个木板屋，屋里一盏电灯的光投射到白色的高大的峭壁上和砂石结构的山上。

保尔低声说：

“这些是几个采石场，把隧道的入口设在这里，这就可以使他们在和平时期继续进行这项工程，而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可以肯定：这些所谓采石场的开采是秘密进行的，他们把工人关进这个封闭的工场从事这项工程。”

“这是怎样的德国文明啊！”贝尔纳重复说。

他感到保尔的手猛地抓住他的胳膊。在灯光前面发生了某种情况，因为他们看到一个黑影立起来后又立即倒了下去。

他们十分小心地爬到小木板屋的前面，他们撑起半个身子，让眼睛正好达到玻璃窗的高度。

里面有六个士兵，都躺着。更准确地说，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周围是些空酒瓶、肮脏的碗碟、油腻的纸张、熟肉的碎骨和碎片。

他们是守卫隧道的卫兵，现在都醉得不省人事了。

“还是‘德国的文明’，”贝尔纳说。

“我们还走运，”保尔回答说，“现在我明白了隧道为什么没有警戒：今天是星期天。”

屋里有一张桌子，上面有一台电报收发机，电话机悬挂在墙上。保尔看到在一块厚厚的玻璃板下面，有一个仪表盘，上面有五个铜按钮。它们通过电线分别和预先在隧道里设置的五个炮眼相连接。

贝尔纳和保尔离开了那木板屋，继续沿着铁轨往前走；他们来到了一条通道的最狭窄处，这条狭窄通道从岩石中穿过后，把他们引向一片开阔地，那里灯光很强。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个几乎由兵营组成、由士兵们住着的村庄；他们看到村子里面的士兵来来往往。他们绕过这个村子；突然一辆汽车的响声和两个车头灯的强烈的灯光吸引了他们。他们跨过一道绿篱和穿过小灌木林后，就看到了一处灯火辉煌的大别墅。

汽车停在台阶前面，仆人和哨兵已守候在那里了。两名军官和一位身穿皮毛衣的妇女下了车。在调头的时候，两个车头灯的光把一个宽阔的花园照得通亮，那花园四周都是很高的围墙。

“这正是我所猜测的，”保尔说，“这里我们有与奥纳坎城堡相似的对点。不论是起点，还是终点，都有结实的围墙，这样在里面活动就可避人耳目了。如果车站设在露天，比如说这里，而不是设在地下，比如说那里，那么至少那些采石场、工场、兵营、驻军部队、参谋部花园、车库，所有这些军事机构都将被围在高墙内，而且无疑是外部哨所林立。这点说明在内部可以很容易通行。”

这时候第二辆汽车到了，下来三名军官，汽车和车库这一侧的第一辆车停在一起。

“有晚会，”贝尔纳注意到。

他们决心尽最大可能地深入到里面……房子周围那条小径上茂密的树丛帮助他们。

他们等了相当长的时间。接着从底层的后面传来了叫喊声和欢笑声，他们认为宴会厅在那里，客人已开始入席了。还听到里面的歌声，哇啦哇啦的说笑声。外面，无任何人走动，花园里冷冷清清。

“这里安静，”保尔说，“你给我帮个忙，呆在这里，藏起来。”

“你想上窗台？那么还有百叶窗怎么办？”

“百叶窗可能不会太结实，光从中间透过来了。”

“你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栋房子不值得留意。”

“不，值得留意。你曾把一个伤员所说的情况亲自向我报告过，孔拉德亲王住在埃布勒库尔郊区的一所别墅里，然而，这所别墅位于一个四周设防的营地中心。而且正好在隧道的入口处；它的位置在我看来至少是某种迹象……”

“且不说这种晚会还真有点亲王的派头呢。”贝尔纳笑着说，“你说得对，上吧！”

他们穿过小路，保尔在贝尔纳的帮助下轻而易举地抓住了组成一层墙基的檐板，一直爬上石头阳台。

“行啦，”他说，“你还回到那里去，如果有情况，吹一声口哨！”

保尔跨过阳台，先用手指，然后用手插进百叶窗板之间的缝里慢慢摇动了一块百叶窗，他终于拉开了插销。

窗帘向里对叠，使他行动的时候不会被人发现，但是上面的窗帘对叠不严，留出了一个三角形，这样，只要爬上阳台他就可以通过这个三角形观察到里面的动静。

这就是他所采取的行动，他俯着身子往里瞧。

呈现在他眼前的那一副情景，给了他非常可怕的一击，他两条腿都开始颤抖起来了……

五 寻欢作乐的孔拉德亲王

一张桌子平放在与房间三个窗户相平行的位置。上面堆满了细颈酒瓶、长颈酒瓶和玻璃杯，几乎摆不下糕点盘和水果盘了。一些宝塔型蛋糕放在香槟酒瓶上，一个花篮摆到了利口酒瓶上。

共有宾客二十人，其中女宾六人，均着晚礼服，其余均是军官，他们衣着豪华、佩戴着勋章。

中间面向窗子的那位正是孔拉德亲王，他主持今晚的宴会，他的右边有一位妇女，左边也有一位妇女。这三个人奇迹般地凑在一起，对保尔来说，又一次使他感到无限的痛苦。

呆在亲王右边的那个女人，穿一件栗色羊毛连衣裙，头上披着黑色花边方头巾，短发被遮去一半，面孔生硬而严峻，用不着费更多的笔墨去描述她。但是另一个女人呢？！孔拉德亲王转过身来，厚颜无耻地向她大献殷勤；保尔瞧着这个女人，眼睛里充满着愤怒，他真想一下子把她掐死。这个女人在那里干什么呢？伊丽莎白现在置身于一群酒色之徒和一群可疑的德国人之中，而且又在孔拉德亲王和一直对他怀恨在心的这个罪恶滔天的女人旁边，她为什么要这样呢？

埃米娜·唐德维尔伯爵夫人！伊丽莎白·唐德维尔！母亲和女儿！对保尔来说，他找不到任何理由给孔拉德亲王的这两个女伴以别的称呼。但是，过了一会，宴会上一个插曲为这个称呼提供了可怕的含义，当时孔拉德亲王站起来，手里端着一杯香槟酒，吼叫道：

“万岁！万岁！万岁！为我们忠诚的朋友干杯！万岁！万岁！万岁！为埃米娜伯爵夫人的健康干杯！”

孔拉德亲王说的这些可怕的话，保尔听到了。

“万岁！万岁！万岁！”这伙客人也跟着大声吼叫着，“为埃米娜伯爵夫人干杯！”

埃米娜伯爵夫人端起一杯酒一饮而尽，而后开始说起话来。保尔无法听清她说的话，其他宾客尽力热情地倾听着，不过宴会上那种一醉方休的气氛使人们倾听她讲话的热情越来越小了。

伊丽莎白，她也在倾听着。

她穿着一件灰色连衣裙，非常简朴，也不像其他女人那样袒胸露肩，她衣袖垂至手腕。保尔以前没见过她穿过这件衣服；脖子上的项链垂于胸前，是一条质量上乘的四串珍珠项链，保尔以前也没见她戴过。

“不幸的女人！不幸的女人！”他一字一句地说着。

她微笑着，保尔看到当孔拉德亲王弯着腰同她说话时，她嘴角露出了一丝笑容。

亲王是那样地欣喜若狂，仍继续在讲话的埃米娜伯爵夫人用扇子在手上拍了一下提醒他注意安静。

整个场面对保尔来说都是令他可怖的。他的痛苦使他变得冷酷无情，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离开这里，放弃斗争，把可恨的妻子从自己生活中和记忆中抹掉。

“她正是埃米娜伯爵夫人的女儿，”他失望地思考着。

他正要走，一件小事使他犹豫不决了。他看到伊丽莎白手里拿着一条弄皱的小手帕，悄悄地擦着随时都会流出来的眼泪。同时，他还看到，她的脸

色是那样苍白，令人看了可怕，保尔以前一直认为伊丽莎白脸色苍白是强烈的灯光映照的。但现在看来丝毫不是这种人为因素造成的，而是脸色本身铁青，好像她那可怜的脸上的血全部都流失了。啊！实际上这是多么痛苦的一笑啊！尤其是当她撇着嘴应付亲王的嬉戏时更是如此了！

“那么她在这里究竟干什么呢？”保尔寻思着问自己，“我有权把她当成罪犯吗？我有理由相信是因为良心的责备使她流泪吗？过去是求生的愿望、是害怕，是威胁使她变得卑鄙，而今天她是对此而感到伤心。”

他还在不断地责骂她，而以前他对于没有力量忍受那种令人难以忍受的痛苦的女人是充满着极大同情的。

当时，埃米娜伯爵夫人已结束了她的谈话，她重新开始喝酒，一杯接一杯，每喝完一杯后，就把杯子扔在她的身后。军官及其夫人们也都照此办理。极端兴奋的人们在宴会厅里交错穿行，相互举杯，亲王以爱国的狂热站起来并领头高唱《德国高于一切》，其他人都狂热地跟着和了起来。

伊丽莎白用两手托着脸，两肘支在桌子上，好像她宁愿这样孤独。但是，孔拉德亲王一直站着，怪声怪气地说话，他抓住伊丽莎白的胳膊，又突然把她的胳膊推开。

“不要装腔作势啦，美人！”

她作了一个反感的动作，这一下可惹怒了亲王。

“什么！什么！你敢表示不满，你好像不是在装哭吧！啊！夫人在开玩笑！真该死！我看到什么啦？夫人的杯子还是满的！”

他抓住酒杯，两手哆嗦着把它靠近伊丽莎白的唇边。

“来！为我的健康干杯，小宝贝！为主人的健康干杯！噢！你不愿意？……我明白，你不喝香槟，打倒香槟！你需要喝莱茵河的酒，不是吗？小姑娘。你还记得你家乡的那首歌吧：‘我们曾拥有你们德国的莱茵，它曾盛在我们的酒杯中……’莱茵河酒！”

军官们都不约而同地一下子站立起来，高声唱着《莱茵河上的卫士》，“‘他们将得不到德国的莱茵河；尽管他们像一群贪婪的乌鸦声嘶力竭地要求得到它……’”

“他们将得不到德国的莱茵河，”被惹怒的亲王当场回答说，“但是你将喝到莱茵河酒，小宝贝！”

又倒满了一杯酒。他想再次强迫伊丽莎白将这杯酒端到唇边，她推开了他，杯子里的酒溅污了年轻女人的连衣裙。这时，他悄悄地低声同她说话。

大家都不说话了，静观将要发生的事情。伊丽莎白脸色比刚才还要苍白，一动不动。亲王向她俯下身子，露出一副蛮横的脸，时而对她威胁，时而向她哀求；一会儿向她发号施令，一会儿百般凌辱她。一幕令人恶心的景象！保尔已准备随时为伊丽莎白献出自己的生命，希望她突然反抗，一举刺死那凌辱她的人。但是她把头转过去了，闭上了眼睛，有气无力地忍受着这种痛苦，喝了几口酒。

孔拉德亲王挥舞着手中的酒杯，发出了胜利的喊叫。接着，他又斟满一杯酒，贪婪地把酒杯送到自己的唇边，一饮而尽。

“万岁！万岁！”他高声叫喊着。“站起来，同志们！站在你们的椅子上，把一只脚放在桌子上！站起来，全世界的战胜者！让我们称颂德国的力量！让我们歌颂德国的勇敢！‘只要勇敢的年轻人向身材苗条的姑娘求爱，他们就永远得到自由德国的莱茵河。’伊丽莎白，我用你的杯子喝了莱茵河

酒，伊丽莎白，我了解你的心思。她在想情人，我的同志们！我是主子！哦！巴黎姑娘……巴黎的小妇人……巴黎，这对我们来说是必须的……哦！巴黎！哦！

巴黎！……”

他摇摇晃晃地走着，酒杯从手里滑落下来，落在瓶颈上，碎了。他双膝跪倒在桌子上，只听到碟子和玻璃杯被压碎发出的一阵阵爆裂声，他抓住一个酒瓶，又跌倒在地上，结结巴巴地说：

“我们需要巴黎……巴黎和加来……是爸爸这么说的……凯旋门……英国咖啡店……勒格朗塞兹……红磨坊！……”

喧闹声戛然而止。埃米娜伯爵夫人以蛮横的口气命令大家：

“大家赶快离开！回家去！请赶快行动起来，先生们！”

军官和女士们迅速避开了。外面的响声在别墅的另一面墙上产生回音，差不多在同一时间里，几辆汽车从停车库开了过来。所有的人都走了。

这时，伯爵夫人向仆人打了个手势，并指着孔拉德亲王说：

“把他抬到他卧室里去！”

亲王很快就被抬走了。

这时候，埃米娜伯爵夫人朝伊丽莎白走过来。

不到五分钟之前，孔拉德亲王醉倒在这张桌子底下，一派喧闹的晚会也随之散场；现在这间乱糟糟的大厅里一片寂静，只有两个女人呆在那里。

伊丽莎白再次抱头大哭，看见她的肩膀随着呜咽的哭声抽搐着。埃米娜伯爵夫人坐在她的身边轻轻地抚摩着她的胳膊。

两个女人面对面地坐着，没有一句话。两个人的目光都很奇怪，都充满着同样的仇恨。保尔的眼睛一直盯着她们。从她们两个人的情况来看，他不怀疑她们以前已见过面，她们随之要交谈的内容就是此前解释的结果和结论。可是，这是什么样的解释呢？伊丽莎白对埃米娜伯爵夫人究竟了解多少呢？伊丽莎白会接受一个她如此憎恶的女人作为自己的母亲吗？

从来没有两个人不能通过相貌和表情来分辨清楚的。因为相貌总是略有区别；尤其是通过表情反映出两个比较对立的本性。这些相互联系的一大堆证据是多么有力啊！这已不再只是一些证据，而是各种各样的活生生的事实。保尔甚至想都没有想对这些事实提出异议。此外，唐德维尔先生看到伯爵夫人于她假死后几年在柏林拍摄的那张照片后心烦意乱，这是不是表明唐德维尔先生就是这种假死的同谋，也许就是许多其他事情的同谋？

这时，保尔又重新回到母女俩令人不安的会见所提出的问题上：伊丽莎白对于这一切究竟知道些什么？对所有这一切耻辱、辱骂、背叛和罪行，她最后有了哪些眉目呢？她会指责她母亲吗？当她感到自己已被那沉甸甸的罪名压垮时，会把那些卑鄙行为归罪于她的母亲吗？

“对，对，当然是对的，”保尔心里想，“可是，为什么那么多仇恨？在她们之间只有恨，唯有死才能雪恨；伊丽莎白眼睛里表现出来的这种杀人的欲望比那个来杀她的女人的欲望还更强烈些。”

保尔非常强烈地感到了这种印象，所以他确实是在等待着这个女人或那个女人立即采取行动，而她也在寻找援救伊丽莎白的办法。但是出现了一件完全没有意料到的事情。埃米娜夫人从她口袋里掏出一张汽车司机使用的地形图来，然后把这张图打开，用手指着一个点，沿着一条公路的红线指到另一个点，然后在这个点停住了，说了几句话，伊丽莎白好像高兴得激动起来。

她拉着伯爵夫人的胳膊，兴奋地说着话，一会儿笑，一会儿哭，而伯爵夫人一直在点头，似乎在说：

“这就说定了……我们同意……一切都会像你所希望的那样……”

保尔当时以为伊丽莎白会去吻她敌人的手，因为她似乎流露着喜悦和感激之情。保尔想着可怜的伊丽莎白又要掉进一个什么样的陷阱了。这时，埃米娜伯爵夫人站起身来，向一道门走过去，并打开了这扇门，作了一个手势，又回来了。

有人进来了，此人穿一身军装。

这时保尔明白了，埃米娜伯爵夫人喊进来的这个男子就是间谍卡尔。卡尔也是伯爵夫人的帮凶，她的计划的执行人，而且是她责成他去杀害伊丽莎白，年轻女人的死期到了。

卡尔弯着腰，埃米娜伯爵夫人作了介绍。指着地图上的公路和两个具体的地点，向他说明了要他完成的任务。

他拿出手表看了一下，然后作了一个动作，好像是为了表示答应。

“一定在这个时间了结这件事。”

伊丽莎白应埃米娜伯爵夫人的要求很快就出去了。

尽管保尔对他们所说的内容一句都没有听见，但眼前急速出现的这一情景，在他看来其含义是最明确、最可怕的了。埃米娜伯爵夫人趁孔拉德亲王熟睡的时候，运用手中无限的权力向伊丽莎白提出了一项逃走的计划：可以乘汽车逃向邻近地区预先指定的一个地点。伊丽莎白接受了这项解救自己的计划，但是这是一项什么样的逃生计划啊！一切竟是在卡尔的指导和保护之下进行的！

他们已非常周密地设下了陷阱，年轻女人由于被痛苦折磨得神志不清，正急忙走向这个陷阱。她是那样地实心实意，没有任何怀疑。因此，留在这大厅里的两个同谋者相互看着，笑了起来。实际上，这种勾当是太容易做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做成这件事是无任何功劳可言的。

当时，伯爵夫人没有向卡尔作任何说明，他们打了很短时间的哑语，泄露了他们的天机。只有两个手势，却是两个厚颜无耻的手势：间谍卡尔两眼目不转睛地盯着伯爵夫人，半揭开自己的短上衣，又把匕首从鞘中拔出一半；伯爵夫人打了一个不同意那样做的手势，然后给这个无耻之徒送过去一个小瓶子，他把瓶子放进了自己的口袋，最后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回答说：

“就按您的办吧！这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

他们俩紧挨着坐在那里，开始交谈起来，气氛活跃，伯爵夫人下达指示，卡尔有时表示同意，有时提出异议。

保尔感到，要是他不能控制自己的恐惧心理，要是他不能马上使自己心脏那无规则的跳动恢复正常，那么伊丽莎白就完了。为了营救伊丽莎白，必须有一个绝对清醒的头脑，必须随机应变地、不假思索和坚决果断地作出及时的决断。

然而这些决断的作出只能是盲目的，也许是错误的，因为他确实不了解敌人的计划。但是他的手枪子弹已经上了膛。

保尔猜想，年轻女人一旦作好了准备，就会回到这间大厅里来，然后同间谍一起离开这里。但一会儿之后，伯爵夫人摇了一下铃，并和一个应声而来的仆人说了几句话，仆人走了。保尔听到了两声哨音，接着就听到了汽车马达的发动声，而且这声音越来越近了。

卡尔在走廊里，通过半掩着的门向里瞧，他转身对着伯爵夫人，好像是在说：

“她来了……她下去了……”

当时保尔明白了，伊丽莎白直接去汽车那里，然后卡尔到那里和她会合。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行动，而且不能拖延。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保尔仍未打定主意。他是不是可以趁卡尔还在这里的机会，突然冲进大厅枪杀他和埃米娜伯爵夫人？这是为了拯救伊丽莎白，因为只有这两个匪徒要她的命。

然而，他担心这次如此大胆的行动失手，所以他从阳台上跳下来去叫贝尔纳。

“伊丽莎白要乘车走，卡尔陪着她，而且将要把她毒死。跟我来……举着手枪！……”

“你想干什么？”

“我们到时候再看。”

他们绕过小径边上的灌木丛，又绕过这座别墅。此外，别墅周围很僻静。

“你听，”贝尔纳说，“一辆汽车开走了……”

保尔开始很不安，随即他反对说：

“不是，不是，这是发动汽车的声音。”

实际上，当他们能够看到别墅正面墙时，他们也看到了台阶前面停着的一辆老式小汽车，周围有十二名士兵和仆人。汽车车头的两盏大灯照亮了花园的另一边，恰巧保尔和贝尔纳所在的那个地方正好在灯光照不到的黑暗处。

一个女人下了台阶，消失在汽车里面。

“这是伊丽莎白，”保尔说，“而那个是卡尔……”

间谍卡尔站在最后一级台阶上，给担任司机的士兵下达命令。保尔只是从片言只语中听到这些命令。

很快就要开车了。还有一分钟，如果保尔不跳出来阻拦，汽车就要带着凶手和受害者开走了。这是可怕的一刻，因为保尔·德尔罗兹感到，如果这时行动，会冒很大风险，甚至一点也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因为把卡尔干掉后并不能阻止埃米娜伯爵夫人继续执行她的计划。

贝尔纳低声说：

“你不打算把伊丽莎白抢走吗？那里就一个岗哨。”

“我只想一件事，就是把卡尔干掉。”

“那么下一步呢？”

“下一步吗？别人就要抓住我们了。以后就是审讯，调查，引起轰动……孔拉德亲王将插手这件事。”

“他们会枪毙我们的，我敢向你承认，你的计划……”

“你能向我提出另外的建议吗？”

他没有说话了。间谍卡尔大发雷霆，大声训斥他的司机，保尔听明白了这些话：

“白痴！你尽干这些蠢事！没有汽油了，你以为今天晚上我们还能得到汽油吗？哪里有汽油？车库里有汽油吗？赶快去那里看看，蠢货！我的皮衣呢？你也把它忘了？快，把我的皮衣也带过来。我要亲自开车，和你这类蠢货在一起，太冒险了……”

士兵跑着走了。保尔很快就发现，从他们呆着的这个地方可以清楚地看到那车库的灯光；如果他自己从这里到那个车库去，灯光根本就照不到他们，仍被黑暗掩护着。

“来，”他对贝尔纳说，“我有个主意，你会明白的。”

他们走在草地上，以减轻脚步声，这样他们到达了用作马棚和车库的那片附属建筑物旁边，他们钻了进去，外面看不到他们的影子。那个士兵在仓库里间房里，门开着。他们从隐藏的地方看到这个士兵从一个衣架上取下一件山羊皮大衣，搭在肩上，然后拿起四个汽油罐，离开了仓库，从保尔和贝尔纳前面经过。

他们猛地袭击了他，那士兵甚至都没有来得及叫一声，就被打翻在地，动弹不得，嘴也被塞住了。

“这下行啦！”保尔说，“现在把他的大衣和头盔给我，我本不想这样乔装改扮的，但是要达到目的，就得想尽一切办法……”

“那你要去冒险吗？”贝尔纳问道。“要是卡尔不认识他的司机就好了。”

“他甚至连想都不会想到去看他一眼的。”

“但是，假如他和你说话呢？”

“我不予理睬。另外，当我们一到围墙外面，我就对他再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我怎么办？”

“你嘛，细心地捆好俘虏，把他关在一个隐蔽的小屋里，然后回到树丛里，即带阳台的那个窗户后面。我希望在午夜十二点领着伊丽莎白在那里和你会合。那时，我们三人只要沿着隧道就可以离开这里。如果你万一看不到我回来……”

“怎么办？”

“要是那样的话，你一人走，在天亮之前必须离开这里！”

“但是……”

保尔已经走远了。他当时的心态是：对他决定要完成的行动，再也不会去考虑了。事态的发展也证明保尔是对的。挨了卡尔一顿臭骂，卡尔一点也没有注意这个“哑巴”，相反，对他也并不那么蔑视。间谍穿上那件山羊皮大衣，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操纵着汽车的各种手柄，保尔坐在他旁边。

车子已经发动，这时，从台阶那里传来一个声音：

“卡尔！卡尔！”

保尔感到不安，但这只是一闪而过。是埃米娜伯爵夫人在叫卡尔。

她走到间谍身旁，用很低的声音对他说：

“我建议你，卡尔……你的司机不懂德语，是不是？”

“他能勉强说几句德语，阁下。这是个粗人。你尽管说。”

“好，只要从瓶里倒出十滴，否则……”

“行，阁下。还有什么吗？”

“一星期后给我写信，告诉我一切是否都顺利。通过我们在巴黎的地址给我写信，不要在这之前写，这没有必要。”

“那么，您将返回法国吗，阁下？”

“是的，我的计划已考虑成熟了。”

“还是原来那个计划吗？”

“对。天气似乎有利，已下了几天雨了。参谋部已通知我，他们将从他

们方面采取行动。因此，明天晚上我将到达那里，只需作最后的工作……”

“哦，这个，只需作最后的工作，不需再作什么了。我曾为此努力过，现在一切都定下来了。但您没有对我说起过有另外一个计划来补充第一个计划，我承认那个计划……”

“第一个计划是必须的。”她说，“现在转运了，我们不走运。如果我成功了，那一系列的倒霉事情将到此结束。”

“那么，您已得到皇帝的同意？”

“没有这个必要。这都是属于那些我们不能说的事情。”

“这件事既危险又可怕。”

“活该。”

“那里不需要我吗，阁下？”

“不需要。你要替我们干掉那个小贱人，目前这就够了。再见。”“再见，阁下。”

间谍松开离合器，汽车就开动了。

小径环绕中间草坪从亭子前面经过，这亭子俯瞰着花园的铁栅栏门，它用来作警卫队哨所，亭子四周设有高高的围墙。

一名军官从亭子里走出来，卡尔发出了口令。

铁栅栏门打开了，汽车驶入一条宽阔的公路，首先穿过小城埃布勒库尔市，然后行驶在低矮的丘陵之中。

车子经过了一个重要的小镇，又经过了两个村庄，来到一个城市，这里必须停车，出示证件。

驶过这个城市后，又是广阔的乡村，一片接一片的树林。车子经过时，树木被车灯照得通明透亮。

这时候，车灯的光亮在逐渐减弱，卡尔放慢了速度。

卡尔抱怨着说：

“十足的蠢货！你甚至都不晓得保养好车灯！你加了电石吗？”

保尔不予回答。卡尔仍在抱怨，他刹住了车，骂道：

“蠢货！没法往前走了吧……振作起来，去修车灯。”

保尔从座位上跳下车，汽车停在公路边上，行动的时机已来到。

他首先留意了一下车头灯，同时监视着卡尔的一举一动。小心地使自己身处在灯光之外。卡尔下了车，打开了老式汽车的单门，开始说话，但保尔没有听见。接着他顺着车子又往上爬。

“笨蛋！你修好了吗？”

保尔背对着他，全部注意力已集中到他的行动上，他在等待着最有利的一瞬间，换句话说，在等待那间谍再往前走两步，就到了他能及的范围之内了。

一分钟过去了，他攥紧了拳头，他准确地估计了应该采用何种动作，马上就要行动了；就在这时，他突然被人从后面拦腰抱住，甚至未能作出任何反抗就被推倒在地了。

“啊，天哪！”间谍吼叫着，同时把保尔按在他的膝下。

“你不回答我的问题，原来就是这个原因……刚才，我已感觉到你坐在我旁边态度很奇怪……但后来我也就没有想这个问题了……刚才，我用电灯从侧面照着你，哎！小伙子是谁啊！也许是一个该死的法国人？”

保尔用力顶住了，一会儿他就相信他可以挣脱这个魔鬼，对手的力气越

来越小，他一步一步地制服了他。保尔大声说着：

“不错，是一个法国人，就是保尔·德尔罗兹，是你以前想杀害的那个人，是你的受害人伊丽莎白的丈夫……不错，就是我。我知道你是谁；……你是假比利时人拉森，你是间谍卡尔。”

他不说话了，举起匕首向保尔刺过去。原来间谍装出越来越招架不住的样子是为了从他腰带上拔出匕首啊！

“啊！保尔·德尔罗兹……天哪！你这次远征真是有效果啊！……你们两个人一前一后……丈夫……妻子……啊！这次可是你自己钻进我手心里的！……喂！看着！”

保尔看到他面前有一把寒光闪闪的刀，他闭着眼睛，同时念着伊丽莎白这个名字……

又过一瞬间，一枪接一枪地响了三枪，两名对手已扭成一团，就在他们的后面，有人开枪了。

间谍发出了一声咒骂，他死死地抱住的双手松开了，武器掉了下去，整个身子倒了下去趴在地上，口里发出了悲叹：

“唉！圣洁的女人……圣洁的女人……我本来应该把你掐死在汽车里……我料到这种事总有一天会发生。……”

他结结巴巴地说着，声音更加低了：

“我完全明白了！唉！圣洁的女人，我好痛啊！……”

他不说话了，抽搐了几次，临终挣扎了一下，死了。

保尔跳着站了起来，他向救他的那个女人跑过去，这个女人手里还握着手枪呢。

“伊丽莎白！”欣喜若狂的保尔叫着。

可是，他伸出双臂，站在那儿不动了。在黑暗中看到的这个女人的影子在他看来好像不是伊丽莎白的背影，因为这是一个比伊丽莎白更高更结实的身影。

他非常不安，结结巴巴地说：

“伊丽莎白……是你吗……就是你吗……”

这时，他预感到他将听到的回答。

“不是。”这位女人说，“德尔罗兹夫人已在我们之前一会儿，乘另一辆汽车走了。卡尔和我应去同她会合。”

保尔想起了这辆汽车，当时在他和贝尔纳绕过别墅时，实际上听到了那辆汽车马达的隆隆声。然而，由于这两辆汽车开车的时间最多相差几分钟，所以他没有泄气，他高声说：

“那么要快，我们要赶紧。只要加快速度，我们肯定能赶上他们……”

可是这女人马上提出了不同看法：

“赶上他们？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两部车子走的是两条不同的公路。”

“这有什么关系，它们通向同一个目的地。他们把德尔罗兹夫人送到什么地方？”

“送到一个属于埃米娜伯爵夫人的城堡。”

“这座城堡在哪里？”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这就有点奇怪了。你至少知道这个城堡的名字吧？”

“卡尔没有告诉我，我不知道。”

六 艰难的斗争

这最后的几句话突然使保尔陷入无限的痛苦之中。他仿佛又看到了孔拉德亲王主持的晚会上的那种情景，感到必须立即作出反应。当然，所有的希望都已失去了。他的行动计划主要是在敌人还没有加强戒备之前利用隧道这条地下通道。这一计划无法实现了。虽然他承认他最后会与伊丽莎白汇合，而且也能够救出她，但现在变得有些举棋不定了：将在什么样的时机行动呢？救出她之后又如何避开敌人？又怎样进入法国？

不，今后的时间和空间对他都是不利的。他的失败是这样一种失败：即失败之后就只能是听天由命或者是等死。

然而，保尔并没有裹足不前。他懂得……一旦产生沮丧情绪，那将是无法补救的；直到目前为止一直推动着他的那股奋进精神必须坚持下去，而且要以更大的热情坚持下去。

他向间谍走过去。这女人向尸体俯着身子，借助他取下的手电筒的微弱光亮仔细观察这具尸体。

“他死了，是吗？”他说。

“是的，他死了。两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背部。”

她讲话的嗓音都变了，她低声说：

“我干的这些真可怕啊！是我杀了他，是我！这不是凶杀，先生，是吗？我有这种权力？……不管怎么说，这还是可怕的……是我杀了卡尔！”

她的脸还年轻，也相当漂亮，这张脸尽管非常普通，但还是变了样。她的眼睛似乎无法从那具尸体上移开。

“您是谁？”保尔问道。

她哭泣着回答：

“我以前是他的朋友……他向我发誓他将娶我……但是卡尔的誓言啊！……他是一个爱说谎的人，先生，他是一个胆怯而残忍的家伙！……唉，这就是我了解的关于他的所有情况了……我自己吗？由于我经常不说话，我也就逐渐成了他的同谋者了。因为他是那样地使我害怕！我不再爱他了，但是我总是惊慌不安，我只得服从……最后终于对他产生了仇恨……他也感到了这种仇恨！所以他常对我说：‘将来总有一天，你会割断了我的喉咙的’，不，先生……我是想这么做，但我永远也不会有这个勇气。只是刚才，当我看到他要杀您……特别是当我听到您的名字……”

“我的名字，为什么？”

“您是德尔罗兹夫人的丈夫。”

“那么，又怎么样呢？”

“我认识德尔罗兹夫人。也是刚刚认识的，也就是今天才认识的。今天早上，从比利时来的卡尔路过我住的那个城市，把我带到孔拉德亲王的家里。说我必须作为仆人伺候一位将要送到一个城堡去的法国妇人。我明白了这意味着什么。在这个问题上，我还得当他们的同谋，还得让我对他们信任……这样我就见到了这位法国妇人……我看到她在哭泣……然而她是那样温柔，那样善良，所以她忠诚地待我，我答应救她……然而，我并没有想到用这种杀害卡尔的方法……”

她突然站立起来，用一种刺耳的语调说：

“但是，必须这么做，先生。不可能有另外的方法，因为我知道他的事

情太多，要么是他死，要么是我亡……现在他……好极了，我没什么遗憾了……世界上少了一个卑鄙的家伙，对待他这类人物，不应该犹豫。不，我一点也不感到有什么遗憾。”

保尔说：

“他忠于埃米娜伯爵夫人，不是吗？”

她打了个哆嗦，然后降低嗓门回答说：

“噢！咱们别说她了，我请求您别再谈她了。这个女人还更可怕些，她时刻都在监视着别人！唉！总有一天她会怀疑我的！”

“这个女人是什么人？”

“您了解吗？她一会儿来，一会儿走；她在哪里，她就是哪里的主人……大家就像服从皇帝一样顺从她。大家都怕她，和她兄弟一个德行……”

“他的兄弟？”

“对，赫尔曼少校。”

“嗯！您是说赫尔曼少校是他的兄弟？”

“当然，此外只要见一见他就晓得了，他简直就是埃米娜伯爵夫人的替身！”

“但他们呆在一起的时候您见过吗？”

“的确……我记不起来了……您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

时间对保尔来说太宝贵了，所以他不再坚持提这个问题了。这个女人对埃米娜伯爵夫人可能有她的看法，但这并不重要。

他向她问道：

“她就住在亲王的家里吗？”

“目前是这样……亲王住在二楼的后面；她住在同一层，但在前面。”

“如果我让别人告诉她，卡尔出了车祸，派我——他的司机——通知她，那么她会见我吗？”

“那是当然的。”

“她认识卡尔的司机，也就是被我取代的那个人吗？”

“不认识，这个士兵是卡尔从比利时带过来的。”

保尔考虑片刻，然后继续说：

“帮帮忙吧！”

他们把尸体推到公路旁边水沟里，又用一些枯树枝盖在上面。

“我现在返回别墅，”他说，“至于您，您步行走到您遇见一片住宅的那个地方。之后就把住宅里的人们叫醒，向他们叙说卡尔被他的司机暗算，您是逃出来的，然后加上报警，审讯您，以及给别墅打电话，这样我行动的时间就绰绰有余了。”

她感到害怕：

“但埃米娜伯爵夫人那边怎么办呢？”

“那边您什么也不要担心。我不会使她处于无能为力的境地，既然调查将把一切都推在我一个人身上，那她又怎么会怀疑您呢？此外，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

他没有再听她说下去，重新发动了汽车，抓住了方向盘，顾不得这个女人以如何惊惶的神色进行祈祷，开着车走了。

他怀着那样的热情和那样的决心走了，好像他是在服从一项新计划的要求，好像他已确定了计划的全部细节问题，感到了计划的效果是肯定无疑的。

“我将去见伯爵夫人，”他寻思着。“到时候，她也许对卡尔的命运感到担心，因而要求我把她送到他身边；她也许在别墅的随便哪一间房子里接见我，我将以任何方式迫使她将监禁伊丽莎白的城堡的名字告诉我，我将迫使她向我提供解救的方法和让她逃走的方式。”

可是，这一切仍是多么不清楚！存在多少障碍啊！多少办不到的事！究竟如何造成一种非常温和的气氛，致使埃米娜伯爵夫人陷于盲目而失去理智，而最终放弃救援呢？一个像她这样老奸巨猾的女人并不是那种听了三言两语就会上当，听了几句威胁就会就范的女人。

不要紧！保尔从来不犹豫。这个行动一旦结束就是成功；为了更快地取得成功，必须加快行动的步伐。他加大油门，汽车像一阵风似的穿过乡村，在经过市镇和城市的时候，都几乎没有减速。

值班军官在询问了情况之后，要他去找台阶前面哨所的士官。只有那位士官可以自由进入别墅，通过他通报埃米娜夫人。

“好，”保尔说，“我先把车子开到车库去。”

一到车库，他就把车的前灯熄灭，当他向别墅走去的时候，他脑子里想：去士官那儿之前先去找贝尔纳，了解他可能碰到的一些情况。

他在别墅后面，带阳台窗户对面的树丛中找到了贝尔纳。

“怎么你一个人？”贝尔纳不安地问道。

“对，事情搞砸了。伊丽莎白是被第一辆汽车带走的。”

“你说的这些太可怕了！”

“是的，虽然搞砸了，但还可弥补。”

“怎么弥补？”

“我现在还不知道。咱们说说你的情况吧。你这里的情况怎样了？司机呢？没问题吧？”

“没有问题。任何人都发现不了……至少在今晨之前不会发现。早晨还会有其他司机来车库。”

“很好，除了这点还有其他情况吗？”

“一小时前，公园里出现了一支巡逻队，我当时隐藏得很好。”

“那么还有呢？”

“还有，我一直走到了隧道口。士兵们已开始行动起来了。此外，还有一件事使这些士兵个个都笔直地挺在那儿，而且态度粗暴！”

“什么？”

“我们认识的一个人闯到了这里。这个人就是我在高维尼碰到的，和赫尔曼少校一模一样的那个女人。”

“她在查哨？”

“不是，她是动身去……”

“是的，我知道，她将动身。”

“她已经动身了。”

“哦，这令人难以相信。她是打算去法国，但不是马上动身。”

“我亲眼看见她走的。”

“但是她去哪里呢？是从哪条路走的？”

“是从隧道走的吗？不，这条隧道对她没有任何用处了，你相信吗？她是从那条道走的。我亲眼看见的：出行条件还不错……她坐的是一辆轻便铁道翻斗车；由一名机械师驾驶，而且是电启动的。因为她旅行的目的正如你

说的是去法国，可能有人给这辆车扳了道岔，接上了去高维尼的分岔。这是两小时以前的事情了。我听到这辆翻斗车又回来了。”

埃米娜伯爵夫人的消失对保尔来说无疑又是一次打击。现在又怎样才能找到和解救伊丽莎白呢？在这无边的黑暗中，保尔的每一次努力都以灾难告终，这次究竟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他稳住自己，坚定了自己的意志，决心把这件事继续进行到底。

他问贝尔纳：

“你没有发现其他什么情况吧？”

“一点也没有发现。”

“没有那种往来奔走的活动？”

“没有。仆人们都已睡下，灯都已熄灭了。”

“所有的灯都已熄灭了吗？”

“除了一盏灯。瞧！那里，我们头顶上还有一盏灯没熄灭。”

这盏灯的位置是在第二层，保尔曾从一个窗子看到孔拉德亲王用晚餐，而现在有灯光的那个窗子是在这个窗子的上面。保尔接着说：

“我爬上阳台的时候，这盏灯也是亮着的吗？”

“亮着，到你跳下阳台的那个时候还亮着。”

保尔低声地说：

“根据我的情报，这可能是孔拉德亲王的卧房，他也醉了，当时才不得不把他抬了上去。”

“实际上，在那时候我看到了一些人影，但以后一切都静止不动了。”

“很明显，他正在休息醒酒，唉！要能够看看就好了！……钻进这个房间看看！”

“钻进去很容易，”贝尔纳说。

“从哪里进去？”

“从隔壁的那间房进去。这间房可能是盥洗室，它的窗子半开着，无疑为了透进点新鲜空气。”

“但是，需要有一架梯子才行……”

“我看到了一架梯子，挂在车房的墙上。你要吗？”

“要，要，”保尔急速地说，“快点！快点！”

在他的思想里一个新的方案形成了。另外，这个新方案和他的初步战斗部署相衔接，他认为能够使他实现自己的目的。

因此，他已把情况弄得很清楚，别墅的周围地区，不论是左边还是右边，都很僻静；哨所里的哨兵没有一个离开台阶。贝尔纳一回到这里，他就把梯子一头支在小径上，另一头靠在墙上。

他们上去了。

半掩着那扇窗子的正是盥洗室，旁边那间卧室里的灯光照亮了盥洗室。从这卧室里传过来的只有鼾声。保尔伸着脖子往里面看。

孔拉德亲王睡着了，他横躺在床中央，活像一个人体模特儿倒在那里；他一身军装未脱，军装上处处都可以看到斑斑点点。他睡得那样熟，保尔无拘无束地完成对整个房间的观察。一间小房做前厅，把卧房和走廊隔开。这样在卧房和走廊之间有两道门，他插上了门闩，又用钥匙在锁眼里转了两圈，把门紧紧锁上了。因此，只有他们和孔拉德亲王呆在里面，人们听不到房子里任何声音。

“咱们干吧，”保尔说，当时他们已分配了任务。

他用一条毛巾蒙住亲王的脸，并把毛巾绕了一圈，而后试图将毛巾的两端塞进他的嘴里。与此同时，贝尔纳用别的毛巾捆绑亲王的两腿和两个手腕。在做这一切的时候他们没有发出任何声响。亲王没有任何反抗，也没有发出任何喊声。他眼睛瞪得溜圆，一直瞧着侵犯他的人。神态也不断变化，开始是若无其事，因为他根本就不明白出了什么事；后来就感到恐惧了，因为随着他慢慢意识到危险，恐惧也越来越强烈。

“纪尧姆的继承人并不勇敢，”贝尔纳冷笑着说。“胆小鬼！喂，年轻人，必须振作起来，你的嗅盐瓶在哪里？”

保尔终于把毛巾的一半塞进了他的嘴里。

“现在，”他说，“咱们动身吧。”

“你要干什么？”贝尔纳问道。

“把他带走。”

“带到哪里去？”

“带到法国。”

“带到法国？”

“当然！他现在已落到了我们手里；让他为我们效劳！”

“德国人不会让他走的。”

“不是有隧道吗？”

“已不可能了！警戒现已大大加强了。”

“咱们走着看吧！”

他抓住手枪并用它瞄准孔拉德亲王。

“听我说。现在你的想法太混乱了，没法理解我的问题。但这是一支手枪，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是吗？这是一种最明确的语言，即使是对一个烂醉如泥的人或是害怕得浑身哆嗦的人来说，也是最清楚不过的语言了。那么，好，如果你不安安静静地跟着我，如果你试图挣扎和我们搏斗，或者试图弄出一些响声，如果我们的同志和我遇到危险，哪怕是一丁点儿，你就得完蛋！现在你可以抓紧时间感受一下白朗宁自动手枪枪管的滋味，到时候就是这支枪让你的脑袋开花。咱们就这样做，同意吗？”亲王点着头表示同意。

“好极了。”保尔最后说，“贝尔纳，解开他腿上的绳子，把手臂和身子捆在一起……好，很好！……咱们走吧。”

他们下楼非常顺利。他们在树丛中走，一直走到把花园和兵营分开的栅栏附近。在那里他们像递包裹一样把亲王从栅栏的这一边递到栅栏的那一边。后来他们就沿着来时走过的那条路，来到了采石场。

夜色相当明亮，他们能够辨清方向。除此之外，他们还看见他们前面有一大片灯光，这大概是设在隧道进口处的哨所里射出来的灯光。实际情况亦是如此，这哨所里所有的灯都点燃了。士兵们都站在木板屋的外面，他们在喝咖啡。

隧道前面，一个士兵肩上扛着枪在那里来回走动。

“我们只有两个人。”贝尔纳小声说。“他们是六个人，而且只要响了第一枪，他们将会得到驻扎在离这儿只有五分钟路程远的几百名德国人的支援。这是双方实力不相等的战斗，你看怎么办？”

困难越来越严重，以至变得难以克服的原因，就是实际上他们并不是两个人而是三个人，他们的俘虏对他们来说已构成了最可怕的障碍。因为他的

缘故，他们就不可能跑，也不可能逃。必须使用某种计谋了。

为不从自己的脚下或亲王的脚下滚下去任何一块石头，他们行走得很慢，也十分小心；他们必须避开被灯光照亮的地方，所以不得不十分小心地在要走的地上画出一条路线来，沿着它一步一步往前走。这样走了一个小时，他们才到达隧道附近的岩石斜坡上，隧道的第一批撑墙和扶壁正是靠着这些斜坡往里砌的。

“呆在那里别动，”保尔说，他说话的声音非常低，而这是为了不让亲王听见。“呆在那里，牢记我的命令。首先，由你负责亲王……右手握着手枪，左手提着他的衣领。如果他反抗，你就把他击晕。对我们不利的时候，同样也是对他不利的时候。至于我，我返回去，和木板屋保持一定的距离，由我来牵制哨所里的那五个人。到时候，可能有两种情况：要么上岗的那个士兵在下面，和他的同伴们在一起，如果是这种情况，你就带着亲王通过哨所；要么站岗的士兵严格遵守命令，他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如果是这种情况，你就向他开枪，把他打伤……然后通过哨所。”

“对，但我过去后德国人会追我的。”

“这是肯定的。”

“他们会赶上我们的。”

“他们赶不上你们。”

“你有把握吗？”

“有把握。”

“从你断言的样子来看……”

“那么，你明白了。您也明白了，”保尔对亲王说：“您也明白了，不是吗？必须绝对服从，否则，任何一种轻率行动，任何一种误解都可能要您的命。”

贝尔纳悄悄地和他姐夫说：

“我捡到一根绳子，把这条绳子拴在他的脖子上，只要他行为稍有不轨，这么猛地的一扯就能提醒他不要想入非非。但是，我可有言在先，如果他突然起了要搏斗的念头，我可能就把他杀了……像这样……残忍地把他杀了。”

“你放心……他太惧怕，不敢进行搏斗的。他们会像一条狗一样跟着你一直到隧道的另一端。”

“那么一到达那边怎么办？”

“一到那儿，就把他关进奥纳坎废墟，但不要向任何人透露他的名字。”

“保尔，你怎么办？”

“不要管我。”

“但是……”

“我们两个人所冒的风险都是一样的。我们要玩的这盘棋是可怕的。十有八九我们会输掉；但是，如果我们赢得了这一局，那伊丽莎白就有救了。因此，我们要用整个身心去做这件事。再见，贝尔纳。十分钟，不论是这一头，还是那一头，一切都可能解决。”

他们拥抱了很长时间，然后保尔走了。

保尔以前说过，这最后的努力只能依靠胆量和快速取胜，就要像背水一战一样玩好这最后一盘棋。

再过十分钟，这次冒险就有结局了！再过十分钟，他要么是胜利者，要么就被杀。

从这时起他所完成的每一个行动都是有计划和有条不紊的，好像他事先就周密地考虑了如何发动攻击，考虑好了如何确保攻击的必然的成功。而实际上这都是随着最紧急的情况的出现而作出的一系列互不联系的决定。

他转了一个弯才绕到了许多小山丘形成的斜坡上。这实际上是开采砂石的时候人为堆积起来的小山丘。那里有一条狭窄的通道，一边通向采石场，另一边通向驻军营地。他就呆在这里。在最后一个小山丘上，偶然撞上了一块活动的大石头，他摸索着，最后了解到这石头的后面是一堆砂石。保尔决定就留在这斜坡上和敌人周旋。

“这就是我需要的地方，”他竟不假思索地自言自语着。

他用力一脚登过去，那块本来就已活动了的石头便摇晃起来，很快就听到一声崩塌的爆裂声，那块石头顺着山坡一直向通道滚了下去。

保尔一个箭步跳到乱石之中，并趴在那里，同时开始呼救，好像他是一次事故的受难者一样。

驻军营地那个方向由于通道的迂回曲折，所以听不到从保尔那儿传去的呼救声。然而哪怕是很小的一声呼喊都可一直传到隧道口的木板屋，因为它最多和保尔相距只有一百来米。实际上，哨所里的士兵闻声后很快赶了过来。

他们来了不到五个人，围在他周围，把他扶起来，询问情况。保尔以一种几乎让人听不清楚的嗓音、气喘吁吁地向士官作了一些互不相连、支离破碎的答复。他们由此可能得出结论认为，他是孔拉德亲王派出来寻找埃米娜伯爵夫人的。

保尔很清楚，他的计策要是超过了这非常有限的时间，就没有任何希望成功了。争取到的每一秒钟，其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因为贝尔纳正在利用这个时间从他那方面采取行动对付隧道前面的第六个哨兵，然后带着孔拉德亲王逃走。也许，这个哨兵也正要来这儿……或者贝尔纳没有动用手枪就摆脱了这个哨兵，因而也就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

保尔的声音越来越高，作了一些含混不清的解释；这个士官因为什么也听不明白而生气了。这时，那边响了一枪，接着又响了两枪。

士官当时犹豫了一下，因为他还不大清楚这枪声来自何处，士兵们放下保尔，倾听着动静。保尔趁机也混到他们之中，趁天黑他们还没明白过来就往前走，拐了第一个弯后，他就开始跑起来，几个箭步就到了木板屋。

他一眼就看见在离他三十步开外的隧道口的前面，贝尔纳正在同孔拉德亲王搏斗，后者试图逃跑。在他们附近，一名哨兵在地上拖着身子往前移，由于疼痛而哼哼直叫。

他心里已经非常明确该怎么办。帮助贝尔纳、和他一起逃走的想法只不过是异想天开，因为敌人肯定要追击，无论如何，孔拉德亲王都会被他们救走的。不，不能这样做，最重要的是阻止哨所里的哨兵一拥而上。他们的影子已经出现在通道口了，另外重要的是使贝尔纳能够制服亲王。

他把半个身子隐藏在木板屋后面，用手枪对准他们高声喊道：

“站住！”

士官没有理会，径直走进被灯光照亮的地方。保尔开枪了，德国人倒了下去，只是受了伤，他开始近乎疯狂地命令道：

“上，从上面跳过去！上，一群胆小鬼！”

士兵们不敢向前。保尔从他们在木板屋附近搭起的枪架中抓起一支步枪；一边向他们瞄准，一边向后看了一眼，他看见贝尔纳已经制服了孔拉德

亲王，正拖着他往隧道深处走。

“现在最重要的是坚持五分钟，”保尔想着，“以使贝尔纳尽可能地走远一些。”

这时候，他非常镇静，以致他可以根据自己脉搏的正常跳动来一分一分地计算时间。

“上！从上面跳过去！上！”士官不停地叫喊着。

毫无疑问，这位士官虽然辨认不出孔拉德亲王，但他辨认出了是两名逃跑者的身影。

他跪在地上用手枪朝保尔开了一枪。保尔一颗子弹打断了他一条胳膊。但士官叫得更凶了：

“上！有两人从隧道溜走了！上！援军到了！”

兵营里的六名士兵听到枪声后赶来了。最后进入木板屋的保尔砸碎天窗的玻璃，一连开了三枪。士兵们开始隐藏起来，可是另一些士兵到了，接受士官的命令后分散开来，保尔看到他们上了附近的斜坡，向他包抄过来，他又用步枪射击了几次，有什么用！作较长时间抵抗的希望已不复存在了。

然而，他顽强地坚持着，不停地射击，使敌人不能接近他，尽最大的可能争取多一点时间。他看出敌人包抄他的目的是去隧道追那两名逃亡者……

尽管困难越来越大，但他们仍坚定地坚守在这里。每过去一秒钟，他都感觉得到，意识到这每一秒钟都是非常宝贵的。因为每一秒钟都在拉长着贝尔纳和敌人之间的距离啊！

三名士兵向隧道张开的大口猛冲过去，接着是四名、五名士兵向隧道口猛冲过去。

此外，子弹开始像雨点一般倾泻到木板屋。

保尔计算着：

“贝尔纳大概已在隧道六七百米远的深处了。追过去的三名士兵在隧道内五十米远的地方……现在大概到了七十五米远的深处。一切顺利。”

这时，一大群德国人一个挨着一个地向木板屋拥过来。显然，他们不认为这屋里只有保尔一个人，因此，他们的援军增加了数倍。这次只好投降了。

“是时候了，”保尔想着，“贝尔纳已经走出危险区了。”

他突然冲向那仪表柜。仪表柜里有操纵杆，它们和在隧道里设置的炮眼一一对应。他用枪托一下把玻璃砸得粉碎，拉下第一个手柄，接着又拉下第二个手柄。

大地好像在抖动，一声雷鸣般的巨响在隧道里滚动，回声震荡了很长时间。

贝尔纳·唐德维尔和企图追击他的人之间，路已被堵死了；贝尔纳可以不受干扰地把孔拉德亲王带回法国了。

保尔举着手，走出了这木板屋，一边高兴喊着。

已经有十名士兵包围了他，一名指挥他们的军官疯狂地吼着：

“把他毙了！……马上毙了他！……马上毙了他……把他毙了！……”

七 战胜者的原则

不管他们如何野蛮地对待他，保尔都没有作任何反抗。当他们用力把他按在那垂直的峭壁上时，他心里仍在计算：

根据计算可以肯定，两声爆炸是在距离隧道口三百米和四百米的距离内发生的。因此，我也可以肯定贝尔纳和孔拉德亲王已经到了那边；而追赶他们的人还在这边。因此，一切都是最完善的了。

他温顺而得意地服从处决他的一切准备工作。负责执行死刑的十二名士兵，在强烈的电灯光下排成一列；现在只等待一声令下了。在战斗打响的时候负伤的士官，步履艰难地走到他面前，牙齿咬得咯咯响：“应该马上枪毙他！……应该马上枪毙！……该死的法国人……”

保尔笑着回答说：

“不，不，不会这么快就枪毙我的。”

“应该马上枪毙他，”另外一人又重复着士官的话。

“唉！怎么搞的！他等什么？”

中尉在隧道口作了一次快速的调查。猛然冲入隧道的士兵跑着回来了，由于爆炸释放的瓦斯，他们都差点窒息而死。至于贝尔纳要摆脱的那个哨兵，流血过多，他们不得不放弃从他那里获取新的情况。

就是在这个时候从兵营送来了消息。他们刚刚从别墅派来的一位通讯兵口里得悉，孔拉德亲王已失踪，为此要求军官们加强各哨所的警戒力量，严加守卫，特别是隧道周围地区。

保尔当然已预计到了这样的牵制作用，其他牵制作用，这些将推迟他死刑的执行时间。天开始亮了，他在猜想：孔拉德亲王因为烂醉如泥，所以被留在他的卧室里；他的一个仆人可能奉命照看他，这个仆人后来发现门被关着，所以就报了警。因此立即开始寻找亲王。

但使保尔感到惊奇的是他们竟一点也没有怀疑有人通过隧道绑架亲王。昏迷不醒的哨兵不能说话；士兵们从远处看见的两名逃跑者中，其中的一个拖着另一个，他们根本就没弄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总之，他们认为亲王被暗杀了。攻击亲王的人可能把他的尸体扔进采石场的某个角落里，然后就逃走了。他们中的两个终于逃脱，第三个则被他们抓住了。他一分钟也没有停止思考，现在又有了一个新的行动，这个行动之勇敢一般人不敢想象。

不管怎样，在没有预先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还没有向上面报告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处决保尔的。

他们把他送到别墅，在那里先把他身上的那件德国军大衣脱了下来，接着又仔细地搜了身。最后把他关进了一个房间，由四名精壮士兵把守看护。

他在那里呆了几个小时，打了几个小时的盹儿。他得到这种休息机会说不出的高兴，他太需要休息了！此外这几个小时的休息非常安静，没有人打扰。因为卡尔已死，埃米娜伯爵夫人不在别墅，伊丽莎白受到保护，只好寄希望于事态的正常发展了。

十点左右，他接待了一位将军的来访。将军询问他，没有得到任何令人满意的回答。将军开始生气了，但尚有节制。保尔从这种态度中悟出了这是属于一种对重要罪犯的尊重。

“一切都顺利，”保尔自言自语地说，“这次来访只是一个步骤，它向我预示着下面要来的将是一位更严肃，带有像一个全权代表那样性质的大

使。”

根据这位将军的谈话，他了解到，他们在继续寻找孔拉德亲王的尸体。此外，他们把寻找尸体的范围扩大到围墙以外的地方。因为他们发现了被保尔和贝尔纳关押在车库里的那个司机，随后又得到了这个司机提供的情况；另外，岗哨也发现了这部汽车从别墅开出后又返回来的情况。就是这些使得调查范围奇怪地扩大了。

中午，他们为保尔准备了丰盛的午餐。重视的程度提高了，还上了啤酒和咖啡。

“我也许会被枪毙，”他思索着，“但必须符合司法程序；而且在下述一些问题弄清之前不会枪毙我的：要枪毙的这个神秘人物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要作这次冒险？他得到了什么样的结果？然而，只有我才能提供情况，回答这些问题。因此……”

他如此强烈地感到了他所处地位的有利，同时也非常强烈地感到敌人不得不违心地在促进他计划的成功。所以在一小时后，他被带进别墅的一间小客厅，面对面地和两位穿着非常考究的人呆在一起；他们让人再次搜了他的身，又非常小心地把他捆绑起来。对发生的这一切都在他意料之中，无任何惊奇的感觉。

“这至少，”他寻思着，“这至少是有劳德国皇帝的掌玺大臣为我而大驾光临了……除非……”

鉴于当时的局势，在他思想上不可能不预料到将会有比掌玺大臣权势更大的人物出面干预。当他听到一辆汽车停在别墅的窗子下面，当他看到两位穿着考究的人员局促不安的神情时，他就确信他的考虑和预料明显地被证实了。

一切准备就绪。甚至这位大人物还没有露面，这两个人就已经摆出了一副军人的架势，士兵们一个个挺得笔直，活像人体模型。

门打开了，他像一阵风似的进来了，只听到马刀和马刺撞击的丁当声。就这样走进来的这个人立刻给人以急急忙忙、焦虑不安、动身在即的印象。他来做的事情，只能用有限的几分钟来完成。

他作了一个手势，在场的人一律回避。

皇帝和法国军官面对面地呆在那里。

接着，皇帝以愤怒的嗓音说：

“你是什么人？你来这里干什么？你的同谋在哪里？你根据谁的指示行事？”

在他身上，很难找到他在照片上或报刊画面上出现的那种形象了，人老多了，现在的那张脸暗黄、憔悴并布满皱纹。

保尔恨啊！恨得全身发抖，这既是想到他个人的痛苦而激发出来的私人仇恨，又是他对这最大的罪犯的厌恶和鄙视所引起的仇恨。尽管保尔决意做到行为不失礼节和说话不冒昧，但是他仍这样回答说：

“先给我松绑！”

皇帝惊了一下，这肯定是他第一次听到别人用这样的口气和他说话。他嚷了起来：

“但是你忘了一点，只要我一句话，就可以把你毙了！你敢这样放肆！竟提出了条件！……”

保尔保持沉默。皇帝来回走着，手握着拖在地毯上的马刀刀柄。他两次

停下来瞧着保尔，因为保尔连眉头都不皱一下，所以他又更加气愤地走开了。他突然按了一下电铃。

“给他松绑！”他向听到铃声急急忙忙赶来的人命令道。

保尔从这些绳索中解脱出来后，站了起来，像一个士兵在上级面前那样，校正了自己的姿势。

房子里的人第二次回避，国王向保尔走过来，他和保尔之间隔着的唯一防御物就是一张桌子。这时，他问道，声音仍然严峻：

“孔拉德亲王呢？”

保尔回答说：

“孔拉德亲王没有死，陛下。他现在身体很好。”

“啊！”德国皇帝说，他明显地松了一口气。他仍避免涉及问题的实质，接着又说：

“这一点也不能改变你那些事情的性质：侵略、间谍活动……杀害我一个最优秀的仆人还没有计算在内。”

“间谍卡尔，是吗？先生。我杀了他，仅仅是为了自卫。”

“但是，是你杀了他？因此考虑到这次凶杀和其他行为，就必须枪毙你。”

“不，陛下。孔拉德亲王活着，就保证了我的生命没有危险。”

皇帝耸了耸肩膀。

“只要孔拉德亲王还活着，我们就可以找到他。”

“不，陛下。你们将找不到他。”

“在德国没有一个地方能够让他逃得过我们的搜寻。”他一边用拳头敲打，一边斩钉截铁地说。

“孔拉德亲王不在德国，陛下。”

“嗯？你说什么？”

“我是说孔拉德亲王不在德国，陛下。”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亲王在哪里？”

“在法国。”

“在法国！”

“是的，陛下。他现在在法国，住在奥纳坎城堡，我的朋友们看护着他。要是明晚六点，我还没有同我的朋友们会合，就将把孔拉德亲王交给军事当局。”

皇帝似乎惊得说不出话来，以致他的怒火一下被压了下去，他甚至都没有掩饰一下这次打击对自己的影响。如果他的儿子成了俘虏，为此引起的一切羞辱、一切嘲笑将会再次累及到他本人、他的王朝以及他的帝国。全世界一得悉这个消息，将会产生巨大的反响和轰动；敌人手中掌握这样一个个人质可以使他们的气焰更加嚣张。所有这一切已体现在他那忧伤的眼光里了，他的肩膀也似乎比别人矮了半截。

保尔感到了胜利的激动和快慰。他好像让战败者跪在面前求饶一样牢牢地控制了这个人。对峙中的力量平衡已被打破，非常明显地有利于他，以致德国皇帝抬起眼睛看着他，这就给保尔以取得了胜利的印象。

德国皇帝这时隐隐约约地看到了今晚上演的这场悲剧的主要线索：通过隧道到达这里，通过隧道绑架亲王，拉响地雷确保进攻者逃走。

然而这种冒险的不可思议的胆量使他感到吃惊。

他低声说：

“你究竟是谁？”

保尔的态度稍微缓和了点，不像刚才那样咄咄逼人。他把一只微微颤抖的手搁在把他们两人隔开的那张桌子上，严肃地说：

“十六年前，陛下……十六年前九月的一个黄昏，……”

“嗯！这是什么意思？……”皇帝说，这开场白使他愣住了。

“您向我提出了问题，陛下，我应该回答您。”

接着他以同样严肃的语气从头开始说：

“陛下，十六年前九月的一个黄昏，您由一个人……我一时想不出确切的词来……一个负责您的谍报机构的人领着您视察了埃布勒库尔至高维尼隧道工程。在您离开位于奥纳坎树林里那个小教堂的时候，您碰上了两个法国人，也就是父子俩……您还记得起来吗，陛下？当时天下着雨，……这次相遇使您非常不高兴，您生气了。十分钟后，陪同您的那位妇人又回来了，想把其中的一个法国人，也就是父亲带到德国领土，其借口就是因为碰见了您。这个法国人拒绝服从，那个女人当着他儿子的面杀害了他。他叫德尔罗兹，也就是我的父亲。”

德国皇帝听着他的叙述，越来越感到惊愕。保尔认为他的脸色还藏着更多的烦恼。然而，在保尔的目光下他仍保持着平静。在他看来，这位德尔罗兹先生的死只是一桩无足轻重的事件，这样的小事件对于一国之君来说如同过眼烟云，他还想得起来吗？

他对于这桩肯定不是他下令犯下的凶杀案拒绝表示看法；但是他对凶手的纵容使他成了这次凶杀案的同谋。在沉默了一会儿后，他只是随口说出了几句话：

“埃米娜伯爵夫人对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她只对她自己负责任，”保尔指出，“她国家的司法机构不愿意人们对她进行指责。”

皇帝耸了耸肩，他不屑讨论德国道德和高层政策问题。他看了一下表，报了时，并告知说，几分钟之后他就要走了，他向保尔转过身来。

“因此，”他说，“是为了你父亲的死复仇才绑架孔拉德亲王的吗？”

“不是，陛下，这是埃米娜伯爵夫人和我之间的事；但是我还有另外一件事要同孔拉德亲王解决。孔拉德亲王在奥纳坎城堡小住期间，殷勤地追求过当时住在这座城堡里的一位年轻妇女。遭到她拒绝后，亲王把她作为女俘带到了这里，也就是这座别墅里。这位年轻妇女就是我的妻子，我来这里是为了找她。”

从皇帝的态度看，很明显他对这件事一无所知，另外他儿子的放荡行为已搞得他心烦意乱。

“你有把握吗？”他说，“这个女人在这里？”

“昨晚她还在这里，陛下。但埃米娜伯爵夫人决心要干掉她，把我妻子秘密交给间谍卡尔，并指使卡尔把这不幸的人藏在一个孔拉德亲王找不到的地方，然后毒死她。”

“谎言！十足的谎言！”皇帝大声说。

“这就是埃米娜伯爵夫人交给间谍卡尔的毒药瓶子。”“那么后来呢？后来呢？”德国皇帝生气问道。

“后来怎么啦，陛下？后来间谍卡尔死了。因为我不知道我妻子现在何

处，我就回到这里来了，当时孔拉德亲王正在睡觉。我和我的一个朋友把他从卧室里扶下楼，并通过隧道把他送到了法国。”

“这件事是你干的？”

“是我干的，陛下。”

“你可能要求以你妻子的自由来交换孔拉德亲王的自由吗？”“是的，陛下。”

“但是，”皇帝叫喊着，“我不知道她在哪里，我！”“她在埃米娜伯爵夫人的一个城堡里。请您想一想，陛下！……汽车几小时就可以到这个城堡，所以它可能位于离这里一百五十公里或最多两百公里的地方。”

不爱多说话的皇帝不耐烦地轻轻用刀柄敲打着桌子。

“这就是你的全部要求吗？”他说。

“不，陛下。”

“还有什么？”

“释放二十名法国俘虏，法国部队司令官将军已把名单交给了我。”

这次，皇帝蓦地站了起来。

“你疯了！二十名俘虏，也许有军官、军长、将军呢！”

“名单里也有普通士兵，陛下。”

皇帝不听他说，狂怒之下一切举动都失去了常态，讲话前言不搭后语，一切手势无任何意义。这个地位低微的法国中尉，一名俘虏，然而说起话来，俨然是个主子；接受他的条件，这种想法对他来说也许是非常不愉快的事情。本来应该惩罚这个傲慢的敌人，现在非但不能，而且还必须同他讨论问题，低三下四和屈尊俯就地接受他的建议！然而又该怎么办呢？目前还没有得出任何结果。他的对手是一个甚至动用酷刑都不能使他弯腰的男子汉。

保尔继续说：

“陛下，用我妻子的自由交换孔拉德亲王的自由，这个交换确实太不对等了。我妻子或者作俘虏或者恢复自由，这对您来说重要吗？不，这并不重要。因此释放孔拉德亲王应该属于一种能证明这种释放的合法性的对等的交换，这种要求是公正的。……二十名法国俘虏，这并不太……此外，这件事没有必要公开，法国俘虏将一个地回到法国，您如果愿意，还可交换同样级别的德国俘虏……以致……”

这些很容易通融的话中包含着多大的讥讽啊！这番话的用意只不过是为了减轻一点失败者的苦涩味，表面看是一种让步，暗地里却是给帝王傲气狠狠地一击。保尔体味着这段时间的感觉，他仿佛觉得，这个人尽量不使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但却给精神上带来非常巨大的折磨和痛苦；另外他可能还有伤脑筋的事，比如说看到自己宏大的计划在流产，又比如说，感到自己在命运的重压下已经垮了……

“干吧！”保尔沉思着，“他们已在我身上报仇了，可我的复仇才刚刚开始。”

投降在即。皇帝说：

“再看看吧……我将下达命令。”

保尔提出异议：

“再等下去是危险的，陛下。孔拉德亲王被俘一事将会在法国见诸报端。”

“好，”皇帝说，“把孔拉德亲王带回来，当天你的妻子就将回到你的

身边。”

但保尔是冷酷无情的，他要求他们完全信任他。

“陛下，我认为事情不应该这样解决。我妻子目前处于最危险的境况之中，她的生命已是朝不保夕。我要求立即把我送到她的身边，今天晚上，她和我就去法国。今晚我们必须到达法国。”

他又重复说了一次，口气十分坚定，他补充说：

“至于法国俘虏，陛下，他们的移交将由您提出的条件进行。请看，这就是俘虏名单及他们被拘禁的地点。”

保尔拿着一支铅笔和一张纸。他的话一结束，皇帝就从他手里夺过那张名单，他的脸立刻抽搐起来了。可以这样说，名单中的每个名字都使他感到吃惊。他把那张纸揉成一团，好像他决心要撕毁整个协议似的。

但是，他反对了一阵之后，突然焦急不安地了结了这件恼人的事。他猛地连续按了三下电铃。

一位副官急忙走了进来，笔挺笔直地站立在他的前面。

接着他下令道：

“用汽车送德尔罗兹中尉去希尔登赛姆城堡，然后请你把他和他的妻子从那里带回埃布勒库尔的前沿哨所。一个星期后，请你在我们防线的同一地点会见他。届时，他将由孔拉德亲王陪同，你将由二十名法国俘虏陪同，俘虏的名字也写在这个名单上了。交换将秘密进行，具体事宜由你和德尔罗兹中尉一起决定。情况由你单独面呈。”

这是作为皇帝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以一种断断续续但具有权威性的声音定下来的。这些措施是皇帝本人没有受任何压力的情况下根据皇帝的意志采取的。

他这样解决了这个事件之后，昂着头，带着马刀和马刺的丁当声走了。

“他的功劳簿上又记上了一笔，多么华而不实的人物！”保尔想着。他忍不住笑了起来，引起了副官极大的愤慨。

他听到皇帝的汽车发动了。

会谈历时不到十分钟。

一会儿之后，保尔自己也走了，乘车前往希尔登赛姆城堡。

愉快的旅行！保尔以无比喜悦的心情完成了这次旅行！最后他达到了。以前每次冒险带来的经常是最残酷的失望。而这次，却完全不同了。这次冒险之后，有合乎逻辑的结局，也有对他付出的努力所给予的回报。他心里也不会掠过那种不安的阴影了。有些胜利，包括他刚刚取得的对皇帝的胜利，伴随它们而来的总是要忍受各种障碍和困难。伊丽莎白在希尔登赛姆城堡，他正在奔赴途中，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的了。

在阳光的照耀下，他似乎辨认出了昨夜隐藏在夜色之中的景物，啊！这样的一个村庄，这样的市镇，沿着这样一条河……他看着一个接一个小树林，还看到了他和间谍卡尔在附近搏斗过的那条沟。

几乎不需要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俯视那座希尔登赛姆封建堡垒的小山岗了。这座堡垒的前面是宽阔的壕沟，一座吊桥跨越壕沟之上。疑心重重的门卫出来了，但是军官的几句话，就让他打开了城堡的大门。

两名仆人从城堡里赶来了，保尔询问之下，他们回答说，法国妇女在池塘边散步。

他请人给自己指了指路并对军官说：

“我一个人去，我们很快就走。”

刚刚下过雨，冬天那穿过厚厚云层的暗淡阳光照耀着草地树丛。保尔走过暖房，又跨过一道人工岩石，一股很细很细的瀑布式的水流从岩石中泻出，在一片黑色冷杉环抱的空间内形成了一个宽阔的池塘，几只天鹅和野鸭在水面上游玩嬉戏，使这里的气氛变得轻松活泼。

在这池塘的一端，有一块台地，几尊塑像和几条石凳点缀其间。

伊丽莎白就在那里。

一种说不出的激动使保尔心烦意乱。自战争的前夜以来，对他来说，就已经失去了伊丽莎白。从那一天起，她就遭受了最可怕痛苦。她之所以蒙受这么大的痛苦，唯一的原因是她要使自己在她丈夫眼里成为一个无可指责的妻子，一个无可非议的母亲的女儿。

他就要在这样一个时候与她重逢：也许还不能够排除对埃米娜伯爵夫人的指责；另外，伊丽莎白本人，因为最近出现在孔拉德亲王的晚宴上，使保尔心里产生了很大的愤怒情绪。

不过，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现在他看到了离他二十步开外的他心爱的妻子，这一切都不重要了！孔拉德亲王的下流无耻，埃米娜伯爵夫人的一切罪行，这两个女人之间可能存在的亲缘关系，过去保尔坚持的一切斗争，一切焦虑，一切反感情绪，他的一切恨……都不重要了！他现在注意的只是她过去洒下的眼泪，他看到的只是她那消瘦的在冬天微风中微微抖动的身影。

他向伊丽莎白走过去，踩在小路的卵石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年轻女人回头看了看。

她没有作任何表示。他看到了她的眼光后明白了她的确是没有看他。然而在她看来，他是一个突然从幻梦中出现的幽灵，这种幽灵经常在她那神思恍惚的眼前游来游去。

他甚至只向他微笑了一下，笑容是那么悲切，保尔一下抓住了她的手，差不多跪在她的面前。

“伊丽莎白……伊丽莎白……”他结结巴巴地说。

于是她重新站直了身子，把他的手拿到自己的胸口上，她的脸色比昨晚呆在孔拉德和埃米娜伯爵夫人中间的脸色还要苍白。现实明明白白地出现在她头脑里，而且也明明白白地摆在她面前，这次她看保尔了！

他匆忙走过去，因为他感到她快要倒下去了。但她勉强做了自己不愿做的事，把手伸了出去，以阻止他不再往前走，她仔细打量着他，好像她要看透他的内心深处，想知道他在想什么。

保尔满怀着爱，心突突直跳，他不再往前走了。

她低声地说：

“啊！我感到你爱我……你没有停止过爱我……现在我相信这点了。”

然而，她一直伸着手作为一种障碍，他本人呢，也没有力图往前挪动自己的身体。他们的全部生活、他们的全部幸福都体现在他们的目光中，他们那发狂的目光互相交织在一起，她继续说：

“他们告诉我你已被俘。这是真的吗？我是怎样地哀求他们把我送到你的身边！我是多么低三下四啊！我不得和我们一起进餐，听他们的笑话而发出笑声，戴他们强迫给我的珍珠项链。我之所以做这一切事情，是为了见到你！……然而，他们经常许诺……接着……最后，昨天晚上他们把我一直带到了这里。我曾认为他们又一次愚弄了我……或者这是一口新的陷阱……或者他们最后决定要杀掉我……接着就是你来了……你来了……你，我亲爱的保尔！……”

她用两手捧着他的脸，突然又感到失望了：

“但你不会再走吧？仅仅呆到明天，不是吗？他们不会再从我这里把你夺走吧？不会这样几分钟之后就把你重新从我身边夺走吧？你留下来，是吗？啊！保尔，我再也没有勇气了……不要再离开我……”

她看到他一直在微笑着，感到非常惊奇。

“你怎么啦，天啊？你看来真高兴！”

他开始笑了起来，这次，他不容分说地把她抱过来，紧贴着自己的身子，吻着她的头发、她的前额、她的面颊和嘴唇。他说：

“我笑，是因为除了笑和拥抱你之外，没有其他事情可做；我笑，也是因为我想象了许多荒唐的事情……对，你想想，昨晚那顿晚餐……我从远处看见你，我当时好痛苦啊！……我指责你，到底指责你什么，我现在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你看，该有多蠢啊！”

她不理解他为什么高兴，所以又重复刚才说的话：

“你真高兴！你怎么会那么高兴呢？”

“我没有任何理由不高兴。”保尔还是一边笑着一边说。

“哦！你想想……我们是在比亚特里德家族所蒙受的灾难还要痛苦的情况下重逢的。现在我们在一起了，没有什么东西会再把我们分开了，你难道不希望我高兴吗？”

“那么，没有什么东西会再把我们分开了吗？”她惶惶不安地说。

“当然，难道这很奇怪吗？”

“你留下和我在一起？我们将在这里生活？”

“啊！不是……眼下有一个主意！你快去收拾东西准备动身，我们一起走。”

“去哪里？”

“去哪里？去法国。一切都考虑成熟了，还只有在那里，我们才会感到

自由自在。”

见她惊愕地看着他，他便对她说：

“走吧，咱们赶紧走。汽车在等我们，我已答应贝尔纳……对，你的弟弟贝尔纳，我已经答应他，我们将在今天夜里会面，……你准备好了吗？唉！为什么神色这么惊慌？你需要解释吗？但是，我最亲爱的，我们得花好多好多小时来相互解释啊！你曾使亲王神魂颠倒……而后你被枪杀……而后……而后……最后，怎么！难道要我请求你支持，请求你协助，才能使你跟着我吗？”

她突然明白了他在认真地同她说话，眼睛一边盯着他一边说：

“这是真的吗？我们自由了？”

“完全自由了。”

“我们现在回法国？”

“直接回法国。”

“我们不再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这时，她的精神才一下子轻松下来。现在轮到她笑了，她开始笑起来了，笑得那样开心，甚至连儿时的稚气都淋漓尽致地尽情表现出来了。她差一点唱了起来，她几乎跳了起来。她的眼泪滚滚直流，结结巴巴地说：

“自由了！……一切都过去了！……我痛苦吗？……不……哦！你知道我被枪毙过吗？……我向你保证我是被枪毙过，这并不可怕……我将向你叙说这件事，还有好多其他事情！……你也一样，你将向我叙说……然而，你是如何成功的？那么你比他们勇敢吗？……比不可言喻的孔拉德亲王勇敢吗？比皇帝勇敢吗？天啊！这真是太奇怪了！这真是太滑稽了！……”

她没有再继续说下去，突然使劲抓住保尔的胳膊：

“咱们走吧，我亲爱的。在这里再多呆一秒钟都是荒唐的！这些人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他们是一些骗子，他们是一些罪犯。咱们走吧……咱们走吧……”

他们走了。

他们的行程很顺利。晚上到达埃布勒库尔前方防线。

拥有全权的副官，先叫人打开了一部反射器，他命令必须摇着白旗，他本人领着伊丽莎白和保尔交给已经到达交换现场的法国军官。

法国军官向后方勤务部门打了电话，即刻派来了一辆汽车。

九点钟，伊丽莎白和保尔停在奥纳坎栅栏前面，保尔请人叫来了贝尔纳。他是来接贝尔纳的。

“是你啊！贝尔纳？”他对贝尔纳说，“听我说，我们尽量长话短说。我把伊丽莎白带回来了。对，她在汽车里。我们现在去高维尼，你和我们一块儿去。现在我去取我的手提箱和你的手提箱，同时你去下达必要的命令，要求严密监视好孔拉德亲王。他现在很安全，是吗？”

“是的。”

“那么咱们就赶紧办吧。重要的是要去见一个女人。昨天晚上，当她进入隧道的时候，你见过她。既然她在法国，我们就要追捕她。”

“保尔，难道你不相信我们回到隧道，寻找通向高维尼郊区的那个地方，就可以找到她的踪迹吗？”

“没有时间了。我们现处在斗争期间，必须日夜兼程。”

“哦，保尔，既然伊丽莎白得救了，那么，斗争也该结束了。”

“只要这个女人还活着，斗争就不会完结。”

“这个女人究竟是谁呢？”

保尔没有回答。

……十点，他们三人在高维尼车站前面下了车。没有火车了，大家都睡了。保尔毫不气馁，他又跑到军事哨所，叫醒了值班的军士，请来了站长，又请来了车站里的办事员，经过仔细调查后，他终于弄清楚了，本星期一上午，一个女人买了一张去蒂厄里城堡的车票，她持有写着昂托楠夫人这个名字的合法安全通行证。此外，没有其他女人是独自一人从这里出发的。她穿一件红十字会的制服，她的体貌特征，比如说身高和脸面，与埃米娜伯爵夫人相似。

“这个人肯定是她，”保尔说。这时，他、伊丽莎白和贝尔纳已在附近的一家旅馆里安顿好，准备在那里过夜。“这个人肯定是她。她只能从那里离开高维尼，明天早晨，也就是星期二，我们也将在她离开的同一时间里从那里出发。我希望她来不及执行把她带到法国来的那个计划。无论如何，这次对我们来说是仅有的一个机会了。我们要把握住这个机会。”

当时，贝尔纳又重复问道：

“她究竟是谁？”

他回答说：

“她是谁？伊丽莎白会告诉你。现在我们还有一个小时，我们现在对某些问题再作些说明。然后，我们就休息，这对我们三人来说都是需要的。”

第二天，他们启程了。

保尔的信心是坚定的。尽管他对埃米娜伯爵夫人的意图一无所知，但他坚信一切将会很顺利。事实上，他们好几次得到证据，一名独自乘坐一等车厢旅行的红十字会护士总是比他们先一天在相同的车站过夜。

黄昏时分，他们在蒂厄里城堡站下了车。保尔了解情况后得悉，前一天晚上，等在车站前面的红十字会的一辆汽车把她接走了。人们在检查这辆车子的证件时，得知它是属于苏瓦松后方一个野战医院的车子，但人们无法明确这家野战医院的确切地点。

这些情况对保尔来说已经足够了。苏瓦松，那里是战斗的前线。

“咱们走吧，”他说。

他拥有总司令签发的命令，因此他有一切必要的权力，有权征用车辆，有权进入战斗地区。在吃晚饭的时候，他们到达了苏瓦松。

苏瓦松的郊区，由于遭到轰炸和破坏，现在已是一片荒凉。城市本身大部分的城区已被废弃。但是随着他们接近市中心，街上也可见到几分热闹的景象。一些部队急促地从市中心穿过，大炮和辎重车辆由套车的牲口拉着，飞快地驶过街区。在人们告诉他们的大广场那家旅馆里，住着一些军官，里面吵闹声阵阵传出，人员来来往往，好像有些混乱。

保尔和贝尔纳向别人打听情况。人们回答他们说，几天以来从埃斯纳河的另一边向苏瓦松对面的山坡发动了攻击并取得了成功。前两天，法国轻装步兵营和摩洛哥兵营夺取了 132 山嘴。前一天，还保持着夺取的阵地，并一举占领了克鲁伊峭峰的战壕。

然而，昨天夜里，正当敌人猛烈地进行反攻时，发生了一起相当奇怪的事情。由于大量降雨，埃斯纳河河水上涨，泛滥成灾，把维纳夫和苏瓦松两

处所有的桥都冲垮了。

埃斯纳河的洪水属于正常情况下的洪水，但是不管洪水如何厉害，却并不能解释所有的桥断裂的原因。这些桥同时断裂正好同德国人的反攻时间巧合在一起；另外，它似乎是被人用一些可疑的方法破坏的。人们正试图弄清楚这一点。这两个地区的桥被毁，使得派增援部队去前线几乎不可能了，因而使法国部队的局势变得复杂化了。人们在 132 山嘴上坚守一整天了，但是相当艰苦，伤亡很大。目前正在将一部分炮兵集中到埃斯纳河的右岸。

保尔和贝尔纳没有任何怀疑，在这一切事件中，都有埃米娜伯爵夫人插手的迹象。所有桥梁的断裂，德国人的进攻，这两件大事都是在她到达的当天晚上发生的，这又怎能不相信这些事件就是她一手炮制的一项计划的结果呢。他们准备在大雨使埃斯纳河河水上涨时执行这项计划，这就证明了伯爵夫人和敌人参谋部进行了合作。

此外，保尔还想起了她在孔拉德亲王别墅台阶前面和间谍卡尔的一段谈话：

“我去法国……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天气有利，参谋部已通知我……因此，明天晚上我将在法国……只需作最后的工作了。”

最后的工作，她已做了。所有的桥经过间谍卡尔或经由她豢养的特务煞费苦心的工作全部垮掉了。

“很明显，就是她，”贝尔纳说，“那么，如果是她，为什么你神色不安？相反你应该高兴。因为现在我们只要情况发展正常就肯定可以追捕到她了。”

“是的，但我们能及时追捕到她吗？在她同卡尔的谈话中，她还说到了另外一种威胁，我认为比前面那种情况还更严重得多。我也向你引述过她这段讲话的内容：‘现在转运了，我们不走运。如果我们成功，那一系列倒霉的事将到此结束。’当她的同谋问她是否得到皇帝的同意时，她回答说：‘没有这个必要，这都是属于那些我们不能说的事情。’贝尔纳，你清楚了吧，这肯定不是指德国人的进攻，也不是指桥梁的断裂。”

“这些都是明摆着的事情，皇帝都是知道的。”

“不，这是指另外的事情，这件事大概会和一些事件巧合在一起……这个女人不可能认为让部队向前推进一两公里就一下子能够结束她称之为倒霉的一系列事件。那么，是什么呢？会发生什么呢？我不知道。这就是我不安的理由。”

整整这一夜，以及十三日（星期三）整个这一天，保尔都用来到城市街头巷尾或去埃斯纳河沿岸进行调查。他和军事当局取得了联系，一些军官和士兵也和他一起寻找，他们搜索了好几栋房子，询问了好些当地居民。

贝尔纳主动提出愿意陪着他，但他坚决不同意。他说：

“不，的确这个女人不认识你，但不应该让她看到你姐姐。因此，我要求你和伊丽莎白呆在一起，不让她出去，要时刻照看她，一步也别离开她。因为我们是在和最可怕的敌人打交道。”

这一天里，姐弟俩时刻都在一起，他们只能隔着窗玻璃向外张望。保尔匆忙回来吃完饭又走了。一想到有希望，他就非常激动。

“她在这里，”他说，“她不得不在汽车里陪同她的那些人一样，去掉护士的伪装，她蜷缩着身子躲在一个洞子里面，就像蛛网后面的蜘蛛一样。我看到她，手里拿着电话，向她那伙人发号施令。这伙人都像她一样藏在地

下或洞里，都像她一样，善于隐蔽自己。但是，她的计划，我开始看出来了，我比她要强，她自以为很安全。她的同谋卡尔之死，她一无所知；我同德国皇帝的会晤，她也一无所知；伊丽莎白被救出，我们现在在这里，她同样也不知道。这可恶的家伙，已是我的手中之物，我已经掌握住她了。”

然而，战斗的消息仍然没有朝好的方面变化。

左岸仍在继续撤退。克鲁伊峭峰上损失惨重，加上烂泥很深，使得摩洛哥人无法进攻。匆忙搭起来的一座浮桥又被水冲走了。

保尔在晚上六点又露面时，一滴血滴在了他的一只衣袖上，伊丽莎白看了感到害怕。

“这不要紧，”他笑着说，“我不小心擦伤了一点皮，我都不知道伤在哪里。”

“你的手，瞧你的手。你流血了！”

“不是，这不是我的血。放心吧，一切都平安无事。”

贝尔纳对他说：

“你知道吗？总司令是今天早晨到达苏瓦松的。”

“知道，看来……太好了，我想把女间谍及其同伙献给总司令，这将是一件很好的礼物啊！”

他又出去了一个小时，而后才回来，一个人用了晚餐。

“现在看来你的事情有把握了，”贝尔纳一边观察着一边说道。

“有把握了吗？这个女人是魔鬼的化身。”

“但你知道她的巢穴吗？”

“知道。”

“那你还等什么呢？”

“我等到九点。九点之前我休息。在这个时间之前一点叫醒我。”

夜里大炮在远处轰鸣。有时一发炮弹落在城里，发出巨大的爆裂声。城市里各部队来往不断。然后就是一片寂静，好像战争引起的一切声音都停止了。也许这寂静的时刻就是具有最可怕意义的时刻。

保尔自己醒来了。

他对妻子和贝尔纳说：

“你们知道，你们是参加远征，远征将是艰苦的。伊丽莎白，非常艰苦，你有把握坚持得下去吗？”

“行！保尔……但你自己呢？你脸色好苍白！”

“是的，”他说道，“我心里有点不安。一点也不是因为即将发生的事情使我不安……但是尽管采取了一切防范措施，直到最后一分钟我仍担心敌人会逃走。”

“然而……”

“啊，对了，如果稍有不慎或不巧使她提高了警觉，那一切就前功尽弃了……你要干什么，贝尔纳？”

“我在取我的手枪。”

“没必要。”

“什么！”年轻人说，“在你的这次出征中，我们可以不搏斗吗？”

保尔没有回答，按照他的习惯，他只在行动过程中或在行动完成之后才表明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九点钟敲到最后一下，他们就穿过大广场。周围一片黑暗，突然从一家

关闭的店铺里射出来一道划破黑暗的细细的光线。

他们在黑暗中感到在他们头顶上出现了大教堂那巨大的阴影。就在这大教堂前面的小广场上，一队士兵正在那里集合。

保尔用电筒光向他们照过去，然后对指挥这些士兵的人说：

“没有什么新情况吧，中士？”

“没有，我的中尉。没有任何人进这个屋子，也没任何人离开这个屋子。”

中士轻轻地打一个口哨，有两个人逐渐从他们周围的夜色中出现在街道中间，突然转弯向小广场那一队士兵跑去。

“没听见有什么响声吗？”

“没听见任何响声，中士。”

“百叶窗后面无任何灯光？”

“没见到任何灯光，中士。”

这时，保尔开始向前推进，其他人均按照他的指示跟在他后面，他们没有弄出一点响声；他果断地向前挪动着脚步，好像一个夜晚晚归的闲逛者返回自己家那样。

他们停在一栋小房子前面，夜色中他们刚刚能够辨认出这栋房子的底层，门开在三级台阶之上。保尔轻轻撞了四次，同时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把门打开了。

走进门厅，他又打开了自己的电筒，他的同伴们始终保持着不弄出任何一点响声。他朝门厅里的那面落地镜走过去。

他轻轻地把镜子敲了四下，然后按住镜子的一边，把它推了过去。原来这面镜子是用来掩盖通向地下室和楼梯口的，他从楼梯口立刻把灯光照了进去。

这大概就是一个信号，约定的第三个信号。因为很快从下面传来了一个声音，而且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但这声音嘶哑而且刺耳。

“是您吗，瓦尔特神父？”

行动的時刻到了，保尔没有回答，而有迅速冲下楼梯。

他到达的时候，正是一扇厚实的门要重新关闭、地下室的进口正要被堵住的那一瞬间。

他猛地一扳，……便进去了。

埃米娜伯爵夫人在里面，因光线昏暗，她一下动弹不得，犹豫不前。

接着，她突然跑向地下室的另一端，抓住桌子上的一把手枪，转过身来，进行射击。

只听到喀哒一声，但没有听到枪响。

她又射击了三次，三次都一样，没有听到枪响。

“坚持反抗下去是无益的，”保尔冷笑着说，“子弹都已退膛了。”

伯爵夫人疯狂地叫了起来，打开了桌子的抽屉，拿了另外一支手枪，一连开了四枪，也无任何枪响。

“现在无计可施了，”保尔笑着说，“那支手枪的子弹也退了膛。第二个抽屉里的那把手枪以及房子里所有的武器都一样卸下了子弹。”

见她惊愕地看着，对自己这样束手就擒感到吃惊，但又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于是向她打了个招呼并作了自我介绍。他仅仅用了这样几个字，这就意味着一切都明白了：

“保尔·德尔罗兹。”

九 豪亨左奈恩王族

虽然还不知道这地下室有多大，但给人的印象还是具有香槟地区常见的那种拱形大厅的气势。干净的墙壁，平整的地面，宜人的气温；一间凹室用来储放两个酒桶并用帘子遮隔起来。那里还陈设着一些椅子、凳子、家具、小地毯等。所有这一切形成了一个非常舒适的住所，同时也是为希望避人耳目的人准备的一处藏身之地。

保尔想起了伊塞河沿岸旧灯塔的废墟，想起了奥纳坎—埃布勒库尔隧道。因此斗争仍在地下进行。堑壕战和地雷战，间谍战和计谋战，这些都是既阴险又不体面的手段，甚至是犯罪。

保尔关掉了自己的灯，这样大厅就只由一盏悬吊在拱顶的煤油灯照明，光线模模糊糊。一个不透明的灯罩将灯光集中，在中间形成了一个白色的圆圈，只有他们两人在这白色圆圈的中央。

伊丽莎白和贝尔纳呆在后面灯光照不到的暗处。

中士和他的士兵没有露面，但是可以听到他们呆在楼梯下面弄出来的响声。

伯爵夫人站着不动，她的穿着和在孔拉德亲王别墅里进晚餐时的打扮一模一样。她的脸上，再也看不出恐惧，也看不出惊愕，更确切地说，她是在用力思考，好像她早就估计到情况一旦泄露会给她带来的后果似的。保尔·德尔罗兹？他这次攻击的目的是什么呢？也许他是继续在营救他的妻子。很明显，正是这一想法使埃米娜伯爵夫人的面部表情逐渐轻松下来。

她笑了。伊丽莎白已做了俘虏，关押在德国。这对她本人来说是多好的交换条件啊！至于她，她虽然已经落入敌人的陷阱，但她还能控制事态的发展。

贝尔纳根据保尔的示意向前挪动了一下，保尔对伯爵夫人说：“这是我的内弟。当赫尔曼少校被捆绑在船工屋里时，他也许见过他，同时也许见过我。但是尽管如此，埃米娜伯爵夫人，让我说得更明白些，唐德维尔伯爵夫人还是认得或者至少可以说忘记了她的儿子贝尔纳·唐德维尔。”

她现在似乎感到可以完全放心了。她脸上的神色仿佛表明她现在拥有相同的、或威力更大的武器与保尔进行战斗。因此，她在贝尔纳面前非但没有任何拘束不安，而且还以轻快的语调说：

“贝尔纳·唐德维尔非常像他的姐姐伊丽莎白。可惜啊，当前的情况使我无法见到她，伊丽莎白。三天前我们——也就是她和我以及孔拉德亲王还共进晚餐呢。孔拉德亲王非常喜欢伊丽莎白，这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她有魅力，又是那样可爱！实际上，我也非常爱她！”

保尔和贝尔纳作了一个相同的手势。要不是他们最终控制了自己的仇恨，他们准会按照相同的手势向伯爵夫人猛扑过去。保尔让他的内弟不要接近她，因为他已感到贝尔纳的愤怒情绪越来越大。同时，保尔以同样轻快的语调回敬了敌人的挑衅：

“是的，不错，我知道……我也在那里啦……我甚至都看到了亲王是怎样离开的。”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你的朋友卡尔在他的汽车里还给我安排了一个座位。”

“在他的汽车里面？”

“正是。我们一块儿动身去你的希尔登赛姆城堡……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住处，我有幸里里外外都参观了一遍……但是，如果把人送到那里小住，那就意味着危险，而且常常是必死无疑的了……因此……”

伯爵夫人越来越不安地瞧着他。他想说些什么呢？他是怎样知道这些事情的？

她也想吓唬他，以便识破敌人的用意，她以刺耳的嗓音说：

“的确，在那里小住或逗留常常是必死无疑的！那里的空气有害大家的身体。”

“是一种毒气……”

“正是这样。”

“你担心伊丽莎白吗？”

“当然担心。这可怜的小姑娘身体已经受到了损害，只有……我才会感到安稳和平静。”

“只有当她死了你才会感到安稳和平静，是吗？”

她停了几秒钟后才非常明确地回答，目的是让保尔完全明白她的话的含义：

“对，当她死了……除非她已经死了，时间不会拖得很长……”她说了这句话后，出现了长时间的沉默。在这个女人面前，保尔再一次强烈地感到非杀了她不可，必须报仇雪恨，这种情绪与上次完全相同。这次必须杀掉她。他的责任就是杀掉她，如果不这样，那就是犯罪。

伊丽莎白呆在暗处，站在后面三步远的地方。

保尔一句话也没说，慢慢地转过身来，举起手臂，按了一下手电筒的开关，并把电筒的光向年轻女人照过去，这样她的脸正好对着光。

保尔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绝没有想到它对埃米娜伯爵夫人产生了如此强烈的影响。像她这样的女人是不可能上当的，是不可能让自己被某种梦幻所愚弄的，是不可能让自己被某种替身骗局所蒙蔽的。不，这是不可能的。她当即就知道保尔已经救出了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就在这里，就站在她的面前。然而这桩大事是怎么做到的呢？伊丽莎白，她在三天前就把她交给卡尔处置……伊丽莎白，目前她应该死了，或者作为女俘被关进了由两百多万士兵防守、阻止人们接近的一座德国堡垒……。伊丽莎白还在那堡垒里吗？不到三天时间，她就逃脱了卡尔之手，接着又逃离希尔登赛姆城堡，最终穿过两百万德国人的防线了吗？

埃米娜伯爵夫人的脸都变形了，她把身前的桌子当作防御物，狂怒地把那紧握的拳头紧紧地贴在她的两颊上。她渐渐地明白了现在的形势，再也不能当儿戏了，再也不能挑衅了。这已不再是一次讨价还价的交易了。在她玩的这一局可怕的棋中，她一下子失去了所有赢的希望。她不得不听从战胜者的旨意，而战胜者就是保尔·德尔罗兹！

她说：

“你到底要怎么样？你的目的是什么？把我杀了？”

他耸了耸肩。

“我们不会杀你。在这里，你得接受审判。你应该受到的刑罚是经过法庭辩论之后判处的刑罚。在法庭辩论中，你可以为自己辩护。”

她由于惶惶不安而抖动了一下身子，接着抗议道：

“你们不是审判官……我表示抗议……你们没有这个权力。”

这时候，楼梯那边传来了一阵喧闹声。有人喊了一声：“立正！”
微微掩着的门几乎立即就被推开了，进来了三位穿着军大衣的军官。
保尔急忙迎上去，请他们坐在灯光照不到的那几把椅子上。
突然进来了第四位军官，保尔接待了他，把他安排坐在更远一点的边角上。

伊丽莎白和贝尔纳互相挨着站在那里。

保尔又往前挪了挪，靠桌子旁边站着，然后严肃地说：

“我们的确不是审判官，我们也不想使用一项不属于我们的权力，将对你进行审判的人，已经到了。我呢，我现在开始起诉。”

他讲这些话的时候，语调尖锐，话锋犀利，而且非常有力。

很快他就开始了起诉，态度坚定，他对即将宣读的起诉状的全部要点了如指掌，他宣读起诉状的语调既无仇恨的流露又无愤怒的发泄：

“你出生在希尔登赛姆城堡。你祖父是这座城堡的主人。在一八七一年战争之后，这城堡又移交给你父亲，你的名字确实叫埃米娜，是埃米娜·德·豪亨左奈恩。当时你父亲以豪亨左奈恩这个姓为荣，尽管他没有这个权力，但由于老皇帝对他表示了特别的恩宠，所以人们才对他这个姓未曾提出过异议。他作为上校参加了一八七一年的战争。在这次战争中他以出奇的残忍和贪婪而臭名昭著。装饰你们希尔登赛姆城堡的一切财富都是来自法国。更加厚颜无耻的是，每一个物品上面都有一个注解，注明这个物品是从哪里、哪个人手里抢来的，即物品的来源地点和物主的姓名。此外，在门厅里有一块大理石板，上面用金字刻着由德·豪亨左奈恩伯爵上校阁下令烧毁的法国村庄的名字。德国皇帝经常来这个城堡，每当他从这块大理石板前面走过时，都要表示敬意。”伯爵夫人漫不经心地听着。她大概认为这只是一般性的情况，她在等待着谈到她本人。

保尔继续说：

“你从你父亲那里继承过来两种观念，这两种观念支配着你的整个一生：一是对豪亨左奈恩王朝的过分的迷恋。好像是一种偶然的机遇，即皇帝，确切地说是国王短暂的恩宠使你父亲依附于这个王朝的；二是对我们法国的疯狂的仇恨。他感到最遗憾的是没有能够对这个国家造成足够的灾难。对王朝的迷恋使你长大成人之后，立即把这种迷恋集中到代表王朝的那个人身上，这种迷恋到了那样一个程度：以致在做了一段妄想登基称后的梦之后，你原谅了他的一切，甚至他的婚姻，甚至他的忘恩负义，而全心全意地委身于他。他把你嫁给了一位奥地利王子，这位王子莫名其妙地死了；后来又把你嫁给一位俄国王子，这位王子又是莫名其妙地死了。你到各地活动都是为了使你崇拜的那唯一的偶像强盛起来。当英国和德兰士瓦宣战的时候，你当时在德兰士瓦；当俄日战争爆发时，你也正在日本。你到哪里，哪里就发生灾难。你在维也纳的时候，鲁道夫王子被暗杀，你在贝尔格莱德的时候，亚历山大国王和德拉佳王后遭暗害。但我将不过多地强调你的外交……作用。现在我急于说的是你最喜欢的‘事业’，也就是你二十年来一直进行的反法‘事业’。”

她面容凶恶，似乎又显得有些得意的脸部肌肉在抽搐。确实如此，这是她喜爱的“事业”，她把搞邪门歪道的全部才智都用在在这个“事业”上了。

“甚至，”保尔纠正着自己的话说，“甚至我连你所领导的那庞大的准备工作 and 间谍工作也不在这里一一赘述了。在北方的一个村庄里，我在一个

钟楼顶上抓获了你一个同谋，他的武器是一把匕首，上面刻着你名字的头几个字母。所有这一切都是你策划、组织和实施的。我搜集的证据、你们联系的信件以及你自己写的信件都已提交给法庭了。但是我想特别说明的是你对奥纳坎城堡的那部分活动。此外，这部分占用的时间也不多，只谈几件相互联系着的命案，就这些。”

又是一阵沉默。埃米娜伯爵夫人以好奇和不安的心情倾听着保尔的陈述。保尔说道：

“还是在一八九四年，你曾建议皇帝挖一条埃布勒库尔——高维尼隧道。经过工程师们的研究后认为，这个‘巨人级’的工程只有取得并掌握了奥纳坎城堡之后才是可行的，将来也才可能发挥它的作用。这个城堡的主人当时身体很不好，所以人们在等待。因为主人的病一直拖着，你便来到了高维尼。八天后，他就死了。这是第一起人命案。”

“你在撒谎！你在撒谎！”伯爵夫人叫了起来，“你没有任何证据，我看你未必有证据。”

“城堡后来被拍卖的。这也是一件奇怪的事，没有作任何广告，可以这么说是秘密拍卖了。然而不愉快的事又发生了：你曾给其面授机宜的那位商人办事却是那样地莽撞，把这座城堡拍卖给唐德维尔伯爵了，他于次年就带着妻小来这里定居。

“因此，你大发雷霆，你感到不安，但最后还是决定开工，并在小教堂所在地点进行初步探查，那个时候，这个小教堂还处在这公园之外。皇帝从埃布勒库尔来过这里好几次。一天当皇帝从这个小教堂出来的时候被我父亲和我撞见并认出来。十分钟之后，你来和我父亲攀谈，结果我挨了毒打，我父亲倒下去了。这是你的第二桩罪行。”

“你在说谎！”伯爵夫人又一次大声嚷起来了，“这些都是十足的谎言！不是证据！”

“一个月以后，”保尔继续说，他一直很平静。“唐德维尔伯爵夫人因健康原因不得不开奥纳坎去法国南方。她在那里最后死在她丈夫的怀里，妻子的死引起唐德维尔先生那样讨厌奥纳坎，以致决定永远不回奥纳坎。

“这样你的计划很快就开始执行。城堡已经空出来了，必须在那里安家。怎么办呢？于是你收买了城堡的看守热罗默和他的妻子。对，你收买了他们，因此我受骗了。我，我相信了他们那诚实的脸和他们那充满善良的举止。这两个卑鄙的小人并不像他们所声称的那样是阿尔萨斯人，那只是他们的一种托词，他们是外国人。他们没有估计到他们背叛的后果，所以他们接受了你的收买。从那以后，你就呆在自己家里，但只要高兴，你就可以自由来往于奥纳坎和你家之间。热罗默根据你的指示行事，甚至对埃米娜伯爵夫人——即真正的埃米娜伯爵夫人的死都一直保守秘密。当你也称自己为埃米娜伯爵夫人的时候，没有任何人认识唐德维尔夫人。她已经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了，一切都做得非常顺利。”

“此外你的防范措施多，真是防之又防，慎之又慎。其中的一件，如同城堡看守及其妻子被收买这件事一样使我上了当，受了骗，这就是悬挂在唐德维尔伯爵夫人从前住过的那间小客厅里的她本人的肖像。你请人给自己画了一张同样大小的肖像，正好和像框相适合，还刻有伯爵夫人的名字。这张肖像就是你，打扮和她相同，穿着和发式同她一模一样。总之，你已变成了你一开始就有意显示和炫耀的那种人；在唐德维尔夫人生前，你就模仿她的

服饰，实际上从那时候起，你就已经乔装成埃米娜·唐德维尔伯爵夫人，至少你在奥纳坎逗留或小住的时候是这样。“只有一个危险，那就是唐德维尔先生有可能突然返回奥纳坎城堡。为有效地防备这件事，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犯罪。”因此，你就尽量去熟悉唐德维尔先生。这样才使你有可能监视他并和他通讯。然而发生了这样的事，是你过去没有想过的：这就是一种感情，一种像你这样一个女人身上意想不到的感情，一步一步地把你自己系在你选择作为牺牲品的男人身上。你当时从柏林将你自己的照片寄给唐德维尔先生。这张照片我已把它存放在卷宗里了。那时你希望让他同意跟你结婚，但是他看透了你的用意，从而避开了这件事，从此以后关系也就破裂了。”伯爵夫人皱了皱眉头，她在狞笑。人们觉得她蒙受了凌辱，怀恨在心。同时，她本人感到的丝毫不是耻辱，而是看到自己的生活在这淋漓致地被揭露，看到她那深深埋入黑暗的罪恶突然一下暴露出来而越来越感到吃惊。

“宣战以后，”保尔继续说，“你将‘事业’作了调整，你在埃布勒库尔别墅设立了岗哨，在隧道入口处也加强了警戒。你已经作好了一切准备。我后来和伊丽莎白·唐德维尔成了婚；我们突然回到了奥纳坎城堡，到达城堡后，我见到了杀我父亲的那个女人的肖像，在我思想上引起了极度的慌乱和不安。热罗默向你报告了这一切，无疑这一切也在你那儿引起了不小的惊讶。你为此临时设置陷阱，我也险些被暗杀。但动员令使你摆脱了我，你可以行动了。三个星期后，高维尼被炮击，奥纳坎被侵占，伊丽莎白成了孔拉德亲王的俘虏。

“你在那里度过了难于言表的几小时。对你来说这是复仇，这得归功于你的努力，也是你的伟大胜利，实现了你最大的梦想，或者说几乎是你豪亨左奈恩家族的殊荣。在你看来，再过两天巴黎就要沦陷，再过两个月整个欧洲就要被打败，你兴奋到了发狂的程度！我调查过你在那个时候所说的一些话，也看过你在那时所写的信件，这些都表明你疯狂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傲慢得近于荒唐，野蛮到了极点，异想天开，做着超人的梦！

“马恩战斗打响了，你突然在梦中惊醒。啊，我看到了你写的有关这个问题的信。一个像你这样有才智的女人应该一下子就预料到，确实你也预料到了，这次是你们希望和信念的破灭。你在给皇帝的信中已写到了这点，对，你写到了这点！我有这封信的抄本。然而你们必须自卫，法国部队正在逼近。你从我内弟贝尔纳那里得悉我在高维尼。伊丽莎白会被营救出去吗？伊丽莎白，她掌握了你们所有的秘密……不，你要她死掉，是你亲自下令处决她的。一切都准备就绪，后来由于孔拉德亲王的干预，伊丽莎白才得救，由于她没有死，你不得不安排一场假枪毙，以阻止我继续寻找她。但是无论如何还是把她作为女俘带走了。接着又是两名受害者，即热罗默和罗莎莉之死给你带来安慰。你的这两名帮凶，由于感到内疚而心里特别痛苦，另外对伊丽莎白受的折磨深表同情，因此，他们试图和她一起逃走。你害怕他们提供见证，所以把他们枪毙了。这是你第三起和第四起罪行。第二天，又有另外两人——两名士兵——被你指使的人错当成贝尔纳和我而杀害。这是你犯下的第五起和第六起人命案。”

这样，整个悲剧的每一个悲惨的情节都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重现在人们的眼前，这是一种充满恐惧的景象，正是这个犯下了如此滔天罪行的女人一生的写照。现在命运把她封闭在这地下室的底部，面前站着的是她不共戴天的敌人。然而，看起来她似乎还没有完全绝望。这怎么可能呢？但事情

就是这样，贝尔纳注意到了这点。

“你看那女人，”贝尔纳走到保尔的身边说，“她已看了两次手表，她好像在等待奇迹出现，确切地说是在等待一支援兵从天而降。这援兵可能在一个固定的时刻来到，瞧……她的眼睛在寻找……她在倾听……”

“把等在楼梯下面的士兵全部叫上来，”保尔回答说，“没有任何理由不让他们听听我下面要说的话。”他转向伯爵夫人，说话的嗓音逐渐兴奋起来：

“现在我们接近问题的结局了。你策划的这场阴谋全是以赫尔曼少校身份出面干的。以这种身份出面，对你来说可以更方便地跟随部队作战，也可以更方便地扮演谍报头子的角色。赫尔曼，埃米娜……你需要时就把赫尔曼少校当作你的兄弟；赫尔曼少校就是你，就是你埃米娜伯爵夫人。我在无意之中撞见了你同一个化名拉森的人的谈话，更确切地说是在伊塞河岸那座灯塔废墟里和间谍卡尔的谈话。我曾逮住了你并把你绑在船工屋的阁楼里。

“唉！那天你失去了一次多好的机会。你的三个敌人都受了伤，都躺在你唾手可得的范围内……你逃走了，竟没有发现他们，竟没有给他们致命的一击！你对我们一无所知，而我们呢，我们却了解你的计划。元月十日星期天，埃布勒库尔之约会，就是你约见卡尔的那次不祥的约会，你当时向他谈到了你要干掉伊丽莎白的不可改变的决心。元月十日星期天，确切地说我在那天参加了你们的会晤。我参加了孔拉德亲王的晚宴！在晚宴之后，你把一个毒药瓶子交给了卡尔，当时我就在场！你给卡尔作了最后的指示，当时我就坐在汽车里卡尔旁边的座位上！我无处不在。当天晚上，卡尔死了。接着夜里，我绑架了孔拉德亲王。第二天，也就是说前天，因为我手里掌握了这样一个个人质，故迫使皇帝和我谈判，迫使他接受我的条件，其中第一个条件就是立即恢复伊丽莎白的自由。皇帝作了让步，我们才到了这里！”

保尔这些话，每句都向埃米娜伯爵夫人证明，那是多么有力，又是多么无情，把她追逼得理屈词穷。但其中的一句话，就像是最可怕的灾难震撼着她。

她说：

“死了？你说卡尔死了？”

“是在卡尔试图杀我时被他的情妇打死的，”保尔高声嚷着说，仇恨使他再度气愤起来。“对，他就像一头患狂犬病的野兽那样被打死了！是的，间谍卡尔已经死了。他到死都是个叛徒。你向我要证据吗？我在卡尔口袋里找到了这些证据！我从他的一个小本子上看到了你犯罪的全部历史，另外还看到了你的信的抄件和一些信的原件。他预料有朝一日，当你的事业一完成，他就会成为你安全的牺牲品。所以他首先复仇了……他复仇，就像热罗默和他妻子罗莎莉那样复仇，当时根据你的命令他们即将被处决，因此他们起来复仇了，把你在奥纳坎城堡的神秘任务透露给了伊丽莎白。他们是你的帮凶。你却杀了他们，然而你早已失去了他们的信任。这并不是我，而是他们在指控你。他们的信件他们的见证已经掌握在审判官手里。你有什么可回答的吗？”

保尔几乎和她挨着站在一起，几乎只有桌子的一个角把他们两个隔开。保尔以全身心的愤怒和仇恨威逼着她。

她后退着靠到了墙壁前面的一个衣帽架下。衣帽架上挂着一些衣服，女短衫或女上衣和一堆不再穿的旧衣服，这些大概是她用来化装的。虽然她身

陷罗网，处在层层包围之中，虽然那么多的证据驳得她哑口无言，虽然她的伪善面目被揭穿而无计可施，但她仍坚持一种对抗和挑衅的态度。她认为这一局棋还没有完全输掉，手中仍有几张王牌可以用上。于是她说：

“我无须回答。你说到一个女人犯下了一些罪行，而我不是那个女人。重要的是证明埃米娜伯爵夫人是一名女间谍和一名杀手。重要的是证明我是埃米娜伯爵夫人，然而，谁能证明呢？”

“我可以证明！”

保尔在前面曾介绍有三名军官是代行审判官职务的，和三名军官保持着一定距离的地方坐着第四名军官，他和他们同时进来，也同样安静地一动不动地倾听着保尔的指控。

他往前走着。

微弱的灯光照着他的脸。

伯爵夫人低声说：

“斯泰发纳·唐德维尔……斯泰发纳……”

这是伊丽莎白和贝尔纳的父亲。

他脸色非常苍白，因为他受了伤，身体虚弱，正在康复中。

他拥抱了他的孩子们。贝尔纳激动地对他父亲说：

“啊！你来了，父亲。”

“对，”他说“总司令将军通知我的。我也是应保尔的要求来的。你丈夫是一个勇敢的男子汉，伊丽莎白。刚才我们在苏瓦松大街上见过面了，他把事情告诉了我。现在我明白了他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消灭这蛇蝎般的人……”

他站在伯爵夫人的对面。人们感觉到了他即将要说的话的分量。她在他面前低下了头，而且低下了好一会儿。但是她的眼睛里很快就放射出挑衅性的目光。她说：

“你也来控告我吗？你也有什么要指控我的吗？又是一些谎言，不是吗？又是些辱骂人的话吧？”

在她说完这些话之后，他故意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才慢条斯理地说：

“首先我是作为证人来的。关于你的身份，你刚才不是要证据吗？我给你带来了。以前你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你的姓并不是现在的姓，在那个姓氏下，你成功地得到了我的信任。以后，你就竭力要在我们之间结成更亲密的关系。当时你向我暴露了你的真实身份，企图以你的桂冠和你的姻亲关系迷惑我。因此，我有权力，也有责任当着上帝的面，当着众人的面宣布，你就是埃米娜·德·豪亨左奈恩伯爵夫人。你拿给我的那些有关贵族头衔的文件是经过公证的，是合法的。正是由于你是德·豪亨左奈恩伯爵夫人，我才断绝了同你的关系，此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关系令人难以忍受和令人厌恶。这就是我作为证人的职责。”

“下流的职责，”她愤怒地嚷起来，“这是谎言，我早就说过了，不是证据！”

“不是证据吗？”唐德维尔伯爵说。这时他向她走过去，浑身气得直哆嗦。“这张照片是由你签名并从柏林寄出来的吗？这张照片上的你，竟厚颜无耻地把自己打扮成我的妻子。是的，这就是你！是你！你干的这件事！你以为只要尽力使自己和我可怜的和亲爱的妻子形象相似，你就会在我心底里唤起对你的好感！但是你没有想到这是对我的最大污辱和对死者的最大不

敬！在那些事情发生之后，你，你，你竟敢……”

正像刚才保尔·德尔罗兹那样，伯爵紧挨着她站着，满腔怒火，气势汹汹地看着她。她感到有点尴尬，低声下气地说：

“喂，为什么不？”

他握紧拳头，继续说：

“的确，为什么不？我当时不了解你究竟是什么东西，我对这悲剧……以前的悲剧一无所知。直到今天我才明白了这一切事实之间的联系。我虽然以前就以一种本能的反感断绝了你的来往，但今天由于我知道了……对，由于我了解了，而且非常确切地了解了……所以我现在怀着无比的仇恨控告你。我可怜的妻子临终时，在她卧房里昏死过去好几次。当时医生对我说，‘这是一种奇怪的病。当然是支气管炎、肺炎，但是还有一些东西我不明白……一些症状我不明白……有一些中毒的症状。’我当时提出了异议，认为这种假说是不可能的。我妻子是被毒死的！那是谁下的毒？就是你，就是你埃米娜伯爵夫人，就是你！今天我可以肯定这点，就是你！证据吗？你的生活本身就是证据，指控你的一切就是证据。

“噢，还有一点是保尔·德尔罗兹没有完全弄清楚的。他没有弄懂当你杀害他父亲的时候为什么你穿的衣服和我妻子的衣服相似。为什么呢？还是为了这可怕的理由，那时你已经杀死了我的妻子，你早就想在可能撞见你的那些人思想上制造混乱，让他们分不清楚那是唐德维尔伯爵夫人还是你。证据是不容置疑的。我妻子妨碍了你的手脚，所以你把她杀了。你猜测我的妻子一死，我就决不会再回奥纳坎，所以你就杀了我的妻子！……保尔·德尔罗兹，你已经说了六条人命案，这是第七条人命案，她杀了唐德维尔伯爵夫人！”

伯爵举起了他的两个拳头，在埃米娜伯爵夫人眼前挥舞着。他气愤得浑身发抖，甚至大家都在想，他会揍她的。

她当时无动于衷，没有任何表情。对于这新的指控，她无言以对。似乎在她看来一切都变得无关紧要了，不论是这个未料到的新罪名也好，还是所有那些压得她难以忍受的罪名，对她来说似乎都不重要了。好像一切危险都远离她而去了，她要回答什么，怎样回答，好像再也不困扰她了。她思想不集中，正想着别的事情呢！她在倾听这些话以外的声音，她在看这景象以外的东西。正如贝尔纳注意到的那样，人们认为，与其说她关心的是自己所处的而且是非常可怕的处境，倒不如说她关心的是发生在外面的一些事情。

但这是为什么呢？她在期待着什么呢？

她第三次看她的手表了。一分钟过去了，又一分钟过去了。

接着，在地下室的某个地方，即地下室的上部听到了一种声响，一种什么东西启动的声音。

伯爵夫人重新站直了身子，聚精会神地倾听着什么，她的表情是那样地焦虑不安，任何人都没有打破地下室里的沉寂。保尔·德尔罗兹和唐德维尔先生本能地向后退，一直退到桌子旁边。埃米娜伯爵夫人还在倾听着……倾听着……

突然间，在她的头顶上，在那拱顶的深处，一个铃铛振动起来，只响了几秒钟……均匀地只响了四下……

十 两次处决

形势发生了戏剧性变化。这种变化与其说是由一个电铃突然莫名其妙的响声所引起，还不如说是因埃米娜伯爵夫人欣喜若狂的行为所引起。她发出了一声狂喜的喊叫声，接着又哈哈大笑起来。她的脸都变了形。人们愈是不安，就愈是紧张。在这种气氛下，有人冷静思索，有人惊慌失措。除此之外，人们感到她既横蛮无理，又信心十足；既轻蔑，又十分傲慢。

“一群蠢货！”她冷笑着说，“……一群蠢货！……你们相信吗？不，难道所有的法国人都是些头脑简单的人吗？！……你们以为我已落进你们的陷阱了吗？”

她要说的话太多也太急，以致她再也说不出来了，她挺直了身体，下意识地闭了一下眼睛，伸出左胳膊，推开了一张扶手椅，露出一块桃花心木板，上面有一个铜质手柄，她摸索着抓住了这个手柄，眼睛始终盯着保尔，盯着唐德维尔伯爵和他的儿子，盯着这三位军官。

她干巴巴地断然说：

“现在我对你们有什么要担心的？埃米娜·德·豪亨左奈恩？你们想知道这是不是我，是吗？对，正是我。我并不否认这个事实……我甚至可以声明：这就是我……你们愚蠢地称之为人命案的那些行动，对，这些都是我干的……这是我对皇帝尽的责任……女间谍吗？不……我只不过是一个德国女性罢了。一个德国女性为其祖国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

“此外……此外别再讲那么多蠢话，别再对过去喋喋不休了！只有现在和将来才是重要的，然而我又能掌握现在和将来了。是的，是的，幸亏你，我才又可以控制事态的发展了。我们又要笑啦。你想知道一点事吗？几天来在这里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我一手策划的。埃斯纳河河水冲走的那些桥，就是根据我的命令从桥的底部弄断的。……为什么这么做？就为了迫使你们撤退？就为了得到这么一点微不足道的胜利吗？当然……我们首先需要做到这点，我们需要宣布一个胜利……不管胜利与否，都要宣布胜利，因为宣布胜利就会产生效果和影响。这点我可以向你打包票。但是，我要的比这还要多。我成功了。”

她停了一下，然后向倾听她讲话的人欠了欠身子，以更低沉的语调继续说：

“你们部队的撤退，以及在部队中引起的混乱，加之必须阻止对方向前推进和必须派运增援部队，很显然，这使得你们的总司令将军必须来这里同他的将军们共商对策。我几个月来一直在窥视着总司令将军的行踪。但我无法接近他，因而也无法执行我的计划。那怎么办呢？怎么才能叫他老老实实地到我这里来，因为我无法接近他……叫他来，把他吸引到我选择的一个地点，在那里我将作出一切必要的安排。现在他果然来了，我已经作出了安排。没有别的了，现在我只要……他就在这里，就在一座小别墅的一间卧室里。他每次来苏瓦松都住在这栋别墅里。他在那里，我知道他在那里。我刚才正等待我们的人给我发来信号。这信号，你们已经听到了。因此，这是肯定的了，不是吗？我所监视的那个人目前正和他的将军们在一栋房子里工作。我熟悉这栋房子，我已叫人在那里布下了地雷。他身边有一位司令员，这是一位最优秀的指挥官，还有一名军团司令，他也是最优秀的指挥官。对付他们三人，且不说那些无关紧要的人物，我只需要做一个动作。我只要把这手柄

往上一提，准让他们三个人连同那栋房屋一起炸掉。我应该这样做吗？应该做这一动作吗？”

房子里，只听得喀哒一声响。贝尔纳·唐德维尔把手枪的子弹上了膛。

“必须把她杀了，这卑鄙的女人！”贝尔纳嚷着。

保尔急忙走到他面前，对他说：

“不要讲话！不要动！”

伯爵夫人再次笑了起来，那笑声中充满着幸灾乐祸，听起来使人感到颤栗。

“你是对的，保尔·德尔罗兹。你了解形势，不管这个鲁莽的年轻人的子弹向我射来的速度如何快，向上拉一下这手柄我总是来得及的。不需要这样做，不是吗？这也是诸位先生们和你想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甚至不惜以使我获得自由的代价来避免的，是吗？唉！可惜我们都在这里！我的整个计划都完了，因为我落在了你们手里。但是我只是一个人，我的身价却是你们的三位将军。不过我有权免除他们三人一死以使自己得救……同意吗？用他们三人的生命换我的生命！马上就办！……保尔·德尔罗兹，给你一分钟和诸位先生商量。如果在一分钟后你代表他们讲话时，还许不下诺言，即给我自由，而且同意给予一切保护使我平安去瑞士的话……那么就如同《小红帽》中说的一样：‘门就门上罗’啊，现在我牢牢地控制了你们每个人！这真是太滑稽了！请你抓紧时间，德尔罗兹朋友。你的承诺……对，你的承诺，对我来说这就够了。天哪！一个法国军官的承诺！……哈哈！”

她的笑是一种神经质的笑，是一种轻蔑的笑。这笑声在一片寂静中回荡不止，但也逐渐变得不那么响亮了，似乎她的这些话没有引起预期的效果。因此，这笑似乎失去了连贯性，断断续续的，最后竟突然中止了。

她惊呆了，因为保尔·德尔罗兹没有动，在这房子里的军官和士兵一个都没有动。她用拳头威胁他们。

“我命令你们抓紧时间！……给你们一分钟，法国先生们。一分钟，没有再多的时间……”

还是没有任何动静。

她低声地计算着时间。她十秒十秒地宣布着已过去的时间。

在第四十秒时，她不说话了，脸色不安。在场的人中，仍然没有任何动静。她十分恼怒，身体都略微向上抬了抬。

“啊，你们是疯了！你们是没有弄明白？也许你们不相信我？对，我猜到了，你们不相信我！你们想象不到这是可能的，你们也想象不到我能取得一个这样的结果！这是一个奇迹吗？不，这只不过是人的意志罢了。是属于一种坚持到底的精神！你们的士兵不是在这里吗？是的，你们的士兵本身也在为我工作，因为他们在邮局和临时用来作总部的房子之间架设了电话线，我的人只要把线接在电话线上就成了。这是木已成舟的事情：在那栋房子下面埋的爆破线已经和这地下室接通。现在你们相信了吗？”

她的嗓子都快喊破了，声音嘶哑，上气不接下气。她越来越明显地感到不安，脸也显得憔悴了。为什么这些人一动也不动？为什么他们一点也不考虑我的话？难道他们已经作出了宁愿承受一切牺牲而不愿采纳我的决定？

“喂，怎么啦？”她低声说，“你们没有很好地理解我的意思？……否则，就是发疯了！喂，你们想想吧……不想想你们的将军？不想想他们死了会造成什么影响？……不想想他们死了会造成我们力量强大的可怕的影

响？……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混乱局面！……你们的部队就得撤退！……最高司令部就得解体！……喂！喂！想想吧！……”

人们看出她在竭力说服他们……而且她恳求他们站在她的立场上看问题，要他们承认和接受她所说的一切，照她说的办，不然的话……

突然，她一反常态，一改那种卑躬屈膝和低三下四的哀求，又原形毕露地威胁道：

“他们活该！他们活该！是你们把他们逼上死路的！那么，你们的本意如此吗？你们也许认为我已在你们的手心了，是吗？哪里会这样！即使你们顽固下去，我埃米娜伯爵夫人也决不善罢甘休！你们不了解埃米娜伯爵夫人……埃米娜伯爵夫人是决不会就范的……”

她的脸在抽搐，狂怒使得那张脸十分难看，变得可憎又可怕，好像一下老了二十岁。她想起了被那地狱之火毁掉容貌的撒旦形像，她在不断地辱骂、诅咒和亵渎神明。她一想到她那个动作即将造成的灾难，她甚至笑了起来，一副幸灾乐祸的神情。她结结巴巴地说开了：

“算了！你们是一群刽子手……唉！真荒唐！难道你们愿意这么做？你们是疯子！……这是你们的将军！是你们的长官！不，你们是吓昏了头！唉！你们竟心甘情愿地牺牲你们的高级将领！你们的高级军官！而这是毫无道理的，是愚蠢和顽固的。好啦，算他们活该！这也是你们自作自受！你们自己得负责！问题在于一句话。这句话……”

这是她最后一次迟疑不决了。她的脸凶恶而顽固，她死盯着这些固执的人，他们好像在服从一项不可更改的命令。

他们仍没有动静。

那时，人们已看出她正要做出最后的决定，心里有着说不出的得意和快活，以致于忘记了自己也处在危险之中。她简短地说：

“但愿上帝的旨意能实现，愿我的皇帝得胜！”

她两眼发呆，上身僵硬，用手指向上拉了手柄。

立即发生了爆炸。这远方的爆炸声通过拱顶一直钻进地下室。地面似乎在震动，好像这冲击已传到地下的深处。

然后一片寂静。

埃米娜伯爵夫人还听了几秒钟。她脸上泛出了喜悦的神情，她重复说着：

“但愿我的皇帝得胜！”

她突然把一只胳膊垂下紧贴着自己的身子，使劲向后退到挂着的杂乱旧衣服当中，然后她的背紧靠着那些衣服，好像真的钻进墙里，消失了。

人们听到一扇沉重的门重新关闭发出的声响，几乎同时在地下室的中间听到一声枪响。

是贝尔纳向乱衣堆开枪了。他已经冲向那扇暗门，这时保尔一把抓住了他，让他呆在原地。

贝尔纳使劲从他手中挣脱。

“她从这里逃脱了！……你就由她去？究竟怎么样！埃布勒库尔隧道和电线网络系统，你还记忆犹新吧，……这是同一回事！你看她逃之夭夭！……”

他对保尔的行动一点也不理解。他的姐姐和他一样感到气愤。就是这个邪恶的女人杀害了她的母亲，她盗用了他们母亲的姓氏和身份。可是现在却让她逃走了。

伊丽莎白高声喊起来了：

“保尔，保尔，必须把她追捕归案……必须杀掉她……保尔，你忘了她作的恶吗？”

伊丽沙白没有忘记，她想起了奥纳坎城堡和孔拉德亲王的别墅，她还想起了她不得不干完一杯香槟酒的那个夜晚，那个强加给她的选择以及她受到的所有的羞辱和痛苦……

但是保尔没有在意他的内弟和他的妻子，也没有在意在场的军官和士兵。所有的人都听到“不要理睬她”的命令，没有任何人失控。

两三分钟过去了。这段时间，大家低声交谈了几句，然而没有任何人离开自己的岗位。伊丽沙白因为太激动，感到累得很，有点支持不住了，她呜咽着哭了起来。姐姐抽抽搭搭的哭声使贝尔纳更加怒火满腔。他认为这是最可怕的一次噩梦：目睹着最可怕景象，却无力作出反应。

接着发生了一件事，除他和伊丽沙白之外，大家都似乎觉得这件事是非常正常的。嘎吱嘎吱的声音从衣服那边传了过来，暗门铰链在滑动。衣服在摆动中很快形成一个通道，一个形状像人的行李卷被扔到了地上。

贝尔纳·唐德维尔高兴地喊了一声。伊丽沙白泪眼汪汪地望过去，她也笑了。

这正是埃米娜伯爵夫人，被绳子绑着，嘴巴也被塞住了。

接着进来了三名宪兵。

“这东西交给你了，”一名宪兵用一种得意的高嗓门开着玩笑，“哦！我们开始有点担心，中尉。大家寻思你猜测得准不准，这就是她从这里逃走的那个出口吗？中尉，这可恶的女人真该死，她企图刁难我们；好疯狂啊！像一头分泌恶臭的野兽，还咬人呢。她嚷得好凶！活像一条母狗！……”

他和士兵们谈论此事，引起士兵们哄堂大笑。他说：

“同志们，也就只缺我们刚刚追捕的这头猎物了。这的确是一间漂亮的房子。德尔罗兹中尉很清楚地掌握了她的行踪。现在这名单上的人全部被抓获。仅一天就全部捣毁了德国人的一个团伙！嗨！中尉，你要做什么？当心啊！这头野兽很凶恶！”

保尔向女间谍俯下身去，去掉了她口中的塞物，那东西好像使她很难受。她马上拼命叫喊起来，但只听到一些断断续续的不连贯的音节。保尔还是听出了她的几句话，他进行了反驳。

“不，”他说，“那结果就不是这个样子了，甚至不会这样便宜你。子弹未击中……这可是最可怕的惩罚，不是吗？……你不是还想作恶吗？只是还没有来得及作就得死去！真是罪有应得啊！”

他重新站起来，向军官们走过去。

“干得不错，德尔罗兹。向你致意！”

“谢谢您，将军。我本可以避免她这次逃跑未遂罪的，但是我想搜集尽可能多的证据来指控这个女人。不仅指控她犯下的各种罪行，而且我想让您在她作案过程中观察这个女人。”

将军注意到了，他说：

“啊！是这个女犯人在同我们拼命！如果没有你，德尔罗兹，别墅连同我的合作者，另外还有我，就一起被炸掉了！但是，喂！我们刚才听到的那爆炸是怎么回事？……”

“那是一个废弃的建筑物，将军。那座建筑物过去被炸毁过，正巧司令部想清除这堆废墟。我们只叫人把从这里引出的电线改了一下道。”

“这伙德国人都已被擒拿归案了吗？”

“是的，将军。我下午偶然逮住了她的一个同谋，他详细地向我透露了埃米娜伯爵夫人的计划以及所有同谋的姓名，而后又向我提供了进入这地下室的必要情况。他说今晚十点，如果您在别墅里工作，他就将通过这个电铃通知伯爵夫人。铃终于拉响了，那是我们的一个士兵根据我的命令拉响的。”

“太好了！我再一次感谢你，德尔罗兹。”

将军向前挪动着，走到了光圈中间。他身材高大、体格强壮。上嘴唇蓄着浓密雪白的小胡子。

在场的人感到惊讶，以致在他们中间出现了一阵骚动。贝尔纳和他姐姐互相靠近了一些。士兵们夺取了这个军事阵地，他们认识总司令将军，司令员和军团司令陪着他。

在他们对面，宪兵把女间谍推得紧靠在墙壁上，将绑在她腿上的绳索解开，但他们不得不架着她，因为她两腿直发抖。

她脸上的表情，与其说是恐惧，倒不如说是一种难以说清楚的惊愕。她两只眼睛瞪得溜圆，凝视着她曾企图杀害的、此刻仍认为已经死去的人；可是这个人仍然活着，而且将不可避免地宣布对她的死刑判决。

保尔重复着他前面说过的话：

“你不是还想作恶吗？但还没有来得及作就得死去，这太可怕了！不是吗？”

总司令将军活着！骇人听闻的大阴谋失败了！总司令活着，他所有的合作者都活着，女间谍的所有敌人——保尔·德尔罗兹、斯泰发纳·唐德维尔、贝尔纳、伊丽莎白……她一贯怀恨在心的那些人同时也都活着，他们都在这里！她看到她的敌人汇集在一起，个个都高高兴兴，这对她来说是多么残酷啊！她呢？她马上就要去见上帝了。尤其是当她想到一切都完了时，她自己也没救了。她那野心勃勃的梦想也随之彻底破灭了。

豪亨左奈恩家族的灵魂随着埃米娜的消失而消失。她惊慌地目睹了这一切，她的眼睛呆滞无神。

将军对他的一位同伴说：

“你下了命令吗？把这伙人立即枪决了吧？”

“是的，我的将军。今天晚上执行。”

“好，首先毙了这个女人。在这里马上执行。”

女间谍惊跳了一下，拼命地挣扎着，接着她滔滔不绝申辩起来，并呻吟着要求宽恕。

“咱们走吧，”总司令将军说，他感到两只发烫的手紧紧地握着他的两手。这是伊丽莎白向将军鞠躬致敬，哭着恳求将军。

保尔介绍了他的妻子，将军温和地说：

“我看得出，尽管别人给你造成了这一切灾难，你还是有怜悯之心的，夫人。不应该怜悯，夫人。是的，人们的怜悯之心显然是给那些马上要死去的人的。然而对于那一类人不应该怜悯。他们都属于没有人性的人，我们必须永远记住这一点。你将来做了母亲，你得培养你孩子的一种感情：仇恨野蛮人。现在法国人还不懂得这种感情；有了这种感情，就是一种防卫能力。”他友好地抓住她的胳膊，一直走到门口。

“让我用车子送你吧。你也来吧，德尔罗兹。这么一天了，你也需要休息啊。”

他们走了。

女间谍大声喊着：

“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士兵已沿着对面的墙排好了队。

伯爵、贝尔纳和保尔呆了一会儿。女间谍杀害了唐德维尔伯爵的妻子，贝尔纳的母亲和保尔的父亲。她使伊丽莎白受尽了痛苦和折磨。尽管他们的心里局促不安，但正义感使他们很快平静下来。

为了把她架起来，宪兵们用腰带把女间谍固定在一枚钉子上面，然后就离开了她。

保尔对她说：

“这里有一名士兵是教士。如果你需要他帮助……”

但是她不明白，她也没有听。她只在想着马上要发生的事情，含含糊糊地没完没了地说着：

“饶了我吧！……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他们三人都走了。当他们到达楼梯顶上时，一声口令传到了他们的耳朵里：

“瞄准！……”

为了不听这枪声，保尔迅速把门厅及朝街的门关上了。外面就是户外，人们可以大口大口地呼吸露天宜人的新鲜空气。部队在歌声中行进，他们得悉战斗已告结束，我们的阵地最后保住了。在这方面，埃米娜伯爵夫人也失败了……

几天以后在奥纳坎城堡，贝尔纳·唐德维尔带着十二名士兵进入一个干净而暖和的地堡。这里监禁着孔拉德亲王。桌子上留下一些瓶子和残羹剩汤，看来上一顿饭很丰盛。

桌子旁边有一张床，孔拉德亲王正在床上睡觉，贝尔纳拍了拍他的肩膀。

“振作起来，亲王殿下。”

俘虏坐了起来，他吓坏了。

“嗯！怎么！你说什么？”

“振作起来，亲王殿下。时间到了。”

他脸色铁青，结结巴巴地说：

“振作起来？……振作起来？……我不明白……天哪！天哪！这可能吗？……”

贝尔纳说：

“一切都是可能的，应该发生的事总是会发生的。特别是灾难。”

他提议：

“为你重新振作起来干一杯朗姆酒，好吗？亲王殿下？……抽支烟？……”

“天哪！天哪！”亲王重复着说，他浑身直哆嗦。

他不由自主地接过贝尔纳递给他的香烟。但只抽了头几口，香烟就从嘴里掉下去了。

“天哪！……天哪！……”他不停地嘟哝着。

当他看到十二名士兵个个腋下夹着步枪等候在那里时，越发感到悲伤了。他像一名囚犯疯狂地看着，似乎在猜测断头台的形状。人们把他带到台地上一堵墙的前面。

“请坐，亲王殿下。”贝尔纳对他说。

但这不幸的人不能站立，他一屁股坐在一块石头上。

十二名士兵站在他的前面。他低下了头，以免看到他们。

他的整个身子晃动着，如同被人操纵的木偶。

几分钟又过去了。贝尔纳以友善的口气问他：

“你更喜欢正面像还是背面像。”

因为亲王感到非常意外，没有回答贝尔纳的问题，于是他高声嚷了起来：

“唉，怎么啦，亲王殿下，你身体好像有点不适，不是吗？哦！必须自我克制。你时间很宽裕，用不着着急。保尔·德尔罗兹中尉十分钟以后才到这里。他绝对想参加……我怎么说呢？……他绝对想参加这个小型仪式。然而，你的气色不好。你的脸色发青，亲王殿下。”

贝尔纳的兴致始终未减，好像是在设法为他排解忧愁。他对他说：

“我能向你讲讲什么好呢？说说你的朋友埃米娜伯爵夫人的死？唉！唉！我觉得这件事会使你侧耳倾听的！好，你想想看，这个神气十足的家伙那一天在苏瓦松被处决了。的确，她的气色比你差，不得不让人架着她。她嚷得好凶啊！她是如何地求饶啊！什么仪容，什么尊严，一概都没有了！但是我觉察到你在想别的事情。真见鬼！怎样才使你开心呢？啊！我有了一个主意……”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小册子。

“拿着，亲王殿下，干脆还是我来给你读吧。当然，如果是一本《圣经》，那就和现在的情况更相宜些，但是我现在根本就没有这本书。此外，重要的是让你有点时间忘记一切，不是吗？对于一个善良的、为自己国家、为自己军队的赫赫战功而自豪的德国人来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本小册子更好的了，我也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本小册子更令人鼓舞的了。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本书的内容，你愿意吗？亲王殿下。书名是《德国的罪行——德国人的见证》。这是你的同胞们的路途记事本。因此，这些资料提供的事实都是无法驳倒的，连德国史学家们在它们面前也得服服帖帖。我把书随便翻到一页，然后读给你听：

居民都逃离了村子。村子里笼罩着一片恐怖景象，所有房屋的墙壁上都是血迹斑斑。至于那些死者的面容更是惨不忍睹。我们立刻把他们都埋掉了，一共六十具尸体。他们当中有许多老年妇女、老头，一名孕妇和三个小孩。他们受了惊吓之后相互紧紧地靠在一起，就这样死掉了。幸存者都被赶出村子，我看到四个小男孩用两根棍子抬着一个摇篮，里面躺着一个五六个月的婴儿。整个村子被洗劫一空。我还看到一位妈妈拖着她的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头部受了重伤，一只眼睛都破裂了。

“所有这一切都是奇怪的，不是吗？亲王殿下？”他继续念下去：

八月二十六日：阿登省盖多絮村，一个多么好的村子被烧光了。我认为村里的村民是无辜的。有人告诉我，一名骑自行车的人从车上摔了下来，在他跌倒的时候，他的步枪走火了，仅此放了一枪。当时，人们就一齐向他射击。有人干脆就把男性村民直接往火里扔。

还有更惨的事情：八月二十五日（贝尔格莱德），这个城里的居民中，已有三百人被枪杀，幸免的人被征调来作为掘墓人，想想这个时候，妇女们的处境……

贝尔纳还在继续读，不时心平气和地发表一些很有见地的看法，好像评

价历史作品一样。而孔拉德亲王差不多昏厥过去了。保尔到达奥纳坎城堡，他一下车，就直奔台地。当时，他一看到孔拉德亲王那副模样，又看到十二名士兵摆开的场面，这一切使他明白了这是贝尔纳导演的一出有点令人毛骨悚然的小喜剧。他以指责的口气提出异议：

“哎呀！贝尔纳……”

年轻人装出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高声说：

“噢！你来了，保尔。快！亲王殿下和我，我们正等着你呢，最后我们一起来处理这件事！”

他走过去，站在距士兵和亲王十步远的位置上。

“准备好了吗？亲王殿下。哦，你还是决定照正面相……很好！此外，从正面看上去你更讨人喜欢些。啊！比如说，两条腿再柔和一点，‘发条’再松一点！微笑，不是吗？现在注意……我数数了……一、二、……笑一笑吧，真见鬼！……”

他低着头，胸前挂着一个小型照相机。很快听到一下按快门声。他高声说：

“瞧，行啦！亲王殿下，我不能对你感谢得太多。在此，你表现出了好意和耐心，你的笑容，看来也许有点勉强；你的嘴，好像死囚那样龇牙咧嘴；你的眼睛像死人那样呆滞无神。除此之外，表情还是迷人的，谢谢你啦。”

保尔忍不住笑了起来。孔拉德亲王对这个玩笑还没有非常透彻的理解。然而他感到危险已经过去了。他尽力挺直自己的腰杆，使自己像一位能承受一切不幸和对一切都不屑一顾的亲王。

保尔·德尔罗兹对他说：

“你自由了，亲王殿下。皇帝的一位副官和我，我们于三点钟在前线进行了会晤。他带来二十名法国俘虏。我将把你交给他。现在请你上这辆汽车。”

可以看得出，孔拉德亲王根本就没有理解保尔刚才向他所说的那些话。“在前线的会晤”，尤其是“二十名法国俘虏”。他一下子无法理解那么多含混不清的句子。

但是，当他坐进汽车里，当车子慢慢绕过草坪，在他的视野里出现了伊丽莎白，她站在草地上，微笑着向他鞠躬致意，这使他思想上的困惑感顿时一扫而光。

显然这是一种幻觉，他惊得目瞪口呆，使劲揉着眼睛，好让自己看得更清楚些，他这一动作充分反映了他的思想，以致贝尔纳对他说：

“这次您错了，亲王殿下。这正是伊丽莎白·唐德维尔。是的，保尔·德尔罗兹和我曾认为最好去德国找她。于是我们下了决心，要求晋见皇帝；皇帝本人也欣然同意了。由于皇帝平日对您的宠爱……啊！亲王殿下，您得估计到您的父亲会严厉责备您啊。皇帝陛下对您很生气。为什么？这是丑闻！……是一种放荡不羁的行为！这是多么严厉的责备啊，亲王殿下。”

交换在确定的时间进行。

二十名法国俘虏已交还。

保尔·德尔罗兹把副官拉到一旁说话。

“先生，”他对副官说，“请你报告皇帝，埃米娜·德·豪亨左奈恩伯爵夫人在苏瓦松试图暗杀总司令将军，我已把她追捕归案，经审判后，根据总司令将军的命令将其枪决。我这里有她的一部分材料，特别是她的私人信件，我不怀疑，皇帝个人将会予以极大的重视。这些信件将在奥纳坎城堡重

新找到它的所有家具及所有收藏品的那天，再送给皇帝陛下。我向您致意，先生。”

结局是，保尔取得了全线战斗的胜利。他救出了伊丽莎白。为他父亲报了仇。他率先打击了德国的谍报机构。要求释放了二十名法国俘虏，从而实现了他给总司令将军许下的所有诺言。

他可以理所当然地对自己的事业感到自豪了。

返回时，贝尔纳对他说：

“喂，我刚才是不是使你不快啊？”

“何止是不快，”保尔笑着说，“而是气愤。”

“气愤，是真的！……气愤！……那是一个没有教养的年轻人，他企图从你手里夺走你的妻子，而他只不过被关了几天禁闭！那是一个杀人抢劫的强盗头子，他就要回到他的国家重新开始抢劫和暗杀！喂，这太荒唐了！你想想看，要战争的这些强盗，包括什么亲王、皇帝、妃子和皇后等等，战争一打响，他们考虑的只不过是如何在别人痛苦的基础上取得自己的荣华富贵等好事美事，而绝不会想想折磨着可怜人们的痛苦和灾难。他们只是在精神上受点担心惩罚之苦，但在肉体上没有受任何一点皮肉之苦。一些人死去了，而他们还活着。当我只有唯一的一次机会逮住了这些强盗中的一个，当我要把仇报在他和他的帮凶身上，正像他们处死我们的姐妹我们的妻子那样残酷地处死他们，让他们尝尝十分钟死的痛苦时，你会认为我做得非常出色！不，我本应该让他尝尝肉体上的小小痛苦，比如说割掉他一只耳朵或者割掉他的鼻尖，让他一辈子也不能忘记，这才符合人类的正义，这才合乎逻辑。”

“你是非常对的。”保尔说。

“你看，我本应该割掉他的鼻尖！你同意我的意见啦！太遗憾了！我，我太愚蠢了！我只满足于狠狠教训他一顿，这到了明天他就会忘记得一干二净。我多傻！但最后使我得到一点安慰的是，我拍了一张照片，这是最珍贵的资料，价值是无法估量的……一个豪亨左奈恩面对死亡的头像！……”

汽车穿过奥纳坎村。村里是一片荒凉，野蛮人烧毁了所有的房屋，带走了所有的居民，就像驱赶奴隶群一样，把他们带走了。

然而他们隐隐约约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男子，一位老者坐在瓦砾中间。他用他那呆滞发直的眼睛惊愕地瞧着他们。

旁边，一个孩子向他们伸出胳膊。这可怜的小胳膊啊，从此没有了手！……

便衣侦探维克托

李 译

便衣侦探维克托由于侦破国债券被盗案，莱斯柯老爹和埃莉兹·玛松两起谋杀案，以及坚持不懈地与亚森·罗平作斗争，一时名声大振。在这以前，他只是一个机灵能干、脾气暴躁，叫人难以忍受的老警探。他十分喜欢干这一行，尤其是这一行让他高兴。而且，报纸曾多次报道过他奇特的破案手段和古怪的方式。连警察总监也对他的某些要求感到惊讶！司法警察局长戈蒂埃先生一直支持这位下属。这是他给总监写的一份评语：

便衣侦探维克托，本名维克托·奥坦，是一位检察官的儿子。检察官四十年前死于图卢兹。维克托·奥坦在殖民地生活多年，是一名优秀的官员，总是承担最棘手、最危险的任务。但是，他引诱人家的妻子，带走了一些人的女儿，那些做丈夫和父亲的便来投诉。于是，不得不经常把他调换岗位。这些丑闻妨碍了他的晋升。

随着年岁的增长，又继承了一笔可观的遗产，他变得稳重多了。为了找点事打发时间，他托我住在马达加斯加的一位表兄弟向我引荐。我这位表兄弟对他十分尊重。确实，他虽然年纪偏大，喜欢独往独来，并且生性多疑，但仍是算得上一个可贵的人才。他办事谨慎，毫无野心，也不喜欢自吹自擂。我对他的工作十分满意。

说实话，局长起草这份评语时，维克托的名声还没有传出上司和同僚的狭小范围。直到不同凡响、本事了得的亚森·罗平突然出现在他面前，赋予一片浑沌的国防债券案以特殊意义和特殊利益时，维克托才大出风头。似乎老侦探原本就引人注目的才能，由于天赐良机，遇到了神通广大的对手而发挥到极致。

维克托先是暗中，然后是公开地同对手进行这场斗智斗勇的、激烈的、残酷的、充满仇恨的较量。这场斗争出人意料的戏剧性结局，不仅提高了亚森·罗平的威望，也使得便衣侦探维克托闻名遐迩。

一 那白鼬跑呀，跑……

—

这个星期天的下午，便衣侦探维克托偶然来到了巴尔塔扎电影院。他本来在熙熙攘攘的克利希大马路跟踪一个人，将近四点时把目标跟丢了，为了避开市集日的拥挤，就在一家咖啡馆的露天座坐了下来，浏览了一眼晚报，发现一条花边新闻：

近日，有人肯定著名大盗亚森·罗平销声匿迹多年以后，又开始引起议论。上星期三，有人似乎在东部一个城市见过他。巴黎已派侦探前往调查。他也许再次逃脱警方的追捕。

“混蛋！”维克托低声骂道。他是一位坚守原则的警察，把犯罪分子视为死敌，提到这些人时毫不客气。

他的情绪变坏了，就躲进这家电影院。这是日间第二场，放的是一部很受欢迎的侦探片。引座员把他领到楼上边座，电影快开映了。维克托却埋怨起来，后悔来看这场电影。到这里来干什么呢？他准备走，并已经站起来了。这时，他蓦地看到楼中间几米远外的一个包厢里，坐着一位十分漂亮的女人。她肤色白皙，红棕色的头发闪着黄褐色的光泽。她是个天生的美人胚子，用不着搔首弄姿，就已经引人注目了。

于是，维克托留了下来，抢在大厅里灯光突然暗下来之前，他注意到了她那闪着黄褐色光泽的头发和她那双明亮的闪着金属般光泽的眼睛。他不再担心怪诞的情节会惹他心烦，耐着性子一直看到终场。

维克托已不是那种自以为能讨女人喜欢的年纪了。他对自己那皱巴巴的面孔、乏味的模样、粗糙的皮肤、灰白的两鬓，总之，对自己这个年过五十却依然讲究优雅，穿着像是骑兵制服的过于紧身衣服的前骑兵军士，不乏自知之明；但是，美女使他百看不厌，并且总是让他回忆起自己最动情的风流韵事。此外，他也很喜欢自己的职业。有些景象常常使他产生探索隐藏在其后秘密的、悲惨的或极为平常的东西的意愿。

大厅里灯光又亮了，那个女人站起身来。他发现她身材高挑，风度优雅，穿着入时。这就更使他生出了好奇心。他想看着她，了解她，就跟踪起她来。这半是出于好奇，半是出于职业兴趣。可就在他开始靠近她的时候，楼下出场的人群中突然传来一片嘈杂声，阵阵叫声此起彼落。一个男人高喊着：

“抓扒手！抓住她！她偷了我的东西！”

那女人俯身往楼下看，维克托也向下看去。楼下正中的通道上，一个身材矮胖的年轻男人，挥舞着手，脸急得变了形，拼命想分开周围拥挤的人群。他用手指着，他竭力追赶的女人大概离他很远了，因为无论是维克托，还是别的观众，都没发现有哪个女人在跑，或者企图逃跑。可是，那个男人大声叫嚷，气喘吁吁，踮着脚尖，用胳膊扒，用肩膀顶，拼命朝前挤。

“那边！……那边！……她正出门呢……黑头发……黑衣服……无边帽……”

他喘不过气来，说不出能让人认出那女人的特征。他在人群中拼命挤着，终于挤出一条路，冲到入口大厅那敞着的大门前。

维克托立即下了楼，在门口赶上那个男人，听见他还在叫喊：

“抓扒手！快抓住她！”

外面充满了市井的嘈杂。黄昏时刻，夕阳余晖里，灰尘在浮动。那年轻人站在人行道上，发疯似地前后左右寻找了好几秒钟，想必那女人不见了。突然，他似乎发现了她，于是在汽车和有轨电车中间穿插而过，朝克利希广场跑去。他不再叫喊，只是向前飞跑，有时还跳起来，似乎想在成百个行人中再次发现那个偷了他东西的女人。他觉得有一个人从电影院出来起，就几乎跟他并肩追赶，于是来了劲儿，奔跑的速度更快了。

一个声音问他：

“你还看得见她吗？……见鬼，这么多人，你怎么能看到她呢？”

那年轻人上气不接下气，小声说：

“不……看不见。不过，她肯定是从这条街跑的……”

年轻人走上一条行人少得多的街道。在这条街上，要是哪个女人走得急，一定看得出来。

走到十字路口，他吩咐道：

“您走左边这条街……我走这条。到尽头会碰到的……她是矮个子，棕头发，穿着黑衣服……”

可是，他在自己选择的那条街上奔走了不到二十步，就气喘吁吁、踉踉跄跄不得不靠在一堵墙上。直到这时，他才发现那个同伴没有听从命令，在自己支持不住时友好地扶着自己。

“怎么？怎么？”他愤怒地说，“您还在这里？刚才让您……”

“是的。”那人回答道，“可是，从克利希广场起，你就好像乱碰乱撞了，你应当好好想一想。这类事我经历得多，有时候呆着不动，反倒更容易搞清眉目。”

年轻人打量着这位热心人，让他奇怪的是，这人看起来已上了年纪，跑了这么些路竟然气都不喘。

“什么？”年轻人不快地说，“您经历得多？……”

“对，我是警察局的……维克托侦探……”

“警察局的？……”年轻人两眼盯着他，心不在焉地重复着，“我从没见过警察局的人。”

这究竟让他高兴，还是不高兴呢？他伸出手来，向维克托表示感谢：

“再见……您实在太好了……”

他已经走开了，可是，维克托拉住他：

“可那个女人呢？……那个扒手？……”

“不要紧……我会找到她的……”

“我可以帮助您，跟我谈谈情况。”

“情况？什么情况？我搞错了。”

他加快了脚步，侦探以同样的速度跟着他，而且，那年轻人越是希望结束谈话，他就越缠住他不放。他们都不说话了。年轻人好像急于达到什么目的，但这目的决不是要捉住那个扒手，因为他显然是在信步乱走。

“我们进去吧。”侦探说着挽起年轻人的胳膊，往一幢房子走。房前挂着一盏红灯笼，上面写着“警察所”。

“进这里？干什么？”

“我们需要好好谈谈，在大街上谈不方便。”

“你疯了！让我安静吧！……”那人抗议道。

“我没有疯。但是，我也不让你安静。”维克托回答说。他因为放弃了

跟电影院那位漂亮女人搭讪的机会而十分气恼，因而越发来劲。

年轻人不从，打了维克托一拳，没想到自己却挨了两拳，最后还是打输了，屈服了，被推进一间大厅。大厅里有二十来个穿制服的警察。

“我是便衣侦探维克托。”侦探进门时自报家门，“我要跟这位先生说几句话。不打扰吧，队长？”

维克托这个名字在警察中很响亮，他们一听都很惊奇。队长立即为他效力。维克托简要地向他介绍事情经过。那年轻人丧气地倒在一张凳子上。

“累倒了，嗯？”维克托大声说道，“为什么跑那么快呢？您一出来就看不见那个贼了，还是拼命地跑，是自己想逃走吧？”

年轻人反驳说：

“可这跟您有什么关系呢？我有权追人！真见鬼！”

“可您无权在公共场所制造混乱！正如人们无权在铁路上无缘无故拉警报一样。”

“我没有妨碍任何人！”

“不，您妨碍了我。我本来要办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可这么一来，吹了！您的证件……”

“我没带。”

维克托没有和他啰嗦，用可以说有些粗暴的动作，迅速地搜查了年轻人的上衣，拿出他的皮夹，仔细检查后，说道：

“阿尔丰斯·奥迪格朗，是您吗？阿尔丰斯·奥迪格朗……队长，您听说过这个名字吗？”

队长建议道：

“可以打电话问问……”

维克托拿起电话，要了警察总署，等了一会儿，说道：

“喂……请接司法警察局……喂，是您吗，勒费布尔？我是便衣侦探维克托呀。喂，勒费布尔，我手上有名叫奥迪格朗的人，形迹可疑。这个名字你熟吗？嗯？什么？对，阿尔丰斯·奥迪格朗……喂……从斯特拉斯堡来了一封电报？念给我听听……很好……对，矮胖子，八字胡……行了……谁值班？埃杜安探长？请把这件事报告他，叫他马上来于尔善街警察所带人。”

他挂上电话，朝奥迪格朗转过身来，说道：

“混帐！你是东部银行的职员。上星期四，九张国防债券失窃，你也失踪了。一下子搞到九十万法郎，漂亮！显然你在电影院里丢的就是这笔钱。那是谁？你那个女贼？”

奥迪格朗哭了，再也无法为自己辩解，就傻里傻气地供认了：

“我是前天在地铁里碰到她的……昨天，我们一起吃午饭和晚饭。她两次注意到我口袋里藏着一个黄信封。今天，在电影院，她一直贴在我身上，拥抱我……”

“信封里装着国防债券？”

“是的。”

“那女人叫什么名字？”

“埃尔内斯蒂娜。”

“埃尔内斯蒂娜，姓呢？”

“不知道。”

“她有家吗？”

“不知道。”

“她有工作吗？”

“打字员。”

“在哪里？”

“一家化工仓库。”

“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我只是和她在玛德莱娜大教堂附近会面。”

他抽泣得厉害，已无法听清他说的话。维克托也不再需要了解更多的情况，站起来，嘱咐队长小心看守，就回家吃晚饭去了。

对维克托来说，奥迪格朗已经交出，他不再管了。他甚至后悔自己不该管这件事，后悔失去了跟电影院里那位女人接触的机会。好漂亮的女人！而且那么神秘！这该死的奥迪格朗为何要不识时务地插进来呢？须知维克托对漂亮的陌生女人是那样欣赏，乐于刺探她们生活中的秘密。

二

维克托住在泰尔纳街区一套舒适的小房子里，家里请了个老仆人。他有点钱，生性不羁，又喜欢旅行，在警察总署干事感到十分称心。在那里，同事们对他很尊重，把他看作有独特见解的人，而不是临时合作的奉公守法的职员。哪一件案子他办烦了，你就是下命令也好，威胁也好，他都不会再办下去；但是，他对哪一个案子有兴趣，就会把它抢过来，一办到底，把结果报告给他的靠山——司法警察局局长戈蒂埃先生，然后就不再管了。

第二天是星期一。他在自己订阅的报上看到埃杜安探长讲述逮捕奥迪格朗的经过。披露的细节太多，他很恼火，因为他认为一个好警察嘴上要有把门的。本来他想放下报纸去干别的事，可是又读到一条消息，说亚森·罗平在东部一个城市出现。这个城市就是斯特拉斯堡！国防债券就是在这个城市失窃的。当然，这只是个一般的巧合，因为，看不出奥迪格朗这傻瓜同亚森·罗平之间有什么联系。可是，不管怎么说……

他立即找出电话号码簿，当天下午就对所有的化工仓库、商行做了调查，还到玛德莱娜大教堂一带了解。直到下午五点钟，他才发现在蒙塔博尔街的化工店里有一个叫埃尔内斯蒂娜的打字员。

他给商店经理打了电话，经理的回答使他决定立即到商店走一趟。他急忙动身了。

商店的办公室狭小，是用薄板一间间隔出来的。他一进经理室，立刻就激起了强烈抗议：

“埃尔内斯蒂娜·佩耶会是贼！她会是《晨报》上所说的那逃走的冒险家！根本不可能，侦探先生！埃尔内斯蒂娜的父母都是很正派的人，她跟父母住在一起……”

“我能向她提几个问题吗？”

“如果您硬要……”

他摇铃把杂役叫来。

“去把埃尔内斯蒂娜小姐叫来。”

一位小巧玲珑的女人走了进来。她仪态庄重，相当可爱，脸上的表情有些紧张，像是做好了最坏的准备，一副决不屈服的模样。

不过，维克托才摆出那讨厌的神气，问她把昨天在电影院里从伙伴身上偷走的黄信封藏在哪里了，这可怜的女人一下子就垮了。她跟那个奥迪格朗一样，没作任何抵抗就瘫倒在椅子上，结结巴巴哭诉说：

“他说谎……我在地上看到一个黄信封……捡起来。今早看了报纸，才知道他指控我……”

维克托伸出手：

“信封呢？在您身上吗？”

“不在。我不知去哪里找那位先生，只好把它放在办公室，打字机旁边。”

“我们去取吧。”维克托说。

她在前面带路。她的办公室在一个角落，有栅门和屏风围着。她翻开桌上的一堆信，似乎大吃一惊，赶紧慌张地扒开桌上的纸张。

“不见了！”她惊骇地说，“它不见了！”

“谁都不要动！”维克托向围在身旁的十来个职员说，“经理先生，刚才我给您打电话时，您是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吗？”

“我想……不是吧……记得当时会计夏珊太太好像跟我在一起。”

“如果是这样，她可能听到了一些话，了解了这件事。”维克托说，“我们通话时，您两次称我侦探，还说出了埃尔内斯蒂娜小姐的名字。夏珊太太跟大家一样，读了报纸，一个名叫埃尔内斯蒂娜的小姐涉嫌此案。夏珊太太在这里吗？”

一个职员回答道：

“夏珊太太每天六点差二十离开，去乘六点钟的火车回家。她住在圣克卢。”

“十分钟前，我让人请打字员去经理办公室时，她走了吗？”

“还没走。”

“您看到她走的吗，小姐？”维克托问打字员。

“是的。”埃尔内斯蒂娜回答，“当时我和她在一起说话，她在戴帽子。”

“您听到经理叫您，就把黄信封塞到这堆纸下面，是吧？”

“是的。在那之前，我一直把它藏在胸衣里。”

“夏珊太太看到您那个动作？”

“我想是的。”

维克托看了看表，又了解了一下夏珊太太的情况：这是个四十岁左右的女人，红棕色头发，矮矮胖胖，套一件苹果绿的紧身毛衣。而后他就离开了商店。

在楼下，他遇到了埃杜安探长。昨天阿尔丰斯·奥迪格朗就是由他收审的。探长惊讶地喊道：

“怎么，维克托，您捷足先登了？您见到了奥迪格朗的情妇埃尔内斯蒂娜小姐？”

“是的，一切顺利。”

他没有耽搁，叫了一辆出租汽车，正好赶上六点钟的火车。他上了长长的车厢，找了个座位，一眼就发现没有一个女人穿苹果绿毛衣。

火车出发了。

周围的旅客都在看晚报。有两个人正在聊着黄信封和国防债券，于是他得知公众了解这件事的细节到了什么程度。

一刻钟之后，火车到达圣克卢。维克托立即同站长谈了情况，出站口被

监视起来了。

乘这次车的人很多。当一位身穿灰色外套，下摆下面露出苹果绿毛衣的红棕发女人手持月票出站时，维克托低声对她说：

“请跟我来，太太……我是司法警察局的……”

那女人吓了一跳，嘀咕了几句，就跟着侦探和站长进了站长室。

“您是化工店的职员。”维克托对她说，“您不当心把打字员埃尔内斯蒂娜放在打字机旁的一个黄信封带走了……”

“我？”她相当镇静地说，“您弄错了，先生。”

“我们不得不……”

“搜身？为什么不可以？我听您吩咐。”

她显得那样自信，维克托有些犹豫了。可是，从另一方面说，假如她是无辜的，为什么不为自己辩护呢？

他请她与火车站的一个女职员一起进隔壁房间。

她身上既没有黄信封，也没有国防债券。

但是，维克托并不泄气。

“请把您的地址留下。”他严厉地说。

这时，从巴黎又来了一趟火车，埃杜安探长急忙从车上下来，正好碰上了维克托。维克托不慌不忙地说：

“夏珊太太把信藏到安全地方去了。如果你们昨晚在警察总署不对记者说这事，公众就不知道这个装着巨款的黄信封，夏珊太太也就不会想到把它偷走，我也就可以从埃尔内斯蒂娜的胸衣里搜出来了。警察破案，不要大肆张扬，搞得满城风雨。”

埃杜安想分辩，可是维克托接下去把话说完。

“我来概括一下：奥迪格朗、埃尔内斯蒂娜、夏珊……不到二十四小时，这笔失窃的债券传了三个人，……现在，去找第四个吧。”

这时，有一列火车开往巴黎，维克托上了车，把那位目瞪口呆的上司埃杜安探长一个人留在月台上。

三

星期二一早，维克托仍穿着那件紧身衣，看上去像古代骑兵，开着汽车——他有一辆简陋的敞篷四座汽车——开始在圣克卢地区进行周密调查。

他是这样推理的：前一天星期一，夏珊太太拿到黄信封之后，从五点四十分到六点十五分之间，不可能把这么重要的东西随便乱放，一定是交给了某个人。那么，除了在巴黎至圣克卢的旅途中，她还能在什么地方遇上那个人呢？因此，调查应当放在那些跟她同车厢的旅客身上，尤其是与夏珊太太关系亲近的人身上。

维克托又去找了夏珊太太，但仍一无所获。她住在母亲家里。一年多以来，她一直要求跟在彭图瓦兹开五金店的丈夫离婚。母女俩的名声都很好，只跟三个年老的女人有密切来往。但是，前一天，这三个人都没去过巴黎。从另一方面说，夏珊太太模样不漂亮，也不可能有什么相好。

星期三，维克托的调查仍没什么结果，情况开始让人不安了。第四个贼吸取了前面三个的教训，变得十分谨慎，也有时间来采取防备措施。

星期四，维克托来到圣克卢邻近的加尔什镇上的一家小咖啡馆——“体

育咖啡馆”，以此为中心在周围的维尔—阿弗莱、玛尔纳—拉—柯凯特和塞弗尔等地跑了一天。

晚上，他回到“体育”咖啡馆吃晚饭。咖啡馆位于加尔什火车站对面，面临圣克卢到沃克莱松的大路。

九点钟，他看到埃杜安探长突然来到，不觉有些意外。探长对他说：

“我从早晨起，就在这一带找您，总算找到了。您一点消息都没有，局长都发火了。不知打了多少电话找您！您查得怎么样了？了解了什么情况吗？”

“您呢？”维克托心平气和地轻声问道。

“什么也没了解到？”

维克托要了两杯饮料，小口小口地嚼着一杯柑香酒，说道：

“夏珊太太有个情人。”

埃杜安大吃一惊：

“你疯了！她那模样！”

“她们母女俩每个星期天都要出来散步。四月第三个星期天，有人在福斯—勒波兹树林碰见她俩与一位先生在一起过了八天，即距今两个星期之前，又有人在沃克莱松那边看到他们三个人一起在一棵树下吃点心。那先生叫莱斯柯，住在加尔什北面离圣居居法树林不远一座叫‘破窝’的小房子里。五十五岁，身体虚弱，留着灰胡子。”

“这些情况还不够。”

“他的一个邻居，瓦扬先生，是火车站职员。他是唯一能向我提供更具体情况的人。他今晚陪妻子去凡尔赛看望一个生病的亲戚。我在等他回来。”

他们等了好几个钟头，一直都没有说话。维克托从不喜欢与人交谈，这时甚至睡着了。埃杜安则不耐烦地吸着烟。

十二点半，那个火车站职员终于露面了，并且立即说道：

“莱斯柯老头呀，我认识！我们两家不到一百米。他是个孤僻老头，除了他的花园，什么事都不管。有几次天晚了，有一个女人溜进他房子，不过只呆了一两个钟头就出来了。而他自己呢，除了星期天出去散步，每星期有一天去巴黎走走，其余时间从不出门。”

“哪一天？”

“一般是星期一。”

“那么，上星期一呢？”

“我记得他去了。他回来是我检的票。”

“几点钟？”

“总是晚上六点十九分到加尔什的那趟车。”

一阵沉默，两个侦探互望一眼。埃杜安问道：

“那天以后，您又见过他吗？”

“我没见过，但我妻子见过。她是送面包的。她甚至说这两天晚上，就是星期二和星期三，我值班的……”

“说什么？”

“说有人在‘破窝’周围转悠。莱斯柯老头有条爱叫的小狗，在窝里叫个不停。我妻子肯定地说，那个人影戴鸭舌帽……灰鸭舌帽。”

“她没认出那人吗？”

“她认为认出来了……”

“您妻子仍在凡尔赛，是吗？”

“是的，她要明天才回来。”

瓦扬说完这些就走了。过了一两分钟，探长说道：

“天亮我们就去找莱斯柯老头。不然，那传到第四者手上的债券又会被偷走。”

“这段时间呢？……”

“这段时间，我们先到那房子周围转转。”

通向高地的道路荒寂无人。他们默默地走着，然后又走上一条两旁盖着小别墅的大路。夜色温柔、宁静，天空星光灿烂。

“就是这儿。”维克托说。

他们前面，先是一道篱笆，然后是一道矮墙，上面立着栅栏。透过栅栏望去，可以看到里面是一块草坪，草坪过去，是一座有三个窗子的二层小楼。

“好像有灯光。”维克托轻声说。

“对，二楼中间那个窗子，窗帘没合严。”

这时，右边窗子突然亮了，比中间的还要亮。然后熄了一下，接着又亮了。

“奇怪，”维克托说，“我们来了，狗也不叫？我都看见狗窝了，就在那边，很近。”

“可能有人把它弄死了。”

“谁？”

“昨天和前天在这里转悠的人。”

“那就是说，他在今夜动手……我们绕过花园……后面有一条小路……”

“听！……”

维克托侧耳谛听。

“是的……屋里有人叫喊。”

突然，又传来一阵闷声叫喊，但还是听得清楚。接着是一声枪响，听上去像是从有灯光的二楼发出的。然后又是一阵叫喊。

维克托一膀子撞开栅栏门，两人跑过草坪，跨过一扇窗子前的阳台。窗子一推就开了。维克托冲上二楼，手里举着电筒。

一上楼梯，面前有两扇门。他推开对面那一扇。灯光下，他看见地上躺着一个人，好像还在抽搐。

有个男人从隔壁房间跑了，维克托跟着追。埃杜安守着楼梯前的那第二扇门。果然，那人与探长在门口打起来了。维克托穿过第二个房间时，瞥见一个女人刚翻过窗户逃走。那是房子背面的窗户，那女人大概是沿着梯子下去的。维克托用电筒一照，认出她就是巴尔塔扎电影院里那位头发闪着黄褐色光泽的女人。他正要跟着跳出去，突然听到探长呼喊。紧跟着又听到第二声枪响和一阵呻吟……

维克托赶紧跑到楼梯口，扶起倒在地上的埃杜安。这时，开枪的家伙已经下了楼。

“快追……”探长呻吟道，“我不要紧……伤在肩上……”

“既然您不要紧，就放开我吧。”维克托愤怒地说着，努力想挣脱出来。

可是，探长怕再次摔倒，紧紧地抓住他。维克托把他拖到最近的房间，让他在长沙发上躺下，自己也放弃追捕那两个逃跑者，因为此时已追不上了。

他跪下去察看躺在地板上的人，正是莱斯柯老头，已经不动了。

“他死了。”维克托迅速检查了一下，说，“确实死了。”

“倒楣！”埃杜安抱怨着，“那黄信封呢？……你搜一搜。”

维克托已经在搜了。

“有一个黄信封，可是皱巴巴的，里面没有东西。莱斯柯可能已把国防债券取出来，藏到别处，刚才被迫交了出来。”

“信封上没字吗？”

“没有。不过商标却看得很清楚，斯特拉斯堡，古索纸品厂。”

他一边照料探长，一边说：

“信封没错！斯特拉斯堡……债券最开始就是从那儿的银行里偷出来的。我们现在要追第五个贼了……这一回，这家伙可是胆大包天啊！一、二、三、四号都是笨家伙，这第五号就不那么好对付了！”

这时，他想起刚才在窗口瞧见的那个可爱女人。她也卷了进来！她来干什么呢？她在这场惨剧里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二 灰色鸭舌帽

—

那个火车站的职员，还有两个邻居都被喧闹声惊醒，跑了过来，其中一个家里有电话。维克托请他打电话通知圣克卢警察分局。另一个请来了医生。医生只能确认莱斯柯心脏中弹，已经死亡。埃杜安伤势不重，被送回巴黎。

维克托注意严密保护现场。圣克卢的警察分局长带着手下赶到后，他便把惨案的始末告诉了局长。他们两人都认为最好天亮以后再寻找两个罪犯留下的痕迹，维克托便回到巴黎自己家。

早上九点，他回来了解情况，看到“破窝”四周围着许多看热闹的人，警察拦着他们不许靠近。维克托走进花园，看到院子和房子里有不少侦探和警察在忙碌。凡尔赛检察院已来人调查。可是，据说巴黎又来了新命令，预审将由塞纳省检察院负责。

维克托与圣克卢警察分局长聊了一会，又亲自察看了一遍，因此，了解了一些确凿的……确切地说是一些否定的情况，因为案子终究还是一团迷雾。

首先，关于从楼道逃跑的男人和从窗子里逃跑的女人，还没一点线索。

不过，警察还是发现了那个女人翻过篱笆，走上一条与大路平行的小街。梯子在二楼墙上留下的痕迹也被发现了。那梯子大概是铁的，可以折叠，随身携带，因此没有找到。这两个同伙是怎样会合，又是怎样离开这个地方的，大家还不知道。所掌握的情况充其量也就是，有一辆汽车从半夜十二点起就停在离拉塞尔—圣克卢种马场三百米远的地方。凌晨一点一刻左右，汽车又开走了，显然是沿着塞纳河岸，经过布吉瓦尔回巴黎去了。

莱斯柯老头那只狗在狗窝里找到了，已被毒死了。

花园砾石小路上，没有留下任何脚印。

从死者身上和埃杜安探长肩上取出的子弹，都是一支7.65毫米口径的勃朗宁手枪打出来的。可是，这支勃朗宁手枪也没找到。

除了这些微不足道的情况，再也没有什么线索。维克托没有滞留，因为记者和摄影师开始趾高气扬地工作了。

再说，维克托也厌恶成群结伙地工作。如他所说，他不喜欢作那些“口头假设”来浪费时间。唯一使他感兴趣的，是对案件进行心理分析，因为这需要思考和智慧。至于其余的事情，如奔走、观察和跟踪追捕等等，他都不愿意去干。他愿干的事也总是单枪匹马去干，好像是办私事似的。

他来到车站职员瓦扬家。瓦扬的妻子从凡尔赛回来了，声称自己什么也不知道，也没认出前几天晚上在“破窝”附近转悠的人。但瓦扬去接班时，在车站前追上维克托，并接受他的邀请，进了咖啡馆。

“你知道，”一杯开胃酒下肚，瓦扬的话匣子打开了，“我妻子热尔特吕德是送面包的，哪家都要去，要是嘴不紧，会招来麻烦。但是我跟她不一样，我是铁路职员，是公务员，我应该帮助司法当局。”

“那么？”

“是这样，”他压低声音说，“首先那顶灰鸭舌帽，她跟我说过。我今早打扫院子时，在一堆乱麻和垃圾下面找到了。也许那家伙昨夜逃走时，把帽子随便扔进我家院子里。”

“其次呢？”

“其次，热尔特吕德肯定，她星期二晚上见到的家伙，就是那戴鸭舌帽的，是她的一个顾客，她每天都要给他送面包……一个上流社会的先生。”

“他叫什么名字？”

“马克西默·德·奥特莱男爵。喏，你朝左边看……那座房子……通往圣克卢的公路旁边，那座唯一有房租收入的房子……离这儿大概有五百米远……他和妻子以及一个老保姆住五楼。他们夫妇为人都很不错，也许有点傲气，可是十分正派，所以，我寻思热尔特吕德看错人了。”

“他靠年金生活吗？”

“不！他在香槟酒公司工作，每天都往巴黎跑。”

“几点钟回来？”

“坐六点钟的火车，到这里是六点十九分。”

“星期一晚上，他是坐这趟车回来的吗？”

“一点不错。只有昨天我不知道，因为我送妻子去凡尔赛了。”

维克托不说话了。开始这样设想案情：星期一，在六点钟从巴黎开出的火车里，夏珊太太坐在莱斯柯老头身边。通常跟丈夫打离婚官司的女人与母亲不在一起时，总是尽量避免跟情人说话的。可是这个星期一，她忍不住偷了那个黄信封，就不露声色地小声告诉莱斯柯，有件东西要交他保管，然后，她慢慢地把那个也许卷起来并捆好的信封塞给他。这个动作被坐在车上的德·奥特莱男爵看见了。他读过报纸……一个黄信封……也许就是这个？……

车到圣克卢时，夏珊太太下了车。莱斯柯老头则一直坐到加尔什。马克西默·德·奥特莱也在这个站下车，就跟着老头走，记住了他的住址，星期二和星期三都到他家附近转悠。到星期四，他就下决心……

“只有一个问题，”维克托离开瓦扬，朝他指给自己看的那座房子走去时，心想，“那就是这个案子一环扣一环，扣得严密，接得迅速。事实真相绝不会这么自发地暴露出来，也绝不会这么简单、自然。”

二

维克多爬上五楼，按了铃。

一个戴眼镜、满头白发的老保姆开了门，也没问他姓名，就把他领进客厅。

“请转递我的名片。”他简单地说。

这间客厅也作餐厅用，只有几把椅子、一个食橱和一个独脚小圆桌。家具看上去都很简朴，但干干净净，漆色发亮。墙上挂着圣像，壁炉上放着几本书和宣传宗教的小册子。从窗子望出去，可以看到圣克卢公园怡人的风景。

一位夫人走出来，一脸惊讶的表情。她还年轻，鼻头发红，脸上未施粉黛，胸部丰满，头发盘得很复杂，只是看上去有点过时，穿着旧便袍。要不是她故意摆出高贵的姿态，装出她心目中男爵夫人应有的举止，她还是讨厌的。

她站在那里，随即冷冷地问道：

“有事吗，先生？”

“我想跟德·奥特莱男爵谈谈星期一傍晚火车上的事。”

“大概是报上说的盗窃黄信封的事吧？”

“是的。昨夜在加尔什发生了一起谋杀，就是这事引起的。死者是莱斯柯先生。”

“莱斯柯先生？”她重复道，毫无不安的表情，“我一点都不知道……有线索吗？”

“目前还没有。不过，我奉命向星期一乘坐六点钟巴黎开往加尔什那班火车的旅客进行调查。由于德·奥特莱男爵……”

“我丈夫本人会回答您的，先生。他现在在巴黎。”

她原指望维克托会告辞，没想到他却接着问：

“德·奥特莱先生晚饭后常出去吗？”

“很少出去。”“星期二和星期三……”

“那两天他头疼，确实出去走了一圈。”

“昨晚，星期四晚上呢？”

“昨晚，他有事留在巴黎……”

“不对，他回家来了。”

“我睡着了。他回来后不久，我听到钟敲十一点。”“十一点？那是凶杀发生前两小时。您可以肯定吗？”到此为止，男爵夫人一直有礼貌地、不由自主地回答问题。此时，她突然直觉地感到发生了什么事情，便瞥了一眼“便衣侦探维克托”的名片，冷冷地答道：

“我历来只肯定事实。”她仍不明白维克托是什么意思。“您跟他说话了吗？”

“当然说了。”

“那么您完全醒过来了？”

她脸一红，好像害羞似的，没有回答。维克托追问道：“今早德·奥特莱男爵是几点走的？”

“前厅大门关上时，我睁开眼睛，看到时钟指着六点十分。”“他跟您说再见了吗？”

这一下，她来火了。

“这是审讯吗？”

“我们作调查，有时不得不冒昧地提些问题。最后一个问题……”

他掏出那顶灰鸭舌帽：

“您认为这是德·奥特莱先生的吗？”

“是的。”她看了看那顶帽子说，“这是一顶旧帽子，他多年不戴了，我收在一个抽屉底下。”

这句对丈夫如此不利的回答，她说得多么随便又多么坦诚。可是，另一方面，这种坦诚是否表明她在关键问题上不会说谎呢？

维克托对冒昧打扰表示歉意，并说晚上再来，就告辞了。

他在门房找到看门女人，向她了解了一些情况，证明德·奥特莱夫人说的是实话：男爵是在头天晚上将近十一点按铃要求开门的，第二天早晨六点钟又敲门离开了。夜里没有任何人出入。这座房子里只有三套房间是出租的；别的房客夜间从不出门，因此谁进谁出她不难知道。

“除你之外，别人能从里面开门吗？”

“不可能。只有进我的房里才能开门，而我的房门是锁着的，并且上了插销。”

“德·奥特莱夫人早晨有时出门吗？”

“从不。都是老保姆安娜去采买。瞧，她正从便梯上下来。”

“楼里有电话吗？”

“没有。”

维克托走了出来，内心茫然，脑子里充满互相矛盾的念头。其实，不管有多少理由对男爵不利，但他没有作案机会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因为他当时在妻子身边。

维克托吃过午饭，又回到车站，去询问车站职员：

“德·奥特莱男爵今早是乘早班车走的吗？早班车乘客不多，他要是从这里走，肯定会被人注意。”

回答一致，十分明确：没有。

那么，他是怎样离开加尔什的呢？

整个下午，维克托都在向供货商、药店老板、当地行政机构以及邮局职员了解德·奥特莱夫妇的情况。他发现这对夫妇不讨人喜欢。问来问去，自然问到他们的房东、市参议员、木柴煤炭批发商居斯塔夫·热罗默那里。热罗默与男爵夫妇之间的纠纷使当地人很开心。

热罗默夫妇有一座漂亮别墅，也建在高地上。维克托一进屋，就感到这家人的生活舒适、富裕，但也发现这对夫妇不和、吵闹。他按了半天门铃，无人理睬，就自己走进前厅，听到二楼有人在争吵、摔门。那是一个男人吵烦了，在低低地作解释，和一个女人愤怒的尖叫声。只听那女人骂道：

“你是个酒鬼！是的，你是个酒鬼！市参议员居斯塔夫·热罗默先生是酒鬼！你昨晚在巴黎干了什么？”

“你很清楚，亲爱的，跟德瓦尔有个生意上的应酬。”

“显然，还有一群母鸡。我了解你那个德瓦尔，一个花天酒地的家伙！那么，晚饭以后呢？上‘情女游乐场’去了，嗯？玩裸女去了！跳舞、喝香槟去了！”

“你疯了，昂里耶特！我再说一遍：我开汽车把德瓦尔送到絮莱斯纳去了。”

“几点钟？”

“我也说不清……”

“你当然说不清，你醉了。这大概是早晨三四点钟的事。只是，你趁我睡着了……”

接下来争吵变成了打斗，热罗默先生冲向楼梯，跌跌撞撞下了楼，他妻子在后面追。到了前厅，他才发现有客人等着。客人马上表示歉意：

“我按了铃……没人回答，我就冒昧……”

居斯塔夫·热罗默年纪在四十左右，脸色红润，颇为英俊。他笑起来：

“那么，您听见了？夫妻吵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昂里耶特是个好妻子……到我书房里来吧……请问贵姓？……”

“便衣侦探维克托。”

“啊！是调查那可恨的莱斯柯老头的事吧？”

“确切地说，我是想了解一下你的房客德·奥特莱男爵……”维克托打断他的话说道，“你们相处怎么样？”

“很不好。我们租给他的那套房子，我和妻子曾住过十年。可他们不是跟你提要求，就是跟你打官司。法院的送达员不断来送传票……都是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比如，他们那套房间的第二把钥匙，我明明交给他们了，他

们硬说没收到！总之，都是为一些无聊的小事儿。”

“可最后还是打起来了。”维克托说。

“这么说您知道了？是的，打起来了。”热罗默先生笑着说，“我鼻子上挨了男爵夫人一拳……我相信，她会觉得内疚的。”

“她！会为什么事内疚？”热罗默太太叫道，“她那个泼妇！那个毒婆娘！还老上教堂呢！……至于那个男的，侦探先生，那是个坏男人，破了产，连房租都不付，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她的模样漂亮、可爱，给人以好感，就是嗓音嘶哑，似乎专为骂人和发怒用的。她丈夫不得不劝她理智一点，提供了一些令人叹息的情况：男爵在格勒诺布尔破了产，在里昂干过一些不光彩的勾当，总之，他过去干了不少营私舞弊的事情……

维克托没有再问下去，他告辞以后，听到里面又吵了起来。那女人尖叫着：

“你到底上哪里去了？你干什么去了？……你这撒谎的家伙！”

傍晚，维克托来到体育咖啡馆，匆匆浏览了几份晚报，没有读到什么特别的消息。过了一会儿，有人领着加尔什的一位先生和一位女士来见他。他俩从巴黎来，说在巴黎北站附近看到德·奥特莱男爵和一个女人坐在一辆出租汽车里，司机座旁边的位子上放着两只箱子。这是证据吗？维克托比谁都清楚，这类证据是靠不住的。

“不管怎么说，可以这么推理，”他想，“要么男爵带着国防债券逃往比利时……有个女人与他同去，可能就是我在莱斯柯老头家窗口见到的那个漂亮女人；要么这两个人提供的情况有误，他过一会儿就会乘常坐的那趟火车回到这里。如果是那样，那就表明，尽管看上去他很可疑，这条线索却是错误的。”

维克托在出站口找到了瓦扬。

火车已经发出进站信号，不久就拐过弯驶过来了。火车停下后，下来三十来个人。

瓦扬用胳膊肘碰了碰维克托，小声说：

“过来的那个人……深灰色外套……软帽……就是男爵。”

三

维克托对男爵的感觉并不坏。他神态安详，脸色平静，没有丝毫不安。绝不是十八小时前杀过人、被可怕的回忆所折磨、为眼下要干的事而焦虑、为将来的结果而担惊受怕的人的面孔，而是一张按部就班做完一天工作的人的面孔。他向车站职员点点头，然后就朝右边他家走去。他手里拿着一张拆叠的晚报，心不在焉地敲着路边的栅栏。

维克托先在他后面远远跟着，然后加快脚步，几乎与他同时到达他家门口。到了五层楼梯口，男爵掏出钥匙准备开门，维克托问道：

“您是德·奥特莱男爵吧？”

“有什么事，先生？”

“想跟您谈一会儿……我是便衣侦探维克托。”

这话无疑是一个打击，他显得恐慌不安。他咬着牙关，费了很大劲才镇定下来。

但这种反应一下就过去了。再说，这也是自然而然的，警察突然来访，就是最老实的人也会觉得不安。

德·奥特莱夫人正在餐厅窗前刺绣，看到维克托进来，她一下站了起来。

“让我们单独谈谈，加布里耶尔。”丈夫吻过她之后说。

维克托说：

“今天上午我见过夫人了，她在场对我们的谈话只会有利。”

“哦！”男爵说道，并不显得吃惊。

男爵又指着报纸说：

“我刚刚读到您所进行的调查，侦探先生，也就得知了您的名字。我猜测，您是要问我一些情况，因为我是买月票的乘客，常乘六点钟这趟车，是吧？我马上就可以告诉您，我不记得星期一是和谁坐在一起，也没有注意到任何可疑现象，更没有看见什么黄信封。”

德·奥特莱夫人气愤地插话道：

“侦探先生想知道得更多，玛克西默。他想知道昨夜，加尔什发生谋杀案时你在哪里。”

男爵吓了一跳：

“这是什么意思？”

维克托拿出灰鸭舌帽，说：

“这是凶手戴的帽子，他把它扔到隔壁院子里。上午德·奥特莱夫人说这是您的帽子。”

德·奥特莱纠正道：

“确切地说，它曾经是我的，放在前厅壁橱里，对不对，加布里耶尔？”

“是的，放在那里有两星期左右。”

“我把它扔进垃圾箱有一个星期了，一起扔的还有一条虫蛀的围巾。也许是哪个流浪汉捡走了。您还想问什么，侦探先生？”

“星期二和星期三晚上，在您不在家的时刻，有人看见一个头戴这顶帽子的人在‘破窝’附近转悠。”

“我这两天头疼，出去散步，不在那一边。”

“那么是在哪儿呢？”

“在通往圣克卢的公路上。”

“您碰到什么人了吗？”

“可能碰到了。不过，我没留意。”

“昨天，星期四晚上，您是几点钟回来的呢？”

“十一点，我在巴黎吃的晚饭。我回到家时，我妻子睡觉了。”

“据夫人说，你们说了几句话。”

“你认为是这样，加布里耶尔？我记不清了。”

“是的，是的。”她走近他，“你想一想……你还吻了我，说出来也不是丑事……只是我求你，别再回答这位先生问的事情了。这样的问话多么无聊，真是不可思议！”

她的脸色变得严厉起来，那下垂的腮帮和酒糟鼻更红了。

“这位先生是在执行公务，加布里耶尔，”男爵说，“我没有任何理由不协助他。侦探先生，您问我早晨什么时刻离家？是六点钟左右。”

“您是乘火车走的吗？”

“是的。”

“可是，车站职员都没有看见您。”

“我到车站时火车刚开走。遇到这种情况，我通常都到塞弗尔站去搭车，只要走二十五分钟就行了。我有月票，可以从那里上车。”

“那儿的人认识您吗？”

“不如这儿熟，那个站的旅客比这儿多得多。我坐的那个包厢只有我一个人。”

他毫不犹豫地作了回答。他说得很确定，很合乎逻辑，让人不能不承认他说的是事实，至少暂时承认。

“您明天能陪我去巴黎吗，先生？”维克托问道，“我们一块去见见昨晚跟您一起吃饭的人，以及您今天见到的人。”

维克托刚说完，加布里耶尔就冲到他面前，气得脸都变了形。他记起她打热罗默先生的那一拳，直想笑，因为这女人的神气十分可爱。不过她还是克制住了，指着挂有一幅圣像的墙说：

“我以永福发誓……”

可是，受到这么一点盘问就发誓，大概她自己也觉得不合适，所以，她只画了一个十字，嘀咕了几句，温柔而深情地拥抱了丈夫，就走开了。

剩下两个男人，面对面地站着。男爵一声不吭，维克托发现他那看起来英俊、宁静、沉着稳重的外表并非天生的，不免有些吃惊。他两颊涂着胭脂，那是种女人常用的发紫的胭脂。他也注意到他眼圈发黑，嘴角下垂，显得极为疲劳。他的变化是多么突然！而且每一秒钟都变得更加明显！

“您走错了路，侦探先生。”男爵严肃地说，“您的调查不公平地干预了我的私生活，迫使我不得不向您说出一个难于启齿的秘密。我对妻子还是喜爱和尊重的，但几个月来，我在巴黎有了一个情人。昨晚我就是和那个女人一起吃的晚饭，然后，她开车一直把我送到圣拉扎尔火车站。今早七点钟，我又去找了她。”

“您明天就领我去她那儿。”维克托命令道，“我用汽车来接您。”

男爵犹豫了一下，回答道：

“好吧。”

同男爵见面以后，维克托心里更没有底了，一时屈从于感情，一时又让理智占了上风，但不论是感情还是理智，都没有让他发现无可争议的事实。

当晚，他跟圣克卢的一名警察说好，让他监视男爵的房子，直到午夜。没有发生任何可疑的事。

三 男爵的情妇

—

从加尔什到巴黎，有二十分钟路程，一路上两人谁都没有作声。然而，可能正是因为男爵的沉默和驯服，才使维克托更加怀疑。自从头一天发现男爵化妆以来，他对男爵的沉着就不再相信了。他观察男爵，发现胭脂不见了，那张面颊凹陷、皮肤发黄的脸，说明他一夜无眠、惶惶不安。

“在哪个地段？”维克托问。

“沃吉拉尔街，卢森堡公园附近。”

“她叫什么名字？”

“埃莉兹·玛松。她在‘情女游乐场’当过舞女。她有肺病，我收留了她。她对我为她做的一切是那么感激。”

“您为她花了很多钱吗？”

“不太多，她很朴素！只是，我干的事少了。”

“因此没钱付房租了。”

他们不再说话，维克托想着男爵的情妇，不禁冒出强烈的好奇心：她会不会是电影院里的那个女人？会不会就是在“破窝”杀人的那个女人？

在沃吉拉尔街旁，耸立着一座又高又旧的楼房，里面的房间都很窄小。男爵走到四楼左边一扇门前，敲了敲门。又敲响门铃。

一个年轻女人立即开了门，并向他伸出双臂。维克托发现她不是自己见过的那个女人。

“你终于来了！”她说，“可你不是一个人？这是一位朋友？”

“不是。”他回答道，“这位先生是警察局的。我们一起来了解有关国防债券的事。我偶然卷进了这件事。”

那女人把他们领进狭小的房间，维克托这时才得以好好打量她。她一副病容，长着一双蓝色的大眼睛和一头蓬乱的棕色头发，颧骨上涂着胭脂，跟昨天男爵脸上涂的一样，是紫红色的。她穿着室内便袍，颈上随便系着一条桔黄色浅绿条纹的宽围巾。

“只是例行公事，小姐。”维克托说，“问几件事……前天，星期四，您见过德·奥特莱先生吗？”

“前天？嗯，我想一想……啊！对了，他来我这儿吃的午饭和晚饭，然后我把他送到火车站。”

“昨天，星期五呢？”

“昨天，他早上七点钟就来了。我们在这房里一直呆到下午四点钟。然后我领他到外面，就像平时那样，陪他散散步。”

从她的神态上，维克托相信她的回答是事先商量好的。不过，也许她说真话也跟说谎话的语气一样呢？

他在套房里走了一圈，发现只有一个简陋的卫生间、一间厨房和一个衣服间。他撩开挂着的衣裙，忽然看见里面有一只旅行袋和一个鼓鼓的帆布箱。

他猛地转过身，正好截获少妇与情人交换的眼色。于是，他打开那只箱子。

箱子一边放着女人的内衣、一双靴子和两条裙服，另一边放着男人的外衣、衬衫。旅行包里放着睡衣，拖鞋和盥洗用具。

“这么说，你们打算出门？”他站起身来。

男爵朝他走过来，严厉地看着他，说：

“您说，是谁允许您这样翻箱子的？您这是搜查！以什么罪名？搜查证在哪里？”

面对这个人，维克托感到了危险。他觉得男爵怒不可遏，眼睛射出凶光，似乎想要杀人。

维克托握紧衣袋里的手枪，对这位对手说：

“昨天有人在北站附近看到您带着两只箱子……和情妇在一起。”

“开玩笑！”男爵吼道，“开玩笑！我根本就没有乘火车。我说，您也坦率点……到底指控我什么？偷了那个黄信封？甚至还……”

他压低声音：

“甚至杀死了莱斯柯老头？是这么回事吗？”

只听见一声嘶哑的叫喊，埃莉兹·玛松脸色煞白，气急败坏地说：

“你说什么？他指控你杀了人？杀了加尔什那个人？”

男爵笑了起来：

“也真是，竟有人相信那通鬼话！您明白，侦探先生，这话不可能当真……见鬼！您不是问过我妻子吗？……”

他克制住自己，渐渐开始平息下来。维克托也放开了手枪柄，朝充作前厅的正方形空地走去。这时，德·奥特莱还在挖苦：

“嗨！警察！我这是头一次看见警察是怎么办案的。若是总干这种蠢事，那就见鬼了。喂，侦探先生，这些箱子摆了好几个星期了。这姑娘和我一直想去南方旅行，总未成行。”

年轻女人直愣愣地睁着蓝色的大眼睛，听了他们的话，嗫嚅道：

“他竟敢控告你！竟敢说杀了人！”

这时，维克托想出了一个明确的方案：首先把这两个情人分开；再把男爵带到警察总署；然后，再征得上司同意，立即进行搜查。他本人不喜欢干这种事，但他认为这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国防债券在这里，那就无论如何不能再让它丢了。

“请您在这里等着。”他对年轻女人说，“至于您，先生……”

他威严地指着那扇开着的门。男爵被他震慑住了，在他前面下了楼，坐到汽车后座上。

街角上有一个治安警在维持交通秩序。维克托作了自我介绍，请他监视那辆汽车和汽车里的人。然后，他就走进大楼底层一家酒店。酒店后堂有电话，维克托要了警察总署，可是，等了好半天才与司法警察局通上话。

“喂！是您吗，勒费布尔？我是便衣侦探维克托。喂，勒费布尔，能不能马上派两个警察到沃吉拉尔街卢森堡公园拐角的地方来？喂！大点声，老伙计……您说什么？您给我往圣克卢打电话了……可我不在圣克卢……啊，什么？有人要和我说话？谁？局长？……好，我正要……可您得先给我派两个人来……马上！嗯？啊！还有一句话，勒费布尔，请您查查司法档案，看有没有埃莉兹·玛松小姐的卡片。她从前是‘情女游乐场’的舞女……埃莉兹·玛松……”

十五分钟以后，两名侦探骑自行车赶到了。维克托交代他们防止四楼的埃莉兹·玛松逃走，把她的相貌特征告诉了他们。然后，他就把德·奥特莱男爵带到警察总署，交给同事审问。

司法警察局长戈蒂埃先生一副迟钝憨厚模样，其实他大智若愚，又精明，又强干，办事十分谨慎缜密。他在办公室里等着维克托，还有一个上了年纪、矮胖强壮的男人作陪。他是维克托的顶头上司莫莱翁专员。

“你终于来了，维克托！”局长叫道，“这是什么意思？我嘱咐你不下二十次，让你同我们时刻保持联系，可你两天没有半点消息。圣克卢警察分局搞一套，我的手下一们搞一套，你又一套！各行其是，没有通盘的计划。”

“用标准的法语说，”维克托不慌不忙地说，“这就意味着国防债券失窃案和‘破窝’谋杀案的侦破工作都没有按您的意思取得进展，是吧，长官？”

“那么，合你的意吗，维克托？”

“我倒并没有什么满意的。不过，我承认，长官，我对这件事不太尽力。这事有趣，但并不让我动情。情节支离破碎，而且，都是些三流演员，演得一塌糊涂，不合规矩，没有真正的对手。”

“既然如此，”局长趁机说，“那你就把案子交出来吧。莫莱翁虽然不认识亚森·罗平，但过去与他交过手，早就熟悉这个人，比别人更适合……”

维克托朝局长走过去，显然动了心。

“您说什么，长官？亚森·罗平？……您有把握……证明他参与了此案？”

“证据确凿。你知道亚森·罗平在斯特拉斯堡被人认出来，差一点被抓住吗？那九张国防债券属于斯特拉斯堡一个工厂老板。他本来把它们锁在保险柜里，后来，又存到了银行。银行经理粗心大意，把它们锁在自己的抽屉里。现在我们获悉，就在工厂老板把国防债券存到银行的次日，他家的保险柜被人撬开了。是谁撬的？我们截获了一封信，得知是亚森·罗平干的。”

“确实是亚森·罗平写的吗？”

“是的。”

“写给谁的？”

“一个女人，似乎是他的情妇。他在信中特别写到：‘我没有搞到手的国防债券被银行职员阿尔丰斯·奥迪格朗偷走了。你要是感兴趣，就尽力在巴黎查出他的踪迹。我将于星期日晚上到巴黎。再说，国防债券我不大感兴趣了。我只想着另一笔生意……一笔上千万的大买卖。这才值得动手！这件事的进展一帆风顺……’”

“肯定没有署名？”

“有！请看：亚·罗。”

戈蒂埃先生把话说完：

“星期日，就是你在巴尔塔扎电影院那一天。阿尔丰斯·奥迪格朗和情妇也在那里面，对吗？”

“还有一个女人也在，长官。”维克托叫道，“一个十分漂亮的女人。毫无疑问她在监视奥迪格朗……那天夜里，我看见她在莱斯柯被杀以后逃走了。”

维克托在房间里来回踱着，并不掩饰自己的激动。他素来那样沉稳，此刻如此激动，让人觉得奇怪。

“长官，既然事情与那个恶棍有关，那我就要把这个案子查到底了。”维克托说。

“你好像很恨他。”

“我？我从来没见过他……是男是女都不知道。他也不认识我。”

“那么？”

维克托咬牙切齿地说：“但这并不妨碍我和他算帐，好好算帐。我们先谈谈眼前的事吧。”

他接着就细述起昨天和当天上午在加尔什所作的调查，跟德·奥特莱夫妇、热罗默夫妇以及埃莉兹·玛松的会面。他拿出自己顺路从档案处拿到的埃莉兹·玛松的卡片，念道：

“……孤儿，父亲酗酒，母亲患有结核病，屡次在演员化妆室中行窃，被‘情女游乐场’辞退。有一些迹象让人推测，她可能充当一个国际盗窃集团的情报员。患有二期结核病。”

接着是一阵沉默。戈蒂埃先生的神态表明，他对维克托的调查结果是多么满意。

“你的意见呢？莫莱翁？”

“干得不错。”专员答道，他自然有所保留。“是不错。不过，还要仔细察看一下。如果您同意，我想亲自审问男爵。”

“您自个儿去审问好了。”维克托用平素那副放肆口吻咕道，“我在汽车里等您。”

“我们今晚再在这里碰头。”局长说，“检察院刚开始在巴黎预审，我们可以提供一些重要材料了。”

一小时之后，莫莱翁把男爵带到维克托的汽车里，对他说：

“这家伙没什么可问的。”

“那我们去埃莉兹·玛松家。”维克托建议。

专员马上反对：

“嗨！她已经被监视起来了，很快就会对她家进行搜查的，甚至我们到她家之前就搜查完了。照我看来，还有更急迫的事要做。”

“什么事？”

“凶杀发生时，加尔什的参议员、德·奥特莱的房东居斯塔夫·热罗默在干什么？这是他妻子提出的问题。我想向他的朋友、圣克卢的地产商和房产经纪人菲利克斯·德瓦尔提出这个问题。我刚才查到了他的地址。”

维克托耸耸肩膀，坐上驾驶座。莫莱翁坐在他旁边，德·奥特莱和一名侦探坐到后面。

到了圣克卢，他们在办公室里找到了菲利克斯·德瓦尔。他是个高个子，长着一头褐发，胡子修饰得整整齐齐。他一听来意，就忍不住笑道：

“啊！是谁在害我的朋友热罗默？一大早，他妻子就打电话来，接着又来了两批记者。”

“他们都问什么了？”

“问他前天，也就是星期四晚上是几点回家的。”

“您怎么回答？”

“当然说实话！他把我送到家门口，正好敲响十点半。”

“可他妻子却说他是半夜回去的。”

“是的，我知道。她像个打翻醋坛子的女人，放声大叫，闹得满城风雨。‘你晚上十点半以后干了什么？你到底在什么地方？’于是，司法当局介入了，记者也来了，就好像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谋杀案似的。我可怜的居斯塔

夫一下成了嫌疑犯。”

他放声大笑起来：“居斯塔夫这个连苍蝇都没打死过的人，却成窃贼、杀人犯！”

“你朋友当时有点醉吧？”

“哦，有一点。他容易醉。他当时还拉我到五百米外的‘十字路口咖啡馆’去喝酒呢，那家店一直开到半夜。居斯塔夫这家伙！”

于是，两名警察去这家咖啡馆调查，得知前天晚上，居斯塔夫·热罗默先生，店里的常客，确实十点半之后来喝过一杯茴香酒。

这样就冒出了一个问题：十点半到半夜这段时间，居斯塔夫·热罗默干了什么？

他们把德·奥特莱男爵送到家门口，并派了一名警察看守。然后，莫莱翁让车一直开到热罗默的别墅。他们两夫妇都不在家。

“我们去吃饭吧。”莫莱翁说，“时间不早了。”

他们在体育咖啡馆吃了午饭。两人没说几句话。维克托默不作声，一脸不快的神气，表明他认为专员的想法是多么幼稚。

“怎么！”莫莱翁叫道，“你不认为这个人的行为怪诞吗？”

“哪个人？”

“居斯塔夫·热罗默！”

“居斯塔夫·热罗默？在我看来，他是个次要人物。”

“那么，您说说您的打算。”

“直奔埃莉兹·玛松家。”

“我的打算，”莫莱翁容易激动，又十分固执，大声说，“是去见德·奥特莱太太。走吧！”

“走！”维克托说，使劲耸了耸肩膀。

那个被派作看守的侦探站在人行道上监视着房子。维克托他们上了楼。莫莱翁按响门铃，门开了。

他们正要进去，有人在下面叫喊。一个警察大步跑上楼。这是维克托派到沃吉拉尔街监视埃莉兹·玛松的两名警察之一。

“喂，出什么事了？”维克托问。

“她被杀死了……可能是被勒死的……”

“埃莉兹·玛松？”

“是的。”

三

莫莱翁性情冲动。当他意识到没有照维克托希望的那样，先去沃吉拉尔街调查而铸成大错时，恼羞成怒，不知该向谁发泄，就闯进德·奥特莱夫妇的房间，大叫大嚷，大概想激怒他们，好找机会发泄。

“人家把她杀死了！……这就是结果！为什么不早些告诉我们可怜的女人她处境危险？……人家杀她，是因为你把债券放到她那里，德·奥特莱！……有人知道这件事！是谁呢？你现在准备协助我们吗？”

维克托想出面劝阻，可莫莱翁固执地说下去：

“怎么？要我注意方式？我可没有这个习惯！德·奥特莱的情妇被人杀死了，我问他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条线索？……立即回答，别耽搁！”

他这番话激起的反应，主要还不在德·奥特莱身上。虽然他呆若木鸡，瞠目结舌，似乎在努力理解这番话的意思；可是，加布里耶尔·德·奥特莱却站起来，愣愣地看着她丈夫，等他抗议、反抗、发火。她摇摇晃晃地，只好找东西靠着。等到莫莱翁住口，她才结结巴巴地说：

“你竟有情妇……你！你！玛克西默！情妇……原来，你每天去巴黎，是……”

她红红的脸颊一下变得灰白，口里喃喃念着：“情妇！一个情妇！……这怎么可能呢？……你竟有情妇！……”

末了，德·奥特莱用跟妻子一样的口气，呻吟着说：

“原谅我，加布里耶尔……我也说不清是怎么搞的……再说，她已经死了……”

她画了一个十字：

“她死了……”

“你全听见了……这两天发生的事是非常可怕的……我什么都不明白……一场恶梦……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呢？这些人为什么要逮捕我？”

她浑身一颤，说：

“逮捕你……你疯了……逮捕你！”

她一阵绝望，跪倒在地，合着两手伸向专员，哀求道：

“不，不……您没有权力……我向您发誓，我，他是无辜的。什么？谋杀莱斯柯老头？他那夜在我身边……啊！我以永福发誓……他拥吻了我……然后……然后……我就在他怀里睡着了……是的，在他怀里……你们想怎么办？……你们不会逮捕他，是吧？不然，这太可怕了，是吗？”

她又期期艾艾说了几句话，声音越来越弱，最后听不清了。她晕了过去。

所有这一切，她作为被欺骗的妻子所表现的悲伤，她的恐惧、祈祷和昏厥，都显得十分自然，十分真实，不可能是假装的。

玛克西默·德·奥特莱一个劲儿地哭，根本没想到照料妻子。过了一会儿，她苏醒过来，也抽泣起来。

莫莱翁挽着维克托的胳膊，把他拖走。在前厅，老保姆安娜正把耳朵贴在门上听里面的动静。莫莱翁对她说：

“告诉他们，今天晚上不能离开房子……直到明天……再说，楼下有人看守，想出去也不行。”

“她是不是假装的？谁知道呢！我见过一些会演戏的！您说呢？”

可是，维克托却始终不说话，把车开得飞快。莫莱翁想叫他开慢点，可是不敢，生怕维克托反会把车开得更快。两人在互相生气，本来他们就是由司法警察局长拉郎配凑到一起的，不相融洽。

他们到了沃吉拉尔街，穿过街角上聚集的人群，走进房子时，莫莱翁的气还没消。维克托却相反，心平气和，沉着镇定。

下面就是别人介绍的情况，以及维克托自己注意到的事实：

一点钟时，被派来搜查的警察在四楼楼梯口按铃，没人应答。可他们从守在街上的两个警察那里得知，埃莉兹·玛松小姐并没有出去。于是，他们把最近的锁匠找来，门被打开了。他们一进去就发现埃莉兹·玛松躺在卧室沙发床上，脸朝上，毫无血色，胳膊僵硬，手腕可能是由于用力反抗而扭曲。

房间里没有血迹，也没有凶器。家具器皿摆得井井有条，看不出搏斗过的迹象。可是，死者的脸浮肿了，并且布满黑斑。

“这些黑斑能说明问题，”法医说，“她是被人勒死的……用绳子或毛巾……也可能是一条围巾……”

维克托立刻注意到死者原来戴的那条桔黄色浅绿条纹的围巾不见了。他问大家，都回答说没看见。

奇怪的是，抽屉并没有触动，那个有镜子的柜子也没动过。维克托发现旅行袋和箱子还是早上他留下的样子。这是否说明凶手并不是来寻找国防债券的，或者他早就知道国防债券不在房里？

他们去问看门女人。她说门房的位置不好，不可能把进进出出的人都看清，还说房间很多，进出的人也太多了。总之，她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现象，提供不出什么情况。

莫莱翁把维克托拉到一边，说六楼一位房客将近中午时，在三四楼之间碰到过一个女人匆匆忙忙下楼。这位房客好像听到四楼一个房间刚刚关了门。这个女人穿着朴素，像个小市民。他没看清她的脸，她好像有意遮掩了。

莫莱翁补充说：

“据法医鉴定，死亡时间大约在午前不久。由于死者体质太差，死亡时间大概有二三小时出入。另一方面，初步检查，发现凶手动过的东西，都没有留下指纹。这说明凶手小心谨慎，是戴了手套作案的。”

维克托坐在一个角落，目光专注，盯着一个警察有条不紊地搜索房间，把每一件小玩意都拿起来看看，并仔细检查墙，摇摇窗帘。连一个草编的烟盒也被他打开，倒出里面的东西。里面装着十四五张褪了色的模糊照片。

维克托接过这些照片仔细端详。这是业余摄影爱好者的作品，像是朋友聚会娱乐时拍的。都是埃莉兹·玛松的朋友：演配角的、女工、店员……维克托在盒底的丝光纸下面，发现了一张折了四折的照片。这一张与其他照片虽属同一类型，但照得比较成功。维克托有九成把握，这张照片上的人正是自己在巴尔塔扎电影院和“破窝”见过的那个神秘女人。

他二话不说，把烟盒收进了自己的口袋。

四 缉捕

—

司法警察局长召集的会议，在瓦利杜先生的办公室里举行。瓦利杜先生被指定担任本案的预审法官。他开始在“破窝”进行调查，搜集了一些证据。此时他刚从那儿回来。

这个会开得相当混乱。国防债券案件引出了两桩人命案，使公众大吃一惊。报纸大发议论。在一片喧嚣声中，亚森·罗平的名字突然冒了出来。充满矛盾的事件，亦真亦假的推测，毫无根据的指控，耸人听闻的传说，一时甚嚣尘上。这一切都是在短短的一周之内发生的。这一周中，每天都有戏剧性的变化。

警察总监亲自与会，听取了莫莱翁专员的汇报，强调说：“行动要快，而且从现在起不能再失败。”临走时，他号召大家积极主动工作。

“行动要快。”瓦利杜先生嘟哝着。他从来不急不躁，优柔寡断。他的理论是听其自然，顺应事态发展。“行动要快，说得早了点！往哪边行动？怎么去取得成功？一接触事实，真相就被掩盖了，证据就站不住脚了；各种论据就会互相矛盾，都合乎逻辑，又都不堪一击。

“首先，没有任何证据无可置疑地证明国防债券被盜案与莱斯柯老头谋杀案有关联。阿尔丰斯·奥迪格朗和打字员埃尔内斯蒂娜没有否认国防债券经过了他们的手；而夏珊太太与莱斯柯老头的私情虽然已被证实，可她还是声称自己与此案无关。这样一来，黄信封的线索就从此中断了。虽然大家对德·奥特莱男爵犯罪的可能性有种种推测，却始终无法说明他的犯罪动机。

“其次，莱斯柯老头谋杀案与埃莉兹·玛松谋杀案之间到底能有什么联系呢？”

“总而言之，”莫莱翁专员说，“是维克托侦探一时冲动，才把这几件事联系在一起。这种冲动始于上星期天巴尔塔扎电影院，终于埃莉兹·玛松的尸体旁。分析起来，是他把自己的看法强加给了我们。”

维克托侦探免不了又耸耸肩膀。这个会议使他感到厌烦。由于他始终一言不发，讨论无法进行下去，只好不了了之。

星期天，他把从前保安局的一名侦探请到家里。有些老侦探即使退休了，还不愿离开警察总署。警察总署也因为他们忠于职守，屡建功勋而留用他们。这位老拉尔莫纳对维克托非常忠诚，深为敬佩，随时准备完成他交给的艰巨任务。

“你尽可能详细地了解埃莉兹·玛松的生活情况。”维克托对他说，“尽量查出她是否有亲密朋友，或者说，除玛克西默·德·奥特莱之外，是否还有情人。”

星期一，维克托又来到加尔什。检察院当天上午在埃莉兹·玛松家里进行了调查；下午，根据维克托提供的线索，实地调查“破窝”凶杀案。

德·奥特莱男爵被传来，他泰然自若，极力为自己辩护，给人印象很深。不过，有一点看来是确凿无疑的，即凶杀案发生的第二天，有人在北站附近看见他坐在出租汽车里。而且，在埃莉兹·玛松家里发现的那两个旅行箱包，以及那顶灰鸭舌帽，都说明他有重大嫌疑。

法官们希望同时询问男爵夫妇，于是，又传来男爵夫人。她一进“破窝”

的小客厅，大家就大吃一惊：她一只眼睛肿了，一边脸被抓出了血，下颌也歪了，腰也站不直。老保姆安娜搀扶着她。她刚要开口，安娜立即打断她的话，指着男爵喊道：

“法官先生，是他今早把她打成这样的。要不是我把他们拉开，他早把她打死了。他是个疯子！法官先生，一个丧心病狂的疯子！……他甩开膀子打，像个聋哑人，一句话不说。”

玛克西默·德·奥待莱不作任何解释。男爵夫人有气无力、断断续续地说，她不明白为什么要挨打。他们两口子本来亲亲热热地说着话，她丈夫突然扑向她，大打出手。

“他多不幸啊！”她补上一句，“这几天发生的事使他失去了理智……他从没打过我……不能为这事就说他不好。”

她握住丈夫的手，深情地看着他。可是他两眼通红，神色茫然，潸然泪下，一下子老了十岁。

维克托向男爵夫人提了一个问题：

“您仍然肯定您丈夫星期四晚上是十一点钟到家的吗？”

“是的。”

“他躺下之后，拥吻了您吗？”

“是的。”

“好。可是您肯定他半小时或一小时以后没起来吗？”

“肯定。”

“凭什么肯定？”

“他要是离了床，我会感觉到，因为我在他怀里。再说……”

一如平常，她脸红了，小声说：

“再说，一小时以后，迷迷糊糊之中，我还跟他说：‘你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

“然后呢？”

“然后，他又吻了我。”

她的保守和羞怯都让人感动。可是，仍是这样一个问题：她是不是在演戏？虽然她使人觉得真诚，但就不能假定，她为了挽救丈夫，演得自然真切，让人不得不信吗？

法官们一时没了主意。莫莱翁专员本来留在警察总署，这时突然赶来，扭转了局势。他把大家召到“破窝”小花园，激动地说：

“新情况……发现两个重要事实……甚至可以说是三个……首先，维克托侦探在二楼窗口见到的那个女同谋所用的那架铁梯找到了。是今早在阿拉德拉塞尔与布吉瓦尔一带山坡上一座荒园里发现的。可能是那女人，或那两个人，把它从围墙上扔过去的。我立即派人到厂家调查，得知梯子是一个女人买的。她的特征很像埃莉兹·玛松被害时，有人在她家附近碰到的那个女人。这是第一件事。”

莫莱翁喘了口气，继续说：

“第二件事，有一位司机到警察总署报案，我接待了他。他说，星期五下午，即莱斯柯老头被杀的第二天，他把车停在卢森堡公园门口，看见一位先生提一只帆布箱，和一位提旅行袋的女士上了他的出租车，说：‘去北站。’‘到进站口吗？’‘对。’那位先生回答。他们大概到得太早，因为他们在车里呆了足有一个小时。然后，他们到露天咖啡座坐了下来。司机看到他们

从一个路过的报童手里买了一张晚报。最后，那先生又把女士送回车里，让司机把女的一个人送回卢森堡公园。然后，那女的就提着两件行李，往沃吉拉尔街那边走去了。”

“他们的相貌特征呢？”

“跟男爵和他的情妇相符。”

“时间？”

“五点半。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改变主意，反正德·奥特莱先生放弃了逃往国外的打算，把情妇打发回家，自己也乘一辆出租汽车——我们会找到这辆车的——赶上了六点的火车，回到加尔什，装出正人君子的模样，决心对付各种情况。”

“第三件事呢？”预审法官问道。

“有人打来了匿名电话，揭发市参议员居斯塔夫·热罗默。你们知道，维克托忽视了这条线索，而我立即予以高度重视。打电话的人声称，只要认真调查，就会发现市参议员居斯塔夫·热罗默在‘十字路口咖啡馆’逗留之后又干了什么。并说特别应当搜查他书房的写字台。”

莫莱翁说完了。大家让他和维克托一起去市参议员的别墅。维克托很不情愿地去了。

二

他们在居斯塔夫·热罗默的书房里见到他们夫妻俩。居斯塔夫·热罗默认出维克托，并听到莫莱翁自报家门之后，就交叉起双臂半真半假地发气道：

“啊！怎么还没完！这个玩笑还没收场吗？都三天了，你们认为这也是过日子？我的名字上了报纸！别人都不理睬我了！……嗯，昂里耶特，这就是你吵吵嚷嚷，把家事外扬的结果！弄得大家都不理我们了！”

维克托上次来，看到昂里那特是那样凶，那样泼，而此刻她却低下头，小声说：

“我已经向您承认，您是对的。想到德瓦尔把您带去跟一些女人鬼混，我就气昏了头。只怪我太糊涂。尤其是我弄错了，您确实是在半夜之前回来的。”

莫莱翁专员指着一件桃花心木家具问道：

“这个写字台的钥匙您带在身上吗？”

“在呀。”

“请把它打开。”

“为什么不可以呢？”

他从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把写字台的面板打开，里面露出六个小抽屉。莫莱翁一个一个检查。有一个抽屉里，有个用绳子捆着的小黑布袋，袋里装着一些白片片……

莫莱翁说：

“马钱子碱。从哪里弄来的？”

“这很容易。”居斯塔夫·热罗默说，“我在蒙洛涅有一块猎场，为了杀虫……”

“莱斯柯先生的狗就是被马钱子碱毒死的，您知道吗？”

居斯塔夫·热罗默爽朗地笑了。

“那又怎么样？就我一人有吗？难道我有专利特许权？”

昂里耶特没有笑，她那张俏脸上露出恐惧的表情。

“请把书桌打开。”莫莱翁命令道。

热罗默似乎渐渐不安起来，犹豫了一下，还是服从了。

莫莱翁翻着文件，浏览着各种材料和文字记载，看到一支勃朗宁，就拿出来仔细察看，并用一根有毫米刻度的尺子量了量枪的口径。

“这是一支七响勃朗宁。”他说道，“口径好像是7.65毫米。”

“对，口径是7.65毫米。”热罗默回答。

“这支勃朗宁与那支开过两枪，一枪打死莱斯柯老头，一枪打伤埃杜安探长的手枪口径相同。”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热罗默喊道，“我这支枪买来就没用过……五六年了。”

莫莱翁卸下弹夹，发现里面少了两颗子弹。

他强调说：

“少了两颗子弹。”

他又检查了一遍，说：

“不管您怎么说，先生，我觉得枪膛里有新近燃烧的火药痕迹。专家们会作出判断的。”

居斯塔夫·热罗默半天没定下神来。他思索一番，耸了耸肩膀，说：

“这一切好没来由，先生。这样的证据，您拿二十个来，也不会改变事实。相反，如果我有罪，我就不会在写字台里收藏马钱子碱，也不会收藏这把少了两颗子弹的手枪！”

“您怎样解释呢？……”

“我什么也不解释。凶杀好像是凌晨一点发生的，可是，我的园丁阿尔弗雷德刚才还说，我确实是在将近十一点回来的。园丁的房子离我的车库只有三十步。”

他站起来，向窗外喊道：

“阿尔弗雷德！”

园丁阿尔弗雷德怯生生的，把一顶鸭舌帽转过来转过去不下二十次，也没回答问题。

莫莱翁恼了：

“您总要说话呀！您主人把车开进车库的时候，您到底听到了没有？”

“啊！要看哪一天……有好几天……”

“可是那一天呢？”

“我记不太准……我认为……”

“怎么？”居斯塔夫·热罗默叫道，“记不准？……”

莫莱翁插进来调解。他走近园丁，严厉地说：

“别兜圈子！……作伪证会给您带来严重后果！您要说事实……有什么说什么……那天夜里，您是几点钟听到汽车声的？”

阿尔弗雷德又捏起帽子来。他咽了一口痰，抽了一下鼻子，终于颤声说：

“一点一刻左右……可能是一点半……”

他刚说完这句话，那沉着自信的热罗默就把他推到门口，一脚踢了出去：

“滚！别让我再看见你……今晚算帐……”

然后，他如释重负，走回来对莫莱翁说：

“这更好……你们愿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不过，我告诉你们……你们休想从我嘴里掏出一句话……一句也别想！……你们去查吧！……”

他妻子抽泣着扑到他怀里。接着，他跟着莫莱翁和维克托来到“破窝”。

当晚，德·奥特莱男爵和居斯塔夫·热罗默被带到司法警察局，交给预审法官处置。

这天晚上，司法警察局长戈蒂埃先生碰见维克托，对他说：

“喂，维克托，案子有进展，嗯？”

“太快了，长官。”

“说明白一点？”

“嗨！有什么用？人家要迎合舆论，就这么干了。莫莱翁万岁！打倒维克托！”

他拦住他的上司的问话，继续说道：

“长官，答应我，查到凶杀案次日把男爵从北站拉到圣拉扎尔火车站的那个司机后，告诉我一声。”

“你想干什么？”

“找回国防债券……”

“唔！在这之前呢？……”

“在这之前，我要查查亚森·罗平的事。只有查清亚森·罗平起的作用，才能把这件千头万绪、错综复杂的奇怪案子弄个明白。否则，这个案子就会是一团乱麻，纠缠不清！”

三

公众舆论的确得到满足。可是，“破窝”凶杀案、沃吉拉尔街凶杀案，还有国防债券失窃案仍是一片混沌。次日，进行了审讯，但德·奥特莱和热罗默拒不回答，因此审讯毫无结果。不过，他们还是被关进了卫生检疫所监狱。报纸和公众都认为，他们两个无疑都是亚森·罗平策划的大案的同谋。在他们与亚森·罗平中间，有一个女人，显然是亚森·罗平的情妇，充当中间人。预审将查明他们各人充当的角色。

“无论如何，我的推断并不那么糟，”维克托想，“要紧的是找到亚森·罗平。如果不通过他的情妇，不弄清巴尔塔扎电影院的那个女人、‘破窝’的那个女人、买梯子的那个女人、和在埃莉兹·玛松那层楼被人碰见的那个女子是否是同一个人，又怎么能找到亚森·罗平呢？”

他把女人的照片拿给卖梯子的店员和在楼梯上碰见那女人的房客看，他们的回答是一样的：如果不是那女人，至少跟她酷似！

一天早上，他终于收到忠实朋友拉尔莫纳的一封快信：

已有线索。我去夏尔特尔附近参加埃莉兹·玛松的葬礼。晚上见。

晚上，拉尔莫纳带来一个女友。给那个孤女送葬的人没有几个，她是唯一赶来参加葬礼的女人。她叫阿尔芒德·杜特莱克，是个漂亮的棕发姑娘，大方爽快。她是在歌舞厅结识埃莉兹的，常去看她。她说她一直觉得那位伙伴很神秘。她说，埃莉兹“与一些男人关系暧昧”。

维克托请她看那些照片。看到最后一张，她立即有了反应：

“啊！这个女人，我见过……高个子，脸很白，一双眼睛令人难忘。有一次，我同埃莉兹在歌剧院附近约会，她坐一辆汽车来的。开车的就是……”

这个女人。我敢打保票。”

“埃莉兹没跟你谈起过她吗？”

“没有。但有一次，她把一封信投邮，我无意间瞥见，信封上写着什么公主收……那是个俄国人的名字。我没看清……还有协和广场一家旅馆的名字。我相信这是寄给那女人的。”

“有很久了吗？”

“三星期。那以后，我就再没见过埃莉兹。她与德·奥特莱男爵的私情占去她不少时间，另外，她觉得自己有病，一心想去山区疗养。”

当晚，维克托便打听到，一个叫阿勒克桑德拉·巴齐莱耶芙的公主曾在协和广场一家大旅馆住过。现在，她的信转寄香榭丽舍大道的剑桥饭店。

巴齐莱耶芙公主？维克托和拉尔莫纳只用了一天工夫，就打听到巴齐莱耶芙这个俄国的阔阅世家，在巴黎只有一个后人。她父母兄弟都被契卡下令杀掉了。刽子手以为她断了气，就把她扔下不管，这样她才拣了一条命，逃出了国境。她家在欧洲一直有产业，所以她有钱，可以随意生活。她生性怪僻，确切地说性格孤傲，但跟侨居在巴黎的几个俄国女人还是有来往。她们仍然称她为阿勒克桑德拉公主。她今年三十岁。

拉尔莫纳到剑桥饭店打听情况，得知巴齐莱耶芙公主很少出门，常常在饭店的舞厅喝茶，也在饭店的餐厅吃饭。她从不与人说话。

一天下午，维克托悄悄来到那些在乐队伴奏下跳舞或闲聊的绅士淑女中间。

这时，一个身材修长、肤色白皙的金发女郎走过来，在一旁找位子坐下。这正是她。

是的，正是她，巴尔塔扎电影院的那个女人，“破窝”窗口见到的那个女人！……是她，不过……

走近一瞧，维克托便不再有任何怀疑，不可能有两个女人能同样给人这种特殊的美感，不可能同样有这样清澈的目光、这样雪白的皮肤、这样高雅的气质。可是，这金黄的头发飘逸而鬋曲，消除了那黄褐色头发在维克托记忆中留下的不祥感觉。

这样一来，他不那么有把握了。他又见了她两次，都不像第一次见她那么确信。不过，那天夜里，她在加尔什留给他的恶劣印象，难道不是当时的情势、罪行、危险、恐惧造成的？

他请埃莉兹·玛松的女友过来。

“对，”她立刻就说，“我就是看到她同埃莉兹在一起，在她的汽车里……是的，我认为就是她……”

两天后，一个旅行者来到剑桥饭店下榻。他在递给他的旅客登记表上填写的是：玛尔柯·阿维斯托，六十二岁，来自秘鲁。

谁也认不出这位服饰不怎么讲究，举止却极为高贵的可敬的先生，就是穿着退休下级军官制服、身板是那样僵硬、神气是那样惹人厌烦的便衣侦探维克托。他看上去比维克托老十岁，头发完全白了，一副养尊处优的幸运儿模样，很讨人喜欢。

他被安排在四楼一个房间。

公主的套房也在这一层，与他的房间隔着十几扇门。

“一切顺利。”维克托寻思，“但没有时间可浪费了！必须进攻，而且要快！”

五 巴齐莱耶芙公主

—

在这家有五百间客房的大饭店里，每天下午和晚上，出出进进的人如潮水一般，因此，像玛尔柯·阿维斯托这样很平常的人，自然不可能引起阿勒克桑德拉·巴齐莱耶芙公主这样事事不在意，似乎一切心思只在自己身上的人注意了。

这就使得维克托几乎可以不间断地对她实行监视。头四天，她肯定未离开过饭店，而且，没有人来访，也没有收到任何信件，如果她跟外界联系，只能像维克托与拉尔莫纳联系那样——通过房间里的电话。

维克托最盼望的是晚饭时刻。那时，他虽然避免同她的目光相遇，但他自己的两眼却始终不离开她。这漂亮的人儿简直把他的魂勾住了。似乎他有了上流社会的装扮，就可以动情，可以欣赏美人了。一想到这么一个尤物竟是一个冒险家的猎物，他就非常愤怒，心里骂着：

“不，……这不可能……像她这种出身和身分的人，是不可能成为亚森·罗平这种无赖的情妇的。”

而且，能够想象她就是潜入“破窝”的女盗、在沃吉拉尔街杀人的凶手吗？人家家资万贯，生着一双这么高贵、白皙、纤细的手，指上的钻戒闪闪发光，难道会去盗窃那区区几十万法郎？

第四天晚上，她在大厅一个角落里抽了几支烟以后，就上楼去了。维克托赶紧抢先进了她要乘的电梯。她一进来，他赶紧起来，颌首致意，但并不看她。

第五天晚上也是如此，好像是出于偶然，做得十分自然，就是再遇上二十次，他们也只是这样泛泛地、毫不在意地致礼而已。她每次都是面对门，站在电梯司机旁边。维克托总在她后面。

第六天晚上，他们没有遇上。

但是第七天晚上，维克托在电梯栅门合上时赶到了，又像以往那样，待在里处。

到了四楼，巴齐莱耶芙走出电梯，朝右边自己的套房走去。维克托跟着她走出来，他也住在同一边，只是再过去一点。

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她走了不到十步，突然停下来，伸手去摸脖子，僵持在上边。

这时，维克托走了过来。她拉住他的手臂，不安地大声说：

“先生……有人拿走了我的一个祖母绿发夹……我夹在头发上的……是在电梯里拿走的……我相信……”

他吃了一惊，她的语气咄咄逼人。

“很遗憾，夫人……”

他们对视了一阵。她镇定下来，说：

“我再回去找一找，”她说，就往回走，“夹子可能掉在地上了。”

这回是他拉她的手臂。

“对不起，夫人……去找之前，有件事最好弄清楚，您感到有人碰您的头发了吗？”

“是的。可我当时没注意，事后……”

“那么，只能是我……或者是电梯司机……”

“啊！司机决不可能……”

“那就是我？”

一阵沉默。他们又对视起来，互相打量。

她低声说：

“我可能搞错了，先生。我大概没别夹子，会在梳妆台上找到的。”

他拉住她：

“夫人，我们一分开，事情就无可挽回了。您会保留对我的怀疑。这我是不能容忍的。我坚决要求您和我一起，到总台去，您去陈诉……哪怕是说我拿了也行……”

她想了一下，果断地说：

“不，先生。不必了。您住在饭店里吗？”

“住 345 号房间。玛尔柯·阿维斯托先生。”

她念着这个名字走了。

维克托回到自己房间，他朋友拉尔莫纳正在等他。

“怎么样？”

“到手了。”维克托回答，“但她几乎马上就发现了，我们之间立即发生了冲突。”

“以后呢？”

“她顶不住。”

“顶不住？”

“对。她不敢怀疑到底。”

他掏出那个发夹，放到抽屉里，说道：

“等我预计的反应发生以后，我会还她的。只是需要很长时间。”

电话铃响了，他抓起话筒。

“喂……是我，夫人。发夹？……找到了……啊！好哇。我真高兴……夫人，谨向您致意。”

他挂上话筒，笑起来。

“拉尔莫纳，发夹在这个抽屉里，她却在她的梳妆台上找到了。这说明她不敢报案，怕闹得满城风雨。”

“可是，她知道发夹丢了。”

“当然。”

“她推测被人偷了？”

“对。”

“被你？”

“对。”

“她认为你是贼？”

“这正是我希望的。”

“你希望？”

“怎么？”维克托喊道，“你不明白我的意图？”

“是的……”

“这很简单！就是引起公主注意，激起她的好奇心，成为她的密友，获得她的绝对信任，并且，通过她找到亚森·罗平。”

“需要的时间太长了。”

“正因为如此，我才突然行动。不过，也需要谨慎、灵活。只是，这件事多叫人动心！一想到接触了亚森·罗平的外围，再接近他，成为他的同伙，他的左右手，当他伸手去取他寻找到的一千万法郎时，我，便衣侦探维克托也将在场……这个念头让我激动不已！且不说……且不说她是那么漂亮！圣洁的公主！”

“怎么，维克托，你对这种无聊事还有瘾？”

“不，没瘾了。可我生了一双眼睛就是为了欣赏美的。”

“你在玩火哩，维克托……”

“正好相反！我愈是觉得她漂亮，就愈是憎恨亚森·罗平那个混蛋。那家伙真走运！”

二

维克托有两天没见到阿勒克桑德拉·巴齐莱耶芙。他向人打听，知道她没有离开过自己的房间。

这天晚上，她来到餐厅里吃饭。维克托这回坐的地方离她常坐的桌子更近一点。

他不看她，可她却忍不住看他，看他的侧影。他很平静，不过心事重重地品着他那杯勃艮第葡萄酒。

饭后他们都来到大厅吸烟，谁也没有理谁。维克托瞟着来来去去的男人，努力想从他们当中哪个人的优雅身影、洒脱的风度、气魄上辨认出亚森·罗平，可是没有一个人像。而阿勒克桑德拉对这些人似乎都漠然视之。

第二天，同样的计划，同样的手法。

第三天，她下楼吃晚饭的时候，他们在电梯里碰到了。

谁也没做任何表示，都以为对方没有看到自己。

“尽管如此，”维克托寻思，“公主，您仍然认为我是贼，您仍然愿意让我看出来，您知道自己被偷，并且是被我偷的，但您却认为不声不响为宜。难道贵妇人不把这首饰放在眼里？管他哩，第一步走过来了，第二步怎么走呢？”

过了两天，发生了一件事。这事虽然不是维克托干的，但对他实现自己的意图有利。一天早晨，旅馆二楼，一位途中小住的美国妇女的金银首饰盒被偷走了。

《晚报》在第一版上报道了这件事。作案的情形表明作案人极为灵活，格外冷静。

公主每天吃晚饭时都可以在饭桌上看到《晚报》第一版。她总是心不在焉地浏览一遍。这天，她扫了一眼第一面，立即本能地把眼睛转向维克托，好像说：

“那窃贼就是他。”

维克托一直在注意着她，立即微微向她点了点头，但是并没有打算看她是否回答自己的致意。她又看起报纸来，看得更仔细……

“这一下我的身分被确定了，”他对自己说道，“而且被定为一个江洋大盗，一个在豪华旅馆里行窃的贼。我相信，她就是我要找的那个女人，如果果然如此，我一定会得到她的敬重。我是多么大胆！多么沉稳！别人作案后都赶快逃走，躲藏起来，而我却根本不走！”

他们的接近不可避免。维克托提供了方便。他先来到大厅，坐到紧靠着她平常坐的扶手椅的一张长沙发上。

她来了，犹豫了一下，也坐到那张沙发上。

她没开口，点燃一支烟，抽了几口，然后，像那天晚上一样，把手伸向后颈，从头发上取下一枚发夹，给他看：

“您看，先生，我找到了。”

“怪了！”维克托说着，从衣袋里掏出他拿走的那一只：

“我也刚找到……”

她猛然一愣。她没想到他会这样回答。这分明是在揭她的底！她一定感到屈辱，因为她习惯支配别人，而这一次，却碰上了一个向她挑战的对手……

“总之，夫人，这一对都在您手上了。”他说，“让它们分开，那毕竟是一件憾事！”

“的确是憾事。”她说着，把烟按在烟灰缸里，突然结束了这次谈话。

可是第二天，她又到老地方与维克托相会。她穿着袒肩露臂的衣服，不再那么矜持。她突然用一种稍带外国音，但很标准的法语说道：

“我在您眼里一定显得很怪，很难理解，是不是？”

“既不奇怪，也不难理解，夫人。”他微笑着回答，“据说您是俄国人，而且是位公主。当今之世，一位俄国公主的日子可不稳定。”

“生活对我，对我们家是多么冷酷啊！尤其我们过去是那么幸福，就显得更冷酷！我那时爱所有的人，所有的人也都爱我……我是一个对生活充满信心，无忧无虑，活泼可爱的小姑娘，干什么都有乐趣，时刻都在欢歌笑语……我十五岁订了婚，正沉浸在幸福之中的时候，不幸像一阵狂风，骤然而至……人家当我的面杀死了我的父母……人家严刑拷打我的兄弟和未婚夫，而我……”

她伸手扶额，说道：

“不说了……我不想回忆这些事……我不记这些事……不过，我再也平静不下来。表面上我很平静，可我内心根本不曾平静过。再说，我还能受得了那种平静生活吗？受不了，我已经喜欢了动荡和不安……”

“就是说，”他说，“想到可怕的未来，您就感到需要强烈的刺激。那么，如果您偶然遇到一位先生——一个不大诚实、有些逾矩的人，生出好奇心，就是非常自然的事了。”

“非常自然吗？”

“噢，上帝啊，是的。您经历了那么多惨事，冒了那么多危险，再感到类似的氛围，……跟一个随时都可能受威胁的人谈话……就会使您激动。您竭力想在他脸上发现不安和恐惧的迹象。但当您发现他跟另一个人一样，也是乐滋滋地吸着烟，声音毫不慌乱。您便觉得惊奇。”

她侧过身体，两眼盯着他，贪婪地听着，他打趣道：

“对这种人尤其不要宽容，夫人。别把他们视为超人。他们最多比别人胆大一点，神经更坚强，忍受力更强……因为他们久经磨炼，更有克制力。此刻就是这样……”

“此刻……”

“不，没什么……”

“到底怎么了？……”

他压低声音说：

“您最好离我远一点。”

“为什么？”她低声问，却听从了他的吩咐。

“您看见那位穿无尾常礼服、打扮怪模怪样在那儿溜达的胖子了吗？……靠左边。”

“他是谁？”

“警察。”

“啊！”她吓了一跳。

“是莫莱翁专员，他奉命调查首饰盒被盗案，正监视大家！”

她双肘支在桌上，双手捂住前额，不像有意遮住自己面庞的样子。同时，她观察着维克托，想看看他对危险的反应如何。

“快走吧！”她轻声说。

“为什么要走？您不知道这些人多么无能！莫莱翁是什么角色？一个白痴……只有一个人，我看见了才会吓得起鸡皮疙瘩。”

“谁？”

“一个下级警察……叫维克托，便衣侦探。”

“维克托……便衣侦探……我听说过这个名字。”

“他跟莫莱翁一起，负责国防债券失窃、‘破窝’惨案……和可怜的埃莉兹·玛松被害一案……”

她连眉头也没皱一下，问道：

“这个维克托怎么样？”

“比我矮一些……老穿着紧身衣，像个马戏团的演员……可他那双眼睛，能把您从头到脚看透……这个人可是可怕的。而莫莱翁……瞧，他在观察我们这边哩！”

莫莱翁确实在扫视大厅里每一个人。他的目光先在公主身上，停留了一会儿，接着又停留在维克托身上，然后转向远处。

他察看完，走了。

公主松了一口气，好像精疲力竭了。

“好了。”维克托说，“……他自以为完成了任务，自以为没有一个人能逃过他那鹰一般的目光。啊！您知道，夫人，我在大饭店里偷了东西，决不跑开。他们怎么会到作案的地方去找我呢？”

“可是，莫莱翁……”

“他今天要找的恐怕不是偷首饰盒的人。”

“那他找谁？”

“找在‘破窝’和沃吉拉尔街杀人的家伙。他一心想的是那两个案子。警方从上到下也只想破了那两个案子。这成了他们的心病。”

她吞下一杯酒，吸了一支烟。那张白皙、漂亮的脸上，又恢复了自信。不过，维克托觉察到，她此刻忐忑不安，充满恐惧。她把这种恐惧当作病态的快感来感受。

她站起来时，他第一次觉得她好像在与别人暗中交换眼色。有两个先生坐在远处。一个是红脸，样子粗俗，可能是英国人。维克托在大厅注意过他。另一个他从未见过，优雅洒脱，正好符合维克托想象中亚森·罗平的模样。他在和那位同伴谈笑风生，一副快活样子。那张脸讨人喜欢，虽然表情有时稍嫌冷酷。阿勒克桑德拉公主又看了维克托一眼，然后转身走了。五分钟以后，那两个人也站了起来。走到门口的衣帽间，那年轻点的点燃一支雪茄，

让人把帽子和大衣递给他，走出饭店。那英国人向电梯走去。

等电梯再下来，维克托走进去，问司机：

“刚才上去的那位先生叫什么名字？是英国人，对吗？”“是 337 房那位先生吗？”

“对。”

“叫比米什。”

“他在这儿住了一些日子了吧？……”

“是的……可能有半个月……”

这就是说，这个人跟巴齐莱耶芙公主同时住进这家饭店，而且住在同一层。此刻他是否没有朝左转，去 337 房，而是向右走，去了阿勒克桑德拉的房间呢？

维克托轻轻地从阿勒克桑德拉的房间前走过。回到房间，他没有把门关死，仔细倾听外面。

等了半天，没听到动静，他就气恼地上了床。他毫不怀疑，英国人比米什的伙伴就是亚森·罗平，也就是阿勒克桑德拉公主的情夫。这样，他肯定在这场困难的调查中向前迈了一大步。但是，他同时也得承认那人年轻、俊雅。他为此闷闷不乐。

三

第二天下午，维克托把拉尔莫纳找了来。

“你跟莫莱翁一直保持联系吗？”

“是的。”

“他知道我在哪里吗？”

“不知道。”

“他昨晚来这里，是为了首饰盒失窃案吗？”

“是的。是旅馆行李员干的。大家相信他还有一个同伙，可那家伙跑了。莫莱翁好像忙着办一件与首饰盒无关的案子，下午可能去包围一个酒吧。亚森·罗平团伙在那里集会，策划他那封信中提到的窃取一千万法郎的阴谋。”

“哦，哦！这酒吧在什么地方？”

“有人答应临时告诉莫莱翁……”

维克托把自己在饭店和阿勒克桑德拉·巴齐莱耶芙的几次接触告诉了拉尔莫纳，并提到那个英国人比米什：

“他好像每天早上离开旅馆，一般要到晚上才回来。你以后就跟踪他。现在，先到他房间看一看。”

“不行！得有警察总署的命令……要有搜查证……”

“别这么老实！要是警察总署的人插进来，一切就会弄糟！亚森·罗平跟德·奥特莱男爵或者居斯塔夫·热罗默不一样，只有我才能办他的案。得由我亲手逮捕他，交给司法机关。这事与我有关，是我的事。”

“那么？”

“今天是星期天，旅馆的人上班的不多，你只要小心一点，就不会被人注意。万一他们抓住你，你就把名片亮出来。现在只剩一个问题：怎么去弄钥匙。”

拉尔莫纳笑着掏出一大串钥匙，说：

“这个问题嘛，我来解决。一名好警察必须跟一个强盗的本领一样多，甚至更多。337 房间，对吗？”

“对。千万注意，不要弄乱了，不能让那个英国佬起疑。”

维克托从半敞的门里看着他走了。走廊里空无一人，他走到尽头，停下来，打开房间门，走了进去。

过了半小时，他回来了。

“怎么样？”维克托问。

拉尔莫纳眨眨眼睛：

“总之，你有点嗅觉。”

“发现什么了？”

“在一叠衬衣里，有一条桔黄色浅绿条纹的围巾……皱巴巴的。”

维克托很激动。

“是埃莉兹·玛松的围巾……我果然没错……”

“这英国佬跟那个俄国女人似乎是同谋，”拉尔莫纳接着说，“因此，到沃吉拉尔街去的，也许是她一个人，也许是他们两人……”

铁证如山。难道还能作别的解释吗？难道还能怀疑吗？

晚饭前一会儿，维克托到街上买了一份《晚报》。

在第二版，他读到一篇文章，赫然用大字印着：

警方刚刚宣布，今天下午，莫莱翁专员率侦探包围了玛尔伯夫街一家酒吧。据悉，有几个国际犯罪集团的强盗（主要是英国人）常在这里聚会。警方行动时，他们正围坐在一张桌子旁。有两人从后门逃走了，其中一个受了重伤。另外三人被捕。某些迹象让人猜测，亚森·罗平可能就在其中。人们正等待机动队的侦探们归来，因为他们最近在斯特拉斯堡见过改头换面的亚森·罗平。众所周知，在亚森·罗平的犯罪档案里，没有人体检测记录。

维克托穿好衣服去了餐厅。阿勒克桑德拉·巴齐莱耶芙的餐桌上已经摆好了报纸。

她来得很迟。似乎一无所知，毫不着急。

直到吃完饭她才打开报纸，浏览了第一版，然后翻到第二版，脑袋顿时耷拉下来，身子也晃了几晃。她强挺直身子，读下去，读到最后几行时，维克托认为她要晕倒了。她一阵虚弱，无力地把报纸推开。她一次也没抬眼望一望维克托，可能以为他什么也没注意到。

晚上在大厅，她也没坐到他这边来。

英国佬比米什已经在大厅里。玛尔伯夫街酒吧离饭店那么近，他是否就是逃出莫莱翁之手的那两个强盗中的一个呢？他会把亚森·罗平的消息告诉巴齐莱耶芙公主吗？

维克托想碰碰运气，就先上楼，躲在自己房间门后。

俄国女人先上来，焦急不安地在房门前等着。

那英国佬也很快从电梯里走了出来，看到走廊里无人，急忙朝她跑去。

他们说了几句话，俄国女人大笑起来。然后，英国佬走了。

“噢，”维克托心想，“她若真是那该死的亚森·罗平的情妇，那就应该相信他没有被抓住。英国佬刚才让她放了心，她才放声大笑的。”

警方后来发布的消息证实了他的推测，那三个被捕的人当中没有亚森·罗平。

那三个人都是俄国人。他们承认在外国参与过几起盗窃案，但都声称不

知道雇用他们的那个国际犯罪团伙的头目叫什么名字。

那两个逃走同伙，一个是英国人，另一个他们是第一次见到，在会上他一言未发。那个受伤的可能就是他。这个人的相貌特征很像维克托在旅馆里见到与比米什在一起的那个年轻人。三个俄国人说不出更多的情况。显然，他们只是些喽啰。

四十八小时之后，查明了一件事：三个俄国人中有一个是从前的舞女埃莉兹·玛松的情人，经常从情妇这儿得到钱。

警方搜出了埃莉兹·玛松的一封信，是她死前两天写给他的：

德·奥特莱老头正在策划一笔大买卖。如果做成了，他第二天就带我去布鲁塞尔。

你会去那里找我的，对吗，亲爱的？一有机会，我们就带着那笔巨款逃走。我多么爱你呀！.....

六 国防债券

—

玛尔伯夫街的插曲搅得维克托非常难受。让别人去管“破窝”凶杀案，去管沃吉拉尔街凶杀案，这些他不在乎，他对这两个案子感兴趣只是因为它们与亚森·罗平的行动有关。可是，有关亚森·罗平的事，别人就不要插手吧！这可是便衣侦探维克托留给自己的活儿，因此，凡是对付亚森·罗平及其同伙，尤其是英国佬比米什和巴齐莱耶芙公主的行动，应该由他来垄断。

这种考虑促使他去仔细了解警察总署发生了什么事，并努力识破莫莱翁的伎俩。他估计在目前这样危险的时刻，阿勒克桑德拉和她的联络员比米什不会离开房间。于是，他步行到附近的车库，取出存在那里的汽车，把车开到布洛涅树林里一个偏僻角落，确信没人跟踪，就从行李箱中取出必需的衣物，穿上那件过紧的骑兵制服，又变成了便衣侦探维克托。

看到莫莱翁专员欢迎的姿态和那保护人一般的微笑，维克托就觉得自己受了侮辱。

“喂，维克托，给我们带来什么消息？没有什么要紧的吧？不，不，我对您没有什么要求。你是个孤独的、沉默寡言的人。各人有各人的办法！我喜欢在光天化日下行动，而且，还总是成功哩！您认为我在玛尔伯夫街酒吧撒的那一网怎么样？抓到犯罪团伙的三个家伙……他们的头目不久也要抓获。我向上帝发誓！……他这一次虽然逃走了，可是有一条线把他团伙的人跟埃莉兹·玛松联系起来。埃莉兹·玛松在坟墓里指控德·奥特莱男爵了。戈蒂埃先生十分欣喜。”

“预审法官呢？”

“瓦利杜先生吗？他又来劲了。我们去看看他吧！他会把埃莉兹·玛松那封可怕的信告诉德·奥特莱男爵……你听听，‘德·奥特莱老头正在策划一笔大买卖……’嗯！我拿出了多么有力的证据啊！这可是铁证如山！走吧，维克托……”

他们在法官办公室里果然看到了德·奥特莱先生和市参议员热罗默。维克托看见男爵的样子大吃一惊。这张脸在被捕时就已经是那样憔悴，如今更瘦更难看了。他连站都站不住，有气无力地坐在一张椅子上。

瓦利杜先生的进攻是无情的。他一口气读完了埃莉兹·玛松的信，看到听的人十分惊骇，又马上加强攻势：

“德·奥特莱，您明白这指的是什么，对吧？长话短说，我来概述一下，好吗？星期一晚上，您偶然得知国防债券落到了莱斯柯老爹手里；星期三晚上，凶杀案发生前夕，埃莉兹·玛松——您每天和她泡在一起，对她没有秘密可言，可她既是您的情妇，又是一个俄国强盗的情妇——写信给她心上人说：‘德·奥特莱老头正在策划一笔大买卖。如果做成了，他第二天就带我去布鲁塞尔。’等等；星期四发生了凶杀案，国防债券被盗走了；星期五，有人在北站附近看到了您和您的情妇，带着第三天在你情妇家发现的那两个箱子。这件事难道不是很清楚吗？这些证据难道不是无可辩驳的吗？从实招来，德·奥特莱！明摆的事，何必否认呢？”

这时，男爵简直要昏厥了。他的脸变了形，嘴里喃喃自语，看来要招认了……他要求看看那封信，说：

“把信给我看看……我不相信……我要亲自读一读……”

他看了信，期期艾艾地说：

“这个婊子！还有一个情人……她！……她！我把她从泥潭里拉出来！她却打算跟他一块儿逃走……”

他只记着她的背叛，她与别人逃走的打算。其余的事，如盗窃案、凶杀案等会使他受到严厉指控的事，好像与他无关。

“您都承认，对不对，德·奥特莱？莱斯柯老头是您杀的吗？”

他不回答，缄口不言，好像他对那个姑娘病态的爱情一破灭，就把他压垮了。

瓦利杜先生朝居斯塔夫·热罗默转过身去说：

“您也参与了此案，虽说我们还不清楚……”

居斯塔夫·热罗默似乎没有因为坐牢而受影响，依然是红光满面。他反驳道：

“我什么也没有参与！半夜，我在家里睡着了！”

“可我有您的园丁阿尔弗雷德的新证词。他不仅肯定您是将近清晨三点才到家的，而且还说，您在被捕的那天早晨，曾经许诺，只要他同意证明您是午夜前回来的，就给他五千法郎。”

居斯塔夫·热罗默十分慌乱，过了一阵，他才装出笑脸，说：

“喃喃，是的，是真的。妈的，我是被人家弄烦了，想快刀斩乱麻，一下了结。”

“您承认有过收买的企图！这又添了一条罪状！……”

热罗默冲到瓦利杜面前，说：

“怎么，难道我跟这位出色的德·奥特莱一样，也长了一张杀人犯的脸吗？难道我跟他一样，也被内疚压垮了吗？”

他炫耀那张讨人喜欢的快活的脸。

维克托介入了：

“预审法官先生，可以提一个问题吗？”

“提吧。”

“听了犯罪嫌疑人刚才讲的这句话，我想知道他是否认为德·奥特莱男爵是杀害莱斯柯老头的凶手？”

热罗默张开了嘴，准备说出自己的看法，可是突然又改变了主意，只说：

“这不关我的事，让司法当局去查清吧！”

“我坚持要知道您的看法。”维克托说，“如果您拒绝回答，这就表明您对这事有看法，只是，由于某种原因不肯说出来罢了。”

热罗默反复说：

“让司法当局去查清吧！”

当晚，马克西默·德·奥特莱企图撞墙自杀，看守只好给他穿上束缚囚犯的紧身服。他吼道：

“这婊子！这不要脸的！都是为了她我才落到这一步……啊！这臭婆娘……”

二

“至于这家伙，他顶不住了！”莫莱翁对维克托说，“用不了四十八小

时，他就会招的。我找出来的埃莉兹·玛松那封信将加快破案的步伐。”

“毫无疑问，”维克托说，“通过那三个俄国同谋，您可以抓到亚森·罗平。”

他漫不经心地流露出这些话。看到莫莱翁不开口，他又说：

“这方面没有进展吗？”

莫莱翁声称自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活动，但他对自己的计划却守口如瓶。

“这混蛋！”维克托想，“防着我呢。”

从此，他们互相监视，担心对方捷足先登，嫉妒对方取得成绩，就像两个拿命运打赌的人，生怕对方把自己的功劳吞没。

他们一同在加尔什过了一整天，又来盘问两个犯罪嫌疑人的妻子。

维克托发现加布里耶尔·德·奥特莱比自己认为的更勇敢，更坚强。她虔诚信教，遵守教规，经常上教堂，他的慈善习惯因为调查而得到彰显。莫非是她的虔诚在支持她？她不再像开头几天那样躲在家里。她辞掉了女佣，自己去采购食品，昂首挺胸，不怕别人看到她丈夫无端殴打她，在她脸上留下的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

“他是无辜的，专员先生。”她不断重复说，“尽管他被那臭女人所支配，我还是了解他的。他深深地爱我……是的，是的。我肯定……很深……可能比过去还要深。”

维克托用敏锐的眼光观察她。那张红脸膛上流露出种种意想不到的神情：自豪、得意、放心，以及对丈夫的纯朴的温情——丈夫虽然犯了一些小罪，但仍是自己的终生伴侣。

在昂里耶特·热罗默那里，事情则烦人得多。她愤怒地反抗，狂叫，慷慨激昂地申辩，绝望地诉说、咒骂：

“居斯塔夫？侦探先生，他就是善良和坦诚的化身！他是个不一般的人。再说，我很清楚，他夜里没离开我！是的，一开始我出于嫉妒，说了傻话……”

她们两人谁在说谎？也许，谁都没说谎？或者，两人都说了谎？维克托热衷于观察，也很会观察。慢慢地，他发现一些真相开始显露出来，一些事实自动地排列在真相周围。最后，他决定到沃吉拉尔街那套房子去看看，而且一个人去，因为，那里的调查尤其会把莫莱翁引向阿勒克桑德拉与亚森·罗平。同样，那里的事情最神秘莫测。

有两个警察在那儿把门。门一开，维克托就看见莫莱翁正在搜查壁橱。

“哦，你来了。”专员傲慢地说道，“你也想到在这里也许可以找到什么东西，嗯？噢，正好，我的一个侦探说，凶杀案发生那天我们一块来这里时，他们看见有十几张业余摄影师拍的照片，他记得你看过那些照片。”

“他们记错了。”维克托懒洋洋地回答。

“还有一件事。埃莉兹·玛松在家里总是围一条桔黄色浅绿条纹的围巾，凶手可能就是用这条围巾把她杀死的。你没见过那条围巾吗？”

他紧盯着维克托。维克托依然不急不慢地说：

“没见过。”

“那天早几个钟头，你同男爵一块去的时候，她没有围着它吗？”

“没看见。他怎么说，男爵。”

“什么也没说。”

专员嘀咕道：

“真怪。”

“什么怪？”

“一大堆事儿，你说呢？”

“说什么？”

“你有没有找过埃莉兹·玛松的一个女友？”

“一个女友？”

“有人跟我提过一个叫阿尔芒德·杜特莱克的小姐。你不认识她吗？”

“不认识。”

“我手下一个人找到她。她回答，她已经被一个警察问过了。我想是你。”

“不是我……”

维克托来这里显然使莫莱翁不快。最后，他见维克托不走，就说：

“过一会儿有人会把她带走。”

“谁？”

“那位小姐……喏，脚步声响起来了。”

维克托连眉毛也没皱一下。难道，他想方设法阻止同事插手此案这一部分的伎俩暴露了吗？莫莱翁会认出巴尔塔扎电影院那位夫人吗？

莫莱翁要是在门被推开的当口监视维克托，而不是看那个年轻姑娘，那维克托的一切就完了。可是，莫莱翁想到这一点时已太晚了。维克托使一个眼色让那年轻女人不要说话。她先是一怔，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然后恍然大悟。

这一来，她就演戏了，回答都是含糊其辞的。

“当然，我认识可怜的埃莉兹，可她从来不信任我。我对她的情况一无所知，也不了解她常接触的人。一条桔黄色浅绿条纹的围巾？照片？我不知道。”

莫莱翁和维克托一同回警察总署。莫莱翁心里有气，沉默不言。走到警察总署，维克托轻松地说：

“我要向您道别。我明天动身。”

“啊？”

“是的，去外省……有一条有趣的线索。很有希望。”

“我忘了告诉你，”莫莱翁说，“局长要召见你。”

“什么事？”

“有关一个司机的事……把德·奥特莱从北站拉到圣拉扎尔车站的司机。我们把他找到了。”

“妈的，”维克托抱怨道，“您应该早些告诉我……”

三

他立即跑上楼，让人通报自己到了，就与莫莱翁走进局长办公室。

“长官，好像找到了那个司机，是吗？”

“怎么，莫莱翁没告诉您吗？那司机今天才在报上看到德·奥特莱的照片，并得知警方正在寻找星期五凶杀案发生后第二天，把男爵从一个火车站拉到另一个火车站的司机。他跑到这里来，看是否找的就是自己。我们让他与德·奥特莱对质，他一下就认出了他。”

“瓦利杜先生一定问过他了。德·奥特莱是让司机直接把他送到圣拉扎

尔火车站的吗？”

“不是。”

“半路下了车？”

“没有。”

“没有？”

“他先让司机把他从北站拉到星形广场，又从星形广场拉到圣拉扎尔火车站。这不是白兜了一个大圈吗？”

“不，不是白兜。”维克托小声说。

他又问：

“他在哪里，那个司机？”

“就在这里，在局里。因为，您说过想见他，而且，说见到他两小时之后，就能把国防债券交给我们，我就把他留下了。”

“到这里以后，他没跟任何人说过话吧？”

“除了瓦利杜先生，没跟别人讲过话。”

“他没跟任何人说他来警察总署的事吧？”

“没跟任何人说过。”

“他叫什么名字？”

“尼柯拉，是个小业主，只有这辆汽车，……他开车来的……车就在院里……”

维克托开动脑子想事。局长和莫莱翁都看着他。觉得很奇怪。戈蒂埃先生惊叫道：

“维克托，这件事有这么要紧？”

“绝对要紧。”

“您会告诉我们吗？……您有把握吗？……”

“长官，有建立在推理上的把握。”

“啊！仅仅是推理吗？”

“长官，当警察的一切行动不是靠推理……就是靠偶然。”

“够了，维克托，给我们说说清楚吧。”

“几句话就行了。”

于是，他不慌不忙地说起来。

“从斯特拉斯堡到‘破窝’，也就是到德·奥特莱把国防债券塞到自己口袋里那一夜止，我们一直跟着债券跑。这是无可争议的。至于德·奥特莱那天夜里是怎样安排时间的，我们暂且不谈。在这个问题上，我有自己的看法，不久我就会告诉您的，长官。不管怎么说，星期五早晨德·奥特莱是带着这笔赃款到情妇家去的。箱子早就准备好了。这两个逃跑者来到北站，等着开车的时刻来临，可是，因为某些我们还未弄清的理由，他们忽然又改变了主意，不走了。当时是五点二十五分。德·奥特莱打发情妇带着箱子回家，自己乘另一辆汽车在六点钟到达圣拉扎尔火车站。这期间，他买了一张晚报，得知自己受到怀疑，警察可能在加尔什车站等着他。他会带着国防债券回加尔什吗？当然不会，毫无疑问。因此，他是在五点二十六分到六点之间，把赃款藏在安全地方的。”

“可是，汽车在哪儿都没停啊！”

“这就是说，他从下面两个办法中选了一个：要么，跟司机说好，把包交给他保管……”

“不可能！”

“要么，把包留在车上。”

“不可能！”

“为什么？”

“第一个上车的人就会把它拿走！出租车座位上有九十万法郎，谁也不会不捡的！”

“不，他可以藏起来。”

莫莱翁专员放声大笑：

“你真会开玩笑，维克托！”

戈蒂埃先生想了想，问：

“怎么个藏法呢？”

“把座垫底下划一条十厘米的口子，再把它缝上就行了。”

“这需要时间！”

“正是，长官。这就是德·奥特莱白兜一个圈的缘故。然后，他就回到加尔什，对自己藏东西的地方十分放心，打算危机一过，就去取回。”

“可是，他知道自己受到怀疑了呀！”

“对。可他不知道指控会那么严重，也没预料到形势发展得这么快。”

“因此……”

“因此……尼柯拉的汽车就停在院子里。我们就会在那里找到国防债券。”

莫莱翁冷笑几声，耸耸肩膀。不过，局长被维克托的说明打动了，让人把司机尼柯拉叫来。

“带我们去看看您的汽车。”

这是一辆很旧的双座小轿车，颜色陈旧，凹凸不平，大概参加过玛尔纳战役。

“要发动吗？”尼柯拉司机问。

“不用，朋友。”

维克托打开车门，抓起左边座位上的坐垫，翻过来，仔细察看。

然后，他又拿起右边那个坐垫检查。

在右边坐垫的背面，沿着皮缝边缘，有一道大约十厘米长的缝，看上去不大正常。坐垫是深灰色的，可是线较黑，针脚不匀，但缝得密密实实。

“妈的！”戈蒂埃先生咬牙切齿骂道，“确实好像有……”

维克托掏出小刀，把线割断，把裂缝拉开。

然后，他把手指伸进去摸。

过了四五秒钟，他轻声说：

“找到了。”

他顺利地掏出一张纸片，更确切地说，一张硬卡片。

他气得大叫一声。

原来，这是亚森·罗平的一张名片，上面写着：“谨致歉意。请接受我良好的祝愿。”

莫莱翁狂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他不怀好意地、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上帝啊！真有意思！亚森·罗平朋友又玩这种伎俩！嗯，维克托，你拿的不是九十万法郎，而是一张卡片！多倒楣！人家要笑话的！便衣侦探维克托，你这下够可笑的了。”

“我完全不同意您的说法，莫莱翁。”戈蒂埃先生反对道，“正相反，事实证明，维克托有头脑，料事如神。我相信公众会像我这样想。”

维克托沉着地说：

“长官，事实也证明，亚森·罗平是个厉害家伙！如果说我有头脑，料事如神，那他不知要比我强多少！因为他走在我前面，而且他不像我这样，能得到警察系统的情报。”

“我想，您不会放弃这个案子吧！”

维克托笑着说：

“这最多不过是两星期就能完成的事，长官。莫莱翁专员，您得赶快，如果您不希望我抢先的话。”

他双脚一并，向两位上司行了个军礼，就转过身，迈着机械僵硬的步子走了。

他在家吃了晚饭，安心地睡了一觉，到第二天早晨才醒。

各家报纸都详细报道了昨日那件事的经过（显然是莫莱翁提供的），在谈到便衣侦探维克托引人注目的成绩时，大都持与局长相同的意见。

可是，另一方面，正如维克托所预言的，报纸对亚森·罗平是怎样夸赞的呀！好多文章盛赞他观察敏锐，头脑聪慧！盛赞这位著名冒险家总有让人意想不到的想象力！盛赞这个好捉弄人的大盗这个新玩笑！

“妈的，”维克托读着这些胡言乱语，说，“我要给你们戳穿这个亚森·罗平的神话的。”

傍晚，传出德·奥特莱男爵自杀的消息。他本指望拿到国防债券，弥补现在所受的折磨，可现在债券丢了，他也就彻底垮了。他躺在床上，面朝着墙，用一块玻璃片割断了手腕上的动脉，没有挣扎一下，没有呻吟一声就死了。

这就是人们期待他的招认。可是这种招认对侦破“破窝”和沃吉拉尔街凶杀案有什么帮助？公众几乎没有提出这个问题。眼下，大家的兴趣再次集中到亚森·罗平本人，以及他怎样逃脱便衣侦探维克托的追缉上。

维克托上了汽车，开到布洛涅树林，脱下他那紧身骑兵制服，换上秘鲁人玛尔柯·阿维斯托那身优雅朴素的衣服，回到剑桥饭店自己的房间。

然后，他穿上剪裁合体的无尾常礼服，钮扣上插着鲜花，下到餐厅吃晚饭。

他没见到阿勒克桑德拉公主。她饭后也没在大厅里露面。

但是，将近十点光景，他回到房间以后，接到一个电话：

“是玛尔柯·阿维斯托先生吗？我是阿勒克桑德拉·巴齐莱耶芙公主。亲爱的先生，如果您没有要紧事，又不觉得唐突，请到我房间里聊聊，好吗？我非常高兴见到您。”

“马上吗？”

“马上。”

七 同谋

—

维克托搓着手。

“好啊！可她找我干什么呢？她会不会焦急、惊恐、渴望帮助，并准备说出心里话呢？不大可能，我们才到第二阶段，也许还要经过第三、第四阶段，才能达到目的。不过没关系，重要的，是她感到需要见我了。余下的，耐心等待吧。”

他照照镜子，把领结调正，叹口气道：

“可惜！……六十岁的老头，……当然，眼睛还有神，穿了浆洗过的硬胸，腰不弯背不驼，可是不管怎么说，毕竟六十岁了……”

他把头探出去，看了看走廊里，然后朝电梯走去。走到公主门前，突然转身。门是虚掩的，他走进去。

先是一间小前厅，再进去是客厅。

阿勒克桑德拉公主站在门口迎候。

她微笑着向他伸过手来，就像在沙龙里接待一位十足的绅士。

“谢谢光临。”她说，请他坐下。

她穿着一件白绸浴衣，十分敞露，双臂和漂亮的肩膀都袒露在外面，脸色也变了，一扫在公开场合显露的那种稍嫌悲怆、不幸的神气。在她身上，已没有高傲和漠不关心、满不在乎的意味，有的是那种有意讨好、和蔼可亲的态度。通常，一个女人把你接纳进她的密友圈子，就是这种友善的表情。

这个客厅与所有豪华饭店的客厅毫无二致。只不过光线比较柔和，摆了几件值钱的小摆设，几本精美的精装书，并且有一股清幽的外国烟草味，因此显得优雅。独脚圆桌上，有几份报纸。

她坦率地说：

“我有点尴尬……”

“尴尬？”

“我把您请来，自己也不大清楚是为什么……”

“我清楚。”他说。

“哦！那到底是为什么？”

“您感到无聊。”

“确实。”她说，“不过，您说的无聊是我一生的病，不是一次谈话就能消除的。”

“这种无聊只有激烈的行动才能消除。越是危险，越不觉得无聊。”

“因此，您无法帮助我？”

“不对。”

“那怎么帮助？”

他打趣道：

“我可以让最危险的事都集中到您身上，让灾难和风暴一起来。”

他走近她，声音更严肃地说：

“但何必呢？我经常想到您，每次都寻思，您的一生是不是一场连续不断的危险。”

他觉得她的脸微微发红。

“您为什么这样想呢？”

“把手伸给我看看。”

她伸过一只手。他把着手掌看了半天，向她倾过身来，说道：

“跟我想的一致。您虽然显得难以捉摸，其实很容易理解。我从您的眼睛和神态中已经看出了这点，现在又从简单清晰的掌纹上得到了证实。只有一点奇怪，就是您又大胆，又脆弱，不断地追求冒险，又渴望得到保护。您喜欢孤独，可是，有时这种孤独却让您害怕，您会把随便什么人唤来保护您，驱走您的想象造成的恶梦。您需要支配人，可又需要一个主人。所以，您既驯服又傲慢。在困难面前您很坚强，而在无聊、忧愁、单调的生活面前却感到困惑。总之，您的一切都是矛盾的，既沉静又冲动，既有健全的理智又有激烈的本性，既生活淡漠又追求刺激，既渴望爱情又要求独立。”

他放下了她那只手。

“我没有说错吧？您就是我看到的那样。”

她转过眼睛，被他那洞穿灵魂秘密的目光弄得不好意思。她点燃一支烟，站起来，指着报纸，换了话题，语调是那样轻快。维克托明白，这才是她要谈的事情。

“您对国防债券案怎么看？”

他们这是第一次谈到这件事，大概他们两个真正考虑和关心的也是这件事。维克托跟着她进入这个话题，是多么激动啊！

但他也跟她一样漫不经心地答道：

“这事搞不清楚……”

“的确很不清楚。”她说，“但现在又有一些新情况。”

“新情况？”

“是啊！比如，德·奥特莱男爵的自杀，就等于是招认了。”

“您可以肯定吗？他自杀，是因为他的情妇背叛了他，是没有希望得到那笔钱了。可莱斯柯老头是他杀的吗？”

“不是他是谁？”

“也许是一个同谋。”

“一个同谋？”

“那从门口逃走的那个。那人很可能是居斯塔夫·热罗默，也可能是从窗子逃走的那个女人的情夫。”

“那女人的情夫？……”

“对，亚森·罗平……”

她反驳道：

“可是亚森·罗平从不杀人……从不杀人……”

“他可能是迫不得已……为了逃脱。”

尽管他们努力克制自己，但这场随便聊聊的谈话，还是慢慢变得沉重起来。维克托非常满意。他并不看她，但察觉到她激动得浑身发抖。他感到了她提这个问题的强烈兴趣：

“您怎么看那个女人？”

“电影院里的那个女人？”

“您认为，电影院里的那个女人与‘破窝’的那个女人是同一个？”

“是的！”

“也就是在沃吉拉尔街楼梯上被人碰到的那个女人？”

“当然……”

“那么，您猜想……”

她没有再说下去，因为下面的话她可能说不出口。维克托替她把话说完：

“那么，可以假设是她杀死了埃莉兹·玛松。”

他是把这话当作假设说出来的。她没有搭话。沉默中，他听到她在叹息。他仍用漠不关心的语气说：

“我还看不清那女人……但她的笨拙使我惊奇。她好像是个新手……再说，无缘无故杀人，实在愚蠢……因为，她杀人是为了窃走国防债券，可是那些债券并不在埃莉兹·玛松那里。因此，实在不必杀人。这个罪犯得荒谬愚蠢。其实，那女人并不让人感兴趣……”

“在这个案子里，谁让您感兴趣？”

“两个男人。两个真正的男子汉。他们不是德·奥特莱、热罗默，或者警察莫莱翁那种脓包。不，他们是坚强的人。他们走自己的路，既不干蠢事，也不虚张声势。他们最终一定会相遇，亚森·罗平和维克托。”

“亚森·罗平？……”

“他是一位大师。他在沃吉拉尔街没找到债券，又转过头来，终于得到了。他的本事令人钦佩。维克托也同样有本事，因为他在汽车里找到了藏债券的地方。”

她一字一句地说：

“您认为他能战胜亚森·罗平？”

“我认为他能。说实话，我认为他能。我曾经通过报纸和当事人的叙述，注意过他破别的案子的情形。亚森·罗平从没遇到过像他发起的那样隐秘、潜藏、顽强、执著的进攻呢！维克托不会放过他的。”

“啊！您真的这样认为？……”她低声地说。

“是的。他比别人想象的还要快，说不定他已经找到线索了！”

“莫莱翁专员也找到线索了？……”

“是的。亚森·罗平的处境不妙！人家已经布下了罗网，要抓到他的。”她两只胳膊肘撑在膝盖上，又不作声了。最后，她强作笑颜，小声说：

“那就可惜了。”

“是的，像所有女人一样，您被他迷住了。”

她的声音更低了：

“所有与众不同的人，都让我着迷……他……还有其他那些人……想必经常感到恐惧不安。”

“不，不！”他笑着大声说，“不要相信这些……恐惧不安，他们早已习惯……到后来干起事来，就像那些绅士打牌一样轻松自如。当然，也有艰难的时候，但不常碰到，几乎总是平平安安，不费大力就干成了。比如，人家告诉我……”

他停住话，站起来，打算走了。

“请原谅……我在耽搁您的时间……”

她一把拉住他，立即兴奋和好奇起来。

“人家告诉您什么？”

“噢，没什么……”

“不，说给我听吧……”

“没什么，我向您保证……有一只不幸的手镯……据人家说，只要去拿

就行了……一点也用不着担心……一次平常的散步而已……”

他走去开门。她拉住他的胳膊。他转过身来，她睁着两只大胆的眼睛，用女人不容拒绝的挑战口吻问道：

“什么时候去散步？”

“为什么？您也想去？”

“对，我也想去……太无聊了。”

“这难道是消遣？”

“不管怎么说，看看吧……试一试……”

于是他说：

“后天，下午两点，里沃利大街，圣雅各广场。”

不等她回答，他就走了出去。

二

她准时赴约来了。看到她走过来，维克托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

“小女人，你被我抓在手里了。我顺藤摸瓜，会找到你的情人的。”

她的样子像个小姑娘，活泼欢快，急于行动，就像是去参加一场娱乐活动似的，没怎么化妆就完全变了样子。她身穿一条灰色羊毛短袍，头戴一顶没有饰物的无边软帽，几乎把头发都罩住了……一身上下毫无引人注目之处。贵妇人的气派收起来了，连那迷人的美丽也收敛了几分，像是遮了面罩，没那么打眼了。

维克托问道：

“下了决心？”

“我总是决心逃避自我。”

“先给您介绍一下情况。”他说。

“有必要吗？”

“哪怕是用来消除您的顾虑也有必要。”

“我毫无顾虑。”她愉快地说，“我们只是散步，对吗？去取一个……我不记得是什么了。”

“一点不错。散步途中，我们去访问一位好人，他专门替人销赃……前天，有人把偷来的一只手镯交给他，托他卖掉。”

“您并不打算买这只手镯。”

“没打算。再说，他过一会就要睡觉……他生活很有规律。中午在饭店吃饭，然后回家睡午觉，从两点睡到三点。他睡得很死，什么样的吵闹都不会把他吵醒。您看，我们的访问根本不是偶然的事。”

“该他倒楣。他住在什么地方，这个瞌睡虫！”

“跟我来。”

他们离开小花园。走了一百多步，他让她坐进停在人行道边的一辆汽车。阿勒克桑德拉看不到车牌号。

他们沿着里沃利大街往前开，然后向左拐，进入街道纵横交错的迷宫般的地区。他毫不犹豫地往前开。车身很矮，车顶遮住了视线，看不到街名。

“您不信任我。”她说，“您不想让我知道去什么地方。这个破街区的街道我都不熟。”

“这不是街道，是大路，是在原野中，在神奇的森林里。我领您去一座

神奇的城堡。”

她微微一笑，说：

“您不是秘鲁人，对不对？”

“当然不是。”

“是法国人吗？”

“蒙马特尔人。”

“您是谁？”

“巴齐莱耶芙公主的司机。”

汽车在一道通行车辆的大门前停下来。他们下了车。

里面是一个长方形的大院，地上铺了石块，中间种着一丛树，四周是几幢旧楼，每幢房子的楼梯都用字母编了号：楼梯 A……楼梯 B……

他们登上楼梯 F，脚步在石板上橐橐作响。每层楼有一扇门。他们没遇到一个人。

房子破破烂烂，维修很差。

他们到了六楼，也就是最上面一层。这里楼层低矮。维克托从衣袋里掏出一大串配制的钥匙和一张纸，纸上画着房子的平面图。他指着四个小房间给女伴看。

他轻而易举地开了锁，轻轻把门打开，一点声音都没出。

“您不害怕吗？”他低声问。

她耸耸肩。不过她的笑容消失了，脸上恢复了平时的苍白。

进门是个前厅，对面开着两扇门。

他指着右边那道门，轻轻说：

“他在那里睡觉。”

他轻轻推开左边那道门，他们进了一间小屋子，里面家具很少，只有四把椅子和一张写字台。墙上开了一个很窄的门洞、通向隔壁房间，上面挂了一幅帘子。

他撩开门帘，往里面看了看，又示意年轻女人也来看看。

对面墙上，有一面镜子，映出一张沙发床，上面躺着一个男人，看不清脸。维克托低下头，附在她的耳边说：

“留在这儿，他一动就告诉我。”

他碰到了她的手，那只手冰凉冰凉。那双眼睛盯着床上的男人，则兴奋得发亮。

维克托退到写字台边，费了一番功夫把它撬开。里面露出几个抽屉。他翻了一阵，发现了那只绸布包着的手镯。

这时，隔壁传来轻微的响动，好像什么东西落在地板上。

阿勒克桑德拉放下帘子，身子直摇晃。

他走过来，听见她语无伦次地说：

“他动了……他醒了……”

他握住手枪。她慌忙冲过来，抓住他的胳膊，低声说：

“您疯了！……这不行，绝对不行！”

他捂住她的嘴：

“别说话……听……”

他们侧耳细听，又没有声音了。静寂中，只听到睡觉人均匀的呼吸声。

他把女伴拉向门口。他们一步一步向后退。等他把门关上时，离他们进

来不过五分钟。

到了楼梯平台，她才松了一口气，又挺直高高的身子——刚才她似乎压弯了腰。她从容地下了楼。

上了汽车之后，她才有了反应。她胳膊僵硬，面部抽搐。他认为她要哭了，可是她强颜作笑，才使他放了心。他拿出手镯给她看，她说：

“很漂亮……全是精美的钻石……您做了一笔好买卖……祝贺您！”

她的语气含讥带讽。维克托觉得她突然离自己远了，像个陌生人，甚至是敌人。她示意他停车，什么话也没说就下车离开了。那儿有一个出租汽车站，她坐上一辆出租汽车走了。

他回到刚刚离开的那个地区，又穿过大院，登上楼梯，到了六楼，按响门铃。

他的朋友拉尔莫纳侦探开了门。

“演得不错，拉尔莫纳。”维克托满意地说，“你是第一流的瞌睡虫。你这套房间演这出戏再合适不过。可刚才是什么东西掉在地上了？”

“眼镜。”

“我差一点就要送一颗子弹给你的脑袋了！那位漂亮夫人吓坏了，朝我扑过来，不让我开枪，甚至不怕把你吵醒。”

“这么说，她不愿意杀人。”

“除非她想起沃吉拉尔街凶杀案感到害怕，除非那一次她尝够了味。”

“你真这么认为？”

“我什么都没认为。”维克托说，“我对她不够了解，好些事拿不准。刚才那一幕，正如我所希望的，我们成了同谋。我带她上这儿来，就朝我的目的进了一步。唉，我应当把她那一份儿给她，或者，作出允诺。我原来打算这么干……可是我没能做到。我可以假定她杀过人……但这女人会是窃贼？……我是怎么也想不到这上面去的……喏，把这只手镯拿去，谢谢把它借给你的那个珠宝商。”

拉尔莫纳觉得开心：

“你使了计！”

“必须这样。跟亚森·罗平这样的人打交道，不用特别的手段不行。”

晚饭前，维克托在剑桥饭店接到拉尔莫纳打来的电话：

“睁开眼睛多留神！……莫莱翁专员好像掌握了那个英国佬的一些情况……准备采取行动……到时候我会告诉你的。”

三

维克托惴惴不安。他选定的这条路，迫使他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地前进，否则，打草惊蛇，整个团伙都会被吓跑。相反，莫莱翁根本不管不顾，一发现线索，就径直朝敌人冲去。可是，如果英国佬被捕，亚森·罗平就有危险，阿勒克桑德拉大概也会跟着受到威胁。这样一来，他就别想破这个案子了。

又过去了惶惶不安的四十八个小时，拉尔莫纳报告的那件事，报纸上没有任何消息提到。而拉尔莫纳打电话说，他虽然知之不多，但某些细节证实了他最初的感觉。

英国佬比米什仍不露面。他借口扭了脚，不能动，躲在房里不出来。

至于巴齐莱耶芙公主，她只是有一次在晚饭后出现在大厅里。她吸着烟，专心阅读画报。她换了位置，不再跟维克托打招呼。再说维克托也只是偷偷观察她。

他觉得她并没有显得不安。不过，她为什么要露面呢？是为了告诉维克托，她虽然不跟他打招呼，不与他交谈，但始终在这里，并准备恢复和他的接触？她显然没想到危险迫在眉睫，但是，她那女人的直觉应当能感到在她周围，尤其是对她所爱的人，正刮起一场凶险的狂风！是什么力量使她仍然留在饭店里？是什么原因使那个英国佬也留在这里？为什么他们不去寻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尤其是他们为什么不分开？

大概，她是在等那不知姓名的人？那天晚上维克托看到她跟英国佬在一起，他是，或可能是亚森·罗平……

他就要朝她走去，对她说：

“快走！局势严峻。”

可是，如果她问：

“对谁严峻？我有什么可怕的？巴齐莱耶芙公主犯得着为什么事担忧？英国佬比米什？我不认识他！”

他又如何回答呢？

维克托等着，也不离开饭店。无论如何，只要对手不撤退，只要莫莱翁专员也到这里来，那一切情况都表明，这里将会发生冲突。他思考了很久。他不时地回顾整个案件，检查自己作出的某些决定，看是否适合他所了解的阿勒克桑德拉的行为与性格。

他在房间里吃了午饭，又想了半天，然后，伏在阳台上往街上看，认出警察总署一个同事很熟悉的身影；接着，又一个同事从相反的方向走来。他们坐在饭店对面的一张长椅上，没有说话，背靠着背，但眼睛不离饭店宽敞的前厅。街道对面也守着两个警察；过去一点，还有两个。总共有六个，饭店被包围了！

维克托感到进退两难。要么，恢复便衣侦探维克托的面目，揭发那个英国佬，再直扑亚森·罗平。可是，这样一来就可能暴露阿勒克桑德拉……要么……

“要么怎么办？”他低声自忖，“我不站在莫莱翁一边，就得站在阿勒克桑德拉这一边同莫莱翁唱对台戏。可为什么这样做呢？为的是让自己侦破这个案子，亲自抓到亚森·罗平吗？……”

有些时候，最好少动脑子，听任本能把自己引向随便什么地方。要紧的是进入行动中心，并保留见机行事的自由。他又俯身朝下看，发现侦探拉尔莫纳也从附近的一条街走出来，闲逛似地朝饭店走来。

他来干什么呢？

拉尔莫纳从坐在长椅上的两个警察身边经过时，朝他们看了一眼，三个人难以觉察地相互点了点头。

然后，他依然散步似的，穿过人行道，进入饭店。

维克托当机立断，不管拉尔莫纳来干什么，都必须跟他谈谈。再说，从逻辑上讲拉尔莫纳也期望与维克托会面。

他下了楼。

下午茶的时间到了，很多桌子旁都坐满了人。大厅和大厅周围宽敞的过道里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所以，维克托和拉尔莫纳可以走近对方而不引人

注意。

“怎么回事？”

“饭店被包围了。”

“他们了解到什么情况？……”

“差不多可以肯定，英国佬从搜捕酒吧那天开始就呆在饭店里。”

“公主呢？”

“没她的事。”

“亚森·罗平呢？”

“也没他的事。”

“是啊，除非来新的命令。你是来通知我的吗？”

“我是来值勤的。”

“怎么？”

“他们缺一个人。我正在莫莱翁身边转悠，他就把我派来了。”

“他来了吗？”

“正在跟门房说话。”

“好家伙，这下要热闹了！”

“我们一共十二个人。你必须离开这里，维克托。还来得及。”

“你疯了！”

“你会受到询问的……他要认出你是维克托怎么办？”

“那又怎么样？维克托化装成秘鲁人，在饭店里侦察。警察不是正在这里调查？你别管我，去了解情况……”

拉尔莫纳匆匆走向入口，与莫莱翁会合，和一个从外边进来的警察班长一起，跟着莫莱翁进了经理室。

三分钟以后，拉尔莫纳出来了，斜刺里往维克托这边走来。他们只交谈了几句：

“他们在查旅客登记表，挑出单身的英国住客的名字，甚至所有外国住客的名字。”

“为什么？”

“他们不清楚亚森·罗平那个同伙的名字，也不确切知道他是英国人。”

“然后呢？”

“然后分别传讯他们，或者到他们房间去检查证件。你很可能受到询问。”

“我的证件符合规定……甚至太符合规定了。如果有人要出去呢？”

“有六个人在门口守着，可疑的人会送到经理室。有个侦探负责听电话。一切都安排好了，不会闹出麻烦。”

“你呢？”

“饭店后面，靠篷蒂约街，有一个专供旅馆员工和送货人出入的后门。有时旅客也走走这道门。他们让我守这个门。”

“命令呢？”

“六点以前，没有莫莱翁在旅馆卡片上签发的通行证，任何人也不能出去。”

“照你看，我还有多少时间可以行动？”

“你想行动吗？”

“是的。”

“怎样行动？”

“嘘！”

他们分开了。

维克托上了电梯。他没有任何犹豫，甚至没有想过能不能再考虑一下，作出别的决定。

他寻思：

“只有这样做才行，形势对我的计划这样有利，真让人觉得奇怪，只是，必须速战速决。我只有十五分钟……最多二十分钟。”

在走廊里，他看到阿勒克桑德拉打开房门，穿着便装走了出来，好像要下楼去吃茶点。

他向她走去，抓住她的肩膀，把她推进房里。

她很生气，反抗着，不明白出了什么事。

“警察包围了饭店，马上要进行搜查！”

八 剑桥饭店大战

—

阿勒克桑德拉一边后退，一边企图使劲挣脱他的手。他抓得那么紧，让她十分愤怒。穿过前厅，维克托掩上客厅的门，她立即喊起来：

“真可恨！你有什么权力竟敢这样？……”

他慢慢重复道：

“警察包围了饭店……”

不出所料，她反驳道：

“那又怎么样？跟我有什么关系？”

“警察正在抄英国人的名单……这些人要受到讯问……”

“这与巴齐莱耶芙公主无关！”

“在这些英国人中，有比米什先生。”

她只是眨了一下眼睛，断然说：

“我不认识比米什先生。”

“您认识……认识……这个英国人住在这一层——337房。”

“我不认识他。”

“您认识他。”

“这么说，您在监视我？”

“出于需要，为了帮助您。比如现在。”

“我不需要帮助，尤其……”

“不需要我的帮助。您想说这话？”

“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

“我求您，不要迫使我做无用的解释！我们的时间这样少，不过十分钟……十分钟，您听清了吗？我估计，最迟再过十分钟，就会有二个侦探进入比米什先生的房间，请他下楼到经理室，去见莫莱翁专员。”

她努力装出笑容：

“我同情这可怜的比米什先生。人家指控他什么呢？”

“指控他是从玛尔伯夫街酒吧逃走的两个人之一。另一个是亚森·罗平。”

“他的情况不妙。”她依然不动地说，“您要是同情这个人，就打电话通知他……让他自己判断该怎么办。”

“有人监听电话。”

“怎么？”她比刚才紧张一些了，“那您自己想法儿去告诉他吧！”

这个年轻女人的语气中，有一股傲慢的意味。维克托被激怒了，冷冷地说：

“您不了解局势，夫人。八九分钟后二个侦探会敲比米什的门，然后有一个侦探会把他领到经理室，另一个留下来进行搜查。”

“那该他倒霉！”

“可您也许也要倒霉。”

“我？”

她身子一震。是不快，是气忿，还是担心？

她仍然克制住自己，说：

“我也要倒霉？您认为这个人跟我有何关系？他不是我的朋友。”

“可能是这样。但他在跟您合作。请不要否认。我知道……我知道的事情比您认为的要多……从您承认丢掉了发夹并向我伸出手那天起，我当然想弄清您为什么对这类行为如此忽视呢？”

“这是因为我也干这种事吗？”

“不管怎么说，干这种事的人使您惊讶。有天晚上，我看见您与这个英国人说话！”

“就这些吗？”

“后来，我进了他的房间，发现……”

“什么？”

“一件使我了解您的东西。”

“什么东西？”她不安地问。

“一件马上要被警察找到的东西。”

“直说嘛！”

“在比米什先生的衣柜里……说明确点，在一摞衬衫中间，警察将会发现一条桔黄色浅绿条纹的丝围巾……”

“什么？您说什么？”她说着，站了起来。

“一条桔黄色浅绿条纹的丝围巾。就是埃莉兹·玛松的那条围巾。我在他那里见过……就在那里，在那个英国人的衣柜里……”

巴齐莱耶芙公主的抵抗顿时土崩瓦解。她还站在那里，但身子摇摇晃晃，惊慌失措，嘴唇颤抖着，结巴道：

“这不是真的……这不可能……”

他无情地说下去：

“我在他房里看到了。正是警察寻找的那条围巾。您看过报纸……就是埃莉兹·玛松早晨在家里围的那一条。在英国人手里找到这条围巾，就无可否认地证明他参与了沃吉拉尔街的谋杀案，也证明了亚森·罗平的参与。既然能有这条围巾，就不能找到别的证据，以揭开另一个人，一个女人的真面目？……”

“哪个女人？”她从牙缝间挤出这句话。

“他们的同伙。就是凶杀案发生时，有人在楼梯上碰到的那个女人……那个杀了人的女人……”

她大叫一声，朝维克托扑过来。这声叫喊既是招认，也是强烈抗议。她大声吼道：

“她没有杀人！……我肯定这个女人没有杀人！……她最憎恶杀人的罪行！最怕流血和死亡！……她没有杀人！……”

“那么，是谁杀的呢？”

她没有回答。她的感情变化之快令人难以置信。激动消失了，她突然变得沮丧。她喃喃说道：

“这一切无足轻重。随您怎么看待我，我无所谓。再说，我也完了，一切都转过来反对我。比米什为什么要留这条围巾呢？他随使用什么办法毁掉都行……不，我完了。”

“为什么？您走嘛！谁都不能阻止您走嘛。”

“不。”她说，“我不能走，我没有力气。”

“那么，您就帮助我。”

“帮您做什么？”“通知他。”

“怎么通知？”

“我自有办法。”

“您不会成功的。”

“会的。”

“您要把那条围巾拿走？”

“对。”

“那比米什怎么办？”

“我告诉他怎样逃走。”

她走过来，维克托打量她一会。她又鼓起了勇气，眼神温和了，甚至在这个男人对面微笑起来。这个男人虽然老了，但她认为是自己的女性魅力在他身上起了作用。否则，怎样解释他对自己这种无条件的忠诚呢？他为什么要冒灭顶之灾来救她呢？再说，这沉着的眼光、刚毅的面孔把她控制住了。她向他伸出手来。

“要快，我很担心。”

“为他担心？”

“我不怀疑他的忠诚。可我心里总是没底。”

“他会服从我吗？”

“会的……他也怕，跟我一样……”

“不过，他不会相信我。”

“不，我想不会。”

“他会开门吗？”

“您敲两次门，每次两声。”

“你们没有别的联络暗号吗？”

“没有。这样敲门就行了。”

他正要离开。她又拉住他：

“我该怎么办？走吗？”

“您呆在这里不要动。过一个小时，警报解除后我再来。到那时再商量。”

“要是您回不来呢？”

“那您就星期五到圣雅各广场去见我。”

他想了想，又小声说：

“瞧，一切都安排好了，不是吗？我没有留下一点漏洞吧？好吧，千万别离开这里，我求您。”

他察看外面，走廊里不像平时那么空荡了，来来往往的人不少。这表明旅馆里开始了一场骚动。

他等了一下，然后就冒险了。

他先走到电梯栅门前，一个人也没见到。然后，他一直跑到337房间门前，立即按照她刚才说的节奏敲起门来。

里面传来脚步声。插销扯开了。

维克托推开门，看见比米什，就把刚才对公主讲的话又说了一遍：

“警察包围了旅馆……要搜查房间……”

与这个英国佬打交道不像跟阿勒克桑德拉那么费力。一个没作什么抗拒，另一个也没有费力就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了对方。两人男人马上就挂上“钩”了。英国佬立即明白了所面临的形势。恐惧立即把他吓倒了，根本就没有去猜度维克托为什么要来向他报警。再说，他虽然能听懂法语，却说不好。

维克托对他说：

“你必须听我指挥，而且是刻不容缓。警察要搜查每一个房间，因为他们认为从玛尔伯夫街酒吧逃走的那个英国人就藏在饭店里。他们会因为你那所谓的扭了脚而怀疑你，首先讯问你。我们私下说，你这个借口不算高明。你要么就不回来，要么就别把自己关在房子里。你身上有危险的文件或书信吗？”

“没有。”

“没有会连累公主的东西吗？”

“没有。”

“你这个冒失鬼！快把衣柜钥匙给我！”

英国人服从了。维克托翻开那一摞衬衣，抓住那条丝围巾，装进自己口袋。

“就这东西吗？”

“是的。”

“还有没有？要有，还来得及。”

“没有了。”

“我把话说在前面，如果你胆敢出卖巴齐莱耶芙公主，我就打破你的脑袋！快准备皮靴、帽子和大衣，立即离开！”

“可是……警察？”比米什说。

“别说话。你知道通篷蒂约街的那个出口吗？”

“知道。”

“那里只有一个警察。”

英国人作了个拳击动作，表示他要把这个警察打倒，强行通过。

维克托反对道：

“不行。不要干蠢事，那样你会被抓住的。”

他从桌上拿起一张旅馆的名片，写上“放行”，注上日期，签上莫莱翁专员的名字。

“把这张名片交给值勤的警察。签名看不出有假，我保证。快走吧！不要犹豫，不要回头。迈开大步，走到街角。”

英国人指着装满他的衣物和洗漱用品的柜子，做了个表示遗憾的动作。

“怎么，你还想要什么？”维克托讥讽道，“赔偿？快走吧！……”

比米什拿起皮靴。可是，就在这时，响起了敲门声。

维克托着急了：

“妈的！……是他们吧？倒楣，让他去对付吧。”

外面又敲起门来。

“请进！”他喊道。

英国佬把皮靴扔到角落里，躺到一张长沙发上。维克托正要去开门，传来了钥匙开锁的声音。这是楼层服务生在用他的钥匙开门。两名侦探跟在他后面——都是维克托的同事。

“再见，亲爱的先生！”维克托夸张地装出南美口音对英国佬说，“您的腿好了，我真高兴。”

他跟两个警察打了个照面。其中一个彬彬有礼地说：

“卢博侦探，司法警察局的。我们在旅馆搜查。请问您是什么时候认识这位先生的？”

“比米什先生吗？嗨！认识他有一阵了……在大厅里……他递给我一支雪茄……他扭了脚以后，我常来看他。”

他报出自己的名字：

“玛尔柯·阿维斯托。”

“秘鲁人，对吗？您是专员希望询问的人。请您下楼到经理室去，好吗？您带证件了吗？”

“没有。在房间里。就在这一层。”

“我这位同事陪您去。”

卢博侦探看了看长沙发上的英国人的腿。他脚脖子上缠了绷带，旁边桌子上放着准备好了的敷料纱布。卢博冷冷地问道：

“不能走吗？”

“不能。”

“那么，专员得自己上来。你告诉他。”他对同事说，“他来之前，我先检查这英国人的证件。”

维克托跟着同事走了，心里暗暗嘲笑他。这个卢博侦探只满足于完成差事，搜查英国人，从来也没想过要留神检查他维克托，也肯定没有想到，他卢博将单独一人与一个可能带了武器的嫌疑人关在房间里。

而他维克托却想到了这一点。他一边在自己房间衣柜里寻找那些证明他是玛尔柯·阿维斯托的证件，一边观察着跟着他的警察，心想：

“我该怎么办呢？一脚把他绊倒，关在这个房间里……自己从篷蒂约街溜走？”

“可是，有必要吗？比米什被直接盯住了。如果他能摆脱卢博，并且用那张伪造莫莱翁签字的假通行证逃出去，那他维克托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他顺从地让人把自己带下去。

这时，饭店骚动起来。楼下的大厅和宽敞的前厅里，挤满了旅客和住客；他们觉得惊奇，议论纷纷，因为禁止出门而忿忿然。尽管有人劝说、解释、维持秩序，还是一片混乱。莫莱翁所在的经理室里开始挤满了人，他不耐烦了。

他只看了一眼维克托，就把他交给一个助手，显然，他只关心那个比米什先生。他断定那个英国人就是他要抓的人。“喂，那个英国人呢？”他问陪维克托来的警察，“你没有把他带来吗？”

“他不能走路……他的脚扭伤了……”

“谎话！这个家伙我觉得可疑。一个胖子，对吧？红脸？”“对。留着刷子一样的小胡子，短短的。”

“很短吗？没错……卢博守着他？”

“是的。”

“我就去……你跟我一块儿去。”

有一个上了名单的旅客急着要赶火车，风急火急地闯进来，又拖住了莫莱翁。他为这件事耽误了宝贵的两分钟，又用两分钟吩咐一些事情，最后终

于起了身。

维克托的证件已被检查完毕，再则他也没有要求放行，出来在电梯里碰上莫莱翁、那位侦探和一位警察。三个人似乎都没注意他。到了四楼，他们急忙走出电梯。

莫莱翁使劲擂 337 房的门。

“快开门，卢博！”

没有反应。他给气坏了，又敲了起来。

“妈的！快开门！卢博！卢博！”

他叫服务生和楼层领班，服务生拿着钥匙走出服务台。莫莱翁急不可耐，催他快走。门开了。

“妈的！”专员吼道，“我料到……”

在房间里，他们看到卢博侦探被毛巾、浴衣捆绑着，堵着嘴在地板上挣扎。

“没受伤吧，嗯，卢博？啊，那强盗！竟把你捆起来！可是，你这么个壮小伙子，怎么让他捆起来了呢？真见鬼！”

他们给卢博松了绑。卢博气得牙齿咬得咯咯响。

“他们是两个人！”他怒不可遏地喊道，“是的，两个人！那个家伙是从哪儿钻出来的？可能早就藏在这里了。他在我背后动手，一掌砍在我的后颈上。”

莫莱翁抓起电话，命令道：

“谁都不许离开旅馆！没有例外！明白吗？任何人，只要试图逃走，就抓住。不许有任何例外！”

然后，他又冲着屋子里的人喊道：

“这么说，这里是两个人！可是另一个是从哪儿钻出来的呢？那第二个？你什么都没察觉吗？”他又对卢博的同事说，“你去找找，胖子……你们搜查浴室了吗？他肯定是藏在那儿的！”

“我认为，”卢博说，“……我有印象……当时我背对浴室……”

他们搜查了浴室，没有任何痕迹。浴室跟隔壁房间相通的那道门也是锁上的。

“搜查！”专员命令道，“彻底搜查！卢博，跟我来，好吗？该到楼下去。”

他分开聚集在走廊里的人群，从左边朝电梯走去。这时从右边传来喧嚷声。这是个四边形的建筑，走廊四边都通。正如卢博所指出的，比米什可能是从右边跑到旅馆后门的。那里临篷蒂约街。

“不错。可是，拉尔莫纳守在那里。”莫莱翁说，“命令十分明确。”

这时，喧哗声更响了。他们一拐弯，就看到走廊尽头有好多人，向他们示意，叫他们过去。在一个堆着棕榈树，摆着扶手椅，像是冬天辟作客厅的凹室，一群人正弯着腰看地上躺着的一个人。有个人刚在两个棕榈树花盆之间发现了他。

卢博说：

“这是那个英国人……我认出他了……他浑身是血……”

“什么，比米什？没死吧，嗯？”

“没有。”一个人回答。这人正跪在地上给比米什听诊，“不过，伤得厉害……肩上挨了一刀。”

“这是怎么回事，卢博？”莫莱翁喊道，“难道是藏在屋子里，从后面攻击你的那个人干的？”

“妈的！……他想摆脱这个同伙。幸好所有的出口都堵住了。会逮住他的。”

维克托一直没离开这两个警察。这时，他不再等下去，趁着混乱，溜到第二座楼梯那儿，飞快地跑下楼。

到了楼下，通篷蒂约街的那个出口就在旁边，拉尔莫纳和另外两个侦探守在那里。门口挤满了旅馆的员工。维克托向拉尔莫纳示了意。拉尔莫纳分开人群，走拢来跟维克托说话。

“不可能出去，维克托……有命令……”

“你放心，我自己能对付……有人给你看过一张名片吗？”

“有。”

“一张假的。”

“妈的！”

“走了吗？”

“走了。”

“有什么特征？”

“没注意……步态年轻。”

“那么，你不知道他是谁？”

“不知道。”

“亚森·罗平。”

三

维克托这种确信的态度感染了那些与亚森·罗平交过手，经历过那惊慌时刻的警察。一如平时，他们哭啊，闹啊，出乖露丑，滑稽可笑，像是演一场闹剧。

莫莱翁一脸苍白、张皇失措，却又强装镇静，坐镇经理室，就像军队长官坐镇司令部一样。他给警察总署打电话求援；派人到旅馆上下传令；发布互相矛盾的命令，令人不知所措。有人叫喊着：

“亚森·罗平！……是亚森·罗平！……他被包围了！有人看见他了……”

英国人比米什躺在担架上从门口经过。他被送到博戎医院。值班医生说：

“不是致命伤……明天就可以审问……”

接着，卢博从篷蒂约街回来了，非常气愤：

“他从后门逃走了。他交给拉尔莫纳一张名片，有您签的字，长官。”

莫莱翁断然否认：

“这是假的！我一张通行证也没签！把拉尔莫纳叫来！这签名甚至没有模仿我的笔迹！只有亚森·罗平才有这种胆量。上楼到英国人的房间去，看看有没有笔墨和旅馆的名片。”

卢博箭一般跑出去。

过了五分钟，他回来了。

“墨水瓶盖还是开的……笔不在原处……桌子上有旅馆的名片。”

“那假通行证是在你被捆住之后，在那个房间开的。”

“不可能，要是那样我会看见的。英国人穿上皮鞋。接着他们就跑了。”

“可他们不知道我们搜查呀！”

“可能知道。”

“谁告诉他们的？”

“我进房时，有一个人跟那个英国人在一起……一个秘鲁人……”

“玛尔柯·阿维斯托……他去哪儿了？那家伙？……”

卢博又跑出去。

“不见人了。”他回来后说，“房间里没人……里面只有三件衬衫……一件上衣……洗漱用品、一盒化妆油……刚用过，盖子都没盖。那个秘鲁人逃跑前可能化了妆。”

“他一定是同谋！”莫莱翁说，“他们三人是一伙……经理先生，谁住在比米什浴室隔壁的房间？”

经理看了看旅馆的平面图，惊讶地说：

“这个房间也租给比米什先生了。”

“这是怎么回事？”

“他一到这里就租下了。他要了两个房间。”

大家都觉得惊讶。莫莱翁说：

“因此，照情况看来，可以肯定，三个同伙都住在同一层，挨得很近，玛尔柯·阿维斯托住 345 号，比米什住 337 号；而亚森·罗平就住在隔壁。他从玛尔伯夫街酒吧逃走之后，就一直隐藏在这里养伤，由比米什来照料、看护，提供膳食。比米什非常谨慎、灵活，服务生们根本就察觉亚森·罗平的存在。”

司法警察局长戈蒂埃先生刚进来，听莫莱翁专员介绍了情况，表示赞同，又问了一些细节，然后说道：

“比米什抓住了。亚森·罗平如果没用那张通行证混出去，就还在旅馆里；无论如何，那个秘鲁人还在。因此，搜查就很容易了。现在可以解除禁令了。旅馆每一个门口都派一名侦探守着，监视进出的人。莫莱翁，你到每个房间去看看……要客客气气，不要搜查，也不要讯问。维克托协助你。”

莫莱翁道：

“维克托不在这里，长官。”

“在。”

“维克托？”

“对啊，便衣侦探维克托。刚才我到的时候他和我还聊了几句呢！他当时正和同事以及看门人聊天。卢博，你去叫他。”

维克托来了，仍和平时那样沉着脸，穿着那件紧身衣。

“你早来了吗，维克托？”莫莱翁问。

“刚到。”他回答，“刚了解了一些情况。祝贺你抓到了英国佬，这可是一张大牌啊！”

“是的！可是，亚森·罗平……”

“亚森·罗平嘛，那是我的事。要不是您操之过急，我会把他整个儿烤熟了送给您，您的亚森·罗平。”

“你说得真容易！玛尔柯·阿维斯托，一个秘鲁人，是他的同伙吗？”

“同样来个全烤。他是我的朋友，那玛尔柯，一个可爱的小伙子，而且很厉害！他没准就是在您眼皮下溜走的呢！”

莫莱翁耸耸肩，说：

“如果，你要说的就是这些……”

“当然是的。但是，我还有一个小发现……噢，微不足道……也许与案子无关。”

“发现什么？”

“在您那个名单上，还有一个叫默丁的英国人吗？”

“有，赫维·默丁。他出去了。”

“我看见他回来了。我向门房了解过他的情况。他按月租了一个房间，但很少来过夜，每星期只来一、两个下午。总有一个打扮优雅、把脸遮得严严实实的女人到房里找他，与他一起喝茶。这个女人有时在大厅等他。刚才，他回来之前她也在大厅里，看到这里乱纷纷的就走了。也许，应该把这个英国佬默丁叫来问一问？”

“卢博，你去一下，把英国佬默丁带来。”

卢博跑出去，带来一位先生。这人肯定不是英国人，也肯定无权叫赫维·默丁这个名字。

莫莱翁一眼就认出他来，惊叫道：

“怎么，是您？菲利克斯·德瓦尔，居斯塔夫·热罗默的朋友，圣克卢的不动产经纪人！您自称英国人？”

菲利克斯·德瓦尔，这个居斯塔夫·热罗默的朋友、圣克卢的不动产经纪人非常狼狈。他想开玩笑，但笑声很不自然。

“是啊……难道不是吗？……我常到巴黎来看戏……有个落脚之处方便点。”

“为什么用假名呢？”

“好玩……再说，您应当承认，这与别人无关。”

“您接待的女人是谁呢？”

“一位朋友。”

“一位总遮着脸的朋友，也许嫁人了吧？”

“没嫁……没嫁……不过，她有理由……”

这个插曲似乎很可笑。可是，他为什么这样狼狈呢？……说话为什么支支吾吾呢？

一阵沉默。莫莱翁看了看旅馆平面图，说：

“菲利克斯·德瓦尔的房间也在四楼，就在英国人比米什被刺伤的那间小客厅旁边。”

戈蒂埃先生看看莫莱翁。这个巧合使他们两人都感到吃惊。是否应该把菲利克斯·德瓦尔看成第四个同伙呢？那戴面纱的女人会不会就是巴尔塔扎电影院里的那个女人，杀害埃莉兹·玛松的凶手呢？

他们朝维克托转过脸。维克托耸耸肩，嘲弄道：

“你们想得太多了！这件事是次要的，只是个插曲。当然还是应当把它弄清楚。”

戈蒂埃先生请菲利克斯·德瓦尔准备接受司法机关传讯。

“很好。”维克托说，“现在，长官，我请求最近哪天早上见您。”

“有新情况，维克托？”

“向您作些说明，长官。”

维克托认为还是通知巴齐莱耶芙公主为宜，就没有陪莫莱翁专员检查旅馆。的确，英国人比米什被捕了，可能会把公主供出来。

全部禁令都已解除。他溜进总机房，请接线员给他接 345 号房间。
345 号没人接电话。

“接着要，小姐。”

还是没人接。

维克托走到门房那里打听：

“345 号房间那位夫人出去了吗？”

“巴齐莱耶芙公主吗？她走了……一个钟头左右。”

维克托心一沉。

“走了？……突然走了？……”

“啊，不！她的行李昨天就送走了，今早结的帐。走时只剩一只箱子。”

维克托没有再问下去，不管怎么说，阿勒克桑德拉·巴齐莱耶芙的离开不是很自然的吗？无人阻止她出去不也是很正常的吗？再说，谁又规定她非要得到维克托的准许才能走呢？

尽管如此，他还是怒气难消。亚森·罗平跑了……阿勒克桑德拉失踪了……到哪儿去找他们？怎样找到他们？

九 广场中心

—

“一切灾难造成的损失，一夜足以挽回。”维克托断言。次日晚上，他的朋友拉尔莫纳来看他时，他虽然不像平日那样笑脸相迎，但心情已经平静下来，仍旧充满信心。

“再来就是了，”他肯定地说，“我的工作非常扎实，所以，只在表面上受了点影响。”

“你想听听我的看法吗？”拉尔莫纳说。

“我知道……你干烦了。”

“唉！是啊！太复杂了……对于一个正直的警察，有些手段真是不合适……有时候，好像你是对方那一边的。”

“想要成功，就要不择手段。”

“也许是得这样。我……”

“你已经厌烦了。就别干了吧……”

“既然你提出来，老朋友，那我就接受了。”拉尔莫纳果断地回答，“不过，不是永远不干了。我欠你的人情太多了，只是暂时停一停吧。”

“你今天倒是很机灵。”维克托挖苦道，“不管怎样，你有顾虑，我是不能怪你的。我可以在司法警察局再找一个伙伴……”

“谁？”

“我还不知道……也许是局长……”

“嗯？戈蒂埃先生？”

“可能吧……谁说得准呢？警察总署的人怎么说？”

“跟你在报上看到的一样。莫莱翁专员得意极了。不管怎么说，他虽然没抓到亚森·罗平，可抓到了那个英国人。算上三个俄国人，成绩够可以了。”

“英国人开口了吗？”

“不比俄国人强。其实，他们都希望亚森·罗平把自己救出去。”

“居斯塔夫·热罗默的朋友菲利克斯·德瓦尔呢？”

“莫莱翁为他东奔西跑，今天他到圣克卢和加尔什去了解情况。他们觉得这条线索很重要，公众也议论纷纷，菲利克斯·德瓦尔如果也参与了，很多疑团就迎刃而解。总之，群情激动。”

“最后一个要求，老朋友。你一旦得到德瓦尔的消息，尤其是关于他的生活来源和生意状况，请立即打电话告诉我。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

维克托呆在家里没动，他很喜欢行动中这种暂停、间歇。在这段时间他反省整个案子，审视每个插曲，利用这个机会酝酿出一整套新的行动计划，回顾自己所走过的每一段路，并用事实来验证自己逐渐形成的想法。

星期四晚上，拉尔莫纳来了电话，说菲利克斯·德瓦尔的财务状况不妙：欠债、骗钱……仅靠在交易所里买进卖出，搞些玩命的投机维持生活。他的债主说他已经走投无路了。

“他被传讯了吗？”

“明天上午十一点钟上预审法庭。”

“还传了别人吗？”

“对，还有德·奥特莱男爵夫人和热罗默。法官想弄清几个问题。局长

和莫莱翁会出席……”

“我也出席。”

“你也出席？”

“对。请通知戈蒂埃先生。”

第二天早晨，维克托先生去剑桥饭店，让人把他领到菲利克斯·德瓦尔住过的房间（这间房子现在不出租）。然后，他到了警察总署，戈蒂埃先生在等他。他们与莫莱翁专员一起来到预审法官那里。

才一会儿工夫，维克托就显得不耐烦了，连连打着哈欠，态度十分无礼。戈蒂埃先生了解他，不安地对他说：

“怎么啦，维克托？既然你有话要说，就说好了。”

“我是有话要说。”他哭丧着脸说，“可是，我要求当着德·奥特莱夫人和居斯塔夫·热罗默的面说。”

大家吃惊地打量他。他们知道他很古怪，但却很认真，既珍惜自己的时间，也珍惜别人的时间，要是没有不容置辩的原因，他是不会提出当面对质的要求的。

男爵夫人先被带了进来，她脸上蒙着服丧的面纱。过了一会儿，居斯塔夫·热罗默也被带了进来。他仍是笑呵呵的，一副快活的样子。

莫莱翁毫不掩饰他不以为然的神气。

“喂，维克托，开始吧！”他低声催促道，“你大概要揭示一些重要的情况？……”

“那倒不是。”维克托不慌不忙地回答，“我只不过想排除一些障碍，纠正一些堵塞道路的错误，以及错误想法。办理任何案件，要想更快地进展，到一定的时候都要做做总结。我已经做过一次总结了，从而摆脱了围绕国防债券转，属于行动第一阶段的线索。现在，在同亚森·罗平进行决战之前，我们必须彻底甩开与‘破窝’凶杀案有关的一切问题。目前，与这个案子有牵连的，还剩下德·奥特莱夫人，居斯塔夫·热罗默夫妇，以及菲利克斯·德瓦尔先生……让我们把这个案子了结吧！这要不了多久，提几个问题就行了……”

他转向加布里耶尔·德·奥特莱：

“夫人，请坦诚地回答我的问题。您认为您丈夫的自杀是一种供认吗？”

她撩开黑纱，露出苍白的脸，和两只哭红的眼睛。她坚定地回答：

“发生凶杀案的那天夜里，我丈夫一夜都没有离开我。”

“您说得这么肯定，别人又相信您的话，才使得我们没法弄清真相。”维克托说，“可这个真相，我们是不能不弄清楚的。”

“真相只有一个，就是我说的。不可能有别的真相。”

“有。”维克托说。

然后，他又转向居斯塔夫·热罗默说：

“这个真相，您是清楚的，居斯塔夫·热罗默。您可以一下子驱走黑暗，正如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我表露的那样。您愿意说出来吗？”

“我无可拒绝。但是我什么也不知道。”

“不，您知道。”

“什么也不知道，我发誓！”

“您拒绝吗？”

“我无可拒绝，但是我什么都不知道。”

“那么，我下决心来说吧。”维克托说，“我只是很抱歉，我一说，要给德·奥特莱夫人带来残酷的伤害，极其残酷的伤害。不过，她迟早总会知道真相的。长痛不如短痛，现在知道还好些。”

居斯塔夫·热罗默作了个手势表示抗议。他拒不回答问题，却又作这样的表示，很是叫人困惑。他说：

“侦探先生，您要做的事非同小可。”

“您一定知道我要说什么，才知道事情非同小可。既是这样，还是您说吧！……”

维克托等了一会，看到热罗默不开口，就果断地说起来：

“凶杀案发生的那天晚上，居斯塔夫·热罗默和他的朋友菲利普斯·德瓦尔一起在巴黎吃晚饭。这两位朋友经常这样消遣，因为他们都喜欢美酒佳肴。只是，这天晚上他们喝得更多，以致居斯塔夫十点半钟回加尔什时，已经很不清醒了。在‘十字路口咖啡馆’他又喝了一杯茴香酒，这一下彻底醉了。他勉强上了汽车，顺着往加尔什去的公路开起来。他到了什么地方？是自己家门口吗？他认为的。事实上，他并不是停在自己家门前，也就是说，在他眼下住的别墅门前，而是停在属于他的，他曾住过十年的房子前。他在这里住的时候，经常是在巴黎美餐之后才回家来。今天，他又美餐一顿，又回到这个家里。房门钥匙不就在他口袋里吗？就是他的房客德·奥特莱向他索取的那把钥匙。为了这把钥匙，他们两家还曾闹到了治安法庭。由于固执，也为了不让别人在其他地方找到，他一直把这把钥匙放在衣袋里。他现在使用这把钥匙不是很自然的吗？他按了铃，看门女人开了门。他低声报了自己的名字，就进去了。他上了楼，拿出钥匙开门，进了屋。他进了自己的家。完全是自己家，而不是别人的家。他头昏眼花，怎么可能不认为这里就是自己的套房，自家的前厅呢？”

加布里耶尔·德·奥特莱站了起来，一脸苍白，结结巴巴地表示抗议，却说不出话来。而维克托却从容不迫，一句句地说下去：

“他怎么能不认为是自家的房门呢？这正是他的房门，正是他扭过的门把手，推的正是原来的那扇门。房间里黑乎乎的。他误认为是妻子的女人在床上昏昏欲睡。她微微睁开眼睛……低声说了几句话……她也开始了幻觉……以后也没打消幻觉……没有打消……”

维克托收住话。德·奥特莱夫人原来只是不安，现在则恐慌起来。大家觉察她在努力思索，她记起了一些情节、细节，大为惊骇。总之，维克托这些可怕的话是那么合乎逻辑，使她不能不接受。她看了看居斯塔夫·热罗默，做了个恐惧的动作；身子伛偻下去，双手捂住脸，跪倒在一把扶手椅前面……

这一切都是在沉寂之中发生的。没有人对维克托披露和男爵夫人所接受的奇特的实情提出异议。加布里耶尔·德·奥特莱用面纱遮住脸。

居斯塔夫·热罗默有些尴尬地站在那里，似笑非笑，样子十分滑稽。维克托对他说：

“是这么回事，对吧？我没搞错吧？……”

热罗默不知道是应该承认，还是继续扮演宁肯自己坐牢，也不连累一个女人名声的绅士角色？最后，他期期艾艾地说：

“是的……是这样……我当时醉了……我并不清楚……只是到了早晨六点钟……我醒来时，才意识到……我相信德·奥特莱夫人会原谅我的……”

他没有再说下去。先是有人闷着笑了起来，接着，从瓦利杜到戈蒂埃，

从秘书到莫莱翁，都忍不住大笑起来。于是，居斯塔夫·热罗默也咧开了嘴，无声地笑起来。这件艳遇使他身在牢房，心情却一直愉快。现在，他突然觉得这件事真是好笑。

他用愧疚的语气，向那个跪着的身影反复说：

“必须原谅我……这怪不得我……完全是偶然，对不对？那以后，我一直尽力保守秘密……”

男爵夫人站了起来。维克托对她说：

“我再次请您原谅，夫人。我不能不说出来，是免得司法当局劳神费力，同时，也是为了打消对您的怀疑……是的，为您着想。哪天您会感激我的……您会明白的……”

她始终蒙着面纱，由于羞耻而低着头，一句话没说就走了。

居斯塔夫·热罗默也被带走了……

二

维克托一直未改严肃的神情。不过，他还是以多少带有几分戏谑的怜悯语气说：

“可怜的女人！正是她谈到丈夫那夜回家的神态，才使我明白了真相。那一夜她留下了激动的回忆……‘我是躺在他怀里睡着的，’她说，似乎这是一件少有的事。然而，德·奥特莱在同一天晚上对我说，他对自己的妻子从来都很温情。这显然很矛盾，对不对？当我注意到这一点时，我突然想起那把引起德·奥特莱与热罗默两家那么多冲突的钥匙。这两个念头一碰，事情就清楚了。我脑子里豁然一亮：热罗默是这所房子的业主，原来就住在这套房间里，现在还掌握着这套房间的钥匙。这一来，其余的情节就像我刚才叙说的那样自动推演了出来。”

“因此，谋杀是……”瓦利杜问道。

“是德·奥特莱一个人干的。”

“可是，电影院那个女人呢？有人在埃莉兹·玛松家楼梯上碰到的那个女人呢？”

“她认识埃莉兹·玛松；并且通过埃莉兹·玛松，得知德·奥特莱男爵知道国防债券的下落；这些国防债券落到了莱斯柯老头手里，男爵企图把它们搞过来。于是她就到‘破窝’去了。”

“去偷国防债券吗？”

“不是。据我了解，她不是盗贼，而是一个神经有些毛病的人，渴望刺激。她出于好奇，到那里看看，正好赶上凶杀案，只来得及跑进汽车，开走了。”

“也就是说去找亚森·罗平？”

“不是。亚森·罗平在斯特拉斯堡失算以后，如果继续盯着国防债券，作案手段会比本案高明得多！不，他现在只对那一千万法郎感兴趣。因此，他的情妇只好独自行动。那一夜德·奥特莱可能没有看见她。他逃出来之后，不敢回家，在公路上游荡了一夜，一清早就来到埃莉兹·玛松家。此后不久，我就到了男爵夫人那里作首次访问。她并不知道搂着她的不是丈夫，因此才那么热烈地为丈夫辩护，那么竭诚地肯定丈夫一夜都没有离开她。”

“可是，这个误会，德·奥特莱并不知道……”

“是的。但当天下午，他得知了妻子为他辩护，否认他有犯罪可能的情况。”

“他是怎么知道的？”

“是这样的，那个老保姆在门外听到了我跟女主人的谈话；她去市场买东西时，被守候在那里的那个记者发现了，她就向记者讲了我们谈话的情形。记者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一家小晚报上，几乎未引人注意。可是，下午四点，德·奥特莱在北站附近买了这份晚报，显然非常惊奇地得知，他妻子为他提供了一个无可否认的证据——案发时他不在现场。因此，他放弃了逃走的打算，把赃款藏好，开始与我们交锋。只是……”

“只是？……”

“只是，当他弄清妻子为他作证付出的代价时，当他慢慢发现妻子坚信他那一夜在家的缘由时，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揍了她一顿。”

维克托结束道：

“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个证据本应用来证明居斯塔夫·热罗默不在现场，却被德·奥特莱利用了。居斯塔夫·热罗默没有参与杀人，为什么又成了这桩案子的同谋？我们弄清这一点，‘破窝’杀人案就了结了。我们很快就会了解清楚的。”

“怎么了解？”

“从他妻子昂里耶特·热罗默那儿了解。”

“她也传来了。”瓦利杜说。

“让菲利克斯·德瓦尔也进来，法官先生。”

法警先把昂里耶特·热罗默带进来，然后是菲利克斯·德瓦尔。

她显得很疲倦。预审法官请她坐下，她语无伦次地表示感谢。

维克托走到她身边，弯下腰，似乎拾起了什么东西，原来是一枚小发夹，一枚古铜色的波浪形发夹。他拿在手里端详。昂里耶特下意识地吧发夹拿过来，别在头上。

“这是您的吗，夫人？”

“是的。”

“您完全肯定？”

“完全肯定。”

“可是，”他说，“这个发夹，我不是在这里拾到的，而是在菲利克斯·德瓦尔先生在剑桥饭店租的房间里，在一个放着好些别针和小玩意的小水晶盆里找到的。您常去那里会他。您是他的情妇！”

这是维克托喜欢用的方法，出乎意料的进攻，使用的是叫人猝不及防的战术。

年轻女人目瞪口呆，但还想负隅顽抗。可是，他又给她狠狠一击，打得她晕头转向。

“您不要否认，夫人，这样的证据，我有二十个。”维克托肯定地说，其实他一个也没有。

她不知道如何反驳，也不知道抓个什么借口为自己辩护，只是傻愣愣地望着菲利克斯·德瓦尔，完全失去了战斗力。而他一脸煞白，一言不发。他也被这种猛烈进攻弄得不知所措。

维克托接着说：

“任何事情，都有偶然性和必然性。菲利克斯·德瓦尔和热罗默夫人选

择剑桥饭店——它确实是亚森·罗平的司令部——作为约会场所，纯属偶然……只是巧合。”

菲利克斯·德瓦尔挥拳捋袖，怒气冲冲地走上前来。

“侦探先生，您竟敢指控我尊重的一位女士，我可不答应……”

“算了！别虚张声势了。”维克托说，“我只不过列举几个事实，查证起来很容易。再说您也可以反驳嘛。如果预审法官先生认定您是热罗默夫人的情人，那么，他就会想，您是否利用所发生的事件，有意使情妇的丈夫成为嫌疑人，有意害得他被捕？他还会寻思：是不是您打电话给莫莱翁专员，建议他搜查居斯塔夫·热罗默的写字台？是不是您唆使情妇，从她丈夫的手枪里退出两颗子弹？那个园丁阿尔弗雷德是不是您安置到热罗默家去的，并且被您用钱收买，收回前言，又作假证陷害主人？！”

“您疯了！”菲利克斯·德瓦尔气得一脸通红，高声叫道，“我何必要干这种事呢？”

“因为您破产了，先生。而您的情妇很有钱。如果她丈夫卷进此案，离婚就容易了。我并不认为您会成功，我认为您像个垂死挣扎的人，不顾一切，孤注一掷。至于证据……”

维克托转向瓦利杜先生：

“预审法官先生，司法警察的任务是向法院提供可靠的证据。你们会轻而易举找到证据的。我相信事实会支持我的结论：德·奥特莱有罪；居斯塔夫·热罗默是清白的；菲利克斯·德瓦尔妄图把司法机关诱入歧途。我不再说了。关于埃莉兹·玛松被害一事，我们以后再谈。”

他住口了。他的话给人印象很深。菲利克斯·德瓦尔摆出满不在乎的样子。莫莱翁直摇头。而法官和戈蒂埃先生却认为维克托的论述很有说服力，合乎逻辑。

维克托把自己的劣质烟递给预审法官和戈蒂埃先生，他们不经意地接受了。维克托点燃打火机，给他们点烟，然后走了出去。留下那些人去干他们应干的事。

戈蒂埃先生在走廊里追上他，紧紧握着他的手说：

“您真了不起，维克托！”

“要不是莫莱翁这圣人拆我的台，我还要了不起。”

“怎么？”

“嗨！我已经把亚森·罗平那帮人抓在手里了，谁知他竟闯到剑桥饭店来了。”

“怎么，您就在剑桥饭店吗？”

“嗨！长官，我甚至在那个房间呢！”

“是跟英国人比米什在一起吗？”

“上帝啊，是的。”

“可房里只有秘鲁人玛尔柯·阿维斯托啊！”

“那秘鲁人就是我。”

“您说什么？”

“我说的是事实，长官。”

“不可能！”

“就是我，长官。玛尔柯·阿维斯托和维克托是一个人。”

然后，维克托握住戈蒂埃先生的手，补充说：

“再见，长官。五六天后，我会弥补莫莱翁干的蠢事；亚森·罗平会落入罗网的。可是，您千万别说出去。否则，事情会再次流产。”

“可是，您认为……”

“我认为我有时过分了一点儿。但这对您有好处，长官。别束缚我，让我放开膀子干吧！”

维克多在一家小酒店吃了午饭。他很愉悦。再也不用为“破窝”谋杀案，为德·奥特莱夫妇、热罗默夫妇以及菲利克斯·德瓦尔去动脑筋伤神了。他把这些人交给警察处置，就像他摆脱奥迪格朗、打字员埃尔内斯蒂娜和夏珊太太那样，感到如释重负。总之，他可以全力以赴干他自己的事了！再也不用两头操心了！再也没有第三者干扰了！再也不用和莫莱翁、拉尔莫纳以及其他扯扯绊绊了。只剩下亚森·罗平和阿勒克桑德拉，只有他们两人才是重要的。

他去买了两三次东西，又化装成秘鲁人玛尔柯·阿维斯托，到了三点差五分，来到圣雅各广场。

三

从鲁莽搜查剑桥饭店的第二天起，维克托一刻也没有怀疑：巴齐莱耶芙公主肯定会来赴约的。他们在最后一刻约好，如果联系不上就到圣雅各广场相会。他认为，在自己于那种场合充当那种角色之后，在发生先让他们相互对立，后又把他们置于同一危险的强烈冲击之后，她不会下定决心不来见他的。他是在那样的时刻出现在她面前的，他给她留下的是那样灵活、能干、精力充沛和忠诚的印象，因此，她一定还会为他所吸引。

他等着。

一些孩子在玩沙子。一些老妇在树荫或塔影之下织毛衣或者打瞌睡。在一张长椅上，一位先生摊开着一张报纸读着。

十分钟、十五分钟、二十分钟过去了。

到三点半钟，维克托开始焦急起来。她其实不会来了？她决定中断跟他的联系了？她离开巴黎、法国了？如果是这样，怎样才能找到她，怎样才能找到亚森·罗平呢？

这种不安很快就过去了。他忍不住流露出一种满意的微笑。他别过脸去，不让人看见他在笑。对面，从那张摊开的报纸下露出两条腿的人，会不会就是……

他又等了五分钟，然后，站起身来，慢慢向出口走去。

一只手按住了他的肩膀。那读报的人来到他身边，和颜悦色地问他：

“玛尔柯·阿维斯托先生，对吗？”

“正是……您大概是亚森·罗平？”

“是的，亚森·罗平……现在叫昂图瓦纳·布莱萨克。请允许我自我介绍：我是巴齐莱耶芙公主的朋友。”

维克托立即认出来：这正是一天晚上，自己在剑桥饭店看到的跟英国人比米什在一起的那个人。当时，他那双深灰色的眼睛显得冷酷和直爽，立即给维克托留下深刻印象。不过，此刻他脸上亲切的微笑冲淡了那分冷酷。更有甚者，他分明显出取悦人的意愿。他看上去很年轻，肩宽背阔，强壮有力，肌体灵活，颌部和脸的轮廓显得刚劲有力……年龄在四十岁左右，衣服剪裁

合体。

“我在剑桥饭店见过您。”维克托说。

“哦！”布莱萨克笑着说，“您也有这种过目不忘的本事？的确，我负了伤，躲在比米什另外租的一个房间养伤。在那之前，我到大厅去过几次。”

“您的伤……”

“轻微得很，只是很疼，有点碍事。您来给比米什报警时——我要深深地感谢您——我差不多全好了。”

“不管怎么说，捅他一刀的力气还是有的。”

“见鬼！他不肯把您签了字的通行证给我。不过，我本不想下那么重的手。”

“他不会交代吧？”

“不会。他的前途全在我身上哩！”

他们两人沿着里沃利大街走着。布莱萨克的汽车停在那里。

“我们之间用不着绕来绕去，”他突然说，“我们说定了吧？”

“说定什么？”

“合伙干的好处！”布莱萨克快活地说。

“行。”

“您的住址？”

“从剑桥出来，还没有固定住处。”

“今天住哪儿呢？”

“一家旅馆。”

“我们就去那儿。您取行李，我给您提供住处。”

“这么说，很急？”

“很急。正在干一笔大买卖，一千万呐。”

“公主呢？”

“她在等您。”

他们上了汽车。

到了两世界施馆，维克托取出自己的箱子。他预料在先，把行李存在这里。

他们出了巴黎，来到讷伊。

在卢尔大街尽头，另一条街的拐角处，有一家宅院。在花园和院子之间，有一幢三层楼的房子。

“一个普通的落脚处。”布莱萨克停下车说道，“这样的落脚点，我在巴黎有十来处。只供自己住住，雇的人不多。您就住我房间旁边那个单间吧。在三楼。公主在二楼。”

房间临街，很舒适，里面配有高级扶手椅，一张沙发床，和一个放满珍本书的书柜。

“几位哲学家的书……回忆录……以及，记述亚森·罗平全部冒险活动的书……看看可以催眠。”

“亚森·罗平的经历我都熟记在心。”

“我也是。”布莱萨克笑着说，“顺便问一句，您也许需要大门钥匙？”

“要那干什么？”

“如果您有事要出去……”

两人对视片刻。

“我不出去。”维克托说，“我喜欢在行动之前静养，尤其是在我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之前……”

“今晚，您愿意吗？……晚饭在公主的客厅吃，那儿方便，出于安全的考虑。我的住所底层都作了一些布置，防备警察突然而至，发生冲突。”

维克托打开箱子，吸了几支烟，用一个小电熨斗烫平那套无尾常礼服的裤子，打扮一新。八点，昂图瓦纳·布莱萨克来请他吃饭。

巴齐莱耶芙公主非常热情地欢迎他，再次感谢他在剑桥饭店帮了她自己和朋友的大忙。但她似乎很快又变得内向，几乎没有参与交谈，听他们说话也心不在焉。

维克托说话也不多。他只讲了两三件自己参与的行动。在这几次行动中，他的功绩确实不俗。昂图瓦纳·布莱萨克谈锋颇健。他诙谐、快活，善于显示自己有本事，一方面挖苦别人，一方面又有趣地抬高自己。

吃过晚饭，阿勒克桑德拉给他们上了咖啡、利口酒，送了雪茄烟，就躺在沙发上不动了。

维克托在一把宽大的扶手软椅上坐下来。

他很满意。事情完全按照他的预料，甚至按照他安排的顺序进展。他先是成为阿勒克桑德拉的同伙，显示出自己的素质，用事实证明自己的灵活与忠诚，逐步进入了这个团伙。如今，他就要成为亚森·罗平的心腹和同谋了。他已经就位。他们需要他，要求同他合作。总之，事情完全按照他的意志办成了。

“我已经掌握他了……我已经掌握他了……”维克托心里想，“只是，不能失误才……跟他这样的家伙打交道，多笑了一下……语气稍稍硬了点……甚至想偏一点，一切就完了。”

“可以谈了吗？”布莱萨克轻松地问。

“可以。”

“那好！我先提一个问题，您差不多猜出我想把您领到哪儿去了吧？”

“差不多吧。”

“这就是说……？”

“这就是说，过去的事丢开不管！国防债券案、‘破窝’惨案，所有这一切，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文章、司法当局和公众的想当然等等。全都过去了，不再去提了。”

“等一等，沃吉拉尔街谋杀案呢？”

“也了结了……”

“司法当局可不是这么认为。”

“这是我的看法，我有我的见解。这以后再告诉您。目前嘛，我只想一件事，只有一个目的。”

“是什么？”

“就是您给巴齐莱耶芙公主信中提到的一千万法郎！”

昂图瓦纳·布莱萨克喊了起来：

“好家伙！什么都瞒不过您！您一清二楚嘛！”

他又开腿坐在一把椅子上，面对着维克托，讲了起来。

十 ALB 卷宗

—

“首先，我要告诉您，这件事是比米什告诉我的。是的，是比米什。原来报上也议论过这件事，但都认为不可能。战后，比米什娶了个年轻的雅典女子。这个女子当时给一个希腊富翁当打字员。后来，她在一次火车事故中丧身了。死前，她把从前那位老板的一些详细情况告诉了比米什，引起了他的注意。

“事情是这样：那个希腊人担心本国货币贬值，就把自己的全部产业变卖了，卖得的一部分钱买了证券，并在雅典买了不动产；另一部分钱在埃皮尔，尤其是在阿尔巴尼亚境内买了大片房地产。希腊人立了两个卷宗：一个里面存放着有关前一部分产业的文件和票据，这份产业以证券形式存放在一家英国银行（这个卷宗称为‘伦敦卷宗’）；另一个卷宗里放着有关出售所有房地产的材料，叫做ALB卷宗，也就是阿尔巴尼亚（ALBANIE）卷宗。根据女打字员计算的帐目，两个卷宗都保存着大约千万法郎的财产。可是伦敦卷宗很厚，而ALB卷宗里却只是一个小包，有二十到二十五厘米长，用绳子捆扎着，封得严严实实。这个小包，希腊人不是锁在抽屉里，就是放在旅行包里随身带着。

“放在ALB卷宗里、从埃皮尔收回的价值一千万法郎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谜。打字员嫁人后离开了老板，那老板的下落如何？这又是一个谜。三年前，我遇到比米什时，他还没弄清楚。

“我有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因此我可以对这两个问题进行积极的调查。时间花了不少，但卓有成效。我找到希腊人存放第一部分财产的那家伦敦银行，得知这家银行向巴黎的×先生支付证券利息。我费尽周折了解到×先生是个德国人，又设法找到德国人的住址，最后才发现这个德国人就是那个希腊人。”

昂图瓦纳·布莱萨克停住话。维克托一直听着，没有提一个问题。阿勒克桑德拉闭着眼睛，好像睡着了。布莱萨克又说：

“这项调查我交给一家可靠的代理机构负责。他们加紧进行。我得知希腊人病了，差不多残废了，从不离开他的私邸。他住在底层，由他雇佣的两名当过侦探的人负责警卫。他的三个女仆住在地下室。

“这都是些很宝贵的情报。我后来得到一份安装工程结算书，了解到一个更重要的情况。其中一份是结算安全警报系统电铃的安装费用的。因此，我得知他的私邸全部窗子的护窗板上都安了电铃，表面上看不出来，但只要一碰就会响。这一来我不再犹豫了。他采取如此严密的防范措施，一定是有要防范的事，或有东西要隐藏。那么，如果不是ALB卷宗，还会是什么东西呢？”

“无疑是的。”维克托说。

“只是，这卷宗放在哪儿？放在一楼？我不这样认为，因为希腊人以及别的人每天饮食起居都在那儿。二楼没住人，一直关着。我从一个被打发出来的干家务活的老女佣那里得知，希腊人每天都让人抬到三楼，也就是最高一层，在宽敞的书房里独自度过下午。书房里放着他的文件、书籍，以及他最爱的两个人——已故女儿和外孙女儿留下的纪念品，如壁毯、肖像、小孩

玩具、小玩意等等。根据这个干家务活的女佣介绍的情况，我耐心地画出了书房的平面图。”布莱萨克说着摊开一张图纸。

“这儿是书桌，这儿是电话，这儿是书柜，这儿是陈列纪念品的搁架，这儿是壁炉，上面有一个玻璃窗。我就是在得知屋里有一个玻璃窗以后，才拟出计划的。下面我来谈谈想法。”

他用一支铅笔在纸上划出几根线条：

“私邸在一条宽阔的大街旁。一个狭窄的院子，或者说一溜街边花园和一堵高高的围墙把房子与大街隔开。院子左右也有墙。右面墙外，是一块准备出卖的长满灌木的空地。我去过那块空地。在那儿，我抬起头就能看到那扇玻璃窗，它外面没装护窗板。我马上开始做准备工作，目前差不多就绪了。”

“那么……？”

“我就指望您了。”

“为什么指望我呢？”

“因为比米什关在牢里，也因为我认为您能胜任。”

“条件呢？”

“四分之一红利。”

“要是我找到 ALB 卷宗，就得分一半。”维克托讨价还价地说。

“不，三分之一。”

“行。”

两人握了握手。

布莱萨克笑了起来：

“两个商人，或者两个金融家谈好一笔大生意，都要签协议，并且往往要当着公证人的面；像我们这样的诚信君子，只要握握手就行了。这样，我就确切地知道，您的合作是可靠的。您也知道我会恪守诺言。”

维克托不是感情外露的人。他没有笑出声来，最多是微笑了一下。布莱萨克问他笑什么。他回答道：

“您说的两个商人或两个金融家，只有把生意了解透彻后才会签字。”

“那么？……”

“那么，我们这位对手的姓名、住址，您要用的办法，您确定的日期，我都一无所知。”

“这是什么意思？”

“这说明您对我还不信任，我觉得吃惊……”

布莱萨克有些犹豫：

“这是您的条件？”

“不是，”他说，“我没有任何条件。”

“可是，我，我有一个条件。”阿勒克桑德拉摆脱沉思状态，走近两个男人说。

“什么条件？”

“不要流血。”

二

她这话是冲着维克托说的，而且情绪激动，语气专横。

“您刚才说‘破窝’杀人案与沃吉拉尔街谋杀案都已经了结。不，不能

这么说。它们没有了结，因为在您眼里，我还可能是一个杀人犯！因此，在您准备参与的行动中，没有什么能阻止您也干出您归到我或者昂图瓦纳·布莱萨克名下的那种事情。”

维克托平静地说：

“我什么都没归到你们名下！无论是昂图瓦纳·布莱萨克，还是您夫人。”

“不，您归了。”

“归了什么呢？”

“说我们杀死了埃莉兹·玛松，或至少是我们的一个同谋杀死了她。我们要对她的死负责。”

“不是这样的。”

“可是，司法当局是这么看的，舆论也相信是这样。”

“可我不这样看。”

“那么，谁是凶手？您想一想！有人看见一个女人从埃莉兹·玛松家里出来，就认为可能是我。的确，这个女人是我。既然如此，那杀人凶手怎么不是我呢？人家提到的，也只是我的名字。”

“因为唯一能说出其他人名字的人，还没有勇气开口。”

“是谁？”

维克托觉得自己必须明确回答这个问题。刚才，他要求昂图瓦纳·布莱萨克对行动立刻作出说明，提出了条件，这样，他就必须再次显示一下自己的本事，以控制同伙。

“是谁吗？”他又问了一遍，“便衣侦探维克托。”

“您的意思是什么？”

“我想说的话，你们可能觉得只是假设，但实际上，这绝对是事实。是我根据事实和报上的文章慢慢推演出来的。你们知道我对维克托侦探的看法，他虽然不是个奇才，但至少是个优秀的侦探。不过他也是肉体凡胎，和所有人一样，有自己的弱点，有粗心的时候。凶杀案发生后的次日上午，他与德·奥特莱男爵第一次去埃莉兹·玛松家调查时，就犯了一个错误，不过谁都没有注意到。可是，它无疑是解谜的关键所在。他从楼上下来，把男爵送上汽车之后，他让一个治安警察看着男爵，自己到那座楼底层的咖啡馆去给警察总署打电话，让他们立即派两名警察来。他希望把房子大门看守起来，在仔细搜查之前，不准埃莉兹·玛松出门。”

“说下去！”公主低声说，非常急切。

“可是，电话老是不通，接通之后，通话时间又很长。在维克托打电话这一刻钟里，德·奥特莱男爵自然想出了主意，当然不是逃跑……逃跑有什么用？他想再到情妇家去。谁阻拦他呢？维克托侦探正在打电话，治安警正在注意交通。而且，有车篷挡着，警察几乎看不见他。”

“可是，他为什么要回去看她呢？”昂图瓦纳·布莱萨克问道。他也听得专心。

“为什么？你们回想一下维克托侦探叙述的在埃莉兹·玛松家的情景。当她得知玛克西默·德·奥特莱不仅被指控犯了盗窃罪，而且还犯了谋杀罪时，她勃然大怒。可是，维克托侦探认为埃莉兹·玛松是气愤，其实是恐惧。情夫偷了国防债券，这她是知道的；不过，她从来也没想到他会杀害莱斯柯老头。她立刻憎恶起他来；同时，她也害怕司法当局追究。德·奥特莱看出了情妇的感情变化，相信这女人会揭发他。他正是为此才想回去找她，

跟她谈谈。他有她房间的钥匙。他问了情妇的打算，她的回答充满了威胁。德·奥特莱气疯了。难道就听之任之？为了得到国防债券，他甚至杀了人，现在，眼看就要达到目的了，就要成为国防债券的所有者了，难道能在最后一分钟再失去它吗？于是他起了杀心，要杀死这个他喜爱的，可是明摆着准备背叛自己的女人。他恨起她来，便下了毒手。一分钟以后，他下了楼，钻进汽车。治安警什么也没发觉，维克托侦探什么也没怀疑。”

“因此，我成了……”公主轻轻地说。

“因此，您一两小时之后来找埃莉兹·玛松，打听案子，在门上发现了凶手留下的钥匙，便进了屋，看到埃莉兹·玛松躺在地上，被人用您送她的桔黄色浅绿条纹的丝巾勒死了……”

阿勒克桑德拉激动地说：

“正是这样……正是这样，事实就是这样……围巾掉在地毯上，在尸体旁边……我拾了起来……我怕得要死。正是这样……正是这样。”

昂图瓦纳·布莱萨克赞同道：

“是的……不错……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凶手是德·奥特莱……那位侦探对自己的粗心一字不提。”

他拍拍维克托的肩膀：

“您是个厉害角色。我头一次遇到可以依靠的合作者……玛尔柯·阿维斯托，我们在一起可以干点大事哩！”

他立刻就说出了必须交待的情况。

“那希腊人叫塞里福斯，住处离这儿不远，就在布洛涅树林边上，玛约大马路九十八号乙。下星期二晚动手。因为那时我可以拿到一架特制的长达十二米的梯子，我们爬梯子上去。一到里面，就下楼去打开前厅的门，放我三个在外面望风的手下进来。”

“门钥匙插在里面的锁孔里吗？”

“是的，好像是。”

“那儿也应该有警铃装置，只要有人想开门，电铃就会响。对不对？”

“对。不过那是对付外面的袭击的，而不是对付我们这样在里面的行动。在里面，可以看见电铃装置，只要我们让它别响它就不会响了。开门以后，我手下的人负责把床上睡觉的两个警卫捆起来。这样，我们可以从从容容地在底层各个房间看一眼，然后，去仔细搜查三楼的书房。那笔财产可能藏在那里。您说这样行吗？”

“行。”

两人又握了一次手，比刚才还热烈。

行动前几天，维克托非常惬意。他预先品尝着即将到来的胜利滋味，但也极为谨慎。他一次也不出门，一封信也不寄，一个电话也不打。这一来，布莱萨克显然对他更加信任了。有一阵，维克托因为自己的胆识和创举，也许有些飘飘然，但很快又冷静下来，回到他真正的角色中来。是的，他是布莱萨克的合作者，但只是打下手的，准备、决策，都是昂图瓦纳·布莱萨克的事。他的事，就是听从指挥。

但是，能够观察这个可怕的对头，琢磨他的方式，就近打量这个人们广为议论却无人认识的角色，他还是感到非常高兴。他干得如此巧妙，不仅成了布莱萨克的知己，而且得到他的完全信任，得悉了他的全部计划，实在令人满意。

有时，维克托也感到不安：

“难道他不是耍弄我？我会不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那么精明的人，会上当吗？”

可是情况并非如此。维克托每天看到许多迹象，证明布莱萨克毫无戒备。其中最有说服力的，也许要算是阿勒克桑德拉的态度。维克托每天下午大部分时间都是跟她一起度过的。

她现在轻松多了，常常很快活，对维克托很亲热，似乎是感激他揭露了真正的凶手。

“我当然知道我没杀人。不过，想到我万一被发现，至少可以回答说我没有杀人，还是觉得轻松。”

“您为什么会被人发现呢？”

“谁知道？”

“不，还是知道的。您有布莱萨克这样一个朋友，他不会允许别人碰一碰您的。”

她没有说话。她对这个人可能是她情夫的人的感情始终是一个秘密。维克托有时看到她对他挺冷淡，并不在意，常常寻思他是不是她的情人。也许，她只是把他看成一个冒险的伙伴，一个比别人更能给她带来刺激的人而已；也许，是亚森·罗平这个名字吸引了她，使她留在他身边。

但是，最后一天晚上，维克托撞见他们两人拥抱亲吻……

他好不容易才压住怒火。阿勒克桑德拉毫不尴尬，笑着说道：

“您知道我为什么向这位先生施展全部魅力吗？为了让他同意我明晚跟你们一起行动。好像这不是合情合理的事似的！可是他就不答应……女人只是累赘……女人一参加，任何事办不成……女人不该去冒险……总之，一大堆似是而非的理由。”

她美丽的双肩在宽松的薄纱袍子下显现出来，分外动人，那张激动的脸在央求维克托：

“您去劝劝他吧，亲爱的朋友。我想去……我喜欢冒险……我喜欢的不是危险，而是恐惧……是的，恐惧……什么都比不上这种让人头晕腿软的感觉……我瞧不起胆小的男人，那种懦弱……可是，我感到的恐惧却比什么东西都让我陶醉。”

维克托对昂图瓦纳·布莱萨克打趣道：

“我认为，医治这种嗜好恐惧的毛病，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让她看看，不管情况如何危险，都不足以引起恐惧。同您和我在一起，她永远不会感到恐惧。”

“好吧！”布莱萨克愉快地说，“就满足她的愿望吧！……出了事活该！”

三

第二天，半夜稍过，维克托来到底层等着。

阿勒克桑德拉来了。她兴冲冲的，穿着合身的灰色连衣裙，显得非常年轻，根本不像一个去冒险的女人，而是像一个去娱乐的孩子。然而，她苍白的脸色，闪光的眸子，都让人感到在这种轻松的外表下，颤动着一颗随时都会感到惊慌的心。

她把一个小瓶子拿给他看。

“ 解毒剂…… ” 她笑着说。

“ 解什么毒？ ”

“ 解监狱的毒。我宁肯死也不愿坐牢！ ”

他夺过瓶子，打开瓶盖，把药水倒在地上。

“ 既不死，也不坐牢。 ” 他说。

“ 您凭什么这样断言？ ”

“ 凭这个事实：只要亚森·罗平在，就不用担心会坐牢。 ”

她耸耸肩：

“ 他自己也可能失败的。 ”

“ 要绝对信任他。 ”

“ 是的……是的…… ” 她喃喃地说，“ 可是，近几天来，我有一些预感……一些恶梦…… ”

这时外面传来开锁的声音……临街的大门开了。昂图瓦纳·布莱萨克作完最后的准备工作，回来了。

“ 一切就绪。 ” 他说，“ 阿勒克桑德拉，您坚持要去？您知道，梯子很高，人踩上去，它就颤抖。 ”

她没有回答。

“ 您呢，亲爱的朋友？您对自己有把握吗？ ”

维克托也没有回答。

他们三人走上几乎空寂无人的讷伊的大街。他们都不说话。阿勒克桑德拉走在两个男人中间，步履轻捷，节奏均匀。

满天星斗，万里无云。天幕下，是万家灯火，和浴着电灯光的树木。

他们拐进与玛约大马路平行的夏尔—拉菲特街。在两条街中间，坐落着一些院落和花园。花园里矗立着一幢幢亮着光块的房屋黑影。

一道陈旧的木栅栏围着这样一处院落。里面还有一道空疏的栅栏；透过缝隙，可以看到院里的灌木和大树。

他们转悠了半个多小时，直到确信没有迟归的行人来妨碍他们行动，才停下来。然后，维克托和阿勒克桑德拉放哨，昂图瓦纳·布莱萨克用一片钥匙开了锁，微微推开一扇门。

他们潜进院子。

枝枝桠桠团团围着他们。荆棘划破了他们的皮肤。地上满是残砖断瓦。

“ 梯子在左边顺墙放着。 ” 布莱萨克轻轻地说。

他们到了放梯子的地方。

梯子分两截，中间有滑槽可以相接。他们把梯子接好，用绳子绑紧，就成了一架长梯。

然后，他们把梯子立起来，把梯脚插进砂子和瓦砾当中，立稳之后，就把另一端从隔开空地与邻院的墙头伸过去，小心翼翼地搭靠到希腊人塞里福斯住的三楼。私邸的护窗板都紧紧关着，没有一扇窗子里面有灯光。布莱萨克摸索着慢慢移动梯子，靠拢那扇玻璃窗。黑暗中，依稀可见那小块长方形的玻璃。

“ 我先上去。 ” 他说道，“ 阿勒克桑德拉，我进去以后，你就上来。 ”

他们看见他轻快地攀了上去。

梯子猛晃，他们觉察到他在不稳的梯子上颤跃着。

“ 他到顶了！ ” 维克托轻轻地说，“ 他要划掉一块玻璃，把窗子打开了！ ”

果然，一分钟之后，他就钻进窗子里去了。他们看见他探出身子，伸出双手握住梯子。

“您怕吗？”维克托问她。

“开始怕了。”她说，“……不过，很有趣。但愿我的腿不会发软，头不会发晕！”

她开始攀登，起初很快，后来突然停住了。

“腿发软，头发晕了。”维克托想。

她停了一分钟。布莱萨克低声鼓励她。最后，她终于攀上去，跨过窗台。

最近几天，维克托在布莱萨克家里多次思忖：

“他们俩如今被我抓在手心里。我有戈蒂埃局长的私人电话号码，只要一个电话，警察就会到家里把他们抓走。莫莱翁都露不了面。全部功劳都是我便衣侦探维克托的。”

他没有这么做，是因为他想要在亚森·罗平作案时当场抓住他，就像抓一般的窃贼那样，在他把手伸进口袋和保险柜时把他抓住。

那么，现在抓他们不正是时候吗？两个同伙不是掉进鼠笼里了吗？

然而，他还举棋不定。布莱萨克在上面叫他。他示意他耐心点，低声道：

“你真性急，老伙计！难道你像这位女士一样，不怕坐牢吗？好吧，好好利用你剩下的……干吧……把那一千万法郎塞进口袋吧！这是你最后一次行动了。然后，亚森·罗平，等待你的是手铐……”

他也攀了上去。

十一 惶恐

—

“喂，亲爱的朋友，什么事把您拖住了，老不上来？”当维克托接近窗口时，布莱萨克这样问他。

“没什么，我在听……”

“听什么？”

“我一直在听……应当时刻警惕。”

“算了，不要制造紧张吧！”布莱萨克说话的语气，流露出对这种过分小心的蔑视。

可是，他自己却十分小心地用手电筒朝四处照，看见一块旧壁毯，就跳到一把椅子上，把它揭下来，遮到窗玻璃上。这样一来，所有的窗子都堵上了。他按了一下开关，灯亮了。

他拥抱阿勒克桑德拉，灵活地无声地跳了一圈康康舞和快步舞。

那个年轻女人宽容地笑了笑。亚森·罗平每次开始行动前照例要这么来一下。她觉得很有趣。

维克托却皱起眉头，坐下来。

“怎么？”昂图瓦纳快活地说道，“坐下？不干了？”

“我在干哩！”

“这种干法真怪……”

“您回想一下，有一次……我记不得是哪一次了……您也是夜里行动，在一个侯爵的书房里，您只观察了那张书桌，就发现秘密抽屉……我在观察这个房间，而您在跳舞……我是在向您学哩，亚森·罗平！没有比这更好的方法了。”

“我的方法是快。我们只有一个钟头。”

“您肯定那两个当过侦探的警卫不巡逻？”维克托问道。

“不巡逻，不巡逻。”布莱萨克肯定地说，“如果希腊人让他们来这儿巡逻，不就等于告诉他们这里藏了东西吗？再说，我马上去开门让我的手下进来。这样，那两个警卫就别想再干什么事了。”

他让年轻女人坐下，俯身对她说：

“您独自呆在这里不怕吧，阿勒克桑德拉？”

“不怕。”

“不过，十分钟，最多十五分钟就够了。一切会很快结束。不会有什么复杂情况。您希望这位朋友留在您身边吗？”

“不必，不必。”她说，“……你们去吧……我在这儿休息一下……”

布莱萨克仔细观看私邸的详细平面图，然后，轻轻打开房门，穿过当前厅用的过道，来到另一道门前。这道门很厚实。希腊人塞里福斯在书房工作时，一定是把这道门锁住的。此时钥匙留在锁眼里。他们走到楼梯口，发现楼下有光，隐隐照亮了楼梯间。

他们小心翼翼地下了楼。

到了前厅，凑近灯光，布莱萨克指着图告诉维克托两个警卫睡觉的房间。要进希腊人塞里福斯的卧室，必须经过他们的房间。

他们来到大门口。

门上有两个粗大的门闩……布莱萨克把它们拉开。右边有一个控制着警铃的手柄，他们把它拉下。手柄旁边有一个按钮。布莱萨克用力一按，靠玛约大马路小花园的那道栅门就打开了。

他推开门，探出头去，轻轻吹了一声口哨。

三条黑影闪了进来，是三个相貌粗蛮的同伙。

布莱萨克什么也没说，一切都交代好了。他关好大门，合上手柄，低声吩咐维克托：

“我领他们到那两个警卫的房间去。不出意外，用不着您。您就在这里守望吧！”

说完，他领着那几个同伙走了。

维克托发现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完全能够按自己的意愿行动，便立即把警铃手柄拉下，把门微微打开，又按了旁边的按钮，把通玛约大马路的栅栏门打开。这样，就可以像他希望的那样畅通无阻了。

他听了听卧室那边的动静。看来，正如布莱萨克所说，一切顺利，没有出现复杂情况。那两名警卫在床上被捉住，还没来得及喊一声，就让人堵上嘴，结结实实地捆了起来。

希腊人塞里福斯也是如此。布莱萨克在他那里只耽搁了几分钟。

“从这家伙嘴里什么也掏不出来。”布莱萨克回到维克托身边时说，“他吓得半死。尤其是我跟他一说到三楼的书房，他就翻了白眼。没错，东西肯定在上面。上楼吧！”

“您的人也上去吗？”

“不。我们俩去搜查。”

他让他们别离开卧室，看守那三个俘虏；特别是不能发出响声，因为女佣人都睡在地下室里。

然后，他和维克托一起回到阿勒克桑德拉身边。到了楼上，布莱萨克把走廊上那道厚重的大门上了锁，防止他那几个同伙来打扰。万一有紧急情况，他们只要敲敲门就行了。

阿勒克桑德拉坐在扶手椅上没有动，脸色苍白，颦眉蹙额。

“您一直这样平静吗？”维克托问道，“一点都不怕？”

“不，不，”她声音都变了，“我都吓得毛骨悚然了！”

维克托打趣说：

“这是最快乐的时刻，但愿能持久！”

“这种恐惧太荒谬。”布莱萨克喊道，“您看，阿勒克桑德拉，我们在这儿就像在自己家里。警卫被捆起来了，我的人警戒；万一有紧急情况，梯子还在那儿，从那儿逃走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您放心好了，不会有紧急情况，用不着逃走。有我在，不会有什么意外。”

他立刻开始搜查房间。

“问题在于，要找到那个平平的、长二十到二十五厘米的小包裹，这个小包裹能够以我们不知道的形式，保存一千万法郎……”维克托说。

布莱萨克根据图上的标示，一样一样小声地清点道：

“办公桌上，电话……几本书……一些已付或未付款的票据……希腊的信件……伦敦的信件……帐簿……什么都没有……抽屉里是别的卷宗，别的信件。没有暗屉吗？”

“没有。”维克托肯定地回答。

“没有。”布莱萨克敲了敲桌子和抽屉，证实了维克托的说法。

他又清点下去。

“陈列纪念品的架子……女儿的照片……外孙女儿的照片……”布莱萨克把两个镜框都敲了敲，“针线篮……首饰盒……是空的，没有夹层。”他说，“明信片册，有希腊风光和土耳其风光……儿童集邮册，里面有邮票……儿童地理读物……字典……”他一边说着，一边翻阅着；“画册……祈祷书……棋牌盒……硬币罐……娃娃用的带穿衣镜的衣柜……”

房间的全部物品就这样被编成册，所有的东西都被掂量过，检查过。墙壁被敲打，家具也被仔细检查。

“现在是凌晨两点钟。”维克托说道。他一动不动，心不在焉地听着，看着布莱萨克清点，“再过一小时，天就要亮了……妈的，是不是该考虑撤退了？”

二

“您疯了！”昂图瓦纳·布莱萨克说。

他对成功毫不怀疑。他俯身对阿勒克桑德拉说：

“您不怕了吧？”

“怕，怕。”她轻轻地说。

“怕什么？”

“什么也不怕……什么也不怕，又什么都怕……我们走吧！”

他做了个恼怒的动作：

“嗨！那不行……我跟您说过……女人应当呆在家里……尤其您这样的女人？易动感情，神经质！”

她又说：

“如果我怕得很，我们就走，好吗？”

“哦！那是可以的，我向您发誓。您要求走，我们就走。但是，不能心血来潮，一时冲动，我求您了。不然，我们来偷一千万法郎，明知道这笔财产就在这里，却空着手回去，那就太蠢了！这样做不合我的习惯。”

布莱萨克又清点起来。维克托挖苦道：

“我们的好女人是看不下去的……她肯定不同意这次行动。”

“那她为什么要来？”

“是为了看看我们如何在警察包围之中，在一片捉贼的喊声里行动的；也想看看自己受不受得了。然而，我们却干得窝囊，平庸无奇……就像一个小商人在后堂盘点清仓！”

他突然站起来：

“听！”

他们都尖起耳朵听。

“什么也没听到……”布莱萨克说。

“的确，没什么……的确没什么……”维克托也承认道，“只是，我好像……”

“是空地那边吗？真是怪事，我已经拴上链子了。”

“不是那边，是房子这边……”

“这不可能！”布莱萨克说。

一阵长时间的静默。只有布莱萨克翻东西的声音，才打破这种寂静。

他不小心，把一件东西掉在地上。

年轻女人立即惊慌地站起来：

“什么？”

“听……听……”维克托也站了起来，“听……”

“到底有什么声音？”布莱萨克说。

他们尖起耳朵听。布莱萨克肯定道：

“什么声音也没有。”

“有，有。这回是从外面传来的。我可以肯定。”

“唉呀，真烦人！”布莱萨克说，开始被这个高度警惕，又非常沉着的奇怪同伙弄恼了，“您最好跟我一样，来找找。”

维克托没动，仍然侧耳倾听。大马路上有一辆汽车驶过，一只狗在附近的院子里吠叫。

“我也听到声音。”阿勒克桑德拉说。

“再说，有一件事您没想到，”维克托补充说，“来的时候我注意到了，就是月亮要升起来了，放梯子的那面墙很快要被照亮。”

“我不怕……”布莱萨克吼道。

然而，他还是熄了灯，撩开壁毯，打开玻璃窗，探出身子去看个究竟。

维克托和阿勒克桑德拉立即听到他低低地骂了一声。出了什么事？他在外边空地上看见了什么？

他收回身子。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在黑暗中说了一句：“梯子被人抽掉了。”

维克托低叫一声，冲到窗口，跟着咬牙切齿骂了一声。然后，关上窗子，放下壁毯，也说道：

“梯子被人拿走了。”

这件事真是匪夷所思。维克托开了灯，说明这件事有多么可怕：

“梯子自己是走不了的……那么，是谁抽走的呢？警察？如果是这样，我们就被发现了，因为，他们肯定看见梯子架到什么地方，也就是说架到三楼……架到这个窗口……”

“那么……”

“那么，他们不可避免会马上冲进来，发现我们的秘密。我们要防备他们的袭击。走廊尽头那道门关好了吗？”

“关好了！关好了！”

“他们会砸开的！一道门有什么用？我告诉你们，没用！……一冲就破了！我们三人就像窝里的兔子，都被逮住！”

“您烦不烦呐！”布莱萨克反对说，“您以为，我会这样老老实实让他们逮住？”

“可是，梯子被人抽走了……”

“还有窗子呢？”

“我们是在三楼，每一层都很高。也许，您可以跳窗逃走，可我们不能。何况……”

“何况什么？”布莱萨克不满地说。

“您很清楚，外面护窗板上有电线，跟警报系统相连。你想象一下，夜深人静，如果突然响起警铃，会带来什么结果？……”

布莱萨克凶狠地瞪着他：这家伙为什么不动手，只满足于夸大危险，这也有障碍，那也有难处呢？

阿勒克桑德拉沮丧地坐在椅子上，双手握拳托着两颊。她只想克制搅得内心难受的恐惧，因此一动不动，也不作声。

昂图瓦纳·布莱萨克小心地打开一扇窗户，没有碰响警铃。确实是护窗板在控制报警装置。他从上到下把所有槽沟都细细检查一遍。

“找到了！瞧……虽然我不知机关安在什么地方，可是电线是从外面牵的，可能通到一楼的警铃。”

他立刻用一把小钳子把这根线切断。然后，他又取下那根把四扇护窗板连在一起的粗铁棍，扯出插销。

只要推开护窗板就行了。

他冒着危险，小心翼翼地做这个动作。

房间里，天花板上，立即铃声大作，仿佛是一股不可阻遏的力量在猛烈地摇铃。

三

布莱萨克赶紧收回护窗板，关上窗户，拉好窗帘，以免声音传出去。可是，房里的警铃却尖厉地颤响着，叫人心惊肉跳。而且，铃声一阵紧似一阵，好像催命似的。

维克托不急不慢地说：

“有两条线。外面的一条被您剪断了；另一条在里面。这样，一有情况，屋里的人就肯定能得到报警。”

“白痴……”布莱萨克咬牙骂道。

他把一张桌子搬到响铃的角落，又把一把椅子搭在桌上放稳，然后站上去。

沿着天花板上的装饰物中果然敷有一条线。他把它剪断。恼人的铃声戛然而止。

布莱萨克跳下来，把桌子搬回原处。

维克托对他说：

“现在，没有任何危险了。您可以从这个窗子跳出去逃走。因为警铃没有用了。”

布莱萨克走过去，抓住他的胳膊说：

“我想什么时候逃就什么时候逃。但一定要找到那一千万法郎。”

“不可能！您找不到了。”

“为什么？”

“没时间了。”

“您胡说些什么！”布莱萨克摇着他说，“您说的全是傻话。梯子可能滑动了，翻倒了，也可能被搞恶作剧的人搬走了；也可能有人拿去用。您的担心完全没有来由。那两个警卫被捆起来了……由我的人守着。我们只管接着干就行了。”

“已经干完了。”

布莱萨克朝他挥着拳头。他气得勃然大怒。

“我真想把您……从窗子里扔出去，老伙计！至于您那一份……一个也

不给！因为您什么也没干？”

他停住话。外面有人吹哨子……轻轻的、短促的、有起有伏的哨声从空地那边传来。

“这回您听清了吧？”维克托说。

“是的……是街上……某个迟归的行人……”

“也许是拿走梯子的人。他们在那块空地上……他们去叫警察了。”

这真叫人难受。如果危险是具体的、实在的，那还可以对付。可是，这种在周围转悠，既不知来自何方，又不知是什么样的危险，就不好对付了。到底有没有危险？布莱萨克还在寻思。阿勒克桑德拉愈益强烈的恐惧和这鬼家伙的怪异行为，搞得他心烦意乱，怒火中烧。

又过了一刻钟。屋里一片神秘的寂静，气氛沉重，危机四伏，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他们越来越惶恐不安。阿勒克桑德拉紧抠着椅背，两眼紧盯着那扇关闭的门。敌人可能从那里进来。布莱萨克又找起来，接着，突然住手了。他心慌意乱，六神无主。

“事情没有考虑周全。”维克托说。

布莱萨克勃然大怒，一把抓住他称为老伙计的人。维克托一边反抗，一边嘲弄地反复说：

“事情没有考虑周全……我们不清楚要干什么……只知吵呀打呀……乱七八糟！”

布莱萨克破口大骂。要不是阿勒克桑德拉跑过来把他们扯开，他们就打起来了！

“我们走！”她一下来了精神，命令道。

“不管怎么说，走是可以的。”布莱萨克大声说。他也准备放弃这活了。

“出去的路总没堵死。”

他们两人向门口走去，这时维克托挑衅似地说：

“我留下。”

“不行。您也得走！”

“我留下。我做一件事，就要做到底。想想您说过的话，布莱萨克，‘我们知道一千万法郎摆在这儿，怎么可能两手空空地回去呢？这不合您的习惯！’这也不合我的习惯！我要坚持干下去。”

布莱萨克朝他走回来：

“您好大的胆子！我寻思您到底演的是什么角色！”

“一个受不了您这一套的先生。”

“那么，您打算怎么办？”

“另起炉灶，重新开张。我再说一遍，这件事没有考虑周全。准备不足，行动不力。我要从头开始。”

“您疯了！以后再干嘛。”

“以后，太晚了。我马上就干。”

“怎么干？妈的……”

“您不会寻找……我也不会，可是，有专门干这种事的专家。”

“专家？”

“当今之世，一切工作都专业化了。我认识一些搞搜查的高手，我请一个来。”

他走近电话，抓起话筒：

“喂……”

“您要干什么，妈的？”

“做唯一可行和唯一合理的事。我们既然来了，总要干点事，把东西拿到手再走。喂，小姐，请接夏特莱 24—00……”“到底找谁？”

“一个朋友。您的人都是笨蛋。您也不信任他们。我这位朋友是个高手，一接手就会改变局面。你会大吃一惊的。喂……夏特莱 24—00 吗？啊！是您啊，局长。我是玛尔柯·阿维斯托呀！我现在在玛约大马路九十八号乙，一座私邸的三楼。您到这里来吧。院子的栅门和楼房大门都开着。来两辆汽车，带上四五个人，叫上拉尔莫纳……您在楼下会碰见亚森·罗平的三个同伙，他们可能会拒捕……三楼有亚森·罗平，已经被击昏，像木乃伊似地被五花大绑。”

维克托停了一下。他左手抓着话筒，右手举着一支勃朗宁，对准布莱萨克。布莱萨克挥拳向他冲来。

“别动，亚森·罗平！”维克托厉声喝道，“不然，我就把你像条狗似地打死！”

他又对着话筒说：

“长官，明白了吗？您三分钟以后来到这里。您听出我的声音了，对吧？没错吧？对，玛尔柯·阿维斯托，也就是……也就是……”

他停了停，向布莱萨克微微一笑，向那个年轻女人点点头，然后，把手枪扔到房间另一头，说：

“我就是便衣侦探维克托！”

十二 亚森·罗平的胜利

—

他就是便衣侦探维克托！就是那个靠着非凡的洞察力，渐渐把这起错综复杂的案子理出头绪的维克托！就是那个只用了二十四小时就查出了头三个窃取黄信封的罪犯的维克托！就是那个查出莱斯柯老头，盯住德·奥特莱男爵并使他自杀的维克托！就是那个识破菲利普斯·德瓦尔诡计的维克托！也就是那个装扮成秘鲁人玛尔柯·阿维斯托的……

布莱萨克经受住了这个打击，没有半点惊慌。他等维克托放下电话，想了一会儿，掏出手枪。

阿勒克桑德拉猜出他的目的，向他扑过去，惊慌地喊道：

“不！……不！……不要这样！”

他轻声对她说，第一次对她用了“你”字：

“你说得对。再说，结果反正一样。”

维克托嘲弄道：

“什么结果，布莱萨克？”

“搏斗的结果。”

“的确，结果早已定了。”维克托看看表，说，“两点半……估计再过四十分钟，我的上司、司法警察局局长戈蒂埃先生，就会在几个部下陪同下，把手搭在亚森·罗平先生的肩上。”

“不错。可在这之前呢，狗暗探？……”

“在这之前？”

“水早从桥下流走了。”

“你有把握？”

“几乎跟你一样。在这之前，维克托先生……”

布莱萨克双腿分开稳稳站定，两臂交抱在宽阔的胸前。他比对手要高大，看起来比这个满脸皱纹、弯腰驼背的老侦探壮实有力得多！

“在这之前，”维克托说，也用“你”来称呼他，“你要老老实实，我听话的亚森·罗平……是啊，是啊！你觉得可笑，维克托竟要和亚森·罗平决斗！现在你觉得只是对付我一个人就放心了。你以为只要弹一下指头就行了，嗯？得了吧，你这个丑角！今天靠的不是肌肉、力气，而是头脑。说真的，亚森·罗平，三个多星期以来，你在这方面相当差劲！多么无用哪！怎么，大名鼎鼎的亚森·罗平！碰到我，竟成了稻草人！百战百胜的亚森·罗平，巨人亚森·罗平上哪儿去了？啊，我寻思这些名声是靠运气得来的。你得胜，出名，是因为你从没遇到过稍为厉害一点的……我这样的对手！……我这样的对手！”

维克托拍着胸脯，反复说着这句话：

“我这样的对手！我这样的对手！……”

昂图瓦纳·布莱萨克点了点头，说：

“你确实很有本事，你这个警察！你在阿勒克桑德拉面前演的戏……是第一流的！……偷发夹……去窝藏赃物的人家里行窃……这一切都做得漂亮！……还有剑桥饭店你救我们那一幕！……唉，我怎么会怀疑你这么会演戏的角色呢？”

布莱萨克拿着表，不时地看一眼。

维克托嘲弄他：

“你怕了，亚森·罗平！”

“我？”

“对，你！你现在还充好汉，过一会儿等人家抓住你的衣领，看你会是个什么样子吧！”

维克托扑哧一笑。

“是啊！你刚才吓得多难看呀！我想做的，……就是要让你知道，你还不如一个小女人胆子大，并且，要当着阿勒克桑德拉的面让你知道，你还笑她胆子小哩！嗯！梯子是怎么消失的呢？……它就在一米多远的地方，我刚才跨过窗台时，把它移开了……瞧你刚才慌成那个样子！证据，就是我打电话时，你没有反应，你现在仍然没有反应！总之，你放弃那一千万，一心想从门口逃命。”

他猛一跺脚，喊道：

“胆小鬼，你反抗呀！瞧，你的情人瞧着你呢！你病了吗？有点虚弱，对吗？喂，你说话呀！动一动呀！”

布莱萨克一动不动。维克托的挖苦似乎与他无关！他好像没有听见。他把眼睛转向阿勒克桑德拉，见她站在那里，执著地兴奋地盯住维克托侦探。

布莱萨克最后看了看表。

“还有二十五分钟，”他咬牙切齿地说，“对我来说，绰绰有余。”

“绰绰有余。”维克托说，“一分钟走下三层楼，再用一分钟跟你的同伙一块离开。”

“我还需要一分钟。”布莱萨克说。

“干什么？”

“教训你。”

“见鬼！打屁股吗？”

“对，像你所说的那样，当着我情人的面狠狠揍你一顿。等警察赶到，会看到你五花大绑，破了皮，流了血……”

“还有，把你的名片插在我脖子上。”

非常正确。亚森·罗平的名片……我们照传统办。阿勒克桑德拉，请你把门打开。”

阿勒克桑德拉没有动。她是激动得动不了了吗？

布莱萨克跑到门口，马上骂了一句：

“妈的！锁上了！”

“怎么？”维克托打趣道，“你没看见我锁门吗？”

“把钥匙给我！”

“一共有两把钥匙——这道门的和走廊尽头那道门的。”

“把两把都给我。”

“那不是太方便了吗？大摇大摆地下楼，大摇大摆地走出门，就像一个正人君子离开自己家一样？不行。你必须懂得，在你与门之间，还有一道坚不可摧的意志挡在中间：这就是我，便衣侦探维克托的意志！如我设想和实施的的那样，整个冒险就在这最后一搏。不是你胜就是我胜，不是亚森·罗平胜就是维克托胜！一边是年轻的亚森·罗平，还有三个凶狠的同伙，手枪、匕首，和一位女同谋；另一边是老迈的维克托，单枪匹马，赤手空拳。这场

较量的证人，这场决斗的裁判，就是美丽的阿勒克桑德拉。”

布莱萨克气势汹汹地走过来，样子冷酷。

维克托没有移步。再也无话要说了。时间紧迫，要赶在警察到来之前把维克托这个老家伙打翻在地，狠揍一顿，并把钥匙夺过来。

只剩两步了。

维克托笑起来：

“来吧！用不着可怜我这满头白发！来吧，拿出勇气来！……”

布莱萨克又向前迈了一步，突然一下，朝对手扑过来，用全身重量，把维克托扑倒在地。他们两人抱在一起，在地板上滚起来。决斗立即变得激烈，差不多可说是野蛮了。维克托努力挣脱。可是布莱萨克抱得那么紧，根本办不到。

阿勒克桑德拉惊恐地看着他们搏斗，但一动不动，似乎无意对结局施加影响。他们两人谁胜谁负，对她都是一样吗？似乎她急于知道决斗的结果。

谁胜谁负很快就见分晓。尽管布莱萨克身强力壮，维克托上了年纪，可最后却是维克托站了起来。他甚至气都不喘。他一反常态，笑容可掬，模样和蔼可亲。他像个马戏团的角斗士，把对方摔倒在地就行了，没有再揍布莱萨克。

布莱萨克躺在地上，有气无力，像个要死的人。

二

看到这个结局，年轻女人脸上一片惊讶。显然，她从没料到昂图瓦纳·布莱萨克会输。她简直想象不到他会被人打翻在地。

“别担心，”维克托搜查布莱萨克的口袋，掏出手枪、匕首等武器，“这是我的制胜绝招，屡试不爽……用不着后退，前冲，只在他胸口捅一拳。再说，毫无危险……只是很疼，要疼上一个钟头！……可怜的亚森·罗平！……”

可是，她并不为他担心。对这件事，她已有了定见。她唯一思考的，是会发生什么事，以及这个再次让她震惊的人有什么打算。

“您打算怎样处置他？”

“怎么？我当然要把他交给司法机关！再过一刻钟，他就要戴上手铐。”

“别这样做。放他走吧！”

“不行！”

“我求您。”

“您替这个人向我求情……还是为您自己？”

“我个人一无所求，随您怎么处置。”

刚才她还吓得浑身发抖！而且此刻，即将到来的危险仍在威胁她，可她说这句话的口气是那么平静，真叫人觉得奇怪。她那平静的眼光里，流露出傲慢的满不在乎的神情。

他走近她，低声说：

“随我怎么处置？我希望您离开这里，一分钟也不要耽搁。”

“不。”

“我的上司一到，我就不能保证您的安全了。走吧！”

“不。您的行为向我表明，您总是按自己的意愿行事。甚至为了方便，您还可以违反警察的规矩。既然您要我走，那您也救救昂图瓦纳·布莱萨克

吧！不然，我也不走。”

维克托发火了：

“这么说您爱他？”

“问题不在这里。您放了他吧！”

“不，不行。”

“那我也不走。”

“快走！”

“不。”

“那就活该您倒楣！”他怒吼道，“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强迫我将他放走。您听到了吗？为了抓到他，我费了一个月！一切都为了这个目的……抓住他！……揭开他的真面目！……我仇恨他？也许是的，但主要是极为鄙视他。”

“鄙视？为什么？”

“为什么？我就来告诉您，因为您从没看出真相。尽管事情是那样清晰可见！”

布莱萨克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地站起来，又一屁股坐了下去。似乎他想逃跑，可又发现力不从心，只得承认自己输定了。

维克托双手按住年轻女人的头，命令道：

“不要看我……不要用您那渴望知道内情的眼睛询问我……您应当看的不是我……而是他……是您爱的人，更确切地说，您爱的是他的传说，是他那不可征服的勇气和他那永不枯竭的力量！您看着他啊！不要把目光移开！您看着他，承认他让您失望。您原指望的结果比这要好，不是吗？不管怎么说，亚森·罗平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他阴阴地笑着，手指战败者，说道：

“亚森·罗平，会像个吃奶的娃娃那样让人耍弄吗？我们不说他从开始以来干的蠢事；也不谈我是如何先通过您，后在他讷伊的家里直接骗他的。只说今天夜里他干了什么？两个小时以来，他像个木偶像个傀儡一样由我随意操纵！这难道是亚森·罗平？说他像个盘底的杂货商还差不多！毫无见解！毫无主意！而我把他玩得团团转。我一吓他，他就像傻瓜一样，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看看您的亚森·罗平！兔子一样的亚森·罗平！我搔了搔他的肚子，他就脸色苍白，像要呕吐。他失败了吗？可是亚森·罗平，真正的亚森·罗平是从不承认失败的。越是受挫，他越是挺起腰杆。”

维克托说着，挺起腰杆，突然变得高大起来。

阿勒克桑德拉挨着他，浑身颤抖，轻轻地问：

“您想说什么？您指控他什么？”

“指控他的是您。”

“我？……我？……我不明白……”

“不。您已经明白了真相……您认为这个人有您想象的那么强大吗？您爱的到底是他，还是另外一个，比他高尚的……一个真正的首领，一个决不是他这种庸碌之辈的冒险家！一个首领自有其特征！”他拍着胸脯补充道，“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有首领的气派！这一点，您怎么视而不见呢！”

“您想说什么？”她茫然不解地反复说，“如果我错了，那您就给我指出来。是怎么回事？他是谁？”

“他是昂图瓦纳·布莱萨克。”

“可是昂图瓦纳·布莱萨克又是谁？”

“昂图瓦纳·布莱萨克就是昂图瓦纳·布莱萨克，不是别的什么人。”

“不！他还是另外一个人！他到底是谁？”

“一个盗贼！”维克托大声说，“一个货真价实的盗贼！一个人手段稀松，才智平平，最方便的，就是盗用人家现成的名气，这样就能一夜成功。于是你蒙骗他人。偷偷对一个女人说：‘我是亚森·罗平。’如果这女人受过生活打击，想寻求刺激，寻求某种离奇的荒诞的东西，就把你当成了亚森·罗平。你竭力扮演这个角色，可是演得十分勉强。直到有一天，事实戳穿了你的假面目，把你像个服装模特似地抛到地上！”

她因为羞愧而一脸通红，喃喃地说：

“啊！这可能吗？……您可以肯定吗？……”

“您把头转向他，就像我一开始要求您做的那样，您也会确信……”

她没有转过头去。事实不由得她不接受。她只把热烈的目光盯住维克托，似乎她头脑中不由自主地慢慢涌进一些隐隐约约的想法。

“走吧！”维克托说，“楼下布莱萨克的人一定认识您，会让您通过……再不，我把梯子弄好……”

“走有什么益处？”她说，“我宁愿在这里等。”

“等什么？等警察吗？”

“我反正无所谓。”她恹恹无力地说，“不过……我有一个请求。”

“什么请求？”

“楼下那三个人都很蛮……警察来了可能会打起来……会伤一些人的……必须防止……”

维克托看了看布莱萨克，他似乎还很疼，使不出一点力气。于是，维克托就把门打开，跑到走廊尽头，吹了声口哨。三人中的一个赶紧跑上楼来。

“撤退……警察要来！……你们走的时候，让花园的栅门开着。”

然后，他又回到书房。

布莱萨克没有动。

阿勒克桑德拉也没有走近他。

他们看都不看一眼，彼此如同路人。

又过了两三分钟。维克托仔细地听着。

传来一阵马达声。一辆汽车停在私邸前头马路上。接着又来了一辆。

阿勒克桑德拉的手紧紧抓住椅背，手指甲都抠进布里去了。她脸色苍白，但还是控制得住自己。

从一楼传来说话声。接着，又安静了。

维克托轻轻地说：

“戈蒂埃先生和他的部下进了卧室，正在给警卫和希腊人松绑。”

这时，昂图瓦纳·布莱萨克使劲站起来，走到维克托跟前；由于疼痛，也可能由于恐惧，他的脸变了形。他指着阿勒克桑德拉结结巴巴问道：

“她怎么办？”

“你别管，前亚森·罗平。这不关你的事，还是想想你自己吧！布莱萨克是个化名，对不对？”

“对。”

“你的真名能查出来吗？”

“不可能。”

“杀过人吗？”

“没有。除了捅比米什一刀。再说，也没有证据表明是我捅的。”“没偷过东西？”

“也没有确凿证据。”

“总之，坐几年牢吧。”

“最多坐几年。”

“也该坐一坐。出狱以后呢？……靠什么过日子？”

“靠那笔国防债券。”

“你藏的地方可靠吗？”

布莱萨克笑了笑：

“比德·奥特莱藏在出租车上要可靠得多。别人是找不到的。”

维克托拍拍他的肩膀：

“那好，你自己安排吧！事情办得真不错。我这个人并不坏。你盗用亚森·罗平的名字，丑化了他的形象，我才憎恶你，不能饶恕你，要把你送进监牢。不过，考虑到你在出租汽车上找到赃物很有眼力，如果审讯时不乱说，我就不给你加罪了。”

这时，楼梯下面传来了人声。

“他们来了。”维克托说，“他们在搜查前厅，马上就要上来了。”

他似乎突然一阵欣喜，跳起舞来。他的舞步那么灵活，让人吃惊！一个头发灰白，气派不凡的老先生跳起舞来，在空中连连击脚，显得是那样滑稽。他挖苦道：

“瞧，亲爱的昂图瓦纳，这才叫亚森·罗平的舞步呢！跟你刚才的乱蹦乱跳毫无共同之处！啊！要有真正的亚森·罗平式的神圣激情，要有他单枪匹马，为敌人所包围，听到警察来了时焕发的满腔豪情，才跳得出这样的舞。对这个真正的亚森·罗平，你们尽可对警察喊：‘他就是亚森·罗平！他不是便衣侦探维克托。他只是亚森·罗平。亚森·罗平和维克托是一个人。你们要想抓亚森·罗平，就抓维克托吧！’”

他突然停在布莱萨克面前，对他说：

“喏，我饶恕你了。只因为你给我带来了这片刻快乐，我就把你的监禁减到二年，减到一年。一年之后，‘我接你出狱。’同意吗？”

布莱萨克大为震惊，讷讷地说：

“您是谁？”

“你已经说了，饭桶！”

“嗯？什么？您也不叫维克托？”

“从前确有一个叫维克托·奥坦的人，是殖民地的官员，曾谋求做保安局的侦探。但是，他死了，把证件留给了我。当时，我正好想当警察玩玩。不过，这件事，你一个字也不能说。让他们继续把你当成亚森·罗平吧。这样更好。另外，也别提你在讷伊的那座房子。不能说对阿勒克桑德拉不利的话。”

人声走近了。在这些声音之外，还隐隐传来另一些人的声音。

维克托去迎接戈蒂埃先生，从年轻女人身边经过时对她说道：

“用手帕挡住您的脸。尤其是什麼也不要怕。”

“我什么都不怕。”

戈蒂埃先生带着拉尔莫纳和另一名警察跑上楼来，在门口停下，满意地

打量屋里的情景。

“喂，维克托，把他逮住了？”他高兴地喊道。

“逮住了，长官。”

“他就是亚森·罗平吗，这家伙？”

“正是。化名昂图瓦纳·布莱萨克。”

戈蒂埃先生打量着俘虏，对他和气地笑了笑，命令警察把他铐上。

“好啊！真让人高兴！”他轻声说，“抓住了亚森·罗平。这个大名鼎鼎的、无所不能、不可战胜的亚森·罗平，上了圈套，被逮住了，关进了牢房！警察大获全胜！不像以往跟亚森·罗平打交道的惯常情景。可是，事实就是这样嘛！亚森·罗平被便衣侦探维克托抓住了！好家伙！今天真是个不平常的日子！维克托，这先生很乖嘛，嗯？”

“就像一只小绵羊，长官。”

“他好像身体很差。”

“刚打了一架。不过，不要紧。”

戈蒂埃先生转身向着阿勒克桑德拉。她弯着腰，用手帕盖住眼睛。

“这女人是谁，维克托？”

“亚森·罗平的情妇和同伙。”

“就是电影院里那个女人？在‘破窝’和沃吉拉尔街出现过的？”

“是的，长官。”

“祝贺你，维克托。真是一网打尽！这其中的经过，您以后给我详细讲一讲。那些国防债券，想必不见了！被亚森·罗平藏到可靠地方了！”

“在我口袋里。”维克托说着，从一个信封里掏出九张国防债券。

布莱萨克一下慌了，朝维克托扑过来，骂道：

“混蛋！”

“好！”维克托说道，“你终于有反应了！藏在找不到的地方，这是你说的吧？藏在你屋里的一条旧管道里……这就叫找不到的地方？算了吧，孩子！我头一夜就把它找到了。”

维克托走到昂图瓦纳·布莱萨克身边，声音低得只有他能听见：

“别多嘴……我不会亏待你的……坐七八个月牢，不会再多……出来后，我会给你一笔老战士退伍津贴和一家烟草店。行吗？”

这时，别的警察也都上来了。他们给希腊人松了绑。希腊人由他那两个警卫搀扶着，两条胳膊乱挥乱舞，放声大叫。

当他看到布莱萨克时，立即叫道：

“我认出他了！就是他袭击我，把我的嘴堵上的！我认出他了！”

可是，他惊恐地停住话头。警卫不得不扶住他。他指着那个放纪念品的搁架，结结巴巴地说：

“他们偷了我一千万！那本集邮册！那本无价之宝！我可以卖一千万。别人好多次出这个价……是他，是他！……快搜他！……这该死的家伙！……一千万！……”

三

警察搜查了布莱萨克的全身。他十分沮丧，毫不反抗。

维克托感到四道目光久久地射在自己身上。那是阿勒克桑德拉的目光，

她取下了手帕，抬起了头。还有布莱萨克的目光。他吃惊地看着维克托。那一千万不见了……这就是说……布莱萨克想到了维克托。他叽叽咕咕地说了几句话，好像就要大声说出指控维克托的话，以便为自己，为阿勒克桑德拉辩护。

但是，维克托盯着布莱萨克的目光是那么威严，他深深地感到了这个人的力量，就没有开口。在指控之前，他应该想一想，应该把事情弄明白。可是，他弄不明白那一千万是如何不翼而飞的，因为刚才只有他一个人在翻找，而且什么也没找着。至于维克托，根本就沒动！

维克托摇着头，说道：

“塞里福斯先生的话让我吃惊！我跟昂图瓦纳·布莱萨克交了朋友，陪他来这儿。他翻东西时我一直留神盯着。可他什么也没有找到啊！”

“不过……”

“不过，布莱萨克有三个同伙，都跑了。我知道他们的特征。大概是他们把这笔钱，或照塞里福斯先生说的，把那本集邮册给带走了。”

布莱萨克耸了耸肩。他很清楚，那三个同伙根本就没进这个房间。不过，他什么也没说，说了也无益。一边是强大的司法当局……另一边是维克托。他选择了维克托。

这样，到凌晨三点半，一切就都结束了。警察决定过后再作调查，戈蒂埃先生命令把昂图瓦纳·布莱萨克及其情妇带到司法警察局，立即审讯。

他们给讷伊警察局打了电话，关闭了这间房间。两名警察与希腊人塞里福斯及其警卫一起留在私邸。

戈蒂埃先生和两名侦探把布莱萨克押上一辆警察总署的汽车。维克托领着拉尔莫纳和另外一名警察，负责押送那年轻女人。

他们在玛约大马路上行驶时，天边已经发白。晨风情冷刺骨。

他们穿过布洛涅树林，沿着亨利—马丁大街来到沿河马路。第一辆汽车开上了另外一条路。

阿勒克桑德拉缩在角落里，一直用手帕挡着脸，毫不打眼。她旁边的车窗开着，她冷得直抖。维克托把窗玻璃摇上。过了一会儿，汽车驶到离警察总署不远的地方，他命令司机停下，对拉尔莫纳说：

“冷死人了……我们暖暖身子，怎么样？”

“行啊。”

“您去弄两杯咖啡来。我守在车上。”

一些开往市场送菜的车辆，停在一家酒店门前。酒店门微开着。拉尔莫纳急忙下了车。维克托立即把另一名侦探也支走。

“你告诉拉尔莫纳，让他再带几个羊角面包。快一点！”

然后，他推开与司机相隔的那块玻璃，把手伸过去。司机转过头来。他朝司机下巴猛击一拳，把他打昏。接着，他打开靠马路这边的车门，下了车，又从前面进了驾驶室，把司机拖下车，扔到马路上，自己坐在方向盘前。

沿河马路空寂无人，没人看见刚才那一幕。

他飞快地把车发动，开走了。

汽车沿着里沃利街和香榭丽舍大街飞驰，又上了通往讷伊的路，一直开到布莱萨克那座小房子所在的卢尔大街。

“您有钥匙吗？”

“有。”阿勒克桑德拉回答，似乎十分镇静。

“您可以放心在这里住两天，然后，您去随便哪位女友家躲一躲。以后，您就去国外。再见。”

他又开着警察总署的汽车走了。

这时，司法警察局长已经得知维克托这令人难以置信的行为，知道他带着那位女人逃到郊外去了。

警察赶到他家。他那位老仆人一早带着行李，同主人一块离开了，显然是乘警察总署的汽车走的。

后来，找到了这辆汽车。它被扔在万塞纳森林里。

这意味着什么呢？

晚报详细报道了这件事，但没作出任何接近事实的假设。

直到第二天，阿瓦通讯社公布了亚森·罗平那封著名的信之后，这个谜才算揭开。公众大为开心，议论纷纷。

下面就是信的全文：

澄清事实真相

我谨告知公众：便衣侦探维克托的角色已经扮演完毕。近来，在国防债券案中，这个角色主要在于追捕亚森·罗平。确切地说，因为不应该长期让司法部门和公众蒙在鼓里，主要在于揭穿盗用亚森·罗平这个光辉名字的昂图瓦纳·布莱萨克的真面目。便衣侦探维克托对这种卑劣行为十分愤慨，作出了极大的努力，终于达到目的。

但是，他不愿意使自己完好的警察名声受到哪怕是极微小的玷污；再说，他心地坦荡，正大光明，让人不能不赞赏。他不愿把九张国防债券据为己有，因此委托我将它们转交警察总署。

至于发现那一千万法郎的财产，那是他的光荣。如果公众愿意了解一个人用什么办法，凭什么本事，坐在椅子上不动未动，就解决了这个极为难解的问题，那倒是可以详细叙说几句。塞里福斯的一个卷宗名为《ALB 卷宗》，布莱萨克理解为《阿尔巴尼亚卷宗》，并照这种理解进行搜查。其实，几天前的一个晚上，这个摸了一些情况的布莱萨克，还大声介绍玛约大马路那座私邸三楼房间里的物品，列举了希腊人珍藏的纪念品：画册……集邮册，等等。说来也真让人不可理解，专心听他介绍的便衣侦探维克托听了这句话，立即明白了。

是的，维克托立即觉察到昂图瓦纳·布莱萨克的理解是错误的。ALB 这三个字母应该是，也只能是“邮册”（ALBUM）这个词的前三个字母。那构成塞里福斯先生一半财产的一千万法郎，并不是藏在阿尔巴尼亚卷宗里，而是一些珍贵邮票，藏在一本儿童集邮册里，价值一千万法郎。这种直觉，这种一眼看透秘密的洞察力真是前所未有的，不是吗？维克托利用打斗时的混乱，和走来走去的机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集邮册藏在自己身上。

光凭这一点，便衣侦探维克托不就可以无可争议地拥有那一千万法郎的财产吗？我认为可以。他却认为不行。他高风亮节，心底无私，坚持要把那本集邮册同那些国防债券一起交给我，从而使自己做到两袖清风，没有任何渎职的行为。

我通过邮局——因为这是一份神圣的债务——把国防债券寄给司法警察局长戈蒂埃先生，并向他转致维克托侦探对他的感激之情。至于那一千万法郎，鉴于塞里福斯先生富可敌国，并且非法地把这笔巨款以无用的邮票形式保存下来，我认为有权把它们全部投入流通。我将清廉地完成这一使命，不落分文好处……

再说一句，我认为自己知道便衣侦探维克托如此热情参与破案的秘密。我说那是出于向女人献殷勤，说更明白一点，是出于对他在电影院里一见钟情的女人骑士般的激情。那女人受了骗子昂图瓦纳·布莱萨克的害。那家伙用亚森·罗平的名义欺骗她。因此，我觉得让她恢复贵妇人和贞洁女人的生活是公正的。但愿她在她那不可侵犯的隐居处读到本

信，并接受便衣侦探维克托，即秘鲁人玛尔柯·阿维斯托的告别及崇高敬礼。

亚森·罗平

第二天，司法警察局长收到了用挂号信寄来的九张国防债券。另有一信，简单说明了埃莉兹·玛松被德·奥特莱男爵杀害的事实。

以后，再没听说亚森·罗平要亲自将其投入流通的那一千万法郎的事。

后一个星期一，将近下午两点，阿勒克桑德拉·巴齐莱耶芙离开自己寄居的女友家，在图伊勒里公园散了很久的步，然后，走上里沃利大街。

她衣着朴素，一如平日，那少有的，惊人的美丽吸引着行人的目光。她也不躲避，也不躲藏。她有什么可怕的呢？即使有人可能怀疑她，也不认识她。因为，无论是英国人比米什，还是昂图瓦纳·布莱萨克，都没有供出她。

三点钟，她来到圣雅各小广场。

在古塔的影子下，一把长椅上坐着一个男人。

她犹豫了一下。这是他吗？他一点都不像玛尔柯·阿维斯托，也不像便衣侦探维克托！他比玛尔柯·阿维斯托不知要年轻优雅多少！比侦探维克托不知要俊秀、灵活、出众多少！他那青春活力，那诱人的魅力，尤其使她慌乱。

不过，她还是走上前去。他们四目相对。她没有搞错，正是他，虽然变成了另一个人的模样。她一言未发，在他身边坐下来。

他们就这样默默地坐在一起。一股强烈的感情将两人连在一起，又将两人阻隔。他们都害怕打断这令人陶醉的无声的交流。

最后，他开口道：

“是的，我在电影院一见到您，就决定了以后的行动。我所以从头至尾参与这个案子，就是为了追求我热爱的人。我不得不扮演双重角色才能接近您，我感到十分痛苦。这是多么可恶的作戏啊！另外，那家伙也让我厌恶……我恨他。但同时，对那个被他盗用我的名字欺骗的女人，我越来越感到好奇，也生出越来越强烈的柔情……这种感情里也夹杂着对她的恼怒。其实，这是一种郑重和热烈的爱情。我当时无权向您表达，今天，我把它呈献给您。”

他停住话头，并不指望回答……他甚至也不希望回答。这番话，他是为自己说的，是为了说出心里想说的话。现在，他又替她说起来。而她，一刻也没想到过要反对这些潜入她内心的温柔话语。

“在您身上，最使我感动，并使我稍稍看到您的精神状态的，是您对人的本能的信任。我骗取了您的信任，真不好意思。但是，您对我的信任是不知不觉产生的，是出于您尚未意识到的一些原因……尤其是一个原因……就是需要保护，这是您的根本需要。您没得到那家伙的保护……有时，您觉得这种危险的感觉不可缺少。但在他身边，这种感觉变成了您不能忍受的惶恐。但您一到我身边，就完全镇静了。喏，那天夜里，您最惊恐时，维克托侦探一表明他的意志，您立刻就不紧张不恐慌了。从您猜出维克托侦探是谁那一刻起，您就知道自己不会去坐牢了。所以，您就毫不畏惧地等着警察到来；您几乎是微笑着登上警察总署的汽车的。您不再恐惧，只感到快乐……而您的快乐跟我的快乐出自同一感情，对吗？出自一种似乎突然苏醒的感情。其实，您早就感受到这种感情的力量……对吧？我没有搞错吧？这都是您内心的真实情况，是吧？”

她没有反对，也没有承认。可是，她那张美丽的脸是多么怡然啊！

他们一直并排坐到傍晚。夜幕降临时分，她坐上他的车，听任他把自己

带走……不知道带向何方……

他们十分幸福。

阿勒克桑德拉虽然又过上了安定的生活，却也许还不能接受完全正常的生活观念，尤其是，她也许并不试图影响自己的伴侣不规律的生活。这位伴侣虽然生活不规律，却是那样可爱；虽然不守常规，却是那样有趣；虽然行为不端，却是那样光明磊落；虽然许下种种荒唐诺言，却照样信守，决不食言。

他对布莱萨克许诺，“要接他出狱”。八个月后，他帮助布莱萨克离开了莱岛苦役监狱。他还办了布莱萨克原先答应的事，把英国人比米什也弄了出来。

一天，他又来到加尔什，看到两个新人亲密地手挽手，从区政府走出来。原来居斯塔夫·热罗默跟不贞的妻子离了婚，又和加布里耶尔·德·奥特莱男爵夫人结了婚。得到慰藉的寡妇，柔情依依的新娘，甜蜜蜜地依偎着亲爱的居斯塔夫的膀子。

他们正准备登上一辆豪华的轿车，一位风度翩翩的先生走到他们身边，躬身向新娘致意，献给她一束美丽的洁白的鲜花。

“您认不出我了吧，亲爱的夫人？我是维克托，您大概记起来了吧？……便衣侦探维克托，也就是亚森·罗平！……您今天的幸福还得感谢我大力促成啊！因为，我猜到了居斯塔夫·热罗默给您留下了美好印象。我来向您表示真诚的祝贺和敬意……”

当晚，这位风度翩翩的先生对阿勒克桑德拉公主说：

“我对自己很满意。我只要能做到，就要多多行善，以弥补有时不得不犯的过失。我相信，阿勒克桑德拉，那动人的加布里耶尔作祈祷时，是不会忘了便衣侦探维克托的。多亏他，那个可恶的德·奥特莱才被打发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把位子让给这个不可抗拒的、迷人的居斯塔夫。您想象不出来，这事让我多么高兴！……”

